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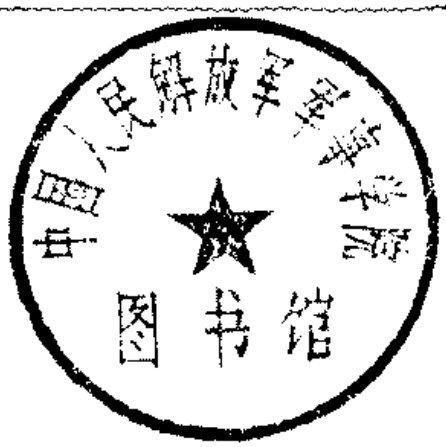
2 026 4779 7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上　　册

〔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下　　册

〔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年·北京

В. К. Арсеньев

В ДЕБРЯХ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1

内 部 发 行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上、下册）

〔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1 3/8 印张　552 千字
1977 年 6 月第 1 版　197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87　定价：2.00 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弗·克·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年)是沙俄军官,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会会员;曾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黑龙江)分会会长。

十九世纪末起,阿尔谢尼耶夫就在沙俄军队中供职,从事军事考察活动,经常以"旅行"、"探险"为名,在沙俄侵吞的我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搜集军事、地理等项情报,为沙俄侵略者统治和掠夺这一地区提供资料,出谋划策。由于侵略有"功",短短几年,他便从一个普通的士官学校毕业生晋升为俄军中校。同时,他还披着学者、作家的外衣,著书立说,推销他那一套沙文主义的黑货。阿尔谢尼耶夫是老沙皇殖民扩张政策的忠实鹰犬。

阿尔谢尼耶夫出版过《1901—1911年乌苏里地区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概要》、《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等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由《乌苏里地区之行》和《德尔苏·乌扎拉》两部分组成,记述他在1902年、1906年和1906—1907年在这一地区的"考察"活动。据作者自供,他的这些活动经费全部由军方提供,人员从陆军中抽调,并一再得到海军舰只的支持。在本书里,作者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极力丑化、污蔑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真正主人——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各族人民,恬不知耻地颂扬沙俄侵略者的"文治武功",千方百计为老沙皇的侵略行径开脱罪责。

尽管阿尔谢尼耶夫多方掩饰,他还是无法抹杀下列严峻的事实:"考察队"所到之处,"到处都能碰上中国人",处处都是用中国各族语言命名的地方;古道是中国人开的,树号是中国人砍凿的,狩猎的碓子房是中国人搭的;中国的古庙、中国的对联……一切的一

切，全是中国的，而俄国移民却只不过是“在异国土地上”。阿尔谢尼耶夫的“考察队”到处碰壁，完全淹没在中国各族人民仇恨的海洋之中。入侵者竖立的标记被拔掉，他们那些为侵略强盗树碑立传的地名根本得不到承认，“只是标在地图上的，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阿尔谢尼耶夫的这部书，在这些方面正是沙俄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一个可耻罪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对于研究沙俄侵略乌苏里地区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今天，苏修新沙皇正在“**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重温老沙皇的旧梦。他们全盘继承老沙皇的侵略衣钵，胃口比老沙皇还要大。他们怀着卑鄙的政治目的，更改远东地区的中国传统地名；他们狂热吹捧阿尔谢尼耶夫，说他的作品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又把阿尔谢尼耶夫的著作改编成反华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到处放映，疯狂进行反华。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他们肆意篡改历史、美化老沙皇、制造扩张舆论的丑恶表演。但是，新沙皇的这种卑劣行径，必然遭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终将被碰得头破血流，他们的下场也决不会比老沙皇好一些。

阿尔谢尼耶夫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曾多次印行，现根据苏联国家地理出版社莫斯科 1951 年版译出。翻译时参考了若干种其他版本，与 1951 年版本不一致的，选译了一部分，放在脚注里。初版中有一篇作者自序和什库尔金写的关于地名的说明，一并译出，附在书后。

本书涉及的地名很多，其中不少是中国的传统地名，由于正文和注释在地名的书写和解释上往往不一致。为便于研究参考，给本书的两部分各编了一份地名索引，作为附录。

1976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一章　玻璃沟…… 1
第二章　初遇德尔苏…… 8
第三章　打野猪……14
第四章　朝鲜屯见闻……23
第五章　勒富河下游……29
第六章　兴凯湖上的暴风雪……42
第七章　启程前的准备和考察队的装备（1906 年）……53
第八章　溯乌苏里江而上……70
第九章　翻山越岭到科克沙罗夫卡村去……79
第十章　伏锦河谷……91
第十一章　穿过原始森林…… 102
第十二章　大森林…… 111
第十三章　翻过锡霍特山脉到海边去…… 120
第十四章　奥耳加湾…… 135
第十五章　阿尔扎马索夫卡河畔历险记…… 153
第十六章　弗拉基米尔湾…… 164
第十七章　德尔苏·乌扎拉…… 173
第十八章　阿姆巴…… 186
第十九章　里伏锦…… 195
第二十章　该诅咒的地方…… 203
第二十一章　返回海滨…… 219

第二十二章　鹿鸣…… 233
第二十三章　猎熊…… 246
第二十四章　与红胡子遭遇…… 262
第二十五章　林中大火…… 271
第二十六章　冬季行军…… 281
第二十七章　到伊曼去…… 291
第二十八章　困难的处境…… 303
第二十九章　从瓦贡别到帕罗沃齐…… 315
注释…… 329
植物和动物名称俄、拉、汉对照表…… 337
地名索引…… 354

目　录

第一章　出发…… 367
第二章　在海湾…… 374
第三章　第一次行军…… 385
第四章　在深山里…… 397
第五章　山洪…… 409
第六章　回到海滨…… 423
第七章　漫游小克马…… 433
第八章　大克马…… 445
第九章　李淳宾…… 455
第十章　可怕的发现…… 464
第十一章　渡河遇险…… 471
第十二章　捕貂的朝鲜人…… 485
第十三章　瀑布…… 498
第十四章　艰苦的路程…… 507
第十五章　库松河下游…… 516
第十六章　索伦人…… 525
第十七章　外乌苏里地区的心脏…… 537
第十八章　遗言…… 552
第十九章　海把头归来…… 563
第二十章　越过锡霍特山脉…… 574
第二十一章　冬天的节日…… 585

第二十二章　老虎的袭击…… 595
第二十三章　旅行结束…… 606
第二十四章　德尔苏之死…… 614
注释…… 622
植物和动物名称俄、拉、汉对照表…… 632
地名索引…… 644
附录：《回声版》序言 …… 660
　　必要的说明…… 664

第一章　玻璃沟

13

麦通港　　什科托沃村　　北岔河　　遇豹　　大尖山
马鹿

1902 年，有一次我率领侦察队① 外出执行任务，曾经沿济木河[1]溯流而上。这条河在什科托沃村附近注入乌苏里湾。我的侦察队由六名西伯利亚士兵组成，有四匹驮马。我执行的任务是从军事角度对什科托沃区进行考察，研究大尖山[2]山结的几个山口——四条河流(济木河、麦河、刀毕河[3]和勒富河)的发源地。其次，我还应察看兴凯湖旁边和乌苏里铁路附近所有的小路。

这里所说的山脉始于伊曼附近，向南走，与乌苏里江平行，再自北北东走向南南西，从西面的松阿察河和兴凯湖与东面的刀毕河之间穿过。这条山脉再向下延伸，便分为两支：一支走向西南，就是贯穿整个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的鲍加塔亚格里瓦山脉；另一支走向南面，与一座高岭即刀毕河和苏昌[4]河之间的分水岭会合。

乌苏里湾的湾头叫做麦通港。麦通港过去伸入陆地相当深，这是一目了然的。现在离海约五公里处，能看到陡峭的海蚀崖。塘 14
沟子[5]河河口原来在现今的散[6]湖和二泡子[7]湖，而麦河[8]河口则位于现在铁路线和麦河交叉处以上不远的地方。这片面积为 22 平方

① 原文为 охотничья команда，是沙俄军队中主要担负侦察任务的小分队。——译者

公里的土地全部是多沼泽的低地，由麦河和塘沟子河的冲积物淤积而成[9]。沼泽地里还留存着一些小湖泊，说明这些是过去最深的地方。这种海退和陆地增长的缓慢过程目前仍在进行。不久，麦通港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港湾里的水现在已经相当浅了。麦通港西岸由斑岩构成，东岸则由第三纪沉积层构成：麦河河谷里到处是花岗岩和正长岩，而河谷以东则是玄武岩。

什科托沃村在济木河右岸，离河口不远。它建于1864年，1868年曾被红胡子放火烧毁，于次年又重建起来。据普尔热瓦尔斯基1870年统计，全村有六戶人家，男女共三十四人[10]。我来到这里时，什科托沃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村庄了[11]。

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天两夜，对这一带进行了考察，并准备远行所需的物资。济木河长30公里，东西流向，右面仅有一条支流——北岔河。当地的居民把北岔河流经的河谷称为"玻璃沟"。这个名称来源于中国猎人的一所碓子房①，这所房子的窗戶上镶着一小块玻璃。应该说明，当时乌苏里地区一座玻璃厂也沒有，所以玻璃在穷乡僻壤特别珍贵。在深山老林里，玻璃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单位。用一个空瓶子可以换到面粉、盐、小米，甚至还可以换到毛皮。老住戶们说，过去发生殴斗的时候，仇人们都拚命闯进对方的屋子里，把玻璃器皿打碎。因此，中国房子窗戶[12]上那一小块玻璃是件奢侈品，也就不足为怪了。它受到当地头一批移民的重视，他们不仅把那所房子和小河叫做"玻璃房子"、"玻璃河"，而且以"玻璃"二字称呼整个这片地方。

从什科托沃村沿济木河河谷上行，起初有一条乡村大道，过了诺沃罗西斯科耶村，大道立即变成了小路。顺着这条小路可以走到苏昌河、干沟子[13]河、诺沃涅仁诺村。小路一会儿在河这岸，一

① 供猎人用的小房。——译者

会儿又转到河对岸，来回绕了好几次，春汛期间这条路不能通行，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清晨从什科托沃村出发，当天到达玻璃沟沟口，并且进了沟。北岔河流向西南西，方向几乎一直不变，仅在离河口不远的地方才转向正西。玻璃沟宽窄不一：窄的地方只有 100 米，宽的地方有 1 公里以上。它象乌苏里地区的大多数河谷一样，地势特别平坦。沟两侧的山岭上长满了弯弯曲曲的柞树，山坡很陡。平地与 15
山岭的界线极为明显。这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剥蚀。河谷原先很深，后来才被河流的冲积物填平。

越深入山区，植物长得越好。茂密的混交林代替了稀疏的柞树林。混交林中有许多红松。我们顺着中国猎人和挖参人开辟的羊肠小道前进。走了将近两天，到达“玻璃房子”，可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废墟。这条小道越来越难走，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走了。小道上野草丛生，许多地方被风倒木堵塞。不久，连这条小道也没有了。我们有时碰到野兽走出来的小路；只要它们和我们走的方向一致，我们就走这样的路。不过，我们走的多半是无路的荒地。第三天傍晚，我们来到大尖山山脉跟前，这里的一段是南北走向，平均高度约 700 米。我将人马留在山下，自己带着奥连季耶夫登上近处的一座山峰，以便了望一下，离山口究竟还有多远。自高处俯视，群山历历在目。原来，分水岭离我们还有两三公里远。显然天黑以前走不到那里。即使能走到，也要冒着在没有水的地方过夜的危险，因为在这个季节，山溪的源头几乎全部干涸了。我决定在人马停留的地方就地宿营，养精蓄锐，明天再向山口进发。

平时，我从来不拖到黄昏才住脚，总是及早宿营，趁天还没有黑的时候搭帐篷，准备过夜用的烧柴。当士兵们张罗宿营的时候，我趁空出去观察附近的情况。经常陪我出去进行这类观察活动的是波利卡尔普·奥连季耶夫——一个非常好的人和出色的猎手。

那时他大约二十六岁。中等身材，长得十分匀称。淡褐色的头发，粗线条脸型，留着两撇小胡子。这么一描写，读者对他的外貌就会有几分印象了。奥连季耶夫是个乐天派。甚至在我们碰到伤脑筋的境况时，他的情绪仍然很好，并且竭力劝我相信，“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会更加美好的”。我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之后，便带上枪，和他一同出去观察。

太阳刚一沉入地平线下，它的金色的阳光还映照着山尖，而河
16 谷里却已经出现了昏暗的暮色。树梢的黄叶在淡白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分明。在飞禽中、昆虫中、枯草中，甚至在空气中，处处都可以感到秋天临近了。

我们翻过一道不高的山岗，进入了另一条密林丛生的峡谷。山间的溪流已经干涸，宽阔的河床横穿峡谷。我和奥连季耶夫就在这里分手。我沿着砾石滩向左走，他往右去。还没有过两分钟，突然听到他那边一声枪响。我转过身来，就在这一瞬间，看到空中闪过一个柔软而又五色斑斓的东西。我向奥连季耶夫奔去。他正在匆匆忙忙地装子弹，可是，一颗子弹偏偏卡在弹仓里，枪栓推不上去。

“你打着什么野兽了？”我问他。

“好象是老虎，”他回答。“它趴在树上。我瞄得很准，想必是打中了。”

卡住的那颗子弹终于取出来了。奥连季耶夫又装好子弹，我们俩人便朝野兽隐没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走去。枯草上血迹斑斑，说明野兽确实被打伤了。突然，奥连季耶夫停住脚步，侧耳细听起来。就在我们前面稍稍偏右一点的地方，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在一片密密的蕨丛中，什么也看不见。横在地上的大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奥连季耶夫刚想从倒木上爬过去，受伤的野兽却抢先一步，迅猛地向他迎面扑来。匆忙间，奥连季耶夫甚至没来得及用肩

膀顶住枪托，就紧朝它开了一枪——打得准极了。子弹正中野兽的头部。它倒在树木上：头和前爪垂在一边，后半身垂在另一边。垂死的野兽还抽搐了几下，并开始啃地。这时，重心改变，野兽的整个身子缓缓前移，最后，终于沉重地倒在猎人的脚下。

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只金钱豹[14]。当地的居民称它为"豹"。这只漂亮的典型猫科动物很大。它身长（自鼻端至尾基）1.4 米，体侧和背部的毛色黄褐，腹部呈白色，全身布满黑色的斑点，排列成行，犹如老虎身上的黑纹。体侧、四爪和头上的斑点很小，颈部、背部和尾部的斑点很大，呈环状。

在乌苏里地区，金钱豹仅生长在南部，主要分布在绥芬河、波谢特和巴拉巴什等区。它主要捕食梅花鹿、狍子和野鸡。这种动物很狡猾、机警。为了摆脱猎人的追捕，它往往爬到树上，选择一根与它留在地上的脚印相对，并正好冲着猎人视线的大树枝，全 17
身紧贴在上面，头放在前爪上，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始终保持这种姿态。豹很懂得，紧贴在树枝上，头冲着猎人，比身子冲着猎人更难被发现。

我们剥豹皮用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们动身返回宿营地时，暮色已经很浓了。我们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了宿营地上的火光。过了一会儿，就可以分辨出树间的人影。人影移来移去，时时遮住了火光。宿营地上的狗一齐叫了起来，欢迎我们归来。士兵们围着死豹，一边细细观看，一边议论，一直谈到夜里。

第二天我们继续前进。河谷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难走。我们在无路的荒地上行进，所想的只是怎样才能少绕些弯路。

中午，我们走到山脊跟前。再往上去，坡陡难行。马鼓起全身的力气向上爬，累得四肢发抖，常常失蹄摔倒，它们张大鼻孔，艰难而又急促地喘着气。为了减少上山的困难，我们盘旋前进，常常停下来整理驮物。最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在这里休息了半个

小时。在长满树木的山脊上走路，时时都要小心，应当常常停下来，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否则很容易迷路，雾天尤其如此。记得，我曾经这样迷过好几次路。为了不重犯错误，我登上了山脊的最高峰。

自高处俯视，大尖山全脉尽收眼底。它向北走，微向东拐。眼前这一段山脉轮廓模糊不清，可是，向东走的那一段（大概在刀毕河和乌拉河[15]上游）又高又雄伟。山脉的西坡陡峭险峻，而东坡则比较平缓。向左可以远远地望见麦河和济木河。向右可以看到复杂的苏昌河流域。这一边的地形切割严重，使我久久弄不清楚，这些小河究竟流向什么地方，属于哪个流域。前面约 5 公里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不知名的圆顶子山。我把这座山定为下一次测定方位的地点。

大尖山顶上林木粗大，林下植物很少，因此，我们牵着驮运行李的马匹走得相当快。在一个地方，我们吓跑了两只马鹿，一公一母。马鹿跑出几步，就停下来，象被钉子钉住了似的站在那里，回头望着我们。一个哥萨克刚要开枪打它们，被我制止了。我觉得，打死一对这么漂亮的动物实在可惜。再说，我们带的食物很充足，马驮的东西又过重，我们反正也不能带走这两只死鹿。我看着马
18 鹿，欣赏了好几分钟。后来，公鹿终于忍不住了。它短促地叫了一声，仰起头来，双角抵背，矫健地跳着，顺山坡斜跑下去。

在滨海边区生长的赤鹿叫做马鹿。这种美丽的动物体形匀称，身长 1.9 米，高 1.4 米，体重达 197 公斤，夏毛赤褐色，冬毛灰褐色，并有浅黄色的臀斑。公鹿的颈部长而有力，长着鬃毛，头很美，耳朵大，呈筒状，能灵活转动。两角左右分开，成叉状，前部有一对眉枝，上部有几个分枝。鹿角冬季脱落，春季重生，而且每年多长出一个分枝。因此，根据分枝的数目可以推算出鹿的年龄，不过要加一，因为初生的鹿仔当年不长角（无角幼鹿）。但是，分枝的

数目是有限的。一只成年公鹿角上的分枝，通常不超过七个。以后只是越长越重、越大、越粗了。春季新生的、充满血液的、尚未硬化的茸角，叫做鹿茸。

马鹿生长在乌苏里地区南部，乌苏里江的整个河谷及其支流附近都是它栖息的地方，其活动范围不超过锡霍特山脉针叶林区的界线。在沿海一带，直到奥林匹克角，都有它的踪迹。

马鹿夏季栖息在森林茂密的山阴坡上，冬季则活动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河谷里，以及旷地和幼林相间的平原森林中。马鹿夏天最爱吃胡枝子，冬天最爱吃山杨、甜杨和矮桦的嫩枝。

中午，我们安排了一次大休息。据我估计，我们现在离圆顶子山可能不远了。

旅途中应当量力而行，这里指的不单单是人力，更重要的是指驮运畜力。马驮载的东西确实很重，因此，每当停下来作较长时间的休息时，必须卸下鞍驮。

刚一卸鞍，我们立刻把马放了。地上的落叶下面，草还是青的，这就可以用作牧草。

19

第二章　初遇德尔苏

林中宿营　　夜里的来客　　不眠之夜　　黎明

休息后，我们这支队伍又上路了。这一次我们不断碰上风倒木，因此行进速度很慢。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走近一座不知名的山峰。我将人马留下，独自登上山顶，再次观察周围的情况。

上树这件事一定要自己做，不能交给士兵，因为需要亲自观察。不论士兵把他所见的景物描述得多么详尽清楚，根据他的话也难以确定方位。

我自高处看到的一切，顿时打消了我的疑团。此刻我们所在的圆顶子山，恰好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山结。一道高岭由山结向西延伸，岭北坡是悬崖峭壁。这条分水岭以北的河谷都走向西北，这大概就是勒富河的河源了。

我从树上下来，回到队伍里。这时太阳西沉，已接近地平线了。人和马都迫切需要水喝，应当赶快去找水。从圆顶子山顶往下走，开始坡度平缓，后来变得陡峭起来。马屈着后腿下山。驮包直往前滑，如果驮鞍上不挂后鞧，早就滑到马头上去了。我们不得
20 不长距离迂回，这里风倒木又极多，下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翻过山口，我们立即进入峡谷。这里的地形切割严重。倒木纵横的深沟，湍急的溪流，布满苍苔的岩石——这一切情景不禁使我想起“瓦利普尔基之夜”①的场面。很难想象出比这条峡谷更荒

① 德国民间传说，5月1日前夕女妖们在罗肯峰的狂欢之夜。——译者

凉、更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地方了。

有时候，路上遇到的山和森林充满了魅力，赏心悦目。使人感到，能永远留在这里该有多好。有时候则相反，山岭呈现出一片阴森而荒凉的景象。真怪！这往往不是个人的主观体验，而是全体队员共同的感受。我多次印证过，每次都得到了证实，确实如此。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周围的环境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苦闷，有点可怕而又可憎。大家对此都有同感。

“没关系，”士兵们说，“将就一夜吧。咱们又不是要在这儿住上一年半载。明天准能找到个快活点儿的地方。”

我不愿意在这里停留，可是没有办法。黄昏已近，应当赶快安排宿营。谷底的急流哗哗地响着，我朝它走去。我选择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命令搭帐篷。

顷刻间，斧声和人声响彻静穆的森林。士兵们动手拉柴，卸马，做晚饭。

可怜的马儿啊！这里只有乱石和倒木，它们只好挨饿了。不过，明天我们如果能遇到农舍，一定把它们喂得饱饱的。

森林里黄昏一向来得早。透过茂密的针叶林还可以看见西边灰白的天空。可是深沉的黑夜却已降临到地面上。篝火越旺，黑暗中的树丛、树干被照得越亮。山麓乱石堆里的鼠兎被吵醒了，刚要发出刺耳的尖叫，突然不知被什么吓住，急忙躲进洞里，再也不出来了。

我们的宿营地终于渐渐安静下来。喝过茶后，大家分头干自己的事：有的擦枪，有的修理马鞍或缝补衣服。这类活儿总是很多的。士兵们干完后就睡觉了。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身上盖着军大衣，睡得象死人一样。马在森林里找不到草吃，回到帐篷旁边，垂下脑袋，打起盹儿来。只有我和奥连季耶夫还沒有睡。我在日记本上记载走过的路线，他在修理自己的靴子。夜里十点钟左右，

21 我合上日记本，用毡斗篷裹住身子，在篝火旁边躺了下来。热气随着黑烟飞腾，我们头顶上老云杉树的枝叶被冲得摇来晃去。繁星密布的夜空随着枝叶的摇动时隐时现。树干犹如长长的柱廊，伸进密林深处，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

马突然抬起头，紧张地竖起耳朵。后来，又安心地打起盹儿来。我们起初没有怎么注意，只顾说话了。又过了几分钟，我问奥连季耶夫一件事，没听到回答，便转过身去看他。奥连季耶夫已经站起身来，用一只手遮住火光，戒备地向旁边的一个地方张望。

“出了什么事？”我问他。

“有动物下山。”他悄悄地回答。

我们两人开始侧耳细听，可是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在森林里，寒冷的秋夜才会这样寂静。突然，一些石子从山上滚落下来。

“大概是只熊。”奥连季耶夫说着就动手装子弹。

“不要开枪！我的是人！……”黑暗里传来了喊声。几分钟之后，一个人走近我们的火堆。

这个人身穿熟鹿皮做的上衣和裤子，头上扎着块包头布，脚穿一双翁得[16]，背着个大背囊，手里拿着架枪用的木叉和一支旧的贝尔登长枪。

“你好，长官。”来人对我说。

然后，他把枪靠在树上，放下背囊，用衬衫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在火堆旁边坐了下来。现在我可以仔细地打量他了。看样子，这个人有四十五岁左右，个子不高，长得粗壮结实，显然很有力气。他的胸部突出，手臂健壮有力，肌肉发达，有点罗圈腿。他的脸晒得黑黑的，具有土著人的特征：高颧骨、小鼻子、蒙古人式的眼皮、大嘴和结实的牙齿。深褐色的短髭围着上唇，稍稍发红的小胡须盖着下巴。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他的一双眼睛。他的眼睛是深灰色的，而不是褐色的，目光安祥而又带点稚气。他的眼睛使人

感到他果断、直爽、心地善良。

这个陌生人并沒有象我们打量他那样仔细打量我们。他从怀里掏出烟荷包，拿起自己的旱烟袋，装了一袋烟，默默地抽了起来。我沒有问他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就请他吃东西。这是原始森林里的规矩。

"谢谢，长官。"他说，"我的很想吃，今天我的沒吃。" 22

趁他吃饭的时候，我还是打量他。他腰里挂着一把猎刀。显然，他是个猎人。他的手十分粗糙，上面划了好多条口子。脸上也有两条，比手上的更深：一条在额头上；另一条在腮边靠近耳朵的地方。陌生人摘下包头布，我看到，他长着一头浓密的淡褐色头发，乱蓬蓬的，很长，一绺绺地垂着。

我们这位客人沉默寡言。奥连季耶夫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问道：

"你是什么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

"我的是赫哲人。"他简短地回答。

"那么，你大概是位猎人喽？"我又问他。

"是的，"他答道。"我的光打猎，别的活儿不干，捕鱼也不会，只会一个打猎。"

"那么，你住在哪儿？"奥连季耶夫继续问。

"我的沒有家。我的老在山里住。笼堆火，支个帐篷——睡觉。老是打猎，哪能家里住？"

然后，他讲了今天猎马鹿的事。他打伤了一只母鹿，但是，伤得并不厉害。在追赶这只受伤的母鹿时，偶然发现了我们的脚印。于是，他顺着脚印走到峡谷里来。天黑以后，他看见了火光，便一直向这儿走来了。

"我的悄悄地走，"他说，"想，什么人老远到山里来？一看——有长官，有兵。我的就直奔这儿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个陌生人。

“德尔苏·乌扎拉，”他回答。

这个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有些特别，与众不同。他说话简单，声音不高，对人态度谦虚，不巴结人。我们渐渐地畅谈起来。他向我讲到他生活的情况，讲了很久。他说得越多，越使我对他发生好感。我看到，我面前坐的是一位在大森林里度过了大半生的原始猎人。听了他的介绍我才知道：他以狩猎为生，他用自己的猎获物向中国人换取烟叶、子弹和火药，步枪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后来他还告诉我，他今年五十三岁，自己从来没有房子，长年露宿，只有在冬天才用桦树皮或别的树皮给自己搭个临时栖身的帐篷。当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记得最清楚的是河、窝棚、篝火、父亲、母亲和小妹妹。

“早都死光了，”他说到这里，便沉思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从前也有老婆、儿子、女儿。得了天花，都死了。现在，我的一个人剩下了……”

23 痛苦的回忆使他的脸色变得很忧郁。我起初试图安慰他，可是，我这些宽慰的话对这个孤苦伶仃的人来说，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死亡夺去了他的家庭，他也就失去了老年时唯一的慰藉。他什么也没有回答我，只是把头垂得更低了。我很想通过某种方式表达我对他的同情，为他做点事，可是不知道究竟做什么好。后来，我终于想出来了：我建议他用旧枪换我的新枪。但是，他拒绝了，说这支贝尔登步枪对他很宝贵，看到它就想起父亲。这支枪他用惯了，打得很准。他伸手把靠在树上的枪拿过来，抚摸着枪托。

天上的星星移位了，表示子夜已过。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飞快地流逝，我们却仍坐在篝火旁边谈着。主要是德尔苏说，我听他讲，越听越爱听。他讲他怎么打猎，有一次怎么被红胡子掳去，又逃了出来。他描述自己遇见老虎的经过，说不能开枪打老虎，因

为老虎是神，看守着人参，不许人挖。他还讲了许多关于妖魔鬼怪、洪水等等的故事。

有一次，老虎扑到他身上，他受了重伤。妻子一连找了他好几天，走了二百多公里路，顺着脚印才把他找到。当时，他因为流血过多，一点力气也沒有了。他养伤的时候，妻子出去打猎。

后来，我向他仔细打听，我们现在待的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勒富河的河源，明天我们就可以到达头一座碓子房了。

有一个睡觉的士兵醒了，惊奇地望望我们两人，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微微一笑，又睡着了。

天上和地下到处仍然一片漆黑。只有看到新星陆续升起的地方才能感觉到，黎明已经临近。地上露水很大，这个兆头说明，明天准是好天气。万籁俱寂，大自然仿佛也在沉睡。

一个小时以后，东方开始泛红。我一看表，正是早晨六点钟。应该把值班的司务长叫醒。我伸手摇晃他的肩膀。这个士兵坐起来，伸着懒腰。明亮的火光照得他眯起了眼睛，后来他看见了德尔苏，笑笑说：

“奇怪，竟是个人？……”说着就开始穿靴子。

天空由黑转蓝，而后又变得灰蒙蒙。夜色渐渐退入树丛、谷底，要等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下的时候再出来。过了不久，我们的宿营地又热闹起来：人开始说话，马也醒了，旁边一只鼠兎吱吱地尖叫，另一只在下面随声附和；啄木鸟高声啼叫，黑啄木鸟笃笃地击木奏乐。原始森林从睡梦中醒来。天越来越亮。突然，群山后面冒出 24
万道灿烂的金光，照亮了整个森林。我们的宿营地霎时间变了样。红通通的篝火只剩下一堆灰烬；火几乎看不见了；地上扔着空罐头盒；支过帐篷的地方立着几根木杆，地上是一片被压倒的乱草。

25

第三章　打野猪

观察人踪兽迹　关心路人　碓子房　土顶子山和
勒富河上游　野猪群　德尔苏的万物有灵论　梦

喝过茶之后，士兵们牵过马来，备鞍上驮。德尔苏也开始收拾行装。他挎上背囊，拿起架枪用的木叉和贝尔登步枪。几分钟以后，我们这支队伍又出发了。德尔苏和我们同行。

我们走的这条峡谷长而曲折。同样的峡谷自左右两边伸来，哗哗的流水从中奔腾而出。这条窄沟[17]越来越宽，渐渐变成宽阔的河谷。这里的一些树上有砍过的记号，这些记号把我们引上了一条小路。德尔苏在前面，一边走一边留心看着脚下，不时弯下身子，用手拨开地上的落叶。

“怎么回事？”我问他。

德尔苏站住说，这条小路不是马走的，而是人走的；沿途下有碓子①；前几天有一个人从这条小路上走过，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中国人。

赫哲人的这番话使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惊讶。他看见我们不大相信，就大声说：

“你们的怎么不懂？自己看看吧！”

26　接着，他提出了很多证据，我的满腹疑团一下子就消散了。一

① 一种捕兽工具。——译者

切是如此明显，而又简单，真奇怪，对这些迹象我怎么过去沒有注意到呢。第一，小路上沒有一个马蹄印。第二，小路两旁的树枝沒有除掉。我们的马匹走起来很困难，树枝老是挂住驮子。还有，路的拐弯很急，马转不过身来，只得绕着走；过小溪的地方都有独木桥，沒有一个地方路是从水中穿过去的；挡路的风倒木沒有挪动过，人可以顺利走过去，马只好从旁边绕着走。这一切都证明，这条小路不是驮运队走的路。

“老早以前一个人走过，”德尔苏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人走完了，下雨了。”他开始计算最近一场雨是什么时候下的。

我们在这条小路上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混交林逐渐代替了针叶林。甜杨、槭树、山杨、白桦、椴树等等越来越多。我本想在这里安排第二次休息，但是德尔苏建议往前再稍走一段。

“咱们的快到窝棚了。”说着，他指了指被剥去了皮的树木。

我立刻就明白了。就是说，前边不远必定有使用这些树皮的地方。我们加快了脚步。十分钟之后，就看见小溪旁边有座猎人或挖参人搭的一面坡顶的窝棚。我们这位新相识把窝棚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再一次肯定说，前几天有一个中国人从这条小路上走过，并且在这个窝棚里住下过夜。雨淋过的灰烬、单人睡的草铺和扔在那儿的旧大布[18]套裤就是证据。

这时我才认识到，德尔苏真不简单。他是个辨认踪迹的行家。于是，我不由得想起了库柏① 和麦因·李德② 作品中的主人公。

该喂马了。趁此机会，我躺在一棵红松的树荫下，马上睡着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奥连季耶夫把我叫醒了。醒来以后，我看

---

① 费尼莫尔·库柏（1789—1851年），美国作家。写过描述北美殖民地化的小说。——译者

② 托马斯·麦因·李德(1818—1883年)，英国作家，写过许多冒险小说。——译者

见德尔苏劈了很多木柴，弄来一些桦树皮，把它们全垛在窝棚里。

我以为他想把窝棚烧掉，就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他没理我，反而向我要一撮盐和一把米。我很想知道，他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就叫人给他拿来。这个赫哲人用桦树皮把火柴仔细包好，把盐和米也分别用桦树皮包起来，并把这些东西挂在窝棚里。接着，又把窝棚外面盖的树皮修补好，这才准备动身。

“你大概还打算回到这儿来吧？”我问他。他摇了摇头。我又问，米、盐和火柴是留给谁的。他回答说：

27 “别的什么人来，窝棚找到，干柴找到，火柴找到，吃的找到——不会死！”

我记得，这使我大为震动。我沉思起来……。赫哲人竟这样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德尔苏永远不会见到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不会知道，是谁给他准备了干柴和食物。我想起，我手下的人离开宿营地的时候，总是把树皮扔在篝火里烧掉，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有趣而已，我从来没有制止过他们。这个野蛮人远比我更讲仁爱。他多么关心路人哪！……为什么住在城市里的人，这种美好的感情，这种关心他人利益的精神反而泯灭了呢，这种感情从前肯定是有的。

“马备好啦！出发吧。”奥连季耶夫走到我跟前说。

我从沉思中醒了过来。

“对，该出发了……”

“出发！”我向士兵发出命令，并沿着小路向前走去。

傍晚，我们来到一个两条小河汇合的地方，这正是勒富河[19]的起点。这里河宽 6—8 米，流速每分钟 120—140 米。河水深浅不一，在 30 到 60 厘米之间。

晚饭后，我很早就躺下，而且马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睡醒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起来了。我立即下令备

马。当士兵们忙着备鞍上驮时，我收拾好图囊，就和赫哲人一起先出发了。

从我们宿营的地方起，河谷渐渐向西转去。左侧的山坡陡峭，右侧的山坡平缓。小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走。有一个地方横着一棵用斧子砍倒的树。德尔苏走到跟前，仔细看了看说：

“春天砍的；两个人干的；一个人高，斧子钝；一个人矮，斧子快。”

对这个奇人来说，不存在任何秘密。他象一个未卜先知的人，这里发生的事他全都知道。于是，我决心多加注意，试着亲自判断踪迹。不久，我又看见了一个砍过的树墩子，周围有很多饱含树脂的碎木片。我懂了，有人在这里砍过引柴。但是，这还说明什么呢？我再也想不出来了。

“房子近了。”赫哲人说，好象在回答我所想的问题。

果然，不久又开始看到被剥光了皮的树木（我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离这些树 200 米左右，紧靠河边，在一小块空地上有一座碓子房。房子不大，泥墙，树皮顶。里面沒有人。这一看就能 28
知道，因为房门从外面用一根木棍顶着。房子跟前有一个被野猪拱过的小菜园，左边有一座木建的小庙，庙门照例朝南。

小房内部陈设简陋。一口安在矮灶上的铁锅，灶和炕（即睡觉的地方）相通，烧灶的时候烟从炕道通过，炕就热了；还有两三个刳出来的小木盆、一个木水瓢、一把菜刀、一个铁勺、一把炊帚、两个落满灰尘的瓶子、一些破布、一两个小板凳、一盏油灯、几块胡乱扔在地上的兽皮——这就是房子里的全部东西。

从这里沿勒富河上行，有三条小路。一条我们刚刚走过，另一条向东通往山里，第三条小路朝西。朝西的这条小路常有人来往，马也可以通行。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前进。士兵们把缰绳搭在马颈上，任马匹自己选路。这些聪明的动物走得很好，尽量不让树枝

挂住驮子。在沼泽地带和乱石滩里，它们不是跳跃前进，而是小心翼翼地走着，每迈一步都先用蹄子试探一下虚实。这种本领正是习惯在原始森林里驮运东西的本地马的特长。

从碓子房起，勒富河渐渐折向东北。我们又走了大约6公里，就来到一片农舍跟前。这些房子坐落在河右岸的一座高山脚下，中国人称这座山为土顶子[20]。

一支武装队伍突然出现，使中国人很惊慌。我叫德尔苏告诉他们不要害怕，继续干自己的活儿。

我很想看一看，中国人在原始森林里怎样生活，都干些什么。

张开晒着的兽皮、堆在仓房里的马鹿角、鹿茸、挂着晾晒的熊胆[21]、鹿胎[22]、猞猁皮、鼬鼠皮、貂皮和灰鼠皮，还有捕鱼用具——这一切表明，当地的中国人主要不是种庄稼，而是打猎和捕兽。房子旁边有一片片面积不大的耕地，种着小麦、谷子和玉米。中国人抱怨野猪，说不久前野猪成群地下山来，祸害庄稼。因此，不得不把还没长成的蔬菜从地里收回来。不过，现在橡实落了，野猪都跑到柞树林里吃橡实去了。

太阳还很高，我决定登上土顶子山，向四处了望一下。德尔苏
29 和我同行。我们轻装出发，随身只带了步枪。

土顶子山面向勒富河河谷的山坡陡峭，北面有许多深沟。树上的黄叶已经开始落了，森林里到处都开始透亮，唯有柞树林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不过树叶也已枯黄近半了。

山很陡。有两三次，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上爬。

周围的土地全被拱翻过。德尔苏常常停下来分析脚印。他根据这些脚印推测出动物的年令、性别，看出一只瘸腿野猪的脚印，发现了两只野猪追逐搏斗过的地方。听他一讲，我也能清楚地想象出那时的情景。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以前我没有发现这些脚印，即或看见了，也只能说出动物的去向而已。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乱石成堆的山顶。我们坐在石头上，开始向四外眺望。

东边耸立着勒富河流域和刀毕河流域之间高大的分水岭。另一条山脉由东向西蜿蜒起伏，是勒富河和麦河之间的分界线。在东南面这两条山脉会合的地方，屹立着圆顶的大尖山。

在土顶子山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勒富河上游的全貌。这个地区有大小相同的三条小河，其中两条先行汇合，自东北东流过来。第三条就是我们走过的那一条小河，为南北流向。每条小河的河源由数条山溪汇合而成。从地形来看，勒富河上游的山都是顶平坡陡的高地，覆盖着茂密的混交林，其中以针叶树为主。

勒富河在离农舍不远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因为南面大山的支脉延伸到这里挡住了它的去路，接着，河水折向南方，绕过土顶子山之后，又转向东北流去，直到注入兴凯湖，不再改变流向。勒富河在土顶子山对面又纳入一条支流——奥特拉德纳亚河，沿河有一条驮运道通往麦河。

“长官，你看，”德尔苏指着对面的山坡对我说，“那是什么？”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一个黑糊糊的斑点。我以为是云彩的阴影，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笑起来，同时指着天空。我向上看了看，只见晴空万里，没有一片云彩。几分钟以后，那个黑糊糊的斑点改变了形状，并向一旁稍稍移动。

“那是什么呢？”我也这么问赫哲人。

“你的不懂，”他回答说，“要过去看看。”

于是，我们就往山下走去。不久，我发现那个黑糊糊的斑点也在朝我们移动。大约过了十分钟，赫哲人站住了，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同时向我示意，叫我也坐下。

“我们的在这里等着，”他说，“老实地坐着，什么东西不要动，说话也不要。”

我们开始等待。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到了那个黑糊糊的斑点。它变得很大。现在我能够看出是什么东西了。原来这是一个不断移动的动物群。

“野猪？”我惊叫了一声。

果然是一群野猪，一共有一百多只。有的离群跑到一边，但是马上又回到群里。不久，可以把这些野猪一只只地分辨出来了。

“一个人很大，”德尔苏低声说。

我不懂他说的“人”是谁，就不解地看了看他。

猪群中，有一只大野猪的脊背象小丘一样突出。它比所有的猪都大，体重大概有250公斤。猪群越来越近。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几百只猪蹄践踏枯叶的响声、树木断枝的喀嚓声、公猪刺耳的尖叫声、母猪的哼哼声和猪崽尖细的叫声。

“大个子的人还没有走近，”德尔苏说。我又不懂了。

那只最大的野猪走在猪群的中央，前后左右有很多猪，有的甚至离开猪群很远，因此，当几只离群的猪差不多跑到我们跟前的时候，那只大野猪还在我们的射程之外。我们坐在那里不动。突然，离我们最近的一只野猪抬起了拱嘴。它嘴里嚼着东西。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大脑袋、竖起的耳朵、凶恶的眼睛、有两个鼻孔的灵活的拱嘴和白色的獠牙。那只猪突然僵立不动，停止了咀嚼，用凶恶的眼睛茫然不解地盯着我们。最后它终于懂得了面临的危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一瞬间，整个猪群叫着，打着响鼻向一边逃去。正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一只野猪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德尔苏手中的枪冒着烟。林中树木断枝的喀嚓声又连续响了好几秒钟，接着就静了下来。

31 乌苏里地区的野猪和日本野猪近似，体重可达295公斤。最大的长2米，高1米。周身呈棕褐色，背和四肢为黑色；猪崽身上有垂直条纹。猪身呈椭圆形，两肋微向内收，四肢强而有力。颈短

而劲大；头部为楔状，面部前端有坚硬灵活的拱嘴，野猪用它拱地。野猪属于丘齿类。但是，公猪除了臼齿以外，还有一对尖利的獠牙，这对獠牙随年龄增长，向后弯，长度可达20厘米。由于野猪喜欢在云杉、红松、冷杉的树干上蹭痒，粗硬的鬃毛上常常沾着树脂。秋天寒冷的时候，野猪在烂泥里滚来滚去，因此，猪毛沾水结冰，冰柱越来越大，有时形成一层厚厚的冰甲，妨碍它行动。

在乌苏里地区，野猪分布的范围和红松、核桃楸、椴、柞等树木的分布有密切的关系。野猪分布区的北界从洪加里河下游开始，穿过阿纽伊河中游，和罗河上游和比金河源，然后再越过锡霍特山脉向北，直达乌斯佩尼亚角。在科皮河、哈季河、图姆宁河一带偶而可以遇到一些单独的野猪。野猪这种动物十分灵活，力气很大，眼尖耳灵，嗅觉也很发达。受伤的野猪尤其厉害，鲁莽的猎人不加防备就走近它，是要倒霉的。受伤后的野猪往往就地趴下，头对着猎人。猎人一露面，它就猛扑上去，行动异常迅速，猎人往往来不及举枪射击。

被德尔苏打死的那只野猪是只两岁的母猪。我问老人为什么不打公猪。

“他的是老年人，”他说的是那只长着獠牙的野猪，“他的不好吃，肉的稍稍有不好味。”

德尔苏把野猪叫做“人”，使我惊讶不已。我问他为什么。

“他的和人一个样，”他肯定地说，“就是衣服不一样。骗人的会，生气的会，什么都会！和人一个样。”

我恍然大悟。这位原始人的宇宙观原来是万物有灵论，因此他把周围的一切都人格化了。

我们在山上逗留了很久，不觉到了黄昏。西面的天空堆积着白云，云边象熔化了的金属一样明亮。太阳透过积云射出扇形的光线。

德尔苏匆匆忙忙剝下野猪皮，取出內脏，然后，把它扛在肩上，我们就往回走。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宿营地。

32 中国人的房子里很挤，而且有烟，我决定和德尔苏一起露宿。

“我的想，”他看着天空说，“夜里暖和，明天晚上有雨……”

我久久不能入睡。整夜都仿佛看见张着两个大鼻孔的野猪头。除了这两个鼻孔以外，什么都看不见。开始我看到的只是两个小圆点，后来圆点突然变大。猪头变成了山，鼻孔变成了山洞，好象山洞里还有许多这种大鼻孔的野猪。

人脑的构造眞奇怪。在一天的印象中，在随时看到的大量不同现象和成千上万的事物中，有一个东西，而且往往是无关紧要的、偶然的、次要的东西，记得最清楚。我对那些沒有任何奇遇的地方记得反而比发生过某种事情的地方清楚得多。不知为什么记住了一棵与别的树木毫无区别的树，一个蚂蚁窝，一片黃叶，一种苔藓，等等。我想，我能够把这些东西画出来，而且画得细致入微。

第四章　朝鲜屯见闻

33

德尔苏看天气的经验　对射　朝鲜人的冷淡　卡扎克维切沃村　观察河阶地　德尔苏露宿　通向利亚利奇村的小路

早晨，我醒得比别人晚。睁眼一看，沒有出太阳，天空布满了乌云。

士兵们正在装东西，作防雨的准备，德尔苏看到后说：

“不要着急。我们的白天好走，晚上有雨。”

我问德尔苏，为什么他认为白天不会下雨。

“你的自己看看吧，”赫哲人回答，“你看，小鸟走来走去、玩、吃。雨快来了——它的就老老实实呆着，和睡觉一个样。”

不错，我想起，下雨之前总是寂静而阴晦。现在则恰恰相反，森林里生气勃勃，百鸟爭鸣：啄木鸟、松鸦、星鸦，啼叫不停。忙碌的鸭鸟也快活地啾啾叫着。

我们向中国人详细地问过路之后，便出发了。

过了土顶子山，勒富河河谷立即开阔起来(从1公里扩展为3公里)。从这里开始有人烟了。下午两点钟左右，我们到达尼古拉耶夫卡村，当时村中有三十六戶人家。稍事休息之后，我命令奥连季耶夫买些燕麦，把马喂饱，我自己和德尔苏先出发了。我想快些 34
到朝鲜屯卡扎克维切沃去，为我们这一行人安排过夜的住处。

阴晦的秋天，黃昏总是来得很早。下午五点钟左右，稀稀拉拉

地掉起雨点来。我们加快了脚步，不久便来到三岔路口。前面，一条路通向河对岸，另一条路好象通往山里。我们选择了后一条路。后来，我们还遇到一些别的道路，和这条路交叉，通向四面八方。当我们走近朝鲜屯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

这时，士兵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就开了两枪。我怕他们迷路，也回了他们两枪。忽然间，离我们最近的一座房子里有人喊了一声，接着从窗口往外打了一枪，然后又打了第二枪、第三枪，几分钟后，全村响起一片枪声。我感到莫名其妙，雨声、喊声、枪声混成了一片……。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混乱？突然，房子后面露出了亮光。一个朝鲜人一只手举着煤油火把，另一只手拿着贝尔登步枪，一边跑，一边叫喊。我们朝他奔去。火把淡红色的亮光沿着积水的道路向前跳动，照着朝鲜人那张惊慌失色的脸。朝鲜人一看见我们，便扔下火把，对准德尔苏开了一枪，转身跑掉了。洒在地上的煤油燃烧起来，冒着火苗和黑烟。

“你受伤了沒有？”我问德尔苏。

“沒有。”他说完便去拾火把。

我看见，当朝鲜人朝他开枪的时候，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挥动着手臂，向朝鲜人喊话。

奥连季耶夫听到枪声后，断定我们遭到了红胡子的袭击。他留下两个马伕看守马匹，自己率领其余的人前来援救我们。离我们最近的一座房子终于停止了射击。这时，德尔苏就去和朝鲜人办交涉。他们无论如何不肯开门。怎么劝说央求也无济于事。朝鲜人叫骂着，扬言还要开枪。

沒有办法，只好露宿。我们在河边上点起了篝火，并动手搭帐篷。附近有一座坍塌的破房子，旁边垛着几堆木柴，这是朝鲜人准备过冬用的。村里的枪声响了很久。离村较远的房子整夜都在打枪……究竟打谁？朝鲜人自己也不知道。士兵们又骂又笑。

第二天定为休息日。我命令士兵们检查鞍具，晾晒淋湿的物品，擦拭枪支。

雨停了，清新的西北风驱散了乌云，露出了太阳。 35

我穿好衣服，到村子里去看看。

经过昨天这场对射之后，朝鲜人似乎应该到我们宿营地来看看他们射击过的这些人。但是，根本没有。从旁边的房子里走出来两个男人。他们穿着袖子肥大的白上衣和白色棉灯笼裤，脚上穿着草鞋。这两个人甚至没看我们一眼就走过去了。另一座房子跟前坐着一位老人，他在搓绳子。我走近他时，他抬起头来，扫了我一眼，既不表示好奇，也不表示惊异。一位妇女迎面走来。她穿着白裙子、白上衣，敞着怀，头上顶着一个水罐，一直往前走，步子平稳，眼睛看着地面。她走到我们面前时，没有让路，连眼皮也不抬就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处处都看到朝鲜人非常突出的特点——惊人的冷漠。“早晨安静的国家”①——我不禁想起给朝鲜起的这个名字。朝鲜人都是独家独院居住。他们的房子很分散，彼此相距甚远。每座房子的周围是这家的庄稼地和园田。因此，一个户数不多的朝鲜屯往往占据好几平方公里土地。

在回宿营地的路上，我走进了一座房子。这座房子的薄墙里外两面都抹着泥。房子有三个门，每个门上安着两扇带格子的门板，格子上糊着纸。四面坡的草顶用干草编的绳网揽着。

朝鲜房子全都一样。房子里有土炕，炕占去一大半地方。灶的烟道从炕底下通过，烘暖炕面，并把热气扩散到全屋。烟道通向屋外一个作烟囱用的空心大树里。房子里有炕的这面住人，没炕的那面养鸡、马和牛羊。住人的这一面再用板壁隔成几小间，里面铺着干净的席子。妇女带着孩子住一间小屋，男人和客人住在其他

① 原文为Страна утреннего спокойствия。——译者

的小屋里。

我在这座房子里看见了路上遇到的那个顶水的妇女。她蹲在地上，用木瓢往锅里舀水。她舀得很慢，高高地端起瓢，反手往右边倒，这种倒法有点特别。她冷淡地扫了我一眼，继续默默地干活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炕上抽烟袋。他一动不动，对我
36 的问候也不理睬。我坐了约一分钟，便出来找自己的旅伴去了。

午饭后，我出去观察周围的情况。我渡过河，登上山岗。这是一片古时的河阶地，高约 20 米。基底由砂岩构成，上层是多气孔的熔岩。熔岩里的气孔说明，岩浆喷射出来的时候含有大量气体。许多气孔中充填着黑色和蓝灰色的矿物。

我站在阶地上眺望，眼前呈现出勒富河河谷的美丽景象。朝鲜屯所在的右岸，地势低洼。勒富河在这一带纳入四条支流：左岸有小勒富河和皮城子河，右岸有伊凡诺夫卡河和卢卞卡河。后两条支流的河口之间也有一片这样的古时的河阶地，阶地上是俄罗斯村庄伊凡诺夫斯科耶，村中大约有二百戶人家[23]。再往下，勒富河河谷的轮廓便模糊不清了。略高于地面的平缓的丘陵上生长着稀疏的柞树和黑桦。

我在这一带观察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又回到河边的山岗上。

天色渐晚，空中轻轻地飘浮着玫瑰色的薄云。远山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片紫色。落光了叶子的树木披上了单调的灰衣。朝鲜屯里仍然是那样宁静。高高的烟囱里飘出缕缕白色的炊烟，很快就消失在凉爽的夜空中。小路上闪动着朝鲜人的白色身影。下面紧靠河边的地方有一处火光。那是我们的宿营地。

我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河水黑乎乎的，平静的水面上倒映出篝火和空中闪烁的群星。士兵们坐在火堆旁边。一个人在讲，其他人在笑。

“开饭！”司务长喊了一声。

说笑声立即停止了。

喝过茶，我坐在火堆旁，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观察的结果。德尔苏在整理背囊里的东西，时而拨弄一下篝火。

“有点冷。”他耸耸肩膀说。

“你到房子里去睡吧！”我劝他说。

“不想去，”他回答，“我的老是这样睡觉。”

说完，他在身后插上几根柳条，把帐篷盖在柳条支架上，随后，把狍皮铺在地上，在狍皮上面坐下，披上皮袄，抽起烟袋来。几分钟后，我便听到了轻微的鼾声。他睡着了。头低垂到胸前，两只手也垂了下来。已经熄灭了的烟袋从嘴里掉出来，落到膝盖上……。“他将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想，“为了生活，这个人付出了多少 37
辛勤的劳动，忍受了多少艰难困苦啊！”但是，我一转念，又想：这个捕兽的人未必舍得放弃他的自由。

旁边，河水发出低沉的响声；村外，狗汪汪地叫着；远处，一座房子里传出来婴儿的哭声。我用毡斗篷裹住身子，背向篝火躺下，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便都起来了。夜里，马在朝鲜屯的田野里没有找到吃的东西，就跑到山脚下吃再生草去了。大家找马的当儿，司务长烧好了茶，熬好了粥。当士兵们骑着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早晨八点钟，我们又出发了。

从朝鲜屯卡扎克维切沃[24]沿勒富河河谷前行有两条路。一条绕远，通向伊凡诺夫斯科耶村。另一条在左岸，很少有人来往，有些地方沼泽很多。我们选择了后一条路。

越往前走，河谷越象草甸子。

各种迹象表明，山脉已快到尽头。群山退向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宽阔平缓、灌木丛生的垅岗。垅岗上还稀稀拉拉地生长着一些只能作烧柴用的柞树和椴树，树梢已经冻死。紧靠河边是一带茂

密的柳丛、赤杨丛和稠李丛。这时，我们走的小路开始向左拐，通向山里，把我们引到离勒富河大约4公里的地方。

这一天，我们没走到利亚利奇村[25]。在离该村6公里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旁边过了一夜。

晚上，我和德尔苏坐在篝火旁，谈起沿勒富河继续前进的路线。我很想看一看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曾经赞美过的兴凯湖。赫哲人说，前面是辽阔的沼泽地带，无路可走。他建议乘船去，把马匹和一部分人员留在利亚利奇村。他的建议非常合理，我接受了，仅仅把侦察队的驻地更动了一下。

第五章　勒富河下游

38

在利亚利奇村附近过夜　草的海洋　候鸟的秋季迁徙　德尔苏的枪法　哈勒基顿村　有生命的水和有生命的火　沼泽地带的鸟类　地球影　睡眠后的不适　变天

第二天早晨，我把奥连季耶夫和士兵马尔钦科留在身边，其余的人都派到切尔尼戈夫卡村去，命令他们在那里等待我归来。我们在村长的帮助下，很快就弄到了一条相当不错的平底小船。买这条船，我们付了二十个卢布现款和两瓶伏特加酒。修理这条船用了整整一天。德尔苏自己动手改装船桨，安上用小木橛做的桨架，修理坐位，准备船篙。我在一旁欣赏着。活儿到了他手里，干得既利落又漂亮。他从来不忙乱，干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有条不紊，一点也不拖拉。看得出来，生活的磨炼使他成了一个非常能干、勤劳、不浪费时间的人。我们偶然发现一个农民家里有现成的面包干。这刚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而其他东西——茶、糖、盐、细麦米、罐头，都绰绰有余。按照德尔苏的建议，我们当天晚上把全部物品都搬上了船，人则留在岸上过夜。

夜里有风，很冷。由于缺木柴，火生得不大，大家都冻得几乎 39
没有睡觉。我用毡斗篷尽量把身体裹严，但是冷风还是从有缝的地方往里钻，我只觉得一会儿肩膀冷，一会儿腰冷，一会儿后背冷。木柴也不好，烧的时候噼啪作响，火星乱飞。德尔苏的被子烧了几

个窟窿。我在朦胧中听到他在咒骂一根木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把木柴叫作“坏人”。

“他的老是这样烧——一个劲地叫唤，”他对别人说着，同时自己也学木柴，发出噼啪的声音。“他的应该赶走。”

然后我听到河里扑通一声，木柴发出哧哧的声音。显然，这个老头把它扔到水里去了。后来，不知怎的我感到暖和起来，便睡着了。

半夜醒来，我看到德尔苏坐在篝火旁。他在拨弄火堆，风把火吹得火苗四射。我身上除了毡斗篷之外，还盖着这个赫哲人的被子。这就是说，是他给我盖上的，怪不得我感到暖和呢。士兵们的军大衣上面盖着他的帐篷。我叫德尔苏躺到我睡的地方来，他谢绝了。

“不要，长官，”他说，“你的睡觉，我的看着火。他的非常坏。”他指着木柴说。

我对这个人观察得越深入，就越喜欢他。每天我都在他身上发现新的优点。过去我以为，野蛮人特别自私，而人道、仁爱、关心他人利益等感情只有欧洲人才有。我莫非错了？这样想着想着，我又睡着了，一觉睡到了天明。天大亮时，德尔苏叫醒了我们。他已经烧好了茶，烤好了肉。早饭后，我送走了侦察队到切尔尼戈夫卡村去的人马。然后我们放船下水，出发了。

我们这条船用篙撑着，顺流而下，走得很顺利。走出约5公里，到达铁路桥畔，就停下来休息。德尔苏说，这一带他还是小时候同父亲一起来过，到这里打过狍子。关于铁路，他只听中国人说过，但是，从来沒有见过。

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前进。离开铁路桥不远，群山到了尽头。我在这里下船，就近登上一座山岗，最后一次观察周围的情况。从高处俯视，一幅美丽的全景图展现在我眼前。背后，即东

面，山峦起伏；南面是平缓的丘陵，上面长着稀疏的阔叶林；北面是地势低洼、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我极目远眺，还是看不到这片草原的尽头。它伸向远方，在某个地方隐没到地平线下去了。风时而吹过草原，野草随风摇摆起伏，煞似一片海洋。有些地方或成丛 40
或单株地生长着枯萎的小白桦、凋零的落叶松和别的树木。我站在山上，顺着两岸茂密的赤杨丛和柳丛望去，看到勒富河一直伸向远方。起初这条河保持着原来的方向，朝东北流。但是，还没有流到西面约 8 公里处的山丘跟前，便转向正北，稍向东偏。两侧有数不尽的河汊、死河汊、河湾和小湖泊。这片低地看起来毫无生气，荒凉而且冷落。到处是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的水洼。这证明勒富河河谷在雨季常常被水淹没。

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有两条支流从左边注入勒富河：一条是三道岗河[26]，一条是灰泥河子河[27]。后一条河的河谷也象勒富河河谷一样，地势低洼，沼泽很多。

中午，我们的船到了一座紧靠左岸的小山跟前。这个山丘高 120—140 米，山上林木稀疏，长着一些柞树、桦树、椴树、槭树、核桃楸和槐树。这里有一条小路，大概是通向西边离这里约 12 公里的沃兹涅先斯科耶村的。

下午的行程和上午一样长，宿营相当早。

长时间坐在船上，大家都感到腻烦了，都想上岸活动一下麻木的肢体。原野对我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奥连季耶夫和马尔钦科动手布置宿营地，我和德尔苏去打猎。刚迈出第一步，茂密的野草就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起来。野草长得又高又密，人就象被淹没了一样。脚底下——是草，前后左右——也是草，只有头顶上才是蔚蓝色的天空。我们好象是在草海的海底行进。当我登上一个小丘，看到草原象大海一样起伏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我忐忑不安地下来，又钻进草丛，继续前进。在这种地方很容易迷

路，就象在森林中一样。我们有几次迷失了方向，但是都很快就纠正过来了。一碰到小丘，我就登上去，竭力想看清前面有些什么东西。德尔苏用手分开大叶樟和艾蒿，把它们按倒。我看看前面，又看看四周，到处都是无边无际、波浪起伏的草的海洋。

在这类多沼泽的草原上，主要的"住戶"是鸟类。在候鸟迁徙季节沒有到过勒富河下游的人，很难想象那里的情景。千千万万只候鸟成群結队地飞向南方。有些鸟却飞往相反的方向。还有一
41 些鸟则往斜刺里飞。一队队的候鸟一会儿向上飞，一会儿往下降得很低，远方的和近处的鸟队，全都映在天幕上，尤其集中在地平线附近，象在天边织出了一张蛛网。我看到这种景象，不禁为之神往。飞得最高的是雕。它们展开强劲的翅膀，绕着大圈子，在天空翱翔。对它们来说，距离算得了什么呢？有几只雕在高空盘旋，只能隐约看到一点影子。飞得比雕低一些的是大雁，但是离地面仍然很高。这些谨慎的鸟排成整齐的人字形向前飞行，一面吃力地搧动翅膀，一面叫着，空中充满了它们的喊声。在它们旁边飞着的是白额雁和天鹅。再往下，更靠近地面一些，是急躁的野鸭在喧闹地飞行。其中有一群群笨重的凫，这种鸟飞的时候，翅膀发出呼哨的声音，根据哨音，很容易辨认出它们。紧贴水面飞行的是成千上万的白眉鸭和其他各种小野鸭。天空中处处可以看到鵟和红隼。这些隼科的代表在空中姿态优美地盘旋着，时而长久地留在一个地方，一面抖动翅膀，一面用锐利的目光寻找地上的猎物。有时它们飞到一旁，继续盘旋，突然间，收起翅膀，急速地冲向地面，但是刚一触到野草，便又迅速飞向高空。轻盈秀丽的海鸥和小巧伶俐的燕鸥，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闪着雪片似的白光。大杓鷸飞得又轻巧又平稳，一面飞，一面极其漂亮地转着弯。尖嘴的红胸秋沙鸭飞的时候总是东张西望，好象在寻找它们可以落脚的地方。金鸻总是在多沼泽的低地上空飞行，死水洼大概就是它们借以保持

飞行方向的路标。所有这些鸟类都朝着南方振翅疾飞。多么壮丽的景象啊！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两只狍子，这完全出人意料。狍子离我们大约有六十步远。在茂密的野草中几乎看不见它们，只是偶尔可以看到它们的头和两只叉开的耳朵，以及后腿附近的白色臀斑。狍子逃了约一百五十步，就站住了。我放了一枪，沒有打中。訇訇不绝的回声应和着枪声，沿河传向远方。成千上万只鸟从水面上飞起，惊叫着向四处飞逃。受惊的狍子急速离开原地，大步跳跃着跑开了。这时德尔苏端起枪来瞄准。一只狍子刚从草丛里露出头来，他就扣动了扳机。烟散开后，这两只动物已经不见了。德尔苏重新装上子弹，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我默默地跟在他后面。德尔苏向四周看了看，便回过身来，向一旁走去，然后又返回原地。显然，他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你找什么？”我问他。

“狍子。”他回答。

“狍子已经跑了……”

“不，”他很有把握地说。“我的打中了他的头。”

我虽然不完全相信这个赫哲人的话，却也开始找起死狍子来。我觉得这一回他是弄错了。过了约摸十分钟，我们找到了那只狍子。它的头果然被子弹打穿了。德尔苏把狍子扛在肩上，慢慢地往回走。我们回到营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晚霞对夜色的降临还想作一番挣扎，不过制伏不了它，只好让步，退到地平线下去了。天空随即出现了星星，它们眨着眼睛，仿佛在庆幸自己终于摆脱太阳，获得了自由。河汊旁边是黑魆魆的一片树丛。这时候树木已经无法辨认了；它们的样子都差不多。透过树丛可以看到我们篝火的亮光。夜晚宁静而又凉爽。我们听到，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群野鸭扑扑地落到了水面上。从它们

飞落的声音可以断定，这是一群白眉鸭。

晚饭后，德尔苏和奥连季耶夫动手剝狍皮，开膛，我还是做自己的工作。写完日记后，我就躺下了，但是久久不能入睡。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蜘蛛网在面前晃来晃去，网上是波浪起伏的草的海洋和数不清的雁行鸭阵。快天亮的时候，我才睡着。

第二天，我们起得相当早，匆匆喝过茶，把行装搬回船上，便沿勒富河继续航行。越往前走，河道越曲折。河弯子(当地居民这样称呼河流弯曲的地方)绕了几乎整整一圈，突然折回来，又拐过去，到处都是这样，沒有一个那怕稍微直一点的地方。

勒富河在下游从右侧纳入两条不大的支流，即莫纳斯蒂尔卡河和切尔尼戈夫卡河。还有许多河汊、长长的死河汊纵横交错，构成一个相当复杂的水流系统。从莫纳斯蒂尔卡河下行约8公里，离勒富河不远有一座无名的小山，高290米，为山脉的终点。山脚下便是哈勒基顿村。这是最后一个俄国村庄。由此往北直到兴凯湖，就不再有人居住了。

随身携带的食物快吃完了，需要补充。我们把船拖到岸上，便到村里去了。村子中间有一条大道，房舍相互离得很远。村里的农民差不多都是老住戶，耕种着100俄亩①份地。我走进路上碰到的第一家农舍。这里，屋外不算干淨，屋里也跟屋外差不多。

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迎面走了出来。

我看见窗戶，不由得对它注意起来。窗戶是双层的，镶着四块
43 玻璃。两层窗戶之间，填着一些半灰半黄的东西，有半块玻璃那么高。我起初以为是锯末，就问女主人，为什么要装锯末。

“这哪儿是锯末子呀，”女人回答说。“这是蚊子。”

我走近一看，果然是些干瘪了的蚊子。这些干蚊子起码有半

① 一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

公斤。

“我们全靠这两层窗户挡蚊子，”她接着说，“蚊子钻到玻璃窗中间，就死在那里。屋子里我们还用烟熏，睡觉的时候还得挂蚊帐。”

“你们把沼泽地里的草烧掉就好了。”士兵马尔钦科对她说。

“烧过，啥用也沒有。蚊子是水里出来的。烧管什么用！夏天草是湿的，也烧不着。”

这时，奥连季耶夫前来报告说，粮食已经买好了。我们在村里绕了一圈，又回到河边。这时，德尔苏已经烤熟了狍子肉，烧好了茶。村里的小孩跟在我们后面一直跑到河边。他们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我们。

过了半小时，我们又出发了。我回头看了一下，一群孩子站在岸上，目送着我们。河拐了一个弯，村子便看不见了。

在纵横交错的支流网中，要辨认出勒富河的河床确实困难。这里，河的宽度在15—80米之间。同时，两侧还有一些大的死河汊，死河汊又分出一条条狭长的深水沟，这些水沟通向湖泊、沼泽或小河，而这些小河又在下游很远的地方注入勒富河。随着我们向兴凯湖不断前进，水流逐渐缓慢下来。士兵撑船用的篙，常常在顶河底的时候陷进去，而且陷得又深又牢，拔不出来。这一带的勒富河忽深忽浅，船时而撞上浅滩，时而在深可沒篙的水上行驶。

两岸的土壤比较坚硬，但是只要稍微往远处一走，马上就会陷进沼泽里去。灌木丛下面掩藏着长形的小湖泊。这些小湖泊和成行的柳丛、赤杨丛说明，勒富河过去的走向和现在不一样，曾经几次改道。傍晚，我们走到离切尔尼戈夫卡河不远的地方，就在这条河和一道小河汊之间狭窄的陆地上宿营。

今天南飞的候鸟特别多。奥连季耶夫打落了几只野鸭，这些野鸭就成了我们极好的晚餐。天黑之后，所有的鸟都停止飞行。

四周立即变得寂静无声。甚至可以认为，这片草原毫无生命的气息，然而实际上，沒有一个小湖泊，沒有一个河湾，沒有一道河汊，不栖息着成群的天鹅、大雁、红胸秋沙鸭、野鸭和其他水禽。

44 晚上，马尔钦科和奥连季耶夫睡得比较早。我和德尔苏跟往常一样，坐着聊天。忘在火上的茶壶一个劲儿吱吱地叫着。德尔苏把它挪开一点，它还是呜呜地叫。德尔苏又把它挪得更远一点，它就细声细气地哼了起来。

“他的怎么老叫！”德尔苏说，“坏人！”他跳起来，把滚热的水倒在地上。

“什么‘人’？”我感到困惑不解，问他。

“水，”他简单地回答说，“他的会叫，会哭，也会玩。”

这个原始人久久地跟我谈着他的世界观。他看到了水的生命力，看到过它静静地流，也听到过它在泛滥时的咆哮。

“看，”德尔苏指着火说，“他的也和人一个样。”

我看了看篝火。木柴爆裂出火星，噼啪作响。火舌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暗淡；火红的木炭搭成楼阁、洞穴，后来全坍毁了，再重新搭起来。德尔苏不做声了，我又坐了很长时间，看着这“有生命的火”。

河里的鱼儿泼喇一声，溅起了水花。我打了个寒噤，看了看德尔苏。他正坐着打盹儿。草原仍然是那样寂静。天空的星位表示，已经到了午夜。我往火里添了些木柴，叫醒德尔苏，我们两个就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大家都醒得很早。不知怎么，不约而同地都醒了。

朝霞刚一放出光芒，鸟类便飞到空中，聒耳地喧叫着继续向南方飞去。最先起飞的是大雁，接着是天鹅，然后是野鸭，最后动身的是其他候鸟。起初它们在低空飞行，天越来越亮，它们也就越飞越高。

日出以前，我们拔营走了约 8 公里，到达柴顶子山[28]，山上长满了榆树和山杨树，山脚下有一条小河流过，名叫小河子[29]。

除小河子河外，还有两条小河注入勒富河，一条是柳甘卡河，从右边注入，一条是萧家沟河[30]，从左边注入。从这里起直到兴凯湖，就不再有支流了。

我们沿着主河道前进，仅仅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转入旁边的河汊，而且只要一有可能，就立即回到主河道来。这些河汊长满了柳条和芦苇，把我们的船完全盖住了。我们静悄悄地前进，常常走到离鸟群很近的地方，它们就在猎枪的射程以内。有时我们故意停下来，久久地观察这些鸟群。

首先，我看到了一只黑腿、黄绿嘴的大白鹭。它彬彬有礼地在岸边走来走去，一步一晃脑袋，并且仔细地看着河底。发现我们的船后，它跳了两下，笨拙地向空中飞去，飞了不多远，又落在近旁的 45
河汊上。后来我们看到了一只大麻鸭。灰黄的羽毛，暗黄的嘴，黄眼睛，黄腿——它那副长相极不讨人喜欢。这只难看的鸟弓着背在沙地上走着，不停地追逐一只活泼伶俐、忙忙碌碌的蛎鹬。蛎鹬飞了不多远，刚一落到地上，大麻鸭立即向它走去，走近它时，就跑上去，使劲儿用尖嘴去啄它。大麻鸭发现我们的船，就钻进草丛，伸着脖子，仰起头，僵立不动。船从那里经过时，马尔钦科朝它放了一枪，但是沒有打中。子弹从它身边飞过，擦了一下它跟前的芦苇。大麻鸭还是纹丝不动。德尔苏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非常狡猾的人。老是这样骗人。”他说。

果然，现在已经看不见大麻鸭了。它的羽毛，它向上伸着的嘴，混在苇丛中分辨不出来了。

接着，我们看到了另一幅景象。在岸边贴近水面的柳枝上，孤独地站着一只翠鸟。这只大头大嘴的小鸟似乎在打盹儿。突然间，它急速投入水中，潜入水底，然后又浮出了水面，嘴里啣着一条

小鱼。翠鸟吞食了猎物，落到树枝上，又打起盹儿。但是，听到我们这条船驶近的响声后，它就啼叫着沿河飞去，羽毛闪出一道青光。它飞了不多远，落在灌木枝上，然后再往前飞，最后，一拐弯不见了。

我们还碰到过两回骨顶鸡，这是一种黑色、大脚、会潜水的鸟，能轻快自如地在水生植物的叶面上行走。但是它们在空中却显得十分无能。看来天空不是它们的用武之地。它们飞的时候，两只脚不自然地摆动着，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们刚刚离巢，还没有学会象样地飞翔。

有些地方的死水洼里浮着鹬鹬，这种水鸟的耳羽向两边翘起，颈部有一圈彩色的羽毛。它们没有飞开，而是急急忙忙地躲进草丛或者钻入水中。

天气对我们很有利。这是一个温暖的秋日，10月份在乌苏里地区南部，这样的日子是常有的。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微风从西方徐徐吹来。但是这样的天气往往叫人上当，因为紧接着常常刮起寒冷的西北风，这种风和日丽的时光延续得越久，气候的变化就越剧烈。

46 上午十一点钟，我们在柳甘卡河附近安排了一次大休息。午饭后，大家都躺下休息了，我到河岸上去走走。不管我的视线落到哪里，看到的只有野草和沼泽。西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烟雾笼罩的远山。在无林的平原地带，有的地方可以看到黑魆魆的小灌木丛，就象沙漠中的绿洲一样。

我吃力地向灌木丛走的时候，惊起一只短耳鸮。这种鸟叫做“野地里的夜猫子”，白天总是藏在草丛里。它被我吓得急忙躲向一旁，飞了不多远，重又落在沼泽上。我在灌木丛旁边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突然听到一阵轻微的沙沙声。我打了一个冷战，回头看了看。但，这是一场虚惊。弄出响声的是几只剖苇。它们在芦苇丛

里飞来飞去，不停地摆动着尾巴。接着我看到了两只鹪鹩。这两只好看的、浅赤褐色的小花鸟一直藏在芦苇丛中，后来突然从别的地方跳了出来，又躲到干草下面。同鹪鹩在一起的还有一只芦鹀。它一直在芦苇上攀缘，歪着脑袋，用疑问的目光打量着我。我还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别的小鸟，它们的名字我叫不出来。

一小时后，我回到了自己人身边。马尔钦科已经烧好了茶，正等着我回来。喝过茶之后，我们上了船，继续前进。为了充实日记的内容，我向德尔苏打听，从我们出了山进入沼泽地带以来，他在勒富河河谷里见到过哪些动物的踪迹。他回答说，这一带有狍、貉、獾、狼、狐、兎、黄鼬、水獭、水鼩、鼠和小鼬鼱。

下午，我们又走了约 12 公里，然后从星罗棋布的小岛中选了一个作为宿营地。

今天，我们偶然遇到一个机会，观察了东方现出的地球影。晚霞特别绚烂多彩，变幻莫测。起初，霞光淡白，后来绿如翡翠。在这绿色的背景上，从地平线下射出两道淡黄色的光束，犹如两根岔开的圆柱。几分钟后，光束消失了。霞光由绿色变为橙黄色，继而转为红色。最后一个景象是血红的天际变成了暗黑色，如同烟熏过的一样。正当太阳西沉的时候，东方现出了弧形的地球影。它一端接北方的地平线，另一端接南方的地平线，外缘为紫红色。太阳越往下沉，地球影就升得越高。不久紫红色的光带和西方红色的晚霞融合在一起，这时黑夜就降临了。

我观赏着这番美景，赞叹不已。正在这时，却听到德尔苏在不满地咕哝：

“不懂！”

我一猜就知道，他这是指我说的，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的坏，”他指着天空说，“我的想，会有大风。”

昨天晚上，我们在火堆旁边坐了很久。今天早晨又起得很早。

这一天已经筋疲力尽，吃过晚饭马上就躺下睡觉了。黎明前的一觉，我们睡得很不舒服。整个身子都感到倦怠，乏力，懒洋洋的不愿意动弹。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很担忧，以为我们得了寒热病，或者中了毒。但是德尔苏安慰我说，这是天气变化时经常有的现象。我们勉强吃了点东西，无精打采地继续向前航行。

天气暖洋洋的；一丝风也没有；芦苇一动不动，好象在沉睡。原先一直清晰可见的远山，现在完全沉没在烟雾之中。灰白色的天空布着长条的薄云，太阳周围出现了日晕。我注意到，周围已经不再象前一天那样洋溢着生命的气息。大雁、野鸭和各种小鸟全都销声匿迹了。只有白尾海雕在天空翱翔。大气的变化使地球上的动物都变得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看来，白尾海雕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

“不要紧！”德尔苏说。“我的想，太阳半天完了，另一个半天有风。”

我问他，鸟类为什么停飞了，他对我说了一大篇关于候鸟迁徙的道理。

按照他的说法，鸟类喜欢顶风飞行。在完全没有风和天气暖和的时候，它们栖息在沼泽地里。如果风从它们身后吹来，冷空气一直钻到羽毛下面，它们会感到寒冷。这时它们就躲在草丛里。只有在突然降雪的时候，鸟类才不顾风向和寒冷，继续飞行。

我们越接近兴凯湖，沼泽越多。河汊两岸的树木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稀疏零落的灌木丛。河水流速减慢立即在植物界反映出来。这一带出现了野百合、睡莲、驴蹄菜、菱角等等。有的地方水草茂密，不能行船，我们不得不绕很大的圈子。我们还在一个地方迷了路，进入一条死河汊。奥连季耶夫想下船，但是一只脚刚踏到岸上，就陷了进去，一直陷到膝盖。这时我们只好调过船头往回走，进入一个湖里，在那里偶然找到了应该走的河汊。现在总算闯

出了草木丛生的迷宫，我们只付出了很小的代价，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在这之后，要确定前进的方向却一天比一天困难了。

以前根据两岸的树木，可以看出很长一段河道，现在连个灌木 48
丛也没有，因此无法断定，河汊在几米以外转向何方，向左还是向右。

德尔苏的预言实现了。中午刮起了南风。风渐渐大起来，同时风向也在改变，向西吹去。大雁和野鸭又起飞了，在空中低低地飞行。

在一个地方有许多随着洪水漂来的木头。在勒富河上可不能轻视这种东西，否则宿营时就会没有柴烧。几分钟以后，士兵们动手卸船，德尔苏生火，搭帐篷。

离兴凯湖已经不远了。我知道，河流在这里转向东北，注入利比亚日湾① 的东角。这个湾之所以叫做利比亚日湾，是因为候鸟迁徙的时候，经常有许多天鹅在这里停留。湾长 6—8 公里，宽约 1 公里。湾里的水很浅，靠一条很窄的小河与兴凯湖相通。因此，要乘船到兴凯湖去，需要再走 15 公里左右，而取直路拉荒走，则不会超过 2 公里半或 3 公里。后来决定，明天我和德尔苏徒步前往，黄昏以后返回。奥连季耶夫和马尔钦科在宿营地留守，等待我们归来。

晚上，大家都有许多空闲时间。我们坐在篝火旁边，喝着茶聊天。干柴熊熊地燃烧。芦苇摇摆着，沙沙作响，风也就显得比实际上要大一些。天空黑沉沉的，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几颗大星星。从湖边传来阵阵波浪拍岸的声音。清晨，天空布满了层云，风从西北方吹来。天气有点儿变了，但是，还不至于影响我们进行考察。

---

① 意为“天鹅湾”。——译者

49

第六章　兴凯湖上的暴风雪

兴凯湖的历史和地理概况　候鸟仓皇逃遁　迷路暴风雪　草窝棚　返回宿营地　到德米特罗夫卡去的路上　德尔苏关心小船　赫哲人在村外露宿　德尔苏的计划　告别　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①

兴凯湖（赫哲语为“肯卡”）的形状有点象鸡蛋，位于北纬44°36′——45°2′之间，大头向北，小头向南；两侧略向内弯。湖面最宽处为60公里，最窄处为30公里，长85公里，周围长约260公里。全湖面积为2,400平方公里。

兴凯湖的北面还有一个附属湖——小兴凯湖（中国人称“小湖”，赫哲语为“达布库”）。小兴凯湖长15公里，宽25公里，与大湖之间仅仅隔着一条沙梁。这条沙梁从前曾经是由满洲到乌苏里地区的通路。兴凯湖的上部（约四分之一）属于中国。在这里，两国自土尔河（中国人称为“百名河[31]”）河口至松阿察河（中国人称为“松阿禅[32]”河）划一直线为界。松阿察河发源于兴凯湖，源头的
50 地理坐标如下：费罗经线②东经150°10′，北纬45°27′，海拔86米。

兴凯湖在辽代曾经叫作北琴海，现名汉卡、欣凯、兴凯湖，意思都是“兴隆凯宁之湖”。“汉卡”这一名称有可能来自另一个词“瀚

① 即海参崴，下同。——译者

② 即通过费罗岛（大西洋加那利群岛之一）的经线。费罗经线在格林威治以西17°49′36″。——译者

海”，意为“盆地”①。中国人用这个词来称呼一切低洼的地方，不管它是干的，还是积水的盆地。例如，他们这样称呼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兴凯湖及其周围的沼泽确实是一个盆地，因此称作“瀚海”是完全合适的。后来，俄国人把“瀚海”改为“汉卡”，而当地农民的叫法则差得更远了，他们叫“汉坎”。

兴凯湖的北面、西面和南面全是泥潭和沼泽，这说明湖泊从前比现在大得多。勒富河河口原先在哈勒基顿村附近，也许还要靠南一些。松阿察河[33]那时可能也不存在。兴凯湖和乌苏里江几乎直接由一条小水道连在一起。现在兴凯湖海拔不超过50米。绥芬河[34]流域与兴凯湖之间的山脉平均高度为180米。这就说明，为什么内部流域②的河谷地带有大量的沼泽和泥潭。兴凯湖最古老的湖岸是西岸。在西岸的露头中可以看到第三纪粘土。湖畔最古老的村庄是土里罗格和卡缅雷博洛夫，中国人称后者为“红土崖子”。兴凯湖象一切有河流经过的湖泊一样，正处于淤浅期。湖水最深处为10米。泥沙淤积湖底的缓慢过程仍在继续。由于水浅，湖面极不平静。不大的风浪即可深达湖底，因此，不仅岸边有激浪，湖心也有激浪。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我作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就和德尔苏一起出发了。我们打算傍晚返回，因此轻装上路，把一切非必需品全部留在宿营地。我在上衣里面多穿了一件毛衣，以防万一，德尔苏则带了一幅帐篷和两双皮袜子。

一路上他不时地观察天空，喃喃自语，后来向我问道：

“怎么办，长官，我们的回去不回去？我的想，夜里不好。”

我回答他说，离兴凯湖不远了，而且我们并不打算在那儿

---

① “瀚海”的意思是“沙漠”，而不是“盆地”。——译者

② 原文为 внутренний бассейн。——译者

久留。

德尔苏是个好商量的人，说服他总是很容易。他认为自己有
51 责任预先指出即将发生的危险。如果他看到别人不听他的，他就顺从别人，一言不发地走着，从不争论。

“好，长官，”他回答说，“你的自己看吧，我的怎么都行。”

最后这句话是他表示同意时经常用的口头禅。

现在只能沿着河汊和小湖泊的岸边行走，因为这些地方稍微干燥一些。我们沿着宿营地旁边一条河汊的左岸走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条河汊的方向和我们走的方向一致，但是，后来它突然一转弯，就折回去了。我们只好离开这条河汊。我们穿过一片沼泽，又遇到了另一条河汊。河汊不宽，但非常深，我们跳过去，在芦苇丛中继续前进。我记得后来左边又出现了一条河汊。我们沿着它的右岸前进。当发现它向南转时，我们就离开它，在无路的荒地上绕过水洼，踩着塔头墩子向前走了一段。这段路大约有 3 公里。然后，我停下来测定方向。现在刮着北风，恰好是从兴凯湖那一面吹来。芦苇剧烈地摇摆着，沙沙作响。有时芦苇随风倒下，这时就可以看清前面的情况。北面的地平线被黑色的烟雾笼罩着。透过天空的乌云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太阳，我觉得这是一个吉兆。我们终于看到了兴凯湖。湖面上波涛汹涌，泛着泡沫。

德尔苏让我注意鸟群。他发现鸟群的活动有些异常，因而感到不安。鸟群不是从容飞行，而是仓皇逃遁，用猎人的话说，就是“鸟儿乱飞象涨潮一样”。大雁飞得很低，几乎贴着地皮。它们向我们迎面飞来，正好跟我们的视线一般高，这时，它们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奇特，很象古代的飞龙，脚和尾巴都看不到，看到的只是一个搧动着长翅膀的光秃秃的东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扑过来。不过它们一看到我们，便又高高飞起，越过这个危险的地方，又恢复原来的队形，贴地飞行。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和德尔苏到了兴凯湖。现在这个淡水湖的样子很可怕。湖水象开了锅似的翻滚。在野草丛生的沼泽地带长途跋涉之后，看到这样一幅自由水国的美景，简直是一种享受。我坐在沙滩上望着湖水。激浪有一种特别诱人的魔力。湖水拍岸的情景，一连看几个小时也不会厌倦。

湖上空空荡荡，沒有一张帆，沒有一条船。我们在湖边漫游了约莫一个小时，还打了野禽。

“鸭子不走了，”德尔苏高声说。

的确，候鸟一下子全停止了飞行。

一直停留在地平线上的黑雾，这时突然开始上升。太阳现在 52
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灰白色的云朵在乌云密布的、阴暗的天空中，爭先恐后地飞奔，云朵边缘破碎，象脏棉絮一样垂着。

“长官，我们的赶快走吧，”德尔苏说，“我的少少害怕。”

的确，是该考虑回宿营地的时候了。我们整理整理靴子，然后就往回走。走到芦苇丛跟前，我停下来，向湖面看了最后一眼。湖水象拴在铁链子上的疯狂的野兽一样，在湖岸里面上下翻腾，浪头上泛出浅黄色的泡沫。

“水涨了，”德尔苏一面观察河汊，一面说。

他说的不错。狂风把河水推向勒富河河口，因此河水出槽，渐渐漫上平原。不久我们遇到一条大河汊，挡住了去路。这个地方我觉得陌生，德尔苏也不熟悉。他停下来，考虑了一会儿，就向左走去。河汊开始转弯，流向别处。我们离开它，一直向南走。几分钟之后，碰上了泥潭，只得返回原地。于是我们又向右面走去，遇到了一条河汊，便涉水而过，然后由此向东走，但是又碰上了泥潭。我们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条窄窄的干土埂，它象跨过沼泽的一座桥梁。我们用脚试探着，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这样走了约莫半公里，突然来到一片野草丛生的干地上。泥潭终于被我们抛在后

面了。

我看了看表，还不到午后四点钟。但好象已经是黄昏似的。黑沉沉的乌云垂得更低了，急速地向南飞跑。据我估计，离勒富河不到两公里半了。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山，我们的宿营地就在它的对面。这座小山就是我们前进的目标。我们是不会迷路的，可能回去晚一些。然而完全出乎意料，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湖，我们决定绕过去。但这个湖很长。于是，我们向左走去，走了约一百五十步，面前出现了一条河汊，它流向大湖，与其成直角。我们奔向另一面，不久又走到原来那个泥潭旁边。这时，我决定还是到右面再碰碰运气。不久脚底下响起吧唧吧唧的水声，前面出现一片片大水洼。很明显，我们迷路了。情况变得十分严重。我向赫哲人建议回去找那条把我们引到这个岛上来的干土埂，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往回走，但是那条干土埂已经找不到了。

53 风突然一下子停息了。从远处传来了兴凯湖的咆哮。天黑了下来，这时空中飞起小雪花来。风停了仅仅几分钟，接着旋风骤起，雪也下大了。

“不得不在这儿过夜了，”我心里想，然后又突然想起，这个岛上没有烧柴：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丛灌木，除了水和草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害怕极了。

“怎么办？”我问德尔苏。

“我的很害怕，”他回答说。

现在我才明白，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危险。暴风雪的夜晚，我们两个人待在这四面沼泽的小岛上，没有火，也没有御寒的衣服。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德尔苏身上。我认为只有他才能救我。

“听着，长官！”他说，“好好听着！我们的要快快干活。不好好干活儿，我们的死掉，赶快割草。”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割草。我只懂得一件事，就是“赶快割

草”。我们赶紧卸下全副装备，急忙发狂似地干了起来。我割一抱草的功夫，德尔苏割的草已经有两大抱了。阵阵疾风刮得人几乎站都站不住。我的衣服结了一层冰。我们把割下的草往地上一放，立刻就被雪盖住。有几个地方的草，德尔苏不让割。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就非常生气。

“你的不懂！”他喊道，“你的要听话、干活。我的懂！”

德尔苏解下枪上的皮带和自己的腰带，我在口袋里又找到一根绳子。他把这些东西卷一卷，塞在怀里。天越来越黑，也越来越冷。借着白雪的微光，勉强可以分辨出地面上的东西。德尔苏以惊人的毅力劳动着。我一停下来，他就冲我喊，要赶快干。他的喊声流露出恐惧和愤慨。于是我又拿起刀来，拚命地割草。我的衬衫上落了许多雪。雪开始融化，我感觉到冰凉的雪水顺着脊背往下淌。我估计，我们割了有一个多小时。彻骨的寒风、刺肤的雪花扑在脸上，使人感到象刀割针扎一样地难受。我的两手冻僵了。我呵口气暖暖手，这时刀子掉了。德尔苏发现我停止工作，又冲我喊道：

“长官，干活儿！我的很害怕！快完蛋啦！”

我说，刀丢了。

“用手薅！”他喊着，尽量盖过风声。

我开始机械地、几乎是下意识地薅芦苇，手划破了，也不敢停 54
下，一个劲儿地薅，一直干到筋疲力尽。我两眼发花，上下牙不断嗑碰着，好象发寒热一样。湿透的衣服冻得发硬，窸窸窣窣地响着。困倦向我袭来。“人就是这样冻死的”——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我就人事不省了。这种昏迷状态究竟延续了多久——我不知道。突然我觉得有人摇晃我的肩膀。我醒了过来。眼前站着德尔苏，他俯下身子，面对着我。

“跪起来，”他对我说。

我听从他的话，用两手撑着地跪了起来。德尔苏把他的帐篷盖在我身上，然后开始往上面铺草。里面马上暖和了，滴起水来。德尔苏在周围忙了很久，把雪搂过来，用脚踩实。

我渐渐暖和过来，接着就昏睡过去。突然，我听到了德尔苏的声音：

“长官，挪一下！……”

我勉强挣扎着，缩到一边。赫哲人钻进帐篷，在我身旁躺下，把自己的皮上衣盖在我们两人身上。我伸出手来，摸到了自己的脚，上面穿着我熟悉的那双毛皮靴。

“谢谢你，德尔苏，”我对他说，“你把自己盖好。”

“沒关系，沒关系，长官，”他回答说，“现在不怕了。我的草揽得紧紧的，风吹坏不能。”

这个临时搭的窝棚上面落的雪越多，我们在里面就越暖和，里面也不滴水了。外面狂风呼啸，好象什么地方汽笛在呜呜地叫，好象铛铛地敲着钟给死者安魂送葬。后来，我迷迷糊糊地作起梦来，梦见一些舞蹈，梦见我慢慢地朝一个地方落下去，越来越往下落，最后终于深深地沉入梦乡……这样，我们大概睡了十二个小时。我醒来时，黑暗而寂静。突然我发现，自己一个人躺着。

“德尔苏！”我惊叫起来。

“老熊！”我听到他的声音从外面传来。“老熊！你的出来吧！该回自己的窝，不能在别人窝里老睡。”

我急忙爬了出来，不由自主地用手遮住了眼睛。大地白茫茫的，到处是雪。空气清澈新鲜，天气寒冷。空中飘动着破碎的云层，有的地方云隙中露出青天。虽然周围还是那么阴沉昏暗，不过已经使人感到，太阳就要出来了。被雪压倒的野草，一片一片地躺着。德尔苏拣了一点干草枯叶，生了一小堆火，正在给我烘靴子。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地方的草德尔苏不让割。他把这

些草搓起来，接上皮带和绳子，从上面把草窝棚紧紧地揽住，以免 55
风把它吹跑。我出来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向德尔苏道谢，感谢他救命之恩。

“我们的一块走，一块干，不用谢谢。”

他似乎想改变一下话题，便说：

“昨天夜里许多人死了。”

我懂得，德尔苏所说的“人”是长着羽毛的。

接着，我们拆了草窝棚，拿起枪，去找那条干土埂。原来，我们的宿营地离它非常近。我和德尔苏穿过沼泽，向兴凯湖走了不多远，然后向东拐，朝勒富河走去。

暴风雪后的草原显得毫无生气，十分荒凉。大雁、野鸭、海鸥、红胸秋沙鸭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在黄褐色的大地上，有许多白色大斑点，那是积雪覆盖的沼泽。现在走起来轻松愉快，湿土冻硬了，禁得住人了。不久我们就到了勒富河，一小时之后，回到了宿营地。

奥连季耶夫和马尔钦科没有为我们担心。他们以为我们在兴凯湖旁边找到了人家，留下过夜了。我换了靴子，喝足了茶，在篝火旁躺下就睡熟了。我梦见我又陷入了沼泽，周围暴风雪在怒吼。我突然大叫一声，掀掉了身上的被子。已经是晚上了。天空中星星在闪烁，银河象一条长长的带子横空而过。夜里起了风。风吹旺了火堆，刮得火星满地乱飞。火堆那边睡着德尔苏。马尔钦科做好了晚饭，就把我们两个人叫醒了。

第二天早晨，严寒突然袭来。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河上飘着冰凌。渡过勒富河的许多河汊，我们用了整整一天时间，船往往走进死河汊，然后又退出来。最后，我们沿着宿营地旁边那条河汊走了约两公里，随后转入旁边一条狭窄而又弯曲的小河汊里。它和主流汇合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圆锥形山丘，上面长着柞树丛。

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一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宿营。从这里还要徒步走到切尔尼戈夫卡去。其他的士兵带着马匹在那里等候我们。离开宿营地时，德尔苏请奥连季耶夫帮助他把船拖到岸上。他尽力清除掉船上的泥沙，用草擦干净，然后把船翻过来，底朝上扣在一排圆木上。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别的什么人一旦需要，就能使用。

早上，我们告别了勒富河，当天午后到达乌苏里铁路那面的德米特洛夫卡村。越过铁路的时候，德尔苏摸了摸铁轨，向两边看了看说：

56 “嗯，我的这个听说过。周围的人说过，现在懂了。”

在村子里，我们分头住在老百姓家里，但是这位赫哲人却不愿意去。他象往常一样露宿。晚上，我很想念他，就出去找他。

夜虽然很黑，但借着积雪的微光，还可以勉强分辨出一些东西。各家的屋子里都生着炉子。一缕缕白烟飘出烟囱，冉冉上升。全村烟雾缭绕。屋里的灯光射出窗外，照亮了雪堆。在另一边，就是“村后”，小河旁闪着火光。我猜到，那是德尔苏露宿的地方，就径直向那里走去。赫哲人正坐在火堆旁边沉思。

“走，到屋里喝点茶去，”我对他说。

他沒有回答，反而问我：

“明天哪里走？”

我回答说，到切尔尼戈夫卡去，从那儿再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我请他和我一起去。我答应不久之后再到大森林里来，并提出给他报酬……我们两个人都陷入沉思。我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是我觉得心里难受起来。我又开始对他讲述城市生活的方便和舒适。德尔苏默默地听着。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不，谢谢，长官。我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能去。我的在那里干什么？打猎的不能，捕貂的也不能。住在城里，我的很快完蛋。”

“确实如此，”我心里想，“森林里的居民在城市里活不下去。我让他离开他从小走惯的生活道路，是不是件坏事呢？”

德尔苏说完就不做声了。看来，他在考虑以后干什么。后来，他好象回答自己所想的问题似地说：

“明天，我的一直走，”他用手指了指东方说。“走四天，找到刀毕河，然后乌拉河的去，再去伏锦、祖勃-根[35]、大海。我的听说，海边那里东西大大的有，貂的有，鹿的也有。”

我和他坐在火堆旁谈了很久。夜，寂静而寒冷。偶尔掠过一阵微风，吹得柞树上的枯叶沙沙作响。村里的人早都睡了，只有我和同伴们住的那一家还亮着灯。猎戶星座的位置表示，已经是午夜了。最后，我站起来和赫哲人告别，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便睡下了。一股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我同德尔苏相处的时间虽短，却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和他分别，我感到依依不舍。这样想着想着，我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想起的是，德尔苏要离开我们了。喝过茶之后，我谢了谢主人，就出去了。

士兵们早已整装待发，德尔苏也和他们在一起。 57

我一眼看出，他已经做好了远行的准备。背囊装得满满的，腰带系得紧紧的，翁得也穿得利利索索的。

走出德米特罗夫卡约 1 公里，德尔苏停住脚步。令人难过的离别时刻来到了。

“再见吧，德尔苏，”我握握他的手说，“上帝保佑你一切顺利。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再见吧！也许我们以后还会见面。”

德尔苏和士兵们告别之后，又对我点了点头，就向左边的灌木丛走去。我们站在原地，目送着他。离我们 200 米远的地方有一座灌木丛生的小山岗。大约五分钟后，他已走到小山岗跟前。在明

亮的天空的背景上，他的轮廓显得格外清晰。他背着背囊，手里拿着猎枪和架枪用的木叉。这时，灿烂的太阳从山后升起，照亮了赫哲人。他走上山岗，回过头来朝我们挥了挥手，然后就消失在山岗那边了。我的心好象被揪了一下似的。我感到失去了一个亲人。

“他是个好人，”马尔钦科说。

“是的，这种人是少见的，”奥连季耶夫回答。

“再见吧，德尔苏，”我心里想，“你救了我的性命，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黄昏时，我们到达切尔尼戈夫卡，与侦察队会合了。当天晚上，我动身去符拉迪沃斯托克，返回我日常工作的地方。

第七章　启程前的准备和考察队的装备(1906年)

一支新考察队　考察队的成员　驮运队　科学装备　服装　食物　考察者的工作　出发　乌苏里江　什马科夫卡火车站附近的植物　爬虫　啮齿动物　鸟类　旅途　作息时间　乌斯片卡村　刀毕河和乌拉河　沼泽　追蜂寻蜜　蜜蜂和蚂蚁的斗争

四年过去了。这个期间，我的职位有些变动。调到哈巴罗夫斯克[①]之后，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命我组织一支考察队，调查锡霍特山脉和外乌苏里地区奥耳加湾以北的沿海地带，如果时间许可，还要调查乌苏里江和伊曼河上游。Г. И. 格拉纳特曼、阿诺弗里耶夫和 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被任命为我的助手。此外，奉命加入考察队的还有六名西伯利亚士兵（季亚科夫、叶戈罗夫、扎古尔斯基、麦梁、图尔蒂金、鲍奇卡列夫）和四名乌苏里哥萨克(别洛诺日金、埃波夫、穆尔津、科热夫尼科夫)。[②]

---

① 即伯力，下同。——译者

②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回声”印刷所的版本(以下简称“回声版”)中，这一段的文字与内容同本书不一致。该版本本章的第一段是：“‘兹派出考察队于夏、秋期间前往锡霍特山脉及奥耳加湾迤北沿海地带进行考察，如时间允许，可再考察乌苏里江上游及伊曼河流域，为此，我任命东西伯利亚第二十九火枪兵团上尉阿尔谢尼耶夫为考察队队长和领导人，任命该团少尉格拉纳特曼、乌苏里哥萨克师少尉阿诺弗里耶夫及下级准尉工程师麦尔兹利亚科夫协助队长工作。此外，由东西伯利亚第二十四火枪兵团派七名士兵、由乌苏里哥萨克师派四名哥萨克参加考察队。遇有特殊情况，考察队长可以行使营长职权。上述官兵应自本年5月15日起执行此项任务。’这就是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兼军区司令、枢密官、上将工程师 П. ф. 翁捷尔别尔格在1906年5月22日发布的第404号命令。”——译者

除上述正式任命的人员以外，П. К. 鲁特科夫斯基中将（当
59 时任军区参谋长）和植物区系学家 Н. А. 帕利切夫斯基（林务官）也参加了考察队。此行以进行自然和历史方面的考察为目的。① 考察的线路规定如下：乌苏里江——乌拉河——伏锦河，使用 1889 年出版的 1 英吋＝10 俄里② 地图，在沿海地区使用同年出版的 1 英吋＝40 俄里地图。

那时，有关锡霍特山脉中段的各种资料极为贫乏，都是顺便踏勘所得。至于奥耳加湾以北的沿海地带，则仅有一些支离破碎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偶尔到这一带来测量港口、海湾的海军军官们提供的。

考察的准备工作自三月中旬开始，进行了将近两个月。上级特许我从军区所属各部队（工兵和要塞炮兵除外）挑选士兵。因此，进入考察队的人都是好样的，其中大部分是托博尔省和叶尼塞省的西伯利亚人。这一带的人确实有点儿阴郁，不爱交际，可是，他们从小就非常能吃苦。

申请参加考察的士兵很多，我把他们的姓名全部记下来，然后到连长那里去一一查询。城里人和做过买卖的一个也不要。最后，只留下猎人和渔民。挑选士兵时还特别注意，要求每个人都会游泳，并且会一种手艺。

除了士兵，往往还有许多局外人申请加入考察队。这帮“老爷

---

① “回声版”中，这里还有一段，译附于下：

“经费是总督拨给的——三千卢布。考察结束后结算，经费支出情况如下：

1. 建立驮运队用五百零三卢布五十八戈比。
2. 考察费一千零九卢布二十八戈比。
3. 饲料费五百三十四卢布五十二戈比。
4. 人员给养费七百十五卢布三十六戈比。
5. 向导和译员酬金五百四十一卢布七十二戈比。

超支二百十四卢布四十六戈比。”——译者

② 一俄里等于 1.06 公里。——译者

们”把考察看作轻松愉快的郊游。他们根本不懂，这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在他们的想象中，旅行就是马帮、帐篷、篝火、丰盛的野餐和美好的天气等等。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还有雨、“格努斯”[36]、饥饿和其它种种艰难困苦；而这些对于每个远离村落、深入茫茫林海的旅行者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

打算去的人总是很多，可是到集合地点来的却往往只有两三个。没等出发就开始收到这样的来信：“兹因情况变化，不能前往。祝一路平安……”等等。在集合地点还接到同样的电报。最后，终于来了那么两个人。一位打扮得象个假日消遣的猎人，另一位谦逊、严肃认真、事事细心观察。头一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对什么都恶狠狠地加以批评，摆出一副老经验的架式，傲然策马走在队伍前头。当他还不感到闲得无聊，当天气很好，适于旅行的时候，他一直这么走着。不过，只要一掉上几个雨点或者发现了蚊子，他就立即掉转马头往回跑，嘴里不住地咒骂他决定出门旅行的那一天、那个时辰。第二位，也就是我说他“谦逊”的那一位，走路干活都一声不响。不久，大家就和他处惯了。这样的人离开以后，总是令 60
人常常想起他的好处。这次出去考察就是这样：打算去的人很多，而实际动身的只有我前面列出的那些人。

现在需要简单介绍一下，驮运队是怎样建立的。考察队有十二匹马。人要掌握马的习性，马也要习惯跟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事先，应当教会士兵照料马匹、备鞍、使用马具，还应当训练马匹驮货，等等。为此，驮运队全体人员早在出发前约三十天就集中了。

带马绊的后鞧的驮运鞍配置得正合马体，既适于驮货，也适于坐骑。不过，说实在的，考察队的人全都步行，谁也不骑马。鞍架做得特别讲究。鞍桥比较高，左右两扇鞍帮按规格自然下垂，鞍垫用的是优质毡，又厚又软。在这些地方千万不要吝惜财物。应该

记住，准备时稍有疏忽大意，上路后想弥补可就来不及了。马具还包括下列附件：带铁环的结实耐用的马笼头、料口袋和绊绳、打铁工具和钉子、备用马掌（每匹马六个）、放牧时引导马群的头马戴的铃铛。此外，还给每匹马缝制了一顶带护耳的头罩。没有这种头罩保护，马被蚋虫咬得非常痛苦。大群的蚋虫钻进马耳，会把马耳咬出血来。

作驮包用的是帆布袋和行军木箱，木箱外面裹上皮革，刷上油漆。这样的箱子马驮起来很方便，装在船上和雪橇上也很合适，还可以供人坐并当桌子使用。如果箱内的东西不弄乱，不挪动，那么很快就可以记住，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一旦需要某种东西，就知道应该卸哪一匹马上的驮子。

除了马以外，考察队还有两条狗：一条是我的，叫阿利帕，另一条是队上的，叫莱希。莱希是条大猎犬，体形和毛色象狼一样。

考察队的科学装备包括下列器材[37]：什马利卡利杰尔罗盘仪、计步器、秒表、两个无液气压膜盒高度计、沸点测高（温度）表、测量气温和水温的温度计、风速表、地质锤、矿山罗盘仪、卷尺、照相机、笔记本、铅笔和纸张。还有收集昆虫用的木箱、制作标本的工具、
61 压力机、植物阴干纸、罐装甲醛水（福尔马林）等等。

除上述器材外，队里还有不少行军用具，例如：锅、茶壶、斧头、截锯、工兵锹、锡焊烙铁、刨、锉等等。

全体士兵各带一支7.6毫米口径的马枪（无刺刀），枪上系着皮带，可供背挎。每人领三百发子弹，除五十发随身携带外，其余全部运往设在海滨的供应基地。此外，考察队还有两支步枪（毛瑟式和文切斯捷尔式）、一支小口径弗兰科特猎枪和一支扎乌埃尔双铳火枪。

士兵的装备包括下列物品：芬兰刀、腰带式子弹袋、两米长带环的粗绳、装零碎东西（针、线、小钩子、钉子等）的小皮包。装衣服

用的粗麻布口袋随身携带不方便，士兵们钉上两条带子，把口袋改成了背囊。每个考察队员的行李重 12—15 公斤。士兵的夏季服装是：草绿色的衬衫和马裤、单军帽。紧口套袖冬夏必备，夏天用来挡蚊蚋，冬天防止冷风灌进袖筒。为考察队员制作的靴子是土著人穿的那种翁得，这种靴子最适用。不错，它沾水就湿，可是干得很快。此外，还有呢子绑腿，自踝骨裹到膝盖。起初，绑腿打不好，一走就掉，打紧了又勒腿肚子。不过后来呢子拉松了，打绑腿的技术熟练了，不管走多远的路，也不用重绑了。为过冬准备的服装有军大衣、棉袄、毛衣、驼绒马裤、毛袜、风帽、无指手套和毛皮高帽。冬季穿的靴子还是翁得，不过尺码比较大，里面絮上干草，裹上厚包脚布也能穿。

前几年的经验说明，只有夜里睡足觉，白天才能很好地工作。白天的蚊子倒还可以防备，夜里的蚋虫确实无法对付。这些讨厌的小虫子咬得人整夜不能合眼。人们心里十分烦燥，眼巴巴地盼着天亮。我们唯一的防护工具是蚊帐，这是用透风的白纱布做的。架蚊帐时，先要穿上横竿，然后再把帐顶角上的环子挂到树上，这样蚊帐就撑开了，象一顶纱罩似的，人在里面能躺、能坐、还能工作。下雨的时候，再在蚊帐上面撑一顶人字形的帆布伞。每人都 62
有几张作褥子用的薄毡，毡褥背面包着一层防水的油布，蚊帐四周的边沿就掖在毡褥下面。这样，蚊帐不仅能给人遮雨、挡冷风，还可以挡那些讨厌的小虫子。从事科学工作的考察队员每人有一顶特制的蚊帐。士兵们两人合用一顶，因此他们的蚊帐比较大。秋天，夜里渐渐冷了，小虫子也随之绝迹。我们用蚊帐支起一面坡顶的帐篷，前面生起一排篝火，又暖和又亮堂。

现在再来介绍一下有关食物的情况。食物储备总量预计可供考察队六个月食用，品种有：面粉、饼干、大米、小米、出口油、压缩干青菜、盐、胡椒、豌豆粉、浓缩酸果原汁、糖和茶叶。

食物箱提前运往供应基地，卸在大柞树河河口、捷丘贺河河口、吉基特湾和捷尔内伊港。如卸货地点附近住有中国人，就把食物箱寄存在他们的房子里；如岸上荒无人迹，则把食物箱垛起来，盖上防雨布，并在这个地方竖上标竿。

面包干只宜在气候干燥的秋天和冬天携带。夏天，面包干大量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外面防雨布盖得越严密，它坏得越快。肉粉也是这样。一罐肉粉打开二十四小时之后，就起小团，再放一昼夜，便开始长毛，发出霉味。我们把肉切成薄片，烘干。不错，干肉片体积大，占地方多，也会发霉，但是毕竟还可以食用。这种肉在下锅之前必须先用火燎净；外面发霉的一层肉燎去之后，里面的肉变软，就可以吃了。蛋白粉和巧克力是紧急备用品，用特制的锌盒装运，以供万一绝粮时食用。白面比这些食品容易保存。只要把每袋面粉用水浸一下即可。水钻进面袋，与面粉掺合成为浆糊，有一指厚。浆糊干燥后结成硬壳，防潮绝对有效；同时，面袋变硬，也不会破裂。

考察队有一个配备齐全的行军药箱和一套外科医疗器械（剃刀、剪刀、镊子、手术刀、针、丝缝线、持针器、耳药喷射器、洗眼杯、普拉瓦茨注射器），还有大量包扎材料。

5月12日，一切准备就绪。15日，驮运队全部人马沿铁路线出发。16日，其余的考察队员也乘火车离开了哈巴罗夫斯克。

63 集合地点定在什马科夫卡火车站，火车越乌苏里江南行，不远便是。

对考察者提出的要求有下列几项：他应该具有组织考察的能力并在出发前事先就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应善于搜集标本；会记日记；知道该注意些什么，即会去粗取精；会妥善运送搜集品并会整理加工所收集的材料。

什么叫做考察？考察者的工作有哪些？可惜，不能靠写本手

册之类的东西来回答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考察者本人和他从事这项工作的素养。

第一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出发考察去了。临行前夕，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应当仔仔细细全面考虑一番，想想是否忘记了什么。还要拍电报、收拾自己的东西、打电话通知某些人，等等。整整一天在城里东奔西跑，进见上司，作最后的安排。晚上写信。夜里几乎不能入睡，心里老是惦记着：事情都办完了吗？东西带齐全了吗？第二天，刚一亮就起床。在车站售票处又忙了一阵。终于，车站的钟声铛铛地响了，汽笛一响，火车开动了。这时才感到，肩上的千斤重担骤然落下，一切烦恼都摆脱掉了。今后整整一年将远离部、局、处这样的环境，整整一年不和公文、电话打交道。想到这里，心绪特别镇定，感到无拘无束；干起工作来也兴致勃勃的，自己也奇怪，精力为什么这样充沛。

我们有一节专用车厢，挂在列车的末尾。没有人挤我们，因此，我们在火车上如同在家里一样。白天，大家亲切交谈，看地图、筹划未来的工作。

天阴沉沉的，雨不停地下着。铁路两旁，大沼泽连绵不断，沼泽中积满了水，水面上露出塔头墩子和枯萎的草木。树木、电线杆、土沟从车窗外面掠过。这种景色十分单调乏味。白天过得很慢，而且无聊。黄昏终于来临，车厢里点起了蜡烛。

临行前几天，大家忙得疲惫不堪，现在一面被颠簸的车厢轻轻地摇荡着，一面听着车轮有节奏的声音，不久便入睡了。

第二天，我们到达什马科夫卡车站。这里是我们的集合地点，又是考察的起点。夜里雨就停了，天气开始放晴。现在，阳光灿 64
烂。湿漉漉的树叶闪闪发光，象涂上一层油漆似的。地上冒着热气……。士兵们前来迎接我们，给我们指引住处。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用来清理物品，装驮包。

第二天，即5月18日，由士兵们自己支配。他们改制翁得、缝护膝、整理子弹袋，总之，最后再准备一次行装。乍一开始，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在这种时候个人的经验特别重要。最要紧的是把大事办好，不出差错，小事容易解决。

趁这天有空，我和П. К. 鲁特科夫斯基一起出去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一带乌苏里江曲折蜿蜒。如果把这段江身拉直画在图上，长度恐怕要增加一倍。这一带支流并不算多，由于河曲使江身成为花边形状。

乌苏里地区几乎所有的河流在通过纵谷时，河床都相当平直，然而，一从山地流入低洼的平原，便开始形成河曲[38]。这种现象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到奇怪，还有一个原因：河岸的结构，到处一模一样：草甸土下面是薄薄的一层黑土，黑土下面是砂壤土，再往下是厚厚的淤泥和卵石互层。不过我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下面的理由来解释：在山地，河流的偏斜度有限。由于溪线[39]急剧下降，河水流动迅速，遇到挡流物，便立即冲刷掉，保持了河床的纵直度。在这里，河流起着锯子和锉刀的作用。但是到了平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河水的流速锐减，深度比较平均，河岸极少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点小小的障碍便可以使河水改变流向。譬如说，某个地方偶然积起一堆粘土或卵石，而旁边是松软的细沙，河水流到这里，就会形成曲流。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曲流”极不固定，每次洪水过后，都有变化。河水夹带泥沙淤塞了原来的河床，改变流向，又形成新的曲流。老河床的河口常常被堵塞，形成长长的死河汊，象我们目前在乌苏里江畔看到的那样。河流的冲积物中含有大量粘土，这就是河谷沼泽化的原因。

1906年夏季，雨水很多。低地上到处是水。如果没有树木露

出水面，人们会把它当作湖泊。自下米哈伊洛夫斯基村至卡巴尔加河，乌苏里江右岸沼泽绵延。向上至下罗曼诺夫斯科耶村（乌斯片卡），江两岸都有沼泽，但左岸更多。这一带的平原上有两座山丘，上面有过去的三角测量标志：北山(高 370 米)叫做麦德维日 65
亚山，南山(高 250 米)还保留着原来的中国名称，叫作汉德顶子寺[40]。这两座山中间是什马科夫卡泉。麦德维日亚山的东北部从前大概曾与第二顶子[41] 山脉相连，但是后来被乌苏里江隔断了。

乌苏里江沿岸的沼泽中有许多土壤肥沃的鬃岗*，农民利用这些地方种庄稼。乌苏里江以东 5 公里处开始展现山峦。十年前，这些山上林木丛生，可是现在已经毫无踪影了。我们在乌苏里江河谷里看到的那些植物不能称做森林，不过是些不象样的小树丛，其中主要有椴、黑桦、白桦和正在变成半灌木的赤杨丛、柳丛，以及象胡枝子一样树杈四伸的灌木丛。

发黑的树干、烧焦的树墩、沒有蘖枝的现象说明，这里常常发生火灾。这种事情在铁路附近是难免的。

显花植物非常单调，好象这里根本不存在生态群落似的。整片整片地上看到的，或只长艾蒿、或只长白车轴草、或只长芦苇、或只长鸢尾草、或只长铃兰，等等。

由于四周都非常潮湿，鬃岗就成了各种小动物栖息的场所。我在一道鬃岗上见到过两条赤练蛇和一条蝮蛇。在另一道鬃岗上，好象赴约会似的聚集着啮齿动物和食虫动物：红背鼹、根田鼠和小鼩鼱。

路旁有一个大水坑，坑边栖着几只灰椋鸟。这些爱叫的鸟现在不做声了；它们跳进水里洗澡，使劲用翅膀往自己身上撩水。在耕地附近有赤胸鸦，它们在小路上跳来跳去，人走到跟前也不躲

---

* 被水淹没的平原上的高地，当地人称为“鬃岗”。

开。但是，狗一跑近，它们便唰的一声飞起，落在附近的灌木和大树的枝条上。在林边我还看见一只灰色的小鸟。П. К. 鲁特科夫斯基开枪把它打死了。原来这是一只红角鸮，中国人称为“鹞”。据说这种鸟能把挖参人从长人参的地方引开。

几只蓝灰色的红脚隼正在追捕昆虫，它们在空中飞来飞去，转着急弯。还有一些鸟栖在塔头墩子上，冷漠地望着旁边走过的行人。

66

我们返回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温暖的春夜充满了各种声音。沼泽地传出阵阵蛙鸣，村子里的狗汪汪地叫着，野外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清脆的铃声。

明天就要出发，前面有一番事业正等待着我们呢！

考察队员之间作了如下的分工：Г. И. 格拉纳特曼掌管财物并供应饲料。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完成主要路线以外的任务。风土人情的研究和线路测量工作由我自己担任。Н. А. 帕利切夫斯基直接到奥耳加湾去，在那里等待考察队，他决定利用这个时间采集植物，然后随队伍北上，在沿海地带进行考察。

旅途作息时间如下：值勤司务长（由队员推选，任期两周）最先起身。他熬粥、烧茶，做好早饭之后，叫醒大家。早晨的准备工作约占一个小时。大约在七—八点钟出发。快到中午的时候大休息。这时卸下鞍驮，放一次马。每天早晚做两顿饭，白天休息的时候喝茶、吃面包干或者头一天晚上烙的白面饼。下午一点钟出发，继续前进，一直走到四点钟左右为止。

一天之内，我们能走 15—25 公里，这要看地势、天气和路上的工作情况怎样。宿营地总是选在小河旁边。在做饭和搭帐篷的时候，我就把走过的路线画好。这时我的助手晾晒植物标本、做鸟类标本、把昆虫装进虫箱、给地质材料编号。下午五点钟，午饭和晚饭合在一起吃。饭后，我带着猎枪去观察周围一带地方。有时走

得很远，黄昏前赶不回来，半路上天就黑了。月夜里在森林中赶路每次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晚上九点钟，我们喝最后一次茶。然后士兵们各自去干自己的活：擦枪、缝补衣服和靴子、修理马鞍……。这时，我把自己的见闻写入日记。

旅途中是不会闲得无聊的。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只能勉强走到宿营地。这时会感到，帐篷、篝火、暖和的被窝是人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旅馆都比不上。赶快喝点热茶，钻进自己的睡袋，睡上一个只有疲倦的人才能有的香甜觉。 67

我们天天走路。有时，因为马生病了，鞍子坏了，或者有其它原因，才停下来休息一天。如果周围的地方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便在这里停两天，或者再多停几天。经验证明，冒着大雨走路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走不多远，人马就累了、鞍子坏了、图囊湿了，等等。结果，雨天走路，晴天反而要坐在帐篷里整理资料、写日记、作计算，总之，做前些时候因故未完成的工作。

出发的那一天，即 5 月 19 日，我们都起得很早，但动身的时候，已经不早了。这是很自然的事。第一次准备上路总要多花点时间。以后，大家就会逐渐习惯旅途生活的规律，每个人都认识自己的马，自己的行李，知道自己应该有哪些东西，先装什么、后装什么、路上需要什么东西、宿营需要什么东西。

第一天，考察队出发的时候，全体人员都精神抖擞，兴致勃勃。

阳光普照，天气炎热。晴空万里，没有一丝云彩。然而，空气使人感到有些过于潮湿。

什马科夫卡和乌斯片卡村之间的土路泥泞不堪，这条路开在汉德顶子寺山的山坡上。路上的桥梁都已被春天的野火烧光。小河现在成了奔腾的急流，渡过这些急流，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高地上的植物和铁路附近的完全一样，还是椴树、柞树、桦树杂生的疏林。

四周是茫茫的荒原，这种疏林也就算是茂密的森林了。

下午三点钟，我们这支队伍渐渐走近乌苏里江。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初次上路。驮马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远，驮鞍常常滑下来，肚带常常散开，人也常常停住脚步，整理靴子。经常出门旅行的人都知道，这是正常现象。后来，这类事就会日益减少，一切逐渐走上正轨，顺利行进，不再耽搁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长途旅行，头几天千万不要急于赶路。相反，应当少走路，多休息。等大家都适应之后，不用催促，人马自然而然就走快了。

考察队进入乌斯片卡是件轰动全村的大事。小孩子停止玩耍，纷纷跑到大门外面观看；窗口上露出妇女们惊慌的面孔；农民放下活计，久久地注视着从他们旁边走过的队伍。

乌斯片卡村座落在乌苏里江左岸的高阶地上，建于 1891 年，现在约有一百八十戶人家。

当时正值假期，所以把我们安排在小学校住。马匹拴在院子里，所有的行李和鞍具全堆在棚子里。

晚上，来了一些农民，他们都是当地的老住戶。他们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讲路该怎么走，还出了一些主意。

第二天，我们继续前进。顺着村外的道路径直来到乌苏里江畔。大水淹沒了整个河谷，高地露出水面，象岛屿一样。在这片大水中，流急，两旁有树的地方便是河床。在水位正常的情况下，乌苏里江宽约 200 米，深约 4 米，流速每小时 3.5 公里。伴送我们的农民说，每年发大水的时候，这个村子和邻近各村之间的路就不通了，他们只能撑着船到邻村去。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沿着江岸上行，找到江水归槽的地方，试试看能不能带着马匹泅渡过去。

早晨起来的时候，天阴得象要下雨的样子。可是到了十点钟

就转晴了。这时，我们看见了所要寻找的地方。它离我们约有5公里远。在那里，所有的岔流全部归入河槽。干燥的鬃岗很多，因此可以走近江边。不过，先要绕过沼泽，在卡巴尔加山附近下到河谷里去。

马已经合群，不再尥蹶子、咬架了。只要牵着头马，其余的马匹就自动地随着它走。士兵们轮流跟在马匹后面，赶一赶离队或掉队的马。

走到卡巴尔加山附近，我们向东拐，朝着江对岸石头河河口旁边的后店[42]房子走去。我们沿着一道道鬃岗，绕过沼泽前进，不久就到了江边的树林子里。我们的运气真不错，碰巧中国人有条船。它虽然漏得象筛子一样，可是毕竟是条船，用它来渡河就省事多了。修船用去将近一个小时。我们用麻把船上的缝隙草草堵塞了一下，用钉子把船板钉上，没有桨架，我们就钉了两个木桩，拴上绳套来代替。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就开始渡江。先运鞍驮，然后运人，最后运马匹。它们自己不肯下水，需要一个人带领它们渡江。69
哥萨克科热夫尼科夫主动承担了这项危险工作。他把衣服脱光，骑上一匹最快的白马，勇敢地走下河去。士兵们立刻把其余的马匹全部赶进河里，跟着他前进。科热夫尼科夫骑的马刚从河底浮起，他便翻身下马，一只手抓住马鬃，和它并肩在水里游起来。后面的马也跟着他们游。从岸上可以看见，科热夫尼科夫怎样抚摩马颈，鼓励它前进。马一边游，一边打着响鼻，张大鼻孔龇着牙换气。尽管水流不住地把它们往下冲，马向前游得仍然相当快。

科热夫尼科夫能否带着马匹游到目的地呢？

向下去，岸边生长着灌木和乔木。江岸愈来愈陡峭，积满了风倒木。过了十分钟，科热夫尼科夫的马踩到河底，水面上陆续露出了它的肩、背、臀部和腿。水顺着马鬃和马尾直淌。哥萨克立即上马，骑着它走到岸上。

马有的壮，有的弱。壮马游得快，弱马游得慢。因此，马群下河之后，自然渐渐拉大了距离，有前有后，相隔甚远。科热夫尼科夫骑的马已经到达对岸，最后一匹马还在江心。水流眼看要把它冲走，它使出全身的力量拚命挣扎，顶着水流向上游，但是却被冲得越来越远。科热夫尼科夫看到了这种情景，等其它的马都上岸之后，他便飞快地沿着江岸向下游跑去，选了一块没有风倒木的地方，穿过灌木丛，站在江心那匹马能够看到的地方，对着它大声呼唤起来；但是他的声音被哗哗的水声淹没了。这时，科热夫尼科夫骑过的那匹白马紧张地竖起耳朵，高高地抬起头，望着江水。一声震耳的嘶鸣骤然掠过江面，正在江心挣扎的马听见这阵叫声，调过头来，向科热夫尼科夫游去。过了几分钟，它也上岸了。等它喘过气来之后，哥萨克给它戴上笼头，把它牵到马群里去。这时，船也把剩下的人和他们的行李全部运过江来。

在后店房子附近渡过乌苏里江之后，考察队沿石头河[43]上行，尽量绕过沼泽，争取早些到达山区。

石头河是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长约50公里。支流大部分在左岸。石头河本身是一条很小的小河，但是，在离乌苏里江不到3公里的地方却变成了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

刀毕河和乌拉河在这里合流（格林威治经线东经133°34′，北纬44°58′——据加莫夫测定）。这里也正是乌苏里江的起点。由
70 此向下至松阿察河，有两条小河自右岸注入乌苏里江，一条是基尔马必拉，另一条是库尔马必拉。

乌拉河有一段由南向北流，河源在大尖山，这座山有通向苏昌河和勒富河的山口。乌拉河上游由三条河汇合而成，这三条河是头道沟[44]、二道沟[45]、三道沟[46]。再往下去，乌拉河先后纳入许多支流：右岸有四道沟[47]、旱泥河子[48]、阳进沟[49]、朝阳沟子[50]；左岸有蛤蟆河子[51]、刀毕河子[52]、石头河和五个顶子[53]。刀毕河长250余公里，

深 1.5—1.8 米，流速每小时约 5 公里。

乌拉河有一段自南向北流，但是，在林大炮房子所在的高地上急折向西。乌拉河的河水在这里流入刀毕河时，水势很猛，刀毕河的河水被冲向左岸，结果，乌拉河河口对面便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河湾。这条河湾、两条河（刀毕河和乌拉河）和乌苏里江恰好构成一个十字。洪水泛滥时，大量的水向这里汇集，淹没乌苏里江河谷的水，就是从这里来的。自乌拉河向西拐弯的地方至上述石头河下游的运河之间，沼泽中有一连串小湖泊与乌苏里江平行。这串湖泊和石头河运河就是乌拉河的故道。乌拉河和刀毕河从前汇合的地方比现在更靠近下游。

一踏上硬道，人和马走得更起劲了。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个旧教徒村，村里有二十五戶人家。天色尚早，因此决定不在这里停留。我们沿石头河继续前进。左面是森林，右面是汪着水的草甸子。路上还要再过一条小河。这条小河流经的河谷十分狭窄，布满沼泽。人可以踩着塔头墩子走过，马匹就困难了。看着它们，眞觉得可怜：一陷下去，就是齐肚子那么深，常常跌倒。有的马陷在里面出不来，只好把鞍驮卸下来抬过去。

当最后一匹马过完沼泽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们又走了不多远，便在一条清澈的溪水旁边宿营。

晚上，士兵和哥萨克们围坐在篝火旁边唱歌。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架手风琴。看他们脸上那种无忧无虑的神情，谁也不会相信，仅仅两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在沼泽地里挣扎，又苦又累。看来，他们完全将明天置之度外，一心一意享受现在的快乐。旁边还有一堆篝火，一些人在那里查阅地图，讨论今后的路线。 71

第二天定为休息日。需要把东西晒一晒，擦擦鞍具，让马匹歇一歇。士兵们从清晨就开始干活。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谁的什么东西有毛病，该修理什么。

今天我们偶然看到，哥萨克是怎样追蜂寻蜜的。当我们喝茶的时候，有一个哥萨克端起一只有点儿剩蜜的杯子。这时宿营地上立刻出现了蜜蜂，一只、两只、三只，一连飞来了好几只。一些蜜蜂飞来，另一些带着蜜匆匆飞走，然后又回来采蜜。这时，哥萨克穆尔津动身去寻找蜂蜜。他先看准蜜蜂飞去的方向，然后面对这一方向站住，手里端着带蜜的杯子。过一会儿，飞来了一只蜜蜂，当它往回飞的时候，穆尔津盯着看它的去向，一直到看不见它为止。

然后，他就走到这只蜜蜂飞不见的地方，等待第二只蜜蜂，然后再向前走，等待第三只蜂……。这样，他慢慢地，但是准确地朝着蜂巢走去。给他带路的是蜜蜂自己。这样追蜂寻蜜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哪！

过了约摸一个半小时，穆尔津回来说，蜜蜂已经找到，他在蜂巢旁边看到的情景促使他赶快回来叫伙伴们去看看。蜜蜂正在和蚂蚁斗爭呢！我们马上动身，带着锯子、斧头、锅和火柴。穆尔津在前面引路。不久，我们看见一棵斜长的大椴树。倾斜度为45°。蜜蜂绕着它飞来飞去。一窝蜂差不多都在外面。蜂巢的入口（出入口）靠近树根。向阳面的树根盘绕交错，形成平坡。一大群蜜蜂聚集在蜂巢的入口处。另一大群黑蚂蚁密密麻麻聚集在蜜蜂对面。看着这两队仇敌相持不下的对垒非常有意思。兵蚁在边上爬来爬去。蜜蜂自上而下对他们进行袭击。这时，兵蚁腹部顶地，张大蚁夹，疯狂地自卫。蚂蚁有时绕过去，从后面袭击蜜蜂，但是被空中巡逻的蜂子发现了，于是，一群蜜蜂飞来，切断了蚂蚁的道路。

我们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场斗爭。究竟谁战胜谁呢？蚂蚁能钻进蜂巢里去吗？谁先让步？也许太阳一落，它们就散了，早晨再开始斗爭；也许，蜜蜂被包围已经不止一天了。

如果不是哥萨克前来为蜜蜂助战，谁也不知道，这场斗爭究竟
72 怎样结束。哥萨克把水烧开，往蚂蚁堆上浇。蚂蚁抽搐着、乱爬

着、成千上万地死在地上。蜜蜂也紧张极了。这时，有一个人失手把开水浇到蜜蜂身上。刹那间，蜜蜂嗡地一声全飞起来了。看哥萨克们跑得那个快呀。蜜蜂追上他们就螫他们的后脑勺、脖子。倾刻间，椴树旁边一个人影也沒有了。人们躲得远远的，又是骂，又是笑，说俏皮话挖苦别人。突然，他们惊恐万状地一边挥手赶蜜蜂，一边向更远的地方逃跑。

我们决定不再去打扰蜜蜂了。天黑之前，两个哥萨克又到蜂巢那边去了一趟。可是巢和蜂都不见了，全被熊抢光了。我们猎取野蜜的长征就此以失败告终。

25日夜里下大雨，直到26日黎明前才停。早晨天阴，黑沉沉的乌云在低空蠕动，云幕笼罩着山顶，看来，还要下雨。

走远路不分天气好坏。今天淋湿了，明天干了，然后又淋湿了，经常如此。如果一下雨就待着不走，那么一个夏天也走不了多少路。我们决定碰碰运气。结果，做得很对。上午十点钟左右可以看出天晴的迹象。实际上，一天之内天气变了几次：时而出太阳，时而下雨。路上的地皮刚干，又湿了，又出现了水洼。

渡过石头河以后，我们走到克雷洛夫卡村，村里有六十六戶人家。再往前走是麦日戈尔纳亚村（有十七戶人家），这个村子穷得很，我们在这里连四公斤粮食都买不到。农民们唉声叹气，抱怨命运不济，最近一场洪水把他们吓坏了。

73

第八章　溯乌苏里江而上

东北兎　　尤科米克氏族的赫哲人　　烟雾　　变天
棕黑锦蛇　　雷阵雨　　弯沟河　　扎戈尔纳亚村
旧教徒帕纳切夫

考察队的下一段路程是通过山区。路上，我们要经受另一次考验：必须穿越五条遍地沼泽的宽沟[54]。第一条宽沟出村就是，最后一条，也是最大的一条，离乌拉河不远。农民自己开辟的道路既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桥梁，更没有任何铺垫物，泥泞难行。哥萨克们曾试图从荒地上把马匹牵过去，但结果更糟。为了把沼泽里松软的烂泥垫硬，士兵们砍下柳条，扔到马蹄下。这样做对人过沼泽有些好处，但是对马却毫无裨益。这种不禁踩的铺垫物对马匹只能起欺骗作用，它们踩上去，常常失蹄摔倒。不得已，只好把东西重新卸下来，由人背。最后总算走过了这些沼泽。

按照农民讲的情况，再往前走该是森林了。考察队走上硬道之后，停下来稍事休息。

这时，突然从灌木丛里跳出一只兎子。人们一齐跑去追它。
74 想不到考察队竟忙乱成这个样子。有的人吹口哨，有的人大喊大叫，还有的人朝着逃跑的兎子扔木棍，扔石头，扔一切能够抓到手的东西。不幸的小动物东跑西窜，想躲进灌木丛里。正当它跑近灌木丛的时候，扎古尔斯基对准它放了一枪。子弹刚好射进兎子头前面的泥土里。小动物给震昏了。这时，另外一名士兵跑上去，

把它抓住。它挣扎一下，吱吱地叫了几声，然后两耳紧贴脊背，屏息不动了。可怜的小东西已经吓得半死。双瓣上唇紧张地嚅动着，心脏嘣嘣直跳。它趴在图尔蒂金手里不断地东张西望。

这只兎子很小，灰褐色，毛色冬夏一样。在阿穆尔河① 沿岸地区，这种兎分布在乌苏里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和沿海地区，直到别尔金角。除了这种兎以外，乌苏里地区还有一种雪兎和一种黑兎。黑兎至今未见有人描述。这种纯黑色的兎子很少见。有可能，它们只是雪兎的黑色变种而已。不是也存在着褐狐、黑狼，甚至黑色的灰兎吗？

这只兎子给考察队增添了一股活跃气氛。雨水、沼泽、疲劳，全都忘掉了。士兵们喧嚷着，争着讲谁先看见这只兎子，怎样看见的，兎子怎么跑，又怎样抓到它的。别的动物绝不会引起这么多的话题。人们聚集在图尔蒂金身旁。每个人都止不住要对小动物表示一下自己的关注：摩挲摩挲兎背，拽拽短尾巴，还有人用烟卷触触兎鼻子或者揪揪它的耳朵。说不清士兵们给这只兎子起了多少绰号，说了多少俏皮话，又是多么不厌其烦地讲着是怎样把它抓到的。不论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或者阿穆尔土著，都用“兎子”这个词奚落那些胆小怕事、由于恐惧而做出种种蠢事的人。

准备驮马的命令下达之后，士兵们才忙起正事。他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兎子放掉。小兎子一到地上，撒腿就跑。人们对它打着唿哨，叫喊着。直到它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喧笑声才停止。

马匹上好鞍驮之后，队伍继续前进。现在小路转到山坡上，绕过山泉，逐渐爬上山口。槭树、椴树和黑桦树林代替了稀疏的柞树林。有的地方还偶尔出现一两棵红松、尖顶的云杉或冷杉。

---

① 即黑龙江。——译者

约摸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山口。在这里的一棵大柞
75 树下，有一座用扁石砌的小庙。这是中国猎人和挖参人盖的。庙的正面挂着一块破旧的红布，上面用汉字写着“山林之主”，即“供奉山林的统治者”(老虎)。

站在山口顶上眺望，眼前展现出乌拉河壮丽的景色。太阳刚刚落山。天上的积云和远处的山岭披着一层柔和的霞光。路右侧，河流蜿蜒，象一条银白色的带子。远处的房屋隐约可见。炊烟不是升向空中，而是铺在地面上，似乎停在那里一动不动。附近可以看到一个不大的湖泊。我们决定在湖边宿营。

同往常一样，篝火旁起初总是很热闹，谈话声、玩笑声不断。后来便逐渐沉寂下来。吃过晚饭，士兵们躺下睡觉，而我们还久久坐在火堆旁，交换最近几天来的观感，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夜晚异常寂静。可以听见马匹在草地上啮草的声音、山里雕鸮的叫声以及沼泽地里鼓噪不停的蛙鸣。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出发也很早。昨天我们在山口上望见的房子原来是赫哲人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带子[55]，汉语的意思是“山中小溪”。在这里居住的赫哲人属于尤科米克氏族，天花流行险些使他们遭到灭族之灾。他们原来聚居在阿穆尔河畔现今的哈巴罗夫斯克一带。

由于俄罗斯人的迫害，他们迁到了乌苏里江，但是在那里又受到哥萨克的压迫，只好转移到乌拉河来。现在他们只剩下十二个人了，其中有三个男人、五个女人和四个儿童。

男人全是汉人装束：蓝布短袄和蓝布裤子。女人的服装较多地保留了民族特色，衣襟和下摆镶着花边，身上挂着丁当作响的饰物。肮脏的孩子们从房子里跑出来，惊慌地瞧着我们。他们的皮肤很难说是什么颜色，既有太阳晒黑的颜色，也有烟熏的黑色和污垢。成年赫哲人虽然能说本族语，但是他们却宁愿用汉语交谈。至

于孩子们，却连一句赫哲话也不懂。

参观过这里的房子之后，考察队继续前进。小路现在紧贴山脚蜿蜒。这里正是乌拉河改变东西流向，折向西北的地方。它在这里的宽度为 170 米，平均流速每小时 5 公里。值得提到的支流有我们已经知道的石头河，还有中带子、夹皮沟[56]、纳恩图河[57]、王八河子[58] 和伏锦河[59]，这六条河在右面，左面有黄泥河子[60]和弯沟。

离开赫哲人住的房舍之后，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沿乌拉河左岸绕向纳恩图河，另一条走向东南，从黄泥河子山和一个顶子山旁 76
边经过。我们选择了后一条路。决定全部重物都由赫哲人逆乌拉河而上撑船运送。我们自己则横渡乌拉河，沿黄泥河子河河谷到扎戈尔纳亚村去，再从那里携带轻便物品直奔科克沙罗夫卡村。

当天中午的天气预示，第二天将要下雨。乌苏里地区有一种干雾，常常是坏天气的预兆。起干雾的种种迹象在头一天傍晚就显露出来。第二天早晨，干雾就变得相当浓了，而到中午，甚至在身边也能看到它了。如果观察者事先记住了远山的轮廓，那么这时还可以辨认出来。看起来，仿佛空气中充满了烟尘。天空微微发白，黄色的太阳周围现出晕圈。蛛网似的层云呈暗灰色。忽然，空气清新透明，远山变成了深蓝色，显得极其阴沉。我们只能根据越来越浓的暮色推断，太阳这时已经落山。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物都停止了活动，躲藏起来了。只有青蛙好象为这种坏天气感到高兴，比赛似地叫个不停。

晚上开始落雨。

渡过乌苏里江之后，我们沿石头河上行，不久拐了一个急弯，朝乌拉河走去。乌拉河和刀毕河的汇合口就是乌苏里江的起点。

我们原以为雨会在第二天早晨停止。但是，我们估计错了。黎明时，雨下得更大了。为了不让篝火被雨水浇灭，只好多加木柴；但是火势仍然不旺，不断冒浓烟。人们都钻进蚊帐里不出来。

时间过得真慢哪！

在乌苏里地区，降雨面积总是很大，延续时间很长。常常是几个流域，有时甚至是整个地区同时下雨。因此，洪水时常泛滥。

德尔苏有个经验，落雨时如果山腰出现云雾，而且云雾停着一动不动，那末雨很快就会停止。但是如果云雾迅速移动，那么雨就会下个不停，而且很可能出现“台风”[61]。

雨在日出之前停了。但是河水开始上涨，必须赶快渡河。这时，赫哲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迅速地、毫不耽搁地把我们的全部重物都运到对岸。一匹弱马由船上的人牵着辔绳引渡过河，其余的马匹则自己泅到了对岸。

大约在早晨八点钟，阳光穿过乌云，闪耀在云雾之间，给它们
77 染上一层金灿灿的颜色。这幅景象把我的思路引向遥远的古代，那时在炎热的地表上回荡着混混沌沌的蒸气。

云雾终于开始消散。由于阴雨连绵而显得死气沉沉的大自然苏醒了。云雀又在啼啭，各种昆虫也相继出现。

小船离岸后，我们也动身上路了。现在右面是山峦，左面是河水。沼泽地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仍然没能摆脱潮气的侵袭。最近这几场雨下过之后，大地饱含水分，溪流溢出河岸，在河谷里到处泛滥。

马匹由于某种原因在路上耽搁了一下，落在后面，我们远远地超过了它们。林边有一座坍塌的破房子。我们在附近的石头上坐下来，等待后面的马匹。突然一条黑乎乎的长东西在旁边闪动了一下。这是一条大蛇。它在草丛里迅速地滑行，向灌木丛爬去。士兵们在它旁边跑着，但是不敢太接近它。蛇大得吓人。一转眼，它爬到一根倒木跟前，钻进去不见了。那是一截长约4米、直径15厘米的树干，树心已经腐朽。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抓起木棍朝树心里捅去。里面立即传出一阵嗡嗡声，接着，飞出来一些熊蜂。这

说明，树心里有蜂巢。但是蛇跑到哪儿去了呢？莫非钻进蜂巢里去了？为什么蛇钻进去，蜂子一声不响，而我们用棍子一捅，蜂子却立刻嗡嗡地乱飞呢？这一点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士兵们动手劈树干。木头已经朽了，很快就劈开了。我们在树心里看见了那条蛇。它慢慢地蠕动着，使劲往泥灰岩缝里钻。可是没能逃掉。哥萨克别洛诺日金用斧头剁下了它的头。接着整条蛇都被拖了出来。原来这是一条棕黑锦蛇[62]，长 1.9 米，直径 6 厘米。

树干的空心上部很狭窄，但是靠近根部稍宽一些。那里有鸟毛、小块兽皮、碎干草和蛇蜕，说明蛇洞就在这里。而离洞口不远，稍稍靠边的地方有一个熊蜂的蜂巢。

蛇每次进出蛇洞都要经过蜂巢。显然，它们已经相安而居，互不干扰了。

士兵们兴致勃勃地观察死蛇。

“它肚子里有东西！”别洛诺日金说。

确实，蛇的腹部鼓得很粗。看看这种大爬虫吃些什么，也是挺有意思的。

蛇腹里竟有一只相当大的长喙鹬，这使我们十分惊异。它怎 78
么能够囫囵吞下这样一只鸟而没有噎死呢？！

据赫哲人讲，乌苏里地区的蛇一般都很会捕捉飞禽。它先高高地爬到树上，等鸟归巢之后，便对它进行突然袭击。如果鸟窝筑在树窟窿里，那么蛇就更容易捉到它们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象这只既能跑又能飞的长喙鹬，蛇是怎么抓到的呢？鸟喙那么长，蛇吞食时，不是很费劲吗？！

“赶快走吧，雷雨就要来了。”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望望天空说。

话音未落，远处就传来了一声闷雷。

我们只顾抓蛇，没有注意天气。这时乌云已遮住太阳。地上

立刻变得阴暗起来。人们赶快去牵马，马匹正在路边安静地吃草。伴送我们的赫哲人说，离这里不远有两所中国房子，可以到那里去避雨。

乌云移动得很快。云头呈灰白色，很象在翻滚。旁边的云朵也跑得很快，似乎在和乌云比赛。

我们没能躲过这场雷雨。刚刚动身，雨就下起来了。开始，稀稀拉拉地掉了几个雨点，接着大雨倾盆而下。

一般说来，这种雷雨只下一阵子。但是在乌苏里地区情况就不同了。这里，雷阵雨之后常常阴雨连绵。现在就是这样。雷雨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并不出太阳。整个天空被层层乌云遮蔽着，不停地下着毛毛细雨。现在再急急忙忙地朝房子那里跑已经没有意义了。不仅人，就连牲口也明白这一点。

中国房子在河汊对岸。到那里去必须绕很大一个弯。因此，我们决定径直朝前走，到旧教徒村去。

弯沟河河谷两边的山峦不高，大都呈圆锥状。山和山之间有很深的峡谷。阳光明媚时，这里的风景可能很优美，但是现在却并不给人好感。

天气转晴是没有希望了。除了下雨之外，又开始刮风，还起了雾。雾时而盘绕山巅，时而降入河谷，时而又突然升起，这时，雨也随着下得更大了。

弯沟河不大，宽 4—6 米，深 40—60 厘米。不过，现在河水泛滥，看起来十分可怕。河水流进了森林。人在水淹的地方走倒没
79 有什么特殊的困难，但是马匹却受罪了。它们只能盲目地前进，常常跌进深坑。

森林总算走完了。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林中旷地。扎戈尔纳亚村坐落在旷地另一端的山脚下。可是要走到那里却不容易。旧教徒们在河上搭的桥已被冲垮，我们修桥花了两个多小时。谁也顾

不上下雨的事，大家都在这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冷水澡。

最后，这个障碍总算排除了，我们进了村子。全村共有八戶人家，村子既清洁又整齐。木屋造得很结实。看得出来，旧教徒们盖这些房子的时候毫不草率从事，干起活来准是象俗话说的那样：不受鞭子赶，只凭良心催。在一家窗口，有个女人探头望了一下，接着一个男人走出门来，这个人是本村的村长。他问明我们是什么人，要到哪儿去之后，就邀请我们进屋，并表示希望我们住在他的家里。混身水淋淋的队员们赶忙卸马，好快些进屋。

我们的主人中等身材，四十五岁上下。他那双棕色的眼睛显得很聪明。一部大胡子，长长的头发剪成一个圆圈，前后左右一样长。上身穿一件宽大的印花布衬衫，腰部松松地系着一条绦带，下身是绒布裤，脚登矮跟皮靴。

木屋里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有一座很大的俄式炉，炉旁是挂着布帘的食具架，还有一只擦得发亮的洗脸用铜制盛水器。墙根放着两条长凳。墙角里有一张铺着白布的木桌。桌子上方有一座神龛，里面有古老的圣像，圣者头大、脸黑、胳臂细长。

这个旧教徒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妻子穿着白上衣和胸部束紧的花色鲜艳的俄式无袖连衣裙，连衣裙的窄背带在背后交叉成十字形。她头上扎一条打着花结的头巾。我们一进屋，她就深深地弯下腰，行了一个老式的鞠躬礼。

另一个房间比较宽敞。靠墙放着一张大床，床上挂着印花帐子。窗前，靠墙也放着长凳。墙角里和那个房间里一样，也摆着铺有自制台布的桌子。两窗之间的墙上挂着钟，旁边是一个书架，上面摆着皮封面的大部头古书。另一个墙角里放着一台津格尔式手摇缝纫机。门旁的钉子上挂着一支小口径毛瑟枪和一架蔡斯望远镜。屋里的地板全都擦得干干净净，天棚刨得很光，墙缝堵得严严实实。

80 我们一脱衣服就把屋子弄脏了。这使我们很过意不去。

“沒关系，沒关系，”主人说，“女人们会收拾的。就是这样的天气嘛。从老林子里来是不会干干淨淨的……”

几分钟后，桌子上摆出了热面包、蜂蜜、鸡蛋和牛奶。我们即使不算狼吞虎咽，也是食欲旺盛地大嚼起来。

我们利用当天剩余的时间打听到科克沙罗夫卡去的道路。原来，到那里去根本沒有路。当地的旧教徒中只有帕纳切夫一个人能带我们穿过深山老林到那里去。

村长派人去找帕纳切夫，他立刻应召而来。这个人看样子有四十多岁，也留着胡子。但是因为从来不加修剪，胡子很不整齐，一绺一绺地垂着。他给人的印象是刚刚起床，还沒有来得及梳洗。不过，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善良的老好人。一进门，他就对着圣像在胸前划了三次大十字，接着又鞠了三次躬，每次手都触地。他的长头发常常遮住眼睛，因此，他不时地甩头，把长发甩到后面去。

“大家好哇！”他低声地说，一面退到门旁，手里揉着自己的帽子。

一听说要他带我们到科克沙罗夫卡去，他便欣然同意了。

“好，去吧。”他简短地说。从这一句“去吧”里可以听出，他随时准备效劳，对上级很顺从，并且意识到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去那里的道路。

决定明天雨停就走。帕纳切夫走后，我们和主人闲聊起来。麦尔兹利亚科夫对那些古书发生了兴趣。

“可以看看吗？”他问村长。

“只要您懂斯拉夫语，只管看好了，”村长答道。接着就把书一本一本拿下来。

窗外一片风雨声。风卷着雨点打在窗戶上。黑暗里传来的声音如泣如诉，象狗在呜呜低吠，又象有人在屋顶阁楼上呻吟。在这些声音的伴奏下，我们渐渐沉入了甜蜜的梦乡。

第九章　翻山越岭到科克沙罗夫卡村去

乌苏里泰加林　林中测量　迷路　林下植物
防蚊蚋的方法　科克沙罗夫卡村　中国村庄纳恩图沟
子村　乌拉河　闷热的天气

第二天(5 月 31 日)天刚亮，我就跑到窗口去看天气。雨已经停了，但是天气仍然阴沉而又潮湿。晨雾象白色的尸衣一样裹着群山。河谷、森林以及河边的建筑物依稀可辨。

既然不下雨，就可以上路了。但是，有一个情况使我们耽搁了一下：面包还沒有准备好。

大约在早晨八点钟，所有的公鸡突然一下子全啼了起来。

“天要放晴了，还会是个大晴天呢。听听，公鸡啼得多欢哪。这可是个可靠的兆头啊，”哥萨克们彼此议论着。

我也知道，家禽对天气的变化非常敏感。但是，它们也常常有错觉。有时天空稍一放晴，公鸡就啼个不停。不过这一次它们可沒有错。不久，雾气上升，有些地方露出了蓝天，接着，太阳也出来了。

上午十点钟，考察队在帕纳切夫的带领下出了村，向弯沟河上游进发。路上我们要翻过刀毕河和乌拉河之间的分水岭，顺着一条无名河走向伏锦河河口。

一出村，大路就变成了小路。我们顺着这条小路来到帕纳切夫的养蜂场。

“小伙子们，不论谁跟我进去一下吧，”旧教徒对哥萨克们说道。

说完他就跳进栅栏，打开蜂桶，递出一块块带着蜂蜡的蜜。蜜蜂在他的周围嗡嗡地飞着，落到他的肩膀上，钻进他的胡须里。帕纳切夫同它们说话，用各种爱称称呼它们，把蜜蜂从胡子里取出来放掉。几分钟后，他出来了，我们继续赶路。

天气渐渐晴了，雾也消了。地上到处是涓涓细流，湿淋淋的花朵又抬起头来，蝴蝶也在翩翩起舞。

帕纳切夫根据他从前砍的树号带领我们前进。刚一进入密林，我们就不得不操起斧头为自己开辟道路了。

读者如果把泰加林想象为一片普通的小树林，那就错了。乌苏里泰加林是真正的原始处女林。林中有红松、黑桦、臭冷杉、榆、甜杨、红皮云杉、糠椴、赤柏松、兴安落叶松、水曲柳、柞、刺楸、黄檗（叶似水曲柳，皮为美丽的软木，摸上去如同丝绒一般）、核桃楸（叶簇大，象棕榈叶一样生于枝端），以及许多其他树木。林下则有浓密的灌木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刺五加、尖叶的东北茶藨、显白花的暖木条、枝条弯曲的皱皮黄花忍冬、石蚕叶绣线菊（先端急尖的锐齿叶），以及藤附树木的木山茄。全部树丛都被山葡萄蔓、藤条、狗枣子缠绕着。狗枣子藤有时粗得象手臂一样。

帕纳切夫说，他轻装从扎戈尔纳亚村走到科克沙罗夫卡，只用一天时间。当然，他所说的一天是从黎明到黄昏。由于我们牵着驮马走得相当慢，所以打算两天走到，在林子里住一夜也就够了。

中午，我们安排了一次大休息。大家立刻脱掉衣服，互相捉掉吸附在身上的壁虱。帕纳切夫的情况最糟。他不住地搔着，胡子里和脖颈上满是壁虱。哥萨克们收拾完人身上的壁虱以后，又动手捉附在狗身上的。狗很聪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耐心地任人摆弄。马匹可就不同了。它们摇头甩尾，不耐烦地踢动着。费了好

大劲才把吸附在它们嘴唇和眼皮上的寄生虫清除掉。

喝过茶之后，仍由帕纳切夫在前面领路，士兵们带着斧头跟着 83
他一起动身。他们走了一刻钟之后，驮马也上路了。

“又要下雨了，”穆尔津说道。

“下不长，”旧教徒应声说道。“上帝保佑，傍晚就会停的。”

他说，连阴天之后，如果不刮风就出太阳，那么傍晚还要下点小雨。湿漉漉的大地在阳光照晒下散发出大量的蒸气。蒸气升到大气上层以后，凝集成水滴，又变成细雨落回地面。

帕纳切夫说对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开始下毛毛雨，但是黄昏前就停了。乌云也消散了。一种特别柔和的光华照亮了整个森林。这是落日的余辉。林中刚刚入睡的生物重又活跃起来：花鼠又在跑来跑去，黑枕黄鹂和戴胜又开始啼啭。但是晚霞很快就暗淡下来，夜幕从老云杉树和灌木林的后面升起。篝火显得更亮了。人们聚在它的周围……帕纳切夫坐在一旁，静静地吃着面包，连碎渣儿也舍不得丢掉。哥萨克们解驮包，支蚊帐，烧晚饭。有几个哥萨克干脆把衣服脱光，一边捉衬衣里的壁虱，一边狠狠地咒骂着。

“大叔，到科克沙罗夫卡还有多少俄里？”别洛诺日金问旧教徒。

“谁知道呢！老林子还能有人量吗？老林子就是老林子。照理，明天该到了。”旧教徒答道。

从“该到了”这句话中可以听出他并没有把握。

“这一带你很熟悉吗？”哥萨克又追问了一句。

“算不上熟悉。走过两次，没走丢过。没关系，上帝保佑，慢慢儿就会走到的。”

吃过晚饭，帕纳切夫当着我们这些外人的面，泰然自若地做了晚祷，然后拿起斧头在石头上磨了起来。

第二天是6月1日。早晨，太阳一出来，夜雾就无影无踪了。

帕纳切夫第一个从宿营地动身。他摘掉帽子，在胸前画了十字，然后一面寻找树号，一面朝前走。两名士兵帮着他清除路上的障碍。

在原始森林里旅行是很枯燥的。今天是森林，明天是森林，后天还是森林。路上涉水渡过的溪流总是那个样子——丛生的灌木，一堆堆乱石，清澈见底的流水，再不就是长满苔藓的枯树倒木，以及蕨类植物，总之，前后景物千篇一律。由于视线总是被面前的
84 树木挡着，眼睛极为疲倦，要寻找开阔的地方。眼睛一不舒服，就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向远处眺望的欲望。

有时，在阴暗的森林中突然现出一线光明。没有经验的行人一定会朝它奔去，结果却碰上一片风倒木。密林中的透光地点多半是沼泽，或者是火烧迹地和风倒木成片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风倒木都能绕过去的。

如果倒木不太粗，可以用斧头将它砍断。如果是一棵巨树横在路上，那就要将它砍平，好让牲口跨过去。这一切都影响驮运，所以牵着马匹在原始森林中行进，速度总是非常缓慢。

在森林里走路，如果不同时做些别的事，那么很快就会感到厌烦。

在原始森林里走路，最要紧的是整天都要有事情做。那样，时间就会不知不觉地过去，会忘却苦楚，不计较困难。

旅行笔记必须在观察地点随时做，不能拖延。如果不及时做完，那么新的景象、新的观感就会使旧的模糊不清，观察过的事物就会淡忘。这类旅行笔记可以记在测绘图的边缘上，也可以记在随身携带的专门的记事本里。晚上再把这些扼要的笔记详细写入日记。日记同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拖到第二天补做。明天又有明天的事。

林间小路常常拐来拐去，有许多小弯，这种小弯按比例尺缩小后，不能绘入图中。因此，测量员最好走在最后，与大队人马保持

一定距离，能在林木之间看到队尾就可以了。以最后一匹马为目标确定方向。如果队伍行进的速度超过了测量员的要求，那么，为了不耽搁驮马的行程，就让它们继续前进，可以留下一名士兵，叫他循着马蹄印走，和测量员保持目力可及的距离。遇到什么都看不清的密林时，前进的方向只好根据声音来确定了，如可以摇铃、敲击树干、呼喊、吹哨，等等。

我们行进时，大队人马分成三组。最前面是格拉纳特曼指挥的开路组，由帕纳切夫领路。接着是麦尔兹利亚科夫率领的驮运组。其余的考察队员走在最后。我们的前进速度很慢。经常要停下来等待前面砍通道路。约摸到了中午，驮马突然停住了。

“走哇！”后面的人不耐烦地喊道。

“等等！旧教徒找不着树号了。”前面的人答道。

“他在哪儿呢？”

“到前边找路去啦。”

一直等了约二十分钟。他终于回来了。一看他的脸色，就能 85
猜出是怎么回事。他汗流满面，头发凌乱，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神色慌张地瞅着大家。

“怎么样？找到树号了吗？”格拉纳特曼问他。

“沒有！”旧教徒答道。“大概还得往左。咱们朝那边走吧。”他用手指着东北方说。

我们又动身了。现在帕纳切夫带起路来已经不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忽而向左，忽而朝右，再不就转身向后走，结果，我们原先一直面朝太阳，现在却背朝太阳走了。看得出来，他在瞎走。我试图让他停下来，仔细问问他。谁知这么一问，他反倒更心慌意乱。我们临时召开了一个小会，会上 П. К. 鲁特科夫斯基提议顺原路返回到有树号的地方去，可是帕纳切夫说，沒有路他也能走出去，只要登上山口向四外了望一下，他就能找到准确的方向。

也该让牲口喘口气了。我们卸了鞍驮，放它们去吃草。哥萨克们动手烧茶，帕纳切夫和格拉纳特曼到邻近的小山上去看路。半小时后他们回来了。格拉纳特曼说，除了长满树木的群山之外，他什么都没看到。帕纳切夫的样子很窘，虽然他一再对我们说，他熟悉这一带地方，但语气却很令人怀疑。

休息之后走出不远，我们就进入了一条山沟，一直到晚上也没能走出去。帕纳切夫带的路简直有点莫名其妙。一会儿爬山，一会儿走斜坡，一会儿又进入河谷。通常，人一迷了路，走起来就不顾东南西北了。

我们走了整整一天，夜晚只好就地宿营。宿营地上一片沉闷气氛。想到我们迷路的事，大家的心情都很抑郁。特别是帕纳切夫，更是愁眉不展，不断地唉声叹气，看看天空，揪揪自己的头发，或者用两手拍打他那粗呢上衣的下摆。

“你还是把胡子里的壁虱捉出来吧！”士兵们对他说。

“唉，真倒霉！”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偏偏把树号给丢了呢！”

现在应当把食物储备的情况了解清楚。我们从扎戈尔纳亚村出发时，带了三天的口粮。就是说，还够明天吃一天。可是，如果我们明天还到不了科克沙罗夫卡，那怎么办呢？晚上开会决定，坚决朝东走，不再听帕纳切夫的话了。

第二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在目前这种处境下，必须抓紧时间。

86 离开宿营地走了约两公里半，我们意外地碰上了树号。这是很久以前砍的，已经模糊不清了。

“这是谁砍的树号？”麦尔兹利亚科夫问。

“中国人。”帕纳切夫回答。

“这么说，连你们这儿的老林子里也有中国人？”哥萨克问他。

“哪儿没有他们呢？”旧教徒答道，“老林子里到处都有中国人。

不管哪儿，到处都能碰上中国人。”

树号砍得很密，而且和我们想走的方向一致，我们决定尽可能循着这些树号往前走。帕纳切夫之所以迷路，就是因为他砍的树号太稀了。

他没想到，时间一久，斧痕就会模糊，距离远，就会看不清楚。

顺着树号指引的路线往前走，不久就看到了碓子。有些碓子是旧的，有些是新的，大概是刚设下的。有一个碓子正好挡住去路，科热夫尼科夫搬起倒木扔到一边。结果他发现倒木下面有东西。原来那是一堆貂骨。显然，小动物落入碓子之后，就被雪埋上了。奇怪的是，那个中国人在离开森林之前为什么没查看他下的碓子。也许他查看过，但是遇上了暴风雪，没能走到最远的碓子跟前，或许他生病了，不能再打猎了。过了很长时间，也没人来取落入碓子的紫貂。春天雪一化掉，乌鸦就啄食了这只贵重的小兽。现在只剩下一堆碎皮和细骨了。

我想起了德尔苏。如果现在他在场，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貂会留在碓子里。那位赫哲人还一定能够找到正路，使我们摆脱困境。

中午，我们登上一条林木茂密的山脊，它在这里由北北东向南南西延伸，平均高度约半公里。透过林木可以看见另一条这样的山脊，它的后面还是起伏的山峦。从上往下看，山脊象一个大碗的边缘，山谷很象深坑，坑底弥漫着雾气。

我们研究了目前的处境之后，决定下到山谷里去，循水流方向前进。这条山的东坡陡峭，坡上倒木纵横，乱石遍地。只能左盘右绕地下山，费了不少时间。我们循着溪流前行，不久，小溪转向正南，我们只得在无路的山野里穿行，并又翻越了几道支脉。

帕纳切夫默默地走在前面开路，我们跟在他后面慢慢地走着。现在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错误已经不可挽回。只有一条出路，

就是顺着水流一直走到乌拉河。大休息时，我再一次检查了食物
87 储备情况，结果发现，面包干只够今天晚上吃一顿了。我吩咐减少白天的口粮。

我们现在经过的针叶混交林郁郁葱葱极其壮丽。有些林木高大惊人，高达 20—30 米，粗 2—3 米，称得起真正的“森林巨人”。林下灌木有绣线菊、毛榛和胡枝子，其间倒木交错，倒木上被覆着花花绿绿的地衣和苔藓。潮湿的地方生长着千万棵茂盛的蕨类植物，蕨棵高达 0.9 米。这种植物的形状很象巨大的翠绿色百合。

乌苏里泰加林里有多种显花植物。特别显眼的是一种毒性山梗藜芦，其叶糙皱端尖，显白花。再就是椭圆剑形叶、开鲜红花的八角茴，花朵分泌大量香精油。草本花丛里，裂叶蓝花的草乌头鲜艳夺目，和它争艳的有大剑形叶的杓兰、花朵艳丽枝叶娇嫩的唐松草、丛生椭圆剑形叶火红丰满的大花剪秋罗，以及成丛的金莲花。

我们这段路虽然走得很不顺利，但是我们对大自然的美景仍然不能无动于衷。画家，植物学家，或者一个普通的自然爱好者在这里可以找到无穷无尽的观察对象。

傍晚前，第一次出现了蚋，当地的老住戶称它为“小咬”。乌苏里蚋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林中灾难。被它咬过之后立刻出现血斑，奇痒不止，而且越搔越痒。这种小虫子多的时候，一刻也不能从脸上摘下防蚊罩。否则，它们会糊到你的眼睛上，钻进头发里、耳朵里、袖筒里，狠狠地咬你的脖子。咬过的脸，会肿得象患了丹毒似的。

大约要过两、三天，体内产生了抗疫力之后，才会消肿。

人可以戴防蚊罩，但是牲口却遭殃了。蚋聚集在牲口的嘴唇和眼睑上。可怜的牲口只能使劲地摇头，对那些折磨它们的小虫子真是毫无办法。

防蚊罩是最有效的防蚋工具。不过，千万不能戴金属罩，因为

戴上它很热，宁可受蚋的折磨，也比汗流满面，热得透不过气来好受一些。纱罩太不结实，容易被树枝挂破。小虫子从撕破的洞眼钻进来以后，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摘掉纱罩。最好的防蚊罩是鬃网，既结实又不象金属罩那样容易传热。有人建议往脸上涂凡士林油。我试过，这个办法可以说毫无用处。首先，凡士林容易把小虫子粘住。它们在脸上掙扎，弄得人奇痒难忍。其次，凡士林溶化以后就让汗水冲掉了。其他象丁香油之类的油脂，效果就更糟，它渗入张开的汗毛孔，使人觉得象给蓖麻灼伤一样地难受。最好的办法是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的人，可能会被这种小虫子折磨得流出眼泪。

我们就是采用忍耐的方法一直走到太阳落下地平线才止步。帕纳切夫立刻出去察看情况。他回到宿营地时，天已经黑透了。他说，从山上已经可以看到乌拉河河谷，明天中午我们就能走出森林。人们受到鼓舞，又开始说笑了。

晚餐极其简单。人们平分了仅存的一些干面包屑。

约在晚上八点钟，西边开始打闪，远处传来了雷声。天空电光闪闪，仿佛挂着万盏明灯。每个云朵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时，一个地方打闪，而在对面的某个地方霎时间也电光四射。电光一灭，万物重又陷入黑暗。士兵们动手搭帐篷，用帆布盖鞍具，但结果却是虚惊一场：雷雨从旁边过去了。当晚，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在打闪，久久不停。

早上，我们刚一离开宿营地，就碰见了一条小路。这是一条通向山里的打猎小道。帕纳切夫带着我们顺这条小路向前走去。我们开始很不放心。但这次他却做对了。我们顺着小道找到一所碓子房。现在，稀疏的阔叶林代替了混交林。牲口觉察出快到地方了，也加快了脚步。前面终于露出了一线光明，接着我们来到森林边缘。乌拉河河谷就在眼前。许多迹象表明，村子已经不远了。

几分钟以后，我们来到河边，看见科克沙罗夫卡就在对岸。旧教徒们用船把我们的鞍具和驮包运过河。马匹不用赶就下水了。聪明的牲口已经明白，充足的饲料在对岸等着它们。它们自己走到河里，泅到了对岸。

这次跋涉之后，人马都很疲乏，需要休息。我们决定在科克沙罗夫卡逗留三昼夜。

我利用这段时间到纳恩图河河口的中国村庄纳恩图沟子村去
89 一趟。“纳恩图河”这一名称来源于中国话“猞头”，意为“貉子”。从前这里貉子很多，中国人就给这条河起了这个名称。

纳恩图沟子村是乌苏里地区最古老的中国村庄之一。远在维纽科夫时期(1857 年)，淘金者、挖参人、猎人和捕兽者就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乌苏里江中国人往返奥耳加哨所的古道即经过此地。中国人的运货商队经纳恩图，循伏锦河，翻过锡霍特山脉直达海边。这次我们也要走这条路。

“река Улахе”(乌拉河)由三个词组成：一个俄语词“река”、一个满语词“乌拉”、一个汉语词“河”，翻译出来成了一个奇怪的名称：“河河河”。

乌拉河顺着纵谷流向北北东，河宽约 120 米，平均深度 1.8 米。汇入乌拉河的纳恩图河下游及其支流斜步岔儿[63]的河谷是乌拉河构造谷的延续。

乌拉河最大的支流是左岸的大把河子[64]和西南岔。后者的名称就说明了它的流向，即岔向西南方的支流。右支流很多，有杨木沟子[65]、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再往下还有伏锦河和上面提到的纳恩图河。所有这些河流都发源于锡霍特-阿林[66]。毫无疑问，乌拉河最大的支流应推杨木沟子。事实上应该把它看作乌苏里江的起点。沿着这条河可以一直走到海边，到达汪清港和瓦连京港。河谷左右两侧的山脉横生出许多长长的支脉，脉尾一直

伸到河边，形成400—500米高的山丘。支脉上生长着浓密的混交林。

乌拉河河谷是乌苏里地区最肥沃的地带之一。河谷里零零落落地生长着高大的老榆树、椴树和柞树。为了不让它们遮住园田上的阳光，中国人把树根周围的树皮剥掉，这些大树渐渐干枯，以后便成了烧柴。

天气酷热。苍穹象扣在幼芽上催生的淡蓝色的玻璃杯一样，罩着大地，又闷又热。地上沒有一丝风，空中沒有一片云。路上空气燥热。树木热得垂下叶子，进入休眠状态。河水静静地流着，沒有一点声响。太阳倒映在水中，使人觉得，仿佛有两个太阳，一个在头顶上，一个在脚下。所有的小动物都躲进自己的洞里去了。90
只有鸟类还生气勃勃。云雀还有力量在空中飞旋，并以嘹亮的啼啭赞美炎热的夏天。我看到路边的疏林里有两只灰喜鹊。这种鸟儿谨慎而又狡猾。它们在枝头跳跃，灵活地在叶丛中穿来穿去，胆怯地东张西望。在另一个地方，我从布满沼泽的老河汊里吓飞了一只鹬鸵。这是一种黄腹黄颈的灰绿色小鸟。它起飞后本打算逃掉，但是发现了一只蜻蜓，便当着我的面，大大方方地开始了它的捕食活动。

午后，小咬又出来了。我停下工作，朝村子走去。半路上遇到农民的马群。马不断尥蹶子、摆头、甩尾巴，但是黑压压的马蝇和牛虻照样嗡嗡地跟着它们。一看到路旁的灌木丛，整个马群立刻钻了进去。树枝扫着牲口的腿和肚子。这是驱赶吸血飞虫的唯一办法。村子里正在等候马群，房子外边都点起了烟堆。马群跑到烟堆跟前，把脸几乎伸进火里。它们的样子真可怜，全都张大鼻孔，沉重而又急促地喘着气。身上到处渗出血珠，尤其是尾巴和牙齿够不到的地方，如臂部、唇、颈和耆甲。

第二天更热，更令人疲倦。我哪儿都沒有去，只是坐在木屋里

向旧教徒打听村里村外的事。据他们说，科克沙罗夫卡建于1903年，全村有二十二戶人家，这是最后一座俄国村庄。再往前走，伏锦河一带住的全是中国人，他们以打猎、挖参、捕貂为生。

第十章　伏锦河谷

中国房舍　炮制鹿茸　阿诺弗里耶夫扮演考察队队长的角色　翻船　泰加林的林下植物　林中飞禽　路遇营生者

6月6日，我们告别了科克沙罗夫卡。虽然虻、蚋仍象昨天那样多，但是，马匹歇过来之后，走路就更有精神了。走在后面的人马最受罪，虻、蚋主要集中在队伍的末尾。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经常变换人马行进的顺序。

从科克沙罗夫卡村起，道路一直在乌拉河的右岸，仅仅在一个悬崖挡路的地方才折进山里去，但是很快又返回河谷。伏锦河本为东西流向，到了下游逐渐向北转，在离河谷左沿约两公里的地方同乌拉河汇合。

现在正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开满鲜花的山崖看上去是一片紫红色。

伏锦河河谷可以称作草甸河谷。里面零零星星地生长着一些老柞树、枝叶繁茂的椴树和弯弯曲曲的甜杨。河谷两旁的山不高，山上布满混交林，其中主要是冷杉和云杉。

河谷粗犷的自然美由于有了人烟而变得柔和起来。灰色的中 92
国房子象躲避猎人的雌鹌鹑，在林木之间随处可见。这些房子看起来很舒适。周围的一切都具有和平、宁静和勤劳的特色。房子附近是大片的庄稼地和菜园。各种作物应有尽有：小麦、玉米、谷

子、燕麦、罂粟、大豆、烟草，以及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作物。离房子较近的地方种着菜豆、土豆、萝卜、南瓜、西瓜、白菜、生菜、芜菁、黄瓜、西红柿、各种葱和青豌豆。田野里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蓝色身影。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久久地目送着我们。看来，一支武装队伍的出现使他们惶恐不安，而驮货的马匹又说明，这支队伍来自远方，还要到远方去。

我朝一座房子走去。一个年迈的老人正在菜园子里薅草。他每弯一次腰都要呻吟一下。看得出来，他已经干不动了，但是，他不愿意闲呆着，成为别人的累赘。在他旁边干活的也是一位老人，但年纪稍轻一些。他正在专心地修整园子里的菜，把叶子扶正，打掉那些过密和多余的叶子。当我们走近时，两个老人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我们打招呼，然后用一块脏布擦了擦脸，跟在我们后面颤巍巍地走着。

我们眼前的这座房子由三个建筑物组成，布局象俄文字母"П"。当中的房子住人，两侧的厢房堆放东西。院子干净利落，木桩院墙和厢房一般高。狗一见生人，立刻狂吠着扑过来。主人闻声而出。他立即吩咐工人帮助我们卸马。

中国房子是一种独特的建筑。墙是用泥垒起来的，人字形的房顶上盖着芦苇。纸糊的木格窗几乎占去了房子的整个正面。但是后墙和山墙上却没有窗户。窗扇可以上下开关，也可以随意摘下来。谁家的房门上都没有锁。顶门不是为了挡人，而是为了防狗。

房子里面，门两旁是用石头砌的矮炉灶，灶上安着铁锅。炉灶的烟道顺墙通入炕底，烘暖炕面。炕用薄石板铺成，是睡觉的地方。炕宽约两米，上面铺着草席。炕底的烟道通向屋外的高烟囱。烟囱也是石砌的，离房子不远，不高于房脊。中国人都是光着身子睡觉，头在炕沿一边，脚朝墙。

房子用木板壁隔成两间。较小的一间住着主人和他的伙伴，较大的一间住工人。房间中央的三脚架上放着装满沙子和炭灰的铁锅，这是火盆。当饭熟炕热后，就把灶里的炭火扒出来，放进火盆里。如果需要热饭，中国人就直接在火盆里生火。因此，住人的屋子里总是烟和灰尘。房子里沒有顶棚，房盖直接搭在墙头上。屋里的木梁、盖房的松树皮和草稭都熏得又黑又亮。放在比人高的地方的东西全都熏得很黑，并且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

主人邀请我们到他住的那间屋子里去，这里比工人住的那间干净些。靠墙摆着几个大箱子，上面贴着用红纸写的中文春联。一进门，正对面是一座神龛。靠近神龛的桌子上放着插有红蜡的烛台、几只黄色的匣子和落满灰尘的小瓶子。旁边的墙上挂着几幅粗糙的画，这些画具有中国绘画的特点，景物的配置不分远近。从画中人物的服装、刻板的姿式和五颜六色的脸谱很容易看出来，上面画的是历史戏的场面。

主人在炕上铺了一床新棉垫，放上一张小炕桌，给我们每人斟了一杯茶。中国茶沏成后呈淡黄色，味道清淡，但是芳香异常。喝茶时不要加糖，加糖就不好喝了。

中国人首先向我提出的问题是：

“后面还有沒有人来？”

“你们一共多少人？”

起初，我听了这样的问题很生气，认为这些问话里含有恶意。但是后来我才确信，他们之所以这样询问，只不过是为了要弄清该准备多少人的晚饭。

我们象到了家一样在房子里安顿下来。中国人力求事先想到并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对我们却只提出一个要求：不要把马匹放出去，以免践踏庄稼。他们用燕麦喂马，送来很多饲草，马匹再多一倍也够吃到天亮。

一切都办得快当利落，毫不拖拉。

午饭有炖鸡、鸡蛋、煎土豆、豆油烙饼。饱餐一顿之后，我就去参观厢房。

左厢房的一半用来酿酒。里面有两个曲坑、一个蒸锅和一些容器。屋顶下面的横隔板上放着成排的“苏里”[67] 砖。在需要的时
94 候，把它们重新放进坑里，用水浸泡。曲砖在水中膨胀、散开，待略微发酵之后，用锹撒进锅里。锅上面放着一只没有底的木桶，桶上面又放着一口盛凉水的锅。酒蒸气碰到上面的冷锅底后凝結成酒滴。酒滴顺着收容器流到外面。

厢房的另一半安着一盘石磨。它有两层磨扇，下层固定不动。石磨用马力拉动。马带着蒙眼布围着石磨转，拉着上面的磨扇转动。过筛以后，面粉和糠麸就分开了。筛安装在一个特别的柜子里，由人用脚踏动。人一面踏筛，一面照料牲口，往磨眼里加粮食。

石磨旁边是仓库，里面存放粮食和其它各种物品：兽皮、鹿茸、熊胆、貂皮、灰鼠皮、香烛、茶叶、新斧头、做木工和种菜用的工具；打猎用的弓箭、标枪、火绳枪、背东西用的工具、衣服、没动用过的器皿、中国蓝大布、白布和黑布、被褥、新乌拉、干乌拉草、绳子和装着油的嘟噜子[68]。中国人走远路时就用这样的小嘟噜子盛豆油。通常用缠上布的玉米瓤子作塞。制作这种小嘟噜子是由于缺少玻璃和陶瓷器皿的缘故。

右侧是马厩和牛羊圈。马槽和马桩都给牲口啃坏了，这说明冬天马的草料给得少。中国人用鍘碎的草拌豆子喂马。尽管如此，他们的马总是膘肥体壮。

房子旁边有条小路。我顺着它走去，看到一座用木板搭的小庙，木头上刻着花纹。庙里挂着一幅神像，当中是自然界之神“龙王爷”，周围是别的神灵。他们都有一副涂着颜色的凶恶的面孔。神灵面前放着小瓷杯，大概是祭祀时装烧酒用的。庙前立着两根

雕花木柱，柱上挂有饰物。

房后，略靠旁边有一堆木柴，木柴劈得整齐，垛得更整齐，圆形的木柴堆很象一个草垛。

隔壁的房子里正在炮制鹿茸。我走过去了解一下操作过程。鹿茸就在露天炮制。三块石头支着一口锅，锅里盛满水，锅底下烧火。炮制鹿茸的中国人留心照管着，让锅里的水保持一定的热度，但是不能烧开。他手里拿着一把木勺，用细绳把茸角绑在上面。95
他把鹿茸放进热水里浸一下，马上拿出来用嘴吹气，让它冷却，然后再浸一下，再拿出来吹，使它冷却。通常，鹿茸要浸到发暗、变硬为止。这样的鹿茸可以保存很多年。如果偶尔在热水里多浸两三秒钟，那么鹿茸就会裂开，丧失它的价值。

我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太阳刚一落山，所有的中国人象听到命令一样，都停止了工作，然后慢悠悠地、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田野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我回到房子里，开始写日记。立刻有两个中国人坐到我的身旁。他们盯着我的手，对我的书写速度表示惊讶。那时我凑巧机械地写了点什么，没有看纸。他们的赞叹声不禁脱口而出。马上就从炕上跳下来几个人。五分钟之后，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围在我的身旁，每个人都要求我照样再写一次。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

玉米面稀粥、一点咸菜和两个黑面馒头，这就是中国工人的全部晚餐。他们蹲在小炕桌旁边，默默地吃着。晚饭后，中国人脱衣上炕。有的人吸烟，有的人喝茶。这时大家都在闲谈。房子里还有两个从纳恩图河来的客人。他们热烈地在讲着什么，听的人不时用“嗳呀，嗬”的声音表示惊讶。一直谈了一个来小时。谈话声终于逐渐停止，静下来了，不知不觉地响起了鼾声。只有屋角里还有一盏小油灯亮着。那是一个中国老头在吸鸦片。

别人都在睡觉，而我还坐着写东西。中国人看到后便对此做

出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我顶多不过是个录事，而阿诺弗里耶夫才是长官。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阿诺弗里耶夫常常大声呵斥他们，骂他们，还把他们从这个较清洁的房间往工人住的那间赶。我想起来，在别的中国房子里也是这样。中国人对他畏之如火。如果考察队里有人让中国人做什么事情，他们不干，那么只要叫阿诺弗里耶夫去，中国人立刻就变得服服帖帖，二话不说，一一照办。显然，他就是队长的消息，在各座房子里早已不胫而走。简直没有办法。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向中国人要茶喝，他们指指仍在酣睡的阿诺弗里耶夫，悄声告诉我，要稍等一下，等"长官大人"起来以后再说。我叫醒了阿诺弗里耶夫，要他发话。他朝中国人吆
96 喝了一声，他们立刻忙乱起来，马上给我端来了茶和馒头。

向主人付了钱之后，我们继续朝伏锦河上游前进。

河谷左边的群山由玄武岩构成，裸露的熔岩因受大气营力作用而变成了红褐色。山顶和山坡上的某些地方可以看到岩屑堆。远远望去，它们象一片片灰色的不毛之地。这些山上沟谷纵横，生长着稀疏的柞树林。

伏锦河右侧绵亘着一条平缓的低山脉，上面是浓密的针叶混交林。

中午，我们到达河谷向北急转的地方。河谷向北延伸约 3 公里，然后重又折向东方。

河对岸有一所房子，里面住着两个中国人，一个是瘸子，一个是瞎子。

河水上涨，不能徒涉。在中国人那里找到一只小船。我们用船把鞍具和驮包运过去，马匹则自己泅到对岸。

最近几天马匹掉膘了。它们白天驮东西，晚间受蚊虻咬，不敢到草地上吃草，总是挤在烟堆旁边。为了减轻马匹的负担，我决定派两名士兵带一部分重物乘船走。中国人很愿意把船卖给我们，

要价也不高。但是这只船命中注定不该完成这次航行。刚到河心，一个士兵就失去平衡，掉进水里，船也跟着翻了。士兵们会游泳，毫不费力地泅到了岸上，但是枪支、斧头、备用马掌、锯和打铁工具全都掉进河里了。

小船很快就被截住了，但是忙乱中忘记了翻船的准确地点。

队里有两个人(穆尔津和麦梁)会潜水。直到天黑，他们不停地在水里找来找去，用长杆和拖钩打捞失物，但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6月8日)一整天都用来打捞掉在水里的枪支。我们原指望借助日光能更清楚地观察河底，但是天气偏偏又变坏了。乌云布满天空，下起小雨来。不过，麦梁在午后总算找到了两支枪、打铁工具、马掌和钉子。我对此已经非常满意，吩咐准备上路。

有一弊必有一利。最近两夜小咬很少，马匹歇过来了，吃得饱饱的。我们把那只不吉利的船还给中国人，下午两点钟又动身了。

天气对我们很有利。阴凉[69]得很。在空中飞跑的积云遮住了 97
骄阳。

前面，伏锦河拐了一个"冂"形弯。小路从这个地方向右折进山里，从而大大缩短了行程。路上还要翻两道小山，过一条多水的河源。

中午，我命令在一条山溪旁停下休息。喝过茶后，我没等备好驮马，只吩咐了几句，便独自顺着小路提前出发了。

下午天气没有变化，仍是阴天，可是没有下雨的征候。这种天气应当充分利用，可以做很多事，走很多路。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精力，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小咬不见了。刮风的时候它们在空中呆不住。但是在无风的晴天，小咬就特别多。它们并不是需要阳光，而是喜欢温暖潮湿的空气。所以小咬总是在下雨之前和黄昏的时候出来活动。

在第二道小山的山口上，小路分成了两股。一股向右拐，另一

股径直进入森林。我觉得向右拐的那条小路很少有人走，而林间小路比较平坦。我选择了后一条路。

这一天，在当地的飞禽中，我看到了斑啄木。这种鸟，羽毛白、黑、红三色相间，活泼好动，不停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经常一面用它的长喙敲击树身，一面象是认真倾听，好根据声音判断树身里是否有虫窟窿。啄木鸟一看见我，立即藏到树后，但马上又从另一侧露出头来。它只露出一只眼睛，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当它发现我走近时，便大叫一声，飞到更远的地方，很快就不见了。

附近有一只布谷鸟咕咕地叫着，声音响亮。这种鸟胆小易惊。它在一个地方呆不住，总是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每跳一下，就翘一次尾巴，点一次头。它沒有发现什么危险，悄然飞到我跟前，落在树上，又咕咕地叫起来，可是它突然被我惊动了，马上止住叫声，急忙飞回原处。

我还从身旁的灌木丛里惊起一只丘鹬。

等我走到跟前，它才突然飞起。飞得离地面很近，灵巧地在林木中间穿来穿去。在灌木比较茂密的地方还有一种灰伯劳。它们一见人来就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这种鸟不大，目有怒气，喙象猛禽一样锐利，忽儿上树，忽儿落地，似乎在草里觅食，接着又飞上
98 树，巧妙地藏在叶丛中。在林边近水的地方，还栖着黑枕黄鹂和红尾歌鸲。它们的啼啭声远远就可以听到。黄鹂羽色橙黄，很美丽，大小同鸽子一样，栖在高树上。这种鸟虽然身体大、羽毛鲜艳，但却不容易看见。红尾歌鸲是一种红颈的灰色小鸟。它也喜欢在近水的灌木林里活动。这种鸟的啼声不如欧洲夜莺那么婉转动听。短促的啼啭之后，马上就是一阵唧唧喳喳的叫声。听它的声音，我起初甚至不认为它是夜莺①。但是后来走近细看，才认出这位鸟

① “红尾歌鸲”的俄文名称是 Сибирский соловей（西伯利亚夜莺）。——译者

类中的歌手。

我所走的小路越来越向南偏。过了一条小溪又开始爬山。在一个地方，我看到了一个宿营地。仔细观察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很早以前有人在这里住过，而且十有八九是中国猎人。

森林越来越密，树木越来越高大，有些地方出现了枝叶如盖的红松和尖耸的云杉。森林里一有云杉，气氛就显得阴沉。我不知不觉又翻过一道小山，进入旁边的河谷。谷底的溪水哗哗地奔流。

我觉得很累，便坐在一棵大红松下歇息，并开始观察林下植物。这里有开小白花的鼠李(叶椭圆形，端尖)、小叶蔷薇(枝上多刺，小灌木)和戴着金色花冠的极东锦鸡儿。灌木丛里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伞形当归、六叶王孙(向四面伸出一簇簇剑状的细叶)，以及一种特殊的蕨菜，叶子很象老鹰张开的翅膀，所以土语又叫“老鹰翅”。

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单调而又凄厉的鸣声，声音愈来愈近。接着，我听到头顶上响起一阵飞鸟的拍翅声和低低的咕咕声。我悄悄地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山斑鸠。一不小心，我手中的东西落到地上，响了一声，斑鸠被惊动了，箭一般地飞进树丛。接着，我看到一只黑枕绿喙啄木鸟。这只会爬树的鸟总是忙个不停，它的羽毛呈绿灰色，头上有红斑。见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它显得异常不安，从一处飞向另一处，也和先前那只啄木鸟一样，藏到树后面去了。忽然又有一声尖叫传来，我立即听出是星鸦。不久我就看见了它——大头、花羽、有些笨重。但是，它却灵巧地在树枝上跑来跑去，啄食云杉球果。它的叫声那样响亮，似乎在通知整个森林：这儿有个生人！

总是这样坐着不动，有些腻烦了。我决定往回走，去迎迎大队人马。正在这时，我听到一阵沙沙的响声。好象有人在密林里小心翼翼地走动。“可能是野兽，”我心里想，一面把枪准备好。沙沙

99

声越来越近。

我屏住气息，竭力想透过浓密的树丛看清是什么动物。突然，我的心一沉：竟是一个干营生的家伙！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同这类人相遇是何等危险。

在乌苏里地区的原始森林里随时可能碰见野兽，必须有所准备。但是最不愉快的事却是碰见人。野兽见人就跑，只有在受到追捕时才进行反扑。遇到这种情况，双方——人和野兽，都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碰上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原始森林里的见证人只有上帝。这种情况使人养成一种特殊技能：一看到生人，立刻隐蔽起来，准备射击。

在原始森林里，所有的人包括土著、中国人、朝鲜人和猎兽者，都带枪走路。猎兽者几乎完全靠狩猎为生。他的家务一般由他的父亲、兄弟或其他亲属代管。同他一起出去打猎是非常有趣的事。多年的实践使他掌握了一整套有趣的技巧。他知道哪里有野兽，怎样截击它，怎样追寻受伤的野兽。他具有辨认方向和在各种天气里露宿的本领，善于迅速地、不声不响地发现野兽，模仿动物的叫声。所有这一切，都是猎兽者的特长。

但是，必须把猎兽者和营生者区别开来。在大多数情况下，猎兽者都很正派，而营生者则恰恰相反，与营生者相遇必须倍加小心。营生者到林子里来不是为了打猎，而是为了搞些“营生”。除枪支外，他还随身带着小尖锹和各种酸液。他找寻金子，但是遇到机会也不放过“公乌鸡”（中国人）和“白天鹅”（朝鲜人），得手时还偷别人的船，打死人家的牛，用牛肉冒充鹿肉卖出去。

碰上这种“营生者”要比碰上野兽危险得多。必须时刻准备自卫。一个没有经验的猎人稍一不慎就会丧生。老猎手一眼就能看透眼前是什么人，是正经人，还是强盗。

我眼前正是一个营生者。他的装束不伦不类，既象中国人，又

象俄国人。他从我身旁斜穿过去，弓着背，不断地东张西望。突然，他停住了，一抬手摘下肩上的枪，藏到树后面去了。这说明，他看见了我。我们对峙了几分钟。最后，我决定退却。我悄悄地顺着灌木丛朝后爬，一会儿就到了另一棵大树旁边。营生者也在往后退，藏进灌木丛里。

这时我明白了，他怕我。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我是只身一人，一定以为附近还有许多人。我知道，如果我开枪，子弹就会穿透他面前的树干，致他于死命。但是我立即想到，他在退却，他害怕了，如果我再开枪打他，就要犯杀人罪行。我又后退了几步，回头一看，他的蓝衣服在林木间隐隐约约地闪动着。我放心了。

我小心翼翼地从一棵树退向另一棵树，从一块石头退向另一块石头，悄悄地离开危险地带。当我感到自己已经退出射程之外时，便重新走上小路，急急忙忙地去找自己的队伍。

半小时后，我又回到岔路上。我想起德尔苏教给我的办法，开始仔细察看两条小路。向左的一条小路上有新鲜的马蹄印。

我加快了脚步，半小时后走到伏锦河畔。我看到河对岸的木桩院墙里面有一座中国房子，考察队正在旁边休息。

这个地方叫腰砬子。这是最后一座农家房子。再往前走就是荒无人迹的原始森林了，只有在冬天的捕貂季节才有人到那里去。

考察队正在等我。我吩咐卸马，搭帐篷。需要在这里最后一次补充食物。

101

第十一章　穿过原始森林

鞑子　采珍珠的人　中国人守口如瓶　林间
小路　鞑子猎人　林中暮色　北鼠兎　花
鼠　遇熊　小咬

稍事休息之后，我去参观同中国人的房子相邻的鞑子房舍。居住在锡霍特山区中部和沿海迤北至乌斯佩尼亚角一带的土著自称乌德海[70]人。这一地区南部的土著逐渐汉化，现在已经与汉人没有任何区别了。汉人称他们为"鞑子"，意思是"异族人"(非俄国人，非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俄语的"塔兹"就是汉语"鞑子"的讹音。这些被同化了的土著的特点是贫困和肮脏：他们缺衣少食，屋里破破烂烂。

当我走近他们的住屋时，迎面走出一个鞑子。他衣衫褴褛，患着眼病，生着头癣。他向我问好，声音里流露出恐惧和不安。离房子不远，有一群孩子正在玩狗。孩子们身上一丝不挂。

房子很旧，已经倾斜。有些地方的墙泥已经剝落，旧得发黄的
102 窗戶纸补了又补，现在又破了许多洞。积满灰尘的炕上铺着破席片，墙上挂着一些褪了色的、熏得发黑的破布。满目是穷困潦倒、肮脏不堪的景象。

以前我认为这是懒惰的结果，但是后来才知道，鞑子的贫穷另有原因，这是他们在中国居民中所处的地位造成的。屡经询问，才弄清楚：腰砬子房子属于一个中国财东[71](河流的主人)。住在伏

锦河一带的土著都要从他那里赊购鸦片、酒精、粮食和布匹。为了抵债，他们必须把所有的猎获物：貂皮、鹿茸、人参等统统交给财东。因此，鞑子们负债累累，永远还不清。曾连续发生过这样的事：鞑子们的妻女被抢去抵债，而本人也被出卖，幷辗转易手。这些异族人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却对付不了它，于是只好听凭中国人摆布。他们既不会象庄稼人那样务农，又脱离了猎人和捕兽人的生活。中国人利用他们的愚昧，做了他们的主人。从此，鞑子们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沦为奴隶。

从他们那里返回时，我走错了路，来到伏锦河边。我看见两个中国人在河里捞珍珠，一个人站在岸边，把一根杆子插在河底，用力顶着；另一个人顺着杆子潜入水中。他用左手抓着杆子，用右手捞河蚌。由于水流太急，必须使用杆子。潜水者每次在水下停留的时间不超过半分钟。他屏住呼吸，本来可以在水下呆得更久一些，但是水温太低，他不得不赶快浮起。因此，他们总是穿着衣服潜水。

我在岸边坐下，开始观察他们的工作。潜水者在水中停留片刻，然后上岸晒五分钟左右太阳。由于两个人轮流下水，所以每人一小时内下水不超过十次。在一小时内他们总共只捞了八个河蚌，沒有一个是有珍珠的。中国人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说，大约每五十个河蚌里才有一个有珍珠的。他们一个夏季可以采到近二百颗珍珠，价值五百到六百卢布。这两个中国人不仅在伏锦河采珠，他们走遍整个地区，到处寻找长满了水藻绿苔的老河汊。瓦库河是最好的采珍珠的地方。

不久，中国人就停止了工作，穿上干衣服，喝了一些烫热的烧酒。然后，他们坐在岸上，用小锤子把蚌壳敲开，寻找珍珠。我想起，以前我在河岸上看见过一堆堆敲碎的贝壳。那时我不懂是怎么回事，现在我才明白。当然，这样寻找珍珠是掠夺式的。贝壳敲

103

碎之后，随手就丢掉了。中国人从八十个河蚌里找到了两个有珍珠的。我不论怎么仔细地反复看这两个河蚌，都找不到珍珠在哪里。直到他们给我指出来，我才看见。珍珠原来是闪闪发光的、暗灰色的小瘤。珠母层要比珍珠本身鲜艳漂亮得多。

河蚌晾干之后，中国人用刀子小心翼翼地把珠子从蚌壳里挖出来，装进小皮口袋里。我先在鞑子那里参观，后来又看中国人采珍珠，不知不觉天就黑了。我们住的房子里已经点灯了。

晚饭后，我向中国人打听到海边去的道路。也许，他们不愿意告诉我，哪些地方有碓子房，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需要隐瞒眞情，我发现，他们的回答总是支支吾吾的。他们说，沿里伏锦[72]河到海边去的路早就沒人走了，路上长满了野草，而且有很多风倒木。中国人指望我们会知难而退，但是，看到我们执意要走下去，便又编造各种瞎话来吓唬我们，说什么路上有熊、有老虎、有红胡子，等等，不一而足。晚上，格拉纳特曼到鞑子那里去了一趟，想在他们中间雇一名向导。但是中国人却抢先一步，严禁鞑子给我们指路。沒有办法，我们只得自己朝前闯了，那些打听到的情况也不完全可靠，只能作参考。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从腰砬子动身了。一条小径指引我们前进。开始它在伏锦河左侧的山坡上，后来绕过一片不大的沼泽森林，又回到河谷里。被冲刷过的土壤、砾石浅滩和水坑说明，河水经常泛滥，淹沒河谷。

天气炎热，令人疲乏。全身倦怠无力。沒有一丝凉风。炎热的空气凝然不动。一切生物都停止活动，躲藏起来了。一只猛禽张着嘴栖在路边。看来，它也热得难受。

离房子愈远，小径愈不好走。它在林子附近分成了两条。一条比较平坦，径直向前延伸，另一条依稀可辨，通向原始森林。我们犹豫不定地停了下来。走哪条呢？

突然，从密林丛中走出一个中国人。看外表，他有四十来岁。晒黑的面孔、挂破的衣服和磨坏的鞋说明，他是从远方来的。他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囊，挎着一支枪，手里拿着一根射击时作支架用的棍子。看见我们，他吓了一跳，转身就跑。但是哥萨克们喝令他站 104
住。中国人提心吊胆地走到我们跟前，但是很快就放下心来，开始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告诉我们，有一条平坦的路通向大柞树河。大柞树河在奥耳加湾以北入海，入海口离奥耳加湾相当远。我们脚下的这条小路先顺朝松[73]河子走，然后翻过一道大山就到西南岔河了。西南岔河注入伏锦河上游。小路在西南岔又分成两条。一条是马行小道，通向杨木沟子河（乌拉河支流），另外一条是老路，它在通过第六个涉水渡口之后，向左拐进山里。这正是我们要走的路，但是路上要留神，以免错过。

我们对中国人的指引表示了谢意，随即大胆地朝前走去。住人的房子、草甸子、耕地和开阔的谷地，一切都落在我们后面了。

每当进入绵延数百公里的大森林时，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类似胆怯的感觉。这种原始森林本身就是一种大自然的威力！

越往前走，林中倒木越多。山上的土层很薄，树根不能深入地下，便在地表层伸延。因此，树木长得很不牢固，常常被风吹倒。这就是乌苏里地区原始森林中风倒木极多的原因。倒树往往把树根连同泥土和石块一起翻上来。这样的路障高达 4—6 米。因此，林间小路极其曲折。一路上需要绕过的倒木比比皆是。这些弯路应当经常计算在内，实际距离都要比地图上所标的长出一半。生长在山下河谷里的树木，根部扎在很厚的冲积土层中，比较牢固。

这里可以看到 25—35 米高，周围 3.7—4.5 米粗的“森林巨人”。有些老杨树常常成为熊窝。有时，猎人在一个树窟窿里就能找到两三个熊窝。

河谷森林有时十分浓密，里面看不见天日，总是黑黝黝的，阴

凉而又潮湿。林子里的黎明和黄昏来临的时间与开阔地带不一致。只要有一小片乌云遮住阳光，林子里立即昏暗起来，象阴天一样。不过，天气晴朗的时候，阳光辉映下的树干、翠绿的树叶、闪光的针叶、鲜花、苔藓和彩色的地衣却极为美观。

遗憾的是，晴天所能给予的一切，全被小咬破坏了。夏天，人
105 在原始森林里遭受的折磨简直难以言传。形容不出来，要亲身体验才行。

我们不停地走了约三个小时，终于听到了流水声。大概，这就是中国猎人听说的那条朝松河子了。现在烈日当头，骄阳似火。马匹行进时沉重地喘着气，垂着头。空气里一片炎热，甚至在大偃松的树荫里，也没有一丝凉意。既听不见鸟鸣，也听不见兽叫，只有昆虫飞来飞去。太阳越毒，它们越活跃。

我吩咐停下来休息，但是马不肯去吃草，都挤在烟堆旁。遇到这种情况，坐着休息比走路还要难受。于是，我命令重新上好驮子，继续赶路。

大约在午后两点钟，我们顺着小路走到布满乱石堆的山脚下。从这里开始上山。一切都和中国猎人说的相同。

山口上立着一座小庙。读者也许会以为这是一座大的石头建筑物。其实不然，如果没有挂在庙旁树上的那些破红布，人们很可能从庙前走过而发现不了它。想想看吧，两块立着的扁石上横搭一块同样的扁石作盖，这就是庙；里面供着神像（粗糙的木版画），有时还有小木匾。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在庙前发现香头、香灰、一撮大米、一块糖，等等。这是献给“保佑发财的山林之神”的供品。

下山后，我们顺着小路来到西南岔河左岸的一所碓子房跟前。当时主人出门去了。我决定等他回来，并命令大家安顿宿营。

下午五点钟左右，主人回来了。一看见士兵，他吓坏了，也是

转身就跑。但是哥萨克把他抓住带到我跟前。他很快就确信我们不会伤害他，于是便高高兴兴地回答起问题来。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鞑子，满脸麻瘢。我从他的话里了解到，他给腰砣子的财东干活，欠东家的债。欠债的数目，他当然不知道，不过他觉得自己是受欺负的。我们提出要他带我们到锡霍特山去，他拒绝了，理由是，如果中国人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打死他。我不再坚持，好在我已经知道，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为了争取这个鞑子，我给了他二十五粒贝尔登步枪子弹。这个礼物使他高兴极了。他又唱又跳，然后向我们宣布，他要送我们到下一座房子，那里住着两个中国猎人。

离黄昏还有不少时间。于是，我带上步枪去观察周围的情况。走出宿营地约1公里，我在一个树墩上坐下来，谛听着。日落时，原始森林中的飞禽总是比白天活跃。小鸟飞上树梢去看那渐渐消失的太阳，向它道一声“再见”。我入神地观赏着大自然，完全忘却了我是只身一人，远离宿营地。突然，我听到附近有沙沙声，在一片沉寂中显得很响。我以为，是只大动物在走动，便准备好自卫。原来不过是一只獾。它踏着碎步迅速地走着，偶尔停下来在草丛里寻觅什么。它从我的眼前走过去，近得用枪尖就能碰到它。它一直走向溪边，舔着喝了一些水，然后摇摇摆摆地走开了。周围又是一片沉寂。

突然，背后响起一阵急促而刺耳的尖叫声，很象响亮的剪刀喀嚓声。我回头一看，发现一只鼠兔。这种小动物在西伯利亚东部和东北部极多。它长得象小家兔，只是没有那么长的耳朵，全身呈灰褐色。喜欢在山坡上的乱石堆中和河谷里生着薄薄一层苔藓的乱石滩中穴居。白天出来活动，但特别谨慎胆小。要打死一只鼠兔而又不损坏它的毛皮，那是很困难的：一颗霰弹就可能使它的皮支离破碎。

我动了一下，小动物吓得连忙钻进洞里。从它逃窜的速度可以看出，它对危险很敏感，时刻保持警惕，尽管林中一片寂静，它仍感到危机四伏。接着，我看到了一只花鼠。这是一种活泼好动的花皮地鼠。它在一棵倒木上灵活地跑来跑去，忽儿爬到树上，忽儿跑下来钻进草丛里。这种鼠的毛皮黑黄相间，背上和体侧有五道黑色的纵纹。

这种动物均匀地分布在整个乌苏里地区。不论是在茂密的混交林里，还是在疏林边的田野里都可以见到。它逃跑时，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因此很容易被人发现。中国人有时用它的毛皮镶帽边。

我发现，花鼠总是跑回一个地方，每次回去都要啣点东西，颊囊鼓鼓的，再回到地面上来时，嘴里已经空了。这引起了我的兴
107 趣。我走近一些，开始观察。倒木上摆着干蘑菇、小菜根和松子。现在林子里既沒有蘑菇，也沒有松子，显然，这是花鼠从洞里搬出来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起德尔苏曾经说过，花鼠总是储存很多食物，有时足够两年吃的。为了不让食物腐烂，它每隔一段时间就把食物搬出来，放在倒木上晾晒一下，傍晚再收回洞里。

我又坐了一会儿，才起身朝前走去。路上不时碰到刚刚被翻动过的倒木。我看出来，这是熊干的。它最喜欢这种活动。熊常常在林子里一边走，一边掀起倒木，拣它下面的东西吃。中国人开玩笑说，熊在翻来翻去地晒木头呢。

返回的时候，我走的正巧是来时的路。我认出了那棵我曾在下面逗留过的大红松，沿着我熟悉的倒木渡过了溪水，绕过碎石堆，不知不觉来到花鼠晒食物的倒木跟前。花鼠洞现在竟变成一个深坑了。松子和蘑菇扔得到处都是。新翻出来的泥土上可以看到熊掌印。一切都明白了。熊瞎子毁掉了花鼠洞，吃掉了洞中的食物，很可能连洞的主人也一起吞进了肚子里。

这时，黄昏降临了。晚霞已经消逝，天色昏暗下来。远近的树

木呈现出一种单调的颜色，非绿，非灰，也不象黑色。周围静得使人感觉到耳朵里营营作响。黑暗中，一只甲虫从我身旁嗡一声飞了过去。我小心翼翼地走着，以防跌倒。忽然，附近发出一阵很响的声音。前边有一只大动物在呼哧呼哧地喘气。我本打算开枪射击，但是随即改变了主意。野兽受惊以后可能逃掉，但是也可能扑过来。眼前的一分钟比一辈子还要难熬。我看到一只熊，它使劲儿嗅着空气。我久久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左移动。还没走出两步，就听到一声吼叫和树枝折断的喀嚓声。我吓得心缩成了一团。我本能地朝野兽开了一枪。野兽的响动越来越远，说明它逃跑了。过了片刻，宿营地那边也回了我一枪。

我又回到老地方，按原来的方向继续赶路。半小时后，我看到了宿营地的篝火。红通通的火光照亮了地面、灌木丛和树干。人们在篝火旁边忙碌着。驮马在草地上吃草，他们的四周生起了烟堆。当我走近时，狗吠叫着扑过来。但是，它们认出是我，便摇头摆尾地表示歉意，窘态毕露地走回去了。太阳一落，蚋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蠓[74]——一种极小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飞虫。 108
这种小飞虫出现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人的耳朵开始发烧。然后就觉得好象有一层带刺的蛛网糊在脸上。额头上痒得特别厉害。蠓虫常常钻到头发里、耳朵里、鼻孔里、嘴里。人们骂着、唾着，不时地用手抹脸。士兵们把手帕塞在帽沿下面——哪怕稍微保护一下脖子和后脑勺也好。我渴得很，就要茶喝。

“喝不得，”哥萨克埃波夫说道，一面递过茶杯。

我把杯子举到嘴边，但是看见水面上蒙了一层灰尘似的东西。

“这是什么？”我问哥萨克。

“小咬，”他答道，“热气一熏，它们就掉进开水里去了。”

我起初用嘴吹，后来用匙子撇，试图把小咬清除出去，但是，我

一停，杯子里立刻又落满一层虫子。哥萨克说得对，我始终沒能喝成这杯茶。我把水泼在地上，然后钻进蚊帐里。

晚饭后，大家开始准备睡觉。有些人懒得架蚊帐，盖着被子，睡在露天里。他们翻来复去折腾了很长时间，“噢哟”、“哎哟”地叹气，用被子把自己连头蒙上，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小咬的袭击。这些小虫子从每一条小缝里钻进去。终于，有人挺不住了。

“给你，吃去吧！活见鬼！”他喊了一声，掀掉被子，伸开了手臂。

响起了一阵哄笑。原来，不仅他一个人沒睡，大家也都沒睡。但是，谁也不肯第一个起来生烟堆。过了约两分钟，篝火烧旺了。士兵们互相取笑，又“噢哟”起来，咒骂着。宿营地上渐渐安静下来。千百万只蚊蚋糊在我的蚊帐上。听着他们嗡嗡的叫声，我开始打盹儿，不久便睡熟了。

第十二章　大森林

鞑子指路　原始森林里的鸟类　西南岔的地质
森林之夜　原始森林里的中国居民　参场　考察
队折返　向导　中国老人　通往奥耳加哨所的古
道　锡霍特山脉前面的森林　疲惫和断粮

早晨，我被说话声吵醒了。才五点钟。听着马打响鼻、甩尾巴的声音和哥萨克的咒骂声，我猜到，蚊蚋一定很多。我急忙穿好衣服，钻出蚊帐。眼前的情景非常有趣。数不清的蚋群象乌云一样在我们的宿营地上飞绕。可怜的马把脸藏在浓烟里，不停地摇头甩尾。

篝火的灰烬上聚着一层蚋。它们不断地掉进火里，直到炭火完全熄灭为止。

对付蚊蚋只有两个办法：浓烟熏或者迅速地活动。不能坐着不动。我命令准备驮马，然后去摘树上的枪，可是，枪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枪上蒙着厚厚一层灰尘似的东西。原来，这都是粘在擦枪油上的蚋。我赶忙收拾好自己的用具，没等备好驮马，便循着小路出发了。

在离房子1公里的地方，出现了岔道。一条向右通往乌拉河，另一条向左通往锡霍特山脉。鞑子走到这里停住了脚步。他把我们应该走的小路指给我看，并对我说：

“长官！好好看路。马走的有，你走的有，马走的没有，你走的没有。”

不习惯听这种话的人，可能觉得他说的不过是一串沒有意义的词而已。但是我立刻就懂了。他说的意思是，一定要循着马行小道走，避开人行小道。

马匹赶上来之后，鞑子便回去了。我们则沿着一条新路溯西南岔河而上。

这一带生长着浓密的混交林，其中以红松居多。经过严重冲刷的河岸、漂木、细沟、坑洼、倒树以及挂在树丛上的一缕缕干草说明，不久前这里发过大水。

乌苏里地区的河流有个特点，每次洪水泛滥之后，涉水渡口都要改变位置。在洪水冲刷过的地方寻找路径并不那么容易。我们派人四处找寻，终于找到了小路。我们高高兴兴地继续前进。

沿途遇到的野兽足迹中有许多老虎脚印。有两次，我们惊动了鹿和野猪，开了枪，但是都沒打中，因为我们的人沉不住气，互相干扰。

乌苏里森林总是显得冷冷清清的，因为这里沒有歌声悦耳的鸣禽。路上，我有时看到乌苏里松鸦。这种鸟胆大、好动，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不停地对我们发出刺耳的叫声。我想仔细看看它们，试着走得近一些。它们起初极力躲藏在叶丛里，当发现我一直在跟踪时才飞掉。它们飞翔时露出翅膀上蓝色带白斑的羽毛，显得比平时好看多了。

林子里时而响起一阵阵类似敲鼓的声音。不久我们发现，弄出这种声响的是黑啄木鸟。这只多疑、易惊、红头的黑鸟，远看很象乌鸦。它尖叫着从一个地方飞向另一个地方，并且象其他啄木鸟一样藏在树后面。

小河旁边潮湿的树丛中栖息着榛鸡。狗跑近时，它们吓得飞向密林深处，并且象吹口哨一样地叫了起来。季亚科夫和麦梁想猎取几只，但是榛鸡不等他们走近就飞掉了。我劝士兵们不要白

白浪费时间，赶路要紧。

有一只大猛禽从树上飞起。这是黑夜之王——雕鸮。它落到一棵干枯的云杉上，惊慌地东张西望。我们刚一走近，它就飞跑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看见它。 111

西南岔河谷的地质极为简单。这是一条构造谷，自西南方延伸过来，然后沿锡霍特山脉转向北方。在这条河中游左侧的一道沟子[75]一带，可以见到细粒花岗岩岩屑堆，再往下去，有霏细玢岩、风化细晶岩和杂有方解石和玉髓的扁桃形辉绿岩。

越深入山区，河里的石槛越多。小路常常由这岸转到那岸。倒树成了天然的桥梁。这说明，我们现在走的路是人行小道。我记得鞑子说要循着马行小道走，因此便加倍注意起来。我很快就发现，我们的方向南偏。毫无疑问，我们走错路了。可能，我们应当拐弯时却没有拐。这条路比较平坦，无疑是通向乌拉河河源的。

傍晚，我们遇到一所碰子房。主人不在，无法打听。大家开会决定，把马匹留在宿营地，分头出去探路。Г. И. 格拉纳特曼一直朝前走，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往东去，我则向后转，尽量找到我们错过的那条小路。

傍晚，风刚一停息，蠓虫又出来了。这些小吸血鬼毫不留情地向人和马扑来。

白昼过去了。晚霞的余辉已从天际消失，但是毫无凉意。晒热了的土地晚间继续放热。林中的野草散发出清香。河面上冒着浓浓的蒸气。哥萨克在宿营地周围生起了一圈烟堆。人马都挤在烟堆旁边，不敢到空气清新的地方去。一切宿营工作安排就绪之后，我吩咐给我架起蚊帐，接着我就一头钻进了救命的帐子里。一个小时后，天黑透了。月亮升起来，向森林倾泻着柔和的银色光华。晚饭后不久，整个营地便进入了梦乡。没睡的只有马匹和狗，还有夜间守卫营地的人。

第二天早晨，当我和哥萨克别洛诺日金从宿营地出发时，天还没亮。过了不久，黎明来临。月亮暗淡了，夜色消失了，周围出现一片更加柔和的景色。微微的晨风掠过树梢，唤醒了林中的飞禽。太阳慢慢地向上爬着，越升越高，刹那间，从群山后面喷射出万道赋予万物生命的光芒，照亮了露水浸湿的森林、树丛和草地。

112 我们在头一所碓子房附近果然找到了一条折向一旁的小路。我们顺着小路走去，又遇到一所同样的房子。里面住着两个中国人。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以狩猎为业，老年人是个挖参的。年轻的中国人约有二十五岁，体格健壮。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很幸福，对自己的命运心满意足。他很爱笑，并且常常做出一些孩子般的动作来使自己开心。老人个子很高，骨瘦如柴，与其说是个活人，还不如说是具干尸。布满皱纹、晒得黝黑的面孔和满头白发说明，他已经年过七旬。两个中国人都穿着蓝布裤褂、套裤和乌拉，不过，年轻人的衣服又新又考究，老人的衣服破旧，打着补钉。两个人都戴着帽子，年轻人戴的是买来的草帽，老人戴的则是自制的桦树皮帽。

开始，中国人很害怕，但是后来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也就放心了。他们请我们吃小米饭、喝茶。经过打听才弄清楚，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锡霍特山脚下，再往前根本没有通海边的道路，我们队伍走过的那条小路通向注入乌拉河上游的朱家麻沟河[76]。

我爬上一棵大树。从高处看到的一切，与老人用棍子在地上划的平面图完全符合。东面可以看到锡霍特山脉锯齿般的山脊。按我们的估计，离那里还有两天路程。向北极目眺望，是一片有丘陵微微起伏的低地，低地上长满了高大的处女林。大森林总是给人一种神秘莫测，阴森可怕的感觉。人在它的面前显得极其渺小。往南和再往西去，又是山地。另一条山脉与锡霍特山脉平行，翻过那道山大概就是乌拉河了，不过在这里还看不见它。

这样的地形使我感到非常惊奇。照理说，离分水岭越近，山区的特征应该表现得越充分。我原以为会看到高山峻岭和尖耸的奇峰。实际上恰恰相反，锡霍特山脉附近只有一些溪流纵横的平缓丘陵。这是侵蚀的结果。

弄清方位之后，我从树上下来，立即派别洛诺日金返回宿营地向 П. К. 鲁特科夫斯基报告路已经找到的消息。我留在中国人这里。当中国人听说我们的队伍要在傍晚才能到达时，便准备出去干活。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房子里，就同他们一起去了。

老人态度庄重，沉默寡言。而年轻人却很爱说话。他告诉我，他们在原始森林里有一个参场，现在就是到那儿去。我听他的叙 113
述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看这条路的方向，如果沒有中国人帮助，我可能找不到返回的道路。我们沿着山坡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攀过一座山崖，然后下到河谷里去。路上我们遇到一些象瀑布一样湍急的山溪和很深的狭谷。谷底还有积雪。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是长满密林的北山坡。

读者如果把参场想象成栽种人参的林中空场，那就错了。凡是在不同时间几次找到过人参的地方就被认为是合适的参场。于是，就把别的人参全部移植到这里来。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松树皮搭的凉棚，它保护人参不受太阳光暴晒。为了防止土地过热，参场两侧栽着蒙丛，还挖了一条小水沟，从旁边的小溪中引来了泉水。

走到参场后，老人跪下，双手合十，举至额前，磕了两个头。他嘴里念念有词，大概是在祷告。接着，他站起来，又把手举至额前，然后才动手干活。年轻的中国人这时把几块写着汉字的破红布挂在树上。

人参！它原来是这个样子！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种植物，能够象人参这样，引出这么多的神话和传说。也许是受了文学作品的影响，不知为什么，我对这

种并不好看的五加科植物也产生了崇敬之感。我跪下来，想凑近些仔细看看它。老人误解了，他以为我也在祷告。从这一刻起，我才彻底博得了他的信任。

两个中国人开始干活了。他们清除树上落下的枯枝，移植了两丛灌木，浇了些水。他们发现流进苗圃的水太少，便把水流放大一些。然后开始除草，但并不是什么草都要锄掉，他们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刺五加。

在他们干活的时候，我到附近林子里走了一下。我怕迷路，便顺着水流朝前走，以便返回时有所遵循。当我回到参场时，中国人已经干完了活，正在等我。我们不知怎地从另一边回到了房子里。我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回来走的不是原路。

黄昏前不久，我们的队伍来到了房子跟前。中国人分给我们
114 一些饭食，虽然他们自己也不多。晚间，我总算说服了他们给我们带路，翻过锡霍特山脉到外伏锦河河源去。老人答应亲自当向导，但是因为体弱，他只能送我们到分水岭。年轻的中国人答应带我们走下一段路。他要到农户家里去买些面粉和小米。老人提出的条件是，一不许呵斥他，二不许同他争吵。第一个条件不成问题，第二个条件我们也都欣然同意了。

天刚黑，又出现了小咬。中国人在房子里生起了烟堆，而我们却钻进了蚊帐。想到有人带我们过锡霍特山脉，心里非常踏实，所以很快就睡着了。现在只担心一件事：食物是否够？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们已经准备停当。老人最先走，紧接着是年轻的中国人和两名拿着斧头的士兵，接着，大队人马就出发了。老人拄着一根长拐杖。他什么话都不讲，只是示意，应该往哪儿走，或者应该搬掉哪根倒木。尽管路上时常耽搁，考察队的行进速度仍然相当快。中国人一直朝西南方向走，直到午后才转向正南。

紧靠锡霍特山脉的山前地带由残斑岩和斑状凝灰岩构成。地面上的岩石已经崩解为碎块，形成了岩屑堆，上面长满了苔藓和灌木丛。

乌苏里地区很难找到地上只有落叶而不生野草的干燥的针叶林。这里到处都很潮湿，到处是苔藓、蕨菜和细小的苔草。

今天首次下令减半分配饭食。即使这样，口粮也只够吃两天的了。如果翻过锡霍特山脉后，不能立刻找到居民点，就会挨饿。据中国人说，从前在外伏锦源头有一所碓子房，但是他们现在不知道，房子是否还在。我想停下来打猎，但是老人反对，坚持继续赶路。我既然事先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现在只好服从。应当公正地说，老人带路带得很好。路过一个地方时，他停下来，把一条长满野草和灌木的老路指给我们看。这就是从前乌苏里的中国人到奥耳加湾去的古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布季谢夫和马克西莫维奇也曾走过这条路。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们的形象以及他们所作的记载。从这条路被践踏的程度可以看出，当年往来非常频繁。115
自从军港由尼古拉耶夫斯克① 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中国猎人不再走这条路了。它渐渐荒芜，完全失去了意义。

近日来，人们的衣服破坏得很厉害，补了又补，头上戴的防蚊罩破得已经不起作用了，脸上被叮得满是血斑，前额和耳朵周围出现了湿疹。

有限的食物储备迫使我们兼程趱行。我们把途中的大休息缩至三十分钟，午后一直走到黄昏才停下宿营。

这种长途跋涉对老人来说异常吃力。我们一停下宿营，他就坐到地上呻吟，没有别人搀扶站不起来。我的行军水壶里还有几滴罗木酒，原来是准备路上有人生病时使用的，现在正是时候。老

① 即庙街，下同。——译者

人为我们受累，明天还要赶路，然后还要返回去。我把全部罗木酒倒进茶缸里，递给他。我看见了老人感激的目光。他不愿一个人独享，示意让大家一起喝。我们都劝他，他才把酒喝掉，然后钻进自己的蚊帐里睡了。接着，我也去睡觉了。

听着蚊蚋的嗡嗡声，我想起了圣经里处罚埃及的故事："苍蝇成了大群，败坏着埃及人。"在一个气候干燥，没有白蛉子的国度里，偶尔出现了白蛉子，人们就觉得那是可怕的刑罚。但在这里，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各种吸血的小飞虫早已司空见惯了。

天刚破晓，中国老人就把我叫醒了。

"走吧！"他简短地说。

我们吃了一点儿昨晚剩下的冷饭，便上路了。今天中国向导带我们急转向东。一出宿营地，我们就进入锡霍特山脉前面的侵蚀山区。这里的山都是一些不高的、坡度平缓的丘陵。无数条溪水流向四面八方，很难立即断定，溪水究竟流到什么地方去。

离山岭越近，林木越稠密，倒木也越多。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赤柏松——古代残留的亚热带植物区系的代表。这种树在历史上曾遍布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赤柏松树皮为红色，木微红，结红果，形同云杉，但枝杈的排列与阔叶乔木相同。

这里的林下植物主要有狗枣子（不知为什么俄国移民称它为"无核小葡萄"）、金银忍冬、狗奶子、核桃楸（不规则锯齿叶）、毛杨梅
116 （叶上有白鳞，开白花）。显花植物中最常见的有中国巫医采作药材的白芍药，其次为集生草（掌形锯齿叶，紫花）和七筋菇（叶大多汗，成莲座状）。

黄昏前，我们到达分水岭。人们都饿极了。马匹也迫切需要休息。它们整整走了一天，没有吃草，也没有歇过。现在宿营地附近哪儿也没有草。卸下鞍驮之后，马累得立即躺在地上。我们从什马科夫卡车站出发时，马匹全都膘肥体壮，可是现在它们被饥饿

和蚊虻折磨得瘦弱不堪，完全变了样。

中国人用仅有的一点小米掺蕨菜叶熬成稀粥，分给士兵们，大家一起喝了下去。吃过这种难以充饥的晚饭之后，为了逃避饥饿的折磨，人们立刻躺下睡了。这样做很对，因为明天的出发时间比今天还要早。

117

第十三章　翻过锡霍特山脉到海边去

马克西莫维奇山口　一块方糖①　锡霍特山脉东坡的森林　昆虫和鸟类　锡霍特山脉是一条气候分界线　外伏锦河河谷及其支流　青羊　萤火虫　近海地区的鸟类　中国人的好客　鞑子山　伏锦村和佩尔姆斯科耶村　俄国首批移民的艰辛　猎手　鹿的禁猎区　鹿茸的价值　卡什列夫　“虎见死”沙丘　黑线姬鼠　旅途的终点

第二天是6月16月。早晨五点钟，我们拔营出发，立即开始登锡霍特山脉。山坡平缓，上升速度很慢。向导带领我们尽量走直路，但是遇到陡坡，只得迂回前进。

越往上走，溪水的水流越细，最后完全消失了。不过，岩石下面轰轰的响声说明，这里的水源仍然很丰富。后来，这种响声也逐渐微弱，只能听到地下的细流好象从茶壶里往外倒那样响着，接着，细流变成了水滴，最后连滴水的声音也没有了。

一小时后，我们登上山脊。这里的山势突然陡峭起来，但是很快又平缓了。

118　山口上有一棵大红松，红松树下有一座用树皮搭的小庙。中国老人在庙前停住脚步，跪下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来，用手指着东方，吐出四个字：

① 正文中没有这一节的内容。——译者

"外伏锦河[77]。"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站在分水岭上。老人说完便坐到地上，做手势要大家休息一下。

趁此机会，我顺着山脊朝南走了不远，来到一个巨石嶙峋的地方，登上一块高石，开始观察。

与锡霍特山脉毗连的地带由石英斑岩构成。锡霍特山脉在这里从西南走向东北，最高点海拔约 1,100米，北段稍低。西坡平缓，东坡较陡。整个山脉被覆着茂密的针叶混交林，只有个别的山顶和岩屑堆地带有秃峰。在中国古代地图上，这条分水岭被称为希霍塔-阿林。当地的汉人称它为锡霍特岭，但经常叫它老岭(意为"高大古老的山岭")。据用沸点测高(溫度)表测量，我们所在的山口高 980 米。我以乌苏里地区首批考察者之一 К. И. 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将它命名为马克西莫维奇山口。

分水岭以东，目力所及的地方浓雾弥漫，邻近的山峰好象散布在雾海中的孤岛一样。雾浪涌上山脉，刚一越过山坳就不见了。分水岭以西，空气清新洁净。据中国人讲，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后来，我又遇到很多情况，每次都使我更加确信：锡霍特山脉是沿海地区与乌苏里江右侧支流流经地区之间的一条严格的气候分界线。

可能我离开的时间太久了，队里的人在叫喊。

哥萨克已经烧好了茶，正在等我。

我们用热茶滋润一下饥腹，接着就动身了。

我已经说过，从山顶到外伏锦河去的下坡很陡。我们面前是一条很深的峡谷，谷底堆满石块和倒木。象瀑布一样层层下泻的急流冲出许多坑洼，坑洼隐蔽在蕨丛下，成了一个个眞正的陷阱。格拉纳特曼推倒一块巨石。巨石掉下山去，路上带动其他石头滾滾而下，形成了岩崩。

顺着这样的峡谷下山非常困难，马匹尤其如此。如果把我们

下锡霍特山脉的道路用图标示，那么就可以看到一条极短的弯弯
119 曲曲向东蜿蜒的路线。走完这条路线用了约两个小时。槽沟里有一条溪水，它在灌木丛的遮掩下几乎看不见。溪水沿着槽沟向下奔流，发出快活的喧闹声，似乎庆幸它终于从地下冲出来，获得了自由。溪水流到下游渐渐平静下来。

但是，又有一条同样的深谷自右侧伸来。原来的那条峡谷现在已经变成狭窄的河谷了，当地中国居民称它为新光大沟[78]。翻过山口，阔叶林很快代替了针叶混交林。向阳坡上长的多半是柞树。河谷里的林木比较丰富多采。这里可以看到小叶椴（喜欢在林边和林中空地上生长）、浅绿大齿叶的花楷槭、灰柳（半灌木半乔木）和卫矛（形同灌木，枝干生有软木翅）。纯属灌木类的植物有：柳叶绣线菊（花朵为鲜艳的玫瑰色）、野山楂（特殊品种，刺短而稀少，叶背发白），高4米多的金银忍冬（开大量粉红花朵）、随地爬蔓的百里香（鲜艳的紫红色花朵，剑状小叶）。小路旁边还有别的灌木，我本想观察一下，但饥饿使我不能久停。地里开满了鲜花，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有颜色深浅不同的单花鸢尾，从浅蓝直到深紫。还有各种颜色的兰花、驴蹄菜、聚花风铃草、铃兰、林荁菜、朴素的野草莓花、鲜艳的石竹花以及红、黄、橙黄的野百合花。从浓密的针叶林到稀疏的柞树林，又到百花盛开的林中旷地，过渡界线竟这么明显突然，人们情不自禁地惊叹起来。我们在锡霍特山脉西侧经过三四个渐变段才能看到的景色在东麓一下子全呈现在眼前。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一个特点：那些在山脉西侧已凋谢了的花，在这里还沒有开呢。

在里伏锦流域，蚊虻等吸血小飞虫很多，鳞翅昆虫却很少。这里正好相反，光彩夺目的深红蕁麻夹蝶、淡黄色带黑红斑点的绢蝶和深蓝色的大凤蝶到处翩翩飞舞。凤蝶常常落在水面上，展开翅膀，顺水漂流。乍一看，还以为它们是偶然落水，飞不起来了呢。

有几次，我想去捉它们，但是刚一伸手，它们就毫不费力地飞起来。但是，飞出不多远，又重新落到水面上。到处都有蜜蜂和黄蜂在花丛间飞绕，不时可以见到腹部黑、橙、白相间、毛茸茸的熊蜂嗡嗡地 120
飞来飞去。下面，灵活的步行虫在草丛里爬着。这种甲虫生性凶残，堪称“虫中之虎”。小路上还有黑色的埋葬虫和三色的斑蝥。斑蝥行动敏捷，简直分不清是跳还是飞。在伞形科植物上活动的昆虫主要有象虫和绿椿象。在水边和路旁潮湿的地方，蜻蜓展着透明的翅膀，瞪着浅蓝色的大眼睛在飞行。

观赏过昆虫之后，我又去观察鸟类。首先看到的是山鹨。它们在树下跳着，在枯叶里捡食。当我走近时，它们就飞掉了。但飞出不远，又落在草丛里。山溪边，山鹡鸰摆动着尾巴从一块石头跳向另一块石头。这种鸟不太怕人，只是在我走到跟前时，它才不慌不忙地飞开。太平鸟守着野蔷薇丛。它们在灌木枝上灵巧地跳来跳去，不到空旷的地方去。我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了长尾山雀。它们在叶丛中进进出出，很少注意旁边的同类。伶俐的小山雀在长尾山雀的身旁忙碌着。这种鸟极小，小喙、短尾。

从许许多多的足迹上看出，在这里活动的哺乳动物有狍、鹿、野猪、熊和虎。

大家虽然又累又饿，但走得都很起劲。顺利地翻过锡霍特山脉，由荒凉寂寞的老林突然进入鸟语花香的林带，而且还碰上了小路，这对大家的情绪都起了鼓舞作用。黄昏时，我们走到一所空碓子房跟前。房子附近有一个不大的菜园，里面种有芜菁、生菜和葱。

与我们在伏锦河畔看到的蔬菜相比，这里的园田作物生长期也比较晚。总之，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说明锡霍特山脉东西两侧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外乌苏里地区的植物生长期显然比乌苏里江流域要晚得多。

我们沒有再往前走，就在房子附近宿营了。

中国人从8月份起就开始往原始森林驮运食物。往最边远的房子运盐、面粉和小米则靠人用背囊背。食物放在椴木凿成的桶里，上面盖着树皮。房门从来不上锁，木桶上加盖只是为了防备老鼠和花鼠钻进去。

121 在原始森林里不能动用别人的食物。只有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才可以借用，条件是：一遇到农舍就弄来还上。不遵守这种规矩的人被认为是强盗，要受到严厉的制裁。确实，偷盗碓子房里的食物会逼得捕貂者提前离开原始森林，有时甚至使他陷入绝境。

晚间，中国老人向我们宣布，他不能再往前走了，他要留在这里等自己的同伴回来。

第二天，6月17日，我们和中国老人分手了。我把自己的猎刀赠送给他，而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送给他一只皮口袋。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斧头了。从碓子房起，顺河而下有一条小路。小路越来越好走。我们终于到达了新光大沟河与头道沟河汇合的地方。头道沟河为东西流向，与锡霍特山脉成锐角。它比新光大沟河要大得多，如果把它称作外伏锦河也是当之无愧的。1860年，布季谢夫曾经沿着这条河下山。据说，这条河的源头有几所中国房子，居民以捕兽为业。上述两条河汇合的地方就是外伏锦河的起点。俄国移民称外伏锦河为阿瓦库莫夫卡河。

森林到了尽头。宏伟的山景突然呈现在我们眼前。河谷左侧的高地上是稀疏的柞树林，并杂有椴树和黑桦。两坡自上而下布满了岩屑堆，石头缝里长着杂草和小灌木丛。

外伏锦河河谷里阶地丰富，一级一级，很象巨大的台阶。这就是"准平原"。在古地质年代，这里发生过剧烈的剥蚀，然后整个山系隆升，接着又是水流侵蚀。当时，河水起了锯子和锉刀的作用。

在头道沟河对面，从右岸注入外伏锦河的支流叫做躺牛沟

子[79]，这是一条多石槛的小河。再往下游去，还有四条支流：哈尔钦基纳、黑木大沟[80]、宽井子[81]和沃罗特纳亚河。这四条小河大小相同，相互之间的距离也差不多。沿哈尔钦基纳河有一条路通往里伏锦河，直达向阳砬子[82]。俄国移民在黑木大沟附近曾发现一座基督教徒的坟墓，所以他们又称黑木大沟为十字架河。据中国人讲，宽井子河十分曲折，水流湍急，石槛极多。沃罗特纳亚河河谷两侧是陡峭的高山，这里被认为是良好的狩猎场所。

哈尔钦基纳沟与新光大沟河之间的峭壁和岩屑堆地带有一种 122
外形和山羊近似的青羊。这种动物属于羚羊类，身长约 2 米，高 0.8 米。毛呈暗灰黄色，但头部、脊背和尾巴为深褐色，颈下和腹部浅灰色。颈毛较长，很象鬃毛。头上有一对角，角不大，向后弯。青羊在乌苏里地区分布甚广，远至伊曼河，沿海一带直到捷尔内伊港（库家河）。它们结成小群，在针叶混交林和难以攀登的石崖之间栖息。白天，青羊不出森林，夜晚才到河谷里饮水。稍有一点动静，便向石崖奔逃。针对这种情况，猎人一般分成两组，一组进入森林，另一组埋伏在石崖附近，抄青羊的后路。由于青羊只在固定的地点活动，而猎人又非常了解这些地点，可想而知，青羊正处在绝种的危险之中。

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发现小路上有车辙。我以为很快会走上大路，但是给我们带路的中国人解释说，俄国人仅仅在秋冬两季到这里来打猎，真正的大车道在二道沟河河口才能见到。

马匹已经疲惫不堪，勉强迈着步子，走起来摇摇晃晃，象喝醉了酒似的，只好停下来休息。趁此机会，我登上一座小山岗去测定方位。

外伏锦河总的流向是朝东南。中间有一处折向正南，但是不久又恢复原来方向，朝东南一直流入大海。往西可以清楚地望见锡霍特山脉。我本想看到尖耸的奇峰，但是，眼前却呈现出一条山

脊平直、山顶浑圆、背斜层宽阔、起伏缓慢的山脉。这是时间和水流造成的结果。

外伏锦河河谷为纵谷，不过从它那些与海岸和锡霍特山脉平行的支流的流向来看，似乎可以发现某些剥蚀作用。

锡霍特山脉东侧的山前地带由花岗岩、正长岩和石英斑岩构成。石英斑岩我们在分水岭西侧早已见到，现在仍然延续不断。外伏锦河左侧高大的古河阶地，基底（也由石英斑岩构成）厚大，在哈尔钦基纳河口附近尤为突出。

123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回到休息地点，唤醒了酣睡的同伴。士兵和哥萨克们醒来后仍感疲倦。睡这点觉实在帮助不大。他们穿上靴子，起身去收马匹。牲口见人并不躲开，乖乖地戴上笼头，麻木不仁地让哥萨克牵着走。

中国人说，如果我们不停地走一整天，傍晚就能到达农舍。果然，黄昏时我们来到二道沟（第二道大沟）河口。这条河中石槛极多，水流湍急。它从西南流向东北，途中穿凿坚硬的斑岩石层。有几处石槛上的急流象真正的瀑布一样。附近的群山由角石和石英岩构成。据中国人计算，从这里到海边有 150 里，等于我们的 78 公里。

在河对岸大榆树的浓荫中，有一所中国房子。我们高兴极了，就象看到头等旅馆一样。好客的中国人听说我们已有两天没吃东西，就急忙准备晚饭。对我们来说，豆油烙饼、小米粥和咸菜胜过城市里最精美的菜肴。我们得到主人的默许，决定在这里留宿。中国人搬开自己的被褥，把大半铺炕让给我们住。炕烧得很热，不过，我们宁肯受热炕折磨，也不愿让蚊蚋叮咬。

房子里挤满了人，所有的窗户上都挂着棉帘子，屋里闷热得很。我穿上衣服，走出门外。

夜晚寂静而又温暖，正适于夜间的昆虫出来活动。眼前的景

象使我惊奇得忘了蚊蚋，看得入了迷。空中到处闪烁着点点蓝光，原来是萤火虫。它们发出的亮光时断时续，每次不超过一秒钟。只要盯住一个蓝光，就能看出一只萤火虫的去向。萤火虫不是成群同时出现，而是一个一个地陆续飞来。据说，俄国移民头一次见到这种闪烁的亮光时，曾对它开枪射击，并且被吓跑了。眼前，这种昆虫已经不是几只，而是几千只，几万只。它们或在离地面很近的草丛里飞来飞去，或在树丛中飞绕，或在树梢顶上盘旋。虫火荧荧，星光闪闪，真是一种光的舞蹈。突然，耀眼的电光一闪，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一颗巨大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破夜空。刹那间，流星碎裂，变成无数细小的火花，落到远处的山后去了。星光熄灭了，萤火虫的燐光也象在魔杖的指挥下一样，顿时消失。过了两、三分钟，树丛里突然出现了一只萤火虫，接着是第二只、第 124
三只……半分钟后，成千上万只荧光闪闪的爱尔菲神① 又在空中到处飞舞了。

尽管夜景这么美好，尽管萤火虫和流星陨落的现象如此壮观，但是却不能在戶外久留。蚋虫糊满了我的脖子、手臂和面孔，钻进了我的头发。我回到房子里，躺到炕上。疲劳占了上风，我睡着了。

第二天定为休息日。让人和马都充分休息一下。连日来，我们奔波劳顿，不仅需要夜间的睡眠，而且急需较长时间的休息。带领我们翻越锡霍特山脉的年轻中国人购买了必需品之后，清晨就动身回去了。

昨天我们累得甚至连周围的情况都沒有观察。那时顾不上这件事。只有今天饱餐了一顿早饭之后，我才决定到附近去走走。阿瓦库莫夫卡河河谷中段宽约半公里，两级阶地顺右侧延伸，左侧

① 古日耳曼神话中待人很好的一种大自然界的神。——译者

为岩石嶙峋的山丘，由粗面岩、砾岩和角砾岩构成。阶地附近有一片长形的沼泽。这是从前的河道。在某次洪水泛滥时，河流开辟了新道，故道便被遗弃了。

在这里的飞禽中，我看到了东西伯利亚云雀。在沿海地带现在还是春天，因此到处都可以听到云雀嘹亮的啼啭。雀儿忽儿落在地上，忽儿升入高空。柳丛附近飞着一只乌苏里小啄木鸟。这种鸟的确很小，但是和它的其他亲族一样，羽毛绚丽多采。枝头树影里还可看到灰脚柳莺。它们一刻也不闲着，一边蹦蹦跳跳，一边抓小虫吃。路两旁的灌木丛里，时而出现绿鸻。它们同野麻雀在一起啄食马粪，在灰尘里沐浴。此外，沿海地区还有鹌鹑和野鸡。鹌鹑很象沙鸡，在平原地带的河谷里栖息。我的狗惊飞了两只小鹌鹑，它们尖叫着从狗的鼻子底下飞跑了。飞出约二百步远，又落进草丛。在回来的路上，我看到两只野鸡。雄雉从灌木丛里飞出时，先向上飞两三米高，并狂叫一阵。它的叫声有些象受惊的大公鸡。在另一个地方，狗惊动了一只雌雉和一窝幼雏。捕猎野鸡时，狗很少踞地作势，只是伏在地上，匍匐前进，有时爬得快些，有时慢些。受惊的野鸡总是先跑一阵。它很狡猾，故意弄乱足迹，甚至常常又回到原地。狗迷失踪迹之后，就会乱窜。野鸡则利用这个时机飞起逃掉。雌雉飞起的时候不叫，比雄雉飞得远些。不过刚才这只雌雉的表现有些异常：懒洋洋地飞着，既慢又低，不是直飞，而是兜圈子，因此狗差一点儿咬住它的尾巴。我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只雌雉有一窝雏，它在尽力把狗引开，不让它接近小鸡。

我牵住阿利帕的皮带，往回走去。

中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午饭，正在等我回去。

我们喝茶时，又有一个中国人走进房子里来。他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囊。晒黑的脸、穿破的鞋、褴褛的衣服和熏黑的铁锅都说明，

他走了很远的路。来人卸下背囊，坐在炕上。主人立刻招待他，首先把自己的烟荷包递给客人。

“这是谁？”我问主人。

“过路的。”他答道。

“是你的熟人吗？”

“不是，”他答道，接着就吩咐厨子给过路的客人准备午饭。

当来客吸烟时，中国人纷纷向他打听新闻。他也津津乐道地讲起他来的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和路上的见闻。原来，他从纳恩图河来，要到普松河去。

吃晚饭时，中国人自己就坐之前，先请那位客人入座。所有的中国人都抢着招待他。客人的饭碗一空，马上就给他盛满。饭后，在炕上给客人腾出一块最好的地方，给了他两条被子，一条当褥子，一条当枕头。第二天，过路的客人留在这里休息了一整天。

当地的中国居民对过路人都非常关心。每个过路的人都可以在别人的房子里免费住三昼夜，但如果他要继续住下去，就必须干活或者分摊伙食费。

第二天，6 月 19 日，我们告别了好客的中国人，又上路了。从这里起，开始有大车道。为了减轻马匹的负担，我雇了两辆大车。

外伏锦河河谷下游风景如画。右侧有形态万千的悬崖峭壁，有的象人，有的象城堡，还有的象高塔，等等。左侧仍是两级的高阶地，由页岩构成。阶地向北延伸，逐渐变成山岗。

这里只有一条不大的支流，即卡萨富诺瓦沟，当地的中国人称 126
作瞎迷沟子河[88]。这条河长约 15 公里，起初流向东南，然后折向正南。河谷右侧是高山，左侧地势平缓，略有丘陵。河谷狭窄，只是到了中游，自格鲁舍瓦亚河注入之后才宽阔起来。溯卡萨富诺瓦沟而上，沿途可以看到右侧的峭壁上有一条条阶坎，阶坎继续延伸，逐渐转为宽阔的阶地。附近的群山上生长着只宜作薪材用的

稀疏的阔叶林。

距海边约 18 公里的地方，可以见到裸露的石灰石。

从卡萨富诺瓦沟稍往下去，有两条河，即三道沟和梨下沟[84]，从右侧注入外伏锦河。梨下沟发源于鞑子山。关于鞑子山，下文中还要提到。三道沟河的河源由很多条山溪汇集而成，溪水来自狭窄的沟壑。从前，这里曾是野兽极多的大森林，但是山火却使这个狩猎的黄金国化为乌有了。

中国人沿外伏锦河谷开辟的大路，中途需两次涉水，这是涨水期间最大的交通障碍。为避开这些障碍，必须走小路。小路始于河阶地附近，从河谷左侧上山，然后通过峭壁上的阶坎。这里有 300 米长的一段小路简直是高悬在深渊之上。

四十年前，在卡萨富诺瓦河河口附近的阶地上曾经住着乌德海鞑子。后来，他们被中国人排挤走了，但是，其中大部分人死于 1881 年流行的天花。

鞑子山为周围群山之主。那些乌德海人经常到这座山上打猎。鞑子山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在整个外伏锦河河谷里，从二道沟河河口直到鞑子山，散布着许许多多中国房子。那里的居民夏季从事农业和在海上谋生，冬季捕貂和狩猎。

外伏锦河最大的支流是阿尔扎马索夫卡河。它从左侧注入外伏锦河。自阿尔扎马索夫卡河河口略向上去，高地上有一个小小的俄国村庄伏锦村(现改名为维特基诺村)。1906 年，全村只有四戶人家。他们是最早来的俄国移民。这个小村子有它独特的地方。破旧但是整洁的小屋看起来很舒适。农民们既快活又善良。他们殷勤地接待我们，把我们安排到各家去住。晚间，老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讲述迁移到这里来的最初几年，在异国土地上安家
127 创业的艰辛。1859 年用船把他们送到这里，让他们在奥耳加湾上

岸，自己安排生活，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会干什么就干什么。起初，他们在离港湾 1 公里的地方住下，设立了一个称作诺文卡的小村庄。不久，农民们发现，离海越远，雾气越少。于是，他们就迁到外伏锦河河谷里来。1906 年，诺文卡村就只剩下一个人在那里居住了。昔日的农舍遗址至今仍可辨认。但是，人们迁到新地方来之后仍然灾祸不断。由于没有经验，他们把庄稼种在河谷里。头一次大水就把庄稼冲掉了；第二次大水冲走了所有的干草；此外，老虎吃掉了全部牲畜，并开始袭击居民，而农民们只有一支枪，而且还是老式土枪。为了不致饿死，他们给中国人当雇工，每天挣 400 克小米。每月算一次帐，还得用背囊把这些小米从 70 公里以外背回家。老年人对新地方久久不能习惯，他们对祖国记忆犹新。但是年轻人很快就适应了，他们锻炼成了出色的射手和优秀的猎人。湍急的河流已经吓不倒他们；不久，他们又开始航海。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一个人单独猎熊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英雄行为。可是在这里，每个青年人都能单独猎熊。涅克拉索夫曾歌颂过一个打死四十只熊的农民，而这里的皮亚蒂什金兄弟和米亚基舍夫兄弟每个人都单独打死过七十多只熊。还有西林兄弟和沃罗夫兄弟，每个人都打死过好几只虎，打死的熊则不计其数。有一回，他们决定把熊绑住取乐，结果差一点丧命。这些猎人的身上都留有虎牙和野猪咬过的瘢痕；每个人都不止一次侥幸地从死里逃生。

伏锦村的农民对待狩猎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不仅猎取野兽，而且还关心保护野兽。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他们开会决定不许杀害母鹿和幼鹿，在发情期不猎公鹿。此外，他们自己划出禁猎区，规定了禁猎区的界限，并互相保证不在那里打猎。但是，后来从俄国迁来的人不承认这项规定，开始滥捕滥杀。由于禁猎区是农民根据私人的倡议在公家土地上划定的，所以不能够查办违禁的人。偷猎者就利用这一点，扼杀了伏锦村农民良好的

创举。

在奥耳加地区，一架鹿茸的价值高达一千二百卢布。在佩尔姆斯卡亚村，农民皮亚蒂什金家里，我看到过一架高 52 厘米、粗
128 22 厘米的鹿茸，根部角距为 86 厘米，鹿茸在顶端才开始分叉。整个鹿茸的重量为 4.4 公斤。但是这架鹿茸的售价却很低，只卖了八百七十卢布。听皮亚蒂什金兄弟说，1905 年，他们卖了四架鹿茸，只得到二千二百个卢布。

谈话中间有个人走进屋来。看样子有四十五岁，中等身材，瘦瘦的，留着小胡子，长头发。他进屋后鞠了一个躬，抱歉似地笑了一下，坐在屋角的一只箱子上。

“这是谁？”格拉纳特曼问。

“卡什列夫，‘虎见死’，”有几个人同声答道。

我们开始询问他，但他却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他坐了一会儿就站起身来。

“打野兽并不难，沒有什么奥妙。要说有奥妙，就看你能不能发现它，”说完，戴上帽子就出去了。

我们听别的农民说过一些卡什列夫的事迹。他的外号叫“虎见死”，因为他打死的虎最多。他最善于发现兽踪。卡什列夫总是一个人在原始森林里活动，风餐露宿，常常连篝火都不生。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他是个名符其实的森林流浪汉。他在三道沟河上发现一处石崖，老虎经常从那里路过。于是，他就到那里等候它们。

农民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抓活虎。他们既不用捕兽槛，也不设陷阱，而是用手捕捉，捉住之后用绳子捆起来。当他们发现母虎和一群一岁左右的幼虎的新足迹之后，便放出许多条狗，同时大喊大叫，朝空中放枪。虎群被这种嘈杂的声音吓得四散奔逃。然后，人们便分头去逐个地追捕他们。这种狩猎要求胆大、灵活和无所

畏惧。

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非常有趣，我们简直准备一直听到天亮。半夜，农民们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我们动身到佩尔姆斯科耶村去。它在伏锦村以下 4 公里的地方。

佩尔姆斯科耶村农民的经济福利状况好得不能再好了。这个村子在各方面都堪称模范。

村里有一所用自愿捐献的资金开设的学校。儿童有许多关于自然和俄国地理的书籍。所有的农民读书都相当多，很有知识。有些人对技术很感兴趣，并在自己经营的事业中采用新技术。村里没有酒馆。有个新迁来的人当着我们的面骂了一句下流话，当场就被老住戶严厉地申斥了一顿。佩尔姆斯科耶村所有的农民和伏锦村的农民一样，也都是机智的猎人。

外伏锦河河谷的土地肥沃。农民们在同一块地上耕种四十年 129
从不施肥料，但是一个歉年也没有遇到过。

在多雨的夏季，附近的山水倾泻下来，河水猛涨，溢满河谷。外伏锦河在下游同时纳入两条支流：右岸为四道沟，左岸为阿尔扎马索夫卡河，这里往往发生特大洪水。据佩尔姆斯科耶村民讲，中等洪水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因为洪水退后，地上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而特大洪水则往往把田地完全冲垮，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从四道沟河河口起，外伏锦河河谷立即开阔起来。从这里可以望见大海。

出了佩尔姆斯科耶村，道路起先在河谷左侧的阶地脚下，后来稍向右转，逐渐靠近河边。这里生长着稀疏的薪材林，林中有矮黑桦、树干成螺旋状的赤杨和长白落叶松。沙土地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冲积淤泥，上面长满了野草。有的地方草甸土层遭到破坏，沙

土裸露出来。因此，从佩尔姆斯科耶村到海边的路很不好走。

走上驿路之后，我结束了测量工作，把图囊交给随行士兵，拿起了猎枪。尽管走了很远的路，但是我的狗一直不停地到灌木丛里寻觅鸟类。有一回，它闻声做出踞地欲跳的姿势。我走到它跟前。它纵身一蹿，跳进灌木丛，咬住了什么，接着把头一摆，甩掉了咬住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黑线姬鼠。这种鼠分布在整个乌苏里地区，大小同普通家鼠差不多，但是毛色褐黄，爪为白色。这种鼠不象家鼠那样灵活，因此容易被猛禽捕获。它吃各种植物籽、橡实和草根。这只死鼠是我的狩猎成果，我带上它继续赶路。

从佩尔姆斯科耶村到奥耳加哨所去的半路上，左侧耸立着一座石崖，当地人称为"鬼崖"。从"鬼崖"往前走十五分钟就是海边。读者一定会理解我们当时的兴奋心情。我们坐在石堆上，开始观赏海浪拍岸的情景。

海岸上的流沙形成了一座座沙丘，沙丘上长着蔷薇、杂草和很
130 象灌木丛的矮柞树。有的地方，沙丘外面的植物层被破坏了，流沙便开始移动，掩埋着它所遇到的一切。

我们的旅程结束了。

6 月 21 日下午两点钟，我们到达奥耳加哨所，并被安顿到各家居住。我们的全部辎重用海轮运送，尚在途中。我决定在等候辎重期间，出去勘察周围一带地方。

第十四章　奥耳加湾

131

海湾的历史　静港　中国集镇石门　奥耳加哨所
И. А. 比亚蒂申　П. К. 鲁特科夫斯基离去　十
字架山　Б. Н. 布宁　奥耳加湾的地质　中国淘
金者　鸟类　山巅上的虎　秃峰　地衣和苔藓
渴①　找水　地下冰　三道沟河河源　梅花鹿

奥耳加湾(费罗经线东经 152°57′,北纬 43°)是法国航海家拉佩鲁兹在 1787 年发现的,当时命名为赛姆尔港。克里米亚战争②期间,几艘英国舰只曾在这里追击一艘俄国军舰。俄舰利用雾天躲进一个港湾。英国人失掉了追击对象,徒劳而返。因为这件事发生在 7月 11 日——奥耳加节,俄国人便把这个使自己得救的海湾命名为奥耳加湾。为纪念摆脱敌人追击一事,他们在一座高山上竖了一个十字架。从那时起,这座高山便称为十字架山。

奥耳加湾入口右侧耸立着一座孤崖,水手们称它为奇哈切夫岛。岛上设有信号塔,为舰只指示入口。但是,这一带夏季浓雾弥漫,从海上看不清信号,因此,这座灯塔便形同虚设了。

奥耳加湾三面环陆,长宽各 3 公里,深约 25 米。冬季有三个 132
月冰冻期,只有北部结冰。海湾东北部另有一个小港湾,当地居民称之为"静港"。这个小港湾靠一条狭窄的水道与大湾相连,冰冻

① 原文为 мабита。"回声版"中为 жажда,据"回声版"译出。——译者

② 发生于 1853—1856 年。是俄国同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联军进行的战争。——译者

期较长。静港平均深度为10—12米，长约1公里，宽500米，正逐渐被奥耳加河的冲积物淤塞。

海湾东岸有一个叫做石门[85]的中国集镇，俄国人称之为科什卡。从前，这个集镇是中国人在乌苏里地区的主要贸易点。每年总有数以百计的平底小驳船载着货物由珲春驶来。猎人们则从乌苏里江把貂皮和贵重的鹿茸、人参运到石门，用原始森林的珍品换取水产。海岸上有一长排存放货物和各种原料的木棚，由此可见，中国人在奥耳加湾贸易的规模。

在海湾深处的角落里有一个俄国居民点，以前称作奥耳加哨所。这里的第一座建筑物出现于1854年，是水兵营房。1878年，这里才来了一位林务官和一名医士。他们的职务以前一直由地方警官代行。警官既当教师，又当医生，还要进行审判和裁决。

1906年，奥耳加哨所有一座木建小教堂、一所移民医院、一个邮电站和几座小店铺。目前，奥耳加哨所既不是村，也不是镇。奥耳加人多数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后备兵。他们承租官地，但是既没人搞园艺，也没人种农田，不种、不收、也不储存。但是都盖房子，哪怕是借债，也要盖。他们指望有朝一日奥耳加哨所会变成城市，占用的土地会变成私人财产，到那时，就可以卖得一笔钱。

日俄战争对这个小小的俄国居民点影响极大。它同乌苏里地区其它居民区处于隔绝状态。生活必需品，如煤油、蜡烛、肥皂、茶叶和糖，无论出多大的价钱都买不到。即使在目前，这里的居民仍然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苦熬着等待好日子。有些居民干脆离开奥耳加哨所，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了。不少房子被遗弃，钉上板条封起来。房主人巴不得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甚至免费借出去，只要能守住房子，不被别人侵吞就行。

哨所附近有一处荒芜的古坟地。再过几年，坟地将无法辨认
133 了。这里埋葬的第一批死者是1860年死于坏血病的水兵。

哨所的第二个古迹是一门小铁炮，安在固定的木制炮架上。我是在林务官住宅附近的空地上看见的，也被弃置一旁，无人过问。据老住戶说，当初运来这门炮是为了在雾天给大海上的舰只发信号用的。

最后，还要说一说当地的一位居民。他为促进俄国边远地区一个角落的繁荣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说的是农民 И. А. 皮亚蒂申。这个人家庭负担很重，是个毅力惊人的劳动者。他总是不停地干活，不停地操劳。最初，皮亚蒂申在奥耳加哨所做买卖，但是，他心地善良，轻信他人，把货物全部赊了出去，结果遭到破产。后来，他改行打鱼，但是渔网又被大水冲走。于是，他开始捞海带，谁知中国工人在预领工钱之后便跑光了。他继而又着手搞林业，可是他的木材又全部被洪水冲跑。这时，皮亚蒂申把自己剩余的钱财全部拿出来盖了一座砖厂，可是烧出来的砖却沒有销路。采大理石卖不出去，烧石灰也是半途而废。

皮亚蒂申干的最后一件不成功的事，是在奥耳加哨所修房铺路。换一个人处在皮亚蒂申的境地，早就会垂头丧气，悲观失望了，但是他并不灰心，又重操起捕鱼的旧业。他不抱怨任何人，只怪命运不佳，并且不停地同它搏斗。许多一无所有的移民在皮亚蒂申那里找到了工作。皮亚蒂申把自己的大量劳动和钱财都投入了奥耳加哨所的建设事业。遗憾的是，当时他得不到任何支援，终于放弃了一切，迁到涅尔马河去了。

头两天我们休息，什么事情都沒做。这时，“无声号”雷击艇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驶来，接 П. К. 鲁特科夫斯基回去。当晚，П. К. 鲁特科夫斯基同我们告别，登上军舰。第二天拂晓，雷击艇启航返回。П. К. 鲁特科夫斯基给考察队的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走了以后，我们久久不能习惯。

我在奥耳加湾附近的第一次旅行是到十字架山去。

前面提到的十字架仍在原地，但是已经倾斜了。十字架上原来嵌有镌文的金属板。现在金属板已经不见，只剩板槽和钉眼了。

站在十字架山上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四周的情况。一边是外伏
134 锦河宽阔的河谷。由于河谷在三道沟河附近折向别处，所以看不到河谷的尽头。眼前的锡霍特山脉遮住了其他山岭。阿尔扎马索夫卡河向西北延伸，然后转向正北，并消失在群山丛中。与静港相连的是风景如画的奥耳加河河谷，奥耳加河在这里的流向与海岸平行。

海湾附近的山都不很高，但轮廓清晰，多数由灰色花岗岩、石英斑岩、砂岩、角石、长石砂岩和绿色的碧石构成。碧石中有纵横交错的石英细脉。这一带发现了多处铁、铜和银铅矿。

大多数山上布满了岩屑堆，这是岩石受大气营力破坏的结果。从岩石上出现裂缝到它们变成碎屑，可以看出岩屑堆形成的过程。如果用锄头敲一下这样的石块，或将它用力摔在地上，石块立刻顺着裂缝破碎，裂缝中有渗水的痕迹。不论你把这些小石块敲得怎样碎，碎石上总是找不到新的碴口。

在奥耳加哨所，我结识了熟悉乌苏里南部地区的专家Б. Н. 布宁。他的足迹踏遍了这一地区。① 1901 年，他被红胡子的鹰炮打中，受了重伤。从那时起，他的一条腿就瘸了。

有一天，他到山区去办事，邀我同行。6月 24 日清晨，我和他乘小船下海，绕过姆拉莫尔内角，在奇哈切夫岛对岸登陆。这次旅行使我有可能更好地了解奥耳加湾和外伏锦河河口。

沿着海岸有一排排与之平行的沼泽和长形湖泊，它们彼此之

---

① “回声版”中，下面这段文字与本书有出入，译附于下：“……1901 年，他在东西伯利亚第六火枪兵团当军官期间，在镇压满洲骚乱时被鹰炮击中，受了重伤。从那时起，Б. Н. 布宁的一条腿就瘸了，不能继续服军役，退伍后便定居在奥耳加哨所了。”——译者

间隔着沙垄。离海岸越近，沙垄的轮廓越清晰，形成的时间越近。沙垄上生长着一列列赤杨丛，枝条短而细密，微微下垂；还有桦叶绣线菊——小灌木丛，花为浅玫瑰色。许多地方已经看不到沙垄了，只能根据植物生长的地方推断往日沙垄延伸的方向。我们在几个地方挖出一些海贝残片。这里陆地的增长是河流和海水共同作用的结果。河流冲来了现成的材料，海水则将这些材料堆叠成堤。目前，河下游又形成了许多岛屿。它们刚刚露出水面，全由河沙堆积而成，还没来得及长草。

地质学家可以描绘出古代的景色。奥耳加湾过去的面貌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它比现在大两倍，西部伸入陆地很深。从海上 135
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海湾的边界，那时外伏锦、四道沟和阿尔扎马索夫卡都分别直接注入海湾。阿瓦库莫夫卡河谷下游的沼泽地带、河汊、小湖泊、与大海相连的死河汊都说明这一点。河口附近的水流速度极为缓慢。当凉爽的东风吹来或海水涨潮时，甚至出现河水倒流的现象。在鬼崖上还可见到海浪冲击的痕迹。这个不会说话的证人告诉我们，太平洋的波涛从前曾经到过鬼崖。

把坚硬的岩石变成细沙，这需要多少个世纪啊！用一粒粒的细沙填塞海湾，挤退海水，这又需要多少时间啊！在填塞河谷的过程中，漂木起的作用也不算小。千万根断木和树墩堆满河床和岛屿。树干立即被流沙盖没，只有枝杈和根须还露在表面。但是，连它们也被逐渐埋没了。每次河水泛滥，冲来新的倒木，压在原有的倒木上。新木再经流沙掩埋，一层一层，接连不断。结果，大海后退，陆地增加。有朝一日，外伏锦河将不再注入奥耳加湾，而直接注入大海。

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在海湾南岸登陆，命令小船离岸返回，然后动身上山。途中遇到一个淘金的中国人和我们结伴同行。他的背囊里装着一把没柄铁铲、淘金木盘和一把轻便的短柄铁锹。他

是一个清瘦的中年人，脸上有几颗麻子，头上戴一顶草帽。他乐于回答问题，这使我有可能了解到中国人的淘金方法。首先，他要找一条河口对着海岛的小河，这是河谷里有金子的可靠标志。然后，他沿小河溯流而上，寻找这样一条支流：河口对着峭壁，而且支流的河谷的走向必须同峭壁成直角，河谷的长度不得短于两公里。如果河谷的长度不够，或者它的走向同峭壁不成直角，这样的河谷就不合乎要求。中国人不停地朝前走着，寻找一条又一条支流，但是他所找的这些支流却越来越短，由两公里减为一公里、半公里……最后一条小泉只有200米长①。中国人停住脚步说，应当在这里找金子。他开始仔细看溪流中的卵石和沙子。大概，两者都使他感到满意，他决定留在这里寻觅金子。他的很多说法，我都不能理
136 解。例如，他说有的人能够直接感觉到地下有金子，而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从地形方面来看，我们现在所走的地方是一块坡度平缓、水流侵蚀严重的山地。有些地方岩石兀立，它们处于崩裂的最后阶段；大多数岩石已经变成岩屑了。

植被的特征与奥耳加哨所附近完全相同。这里成丛或单棵地生长着柞、桦、黄檗、甜杨、水曲柳和柳树。各种灌木（主要是胡枝子、佛头花和绣线菊）上盘绕着葡萄藤和草藤，难以通行。在有刺龙牙的地方尤其如此。大热天在这种灌木丛里穿行异常艰苦。唯一的乐趣是碰上清凉的溪水。

中午，我们到达分水岭。烈日当空，骄阳似火，酷热难耐，甚至树荫里也不凉爽。我们在山上休息了一会儿，便起身沿着西坡上的一条溪水下山。眼前的景物单调乏味，不论朝哪里看，到处都是丘陵，到处都是同样的植物。

---

① 上面说“不得短于两公里”，这里为“200米”，原文如此。——译者

大地上，炎热的空气里饱含水分。树木和灌木丛低垂着叶子，使人觉得毫无生气。

一整天没看到一只动物，狍子和鹿的蹄印倒是不少。路上，我抓紧机会作鸟类考察笔记。

首先谈谈红头绿啄木鸟。据说，这种鸟在地面上可以走得相当好。它灵活、易惊、爱叫，习性与花啄木鸟相似。这里还有云雀，鸣声处处可闻。有些从我们的脚下轻轻飞起，飞出不远，又落到地上。看来，炎热对它们毫无影响。它们高高地飞上天空，响亮的啼啭声传遍四方。在布满塔头墩子的沼泽地里，狗惊飞了几只鹬。我打死了一只，原来是只针尾沙锥。在另一个地方，树丛里飞出一只美丽的长嘴孤沙锥。在一些倒树和树墩上可以见到日本鹀。它们在地上灵巧地跳着，晒着太阳。人走近时，它们不飞跑，而是巧妙地隐藏在灌木丛中，在确信危险已经过去之后，才重新露面。这里小鸟这么多，看来，可能会有雀鹰。果然，一只躲在草丛里的松雀鹰被惊飞了。草里飞出这种鹰来是很奇怪的事，因为它的双脚并不善于在地上行走。可能，这种猛禽凭经验知道，它栖在枯树上的那 137
副模样会把小鸟吓跑，而藏进草丛里便于捕捉小鸟。

白昼快要过去了。太阳偏西，地上的树影伸得很长。应该停下来准备过夜了。我们选了一块有水的地方，着手安顿宿营。

晚上我和 Б. Н. 布宁在篝火旁坐了很久。他对我讲述他的旅行经历，又讲红胡子和打猎的事。最后，我觉得已经无法克制睡意，便在火堆旁躺下，用毡斗篷裹住身子，不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同淘金者分手。他返回山口，我们则向四道沟河前进，然后从那里回到奥耳加哨所。

下十字架山比上山还要困难。回来的路上，我走错了一个地方，误入一片长满灌木和石蒿的乱石堆里。我回到奥耳加哨所时，各家都点灯了。回到住处之后，我把观察结果载入日记，然后赶忙

就寝。

26日天气转阴。急风驱来乌云和浓雾，这是坏兆头。夜里风雨交加，一连三昼夜持续不断。28日转为狂风暴雨。山洪急泻，河水猛涨，并溢出两岸。奥耳加哨所同邻近居民区的交通中断了。

我决定在轮船运来我们的辎重之前，去考察四道沟河。并确定了如下的路线：在鞑子山附近翻过分水岭，沿四道沟河下行，再到外伏锦河。走完这条路线，需要六昼夜。

7月1日，进行准备工作。我把马匹留下来休息，只带扎古尔斯基和图尔蒂金二人随行。应用物品放在背囊里，由我们自己背着走。

早晨，暴风雨之后仍然细雨连绵。中午，云幕被风吹裂，太阳出来了。刹时，万物复苏，世界又变得那么美好。山石、树木、花草、道路一片欣欣向荣，灌木丛里传出了鸟的鸣啭声，空中飞起各类昆虫，甚至连山上那泛着白沫倾泻而下的急流，也在愉快地欢呼。

我们骑马横渡外伏锦河之后，便走上驿路。这条路从奥耳加哨所直通苏昌河畔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夫斯科耶村。

四道沟河长60公里。上段的流向与外伏锦河平行，然后朝东
138 转弯，在佩尔姆斯科耶村对面流入外伏锦河。我们恰好来到四道沟河转弯的地方。这条河里礁石和石槛极多。佩尔姆斯科耶居民曾试图在河上流放木材，但因礁石拦路，只好作罢。河谷下游驿路通过的地方，地势开阔，宜于耕种，中游多林，上游光秃多石。

四道沟河地区的森林是高大的处女林。除了红松、云杉、黑桦、核桃楸之外，自然植物学家在这里还能够发现西伯利亚落叶松，它同柞树、地锦槭杂处一林。地锦槭拉丁名 Acer mono Max. 其中的 mono 是该树的鄂伦春名称，是马克西莫维奇院士用来为这种树种命名的。① 在绣线菊、胡枝子、榛子、佛头花中间，还生长

① 地锦槭的拉丁名是根据"回声版"补入的。——译者

着野山楂(树皮灰色,有稀刺,叶上有深裂)、下垂的稠李和与稠李交错缠绕的刺五加。

在这类攀援植物中,有我们已经见到过的狗枣子,还有五味子。五味子的香气和味道的确很象柠檬①。在潮湿的地方生长着桂皮紫萁,它的藤蔓上有一层红色绒毛,显得很漂亮;还有一丛丛蜂斗叶款冬,它的叶子很大,有锯齿裂片,叶面浅绿色,叶背发白,无光泽。春季,这种植物是熊最爱吃的美食。

我们刚一走进森林,立刻找到一条小路。雨后不久,林中相当潮湿。河边的泥地和细沙上到处都是野兽的脚印,野猪、鹿、马鹿、狍子、麝、狼獾、猞猁和老虎都从这里走过。我们曾数次惊起藏匿的野兽,但是林木太密,无法射击。有一次,一只野猪从我身旁跑过。事情太突然,当我把枪从肩上摘下来,扳起机头的时候,野猪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中午,我们顺着小路走到一所中国房子跟前。仓房里堆放着大量的兽皮,这说明房子的主人打猎很得手。房子很新,看来刚盖好不久。房顶上张晒着两张鹿皮,烟堆上面的绳子上挂着一个熊胆。中国人用熊胆治疗砂眼,方法是:把干熊胆用水泡成汁液,再用布蘸着抹到眼睑上。一个熊胆价值二到五个卢布,视大小而定。

这一天,我们走了 22 公里。 139

左岸的森林已经到了尽头,接着便是火烧迹地[86]。河谷周围的山岭由闪长岩、正长岩、石英岩和长石斑岩构成,不长树木,到处都是乱石堆。四道沟河上游很象一条山间的小河,左右两侧有多条小溪注入。经过最近一次洪水的冲刷,河床扩展到 200 余米,河底布满了细沙和卵石。河右侧为浅石滩,过了浅滩便是陡岸。从河岸的断面中可以看出,河谷的土壤也由这样的卵石和淤泥构成。

---

① 俄语中五味子(лимонник)和柠檬(лимон)为同根词。——译者

四道沟河在一个地方绕了个弯，这一段河床紧靠对岸，而我们这岸则向对面伸出一条长长的沙嘴。我们就在这个沙嘴上宿营。帐篷搭在陡峭的岸边，面向河水，背对森林。帐篷前生了一大堆篝火。

这一天，我感到有点儿不舒服，没等吃晚饭就躺下睡觉了。我梦见，我好象跌进了陷阱，两腿疼得厉害。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我朝四周看了一下，才明白梦中腿疼的原因。原来两只狗都趴在我的腿上，象怕挨揍似地看着人。我把它们撵走。它们又跑到帐篷的另一个角落里。

"真奇怪！"扎古尔斯基说，"狗不愿到外面去。"

狗的行动的确有些反常。使我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莱希。它平时总是跑到帐篷后面的灌木丛里去趴着，而现在却往人跟前靠。后来，我们把狗撵出去了。但是过不多久，它们又钻进帐篷，趴在我们枕头旁边的地上。

这时，林子里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狗抬起头，竖起耳朵。我站了起来，帐篷边缘刚好到我的下巴处。林中一片寂静，我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我们坐下吃晚饭。不久，又传来了刚才那种响声，不过更大一些，离我们更远一些。我们三个人一起察看了一下，但是，好象故意和我们作对似的，林中又是一片寂静。这种情况一连重复了好几回。

"大概是老鼠，"图尔蒂金说。

"也许是兎子。"扎古尔斯基答道。

大家终于安下心来。喝过茶后，两个士兵开始商量，每人夜间守卫几个小时。我已经休息好了，不觉得困。我让他们躺下睡觉，自己动手写日记。

"滚出去！"士兵们把狗撵出了帐篷。

狗出去了，在火堆旁蹲了一会儿，又钻了进来。莱希趴在图尔

蒂金脚头，阿利帕则臥在我睡的地方。

夜，靜得出奇，连山杨树的叶子都纹丝不动。沉睡的空气里传来一种隐隐约约的声音，仿佛有人一边叹息，一边喃喃自语，有一个地方在滴水，螽斯轻轻地叫着。繁星密布的夜空时而掠过闪电的微光。篝火红色的火光在地上跳动着，周围的夜色显得更加深沉了。

我往火堆里加了一些木柴，然后开始写日记。这时，两条狗都抬起头，呜呜地闷声叫了起来。我站起身来，向四外看了一下。虽然什么都沒看到，但是却听到了渐渐远去的沙沙声。“可能是獾，也许是貉，”我心里想，又坐下写了起来。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突然听到宿营地左边有卵石滾落的响声。不知是谁从陡岸上下来走到河边去了。我估计，响声离篝火大约有 50 米。我用手遮住火光，尽力朝河上望去。这时，狗表现出极度的恐惧，阿利帕钻到帐篷最里边去了。接着，我听到不知是谁在浅滩上小心翼翼地走动，踩得卵石直响。这不是有蹄类动物，马鹿和鹿的蹄声要比这种响声大些。也不可能是小动物，小动物身体轻，脚步声不会这么大。这是一只脚掌既大又软的大动物。卵石被踩动的声音越来越远，到河水那边去了。忽然，我看到靠水的浅滩边上有一个长长的黑影。“虎！”我的脑子里突然一闪。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野兽，伸手去摸枪。糟糕得很，枪不在身边。接着，大家几乎乱作一团。我推了扎古尔斯基一把，把枪抓到手。扎古尔斯基睡得糊里糊涂，撞了阿利帕一下。狗吓得逃到对面，竟蹲到图尔蒂金的头上了。就在这一刹那，我放了一枪。浅滩上的动物象打鼾似地发出一声短促而急剧的吼叫，跳进水里，很快地爬上对岸，消失在灌木丛中。

睡意完全消失了。宿营地上一片嘈杂声。说话声和狗吠声混成一片。每个人都爭着说，他看见了什么。扎古尔斯基说看见了一只野猪。图尔蒂金爭辩着，说那是一只熊。狗从火堆旁跑开，吠

叫着，立刻又跑了回来。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它们才稍微安静了一些。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黑暗的天空开始发蓝。已经能够看清楚对岸以及河上的漂木了。我们到野兽走过的地方去看看。水边的沙滩上清晰地印着巨大的猫科动物的脚印。显然，虎曾在宿营地
141 附近徘徊了很久，想觅些食物。狗早已嗅到了，所以才躲进帐篷里。

乌苏里地区的虎比印度虎要高大一些，身长2.7—3米，高1.2—1.5米，重250—300公斤，毛色同南方虎一样，斑斓多采。但是，偶尔也遇到一些颜色较浅、斑纹稀疏暗淡的虎。虎是一种特别美丽的动物。毛的基本颜色是布满黑色横纹的棕黄色。胸、颈和前腿上的黑纹较稀疏，背和后腿上的黑纹特别鲜明。头部黑纹最密，不生颊须，腹部白色。虎的毛色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当它在原始森林中树叶落光的灌木丛里奔跑时，黑、黄、白三色融合成灰褐色。秋季，山葡萄为橙红色，枯黄的蕨丛里有许多发黑的老叶，老虎置身其中，即使离得很近，也难以发现。经过较缜密的研究之后发现，长毛虎也许是古代欧洲洞穴虎的亲属。那么，乌苏里地区就可以算作洞穴虎的故乡了。这种动物特别喜欢住在洞穴里。夏季，我经常在洞穴里发现虎的足迹和啃剩的骨头。虎很少注意地区的气候条件。它既不怕雪，也不怕冷。它喜欢在丛林浓密，食物充足的地方栖息。它主要以山羊、野猪和鹿为食。在乌苏里地区，它生长在南部。在沿海一带，它的分布区可达基利亚克角。此外，在整个乌苏里江河谷及其支流、以及从右侧注入阿穆尔河的穆恒河、皮赫察河、阿纽伊河、洪加里河都有它的踪迹。有些单孤的虎往东、往北跑得更远。如果食物充足，虎并不伤害家畜。只有在饿急了的时候，才到居民点来袭击人。虎特别喜欢捕狗为食。

我想起了德尔苏的话。他曾经告诉我，虎是不怕火光的，它敢

于大胆地走近宿营地，如果那里是一片寂静的话。我们今天的经历就证实了他的说法。早晨喝茶时，我们再次议论了昨夜的惊扰，然后开始收拾背囊。

我们从宿营地向右拐，顺着一条小泉水进山。

上山既费时间又费力气。越往高处走，植物越稀少。高大的树木已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弯弯曲曲的小柞树、秃枝垂叶的白果花楸、树皮破碎的风桦、冬季有时不落叶的革状尖叶杜鹃和白 142
藓。图尔蒂金在一丛灌木旁边坐下来吸烟。一擦火柴，灌木四周的香精油立刻哧哧地燃起无色的火苗。他们两个觉得很有趣，于是便跑到每株灌木丛旁放起焰火来了。最后，还是我劝阻了他们，要他们节约火柴。这种植物挥发的香精油如此之多，一个闻不惯它的人，在无风的热天里跑到这里来，可能被熏倒。

从这里开始登山。我选择了一条布满岩屑堆的支脉向上攀登。观察一下树木怎样在岩屑堆里生长是很有趣的。它们好象有意识地寻找土壤，尽力通过最短的距离把树根伸进土里。一个小时之后，我们踏上了苔藓和地衣的生长区。

这种孢子植物从哪儿吸取水分呢？石堆里是存不住水的，但是苔藓却长得很茂盛。摸上去，它们总是湿润的，用手一挤，就会滴出水来。这个问题要由雾气来解答。它是水分的固定来源。由于外乌苏里地区春夏两季雾天比有阳光的日子多得多，那么苔藓在岩屑堆地带长得如此茂盛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苔藓地带又落在后面，现在开始出现秃峰。这并不是说，秃峰上的岩屑堆完全是不毛之地。不，石堆上覆盖着一层地衣。这种地衣也是从空气中吸收水分的。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们或干得用手一搓即成粉末，或柔软湿润。枯死的地衣变成一层薄薄的土壤，土壤上又长出苔藓，然后再长出野草和灌木。

我们登上山脊时，晨雾已经消失，周围的景色极为壮观。四道

沟河在山下流过。站在山顶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沿着林边蜿蜒向前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北面耸立着鞑子山，我们将要从它旁边绕过去。西南面可以看到林木茂密的普松[87]河流域。东南面是大海，西面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岭，这些山岭不是任何人都能认出来的，必须有丰富的经验才能辨认它们。熟悉的山峰往往也会变得无法辨认。譬如斯托罗瓦亚山①，从侧面看是座尖尖的山峰，并不象桌子。对我们来说，鞑子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使我能够掌握正确的方向。

中午，我示意停下休息。渴得很，但是哪里都没有水。下山到
143 河谷去又太远。因此，我们决定忍耐一下，稍事休息之后就继续赶路。士兵们躺在岩石背后阴凉的地方，很快就睡着了。我们可能睡了很长时间，太阳已经照到了岩石背后。我醒来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必须赶快走。我们都知道，黄昏时才能到达有水的地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忍耐。

我们脚下走的这条山脉，由一系列秃峰组成。连绵不断的秃峰一个比一个高。前面 20 公里处，横亘着另一条这样的山脉。它的走向和我们这条山脉成直角。我们熟知的鞑子山就是前面那条山脉的一部分。现在要走到两条山脉会合的山结，然后再从那里下山到三道沟河河谷去。

不巧得很，天气平静无风，酷热难耐。有一次，我们试图下山去找水，不但没有找到，回来时登山又累得筋疲力尽，结果，再也不想去做这种尝试了。我们每爬一个山峰，都抱着过山可能离水源近的希望。但是每次都大失所望。前面除了寸草不生的秃石堆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如果那不是碎石堆，而是些大岩石的话，还有指望在岩石缝里找到积存的雨水。但是，在一堆堆碎石头里又能

---

① 意为“桌子山”。——译者

找到什么呢？大家都垂头丧气，默默地走着。狗伸着长舌头，悄悄地跟在我们后面。

山里的路程是沒有准数的。我们走了一整天。但是三道沟河和四道沟河之间的分水岭好象也在移动，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很想走到那条山脉，但是不久我就看到，今天是走不到那里了。白昼将尽，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了。

晒了一天的石头散发着热气。只有清风才能送来一点凉意。

我们前面又是一座高峰。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拿"下来。周围的群山上已经出现了暮色，只有这座山峰映照着落日的余辉。最后这次爬山十分吃力。我们坐下来休息了三次，勉强挣扎着向上爬。

当我们爬到山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晚霞的余辉还在云间闪烁，但是很快便被薄薄的夜雾遮住了。

由于担心黄昏之前找不到水，我们都加快了脚步。山峰下面是一个深凹的鞍形地，旁边有一条长满矮棵木本植物的槽沟。我们朝这条槽沟走去。越早找到水，明天返回山脊就越省力气。因 144
此下山时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不久，槽沟变成了冲沟。沟底长着浓密的野草和灌木，而且都是喜湿植物。我们自鞍形凹地向下走了约 200 米，仍然沒有看到水。突然，我听到地下有隐约的响声。士兵们放下背囊，扒开石头。但是水流却在更远的地方。我们又往下走了一段，再次动手扒地。这一回我们的力气沒有白费：水找到了！大家首先扑上去喝水解渴。可是水非常凉，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喝停停。

图尔蒂金生起火堆之后，我开始观察小溪。水温只有摄氏 0.9 度。我把手伸进扒开的洞里，掏出几块石头。石头外面包着一层一层的冰。冰很厚，有的地方有 10 厘米，石头就象冻在冰团中间似的。

士兵们煮了好几次茶。搭帐篷之前喝了一次，搭好之后又喝了一次，睡觉之前再喝一次。喝完茶之后，大家立刻睡着了。只有狗在守卫宿营地。

第二天和头一天一样，也是又闷又热。

乌苏里地区炎热的夏天总是非常潮湿，因为季候风从海上送来了湿气。

草甸土层和大量落叶保存了很多水分，不让它流散到河谷里去。白天，太阳一晒，水分蒸发，空气中便充满了水蒸气。因此，这里早晨和晚间露水往往很大，植物就象被雨淋过一样。夏季气温较高，降水量又大，乌苏里地区的气候本来很宜于种果树，但是冬季旱情严重，风大，对果树极为有害，使它们无法正常地生长。

潮湿的酷热气候极容易使人畜感到疲乏。脸、手、衣服都是潮乎乎的。纸张成了"瓦克哈"[88]，不再沙沙作响。方糖碎了，盐和面粉起了团，烟草抽不着，身上常常出现热带湿疹。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又登上了分水岭，现在开始下山。三道沟河河源周围山上的林木被野火烧光了。通常，第一场大火烧过之后剩下枯立木，第二场大火烧枯立木的根部。树根烧断后，枯立木便倒在地上继续燃烧，直到被雨浇灭为止。第三场大火再把所有
145 的残木烧光。只能从树墩周围的蘖枝看出，这里曾经是一片大森林。森林消失以后，阳光直射地面，有利于草本植物的生长。火烧过的地方总是长着一人多高的密草。在这种倒木纵横的草丛里穿行是非常困难的。

下山并不比上山省力。人们经常跌倒，被石块和倒木枝杈磕疼。我们沿着一条溪水干涸的河床下山，又是长时间找不到水。细沟、坑洼、石堆、刺龙牙丛、蚋群和酷热，不一而足，这段路走起来真是困难重重。

午后，我们终于到达三道沟河。但河床里一滴水也没有。我

们在灌木丛的阴影里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赶路。干渴一直折磨着我们，傍晚才找到水。这里有一个深坑，坑里有很多红点鲑[89]。扎古尔斯基和图尔蒂金毫不费力地捞了许多，直到捞够了才住手。这真是雪中送炭，因为我们随身携带的食物已快吃光了。

三道沟河的上游由两条河汇合而成。一条是小三道沟，发源于鞑子山；另一条是大三道沟，它和二道沟（外伏锦河支流）同出一源。我们到达的地方是大三道沟河，几乎是它的源头。沿河又走了两、三公里之后，在一个水坑附近停下宿营，水坑位于侵蚀阶地的边沿上。夜间又发生了一场惊扰。又有一只动物走近宿营地，狗吓得惶恐不安。扎古尔斯基朝天放了两枪，并大喊大叫，才赶走了那只野兽。

第二天是星期日。河里只有几个较深的地方有水。因此，我们干脆沿河床前进。三道沟河中游和四道沟河一样，生长着良好的森林。野兽足迹到处可见。

有个地方，河流绕了一个很大的环形弯。士兵们在前面走，我稍落后一些。拐过弯后，他们看见河汊子里有两只梅花鹿——一只母鹿和一只幼鹿。扎古尔斯基开枪打死了母鹿。幼鹿没有逃跑，它停下来，茫然不解的看着：人们对它的母亲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它躺在地上不起来？我吩咐把幼鹿赶开。图尔蒂金把它撵跑三次，但是每次它都返回原地。只得放出狗来把它吓跑了。

我们在打猎的地方就地宿营。我们决定带走一部分鹿肉，剩下的留给中国人。

夜间天气变坏了。早晨看样子要下雨。我们赶忙收拾好背囊动身。中午就到了卡什列夫守候老虎的那座石崖下。这个地方是石崖和深河汊之间的一条狭隘的通路，这条河汊甚至冬天也不结冰。跟踪追捕野猪的斑斓猛兽经常从这里走过，而这些猛兽又在这里受到卡什列夫的追捕。

离开石崖走出约5公里，终于到达第一座农舍。我们告诉中国人，到什么地方去取鹿肉。傍晚，我们到达外伏锦河。又过了两昼夜，我们回到了奥耳加哨所。

第十五章　阿尔扎马索夫卡河畔历险记

147

阿尔扎马索夫卡河的支流　中国人车凡　洞穴
鸟类　林中乔木和灌木的种类　猎野猪　迷路
雨　危险的处境　莱希效劳　小路　筋疲力竭
火光　陌生的宿营地　穆尔津　归来

从7月7日起，天气又坏了。风雨交加，连绵不断。我利用这种天气，绘制考察路线图并加工整理考察日记。这件事用了三天。做完之后，我开始准备再次到阿尔扎马索夫卡河去进行考察。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受命测量卡萨富诺瓦河河谷和卡巴尼亚沟。Г. И. 格拉纳特曼则沿着阿尔扎马索夫卡河和大柞树河进行踏勘。

7月15日清晨，我率领穆尔津、埃波夫和科热夫尼科夫出发了。当晚住在佩尔姆斯科耶村，第二天继续前进。

阿尔扎马索夫卡河的中国名称是大东沟[90]，长约45公里，河口附近宽100米，河床里的水深约2米。河谷开头狭窄，但向上过了卡巴尼亚河注入口之后，便显著地宽阔起来。现在所有的中国名称和土著名称都已废弃。佩尔姆斯科耶农民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改变了那些名称。高大的河阶地自宽沟这一面突入阿尔扎马索 148
夫卡河河谷。阶地的某些地方曾受到严重的侵蚀。这儿的山地上岩屑堆很多。灰色的岩屑在周围植物的衬托下显得特别突出。

宽沟对面的阿尔扎马索夫卡山群具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山的

形状完全一样。读者可以想象几个三棱角锥体，它们一个挨一个地斜放着。角锥体的底部朝向河谷，顶部朝向分水岭。棱角是山顶，角锥体之间的凹处是山沟。角锥体的三角形底部同河谷约成60°角。

外伏锦河河谷里洪水泛滥频繁而又严重。佩尔姆斯科耶农民不得不在附近寻找更适宜于耕种的地方。自然，他们首先注意到了大东沟。

从奥耳加湾到阿尔扎马索夫卡河河谷有两条路。一条穿过佩尔姆斯科耶村，另一条在波杰瓦洛夫卡河畔。后一条路受到严重冲刷，路上陷坑很多，因此，它旁边的河流便被称为"波杰瓦洛夫卡河"①。这条路的路口恰好与宽沟隔河相对。宽沟确实是一条宽阔的河谷，谷底有一条小河流过。从宽沟往上，又有三条沟注入阿尔扎马索夫卡河。这三条沟是科雷瓦伊斯卡亚沟、乌格洛瓦亚沟和利斯特维尼奇纳亚沟。顺着这些河沟可以走到葫芦崴河。葫芦崴河注入弗拉基米尔湾。这一带的山脉不高，山口由一系列圆锥形石灰岩小山构成。

第一天，我们到达中国人车凡的房子。佩尔姆斯科耶和伏锦的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赞扬这个中国人，说他特别善良。当洪水头一次冲毁农民的庄稼时，车凡便来帮助他们，供给他们种子重播。不论谁有什么困难去找车凡，他都不拒绝。如果不是车凡，移民们无论如何是活不下去的。不少人利用他的善良剥削他。尽管这样，他也从来没有向欺负他的人讨过债。

现在，车凡差不多破产了，正想离开乌苏里地区回老家去。

第二天早上，我去观察阿尔扎马索夫卡右侧石灰岩山上的洞穴。它们在乌格洛瓦亚沟河口对面，共有两个：一个在山上，是直

① 意为"坑人河"。——译者

的，很象矿坑，长约 100 米，高 2.4—3.6 米；另一个在下面山坡上，洞口象井一样直上直下，深约 12 米，然后拐 10°角，继续延伸。从前，这是一条地下河道。这个洞穴长约 120 米，但是，宽窄和高低各处不一。忽而又高又窄，忽而又矮又宽。洞底布满从上面塌落 149
下来的石块，因此洞里没有钟乳石。由于洞顶石块塌落既均匀又普遍，因此，洞穴的位置好象在上升。

这个洞穴象所有的石灰岩岩洞一样，里面有很多大耳蝙蝠和白色的大蚊子。

我们看完洞穴之后，天已傍晚，车凡的房子里已经点灯了。我原打算在外面露宿，但是又怕夜里下雨。车凡在自己的炕上给我腾出一个地方。我们俩谈了很久。他很乐于回答我的问题，有什么说什么，说得很诚恳。从这次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确是一个善良的好人。我决定回到哈巴罗夫斯克之后，为他申请某种奖励，表彰他对俄国移民的广泛的帮助。

黎明前，海上起了雾。它沿着山坳徐徐向山上弥漫。看来要下雨。但是又突然出了太阳。雾开始消散。在乌苏里地区，气体由凝结到蒸发消散，变化总是异常迅速。没等我们烧好茶，海雾已经无影无踪。只有湿漉漉的灌木和草丛还可以证明，不久之前这里确实下过雾。

7 月 15 、16 两日，我用来观察乌格洛瓦亚河和利斯特维尼奇纳亚河。乌格洛瓦亚河（南东沟）的上游由三条山溪汇合而成。顺着这条河，可以走到莫克鲁沙河（葫芦崴河下游右支流）。乌格洛瓦亚河河谷里稍含淤泥的冲积土异常肥沃。一座座为它遮挡暴烈海风的小山上林木丛生，阔叶树间偶尔出现一两棵红松。但是，这些小山的迎风坡却是光秃秃的，不生植物。河谷里生长着弯弯曲曲的矮柞树，与其说它是树，不如说它更象灌木。还有满是窟窿的椴树和黑桦。水边有柳树、榆树和赤杨。朝阳的地方有胡枝子、绣

线菊、佛头花、榛、艾蒿、芦苇、山葡萄和草藤。

到达分水岭后，我们向北转，顺着山脉向利斯特维尼奇纳亚河河源走去。这条山脉的两坡上植物枯萎，山脊光秃，呈现出一片凄凉的景象。过了山口之后，紧接着就是圆顶子山，当地居民称之为"鲍利斯秃顶"。以利斯特维尼奇纳亚河河源为基点，这座山的相对高度为680米。从分水岭到阿尔扎马索夫卡河去的下坡很平缓，但是朝葫芦崴河去的下坡却逐渐陡峭起来。利斯特维尼奇纳亚河(小东沟)的上游由两条大小相同的小河汇合而成。河左岸生
150 长着稀疏的柞、桦林，但以桦树居多，占全部乔木的70%以上。

根据我在地上看到的足迹推断，这里大的四足动物有野猪、马鹿、梅花鹿和狍子。我们开枪打过两次，但是都沒有打中。

这里的鸟类也很多。空中静静地飞着两只大鵟。它们互相追逐，一只从上方攻击它的对手，对手则巧妙地躲避它的进攻。上面那只由于惯性作用收不住冲势，滑过一旁，另一只则乘机飞上高空。这样上下翻飞，究竟哪只攻，哪只守，就再也分不清楚了。后来，这两只大鵟一齐落到草地上，张着翅膀继续搏斗。直到莱希扑了上去，两只鸟才被惊起，各自飞开了。在乱石堆旁，单栖着一只一只生性孤独的蓝矶鹞。它们在石堆上爬着，发出沙沙的声音，一会儿躲进石缝里，一会儿又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来。稍有风吹草动，它们便赶忙藏进灌木丛或岩缝里。在另一个地方，我看到了鹪鸟。它们边飞边捕捉昆虫吃，忙得连人和狗走近都不在意，甚至枪声都惊动不了它们。

在又高又密的草丛里，常常遇到尾巴长长的剖苇。这里正是它们活动的好地方。它们或在芦苇上攀缘，或在灌木枝上栖息，或在地上跳来跳去。它们好象很怕到沒有植物的开阔地去。有一只剖苇飞到路上，突然害怕起来，立即飞了回去，落在一棵芦苇上，这才安下心来。我的狗从山溪附近的干草墩子中间撵出了一只鸟，

我开枪打中了，原来是一只孤沙锥。后来我还看到一只天真妩媚的白鹡鸰。它不怕人，在水边蹦跳着拣食吃。

7月17日，观察了阿尔扎马索夫卡河。该河的源头恰好同西北沟河上游相对。西北沟河注入大柞树河。阿尔扎马索夫卡河上游为南北走向，途中先后纳入两条小河：缅纳亚河和利斯特维尼奇纳亚河，稍向下去不远，又自右侧纳入两条小河，当地农民称这两条小河为“花鹿沟”（来自汉语词“花鹿”，意为“梅花鹿”）。此后，阿尔扎马索夫卡折向正南，流向一直不变，途中又接纳了右侧的维莫伊纳亚河。这条河也有三条支流：萨利纳亚河、克雷什纳亚河和苏德诺瓦亚河。苏德诺瓦亚河的右支流为福尔托奇基纳河、苏哈亚河和科姆福尔基纳河，左支流为普罗斯特列利纳亚河。在萨利纳亚河 151
河谷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构成物。山水顺着狭窄的浅沟冲下来大量细沙和碎石，进入河谷之后，这些冲积物便堆成巨大的冲积锥。峡谷越长、越深，这种冲积锥也就越大。大概，冲积锥的增长是周期性的，只有下大暴雨时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大量急速流动的水才能冲来如此巨大的石块。

到达阿尔扎马索夫卡河河源之后，我们登上分水岭，朝西南走了一段山路。这一带山上的岩石主要为石灰岩。在石灰岩岩层和大结晶岩岩层的接触面中可以看到丰富的锌矿石和银铅矿石。

黄昏时，海上又起了雾。我担心天气又会变坏。但是我们很幸运，第二天虽然阴天，却没有下雨。

在这一带新出现的树种中，我发现有紫花槭。这种树不大，树干笔直，树皮棕色，叶片呈星状全裂。另外，还看到毛山荆子①，果实很小，不象苹果，倒象浆果。熊特别爱吃这种甜食。河边生长着树干低矮、枝条弯曲的甜杨，旁边是树叶永远簌簌抖动不停的山

① 这个名词直译成汉语为“西伯利亚苹果”。——译者

杨。在卵石浅滩上生长着竹林一般的细干柳。山溪附近的石崖上是半灌木、半乔木的斑叶稠李和树皮浅灰、結红色浆果的瑞香。再远一些就是暴马子了。它是满洲植物区系的主要成员，大灌木，皮灰色。林边生长着穿地龙，一种雌雄异株植物，雄株和雌株的花和叶都有区别。

脚下的土路已被踩得十分坚实，寸草不生。我们顺着这条小路一直走到锡霍特山麓。不久，路分成了两股。一股通往山里，另一股沿利斯特维尼奇纳亚河右岸通向别处。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并决定两个人去打猎，两个人留守宿营地。

夏季，只能在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和晚上天黑之前打猎。白天，野兽潜伏在茂密的树丛里，很难找到。因此，我们现在趁空休息一下，躺在草地上就睡着了。

我醒来，睁眼一看，太阳沒有了。天空层云密布，仿佛黄昏已经降临。这时正是午后四点钟，可以准备去打猎了。我叫醒了哥萨克。他们穿好靴子，动手烧水。

152 喝过茶后，我和穆尔津带上各人的枪，朝不同方向分头出发。我牵着莱希同去，以防万一。

我很快就发现了野猪，开始跟踪，野猪不停地走着，一边走，一边拱地。根据蹄印的数目推断，大概有二十多只。走到一个地方，我发现它们不再拱地，四散奔逃了，然后又聚在一起。我刚要加快脚步去追，突然不由自主地望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一滩水洼旁边的稀泥地上有老虎刚刚走过的脚印。我立刻想象出，野猪在前面走，老虎在后面偷偷跟踪的情景。“要不要回去呢？”我心里想道。但是，我立刻镇静下来，小心谨慎地继续朝前走去。

现在野猪朝山上跑，然后下山进了旁边的一条山沟，接着又从沟里顺着棱地向山上跑去。但是，还沒到达山顶，就向旁边急转，然后，又下到沟里去了。我只顾一心一意地跟踪它们，完全忘记了

观察周围的情况，忘记了把路记住。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在野猪群和老虎的脚印上面了。我这样大约走了一个小时。

从上面掉下来的几个小水滴使我停住了脚步：开始下雨了。起初，只是毛毛细雨，不久便停了。大约十分钟以后，又掉了一阵雨点，雨下下停停，停的时间越来越短，下得越来越大，终于，这场雨毫不含糊地下起来了。

“该回宿营地了，”我心里想着，便朝四外张望。但是林子挡着，什么也看不见。我就近登上一座小山，以便确定一下方向。

周围的天空，凡是我看到的地方，全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最西面的地平线上露出一线晚霞。乌云正在向西移动。就是说，不能指望天晴了。现在看到的群山都是陌生的。往哪儿走呢？我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我过分专心跟踪野猪，而对周围的情况太不留意了。顺着脚印往回走是不可能的。不等我走完一半路程，黑夜就会来临。这时我才想起来，我这个不会吸烟的人身边沒有火柴。我原打算黄昏之前回到宿营地，临行时沒有拿火柴。这是我的第二个错误。我朝空中放了两枪，但是沒有得到答复信号。于是，我决定下山到河谷里去，顺水而行。也许，在天黑之前还能走上小路。我对此抱着一线希望，毫不迟疑地向下走去。莱希乖乖地跟在我身后。

在森林里，不论雨下得多么小，总是浑身都要湿透。每丛灌木、每棵树都把雨水收集在叶子上，大滴大滴地洒到行人身上，使 153
他从头湿到脚。不久我就觉得，身上的衣服湿透了。

半个小时后，林中开始黑了。坑洼还是石头，倒木还是平地，都分辨不出来了。我跌跌撞撞地走着。雨下得更大了。雨点均匀而又密集。又走了约 1 公里，我停下来喘口气。狗浑身湿淋淋的。它用力把身子一抖，小声地尖叫起来。我摘下了牵狗的皮带。这正合它的心意。它又抖动了一下身子，撒腿朝前跑去，很快就不见

了。这时我觉得孤独极了，就大声唤它回来，但是毫无結果。又站了约两分钟，我朝狗跑掉的方向走去。

白天在原始森林里走路，可以绕开倒木、灌木和草丛。可是黑夜里却总是往草木最密的地方钻，好象故意这样做似的。不知道哪儿来的树枝，总是挂住你的衣服。攀援植物时而挂住你的帽子，时而伸到你的脸上，时而缠住你的腿。

下雨天，呆在野兽极多的森林里而又不生火，是非常可怕的。孤立无援的感觉使我走起路来提心吊胆，仔细听着每一个响声。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树枝落地的声音，一只老鼠跑过去的沙沙声，我听来都觉得震耳，急忙转身，如临大敌似地对着它。有好几次不由地想朝着发出声响的地方开枪。

后来，周围一片漆黑，眼睛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我浑身都湿透了。帽沿上流下来的雨水顺着脖子直淌。我在黑暗里摸索着，結果钻进了一片倒木之中，即使白天也未必能很快从里面走出来。可是我用手摸着横躺竖臥的倒木、翻起的树墩、石头和树枝，竟然闯出了这座迷宫。我累极了，坐下来歇一歇，但是马上觉得寒冷彻骨，上下牙磕碰着，咯咯作响，浑身发抖，象得了寒热病一样。疲倦的双腿要求休息，寒冷却迫使我继续前进。

爬到树上去！一个迷路的行人总会首先想出这个愚蠢的主意。我立刻赶跑了这个想法。事实上，树上比下边还要冷。在上边由于坐势别扭，腿脚很容易发麻。那么钻到落叶堆里去吧！可是里面并不能避雨，在湿地上又很容易着凉。我咒骂自己，为什么不带火柴？！我暗暗发誓，今后再离开宿营地，哪怕只有几米远，都要带上火柴。

我开始在倒木场里攀行，向坡下一个地方走去。突然，从右侧传来了树枝折断的喀嚓声和不知是谁急促的呼吸声。我想开枪，
154 可是不巧，枪筒被藤蔓缠住了。我失声惊叫起来。就在这一刹那，

我感觉到一只动物舔了一下我的脸。……原来是莱希。

我心里交织着两种感情：狗吓了我一跳，我非常恼恨，但是它的出现又使我分外高兴。莱希在我身边转了一会儿，轻轻地叫了几声，重又消失在黑暗里。

我步履异常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很大的力气。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走到陡峭的岸边。下面很深的地方有哗哗的流水声。我摸到一块大石头，把它推下岸去。石头往下落，隔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它掉进水里的声音。我向右拐了个急弯，绕过这个危险的地方。这时，莱希又跑回来了。我不再吃惊，一把抓住它的尾巴。它小心地衔住我的手，轻轻地叫着，象是求我别阻拦它。我放开手。它跑出不远，又返回来，见我跟在它的后面，才放心地跑开了。我们这样走了半小时左右。

忽然我滑倒了，膝盖重重地磕在石头上。我呻吟着坐起来，揉着摔痛的腿。不大一会儿，莱希又跑过来，蹲在我身旁。黑暗中我看不见它，只能觉出它温暖的呼吸。腿疼得轻了一些。我站起来，朝着不太黑的地方走去。还没走出十步，又滑倒了。这样接二连三地摔了好多次。于是，我干脆用手摸着地朝前爬。一声喜悦的喊叫从我胸中迸发出来：我竟摸到了小路。尽管身子疲乏，腿痛，我还是继续前进。

“这一下可不会迷路了，”我心里想。“这条小路总会把我引到一个地方。”

我决定顺着小路走到天亮。可是走起来却不那么容易。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见路，只能用脚试探着走，因此速度极其缓慢。找不到路时，我就坐下来，用手去摸。小路拐弯时，特别不容易摸到。有时只好停下，等莱希回来领路。狗总是给我指出正确的方向。一个半小时之后，我走到一条小河边。河水在石头中间哗哗地流着。我把手伸进水里，以便了解流向。小河是向右面流的。

涉过山间的急流，立刻走上了小路。没有莱希，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条路。莱希总是蹲在路当中，等候着我。当它发觉我走近它时，便在原地打几个转，又朝前跑去。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到水流声和林中的风雨声。接着出现了一条岔道。问题来了，往哪儿走呢？往右还是往左？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等莱希回来再说。可是它很久没有回来。于是，我动身朝右边走去。大约五分钟之后，莱希出现了。它朝我迎面跑来。我弯下腰去迎接它，它一抖动身子，溅了我一身水。我没有骂它，而是抚摸它一下，就跟着它继续朝前走去。

现在不那么困难了。小路比较直，倒木也不那么多。途中我又涉水渡过了一条小河。过河时，脚下一滑，摔倒在水里。不过，这并不能使我的衣服比原来更湿一些。

终于，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坐在树墩上。手上和脚上被扎伤和碰伤的地方很痛，脑袋也很沉重，眼睛睁得睁不开，我打起盹儿来。蒙眬中，我好象看见远处的树木之间有火光闪动。我勉强睁开眼睛。仍然是一片漆黑。寒冷和湿气直往骨缝里钻。我担心着凉，跳起身来在原地跺脚。这时我又看见了树木之间的亮光。我心里想，这只是幻觉。可是火光又出现了。我的睡意一下子全消失了。我离开小路，径直朝火光走去。夜间看见火光时，很难断定它的远近和高低。

一刻钟之后，我走近火光，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火堆周围的一切了。首先，我看出，这不是我们的宿营地。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火堆旁边没有人。夜间，又下着雨，人们是不会离开宿营地的。显然，他们藏到树后面去了。我害怕起来。去不去火堆那里呢？如果是猎人，倒还好。万一是红胡子的营盘呢？突然莱希从我身后的树丛里跳了出来。它大胆地跑到篝火旁边，停下来东张西望，似乎狗也因为没有找到人而感到惊奇。它围着篝火转了一圈，嗅着地

面，摇晃着尾巴。这说明，在那里呆过的是自己人，否则狗就会表现出愤怒和不安。这时，我决定到篝火那里去。不料，躲藏起来的人却先露面了。原来是穆尔津。他也迷路了，便决定生起篝火，等待天亮。他听到林中有人走动，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人，便藏到了树后面。使他最为不安的是我走近时那种小心谨慎的举动，特别是我没有直接走向火堆，而在远处停了下来。

我们立即开始烘烤衣服。湿透的衣服冒出一团团蒸气，篝火上的烟忽而向左，忽而向右。这是雨快要停止的可靠预兆。果然，半小时后，它就变作毛毛细雨了。树上的雨水还继续大滴大滴地落着。

篝火所在的大云杉树下比别的地方稍微干一些。我们脱下内衣，在火上烤着。后来，我们砍了不少冷杉，然后靠在树上，沉沉地睡了起来。

早晨，我觉得有些冷。醒来一看，篝火熄灭了。天色灰蒙蒙 156
的，山里有些地方弥漫着雾气。我叫醒哥萨克，动身去寻找我们的营地。我们俩过夜的那条小路是通向别的地方的，只好离开它。过了小河之后，我们又找到一条小路。顺着它，我们回到了自己的营地。

吃过面包喝过茶之后，就有了力气。大约在上午十一点钟，我们动身沿萨利纳亚河上行。沿着这条河可以到达锡霍特山脉离海最近的地方。从阿尔扎马索夫卡河方面登锡霍特山脉，山坡陡峭，而从西侧登山，坡度却很平缓。整个山脉布满浓密的混交林。山口在里伏锦河。我们曾经沿着这条河从乌拉河到达奥耳加湾。

午后，天气又变坏了。我担心再碰上连绵不断的阴雨，把对里伏锦河的考察暂时搁下，等下次条件较好时再进行。果然，夜间下起雨来。第二天又下了一整天。7月21日，我动身返回，两天之后，到达奥耳加哨所。

157

第十六章　弗拉基米尔湾

奥耳加河　在中国房子旁边过夜　弗拉基米罗夫卡河　海湾的地质　中国渔业场　章鱼　葫芦崴河

我从阿尔扎马索夫卡河返回之前，盼望已久的辎重已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到。这正是时候。奥耳加湾周围的地区已经考察完毕，应当继续前进。7月24、25两日用来做准备。这些天马匹休息得很好，恢复了原气。马具和服装齐备，食物也已做了补充。

对下一步工作做了如下安排：Г.И.格拉纳特曼踏勘阿尔扎马索夫卡河和西北沟（大柞树河支流）之间的山区，而A.И.麦尔兹利亚科夫则从另一面绕过阿尔扎马索夫卡河。我们将在大柞树河上游会合。我同其余的人员沿海岸先到弗拉基米尔湾去。我的助手们于7月26日清晨出发，我则在28日午后动身。

这是一个温暖宜人的日子。天上堆满了积云，阳光穿过云隙，形成一条条光束，在空中移动，它们射在水洼上，射在石堆和赤杨
158 叶上。一会儿照亮这片山坡，一会儿又照亮那片山坡。远处雷声隆隆。

弗拉基米尔湾和奥耳加湾紧挨着，相距50公里，中间绵亘着一条低山脉，平均高度为250米，最高峰为450米。这条山脉是奥耳加河（13公里）和弗拉基米罗夫卡河（9公里）之间的分水岭。弗拉基米罗夫卡河注入同名的弗拉基米尔湾。两条小河都流经宽阔的纵谷，河谷和海岸之间隔着一条低山脉。这条山脉始于什科特

角(奥耳加湾)，终于瓦托夫斯基角(弗拉基米尔湾)。再向北还可以看到这条褶皱的去向。

奥耳加河由两条大小相同的小河汇合而成，并有数量众多的小支流。因此，奥耳加河河谷很象一个宽阔的侵蚀盆地。从前，奥耳加哨所的居民往返弗拉基米尔湾是通过中国猎人开辟的一条小路。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绿宝石号"巡洋舰在弗拉基米尔湾撞毁。为了把军舰上的物资设备运往奥耳加哨所，修筑了一条车行道。从此两个海湾之间才有了正常的交通往来。

雷雨从旁边过去了。午后云散天晴。阳光无比灿烂，大地上的万物仿佛本身也在散发着光明和温暖。天气又闷又热。

我们尚未到达山口，黄昏就已降临。白昼刚刚过去，黑夜就象蓝色的雾，从遥远的东方，从大海的彼岸渐渐升起。鲜艳的晚霞染红了聚集在地平线上的积云。附近的山溪哗哗地流着。草丛里的螽斯不停地叫着。

我刚要下令停止前进，突然，一个哥萨克说，他看见了火光。果然不错，路旁的林边上，离我们约300米远的地方，露出一点荧荧的火光。我们朝它走去。原来那是一座中国房子。狗叫了起来，向主人报告我们的来临。两个中国人迎着我们走了出来。他们脸上的笑容和鞠躬的动作反映出他们既恐惧又温顺，又讨好，又好客。中国人请我到房子里去睡。但是夜色太美了，我谢绝了他们的邀请，愉快地同士兵们一起睡在火堆旁。

通常，经过长期休整之后，第一次野外露营总是显得十分活跃。人们精力充沛，物品应有尽有，人人都觉得开始了新的生活，都想做些什么事情。士兵们还带着一只手风琴，快活的歌声和说笑声沿着河谷传向远方。

这座中国小房子的地方非常幽静，多年来只能聆听溪里的流水声。现在，周围却一下子充满了歌声和欢快的笑声。中国人走出

159

房子，也在旁边生起一小堆火，蹲下来默默地看着这些突然扰乱了他们安宁的不速之客。歌声渐渐停止了。哥萨克和士兵们又喝了一次茶，才去睡觉。

我睡得不好，夜里醒过两次，每次都看到中国人坐在火堆旁。周围静得出奇，只是偶尔从田野里传来一匹不安静的马的嘶鸣和狗汪汪的叫声。但是后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用氈斗篷裹住身子，沉沉地睡去。日出之前，下了很多露水。群山之间还有一些地方弥漫着晨雾。它似乎因为怕见阳光而尽量向深谷中躲藏。我醒得最早，唤醒了队员们。

向中国人告辞之后，我们就动身了。我把蔬菜和烧柴钱付给他们。他们本想送我们一程，但是我执意要他们回去。上午九点钟左右，我们翻过分水岭，来到弗拉基米罗夫卡河河谷。

在这条路线上值得提出的是那些极其有趣的风成物。它们被磨得光光的，呈柱形和球形，象是揽在凸出的底座上或嵌在椭圆形的凹槽里。其中有些形状更加奇特，或象野兽，或象廊柱，或象人物，不一而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风成物附近并没有起研磨作用的沙子。奥耳加河和弗拉基米罗夫卡河之间的分水岭继续绵延，伸入大海，形成岬角。这条山脉由砂岩、砾岩和玄武土构成。弗拉基米罗夫卡河的外貌同普通山溪一样，河谷多沼泽，两侧的山峦比较高。

傍晚，考察队来到弗拉基米罗夫卡河河口，停在海边宿营。

黄昏时，从西边传来隆隆的雷声。我们动手搭帐篷。但结果是一场虚惊。雷雨又从旁边过去了。不过，另外一种现象却使我们不安起来。晚霞消失后，繁星也随之黯然失色。天空蒙上一层非云非雾的气体。凉风从陆地吹向海面，而高空的气体却又向陆地蔓延。这就是海陆风。八、九月间海滨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黎明时天空灰蒙蒙，地面上的雾一动不动，直达半山腰。

等太阳升到地平线上，同地面成 15° 角时，雾开始移动，聚成雾团，开始向海面蠕动，起初速度很慢，接着便越来越快。最初我们对此感到不安，总以为会下雨。但是后来我们看惯了这种现象，也就无所谓了。 160

第二天一整天用来观察弗拉基米尔湾。中国人称它为葫芦崴（汉语的“葫芦”为一种圆形的瓜，“崴”即海湾或港湾）。

有些俄国人把葫芦崴叫作“花鹿崴”。他们认为来自汉语的“花鹿”（即“梅花鹿”）。这是完全错误的。

弗拉基米尔湾（费罗经线东经 135°37′，北纬 45°53′——天文点位于奥列霍夫角）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蓄水池，深达 12 米，四面群山环抱。这些山由花岗岩构成，平均高度约 230 米。弗拉基米尔湾比奥耳加湾大得多，由三个部分组成：西北部最大，东北部较小，中部最小。湾口两侧各有一座多山的半岛，即瓦柳泽克半岛和瓦托夫斯基半岛。第三个半岛，即鲁达诺夫斯基半岛位于海湾中部。三个半岛中，以南面的瓦托夫斯基半岛最大。显然，这些半岛不久以前还在水下，在最近的地质时期中才露出水面。

在弗拉基米尔湾四周，在注入该湾的小河口附近，有许多水已淡化了的小湖泊。这些小湖泊及其附近的沼泽证明，从前海湾伸入陆地很深。后来，海水被挤退，陆地有了某些扩展。最大的湖泊在南面，面积约有 $1^1/_2$ 平方公里，深 3—6 米。由于河水经过它入海，该湖迅速变浅。半岛的连陆沙洲上有两个咸水湖，它们生动地说明，这些半岛不久以前还是海岛。海浪的冲击促进了海岛同大陆的连接。现在已经可以预言弗拉基米尔湾的未来了。大海正在缓慢地后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封闭进入海湾的大门，把海湾变成泻湖。泻湖将被河流冲积物淤塞，变浅，成为一片沼泽。沼泽地上将有一条河流通过。而现在注入海湾的小河，将会变成那条河的支流。

弗拉基米尔湾周围的植物比奥耳加哨所附近还要稀少。向海的山坡全是光秃秃的。河谷里的赤杨和柳丛，象花边一样装饰着河岸。在受到海风袭击的地方，树木低矮，长相可怜，任何一个可
161 以避风的凹地上的植物都比向海坡地上的茂盛。因此，根据植物生长的情况，就可以推断这个地方主要刮什么风，并指出大海在什么地方。

在弗拉基米尔湾入口左侧，奥列霍夫角下方，可以看到海面上露出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这是"绿宝石"号巡洋舰。它于1905年撞上浅滩后，自行炸毁。看到这堆残骸心里是很难过的。凡是能够从舰上取下来的东西，当时都已运往奥耳加哨所，并从那里转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了。舰上其余的东西都被红胡子抢走了。

我们在海湾沿岸看到几座渔房。根据房子周围的堆积物可以断定房子的主人从事什么活动。有一处堆着许多海扇贝壳，有几堆已经被泥土覆盖，并且长满了野草。这是一种特殊的小"陵墓"。中国人只取海扇体内的闭壳肌，晒成干贝以后，运往城市。干贝在中国非常珍贵，是一种味道鲜美的食品。

在另一座小房子跟前，有一堆被阳光晒得又干又红的螃蟹壳。这里的席子上晾晒着从蟹腿和蟹螯里剔出来的肉。

第三座小房子属于捞海带的人。旁边是一排排草顶的敞棚，下面晾着海带。这里有很多人。一些中国人用特制的钩子从海底把海带捞出来，而另一些人则在太阳地里晒海带，照料着使它晒得恰到好处，既不折断，又不失去其绿褐色。最后，还有一些人把海带捆成小捆，垛在敞棚下面。

我沿着海岸走去，远远望见靠近对岸的浅水地带有一些中国人手持长竿在没膝深的水里走来走去。他们正聚精会神地忙着干自己的活，直到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才发现我们。他们光着上身，裤管卷到膝盖上，小心翼翼地在水中移动，仔细看着海底，寻找什么

东西。有时他们停下来，把竿子轻轻地伸进水中，然后把捞到的东西抛上岸去。原来是紫壳菜。中国人使用的长竿一头是小抄网，另一头是小铁钩。发现紫壳菜后，便用钩子把它从石头上钩下来，然后用抄网捞起。岸上的中国人立刻把捞到的双壳动物扔进热水锅里。这种动物在垂死时自动张开双壳。壳内的肉用小刀剔出，经长时间煮沸，储存备用。

中国人单独地、或两个人一起沿着海岸远远走去。我坐在石 162
堆上望着大海。突然，从我的左侧传来了一阵喊叫。我转过身去，看见水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搏斗。几个中国人竭力想用竿子把一只动物挑上岸来，向它进攻，但是又怕它，又不愿把它放掉。我向那里跑去，原来中国人正在同一只大章鱼搏斗。它那强有力的腕足攀住石头，又不时地甩向空中，然后它突然迅猛地向一边窜去，企图冲出去，逃回大海。这时又有三个中国人跑来帮忙。

大章鱼离岸已经非常近了，我可以对它仔细地观察一番。我难以说出它是什么颜色。它身上的颜色总在变化：忽而浅蓝，急而鲜红，忽而银灰，忽而嫩绿，甚至淡黄。中国人把它推向浅滩。离浅滩越近，它越无能为力。终于，它被拖上岸来了。这是一只有头的大囊袋。头上伸出长长的腕足，腕足内侧有很多吸盘。当它同时抬起两、三条腕足时，就可看到它的大黑嘴。大嘴时而向前伸得很长，时而完全缩回去，只留下一个不大的黑孔。特别有趣的是它的眼睛。章鱼的眼睛很象人眼。要找到长着这种眼睛的其他动物是很困难的。

大章鱼的动作逐渐缓慢下来，身上出现阵阵痉挛，色泽渐渐暗淡。后来全身呈现出褐红色。

最后，它凝然不动了，人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走近它。我把它量了一下。这只头足纲动物的代表真是一个庞然大物。肚囊长度为0.8米。它赖以行动的推进器官位于前面靠近头部的侧面。头部

横宽竖窄，为28厘米。角质长喙极象鹦鹉喙，从正面量，喙长9厘米，从侧面量，喙长5厘米。腕足长1.4米。靠近头部的腕足粗12厘米。腕足内侧布满吸盘。靠近头部的吸盘有三戈比硬币那么大，腕足梢上的吸盘约有五戈比银币那么大。

这只有趣的章鱼标本值得送到任何一个博物馆里去展览。可惜我没有这么大的容器，也没有足够的甲醛水。因此只能要一截
163 腕足。我把这截腕足和有寄居蟹的贝壳放在一只罐子里。晚间，当我察看罐子里的贮存物时，大吃一惊，发现竟少了两个贝壳。原来它们被深深地吸进了章鱼的断足中去了。就是说，章鱼的腕足被截下放进甲醛水里之后，吸盘还活动了一段时间。

观察中国人的渔业场和他们捕章鱼的活动，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不知不觉已近黄昏，该考虑宿营的事了。我本想返回去寻找宿营地，但是听说，我的旅伴们已经在葫芦崴河口附近的中国房子旁边安顿下来，也就作罢了。

晚间，中国人请我吃章鱼肉。他们把章鱼肉放在锅里用海水煮，肉是白色的，有弹性，味道有些象白蘑菇。

第二天，对葫芦崴河进行了观察。这条河长约20公里，南北流向，从北面注入弗拉基米尔湾。葫芦崴河河谷靠近河口处狭窄，但是向上去就变得开阔起来。河谷右侧的高地具有明显的山岭性质，多数布满岩屑堆。左侧有宽阔的河阶地，这些阶地背水延伸，转为垄岗。垄岗上生长着稀疏的椴树、柞树和黑桦。数条泉水从左侧注入葫芦崴河，在下雨时将大量脏东西冲入河谷，把肥沃的田地弄得污秽不堪。

葫芦崴河的支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右支流静泉。有一条小路沿着这条泉水通往阿尔扎马索夫卡河。静泉的确名符其实。它永远是那么平静，这是沼泽地带特有的平静。河谷里植物低矮而又稀少，主要有白桦和矮赤杨。白桦散布在整个河谷里，或单株，或成

丛地生长。矮赤杨则沿着河岸生长，形成茂密的丛林。

这里有一座岩石嶙峋的高山，可以作为测向点。当地老农民称它为公鸡岭。这座山是大泡子河和葫芦崴河之间分水岭的一部分。由葫芦崴河河源到山口去的上坡漫长平缓，但是从山口到大泡子河去的下坡却很陡峭。除了这座山之外，还有一座扎罗德山。山上有马克鲁申斯卡亚洞穴，规模宏伟，意趣盎然，至今未经详细考察。

洞口为三角形，离地面相当高（40—50 米）。

进洞后，首先到达第一个石厅，长 35—40 米，高达 30 米。石厅尽头有一口深井，如不小心，很容易掉进去。未走到深井之前，就应向左拐，进入壁洞。壁洞中有一条高低不平的长甬道。最高 164
的地方十分狭窄，从两根分立的石笋柱之间通过，再往前就只能匍匐行进了。这条甬道长达 50 米。出了甬道，考察者便进入一条宽廊，顺着它可以走进第二个石厅。这间石厅洁白如雪，不大，但很美观。由此再穿过一条窄廊，又可进入第三个宏伟的石厅。它比前两个石厅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这里有华美的石笋和钟乳石柱列。四壁上布满泉华，极象凝止不动的瀑布。

有些地方的坑洼里有积水，水是那样清澈透明，只有踩进去以后才能发现。这里又有一口深井和几个侧洞。这个大厅里奇妙的音响效果会使观察者诧异不止。每句高声说出的话，往往引起上百声回响。一块石头落入井中，马上引起万炮齐鸣般的轰隆轰隆的巨响，好象天崩地裂一样。

在离河口 5 公里处，河谷开阔，适于居住。这里有中国农舍，但是数量不多，总共只有五所。离海边最近的农舍叫作小城子。

我在山上游逛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走近小城子。黄昏时，一名哥萨克打死了一只野猪。我们已有很多肉，因此把野猪肉分

了一些给中国人。房东给我们送来了蔬菜和新鲜土豆，作为回礼。他还请我到他的铺上去睡，但是，中国人的住房里跳蚤一向很多，我怕跳蚤咬，宁愿在外面露宿。

第十七章　德尔苏·乌扎拉

165

大柞树河　大泡子河　大柞树名称的由来　大柞树河下游　支流　西杨房子　满族老人的叙述　居民　黄昏和恶劣的天气　陌生人的宿营地　重逢夜间的谈话　河阶地　鹿窖房　大柞树河源　锡霍特山脉　维纽科夫山口　里伏锦河和东北岔河

我们动身以后，太阳才出来。

从弗拉基米尔湾到大柞树河有两条路。一条溯葫芦崴河而上，然后，沿大泡子河和大柞树河的支流梨下沟河延伸；另一条离海最近，先到大泡子河，然后穿过山区通向大柞树河河口。我选中了后一条路，因为对它不太熟悉。

弗拉基米尔湾和大泡子河中间的高地由石英斑状凝灰岩构成，其中杂有无石英斑岩、霏细斑岩和树脂岩的碎块。

大泡子是中国名称，意即大泻湖，俄国人讹称为"塔泡扎"。的确，大泡子河并不直接入海，而是首先流入一个很大的方圆约 10 公里的濒海湖。濒海湖与大海之间隔着一道沙梁，靠一条不大的水道与大海相连。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海岸变得平坦、陆地挤退海水的过程。据土著讲，从前这一带梅花鹿很多。鞑子们常常带 166
着狗，把梅花鹿驱入湖中，事先派有猎手等在船上，用弩弓和梭标捕杀。

大泡子河(鞑子称为"卡伊亚")长 25 公里，流向与葫芦崴河平行。大泡子河实际上是由两条河汇合而成的：大泡子河本身和城

子沟[91]河。有一条山脉在大泡子河和葫芦崴河之间伸入大海，形成岬角。这条山脉由石英斑岩和长石斑岩构成。

从弗拉基米尔湾到大柞树河河谷有一条人行小路，驮运队也可以通行。小路的起点在葫芦崴河边。它顺着一条离海最近的泉水延伸，直达山口，越过山口之后，向下直到大泡子河河谷。山脉的两坡漫长平缓，生长着稀疏的柞树林。林中的不少树有树洞。哥萨克们发现一棵树皮上有牙咬和爪抓的痕迹，这是熊攀树吃蜜留下的。从这里路过的猎人把熊赶走，自己却用同样的方法夺走了蜂蜜。

翻过山口之后，小路在茂密的柞林中沿大泡子河向上游延伸了不长一段。这一带也有高大的河阶地。走出 10 公里之后，小路转向河谷左侧边缘，然后循一条无名小川再次上山。这个山口略高于前一个山口。由大泡子河到山口的上坡陡峭，但是到大柞树河去的下坡平缓。再往前，小路沿小泡子[92]河继续延伸，这一带没有树木。小泡子河流入大柞树河，注入口距大柞树河河口约两公里。总之，我们今天走过的这段路程长 28 公里，走向与海岸平行。

森林里有许多梅花鹿的足迹。不久，我们看见了这种动物。共有三只：一只公鹿、一只母鹿和一只幼鹿。哥萨克开枪射击，但未打中。我对此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们带的食物很充足，况且割茸季节[93]早就过了。

大柞树河！这就是 M. 维纽科夫第一个走过的那条河流。中国人在这里挡住了他的去路，并要求他返回去。他在大柞树河河口竖立了一个木制的大十字架，上面写着，他于 1875 年到过此地。我在哪儿也没找到这个十字架。大概在俄国人离去之后，中国人就把它毁掉了。继维纽科夫之后，又有马克西莫维奇、布季谢夫和普尔热瓦尔斯基先后到过这里。

在乌苏里地区，河流、山脉和岬角的名称繁多。这是因为，鞑

子有鞑子的叫法，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叫法，而俄国人又给它们取了 167
俄国名字。为了避免混乱，应该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使用中国名称，在鞑子居住的地方也不要强行使用俄国名称。俄国名称只是标在地图上的，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

向中国人问过路之后，我给自己规定了如下的路线：溯大柞树河上行，翻过锡霍特山脉，进入里伏锦河流域，从那里转向纳恩图河。然后，我打算沿纳恩图河前行，再次攀登锡霍特山脉，并作一次到捷丘贺河去的尝试。如果成功，我再返回大柞树河，在那里等候 Г. И. 格拉纳特曼和 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

大柞树河不知为什么有些地图上标为“里一富列”，另一些地图则标为“雷焚河”（意为“雷击”）。鞑子（乌德海人）称它为“乌齐”。某些东方学家试图证明，“塔杜舒”来源于“鞑子”一词。这是完全不对的。中国人称这条河为“大柞树”（意为高大的柞树）。中国老住戶说，这棵柞树就长在河上游锡霍特山脉附近。树很大，树中有洞，容纳八个人还绰绰有余。挖参人在树洞里立了一个小庙，过往行人都要拜神。有一次，有几个淘金人在树洞里过夜。他们把小庙搬到外面，自己坐在树洞里玩牌。于是，神降下一场大暴雨。雷电击中这棵树，把它劈成碎片，当场殛毙了所有玩牌的人。“雷焚河”和“大柞树河”这两个名称都由此而来，后来就被叫走了音。

大柞树河下游现在是一大片多沼泽的低地——这里曾是一个大海湾。河口原先略靠上游，在现今的诺沃塔图申斯卡亚村①那个地方。高大的海岸阶地和山坡上的浪蚀崖都是海岸线下切和海退的明证。河流本身在这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许多世纪以来，它不断地冲来沉积物质，又把这些物质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形成巨大的沉积层。于是，一个大泻湖便出现了，它与大海之间仅有一

① 意为“新大柞树村”。——译者

堤之隔。现在沼泽中残存的湖泊原来是泻湖的最深处。我看到，离水很近的地方有一片片不知名的雪白的植物丛。走到跟前细看之后才知道，原来是火绒草。真奇怪，竟在海边上看到了这种美丽的阿尔卑斯山之花。

秋季，大柞树的河湾里有许多雅罗鱼、哲罗鱼、红点鲑、驼背大麻哈鱼和大麻哈鱼。湖泊里则有鲫鱼和狗鱼。

大柞树河全长 67 公里。流经典型的剝蚀河谷，河谷仿佛由一系列开阔的盆地组成。这一特点在支流附近尤为明显。河谷里阶地异常发育，两侧交替出现，连绵不断，直达源头。

168 如果逆河而上，就会依次遇到下列支流：左侧（顺河流走向）有东沟[94]、干河子[95]和济木河。沿济木河有一条小路可通捷丘贺河。往上去还有两条小河：篱笆沟子[96]和地塌沟子[97]，这里有通向金子河的山口。右侧有下列小河：光大沟[98]和小阳砬子，以及小梨下沟[99]和大梨下沟[100]，这里有通向大泡子河的山口。再往上去是河口隐蔽的右上沟[101]（通向葫芦崴的山口）和西北沟[102]（通向阿尔扎马索夫卡的山口）。西北沟长 30 公里，由两条河汇合而成，一条是黑瞎子沟[103]，另一条是七面散沟子[104]。这两条河汇合的地方聚居着大柞树河一带的全部鞑子。

我们这条路在大柞树河左岸。到达大柞树的古河口之后，小路开始上山，并沿着山坡上的阶坎伸延。这里展现出一片壮丽的景色，东边是大海，西边是河上游。左面，山地特征非常明显，有一座光秃的山特别壮观。中国人称它为低塔山[105]，乌德海人则称之为“低塔-克亚莫尼”。山上布满粗面岩岩屑堆。据鞑子讲，从前山上梅花鹿很多，但现在几乎全被猎光了。下面的山麓旁边，几乎就在小路上裸露着褐煤。

大柞树河右支流中，梨下沟河颇具特色。河长 12 公里，沿河有一条小路通往阿尔扎马索夫卡河。从南侧登山，坡度平缓，但是

自山口向大柞树河河谷去的下坡却极陡峭，而且风景很秀丽。小路就在悬崖的阶坎上。这里残存一条古道的痕迹。这条路在古代曾贯穿整个沿海地带，直达基利亚克角。梨下沟河这一名称本身就说明，这里生长着许多梨树。在梨下沟河口附近，有一条小支脉伸入大柞树河河谷，与邻山之间隔着一个很深的鞍形凹地。因此，看起来颇象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山脚下便是西杨房子，这座富丽的房子周围生长着古老的钻天杨。

白昼过去了。夜色降临大地。万物即将沉入黑暗之中。

当我们走近房子时，门口出现了这家的主人。这是一位微微驼背的高个子老人，留着长长的花白胡子，仪表庄重。只要看一看他的衣着、家宅和下房，就可以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很多年，而且生活极其富裕。他按照自己的习惯欢迎我们。他的每个动作、每个 169
手势都流露出好客的盛情。我们进了房子。屋里同外面一样，一切井然有序。我接受了老人的邀请并不后悔。

吃过晚饭之后，我向他打听有关大柞树河的情况以及到里伏锦河去的道路。开始，他不乐意回答，但是后来却活跃起来。回忆起往昔，说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事。原来，他是满族人，名叫金柱，出生在宁古塔。他在大柞树河畔已经住了六十多年，现在打算回到故乡去，好把自己的尸骨埋葬在那里。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乍到这个未开化的地区，生活在土著中间的情况。我从这个满族人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关于乌苏里地区的遥远过去的有趣传说。那是关于住在苏昌河畔的一个名叫宽雍的王与古宁塔城的王爷成玥太子发生内讧的故事。接着，他又讲述了刀毕河和科乌切顶子山(在奥耳加哨所附近)的战斗。老人的叙述既细腻又动听。我听着，不禁完全浸沉在那遥远的往昔之中，忘记了我现在置身于大柞树河畔。不仅我一个人被他的故事吸引住了，我发现屋子里所有的中国人都鸦雀无声地听着老人的叙述。接着，老人说到了一种可怕的疾

病，这种疾病使得战后幸存的居民几乎全部丧生。从那时起，这个地区便少有人烟了。

第一批来到乌苏里原始森林的中国人都是挖参的。而他，金柱，就是随他们一起来的。他在大柞树河畔病倒了，便留在乌德海（鞑子）人那里。后来他同一个乌德海女人结了婚，和她生活在一起，直到晚年。

老人终于讲完了，我也随之清醒，回到了现实中来。屋子里很闷，我走出去吸点新鲜空气。漆黑的夜空，繁星闪烁，变幻着各种不同的颜色。地上，也是一片漆黑。旁边的马厩里，马匹不时打着响鼻。附近的沼泽里，大麻鸦呻吟似的低鸣，草丛里的螽斯不停地叫着……我在河边坐了很久。夜的静穆和大自然的安宁配合得多么和谐呀！我想起了德尔苏，不禁惆怅满怀。我站起身来，走进屋子里，在为我铺好的被褥上躺下，但是，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我们告别了老人，继续朝上游走去。天气宜人。尽管空中积云朵朵，但仍然是阳光灿烂。

大柞树河河谷上段和下段稍有不同。前面已经说过，在下游，河谷由一系列开阔的盆地组成，但是在上游，河谷却很象纵谷。大柞树河在上游从右侧纳入一条小河，叫做清沟子[106]，河边有一条小路通往西北沟河畔的鞑子房舍。左侧有一条大支流，叫做金子河。
170 金子河比大柞树河还要长，水量也比它大。因此，应当把金子河看作主流，而把大柞树河看作支流才对。关于金子河，我在下文里还要比较详细地介绍。

大柞树河畔中国人很多。我数了数，共有九十七所房子。他们在这里生活比起在乌苏里地区其它地方要富裕得多。每一所房子都是一座小烧锅[107]。此外，我还发现，这里的中国人衣着比较整洁，气色和营养都很好。房子周围到处是菜园、庄稼地和为了割取鸦片而种的大片的罂粟。

河谷上段住着鞑子。他们照例挤在中国式的小房子里。中国人残酷地剥削他们。住所、衣着和身体都肮脏不堪，这是产生各种疾病的根源和快要灭种的原因。中国人来乌苏里地区时都是单身汉，他们强占土著妇女。这种结合生下的孩子，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土著。南乌苏里地区，其中包括大柞树河，大部分土著居民将会变成这种混血鞑子。他们当中许多人，尤其是妇女，都吸食鸦片。这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有的人，甚至幼童都吸烟。我不止一次看到刚会走路没断奶的娃娃吸烟袋。

我看到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一个婴孩被母亲从嘴里夺下奶头，从身边赶走了。孩子伤心地哭了起来，然后含着眼泪拿起烟袋，走到火堆跟前，用火炭点烟抽。

大柞树河河谷土壤肥沃。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灾。甚至在那三条较大的河流（金子河、西北沟和右上沟）相距不远同时注入大柞树河的地方，河水即使稍许溢出两岸，为害时间也不很长。在整个奥耳加地区，大柞树是最好的移民地点。

由鞑子房小营子[108]往上，河谷中段的山岭由砂岩和含有大量石英夹层的页岩构成。象尖楔一样嵌入西北沟和大柞树两河之间的一条支脉，由黑玢岩、玢岩和玻璃斑岩构成，南侧山麓有黑曜岩露头，这种岩石具有棱状节理。

午后，天气显著变坏。空中出现了乌云。乌云低垂，擦着山尖向前滚动。景色立刻大变：河谷里阴暗起来；原先它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非常美丽，现在却是阴森森的。河水也发暗了。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便吩咐搭帐篷，多准备一些过夜用的烧柴。 171

一切宿营工作结束之后，士兵们要求去打猎。我嘱咐他们不要走远，要早些返回宿营地。扎古尔斯基顺着金子河河谷出发了。图尔蒂金则沿着大柞树河向上游走去。我和其余的人留在宿

营地。

太阳可能已经沉入地平线下了，因为天色突然黑了起来。白昼的余光同黄昏的暮色还相持了一段时间，但是看得出来，黑夜很快将占上风，并将吞没大地和天空。

一小时后，图尔蒂金回来向我报告，距宿营地约两公里远，在一座岩石嶙峋的小山脚下，他遇到了一个猎人。那个人向他打听，我们是什么人，到哪儿去，上路是否已经很久。当他听说我的姓氏之后，就急忙动手收拾背囊。这个消息使我激动起来。

这能是谁呢？

图尔蒂金说，不必到那里去了，那个陌生人自己说要来找我们。一种奇异的感情支配着我。我迫不及待地要到那里去，去迎接那个陌生人。我拿起自己的枪，召唤了狗，就急急忙忙地沿着小路走去。

乍一离开火堆，暮色显得特别昏暗，但是不久，眼睛就习惯了，我已经能分辨出路径。月亮刚刚出来，黑沉沉的乌云在空中疾驰，时时遮住月光。看上去，好象月亮在迎着乌云跑，并在云层中穿行。万籁俱寂，只能隐约听到草丛里螽斯的叫声。

我转身一看，宿营地上的火光已经不见了。站了一会儿，我又朝前走去。

忽然，我的狗狂吠着向前跑去。我抬起头来，看见前边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个人影。

“谁在那儿啊？”我喊道。

我听到了回答。这个声音使我全身一震。

“什么人走？”

“德尔苏！德尔苏！”我兴奋地叫了起来，向他迎面跑去。

如果有旁观者在场，他一定会看到我们两个人象摔跤似的抱在一起。阿利帕不懂是怎么回事，向德尔苏猛扑过去，但是它立刻

认出了德尔苏。凶恶的狂吠立刻变成亲暱的鸣叫。

“你好，长官！”赫哲人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道。

“你从哪儿来？怎么到这儿来的？你在什么地方来着？到哪儿去？”我向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

他来不及回答。

终于，我们俩都平静下来，开始正常地交谈了。

“我的不久前大柞树河来，”他说，“我的听说，四个长官和十二个兵在石门（奥耳加哨所）有。我的想，要到那里去。今天看见一个人，什么都明白了。”

我们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便向宿营地走去。我一路上心情愉快，有说有笑。怎么能不高兴呢？！德尔苏又和我在一起了！

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宿营地。士兵们让开路，好奇地打量着赫哲人。

德尔苏一点儿也沒有变，幷不见老。还象从前一样，穿着短皮袄和熟鹿皮裤子，扎着包头布，手里拿的还是那支贝尔登步枪，不过架枪用的木叉比以前的新一些。

士兵们一下子就看出来，我和德尔苏是老相识。赫哲人把枪挂到树上，也开始打量起我来。从他的眼神和嘴角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对我们的重逢十分满意。

我吩咐往火堆里加柴，烧茶。接着，我开始仔细问德尔苏，三年来，他到过什么地方，做过些什么。德尔苏说，在兴凯湖附近同我们分手之后，他就到纳恩图河去了。整个冬天都在那里捕貂。第二年春天到乌拉河上游猎取鹿茸，夏天转到伏锦河的向阳砬子山里。从奥耳加哨所到那里去的中国人告诉他，我们的考察队已经沿着海岸向北去了。于是，德尔苏也赶到大柞树河来。

士兵们在火堆旁边坐了一会儿，就早早地躺下睡了。只剩下我和德尔苏两个人，我们坐了一个通宵。我立即想起了勒富河，想起

德尔苏初次来到我们宿营地的情景。我又象上一次那样看着他，听着他的叙述。

黑夜即将过去，周围透出了蓝色。已经可以依稀辨认出灰蒙蒙的天空、山里的晨雾、沉睡的树木和被露水浸得发黑的小径。篝火的火光暗淡了，通红的炭火开始发白。大自然里有一种紧张气氛，雾越升越高，终于，下起了密集的细雨。

这时，我们才躺下睡觉。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既不怕红胡子，也不怕野兽，既不怕大雪盖地，也不怕洪水泛滥了，因为有德尔苏和我在一起。想着这些，我踏踏实实地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上午九点钟了。雨停了，但天空仍然阴沉沉的。在这种天气里走路不好，呆在一个地方不动更糟糕。因此，当我吩
173 咐准备驮马时，大家都很高兴。半小时之后，我们上路了。我和德尔苏已经达成默契。我知道，他一定会跟我一起走。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不可能有其他的决定。上路后，我们顺便到那座岩石嶙峋的小山下去了一趟，取来了德尔苏的东西。和从前一样，一个背囊就把他的全部财产装走了。

现在，我们的左侧是河，右侧是 38 米高的河阶地。过了金子河之后，大柞树河河谷里的阶地特别突出。这些阶地由具有板状节理的、致密的石灰岩构成。

大柞树河的最后一条支流是弯沟河[109]。沿弯沟河前行，翻过锡霍特山脉后可以到达纳恩图河。距弯沟河河口不远，有两座峭壁挺立于河谷中。一座在左侧河阶地脚下，虽然不高，但是却很美观，半腰有个壁龛似的凹坑，中国人在凹坑里立了一个小庙。另一座在河右侧，称作烟筒砬子[110]，恰巧同弯沟河河口相对。岩石附近有一条小泉，也叫做清沟子[111]。

烟筒砬子高 110 米。表面有许多凹坑，是野鸽巢居的地方。在砬子顶上，中国人用石板搭了一个类似小庙的供神建筑。中国人

特别喜欢高的地方。他们以为，越往山尖上走，离神就越近。

我们顺着小路走，到了鹿窖房。这所房子恰好坐落在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往纳恩图河，另一条路通往里伏锦河。从前，住在这里的人以窖鹿为业，房子的名称即由此而来。那时，这所房子起着客店的作用。这里经常可以遇到来往于沿海和乌苏里江的中国人。房子的主人兼卖饭菜，挣的钱相当可观。房子位于大阶地的脚下。大阶地深入河谷，把大柞树河的河水挤到右岸的山脚下。阶地上布满沼泽，生长着一丛丛细弱的桦树。

我们过了鹿窖房，便向锡霍特山脉走去。从早晨起一直阴沉沉的天气渐渐转晴了。笼罩群山的雾气开始集聚上升。厚厚的云幕破裂了，云隙中射出阳光，大自然露出了笑容。万物立刻活跃起来。从房子那边传来了公鸡的鸣唱，林中小鸟又忙碌起来，花朵上又可以看到飞虫了。

在上游，大柞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河源由好多山泉汇集而成：左侧有岔儿沟子[112]、绿甸子羊沟[113]和沙田沟[114]；右侧则有无名泉和沙岭沟[115]。锡霍特山脉最矮的山口就在这里。表面平坦的小丘陵和经过严重冲刷的溪床都是长期剥蚀的明证。 174

从大柞树河翻越锡霍特山脉有三条路可行，其中两条通往纳恩图河，一条通往里伏锦河。第一条路从我们已经知道的鹿窖房开始，沿弯沟河前行。只有那些到大南岔河（纳恩图河支流）上游去的中国人才走这条路。第二条路从绿甸子河口开始，有很长一段沿锡霍特山脉延伸，然后下山进入东北岔河（里伏锦河的东北支流）河谷，沿河谷直溯源头。途中再翻越三道山口，然后到达大南岔河。那些徒步到纳恩图河下游去的行人都走这条路。第三条路，即我们选择的路，沿沙岭沟一直通向里伏锦河。

锡霍特山脉这个名称原系满语，叫“锡霍特-阿林”，当地的中国人改称为“西河大岭”，意即“西面大河的山岭”。的确，有几条大

河从分水岭向西流去，其中有瓦库河、伊曼河、比金河、和罗河等等。赫哲人称锡霍特山脉为“祖勃-根”，乌德海人则称之为“阿达索洛利”，同时，还称西坡为“阿达查扎尼”，东坡为“阿达纳穆扎尼”，“纳穆”的意思是“海”。

我们在山麓旁停下休息。腌干鱼、两块面包干、一杯热咖啡便是原始森林中的上等午餐了。

快到山脊时，山坡陡峭起来。山口本身是一个宽阔的鞍形凹地，布满沼泽和烧毁的树木。山口的绝对高度为480米。这个山口应当以M. 维纽科夫的名字命名。维纽科夫于1857年从这里走过。继他之后就有很多人从这条小路行走了。乌苏里地区第一位考察者永垂不朽，留芳千古！

山口顶端，小路右侧有一座用圆木搭成的小庙。庙里挂着中国神像。像前放着两只木盒，匣里还有残存的香头。旁边放着几片烟叶和两块白糖，这是敬献森林之神的供品。庙旁的树上挂着一块旧红布，上面写着：“山神之位，昔日齐国为大帅，今在大清镇山林”①，意为“这里供奉的是真正的山神（老虎）。古代他在齐国为大清朝的统帅，现在镇守着山岳和森林”②。

从维纽科夫山口往北，锡霍特山脉形同缓慢上升的垅岗，坡度极不明显，以致使人完全忘记是在山上行走。只有看到两侧的山坡时，才想到确实是置身于分水岭上。这一带桦树林看样子不超
175 过四十年。大概是在火灾之后新长起来的。

下山时坡路漫长平缓。草丛里常有烧焦的倒木绊脚。翻过山口便是沼泽，里面长着满是青苔的针叶林。午后三点左右，我们到达里伏锦河和东北岔河的汇合处，就在这里的砾石滩上停下宿营。

---

① 原文为：“Шань мэн чжэн вэй Си-жи Ци-го вэй да суай Цзин цзан дацин чжэнь шань-лин”。——译者

② 原文如此。——译者

东北岔[116]河长约 40 公里，始终沿锡霍特山脉流动，上游由三条山溪汇合而成。侵蚀痕迹到处可见。有些地方的山岭受到严重冲刷，只见树木不见山形，使人觉得仿佛在丘陵微微起伏的平原针叶林带行走。林中有冷杉、云杉、红松、桦、赤柏松、槭、落叶松和赤杨。不久前，这片森林被火烧掉。现在整个河谷成了一片焦土。当地中国居民往返纳恩图河的小路恰好从这里经过。沿途有四座碓子房。相互之间的距离相等。房子里住着猎手和捕貂者。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生起烟堆，接着就动手从林子里拉烧柴。士兵们本想在蚊帐里睡觉，但是德尔苏劝大家搭起一面坡顶的帐篷。

傍晚，天阴了。雾气上升，变成乌云。不论士兵干什么活，德尔苏都来帮忙，他立刻博得士兵们的好评。他本想单独支起自己的帐篷，但是我劝他和我们睡在一起，他同意了。接着，他抓起斧头，跑到林子里去砍松树皮。他先在树干的上下两端砍出豁口，接着砍一道立缝，再用尖棍子将树皮剥下。他一连剥了六张树皮。他把两张铺到地上，两张盖到帐篷顶上，剩下的两张放到帐篷侧面挡风。

黄昏时下起了大雨。蚊蚋立即飞得无影无踪。吃过晚饭，士兵们睡了，我和德尔苏在火堆旁又坐了很久，闲谈着。他讲述纳恩图河畔中国人的生活，还讲中国人怎样欺负他，拿走了他的毛皮，却分文不给。

176

第十八章　阿姆巴

德尔苏的万物有灵论　老虎跟踪我们　德尔苏向野兽喊话　光大沟　在盐土地上狩猎　德尔苏请求老虎息怒　返回　赫哲人激动不安　夜

第二天，周围的一切都被浓雾笼罩着。天灰蒙蒙、阴沉沉的，又冷又潮。

当人们收拾东西、准备驮马时，我和德尔苏匆匆喝了茶，每人带上一块面包干，先行出发了。每天早晨，我离开宿营地总比别人早些。由于我要进行线路测量，走得很慢，一般在两个小时之后，大队人马就会赶过我。中途大休息时，我往往在人们已经吃过东西，又要动身的时候才到达休息地点。午后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总要早些离开，而到达宿营地时，却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刻了。

昨晚德尔苏曾对我说过，这一带老虎很多，他劝我不要落在队伍的后面。

我们走的路在里伏锦河右岸。有时，小路离开河岸，进入森林深处，使人很难测定方向，指出里伏锦河在哪里。不过，突然之间又会意想不到地走到河边，沿着陡峭的河岸继续前进。

177　没有到过乌苏里地区原始森林的人，想象不到这里的林木多么茂密。几步之外简直什么都看不见。我常常要到离野兽4—6米的地方才把它惊起来，并且只能根据响动和树枝折断的喀嚓声来判断野兽逃遁的方向。我们就在这样的原始森林里走了两天两夜。

天气对我们很不利。蒙蒙细雨下个不停。路上有许多水洼，草湿淋淋的，不时有大颗的水珠从树上滴下来。林中静得出奇，一切都消声匿迹，连啄木鸟也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鬼才知道，这是个什么天气，”我对同行的德尔苏说，“既不象雾，也不象雨，说不上是什么。德尔苏，你看怎么样，天气会晴呢，还是会坏下去？”

赫哲人举目望了望天空，又看了看周围，继续默默地走着。过了一会儿，他停住脚步说：

“我的这样想：这个地面、山、林子也是人一个样。他的现在出汗。听吧！”他凝神听着说，“他的喘气，和人一样……”

他又朝前走去，对我不停地谈着他对自然的看法，他认为一切都象人一样地活着。

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按时间推算，驮运队早就应当赶过我们，但是身后的林子里却沒有一点动静。

“得等等他们！”我对旅伴说。

德尔苏一言不发地停住了，把肩上的贝尔登长枪摘下来，靠在树上，把架枪用的木叉也插到地上，动手取烟袋。

“唔！？我的烟袋丢了。”他懊恼地说。

他想返回去，寻找烟袋，但我劝他等一会儿，也许后面的人会拾起来带给他。我们站了约二十分钟。看样子，老人非常想吸烟。他终于忍不住了，拿起枪说：

“我的想，烟袋就在不远。要往回走。”

等了这么久，驮马还沒到，我心里不安起来，担心马匹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便和德尔苏一起往回走。赫哲人在前面走着，和平时一样，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着。

“我的烟袋怎么丢的？我老了，我的脑袋坏了，还是怎么了？……”

最后一句话沒说完就突然停住了。他向后退了一步，弯下腰察看地面上的什么东西。我赶了上去。德尔苏环顾四周，样子有些惶惑，他低声对我说：

“看看，长官，这是阿姆巴。它的在咱们后面走。这很不好。脚印完全新的。他的刚才在这里……”

的确，在泥泞的小路上清晰地印着刚刚留下的巨大的猫科动
178 物的爪印。我们刚才走过去的时候，还沒有这些爪印。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有，德尔苏绝不会放过它们。现在，当我们返身去迎队伍时，竟发现了爪印，而且和我们走的方向一致。显然，那只野兽一直在跟踪我们。

“它的很近，在这里藏着，”德尔苏朝右面指了指说。“我们的停在那里，我的找烟袋，它的很久站在这里。我们的往回走，它的很快跳走了。看看，长官，爪印窝里水的沒有……”

果然不错，虽然周围到处是小水洼，但是水还沒来得及流进虎爪印窝里。毫无疑问，这只可怕的猛兽刚刚还站在这里，听到我们返回的脚步声后，才跳进密林，藏到倒木后边的什么地方去了。

“它的走远不会。我的很明白。等一下，长官！……”

我们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指望听到响声并发现虎藏在哪里。但是只有死一般的沉寂。这种沉寂显得神秘莫测，令人毛骨悚然。

“长官，”德尔苏转身对我说，“现在要好好地看着。你的枪、子弹有吗？要悄悄地走。什么是坑，什么是躺着的树，要看明白。慌张不要。这是阿姆巴。你的明白，阿姆巴！……”

他一边说，一边察看着每一丛灌木，每一棵树。我们这样走了约半个小时。德尔苏一直走在前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小路。

我们终于听到了说话声，有个哥萨克正在骂牲口。几分钟后，人马都来到了。两匹马满身泥浆，鞍具上也沾着污泥。原来在过

一条河汊时，两匹马都失足陷在泥沼里。这是他们迟到的原因。不出我所料，士兵们在路上拾到德尔苏的烟袋，给他带来了。

必须把东西暂时卸下来，清除一下马身上的污泥，收拾好鞍驮，才能继续赶路。

我本打算下令休息、烧茶，但是德尔苏却提出收拾一下鞍驮就继续赶路。他说，不远有个猎人的窝棚，最好在那里宿营。我考虑一下，便同意了。

大家动手把驮物从疲惫不堪的马背上卸下来。我和德尔苏顺着小路提前出发。没走出二百步远，再次发现了虎迹。这只猛兽又在跟踪我们，和第一次一样，发现我们走近它，又避开了。德尔苏停住脚步，转身朝着老虎逸去的方向，大声喊了起来，我觉察到 179
他的声音有些愤怒。

“干吗走在后边？……阿姆巴，你需要什么？你想干什么？我们的走路，没有碍你的事。干吗你的后边走？难道林子里地方少吗？”

他举起步枪，晃动了一下。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深信，老虎，阿姆巴，能够听见并且听懂他的话。他相信，老虎或者会接受挑战，或者会走开，不再打搅我们。老人等待了约五分钟，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他点燃了烟袋，把枪往肩上一背，完全放心地沿着小路朝前走去。他的面孔又恢复了平静沉着的常态。他把老虎羞跑了。

我们在林中又走了约一个小时。突然密林变得稀疏起来。眼前是一片林中旷地。小路斜穿旷地通向对角。

原始森林里的长途跋涉使我们感到十分疲倦。总想换换环境，开阔视野，休息一下。因此，可以想象我们怀着多么愉快的心情走出森林，望着这片旷野。

“这是光大沟，”德尔苏说，“很快，咱们的要找到窝棚啦。”

我们脚下这片林中旷地上，长满了矮株蕨菜。森林的北面，透

过雾气可以隐约望见林木丛生的高山。旷地上零零星星地长着一些树木，多数为槭、柞和黑桦。旷地右侧有一片狭窄的盐土沼泽。据德尔苏讲，夜间马鹿和狍子常到这片沼泽地来，觅食毛柄水毛茛并啃食黑盐土。

“咱们的今天要去打猎，”德尔苏用架枪的木叉指着沼泽说。

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们果然找到一个人字顶的窝棚。这是中国猎人用红松皮搭成的。里面生起篝火时，烟正好从两侧冒出来，使得蚊虫不能钻进窝棚。附近有一条小溪流过。我们不得不又花很多时间把马匹弄到对岸。不过，最后总算克服了这一障碍。

这时的天气，用德尔苏的话来说，仍然在“出汗”。不过，从早晨起一直阴沉沉的天空似乎明朗了一些。雾升高了，有些地方透出了亮光。雨虽然停了，但是地上仍很潮湿。

我决定在这里过夜。我很想到盐土地上去打猎，况且，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肉吃了，一连四天只靠面包干充饥。

180 几分钟后，宿营地上沸腾起来，大家快活而又匆忙地工作。这样的工作是每个长期在原始森林里过飘泊生涯的人都熟知的。卸了鞍驮之后，就把马匹放了。它们首先在地上打滚，然后站起来抖了抖身子，走到旷地上去吃草。

鞍驮全都堆在一起，用苫布盖好，以防下雨。

这边还在卸鞍松马时，有人已经生起篝火，开始烧茶了。

德尔苏在宿营地上总是表现出惊人的干劲。他从这棵树跑向那棵树，剥桦树皮，砍杆子和支架，架帐篷，烘烤自己的和别人的衣服。他竭力把篝火烧得不呛人，使大家能安坐在窝棚里。我总感到奇怪，这个老年人怎么能够同时干好几样活呢。我们早已脱下靴子休息了，可是德尔苏却还在窝棚外面忙个不停。

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有旁观者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马在旷地上的溪水旁边吃草，它们的脊背已被雨水浇湿，篝火散出

的浓烟不是向上升起，而是在地面上漫延，好象凝然不动似的；人们为了逃避蚊蚋，全都躲进窝棚里去了；只有一个人还在林子里跑来跑去，他就是德尔苏。德尔苏正忙着准备夜间用的烧柴。

8月里，特别是阴雨天，黑得很早，今天就是这样。雾仅仅笼罩着山顶，而在灌木丛中间只有小片雾气象幽灵一样游荡。

我和德尔苏匆匆忙忙吃过晚饭，便出去打猎。我们顺小路折回白天的营地，从那里再斜穿过去，直奔林边的盐土沼泽。草甸子上到处都是马鹿和狍子的蹄印。浅黑色的盐土地上几乎寸草不生。盐土沼泽周围的树木又矮又小，一副枯萎的病态。这一带有些地方被践踏得非常厉害。显然，马鹿经常单独或成群地到这儿来。

我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坐下来等候野兽。我倚在树墩上，向四外了望。灌木附近和树下的阴影越来越浓。德尔苏又忙碌了很长时间。他把妨碍射击的树枝一一折断，不知为什么又把身后的小桦树也弯倒了。

林子里和旷地上死一般的寂静，只听到蚊子单调的嗡嗡声。这种寂静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它包围着你，控制着你，而你却没有力量说出一句话或者做出一个不慎的举动去打破这种寂静。

空中和地上越来越黑暗。灌木和树木的轮廓渐渐模糊不清：它们好象活物一样移动着。有时，我觉得那是鹿，再加上我的幻觉，简直越看越象。我紧握手中的枪，准备好射击，但是，每当我看到德尔苏那安详的面孔时，便清醒过来。幻觉立即消失，鹿的黑影重又变成了灌木丛或树木。德尔苏象一座大理石雕像一样坐在那里。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盐土沼泽边上的树丛，安静地等待着。有一次，他突然警觉起来，悄悄地举起枪，开始瞄准。我的心嘭嘭地跳了起来。我顺着老人瞄准的方向望去，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不久，我发觉德尔苏又平静下来，我也跟着舒了口气。眼前已

是漆黑一团，分不清哪里是黑盐土，哪里是树木的黑影了。蚊子叮得脖子和手臂奇痒难忍。我放下了防蚊罩。但是德尔苏却不戴这个，好象根本不觉得蚊子在叮他。

突然传来了一阵沙沙声。我没听错。声音是从盐土沼泽另一侧的灌木丛中，恰好从我们对面传来的。我看了看德尔苏。他微垂着头，看样子在竭力透过黑暗，弄清声音的来源。有时沙沙声大而清楚，有时低微，甚至完全消失。毫无疑问，有一只动物正穿过树丛向我们靠近。这是马鹿啃盐土来了。在我的想象中出现了一只体态匀称、头角美丽的鹿。我撩起防蚊罩，边听边看，完全忘掉了蚊子。我用眼睛找寻马鹿，我估计，它离我们顶多不过七、八十步远。

突然，一阵可怕的吼声象远方的巨雷一样，响了起来。

“噜，噜，噜，噜，噜，噜！……”

德尔苏抓住了我的手。

“阿姆巴！长官！”他惊恐地说。

我吓得心惊肉跳。我很想把当时的感觉说出来，但是，未必能做到。

我只觉得，两腿发软，两脚沉重，膝盖象灌了铅似的僵硬起来。在极端恐怖的时候，谁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的心里同时又充满了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和好奇心、对威严的兽中之王的崇敬以及猎人的狂热交织在一起。

182 “糟糕！我们的不该到这里来。阿姆巴生气了！这是它的地方，”德尔苏说道。我不知道，他这些话是对我说的，还是自言自语。我觉得他非常害怕。

“噜，噜，噜，噜，噜，噜！”寂静的夜空中又响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声。

德尔苏忽地站起身来。我以为他要开枪。但是，使我惊奇不止的是：他竟然没拿枪，而且还对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好啦，好啦，阿姆巴！生气不要，不要！……这是你的地方。我们的这个不知道。我们的现在别的地方去。老林子里地方有的是。生气不要！……”

赫哲人站着，朝着老虎那一方伸出手来。他突然跪在地上，叩了两个头，用本族语言低声喃喃地说着什么。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人很可怜。最后，他慢慢站起来，走向树墩，拿起自己的贝尔登步枪。

“走吧，长官！”他果断地说，沒等我回答，就一个人穿过树丛走上了小路。

我不由得跟着他走去。

看到德尔苏安静的神色和走起路来无忧无虑、信心十足的样子，我也安心了。我感到，老虎不会跟在我们后面，也不敢来伤害我们。

走了约二百步，我停下，劝老人再等待一会儿。

“不行，”德尔苏说，“我的不能。我的先要对你说，我的永远不会同你一起对阿姆巴开枪！你的好好听着这话。对阿姆巴开枪，我的朋友就不是了……”

他默默地迈开大步，沿着小路朝前走去。我原想一个人留下，但是又觉得很害怕，便跑步追上了赫哲人。

月亮出来了。天空和地面上立刻亮了起来。远远地，在林中旷地的另一端，闪烁着宿营地的火光。火光时而暗淡，好象已经熄灭，时而又象一颗明星似的亮了起来。

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各想各的心事。我为沒有看见老虎而感到遗憾。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德尔苏。

“噢，不要，”德尔苏答道，“看见他糟糕。我们的这样说：沒见过阿姆巴的人是走运气的人。他会永远好好活着。”

德尔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的很多阿姆巴见过。有一回，不应该地对它开了枪。现在我很害怕。总有一天，我的会倒霉！”

老人这番话充满了内心的不安，我不禁又对他怜悯起来。我安慰他，竭力把话题引开。

183 一个小时后，我们走近宿营地。马听到我们走近的声音，惊得跳向一旁，直打响鼻。火堆旁的人也跟着忙碌起来。两名哥萨克迎着我们走来。

“今天马总是惊慌不安，”其中一个说，“不吃草，老是往什么地方看。是不是附近有什么野兽？”

我命令哥萨克把马拴起来，再生一些火堆，并派出武装岗哨。

德尔苏整个晚上一言不发。遇虎一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吃过晚饭，他立即躺下睡觉。我注意到，他很久没有睡着，翻来复去，好象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

我把我们遇到的情况讲给大家听。哥萨克们活跃起来，开始回忆自己在乌苏里地区打猎的冒险生涯，谁在打猎时看见什么啦，发生过什么事啦，等等，一直谈到后半夜。终于，疲倦向大家袭来，有的打哈欠，有的铺行李准备睡觉。几分钟后，窝棚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均匀的呼吸声和火堆里正在燃烧的树枝的爆裂声。草地上马匹不时打着响鼻。森林中有一只雕鸮在呜哈地叫，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一只北头鹀鹛在尖叫。

第十九章　里伏锦

森林　德尔苏背囊里的东西　适应林中生活的能力
林中旷地向阳砬子　亲人的坟墓　被活埋的人
狍沟河　獾　胡蜂的袭击　药草

天刚蒙蒙亮，蚊子就向我们的宿营地发起冲锋。谁也别想再睡了。大家象听到命令似的，立即起身。哥萨克们迅速备好驮马，沒喝茶，就动身上路了。太阳一出，雾便开始消散，有些地方还露出了蓝天。

从光大沟河河口开始，里伏锦河渐渐偏向西北，河道多弯，左右两侧交替出现陡岸和浅滩。

里伏锦河河谷里生长着茂盛的混交林。这里可以见到满洲植物区系的全部代表。除红松、落叶松、冷杉、云杉、榆、柞、水曲柳、核桃楸和黄檗之外，这里还有风桦（树叶黄绿色；树皮黄色，有茸毛，但不能成张剥下）、特种槭（枝叶繁茂，树皮光滑，呈暗灰色，嫩枝略透黄色，叶片有深裂）。还有山榆（树干挺拔，树冠宽阔多枝，尖叶，叶面粗糙）、千金榆（树皮暗黑，花如果穗，下垂）、黑樱桃（枝 185
条垂地，形成难以通行的密丛）以及卫矛（棵小，树干细，树皮上有纵列的灰白色豆粒状凸起，叶片狭长，呈倒卵形）。河边或阳光较充足的潮湿地带生长着半灌木半乔木的黄花柳、三瓣尖齿叶的东北茶藨子、石棒绣线菊（繁枝灌木，窄叶，喜多石土壤，容易辨认）、细叶山梅花（阴地植物，叶美丽，呈心形，先端尖，开白花）以及五味子（藤本植物，叶色暗而大，果实红色，缠绕于灌木和乔木上）。

水边的树木不仅不能加固河岸，反而起破坏河岸的作用。一棵被水流不断冲刷的小树倒下时，必定带下一大片泥土，旁边的树木也随着崩塌的泥土倒下。树倒下后，随波逐流，直到卡在河汊里的某个地方为止。流水夹带的沙石立即在倒树卡住的地方淤积。经常可以看到由于粗大的甜杨或红松树干沉压在河底而形成的跌水。这种漂木即使侥幸通过浅水区，到达河口时也只能剩下支离破碎的树干，树皮和枝杈早已不见了。

里伏锦河的中游在一座名叫黑石崖的山脚下流过。河流在这里分出数条河汊，岸上和河底全是淤泥。由于主河道堵塞，河水不能经过河汊全部排出，余水四溢，漫向整个森林。这时，小路交通也告中断。偶然路过这里的行人只得攀越山崖，一整天走的路程不超过三、四公里。

中午，我们停下来大休息，拜开始烧茶。

离开奥耳加哨所时，C. 3. 巴勒克送给我一瓶罗木酒。我一直把它当作药品使用，仅在连阴天分给士兵们和着茶喝。现在瓶里只剩几滴酒了。为了不带着空瓶子走路，我把剩酒倒进茶里，顺手把瓶子扔进草丛。德尔苏立即飞奔过去，抓起瓶子。

“怎么能他的扔掉？老林子里啥地方再找到一个瓶子？”他高声喊道，一边解开自己的背囊。

的确，对我这个城里人来说，空瓶子一文不值。可是林中野人却将它视为珍宝。

他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件从背囊里取出来，我看着，越来越感到
186 惊奇。那里面真是什么东西都有：空面袋、两件旧衬衣、一卷细皮带、一小捆绳子、旧翁得、子弹壳、火药袋、铅弹、一小盒火帽、一幅帐篷布、一块狍皮、混在烟叶里的一块茶砖、空罐头盒、锥子、小斧头、小铁盒、火柴、火石、火镰、火绒、松明、桦树皮、一只小罐子、杯子、小锅、土产小弯刀、筋线、两根针、空线轴、不知名的干草、野猪

胆、熊牙和熊爪、麝蹄、一串猞猁爪、两个铜钮扣和一大堆别的废物。我发现这些东西中有不少是我从前在路上顺手扔掉的。显然，他又拾起来，背在身上。

我仔细观察他的物品，把有用的和没用的分开，劝他把一大半东西扔掉。德尔苏吓得央告起来。他求我什么都不要动，说每件东西以后都会有用处。我不再坚持，下决心从今以后不事先征求德尔苏的意见，什么东西都不扔掉。

好象怕有人抢似地，德尔苏急急忙忙收拾好背囊，并且特别当心地把那只瓶子收藏起来。

在黑石崖附近，小路分岔了。右面的一条绕过危险地带进山，左面的一条通向河对岸的某个地方。德尔苏对这一带了如指掌，要我们走右边那条路。他说，左边那条只能通到碓子房春荣沟[117]，再往前就没有路了。

休息之后，立即开始爬坡，但是小路并不通到山巅，在斜坡上延伸约 1 公里之后，又下到河谷里去了。

傍晚，天空阴云密布。我担心要下雨，但是德尔苏却说这不是乌云，而是雾，明天准是大晴天，甚至可能很热。我知道，他的预见一向准确，所以向他请教有什么征兆。

“我的这样看，想——空气轻轻的，不闷，”赫哲人说着吸了一口气，用手指指自己的胸口。

他与大自然已经浑然一体，全身都具有预感天气变化的本能，好象身上还有第六个感觉器官似的。

他适应林中生活的能力是惊人的。他选择树下两条粗根之间的地方过夜，这样可以利用树洞避风；把黄檗树皮铺在身子下面作褥垫；把翁得挂在篝火够不到的树枝上，枪也放在身旁，但不是平放在地上，而是架在两根短短的木叉上。他的木柴总是比我们的好烧，不爆火星。他生的火烟总是倒向一旁。如果风向变化，他会

187 支上一个挡风障。无论什么事，他做起来总是得心应手。

大自然对人是残酷无情的。短暂的爱抚之后接着便是突然袭击，仿佛故意强调，人对它是无能为力的。旅行者经常受到大自然的各种折磨：雨、洪水、蚊蚋等吸血飞虫、沼泽、寒冷、冰雪，等等。甚至连森林本身也是一种自然势力。但是，德尔苏却不受自然力的控制。更确切地说，他同周围的环境总是和谐一致的。

第二天是 8 月 7 日。太阳刚刚升起，雾即开始消散，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竟是晴空万里了。黎明前，露水打湿了草丛、灌木和乔木。德尔苏不在宿营地。他出去打猎，但是没有收获，回来时刚好赶上出发。我们立即动身了。

路上，德尔苏告诉我，自古以来锡霍特山脉西边就住着赫哲人，山脉东边是乌德海人。但是后来到处都成了中国人的天下。的确，沿途遇到很多中国猎人的窝棚。如果适当安排行程，每天都能在他们的窝棚里过夜。

又走了约 10 公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涉水渡河。河流在这里分出许多河汊，中间形成一些长满树木的低岛。层层淤泥、倒木、细沟和伏在地面上的灌木——这一切都说明不久前发过大水。

突然眼前豁然开朗，森林到了尽头，我们走上了林中旷地，中国人称它为向阳砬子。旷地共有三片：第一片长 2 公里，第二片长约 500 米，第三片最大，面积约有 6 平方公里。旷地之间隔着小树林。里伏锦在这里与西南岔河汇合，后者正是我们第一次翻越锡霍特山脉到奥耳加哨所去沿途经过的那条河。里伏锦河出了森林之后，先偏向左侧，然后在一片大旷地附近横穿河谷，向右侧的山脚下流去。我们不再前进，就在岸上稀疏的柞树林里安顿宿营。

哥萨克们侦察回来，说看到了许多野兽足迹，请求准许他们去打猎。

白天，四足动物都躲在密林丛中，黄昏之前才出来活动。它们

先在林边活动，待夜幕笼罩大地之后，才到旷地上去觅食。哥萨克们没等天黑，卸下鞍驮就出发了。营地上只剩下我和德尔苏两个人。

今天我发现，他从早到晚神情恍惚，有些异常。有时他躲到一旁坐着，紧张地想着什么。他垂着双手，向远处的一个地方观望。我问他是否生病了，他摇头否认，抓着斧柄，似乎在竭力驱散压在他心头的沉痛的思绪。

又过了两个半小时，地上的阴影伸得很长，说明太阳已经平西了。出去打猎的时刻已到。我喊了德尔苏一声。他好象吓了一跳。

"长官，"他对我说，带着央求的口吻，"我的今天不能去打猎。那边，"他用手指指树林说，"死了我的老婆、我的孩子。"

接着，他又说，按照赫哲人的风俗，不能到死者的墓地去，也不能在墓地附近放枪、砍树、采浆果和践踏草地，总之，不能干扰死者的安宁。

我这才明白他伤心的原因，我很怜悯这位老人。我告诉他，我也不去打猎了，留下来陪着他。

黄昏时，我听到三声枪响，便高兴起来，因为猎人们打枪的地方离墓地很远。

哥萨克们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他们带回一只狍子。吃过晚饭，我们早早躺下睡了。夜间我醒过两次，每次都看见德尔苏孤独地坐在火堆旁。

早晨，人们向我报告说，德尔苏不见了。他的东西和枪支仍留在原地。这就是说，他还会回来的。我利用等待他的这段时间，到旷地上去随便走走，不知不觉来到河边。我在岸上的一块大石头旁边看到了德尔苏。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看着河水。我喊了他一声，他朝我转过脸来。显然，他通宵未眠。

“走吧，德尔苏！”我对他说。

“这里，早先我的住过，早先这里一个帐篷和一个鱼楼。早就烧光了。父亲、母亲早先也在这里住过……”

他沒说完就站起身来，挥了一下手，默默地朝宿营地走去。营地上大家已经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单等我们回来。

里伏锦和西南岔河汇合口以下便是伏锦河。左侧的群山由风化凝灰岩和石英斑岩构成。河谷旁边全是森林，但林中遍地沼泽，倒木纵横。因此，小路在这里转到半山腰上，延伸约两公里之后，才重返河谷。

刚刚过了中午，我们就来到熟悉的腰砬子房。当我们路过鞑子们的房舍时，德尔苏顺便去看望他们。傍晚，他神色慌张地跑了
189 回来，报告我们一个可怕的消息：两天前，经中国法庭判决，活埋了一名中国人和一名年轻的鞑子。这两个人是因为向债主报仇，打死了债主，才受到如此残酷的刑罚的。活埋地点在林子里，离最边上的房舍约 1 公里。我们跟着德尔苏向那里跑去。跑到之后，看见的却是两个不大的土坟。每个坟上竖着一个木牌，上面用墨写着被活埋者的姓名。死者已经不需要我们的援救了。即使需要，在人数众多、武装良好的中国居民中间，我们四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原打算在腰砬子房停留两天，但是现在这个地方使我感到厌恶。我们决定远远离开这里，到林中找个地方休息一天。

我和德尔苏定了一个计划：从伏锦河到纳恩图河，直溯纳恩图河源头。然后翻过锡霍特山脉，沿弯沟河再次到大柞树河去。德尔苏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因此不必再向中国人问路了。

8 月 8 日清晨，我们离开了伏锦这个活埋人的可怕地方。我们先从腰砬子房回到向阳砬子山区，然后再从那里沿着狍沟河一直向北走。狍沟河译成俄语，意为“有狍子的河谷”。一个中年鞑子

自愿送我们一程。他一直和德尔苏在一起，一边走，一边低声地向德尔苏讲一件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老相识。那个鞑子想从伏锦偷偷迁往沿海一带。临别时，德尔苏为表示友好，把我在里伏锦河畔扔掉的那个空瓶子送给了鞑子。你们真该亲眼看看，那个鞑子在接受这件礼物时露出了多么满意的笑容。

狍沟河河谷是一条相当宽的山沟。许多条山泉从两侧流入谷内。河谷两侧平缓的丘陵和高高的山岗上布满了稀疏的阔叶林和灌木丛。这是狍子最喜爱的地方。

午后，德尔苏找到了一条小路。我们顺着它走到一个林木茂密的山口。这里有许多獾洞，其中有些是旧的，有些是新的。一看沙地上的足迹就知道，有些洞穴已被狐狸强占了。

大队人马落在后面，我和德尔苏在前面边走边谈。突然，我看到在离我约三十步远的地方有个动物。原来是只獾。这种獾是日本獾的近亲，在这个地区到处都很常见。毛色灰褐并杂有黑色，颜面灰白，眼睛旁边有几条纵纹。獾是杂食动物，不群居。中国人和土著并不专门猎取它们，但是，如果它们碰到枪口上，也不放过。190
獾毛粗硬，獾皮可制枪套或作囊袋的镶边。

我看到的这只獾，一次又一次地抬起前腿，用后腿直立着，抓取上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却看不清楚。它一心一意地忙着，根本没有发觉我们。我们观察了很长时间，后来，我觉得厌烦了，才走上前去。

獾听到响声后，窜向一旁，很快就不见了。我走到刚才獾停留的地方，正想看个究竟，忽然听到德尔苏的喊声。他挥动双手，要我赶快向后退。这时我觉得肩部一阵剧痛。我用手向痛处抓去，捕到了一只大虫子。它又猛螫了一下我的手。我这才发现，接骨木上有一个大胡蜂窝。我撒腿就跑，边跑边咒骂着。几只胡蜂跟在后面追我。

“等一等，长官。”德尔苏说着，从背囊里抽出斧头。他选了一棵细树，砍下来，除掉枝杈。接着又剥了些桦树皮，绑在杆子头上。等胡蜂安静下来之后，德尔苏点燃桦皮，把火伸到蜂窝底下。蜂窝象纸一样忽地着了起来。德尔苏一边烧，一边说：

“还咬不咬我们的长官啦？”

干掉胡蜂之后，德尔苏又跑进林子里，薅了一些什么草，用斧头剁碎，敷在我的痛处。草屑上面盖一块柔软的桦皮，再用布包扎好。过了约十分钟，疼痛开始减轻。我求德尔苏给我看一下药草。他再次到林中去给我采了一些。原来是东北铁线莲。德尔苏告诉我，这种草还可以解蛇毒，狗也吃它。把这种草放进嘴里嚼一下，就会分泌大量唾液，唾液和着草汁，用舌头送到咬伤处，便可解除蛇毒。包扎完毕之后，我们两人继续前进。现在，话题总是离不开胡蜂和黄蜂。德尔苏认为它们是“最有害的人”，他说：

“他的老是咬。往后，我的老是用桦树皮烧他。”

两天后，我们到达分水岭。上山下山都是陡坡。翻过山口，我们立即走上一条小路，顺着这条小路走到一所捕貂的中国人的房子跟前。德尔苏把这所房子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然后说，主人一连在这里住了好几天，昨天才离开。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也许不是
191 房子的主人，而是工人或者过路的人在这里住过。德尔苏沒有吭声，只是让我看房子里有些东西换上了新的，旧的就扔在外面了。这样的事只有房主人才能够做。我无言以对，只得同意。

在离山口不到 10 公里的地方，小路分成了两股。一股向东，一股向南。向东走的通向金子河，向南转的通向弯沟河（大柞树河支流）。我们决定向南走。这条路是人行小径，曲折多弯，常常从河这岸转到河对岸。

第二十章　该诅咒的地方

貉　猎野猪　大南岔河源头的森林　幽灵　扎贝蒂山口　土顶子山　鸟类　弯沟河　可怕的一枪　德尔苏负伤　盐土　废弃的鹿窖　同格拉纳特曼和麦尔兹利亚科夫会合　金子河　鸟类　挖参人

这天傍晚，我们走到了纳恩图河。河源大致在45°纬线和135°经线（以格林威治为起点）交叉的地方。瓦库河和伊曼河上游的全部左支流也从这里发源。

纳恩图河（乌德海语为"内恩图河"）长约120公里。上半段由两条大小相同的河流大北岔[118]和大南岔[119]汇合而成。这些中国名称本身就指明了它们的流向。大北岔河从北面流来，大南岔河则从南面流来。它们汇合的地方正是森林与旷地和农舍的分界。溯大北岔河而上，可到瓦库河上游，再往前走，可达伊曼河畔的猎戶村西家屯。

纳恩图河上游的确是乌苏里地区最偏僻荒凉的地带。原始森林里到处都有中国房子，房主人既不能称为猎人，也不能称为农民。这里聚集了中国人中的全部不良分子，他们一心想发横财，专干杀人越货的勾当。

纳恩图河下游的河谷象是大南岔河谷的延续。纳恩图河纳入右侧的斜步岔儿河之后，便顺着斜步岔儿河向南流去。在注入乌拉河之前不远，它的流向重又偏向西南。这样，纳恩图河流域连同

它的支流形成了一个构造谷体系，同剥蚀穿凿谷交叉，几乎成直角。构造谷平直少弯，河源地势低，向下逐渐开阔，而穿凿谷则迂回曲折，由一系列被山岭封闭的盆地组成，因此，要预先说出河流折向何方是不可能的。盆地之间只有狭窄的峪道相连。河流通常在这种地方转弯，因此往往会把支流的河谷误认作主流的河谷。只有走近细看，才能发现自己的误断。

纳恩图河里石槛很多，在这条河上航行非常危险。下游宽约60米，深1米，枯水期流速每小时达86公里。雨季，山洪下来，河水猛涨，溢出河道，往往吞没下游大片的土地。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土著遗弃的帐篷和坍塌的夏季窝棚。德尔苏告诉我，从前纳恩图河畔住着乌德海人(四个男人、两个女人、三个小孩)，但是，由于受到中国人的排挤，他们迁到瓦库河去了。现在整个纳恩图河河谷全是中国人狩猎和捕貂的地方了。

第二天，我们动身沿大南岔河上行。大南岔河长约50公里。

这一带的森林里有很多赤柏松。有些树木高达10米，粗1米。

离山口不到10公里远的地方，小路分成了两股。一股向东，一股向南。向东走的通向金子河，向南转的通向弯沟河(大柞树河支流)。我们决定向南走。这条路是人行小路，曲折多弯，常从河这岸转到河对岸。

德尔苏走路时总是留心看着脚下。他什么也不寻找，不过习惯如此而已。有一回，他弯腰拾起一根小木棍。上面有乌德海人用刀刮过的痕迹，截断的地方早已变黑了。

塌坍的帐篷、树上的斧痕、架过鱼楼的树桩，以及这根刮过的小木棍都说明，乌德海人一年以前还在这里。

黄昏时，我们在卵石滩上宿营，指望在水边少受些蚊虫的折磨。

狍子肉已经快吃光了，需要再弄些肉来。我和德尔苏商量了一下，便动身去打猎。我们决定在岔流[120]处分手，我向河上游走，194
他顺着一条小溪进山。

乌苏里泰加森林每昼夜活跃两次：早晨日出之前和傍晚日落时分。

我们离宿营地时，太阳离地平线已经很近了。金色的阳光从树干之间穿过，射入原始森林中最隐秘的角落。这时，森林显得分外漂亮。宏伟的红松似乎想用它那浓密的针叶轻轻地掩护着幼树。三百年生的大杨树好象在同古老的柞树争雄。旁边耸立着巨人般的椴树和挺拔的榆树。在这群古树后面可以看到甜杨的粗壮树干，甜杨后面是黑桦，黑桦后面还有云杉、冷杉、千金榆、黄檗、花楷槭等等。再远，什么也看不见了，一切都淹没在鼠李、接骨木和稠李丛中了。

时间在飞逝，繁忙的一天结束了。林中已是暮色苍茫。太阳的光辉只照耀着山巅和云朵。地面受落日余辉的映照又亮了片刻，随后也渐渐暗淡了。

鸟类开始销声匿迹，但是巨大的四足动物却活跃起来。

一阵沙沙声传入我的耳中。接着眼前出现了一只动物，是介乎狗、貂、貉之间的貉子。它体长约 80 厘米，腿短，头部下端尖，尾长，周身以灰色为主，有的地方呈深灰或灰白色；毛蓬松，因此它显得比实际上要大一些。

貉子几乎遍布整个乌苏里地区，但西部和南部最为常见，主要栖息在河谷地带的水流附近。这种动物非常胆小，多半夜间出来活动，极为贪食。它是一种杂食动物，但是最喜欢吃鱼和鼠。如果夏季食物充足，冬季便处于休眠状态。

我看着它走远之后，又站了一会儿才继续前进。

半小时后，天上的亮光向西移得更远了。天空由白转青，由青

转黄，由黄转橙黄，最后变成了暗红色。地球仿佛慢慢转过身去，背向太阳，迎来了黑夜。

这时我听到了一阵树枝折断的喀嚓声，接着又是一阵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从昏暗的树丛中走出两只又大又黑的动物，我认出这是野猪。它们正朝河边走去，从那不慌不忙的脚步看来，它们并没有发现我。一只野猪个子很大，另外一只小一些。我举枪对着那只较小的瞄准。突然，大野猪发出一
195 声刺耳的尖叫，我立刻扳动枪机。訇訇不绝的回声和着枪声响彻森林。大猪吓得一溜烟跑掉了。我以为没有打中，刚要向前走，却看到受伤的那只正在挣扎着站起来。我便开了第二枪，猪又向前倒下，嘴插进草丛，不过，它还在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又开了第三枪。它终于倒下不动了。于是，我走到它跟前。这是一只中等个子的母猪，重量不超过 130 公斤。

为了保持猪肉新鲜，我把野猪开了膛，取出内脏。我正想回宿营地去喊人，却听到树林里响起一阵沙沙声。原来是德尔苏。他听到我的枪声后就来了。他问我打死一只什么野兽。我听了惊诧不已，因为我也可能没有打中嘛。

“不对，”他笑了起来。“我的很懂，你打死了的有。”

我请他解释一下，他这样想的根据是什么。赫哲人对我说，他不是根据枪声本身，而是根据枪声间隔的时间判断出来的。一枪打死一只野兽的可能性很小，通常都要连打两三枪。如果只听到一声枪响，那就是说，我打空了。如果一枪接一枪连续地打三枪，则说明野兽在逃跑，后面紧追着打。如果枪声间隔较长，说明野兽负伤了，猎人正在打死它。

我们决定只把猪肝、猪心和腰子带走，把猪留在这里，等天亮以后再说。我们在猪周围生起火堆，然后动身返回营地。

我们走近营地时，天已经漆黑了。篝火的火光倒映在水面上，

象一条明亮的带子。这条带子飘动着，断断续续直达对岸。营地上传来斧声、说话声、笑声。架在地上的蚊帐里，火光闪闪，远远望去象一盏盏巨大的灯笼。哥萨克们听到了我的枪声，正等待着我的猎获物。带回来的猪下水立即变成了晚饭的美肴。晚饭后，大家喝足了茶，便躺下睡觉了。只留下一个人值夜，守护放牧的马匹。

11日，我们继续沿大南岔河前进。这里红松极多。离锡霍特山脉越近，成材林便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只可作手工制品的林木，而在河源一带则尽是附生苔藓、枝叶稀疏的云杉、落叶松和冷杉。树根不是扎入地下，而是分布在地表层，上面仅仅覆盖着薄薄一层苔藓。因此树龄不长，长得很不牢固。一棵二十年生的大树，一个人就 196
可以推倒。这里的树木都是由树梢开始枯死。有时树木死而不倒，长久立在原地，但只要稍加触动，树身就会倾倒，摔得粉碎。

攀登陡坡，尤其是在背着东西的情况下，要特别当心。应当仔细察看要抓的树木。枯树一倒，不仅会使人失去平衡，而且枯木还可能砸破脑袋。桦树的木质部总是比树皮烂得快，树心里的粉腐屑散失后，树壳却还留在地上。

这种森林总是荒凉不堪。看不到野兽的足迹，沒有鸟类，也听不到昆虫嗡嗡飞鸣。树干呈现出一片单调的灰褐色。林下沒有灌木层，甚至连蕨菜、苔草之类的植物都不生长。不管往哪里看，脚下、石头上、树枝上，到处都是苔藓。这种森林使人感到郁闷。总是死一般的沉寂，只听枯树梢头风声萧萧，眞是单调而又乏味。这种声音听起来总是含有恶意，预兆不祥。乌德海人认为这种地方是恶魔栖身之处。

傍晚，我们距山口已经不远，便在锡霍特山脉的山前地带停下宿营。这回我派哥萨克外出考察，自己则和德尔苏留在营地。我们很快搭了个一面坡顶的帐篷，把水壶挂在火堆上，等着人们回

来。德尔苏一声不响地在一旁吸烟，我写日记。

白昼向黑夜的过渡总有些神秘莫测。这时森林里昏暗而又阴郁。周围是一片可怕的沉寂。忽然传来一阵阵隐约可闻的声音，仿佛有人在深深地叹息。这声音究竟来自何处？也许是大森林在叹息？我停下了工作，完全被周围的环境控制住了。德尔苏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

“我们的这里睡觉不好。”他好象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呢？”我问他。

他没有吭声，用手指了指山间出现的雾团。它们象幽灵一样在林中游荡。

“长官，你的不懂，”他继续说道，“他的也和人一样。”

我听了他的解释才明白，这些雾团原先也是人，因为在山里迷了路，成了饿殍。现在他们的魂灵正在这人迹罕见的荒林里游荡。突然，德尔苏警觉起来。

“听，长官。”他悄声说。

我侧耳倾听。从哥萨克去的方向相反的那一面，远远地传来
197 了阵阵奇怪的声音。好象有人在那里砍树。接着又是一片沉寂。过了八、九分钟，又传来另外一种声音，好象有人在摆弄铁器，只是离我们很远。突然，一阵巨响，震动了整个森林。可能是一棵树倒下了。

“这是他，是他！”德尔苏惊恐地嗫嚅着。我明白，德尔苏的“他”是指那些迷路饿殍的灵魂。接着，德尔苏跳起身来，用赫哲话气冲冲地朝林子里喊了起来。我问他这是干什么。

“我的小小地骂过，”他答道，“我的对他说，我们的这里只睡一个夜，明天走开。”

这时哥萨克们恰好回来了，宿营地上立即热闹起来。再也听不到那些奇怪的声音了，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日出之前我就醒了。我立即唤醒酣睡的哥萨克。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在路上了。

从大南岔河登山，上坡漫长而平缓，但是下山时，向海的那面山坡很陡峭。山口是一片下切相当严重的鞍形凹地，高 870 米，生长着针叶林，我将它命名为扎贝蒂山口①。

锡霍特山脉的特点之一是，凡有下切较深的鞍形凹地，附近必有高山，这里正是如此。我们的右侧耸立着一座平顶的高山，当地中国人称之为“土顶子”。

我和德尔苏登上山顶，让哥萨克留在山坳里等候。据我们测量，这座山高 1,160 米。我们上的这面山坡，下面比较平缓，越接近山顶，便越陡峭。无疑，土顶子山是这一带的最高峰。山顶是一块不大的平地，上面野草丛生，周围是矮赤杨和桦树。

站在山顶向四面眺望，眼前展现出一幅壮丽的景象。山下的大地犹如海洋，起伏的山峦如同凝固的巨浪。近处奇峰林立，蓝色的薄雾笼罩着它们后面的群山，远处天地相连，分不清哪里是山峦，哪里是地平线上的积云。锡霍特山脉在这个地方向大海拐了一个不大的弯，然后走向东北。土顶子山恰好位于山脉的拐角上。我站在山顶，很容易看清褶皱的位置和河流的走向。向西流的是里伏锦河和纳恩图河，向东北流的是捷丘贺河，向东流的是金子河，向东南流的则是弯沟河。

我们烧了开水之后，就动身下山，回到山坳。

我说不清楚究竟是上山难，还是下山难。当然，上山时总要气 198
喘吁吁，但是身体的姿势比较稳定。而下山时，则时时刻刻要同自己身体的重量作斗争。谁都知道，踩着乱石上山要比下山轻松得多。不论上山、下山，脚都要蹬住石块、倒木、灌木根、草墩子等物。

---

① 意为“被忘记的山口”。——译者

上山时这样做，沒有什么危险，但是下山却要十分当心，因为随时都有失足从陡坡上跌下去的危险。

登土顶子山用去了一整天的时间。当我们下到山坳时，天色已经晚了。

山口上有一座小庙。哥萨克在庙里发现了一些中国冰糖。他们喝茶时享用了这一美味。

这里同外伏锦河畔一样，锡霍特山脉两坡的植被差异极大。一过分水岭，我们立即进入了阔叶林，针叶林和苔藓全都不见了。

弯沟河发源的地方有一所中国人的碓子房，名叫曹操沟子[121]。我们就停在那里宿夜。

黄昏前，我带着枪出去考察。我走得很慢，常常停下来侧耳倾听。忽然，传来一阵类似鸦噪的奇怪声音。我隐蔽起来，不久便看见了一只渡鸦。它比普通的乌鸦大得多。叫声多变，听起来相当悦耳。它栖在树上，好象在自言自语。我数了数，它的鸣声里有九种音调。这只鸟看见我之后，害怕起来，轻捷地飞跑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在树皮与木质部之间，我发现了一个旋木雀巢，接着又看到了一只旋木雀。这是一种活泼好动的灰色小鸟。它正在攀援树木，用细长的鸟喙啄着树皮。有时它可以脊背朝下，用双爪钩住树枝行动。离旋木雀不远，还有两只鸸鸟，它们忙忙碌碌地跳来跳去，唧唧地叫着，迅速察看树上的每条细缝，圆锥形的喙象小凿子一样啄击着，但不是直着啄，而是忽而从这面，忽而从另一面侧击。

回来的路上我打死三只榛鸟。因此我们吃到一次很好的晚餐。

天刚亮（8月12日），德尔苏就把我唤醒了。哥萨克们还睡着。我们带上沸点测高（温度）计，再次攀登锡霍特山脉。我打算从山坳另一侧来测量高度。根据我的观察，锡霍特山脉这一段走向西南，面向大南岔河的山坡平缓，面向大柞树河的山坡陡峭。一

边山坡上只有苔藓和针叶林，另一边山坡上却是阔叶混交林，生意盎然。

我们回到房子里的时候，队员们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士兵和哥萨克都吃过了早饭，烧好了茶，正等着我们。我吃了一点东西，便下令准备驮马。我和德尔苏则提前沿小路出发了。 199

弯沟河看起来象一条林间山溪，长约 20 公里，流经布满优质成材林的纵谷，途中纳入五条不大的支流：三条在左面，即东岔[122]、小岔[123]和小弯沟儿[124]；两条在右面，即大西岔[125]和小西岔[126]。

遗憾的是，弯沟河不适于流放木材，因为河床里卵石阻塞，倒木纵横。

我走到第一条小河的河口附近，停下来等候后面的驮运队。德尔苏在河岸上坐下来整理靴子，我独自向前走去。

小路在这里拐了一个 120 度的弧形弯。我走出不远，回头看了一下，见德尔苏正坐在小河岸上，挥手示意，不让我等他。

我刚进林子，就碰见了野猪群，开枪已经来不及了。我看准猪群逃跑的方向，便斜穿过去追赶。果然，过了几分钟，我就追上了它们。透过密丛，我看到有个黑点在晃动。等那个黑点停下之后，我对它开了一枪。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听到有人叫了一声，接着是痛苦的呻吟。我吓得魂不附体。很明显，我打中了人。我穿过灌木，朝那不幸的地点奔去。眼前的景象惊得我目瞪口呆。地上躺着的是德尔苏。

“德尔苏！ 德尔苏！”我失声狂喊着，向他扑去。

他用左肘支地，微抬身子，用右手遮上眼睛。我一边拉他，一边惊惶失措地问，子弹打在哪里了。

“脊梁痛。”他回答。

我急忙动手脱下他的外衣。短袄和衬衣都打破了。我终于给他脱了下来。一看伤势，我不禁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身上沒有弹

孔。枪打中的地方只有一块比五戈比硬币大一点的紫斑。我这时才发现自己象发寒热病一样地抖着。我把伤势告诉了德尔苏。他听后也放心了。他发现我激动不安，反倒安慰起我来。

“沒关系，长官！你错的沒有。我的原先后面走，你的怎么知道，我的在前面走。”

我扶他坐起来，问他怎么会插到我和野猪群中间来了。原来，他和我同时发现了野猪群。一种天生的猎人的热情立刻支配了他。他跳起身来就朝野猪奔去。我走的是弧形路，猪群走的却是直路，所以追赶猪群的德尔苏很快就超过了我。他的短袄的颜色和猪皮差不多，他在密林里穿行时又弯着腰，我便把他误认为猪，朝他开了枪。

子弹穿过短袄，伤了脊背，因此，他的双腿麻木，不能动弹了。

过了约十分钟，驮运队到了。我首先用碘酊给他塗了伤处，然后腾出一匹驮马，把驮物分放在别的马背上。我们把德尔苏扶上马鞍，便动身离开这个该诅咒的地方。

午后，我们在弯沟河同时纳入三条支流的地方，又遇到了一所碓子房。不能再往前走了：德尔苏头疼腰酸。我决定在这里住一夜。我们把受伤的德尔苏抬进房子，放在炕上。我悉心照料他。第一件事是在他背部施热敷，为此特地将一顶蚊帐撕成了条。

傍晚，德尔苏安靜了一些。不过，我却坐立不安。一想到我开枪打了救过我性命的人，我就怎么也平靜不下来。我诅咒今天这个日子，诅咒野猪群和打野猪的行动。如果我向左偏一厘米，或者我的手稍微颤抖一下，德尔苏就完全可能丧命！我整夜不能入睡。眼前模模糊糊地反复出现森林、猪群、我那一枪、德尔苏的叫喊、那些灌木和倒在下面的德尔苏。有时我竟吓得从炕上跳起来，到外面去了好几次。我竭力安慰自己：德尔苏活着，就在我的身旁。但是毫无用处。于是我燃起火堆，试图借读书分神。但是不久我就发现，

眼睛看着书，脑子里却是另外一副景象……最后，天开始亮了。幸好值班的司务长醒来了。他着手准备早饭，我给他当助手。

早上，德尔苏觉得好了一些。背完全不疼了。他开始下地走动，但是仍然说头痛、四肢无力。我吩咐仍旧拨给他一匹马。上午九点钟，我们从宿营地出发了。

弯沟河下游沼泽比较多。这里有一些面积不大，但土壤肥沃的林中旷地，上面长满了榛子、胡枝子、芦苇和艾蒿。离河口 5 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小泉从左侧注入弯沟河。小泉的中国名称是大砬子沟[127]，意为有大石崖的河谷。这里确实有这样一个大石崖。经过日晒、雨淋、风吹，这个石崖上的岩石已经变质，成为象粘土似的灰白色的岩土了。据鞑子讲，夏天割茸季节，这里有许多马鹿。它们异常贪婪地啃食这个石崖上的岩土。走到石崖跟前细看，的确可以发现上面有许多鹿齿啃过的痕迹。有一面已被啃出一个约 201
一俄尺① 深的坑来。

离这个石崖不远有一个鹿窖。这是阻挡马鹿到饮水处去的栅栏，部分栅栏用的是倒木，部分用的是活树。为了防备鹿用蹄子把它刨开，还用尖桩把倒木加固。有几个地方留有通道，通道下面挖着深坑，坑面用草和枯叶巧妙地加以伪装。夜间，鹿出来找水，受阻后便设法绕过栅栏，结果落入陷阱。这种鹿窖有时长达 50 余公里，并设有二百来处陷阱。

弯沟河畔的鹿窖已经废弃。看得出来，中国人好久没到这里来过。我们在一个陷阱里发现了一只雌马鹿。这只可怜的动物可能在陷阱里已经呆了三昼夜。我们停下来商量怎样把它救出来。一名士兵想下到陷阱里去，但是德尔苏劝阻了他。马鹿不仅可能自己撞死，并且可能撞断士兵的双腿。我们决定用套索把它拉上

① 一俄尺等于 0.71 米。——译者

来，并且这样做了。抛下两个套索套住了鹿蹄，第三个套索恰好套在鹿头上。我们很快就把马鹿拉了上来。看样子它好象已经被勒死了，但是一摘下套索，它立刻睁开了眼睛。它喘了喘气，就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一旁走去。离林子不远，它看见了溪水，于是就完全忘掉了我们，走过去，贪婪地饮起水来。

德尔苏狠狠咒骂中国人，因为他们放弃了鹿窖之后，并没有把陷阱填平。一小时后，我们来到早已熟知的鹿窖房。德尔苏已经复原了，想亲自去填平捕鹿的陷阱，但是我劝他留下来休息，明天再说。午饭后，我提出要所有的中国人出去干活，命令哥萨克严格监督他们填好全部陷阱。

下午五点钟以后，天气开始变坏，海雾漫延，空中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乌云。黄昏时哥萨克回来报告说，他们在另外三个陷阱里又发现了两只死鹿和活狍子。

第二天，我们全天休息。天气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是下雨和阴天。队员们洗衬衣、缝补衣服或擦拭武器。德尔苏已经彻底复原，这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午后，我们听见了枪声。这是Г. И. 格拉纳特曼和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到来的信号。我们相逢时非常快活。大家互相介绍分别后的情况，谁到什么地方去过，看见了什么，一直谈到深夜。

202 8月14日，我们做好了继续前进的准备。我打算沿金子河上山，然后下山到捷丘贺河，而Г. И. 格拉纳特曼和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将沿弯沟河前进，考察另外一条路线。弯沟河在离捷丘贺河河口不远的地方从右侧注入捷丘贺河。

8月15日上午九点钟，我们两支考察队分头出发了。

一直聚集在河谷里的浓雾突然开始上升。首先山麓的轮廓清晰起来，接着露出了山坡和山坳。雾升到山巅便散开，象台布一样铺在那里不动了。看样子，马上就会下雨。但是天公作美，这一天

虽然多云，却沒有下雨。

金子河[128]长约50公里，总流向为由北向南。离大柞树河不远，它急折向西，与大柞树河平行流了不长一段。楔入两河之间的陡峻的锡霍特山支脉，由粗面凝灰岩、具有板状节理的霏细岩以及矿化绿色石英岩构成。山中林木稀疏，有白桦、黑桦、槭树、柞树和椴树。到金子河去的中国人都直接横越这条支脉，从而大大缩短路程，并节省了许多时间。金子河在最后的3公里流程中重又折向南方，注入大柞树河时，与之成直角。

金子河河谷开头的10公里内，旷地绵延不断，旷地之间仅有小片树林，再向下去是浓密茂盛的森林，象里伏锦河畔一样。我在这里首次看到三角叶的东北白桦。据说，这种树在大柞树河以南很常见。此外，还有瘤枝卫矛(它的枝条上有茸毛，叶灰白色)、果实极小的杏树和黑樱桃（树孤生，果实黑色无味)。在另一个地方，我发现有树叶微垂的矮柳树和灰柳(既有灌木，也有乔木)。某些地方可以遇到尖叶茶蔗子丛，它的叶簇美丽，浆果小，容易辨认。偶尔还碰见叶片又薄又尖的集生草。

有些树木大得惊人。我们在齐胸高处量了一下树围，结果如下：红松——2.9米，冷杉——1.4米，云杉——2.8米，白桦——2.3米，甜杨——3.5米，黄檗——1.4米。

金子河流经河谷时，曲折多弯。有些地方极浅，水从卵石上流过，有许多浅滩，但是某些地方又形成深坑。河水深的地方，因含有杂质，呈现出美丽的蛋白石色。

小咬日渐稀少，因此我们工作起来轻松多了。但是却出现了一种黄色的冷酷而又凶狠的蚊子。 203

金子河的第一条支流是右侧的干河子。沿干河子可以走到弯沟河。这一天我们的行程比较短，宿营地设在密林里一座猎人遗弃的碓子房附近。

天黑之后，海风又送来了雾气。蒸气凝结的密度极大，空中的水分直接变成毛毛细雨，洒向地面。雾很浓，几步之外看不清人。大雾象银幕一样映出人的影子，这些人影晃动着，显得非常高大，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空气潮湿，谁也不愿意在火堆旁久坐。吃过晚饭，大家不约而同地钻进蚊帐就寝了。

太阳一出来，雾就消散了。我和德尔苏照例没等哥萨克备好马匹，就提前上路了。

越往前走，林木越密。这种处女林既有一种诱人深入的魅力，但又因其深邃莫测而使人畏缩不前。大自然无声无息地显示着自己的威力：这里生长着满洲植物区系的全部针叶和阔叶树种的代表。这些无言的巨人要是能够说话，那它们定会滔滔不绝地叙述二三百年来的见闻。

很少有人能够深入原始处女林的腹地。它太大了。探险者要不断和植物界打交道。原始处女林隐藏着许许多多秘密，死死守着它们不让人窥探。它显得阴郁沉闷。但是，这只是最初给你的印象。只要你进一步了解它，那么就会很快地和它熟悉起来，长时间看不见它，还会想念它。原始森林只是表面上显得死气沉沉，实际上它是生气勃勃的。我和德尔苏不慌不忙地走着，一路上观察着鸟类。

在林下灌木丛里偶尔闪过伶俐活泼的田鹀。树上到处可以看到乌苏里小啄木鸟。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黄头绿啄木鸟了。它热心的凿着树干，毫不怕人走近。旁边的树枝上有两只乌苏里模仿鸟松鸦在簌簌作响。有一次，我们惊飞了一只灰背隼，它飞得很低，很快就消失在树林里。

水面上飞着蜻蜓。有一只蜻蜓被灰鹡鸰追逐着。鸟边飞边捕，但是蜻蜓却巧妙地躲开了。

突然，一只星鸦在附近惊叫起来。德尔苏做手势，要我停下。

“等一等，长官，”他说，“他的这边来。”

果然，鸣声越来越近。毫无疑问，惊恐不安的鸟是在给什么人引路。大约五分钟后，灌木丛里走出一个人来，他看见我们，立即停下来，象钉在地上似的，一动不动，神色惶恐不安。

我马上认出他是挖参人。他穿着蓝布裤褂和皮翁得，头上戴着一顶桦皮帽子。前身扎着一条防露水的围裙，后腰上系着一张獾皮，是为了坐在湿倒木上隔潮用的。腰间挂着刀和挖参用的骨针，还有一只装火石和火镰的小荷包。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用它拨开脚下的草丛和落叶。

德尔苏告诉他不要害怕，要他走近些。这个人大约有五十五岁，头发已经灰白，手和脸晒成了古铜色。他沒带任何武器。

当这个中国人确信我们不会伤害他之后，便在一棵倒木上坐下，从怀中掏出一块破布，开始擦拭脸上的汗水。老人浑身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

他就是挖参人哪！这可以说是一种深山老林里的隐居者，他把自己完全交给森林之神保佑。

从他的答话中得知，他在金子河上游有一所房子。为了寻找神奇的人参，他有时远离家门，一走就是多少个星期不回去。

他告诉我们怎样可以找到他的家，要我们到他家停宿。老人歇了一会儿便向我们道别，拿起棍子，继续向前走去。我久久地注视着他的背影。有一次他弯腰拾起一块苔藓，放到树上。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把稠李树枝拧成花结。这都是设下的记号，表示这个地方已经看过了，沒有参。其他挖参人不要在此劳神了。这种做法很有意义。其他挖参人不致于在同一个地方寻找，白白浪费时间。几分钟后，老人的身影不见了，我们也动身走自己的路。

中午，我们走了从大柞树河到山口的一半路程，傍晚赶到了五道沟[129]。这是金子河上游最后一条支流。我们果然在这里找到一

所小房子，样子很象土著的两面坡顶的帐篷。门两旁各有一扇窗户。破旧的窗户纸，补了又补。房子里面沒有捕兽用具，不过有尖锹、刮刀、小铁铲、不同大小的桦皮盒和骨针。

205 离房子约 50 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庙，上面的题词是："镇山林王　昔日汉朝治国相　今做人间福祿神"①，意为"这里供奉的是山林之王(老虎)。古时在汉朝拯救过国家，现在是赐予人们幸福的神灵"。

金子河上游由两条大小相同的河流汇合而成。这两条河是西岔[130]和东岔。西岔河通向纳恩图河，东岔河通向捷丘贺河。我准备沿东岔河到捷丘贺河去。从挖参人的房子出来，有一条小路，但是不久它就断了。我们又在无路的荒谷里走了一整天。金子河河谷同所有的构造谷一样，渐趋狭窄。上游谷底布满碎石，这说明，雨季里整个河谷被水淹沒。金子河和捷丘贺河之间的分水岭是锡霍特山脉的一条支脉，平均高度为 1,110 米。分水岭的山脊平缓，缺少突兀的高峰和深凹的山坳。这里的岩石为高岭土化石英斑岩，其中含有长石结晶。

① 原文为："Чжень шань лин ван си жи Хань чао чжи го сян Цзинь цзо жень цзян фу лу мэн"。——译者

第二十一章　返回海滨

貉　银子砬子沟　捷丘贺河河口　打野鸭　德尔苏的哲学　洗澡　捷丘贺港　海岸上的鸟类　大雷雨　济木河和弯大沟河　出发　鞑子　大麻哈鱼　野猪祸害庄稼　矿场　小飞鼠

翻过山口，我们随着东去的流水前行，大约在下午三点半钟到了银子砬子沟河——“含银岩石的河谷”。这条河是捷丘贺河最大的、离海最近的支流。

在上游，银子砬子沟河是由两条叫做西岔和东岔的小河构成的。每条小河又由数条小溪汇合而成。这一天，我们到达这两条小河的汇合处，在密林中宿营。

这儿的河里，有很多红点鲑。用手就可以捉到。每天，我们早饭晚饭顿顿都吃这种鱼。值得指出的是，外乌苏里地区红点鲑特别多。据土著们说，锡霍特山脉以西盛产细鳞鱼，而沿海地区却不出产这种鱼。

士兵们去钓鱼，我拿起枪到山里去调查。我一直走到天黑，竟然一无所获，便顺着河岸往回走。突然，我听到一个地方响起哗啦哗啦的水声。我小心翼翼地走到陡峭的岸边，向下一看，看到了两 207
只貉子。它们正在那里专心捕鱼，全然没有发觉我的到来。貉子的两条前腿站在水里，竭力用牙齿去叼在它们身旁游来游去的小鱼。我对这两个小动物观察了好久。有时，它们猛然掉转头来，朝小鲍鼬扑过去，并急急忙忙地刨土。终于有一只貉子抬起头来，朝

我这边注意地看了看，接着象小狗似的尖叫了一声，两只貉子很快就消失在草丛里，再也沒有回到河边来。

我回到宿营地时，大家都到齐了。晚饭后，每人又干了一个来钟头的活。喝过茶后，各自找个方便的地方躺下睡了。

第二天，我们沿着银子砬子沟河继续前进。河谷的中部变窄，继而又开阔起来。右边的群山陡峭险峻，岩石嶙峋。中国人在峭壁中发现了银铅矿脉，因此，这条河谷获得了现在的名称。银子砬子沟的大部分地段不生长树木，但是，因为石多土少，完全不适于耕种。这也是中国人遗弃它搬到河口附近去的原因。

这条河的整个流域仅有两条不大的山溪从右侧注入，即：大麻岔子沟[131]和盘肠沟[132]。从两条山溪的汇合处起，有一条小路，是打猎的鞑子和捕貂的中国人开辟的。

一路上，我看到有几个地方的土地被刨得乱七八糟。我还以为这是野猪干的，但是，德尔苏却指给我看一棵沒有树皮和树叶的小树说：

“他的很快开始喊叫！”

经他解释之后，我明白了，马鹿的茸角（鹿茸）刚刚长成，它就竭力要把角上的表皮蹭掉，为此就在一棵小树上乱磨。另一只公鹿来到这个地方，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它开始发怒，用蹄子刨土，用鹿角顶撞这棵小树。

银子砬子沟河在离海 5 公里处注入捷丘贺河。

捷丘贺河河谷下段是三块宽阔的盆地，左边有一些中国房子。

在离河口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沼泽。沼泽中的沙埂和一汪汪死水说明，从前海水曾经到过这里。陆地增加的因素有三：海岸线的下降运动；河流的冲积和海洋激浪的作用。

紧靠海湾，捷丘贺河骤然左转，顺着海岸流去，与大海之间仅
208 隔一条沙嘴。从前，捷丘贺河河口在谢维尔内角附近。1904 年洪

水泛滥，冲垮了这道沙堤，河水直抵海湾。故道里的水流刚缓慢下来，海水冲来的砂子立即堵塞了河口。结果便形成了死河汊。死河汊日益淤浅，不久就变成一片沼泽。沙埂之间残留的一条长湖，离海有1公里，大概算是原来海湾的最深处了。如今，湖上几乎长满了野草。

湖上游着许多野鸭。我和德尔苏留下来打猎，队伍继续前进。开枪打游在湖面上的野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船只，打着了也得不到手。当时我们决定守猎飞鸭。我用的是鸟枪，德尔苏用的是步枪，他打不中的情况很少。看着他的枪法，我不禁大声称赞起来。

“我的从前枪法很准，”他回答，“子弹从来不落空。现在少少地不准了。”

在这一瞬间，有一只野鸭高高地飞过我们的头顶。德尔苏迅速地举枪射击。被子弹打中的野鸭在空中翻了个筋斗，象石头一样落了下来，扑通一声掉在地上。我惊异得站住了，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鸭子。德尔苏也快活起来。他让我往空中扔鸡蛋大小的石子。我扔了十块石子，他打碎了八块。德尔苏这时感到心满意足。但这并不说明他有虚荣心，他高兴的仅仅是还能靠打猎谋生。

我们在湖旁游荡了很久，打了很多野禽。时光不知不觉地飞逝着。当整个河谷撒满了落日的余辉时，我才觉察到一天又过去了。繁忙的一天过后，安闲的时刻就到来了。整个大自然都在准备休息。太阳刚刚隐没在地平线下，黑夜立即从另一方、从大海的彼岸来临了。

我们面前是一片广阔的沙滩，长约3公里。我们的考察队象沙漠里的商队一样在前面很远的地方移动着。我和德尔苏连忙捡起野禽去追赶他们。

考察队在海边停下了。过了几分钟，一缕白烟袅袅升起，这是宿营地在生火。半小时后，我们到了自己人跟前。

士兵们在一所小房子旁边安顿过夜。这所房子是用漂木盖的，紧靠着陡峭的海岸。里面住着两个中国人，以在浅水地带采集紫壳菜为业。象他们这样殷勤好客的人，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次大家都走得很疲劳。倒霉的是，我的脚后跟磨破了，很厉害。大家也都需要休息一下，因此，我决定停下来大休息，并且等候Г. И. 格拉纳特曼和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回来。

209 夜里，脚疼得我不能合眼，因此，天一亮，我便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坐在火堆旁，观察着大自然的苏醒过程。

醒得最早的是斑头鸺鹠。它们在海空慢腾腾地、不慌不忙地朝着一个方向飞去，可能是去觅食。在野草丛生的湖面上，成群结队的野鸭串来串去。海上，大地上，空中却仍是一片寂静。

德尔苏比大家起得早，便开始烧茶。这时太阳冉冉升起。它如同活物一般，先露出一线日华，然后离开地平线，渐渐爬上高空。

“这是多么美丽呀！”我惊叹了一声。

“他的是最重要的人，”德尔苏指着太阳回答我，“他的死了，四周一切都死了。”他稍停片刻又接着说：“地也是人，它的头在那边，”他指了指东北方，“脚那边，”又指了指西南方，“火和水也是两个很有劲的人。火和水死了，一切一下子都完了。”

他这些话虽然简单，而且有很多万物有灵论的成分，但寓意却很深。士兵和哥萨克们听见我们交谈，都陆续醒了。我在营地坐了一天。士兵们也休息了，只是偶尔去看看马匹，免得它们跑远。

今天，我们搞了一次行军浴。首先搭起了一座没门窗的两面坡顶的帐篷。然后在外边的篝火中把石头烧热，在中国人那里用大铁锅和煤油桶烧热水。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从外面用水把帐篷浇湿，把灼热的石块送进去，再往石头上泼水使之发出蒸气。结果

便成了相当好的蒸气浴室。不错，帐篷里很窄，不得不轮流洗澡。一部分人洗澡时，另一部分人就烧石头。

大家嘻嘻哈哈不停地闹着玩，但毕竟都洗了澡，甚至连衣服也洗了。

以后的三天是修鞋。我首先关心的是给 H. A. 帕利切夫斯基运送粮食。他在捷尔内伊港采集植物。幸好，我们在捷丘贺河河口遇到了往北去的大帆船。德尔苏跟船主满族人黑把头[133]说妥，让他顺便到捷尔内伊港去一下，把一封信和两箱东西捎给 H. A. 帕利切夫斯基。

这些天，天气变化无常：刮起了凛冽的西风，夜里很凉，秋天临近了。

我的脚很快就好了，能够继续旅行了。

在捷丘贺河的入海处，既没有海湾，也没有港口。海岸线折入陆地内部不深，遇到恶劣的天气，船只不能在这里躲避。因此，凉风一起，他们就赶快拔锚离岸远去。捷丘贺港（我们姑且这样称呼 210
它）的北面和南面都有不高的山岭环绕着，山上没有树木，只有小山沟里和一般背海风的地方，零星地生长着一些只能作烧柴用的柞树和椴树。南面的高地是侵蚀山地的典型，末端为布里涅尔角。这是一座孤立的山崖，有一条由砂子和卵石构成的浪积沙嘴与大陆相连。沙嘴中间有一个面积不大，但相当深的咸水泻湖。布里涅尔角南面，离海岸约 200 米的海面上露出两座礁石，通常叫做“兄妹岩”。以前这里曾是海边的大门，门上的拱顶已经坍塌，只剩下两根石柱了。如果从捷丘贺港口的北岸遥望布里涅尔角，这两根石柱仿佛矗立在连陆沙嘴上。

稍往南去，在陡峭的崖岸上可以看到火山凝灰岩，中间夹带着可燃的硫磺层。港口北面的群山末端为高达 75—98 米的陡岸和狭窄的浪积滩，大海把许多海草抛到滩上。

这种堆满海草的地方往往是各种鹬科野禽的栖身之处。首先，我发现阔嘴鹬在浅沙滩上飞快地跑来跑去。它们走进水里，看来对激浪毫不介意。阔嘴鹬旁边是红脚鹬。这些温驯的红脚野禽总是结成小群，在海草里串来串去觅食。有人走近时，它们惊叫着飞起来，先往海上飞去，然后突然折回来，象听到命令一样，一下子重又落到岸上。在海草和沙滩交替的地方，可以看到剑鸻。这些讨人喜欢的野禽总是不断地往木片、石块和贝壳下面看，而且也常常到水里去，只有当巨大的岸边激浪冲来时，它们才振翅飞起，在空中盘旋，一直等到海水退回去为止。离它们不远，有两只蛎鹬规规矩矩地在岸上来回走着，在啄食着什么东西。海角附近游着白肋灰背的潜鸭和花丑鸭。它们总是不停地潜水觅食。潜鸭浮出水面之后，向四周环视一番，抖抖自己的短尾巴，便又潜入水中。再远，浮在海上的是太平洋鸬鹚。它们潜水很深，浮出水面时，离开始潜水的地点已经相当远了。

成群的海鸥掠过海空。其中银鸥最为出众。有时，它们落到
211 水面上，发出一阵狂叫，确实象人的笑声。海鸥依次离开水面，一个越过一个地飞去，重又落在一起。这时，一只海鸥竭力用喙去鹐另一只的食物，或者抢去另一只的食物。

在另一边，在捷丘贺河河口的上空有两只白尾海雕在盘旋，它们用锐利的眼睛搜寻着猎物。突然，它们象约定好似的，一下子落到岸上。渡鸦、海鸥和鹬毫不争执，立即把自己的地方让给它们。

近两天来常有雷阵雨。23 日傍晚的大雷雨尤为猛烈。从早晨起就已经可以看出大自然在酝酿着什么；整天异常闷热；空中一片烟雾。这烟雾逐渐扩散开来，到了午后，附近群山的轮廓已模糊不清了。天空混混沌沌，可以直视太阳，太阳周围出现了黄色的日晕。

“要阿格迪（打雷）了，”德尔苏说，“老是这样地开头。”

约在午后两点钟，从西边传来了几声闷雷。所有的野禽霎时间销声匿迹。一时天昏地暗，如同一块黑色的幕帷垂落大地。接着便落起稀疏的大雨点来。骤然轰隆一声巨雷，震天动地。强烈的闪电接连不断，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这一声雷还没有沉寂，另一声接着又响了起来。山间的回声重复着雷雨声，把隆隆的雷鸣传遍"人世间的四面八方"。狂风也来给雨助威，吹折了小树枝，扫落了树叶，把它们高高地卷到空中。接着瓢泼似的大雨倾注而下。暴风雨一直到晚上八点钟才停息。

第二天，8 月 24 日，接连下了三场大雷雨。我发现，离海越近，雷雨的威势越小。海上，只是在大气上层的云层之间才有闪电。

不出所料，最后一场暴雨变成了小雨，继续下了一夜，紧接着又不停地下了两昼夜。

8 月 26 日① 雨停了，乌云稍散。早晨太阳出来了，放射着万道美丽的霞光，然而大地上却仍残留着暴风雨的痕迹。积水从四处奔流下来；所有的小溪都变成了泛着泡沫的激流。

这一天，Г. И. 格拉纳特曼和 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来到捷丘贺。他们到大甸子[134]房去的路线是先沿大柞树河顺流而下，然后再改道大柞树河的左支流济木河。济木河由两条小河汇合而成，两河之间隔着一片不大的高地，上面长着矮小的树木和灌木丛。一条小河由北面流来，另一条小河由东面流来。

中国人开辟的岸边小路非常巧妙。它总是穿过那些顺着海岸 212
延伸的河谷。翻山道口选在最低处，上坡和下坡尽可能平缓。

上述两条小河之间的山口的高度为 200 米。周围所有的山大都是由石英岩构成的。

---

① 据作者前段的说法，应为 27 日。——译者

再往前，小路沿着弯大沟河[135]延伸。弯大沟河在离河口不远的地方注入捷丘贺河，长约12公里，上游多森林，下游为沼泽地。河两岸林木稀疏，并且有经常发生火灾的痕迹。

在最后一座农舍附近，小路分了岔。一条在山下，沿着沼泽直达海边；另一条通向捷丘贺河，涉水渡口距河口约5公里。

8月26日休息。27日，收拾行装。28日，我们重又踏上征途。我和德尔苏带四名哥萨克溯捷丘贺河而上。Г. И. 格拉纳特曼前往要子河，而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则受命在沿海一带（至吉基特湾）进行考察。

在沿海地区南部，捷丘贺河（乌德海人称“诺古列”）大概是最长的一条河流（约80公里）。这条河的名称是中国叫法“猪之河”（即“野猪的河流”）的讹音。有一回，野猪在河畔咬死了两个猎人，这条河因而得名。俄国人的叫法走音就更远了，他们又把“捷丘贺”[136]叫成了“捷季哈”，后者什么意思都没有了。

如果从海上观察这条河谷，捷丘贺河似乎是从西方流过来的。这个错误很快就得到纠正：我们所看到的河谷，原来是我们熟悉的银子砬子沟。

捷丘贺河河谷是一条剥蚀谷，由一系列被山岭封闭的盆地组成。盆地之间的峪道极为狭窄，因此很难看出，河水究竟来自何方。我们经常把某条支流误认为捷丘贺河的主流，沿着这条支流走了很久，仅仅根据河水的流向才看出自己的错误。

捷丘贺河和银子砬子沟的汇合口附近，住着中国人和鞑子。我数了数，共有四十四座房子，其中有六座是鞑子的。这些鞑子和我们在奥耳加湾附近看到的那些鞑子略有不同。他们的体型相貌已有些改变了。由于中国人的压迫和自己纵酒，他们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他们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影响后，需求增加了，但是，生活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他们的境况江河日下。有

些老年人对他们过去单独居住和曾经是人数众多的民族的那个时代，尚记忆犹新。当时没有中国人，只是中国人到来之后才出现了那些可怕的疾病，使他们大批地死亡。在鞑子中，我没有看到一家 213
不备有鸦片烟具。特别是妇女们，更热中于这种极有害的嗜好。

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老太婆，她还记得本族语。经我劝说，她同意把她知道的本族语告诉我。她费了好大劲，能够想得起来的只有十一个词。我记下了这些词，这些词是属于乌德海语的。五十年前，这位老太婆（她当时二十岁）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而现在呢，她已经完全丢掉了本民族固有的一切，连语言也忘了。

这一天，我们到达鞑子莱谢尔的房子。捷丘贺河在这里从左侧纳入两条小河：四仙洞儿[137]和西北沟[138]。

我们到达捷丘贺河的时候，正是大麻哈鱼从海里回游到河里来产卵的时期。看吧，成千上万条 3.3—5 公斤重的鱼，满满登登地挤在河里，拚命向上游的石槛急流游去。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使它们顶着水流，克服重重障碍游到那里去。

在这个时期，大麻哈鱼什么东西也不吃，只靠它在海里储备的养分来维持。从上面，从河阶地的高处，可以看清水里的一切情况。鱼多极了，有些地方多得根本看不见河底。观察大麻哈鱼如何通过急流，是非常有趣的。它迂回曲折地前进，它翻过来掉过去地扁着身子，翻着筋斗，想方设法地前进。遇有瀑布挡道，它就跳出水面，竭力贴住石头。即使碰得遍体鳞伤，它也要力争到达河的上游，留下后代才死去。

起初，我们贪婪地吃这种鱼，但是，不久就腻了，看见就讨厌。

在海边长时间休息之后，人和马都乐于走路了。

夜雾的蓝烟遮住了远山，黄昏临近了，不久沉寂将笼罩一切。可是我发觉，天越黑，山谷里越是充满了某种辨别不清的声音。这时传来了人的喊叫声和敲打铁器的丁当声。有些声音离得很远，

有些声音就在跟前。

“德尔苏，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赫哲人。

“蛮子撵猪。”他回答。

我沒有听懂他的话，还以为是中国人把自己的猪圈回去过夜。德尔苏认为不对。他说，玉米沒有收割，园子里的菜沒收净之前，谁也不会把猪从圈里撒出来。

我们继续朝前走。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发现有火光，但不是在房子附近，而是在村外。

“蛮子撵猪，”德尔苏又说，可是我还是沒有听懂。

214 我们终于绕过峭壁，走上了林中旷地。这时，声音听得更清楚了。一个中国人在喊叫，“啊呜！啊呜！”好象跟谁互相呼应着，他同时一阵一阵地用小棍敲打铜盆。他听到队伍走近的响动，喊叫的声音更大了，并点燃了堆放在小路旁边的柴堆。

“等一等，长官，”德尔苏说，“这样走的不行。他的能开枪，他的想我们是猪。”

我开始明白了。这个中国人把我们当成野猪，确实有可能开枪。德尔苏对他喊了一声。中国人立即答应一声，并朝我们跑来。显然，我们的到来使他又惊又喜。

我决定在这里过夜。哥萨克们动手卸驮子、搭帐篷。我走进房子里去向中国人打听情况。他们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说一连三夜都有野猪来祸害庄稼和菜园子。两夜的工夫，野猪把园子里的菜几乎全糟塌光了。只剩下了玉米。白天中国人在玉米地旁边已经看见过野猪。毫无疑问，夜里野猪一定会再来的。这个中国人请求我朝天上放几枪，并答应付钱。说完后，他又跑到门外，一面大声喊叫，一面敲起铜盆来。在远远的山那边，有一个中国人应声喊起来。再远一些还有第三个人。这些此起彼落的声音响彻河谷，消失在寂静的夜空里。晚饭后，我们决定去打猎。

空中的晚霞消失之后，这个中国人便跑到玉米地里，在旁边点起了火堆。我和德尔苏拿起枪去打猎。中国人也同我们一道去。他不停地喊叫着。我本想制止他，可是德尔苏却说不碍事，野猪反正是要到地里来的。几分钟后，我们来到玉米地旁。我坐到树墩的一边，德尔苏坐到另一边。篝火冒出一股股烟柱。红色的火光在大地上闪闪地跳动，照亮了玉米、野草、石头和附近的一切。

我们没等多久。在庄稼地那边，正好对着我们坐的地方，有了响动。响声明显地大起来。野猪踢起地上的野草，嗅到有人在，便呼哧呼哧打着响鼻表示不满。尽管中国人在喊叫，尽管有火光，野猪还是径直朝玉米地奔来。过了大约两分钟，我们看清了野猪。走在前面的野猪已开始祸害玉米。我们几乎同时开了枪。德尔苏打死了一只猪，我也打死了一只。野猪转身逃走，可是，十五分钟之后，它们又到玉米地里来了。再打两枪，又有两只野猪倒在地上。这时，有一只野猪张开大嘴朝我们扑过来，德尔苏一枪把它打倒了。中国人不断地往猪身上扔燃烧着的木头。枪声接二连三地响着，但却无济于事。野猪猛冲过来。我想到被打死的野猪跟前去，但是德尔苏不让我去，说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其中有的野猪可能只 215
受了伤。又稍等片刻，我们便回房子里去了。喝过茶，就躺下睡觉。可是睡不着，因为那个中国人不停地喊叫、敲铜盆，整整闹腾了一夜。

天快亮时，他显然累了。这时我也沉沉地睡去。九点钟左右，我醒来问起野猪的事。德尔苏告诉我，夜里我们打死了五只野猪。我们离开以后，野猪到底还是跑到庄稼地来了，把剩下的玉米毁个精光。中国人很伤心。我们只带走了一只野猪，其余的都丢在当地。

据中国人说，以前野猪很少。最近十年才繁殖起来。如果不是老虎吃掉它们的话，早就挤满了整个原始森林。

我们告别了这个中国人，继续赶路。

越往前走，河谷越吸引人。每到峰回路转之处，都展现出更加新奇的景色。画家们可以在这里为自己找到取之不尽的素材。有些风景是那样优美，甚至连对大自然的美景几乎总是漠然处之的哥萨克们也都目不转睛地观赏着，好象着了魔一样。

周围矗立着群山，山上到处是奇石异峰，有的形状象人，仿佛有人命令他们守护着山岗，有的形状象野兽、鸟禽或者象长长的柱廊。伸向河谷的悬崖，挂满一串串叶子已染上秋色的匍行植物，很象庙宇的柱廊、古城堡的废墟，等等。

捷丘贺河河谷的多数山岭都是由灰色花岗岩、斑岩和石灰岩构成的。这里的林木真是多种多样。海边上生长的主要是柞树和黑桦；河谷中部生长着水曲柳、槭树、榆树、椴树和黄檗，靠近山地开始出现冷杉，而河边上则有茂密的柳树和赤杨。有时，你不由得在一棵生长在光秃秃的石头上的树木跟前停住脚步，莫名其妙地看着它。石头上连条缝也没有，可是树木却稳稳地立在上面，树根从四面八方盘绕着石头，牢固地扎在乱石堆中。

在中游，河左侧有一条支流，叫戈尔布沙河。从远处看去，你不禁会把它当成捷丘贺河。实际上，这条河是在左边一条狭窄的山谷中。

小路在离戈尔布沙河约两公里处分岔。马走的小路从涉水渡口穿过，人行的小路则爬上悬崖峭壁，紧贴着阶坎过去。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的，因为用脚一踩，小路上的土石就往下滑落。

这一天，我们到达银铅矿。这里只有一座房子，里面住着一个朝鲜族看守人。他也在抱怨野猪，并准备搬到海边去。这个矿是中国人大约在四十年前发现的。他们试图用矿石炼银，但是没有
216 成功。后来，Ю. И. 布里涅尔在这个地方立了柱子作为标记。

蚊蚋一天天地少了。现在它们仅仅在黄昏前和黎明时才出

现。这大概是因为日落后露水大和温度下降的缘故。

夜里很凉。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到来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对马来说可是更糟糕了。途中主要的饲料——牧草开始干枯。因为没有燕麦，偶尔碰到房子时，哥萨克们就买些粮食，早晨出发以前和晚上宿营时给马加点料。

朝鲜人的房子里臭虫非常多，连主人自己都不得不到外边来睡。遇到下雨天便躲到用薄木板搭起的小棚子里去。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便离开这所房子，到约 1 公里外的河边上宿营。

傍晚，吃过饭后，我们大家都坐在篝火旁聊天，突然有个灰白色的东西从旁边飞了过去，没有响动，而且不慌不忙。士兵们说是只鸟，而我认为是只大蝙蝠。过了几分钟，这个怪东西又出现了。它不振动翅膀，平着飞行，略向下倾。这个小动物落在小杨树上，然后顺着树干往上爬。小动物的颜色极象树皮，如果它呆在那里不动，就根本不能发现它。它往上爬了约有 6 米，便停下来，一动不动。我拿起鸟枪刚想打，被德尔苏制止了。他很快地砍了许多小树枝，把它们捆在一根棍子上，象把扫帚一样，然后走到树跟前，把棍子举起来，举的时候不让它遮住火光。被火光耀花了眼睛的小动物，继续栖止在原地不动。当扫帚举得够高的时候，德尔苏便把它贴在树上，然后吩咐一个哥萨克把住杆子。他自己爬到离得最近的树枝上去，坐在上面，就象用一块破布一样，用扫帚抓住了小动物。受惊的小动物吱吱叫了起来，挣扎着。原来是只小飞鼠。它属于齧齿目松鼠科①。小飞鼠前后肢之间的腹旁生有弹性飞膜，因此能够在树木之间滑翔。它全身披着柔软而光滑的浅灰色丛毛，尾巴上有一条分毛纹。

小飞鼠分布在整个乌苏里地区，栖息在有白桦和山杨的混交

① 原文如此。小飞鼠属于鼯鼠科。——译者

林中。我们捕获的这一只，长 50 厘米，宽（连展开的飞膜在内）16 厘米。哥萨克和士兵们聚在一起观看着这只会飞的啮齿动物。它的头尤其古怪，长着长须和巨大的黑眼睛，这双大黑眼睛的作用是
217 在夜间吸收尽可能多的光线。大家看完了小飞鼠后，德尔苏便把它举过头顶，大声说了句什么，一撒手就放掉了。小飞鼠贴着地面飞去，隐没在黑暗中不见了。我问这个赫哲人，他为什么把小飞鼠放掉。

“他鸟的不是，鼠的不是，”他回答，“他的不能打死。”

接着，他对我说，这是死孩子的灵魂，它先要变成小飞鼠在大地上游荡一些时候，然后才能到阴间去，而阴间就在太阳落下去的那边。

我和他就这个话题谈了好久。他还给我讲了另外的动物。每种动物都和人相似，而且都有灵魂。他甚至有自己的分类法，例如，他把大动物和小动物分开；把聪明的和愚蠢的分开。他认为紫貂是最狡猾的动物。

我问他，照他看来，什么样的野兽最有害，德尔苏想了一下说：

“鼹鼠。”

问他为什么是鼹鼠，而不是别的动物，他回答说：

“因为谁也打他的不想，谁也吃他的不想。”

德尔苏这番话的意思是，鼹鼠这种动物是无益的、毫无用处的。

我环顾四周，看到大家都已经睡了。我向德尔苏道了晚安，用毡斗篷把身子紧紧裹住，躺在离火堆较近的地方，也香甜地睡去。

第二十二章　鹿鸣

森林植物　人参　鱼亮子　捷丘贺河河源　斯卡利斯蒂山口　伊曼河上游　德尔苏在中国庙前　猛烈的旋风　静静的夜晚　戈尔布沙河　洞穴　熊采橡实　桦皮沟子　马鹿　老虎捕鹿　火把　返回宿营地

第二天，8 月30日，我们继续前进。在离朝鲜房子 3 公里的地方，过了“陡谷”[139]之后，河谷转向西北。左侧有河阶地顺流延伸。阶地虽然不高，但很宽阔。这里曾经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一连三场大火，这片森林全被烧光了。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焦黑的树干。它们宛如巨大的手指，指向苍天，呼唤上苍对这样暴殄天物、烧毁森林的罪行降几场暴雨和汹涌澎湃的山洪以示惩罚。这片焦黑的森林面积很大，刼后的景象非常凄惨。

临近中午，我们走进密林，在这里稍事休息。我趁空观察林子里的乔木和灌木，并把所见到的一切记在我的小本子里：青楷槭，皮光滑，淡绿色，叶片边缘有不明显的锯齿，有毛，叶背微白；斑叶 219
稠李，这种乔木的特征是树皮同桦树皮相似，叶端尖，有锯齿；岳桦，皮土黄色，破裂严重，有如悬挂着的破布条；特殊品种的茶薰子，与普通的红醋栗几乎沒有区别；虽然已经到了 8 月，可是灌木还沒有结果；无刺的蔷薇，枝微红，叶小，花大，玫瑰色；绣线菊，楔形细锯齿叶，先端尖，开白花；接骨木是一种树皮有光泽的灌木，双数羽状复叶，椭圆披针形，有细锯齿，花浅黄色。

加餐后增强了体力，我和德尔苏起身往前走，马匹落在后面。现在，我们开始顺着小路上山。我以为捷丘贺河在这里穿过障谷，因此，小路从山上绕过这一危险地带。但是，我发觉这条小路不是我们原先走的那一条。第一，路上没有马蹄印；第二，小路沿着小溪向上游伸展，这一点我在刚一看见水流时就确信无疑了。于是我们决定向后转，径直朝河边走去，希望在某个地方碰上原先的那条路。原来，这条小路把我们远远地引到旁边去了。我们跨过小溪到了左岸，在一座小山脚下走着。

这里生长着古老的柞树、高大的红松、黑桦、槭树、刺龙牙、云杉、甜杨、千金榆、冷杉、落叶松和赤柏松。树木杂陈，风景如画。这片森林使人感到有些异样，林下半明不暗。德尔苏走得很慢，和往常一样，留神地看着自己的脚下。他突然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东西，从身上解下背囊，把枪和架枪用的木叉放在地上，扔掉斧头，然后趴到地上，开始向谁祈求什么东西。

我以为他发疯了。

“德尔苏，你怎么了？”我问他。

他站起来，用手指着一棵草，只说了两个字：

“棒槌（人参）！”

这个地方杂草丛生，当中哪一棵是人参，我认不出来。德尔苏把它指给我看。我看到了一棵草本植物，高 40 厘米，有四片叶子。每片叶子由五片小叶组成，中间一片长，侧生的一对短些，基部的一对最短。人参的花已经谢了，结了果。果实是圆圆的小蒴果，象伞形科果实一样悬垂着。蒴果尚未裂开，种子没有脱落。德尔苏把周围的草拔干净，然后把果实都摘下来用破布包上。包好之后，他请我用手扶住这棵人参的茎，他自己则动手挖掘根部。他挖的
220 时候非常小心，全神贯注，惟恐伤了根须。随后他把人参拿到河边，小心翼翼地洗掉根上的泥土。

我尽力帮他的忙。泥土一点点掉下去了，几分钟后，根就露了出来。它长 11 厘米，下面分成两股，说明是雄性的。看，这就是那医治百病，能使人返老还童的人参！德尔苏把茎也割下来，和根部一起放到青苔上，用桦树皮包起来。之后，又祈祷了一阵，接着背起自己的背囊，拿起枪和架枪用的木叉，说道：

“你，长官，幸福的！”

路上，我问这个赫哲人，他打算怎么处理人参。德尔苏说，他想把人参卖掉，用卖得的钱买弹药。当时，我决定买他的人参，并且要比中国人多给他些钱。我对他说了自己的打算，结果却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德尔苏当即把手伸到怀里，掏出人参递给了我，说白送给我。我谢绝了，他坚持要我收下。我的谢绝使他又吃惊又委屈。只是后来我才懂得了土著们礼尚往来的习俗。这种习俗要求用与礼物价值相等的东西作为回礼。

我们这样交谈着，很快就到了捷丘贺河，并在这里找到了原来那条小路。

德尔苏一眼就看到，我们的驮运队走到前面去了。

得加快脚步。走了约莫两公里之后，河谷突然变窄。开始出现页岩，这是可靠的征兆，说明锡霍特山脉已经不远了。河水在这里沿着狭窄的河床流过。陡岸脚下的响声说明，河底堆满了石头，到处是泛着泡沫的瀑布。深潭与瀑布相间，潭水既深且清，呈现出美丽的碧绿色。

河中有很多大红点鲑。德尔苏刚想开枪打它，我劝他节省点子弹。我想快点赶上队伍，再说，士兵们还以为我和德尔苏走在他们前面，自然要急忙追赶我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能越走越远了。

大约在五点钟，我们走近一座碓子房。在它附近，我们看到了自己人。鞍驮已卸，马匹都放了出去。房子里除士兵们外，还有一

个中国人。士兵们听他说我和德尔苏还没有过去，自然就断定我们落在后面了，便停下来等我们。这个中国人有许多麝肉和用亮子捕的鱼。

中国人下亮子的方法如下，用石头拦河垒起一道埝，中间留个
221 不大的口子。河水从石头缝里漏过去，鱼则顺着水流通过口子，掉到柳条编的鱼囤里。这个中国人一昼夜去看两三次，能捕到许多鱼。

我们从房主人那里得知，现在已经到了锡霍特山脉的山脚下。锡霍特山脉在这里拐一个大弯，捷丘贺河则顺弯而流。后来，他又告诉我们，从他的房子再往前走有两条小路：一条往北直达分水岭；另一条则沿着捷丘贺河朝西去。这里离捷丘贺河的源头大约还有12公里。

晚上吃过饭以后，我们开了个会。会上作出决定：明天我和德尔苏，还有中国猎人，沿溯捷丘贺河向上游方向走，翻过锡霍特山脉之后，再沿梁七河子返回来。这次旅行需要三昼夜。士兵和哥萨克以及马匹留在房子这里，等待我们回来。

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人整理好自己的背囊，拿起枪就上路了。

小路越来越不好走，河谷变得很窄，与在峡谷里行走相差无几。不得不用手抓住树根，攀登悬崖峭壁，脚下的路很硬，硌得脚掌作疼。

我们尽量绕过乱石堆，踏着青苔和柔软的风化泥灰岩前进，但效果不大。

捷丘贺河的源头是两条溪水。较小的一条从南方流来，溯水而上可达纳恩图河；较大的一条从西北流来，溯水而行可到伊曼。两条溪流的汇合处，海拔651米。我们选择了最不熟悉的后一条路。

锡霍特山脉的这一面，山势险恶，无法攀登。由于侵蚀的结

果，也可能由于其它原因，这里形成了又窄又深的峡谷，很象深邃的幛谷。看起来，仿佛群山裂了缝，裂缝又张开了口似的。沟底溪水奔流，但却看不见。在下面的阴暗处，只能听到瀑布的轰鸣。急流到了低处缓慢下来。这时，低沉的轰鸣声中隐约可以听到轻快的音调。

人在这寸草不生、巨石嶙峋的群山之中，显得多么渺小啊！黄昏前不久，我们登上山口，山口的高度有 1,215 米。我称它为斯卡利斯蒂山口①。在这里居高临下，一切都显得那样渺小：河谷里的参天古木好象鬃毛，而针叶树好象细小的绣花针。

我们在锡霍特山脉的林带边缘上过夜。夜里又湿又冷，我们几乎不能入睡。我一直用毯子紧紧裹住身子，可是怎么也不暖和。天快亮时，天空乌云密布，开始掉起雨点来。

今天是初秋的第一天，天气阴霾有风。我们迅速而毫不拖拉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便朝伊曼河流域走去。从捷丘贺河那边来 222
时，上坡陡峭，到伊曼河去时，下坡却平缓，恰成反比。起初，我还以为脚下是一片台地。当我们看到河水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们已经从山脊上下来了。

锡霍特山脉两坡的森林是古老的、长满青苔的矮林，主要有落叶松、云杉和冷杉，其中也混杂着一些赤杨和白桦。

伊曼河的上游由从南面流过来的两条小河汇合而成。我们来到了右边的那条小河畔，中国人称它为旱泥河子。由锡霍特山脉到两条小河的汇合处，至少有 30 公里。

树上砍的旧记号把我们引到一座碓子房跟前。根据房子里存放的粮食推断，伊曼的捕兽猎人显然已经准备捕貂了。

这个中国人领着我们沿伊曼河没走多远，便转向东方，朝梁七

---

① 意为"岩石重叠的山口"。——译者

河子走去，我们的向导在这里有点迷路了，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路。

快到中午时，天气完全变坏了。乌云从东南飞来，遮住了山顶。我常常看罗盘，使我惊讶的是，我们的向导不用任何仪器，就能把握住正确的方向。

我们在一条小河里发现了许多干枯的赤杨。虽说天色尚早，但我凭经验知道，天气不好的时候干柴多么难得。因此，便提议停下来宿营。我的担心原来是多余的，夜里没有下雨，第二天早晨却起了浓雾。

中国人催促我们动身，他想尽快赶到另一座房子。据他说，离那座房子约莫还有 12 公里。确实如此，临近中午，我们才找到这座房子。房子是空的。我问向导，房子的主人是谁。他说：一些住在海滨的中国人，在伊曼河上游一带捕貂。顺河而下，前面还有一些从要子河来的捕貂人的房子。再往下去，有相当长一段地方荒无人迹，直到快接近库卢姆别河时，才又有人烟。

我们在这里稍事休息之后，便又朝锡霍特山脉走去。越接近山脊，山坡就越平缓。我们象在高原上一样，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突然，我在小路旁边看到了一座小庙。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到达山口。山口的高度为 1,190 米。我称它为鲁德内山口①。从这里到捷丘贺河去，是一级级陡峭的梯坡。

我们休息片刻，便动身下山到捷丘贺河河谷去，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里是一级一级的梯坡。这一边的山坡上有针叶林，就其质量来说，比伊曼河那里的要好得无可比拟。

小路自山口一直通到考察队停留的那座房子。哥萨克们颇感
223 寂寞，看见我们归来，非常高兴。他们在这个期间，打死了一只马

① 意为“矿石山口”。——译者

鹿，捕了许多鱼。

傍晚，骤然天开云散。迄今象块平展的幕布一样凝集不动的乌云破裂开来，烂棉絮般的乱云，在空中翻滚着，互相顶撞。随即狂风大作，猛烈异常，竟使百年大树象弱不禁风的芦苇一样摇曳起来。干草、树叶和小树枝在空中乱舞。有一只飞禽试图同狂暴的大风搏斗，可是，很快就累得精疲力竭。它被刮了下来，与其说落到地上，不如说摔到地上更为恰当。离房子不远的一棵红松，突然一歪，慢慢地倒下来，轰隆一声倒在地上。旁边的小树也被它带倒了。这阵旋风猛烈地刮了一个多小时左右，然后，跟它突然袭来一样，又突然离去了。森林里依然平静如前。

我穿好衣服，拿起枪，向狗吹了声口哨，便沿着小河走下去。走出不多远，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倾听着。小河单调的流水声，白天一般不会有人注意，晚间却显得比较响亮。陡岸下面，鱼儿在水中泼喇泼喇地跳跃。河对岸的森林里，有一只雕鸮在呜呜长号。山里有一群马鹿在叫，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一只公麝在悲鸣。我全神贯注地观赏着大自然，竟未觉察时光怎样逝去。我身上的衣服已被露水打湿了。我回到房里，爬上热炕头，象死人一样睡去。

以后的两天(9月3日和4日)，我们用来走由锡霍特山脉到戈尔布沙河河口这段路程。我打算先沿着戈尔布沙河走到山口，然后再下山，沿着奥霍别河到海边去。

戈尔布沙河(中国人称"东麻岔")长8公里，总流向是自东向南。离河口不远，右侧有一条无名支流。这条支流两岸有相当巨大的洞穴。它们排列成两层，螺旋式地向下深进。深邃的石井、石洞之间的通道和廊柱形的石钟乳，使这些洞穴趣味横生。洞穴内部，浮雕般的泉华顺着石壁垂落下来，和泉华并列的是闪闪发光的水晶和方解石的大晶体。另一个洞穴比较小，位于戈尔布沙河左岸，恰好与无名河河口遥遥相对。在这个洞穴里，在洞底松软的冲

积土上，凌乱地堆着很多骨头，还有新鲜的老虎脚印。

我们仔细观看了这两个洞穴之后，便继续朝前走去。

戈尔布沙河河谷内，阶地发育。阶地在左右两岸交替出现，连绵不断。从前这里曾有良好的混交林，后来全被山火烧光了。

戈尔布沙河是顺着锡霍特山脉流的，而且它的源头几乎紧靠着锡霍特山脉。这一点很快就弄清楚了。

224 下午，我和德尔苏又走到前面去了。过河后，小路稍有上坡。我们在这里坐下来休息。我开始整理靴子，德尔苏装上烟袋。他刚想把烟袋放到嘴里，突然停住了，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森林的某个地方。过了片刻，他大笑起来说：

“你瞧，多狡猾！什么都懂！”

“谁？”我问他。

他一声不响地用手指了指。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德尔苏叫我别朝地上看，而往树上看。这时，我才看到有一棵树摇晃了一阵，接着又摇晃了两次。我们站起来，悄悄朝前走去。很快一切都清楚了。树上坐着一只黑熊，津津有味地在吃着橡实。

这只熊比普通的棕熊要小得多。它身长最多不过 1.8 米，高 0.7 米，体重最多为 160 公斤。它的毛色黑而有光泽，胸部有一条很大的白纹，直到颈下部。有时还可以碰到（确实很罕见）腹部甚至脚掌全是白色的熊。这只熊的头呈圆锥形，小眼睛，大耳朵。颈部和肩部的毛很长，犹如蓬松的毛领子。

黑熊营穴于老杨树洞中。因此，这种熊的分布地区和满洲植物区系紧密相连。这个地区的北界大致是从阿纽伊河到伊曼河河源，再从这里沿海岸到奥林匹克角。它们的主要食物：春季是茅膏菜根和款冬叶；夏季是狗枣子果、稠李果和橡实；秋季是榛子、山核桃、松果和毛山荆子果。这种熊冬眠得早。它在树洞上面的树干

上咬出一个不大的通气孔，通气孔的周围挂满了白霜。猎人根据这个特征就可以知道，树洞里有野兽。

我们朝黑熊走了约有一百步，便停下来观察它。这个“内八字脚”的动物爬到树梢上去，在那里给自己弄了个类似守猎台[140]的东西。熊够不着的那些树枝上还有很多橡实。于是熊一边摇树，一边朝地上看。他算计得一点也不错。橡实虽然熟了，但还没有达到自行坠落的程度。过了一会儿，它从树上下来，开始在草丛里寻找橡实。

“你的什么人？”德尔苏朝它喊了一声。

熊迅速转过身来，警觉地竖起耳朵，使劲地嗅着空气。我们一动不动。熊放心了，又去找食。可是，德尔苏这时却打了声唿哨。熊用两条后腿直立起来，接着便藏到树后面去了，从那里用一只眼睛向外看。这时从我们背后吹过来一阵风，熊大吼一声，抿着耳朵，头也不回地逃跑了。过了几分钟，哥萨克牵着马匹来到我们跟前。

山口的高度为770米。无论是从戈尔布沙河这面，还是从西南岔河那面到山口去，上坡都同样平缓。近处的群山由石英斑岩构成。锡霍特山脉从这里开始，逐渐走向东北。

我们从山口上下来，朝桦皮沟子走去。这条河的名称来源于两个汉语词：“桦皮”——即桦树皮，和“沟子”——即小河沟[141]。这条小河从左右两侧纳入两条山溪。西南岔河，即西南面的支流，就从这两条山溪汇入桦皮沟子的地方开始。再往前，河谷显著地开阔起来，其走向与锡霍特山脉成10°角。我们沿着这条河谷走了约莫4公里之后，便在河岸上安顿宿营。

8月末9月初是原始森林里最有趣的时候。这时，马鹿开始鸣叫，有两雄争雌的搏斗。为了引诱马鹿，通常用桦皮做个鹿叫子。做叫子的桦皮要剝成长条，宽约10厘米。

把桦皮卷成螺旋形，使之成为长 60—70 厘米的喇叭筒。用嘴吸气使叫子发出声音。

在鹿鸣期打死鹿很容易。公鹿被情欲驱使，完全觉察不出危险来，而且当猎人用桦皮叫子引诱它们时，它们几乎会走到猎人身边。

我们有足够的肉食，所以我不让哥萨克们出外打猎，可是我自己倒打算到原始森林里去观察一番。

预备好鹿叫子后，我和德尔苏就动身到密林里去了。在离宿营地约莫 1 公里远的地方，我们分手各走一方。我选了一块草木不那么茂密的地方，坐在树墩上等着。

随着白昼的消逝，森林里越来越静了。

在这昼尽夜来的过渡时刻，原始森林里总是有着某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即将逝去的白昼，常常引起人的恐怖和忧伤。孤独产生冥想和回忆。我陷入遐想之中，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和为什么黄昏时刻来到这里。

突然，有一只马鹿在南边的一个地方鸣叫起来。它的呼唤声响彻了整个森林。当即有只离我很近的马鹿做了回答。这准是一只老公鹿。它叫的声音起初很低，后来逐渐高亢，最后又变得低沉，以致消失了。我用桦皮叫子应和着它。

还不到一分钟，我听到干树枝折断的喀嚓声，接着就看见一只体形又匀称又美丽的公鹿。它摇晃着头，拨开绊住花角的树枝，迈着坚定而轻盈的步子走来了。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马鹿停下来，把头往上一仰，用鼻子使劲地嗅着。竭力想凭着气味弄清楚它的情敌在什么地方。它的两眼发亮，鼻翅鼓着，两耳竖了起来。我看着这美丽的动物，欣赏了约两分钟，丝毫没有产生剥夺它生命的念头。公鹿感到有敌人在，便很激动。它开始用双角掘地，然后抬起头来大叫了一声。轻微的热气从它嘴里喷出来。鸣叫后的回声

未起，从西南岔那边就传来了另一声鹿鸣。公鹿全身抖动了一下。不知怎的，竟尖叫起来，随后，尖叫变成了短促而又狂热的吼声，这时，鹿异常美丽。

突然，从我左边传来了微弱的声音。我一回头，看到一只母鹿，当我再回头看那两只公鹿时，它们已经斗起来了。它们怒气冲冲地对扑。我听到了鹿角的撞击声和伴随着呻吟从胸腔中发出来的深沉的喘息声。公鹿后腿直立，前腿悬垂到腹部。有时，鹿角牢牢挂在一起，久久不能分开。有一只鹿猛然用力把头一甩，折断了对方角上的新枝，这样两只鹿才分解开。马鹿的搏斗持续约有十分钟，最后终于胜负分明，有一只鹿必须退让。它沉重地喘着气，稍稍向后退却。另一只鹿看到情敌退缩了，进攻得就更加猛烈。不久，两只马鹿都不见了。

这时我想起了那只母鹿，便用眼睛寻找它。它站在原地，冷漠地看着它的两个追逐者进行生死搏斗的场面。鹿斗的响动渐渐远了。显然，一只公鹿在追赶另一只，母鹿则尾随着它们，相距不远。

突然，远处的枪声响彻了森林，我知道打枪的是德尔苏。这时，我才发现，斗架的鹿不止一对。它们的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森林里一片喧腾。

天很快黑下来了。空中，晚霞的余辉在同从东方迅速降临的夜色搏斗。

半小时后，我返回宿营地。德尔苏已经回来了。他正坐在火堆旁擦自己的枪。他本来能打死好几只马鹿，但是，却只打了一只榛鸡。

我们在篝火旁坐了很久，倾听着野兽的叫声，马鹿搅得我们彻夜不能安眠。在睡意朦胧之中，我听到它们的叫声，常常醒来。哥萨克们坐在篝火旁骂着。火星象焰火一样升向天空，旋转着，一个

接着一个地消失在黑暗中。天终于亮了。马鹿的叫声渐渐沉寂下来。惟有一些孤独的、情欲旺盛的公鹿还久久不能平静。它们在山阴坡上徘徊，鸣叫，但是，已经没有鹿理会它们了。太阳出来了，
227 森林重又浸沉在一片寂静之中。

人马全部留在宿营地，我和德尔苏动身到锡霍特山脉去。我们利用一条由分水岭流向西南岔河的山泉引路。上坡起初又长又平缓，然后陡峭起来。连条小路也没有，只好在焦木纵横的灌木密丛中穿行。

秋天临近了，树叶已经开始脱落。白天，落叶在脚下簌簌作响，傍晚，一打上露水，重又变得柔软了。这时，猎人可以踩着落叶走到野兽近旁。

中午，我们到了锡霍特山顶。我在这里看到了熟悉的景象：往东是一片火烧迹地；往西是长满了青苔的针叶林。锡霍特山脉东坡陡峭，西坡平缓。德尔苏发现了驼鹿的踪迹，并告诉我，这一带长枝形角的驼鹿仅仅在纳恩图河以上才有。它们不到这个界线以下的地方去。

约莫在下午六点钟，我们返回了宿营地。天色尚早，情欲最盛的公鹿已经叫了起来，起初是在高山上，后来在河谷里。

昨晚马鹿搏斗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决定再到原始森林里去，并邀请德尔苏和我同行。

我们渡过河，走进森林。森林里一片昏暗，神秘莫测。我们离开宿营地，走了约一公里半，在一条静静的小溪旁边停下来，侧耳静听。当太阳隐没在地平线下，苍茫的暮色笼罩大地时，森林里越来越暗，马鹿的叫声便越来越多。这种有魔力的音乐响彻整个森林。我们试图走近公鹿，但是没有成功。有两次，我们看到了这种动物，但是看得不怎么真切。或者只看到了头和角，或者只看到了后半身和腿部。我们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只美丽的公鹿。它的

附近已经聚集了三只母鹿。它们不是停在原地，而是缓缓地走着。我们尾随着它们。要不是有德尔苏，我早就看不见它们了。公鹿走在前面。它觉得自己比别的公鹿都强，因此接受对它的每一次挑战。蓦地，德尔苏停住脚步。侧耳细听。他向后一转身，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站着。从那里传来了老公鹿的吼声。只是它吼叫的声调与一般的马鹿比较起来，音阶的顺序不一样。

“喂，你的知道，这是什么人？”德尔苏问我。我回答说是一只马鹿，就是老了。

“这是阿姆巴，”他低声对我说，“他的大大地狡猾。他的老是这样欺骗马鹿。马鹿现在不懂是什么人喊叫。阿姆巴一会儿母鹿逮住的有。”

好象要证实他的话一般，马鹿大声叫着回答老虎的吼声。老 228
虎也当即作了回答。它乖巧地模仿着公鹿的声音，然而，毕竟有所不同，每当它吼完的时候，总是要发出短促的呼噜声。

老虎走近了，大概要从我们跟前过去。德尔苏显得很激动。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感到，自己也非常害怕。突然，德尔苏大声喊叫起来：

“阿呔呔，呔呔呔，呔呔呔！……”

喊完之后，他朝天放了一枪，紧接着奔到白桦树跟前，急忙剥下一块桦皮，用火柴点着。干桦皮顿时爆发出明亮的火光，就在这刹那间，我们周围立即变得更加黑暗了。被枪声惊动的马鹿急急忙忙向远处逸去，然后，一切又重归平静。德尔苏拿起一根棍子，把燃烧着的桦树皮卷到上面。过了片刻，我们用火把照着路往回走。我们过了河，走上小路，顺着小路回到了宿营地。

229

第二十三章　猎熊

奥霍别河　鹿窖　岸边小路　可怕的野兽　三声枪响　逃跑　棕熊　埋藏起来的猎获物　德尔苏根据踪迹描述猎熊的情景　返回宿营地　从穆图河到小霍别河　穆图河　掉队的候鸟　海狗的栖息地　滥用火器　野火　寻找宿营地　烟与寒冷的晨霜　小霍别河畔的湖泊　中国人的滥伐滥捕行为

第二天(9 月 7 日),我们继续旅行。从中国猎人的窝棚起,有两条小路:一条沿西南岔河顺流而下,另一条沿奥霍别(乌德海语是"埃赫",意为"鬼")河向右去。如果我沿着西南岔河走,就会直接到达吉基特湾。这样一来,捷丘贺河和要子河之间的沿海地带就成了未经考察的空白点。

因此,我决定沿奥霍别河下行,到海边去,西南岔河则留待以后再考察。

起初,我们顺着一条小路朝南走。这条小路是沿着西南岔河最上游的右支流开辟的,长不过两三公里。

这一带的山岭由斑岩、石灰岩和矿化霏细岩构成。我在很多地方看到了银铅矿脉、闪锌矿脉和黄铜矿脉。

230　我登上高达 270 米的山口向四处眺望。西北面有光秃秃的锡霍特山脉蜿蜒起伏;南面捷丘贺河清晰可见;东面是穆图河;奥霍别河的支流东岔河一直朝西流去。我们正是要顺着这条河走。山

上的林木全都被大火烧光，只有河谷里的某些地方还剩下一点，好象是小小的孤岛一般。

在山口上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开始下山，向东岔河走去。东岔河流经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谷，谷内长着白桦、黄檗和甜杨。不久，我们碰到一道象是栅栏的障碍物。原来这是鹿窖。它把奥霍别河河谷拦腰切断，并沿着奥霍别河的右支流延伸 14 公里。

鹿窖旁边有一座房子和四周用高木桩围起来的院落。通常在这里从活鹿身上割取鹿茸。房后靠近栅栏盖有一间间象马栏一样的兽笼。中国人把鹿关在这些笼子里，一直养到鹿角长到最值钱的时候为止。

右边，栅栏跟前有一座架在木桩上的仓房。仓房里储存着马鹿皮、干鹿角和鹿筋，这些鹿筋是从鹿的后腿中抽出来的，共有 160 多公斤。炮制好的鹿茸和晾干的鹿尾，一排排地挂在房梁上。我们在房子里见到四个中国人。起初他们很害怕，但是后来看到我们对他们并不怀恶意，才放下心来，对我们由奴颜婢膝变为殷勤招待。

傍晚，又有三个中国人到房子里来。他们不知说了些什么便破口大骂起来，德尔苏倒笑了。我久久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一只熊掉到陷阱里去了。当然，它马上就爬了出来，并且把栅栏折断，还把陷阱的覆盖物扔得乱七八糟。

现在，中国人要修理好这些东西得费很大功夫。

鹿窖房很小，里边聚集了很多中国人，因此，我决定再往前走几公里，在野外露宿。

小路沿着奥霍别河河谷左侧伸延。这里，阶地特别发达，都有高达 4 米的块状结晶基底。奥霍别河河谷中部沒有树木，但是却完全不适于耕种。薄薄的表土下面是坚硬多石的土层，表土很容易被水冲掉，阴坡上生长着稀疏的混交林，有红松、黄檗、椴、柞、甜

杨、桦、核桃楸等。阳坡上则生长着榛子、胡枝子、佛头花和绣线菊等灌木丛。河边潮湿的地方生长着柳条丛、矮赤杨和山杨丛。

231 奥霍别河下游住着许多中国人。他们来到奥霍别河畔不到二十年。从前这里住着乌德海人，后来，除有一部分人迁往他处外，都死光了。

如果从大海的方向看这条河谷，它显得很短。这地方过去是一个深海湾，而且奥霍别河河口就在河谷收缩的地方。大海一步步后退，把地盘让给陆地。但是，最有趣的还是这条河本身。在离海约 5 公里的地方，河床干涸，河水从石头下面流过。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河水才到上面来，而且流得很急。

从捷丘贺河到奥霍别河还有一条路可通。走这条路，两河之间相距总共只有 7 公里。小路从我和德尔苏打野鸭的那个小湖开始，顺着山泉爬上高达 310 米的山口。山坡上林木稀疏，河谷里只有一些孤零零的柞树，垅岗上生长着茂密的灌木丛，整个沿海地区一般都是这样。到奥霍别河去的下坡路，要比从捷丘贺河方面来的上坡路长一倍。这条小路还在沿海一带继续延伸。

在上述的西南岔河与奥霍别河之间，绵亘着一条不高的山脉，是由石英斑岩构成的。这条山脉有几条支脉走向海滨，支脉之间有几条不大的山溪。这些山溪具有常见的汉语数序名称，即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和四道沟。小路正好从这几条沟的源头横穿过去。

午后，我们不知怎地迷了路，岔到一条打猎走的小道上去了。它把我们错引到很远的地方。我们越过乱石成堆的、几乎寸草不生的支脉，偶然走到一条小河畔。它原来是穆图河的支流。河床里有很多地方倒木纵横。根据这些横七竖八的倒木可以推断出洪水泛滥的规模。显然，洪水在穆图河里流的时间不长，然而水势却非常湍急，这是因为山近坡陡的缘故。

当大地被草甸土覆盖着的时候，它还具有抗水力。可是完整的草甸土层一旦被破坏，水蚀就开始了。湍急的流水把地上的浮土浮物卷走，只剩下了土埂。淤泥随着淡水从河里流出来，使海岸附近的海水由墨绿色变成土黄色，这样的浑水带长达数公里，这是大火烧毁森林造成的后果。

穆图河河谷可以说是沿海一带野兽出没最多的地方，从胡枝子丛和榛子丛中不时跑出鹿、狍和野猪来。哥萨克们又惊讶又兴奋。为了制止他们开枪无故杀伤野兽，我费了不少力气。大约在下午三点钟，我发出信号停止前进。

我很想打只熊。“别人打熊都是一对一地打，”我想，“为什么 232
我就不能这样干呢？”猎人的激情燃起了我的虚荣心，于是我决定碰碰运气。

许多猎人都讲过，他们打熊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害怕，而且说的都是打熊的趣闻逸事。有些人说，熊听见枪响就跑。有些人则说，熊用后腿直立迎面朝着猎人走来，趁这个时候可以往它身上打好几颗子弹。德尔苏不同意这些说法，他听到这些说法之后很生气，大不以为然，但是却从来不加以反驳。

当他知道我想一个人去打熊之后，便劝我多加小心，并且表示愿意帮忙。他的劝告更加激励了我，我毅然决定无论如何要单独打一次这种“内八字脚”的动物。

我离开宿营地还不到半公里远，惊起了两只狍子和一只野猪。这里野兽多得简直象个动物园一样。动物聚集一处，自由自在地活动着。

我过了一条小溪，走到稀疏的林木中间停下来，开始等待。过了几分钟，我看见一只鹿，它从林边跑了过去。旁边的榛林中有野猪的响动和小野猪崽的尖叫声。

突然，我前面传来了树枝折断的喀嚓声，接着我又听到了脚步

声。不知是谁在迈着均匀而沉重的步伐。我很害怕，想往后退，但是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留在原地未动。随后，我看见丛林中有个黑魆魆的大家伙，这是一只大熊。它从壠岗上斜着走过来，比我稍高一些。它时常停下来，在地上刨来刨去，又把倒木翻过去，仔细地看下面有什么东西。等到这只野兽离我约莫有四十步远的时候，我慢慢地瞄准它，扣动了扳机。我透过硝烟看到，熊大吼一声，急速转了个身，用牙咬住了中弹的地方。至于以后的情形，我就记不清了。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快得分辨不出什么在前，什么在后。枪响之后，熊立即朝我猛扑过来。我感到被用力地推了一下，与此同时我打了第二枪。我什么时候和怎样装上子弹，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个谜。好象我是跌倒在左边，熊翻了个跟头，便顺着山坡滚到右边去了。至于后来我怎么又站了起来，为什么紧握着枪沒有松手，全不记得了。我沿着壠岗跑去，同时也听到身后熊在追赶。熊跟踪追我，但是速度已不象先前那样快了。它每蹿一步，都要沉重地喘息，低声地怒吼。我想起来，枪还沒有上子弹，便停住脚步，迅速地拉开枪栓，推上子弹。

233 “必须开枪！打得准就能得救，”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

我把枪托顶在肩窝上，开始瞄准，但是，既看不见准星，也看不见表尺，看到的只是毛茸茸的熊头，它张着大嘴，瞪着凶恶的眼睛。如果这时有人在旁边，准会看到我的脸已经吓得变了样。

有的猎人信誓旦旦地叫人相信，他们打朝自己扑过来的野兽，就象打空瓶子那样平心静气。这样的猎人，我说什么也不相信。这种说法不对！之所以不对，是因为人人都有自卫的本能。野兽那种狂怒的样子不能不使猎人感到恐慌，而且无疑要影响到他射击的准确性。

当熊离我非常近的时候，我几乎用枪口顶住它开了一枪。它

翻倒在地，我又跑开了。我回头一看，只见熊在地上翻滚。这时，我听到右边又有动静。我本能地转过身来，一下子楞住了。另一只熊从灌木丛里露出头来，但立即又躲了回去。我竭力不弄出一点声音，悄悄地朝左边跑去，来到了河边。

我漫无目的地在一个地方徘徊了大约二十分钟，才平静下来。两手空空地回宿营地去，我感到难为情。要是我把熊打死了，扔掉它也可惜。可是，那里还有一只熊，它可没有受伤。怎么办？我就这样一直徘徊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阳光离开了大地去照射天空中的某个地方。当时，我决定从旁边绕过去，从远处张望一下那两只熊。我越走近危险的地方，越感到害怕。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每个簌簌声都吓得我掉过头去望望。我产生了幻觉，仿佛眼前到处都是熊，到处都有熊在我身后跟踪。我常常停下来侧耳细听。我终于看见了那棵树，熊最后就倒在它的旁边。这棵树使我觉得尤其可怕。我决定从山坡上绕过这棵树，到垅岗顶上去观察一下情况。为此，我扔了不少石头进行试探。

突然，我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熊！我一边这样想，一边往后退。可是这时我却听到了人声，是德尔苏。我高兴极了，马上朝他跑过去。这个赫哲人看见我之后，便坐在一棵倒树上，抽起旱烟袋来。我走到他跟前问，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德尔苏告诉我说，他在宿营地听到我的枪声之后，便跑来帮忙。他根据足迹看出我在什么地方开枪打熊，熊如何向我扑来。然后，他指出我跌倒的地方；以后的足迹说明了熊追赶我等等情况。总而言之，他给我讲述了我这里发生的一切。

“可能，被打伤的野兽逃走了，”我对自己的伙伴说。

“他的留在这儿，”德尔苏回答说，并指了指一个很大的土堆。

我全明白了。我这才记起猎人们曾经讲过，熊遇到死去的动物，总是把它埋在土里。等肉腐烂之后，它再来饱餐一顿。但是，

我不知道熊掘土埋熊的事。这对德尔苏来说也是新鲜事儿。

几分钟以后，我们把熊刨了出来。除土之外，熊身上还放了许多石块和木头。

我开始生火，德尔苏动手给野兽开膛。我打死的这只熊是只深褐色的大熊。外貌近似美洲的灰熊。它身长 2.4 米，高 1.2 米，重达 330 公斤。它的嘴稍钝，耳朵不大，眼睛很小。它不仅力气极大，而且还有一对坚硬的犬齿和 8 厘米长的爪。这种动物分布在整个乌苏里地区，但是在它的北半部以及在基利亚克角和阿穆尔河河口之间的海滨则更常见。最有趣的是，这种熊在南部为黑色，越往北，毛色越浅，接近淡褐色。只要不去惹它，这种熊是相当温驯的，然而它受伤后就变得非常可怕。公熊在发情期很凶猛它们经常在原始森林里游荡，袭击各种动物，甚至连榛鸡都追赶。它们主要吃植物，有时也吃肉和鱼类。棕熊在树根下面、石缝中、甚至就在地下作穴。这种熊和他们的第四纪宗亲一样，非常喜欢钻岩洞，不仅冬季蛰伏在里面，甚至在温暖的季节也不离开它。棕熊很晚才进入冬眠。有一些往往要在原始森林里游荡到 12 月份。它们不喜欢爬树，可能是由于身体过重的缘故。

我打死的这只熊共中了三弹，一颗打中肋部，一颗打中胸部，第三颗击中头部。

当德尔苏收拾利落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往篝火堆上加了很多湿柴，以便烧到天亮，然后便悄悄地回宿营地了。

夜晚安静而又凉爽。一轮明月在晴空中游移。月光越亮，我们的影子就越短越暗。路上，我们又惊动了一些野猪。它们吓得乱跑，弄出一片响声。终于，林木之间露出了亮光，这正是我们的宿营地。

晚饭后，哥萨克们很早就躺下睡了。这一天我过分兴奋，竟致不能入睡。我起来，坐到火堆旁边，开始回味这一天所经历的事。

月夜清明而又寂静。篝火映照的红光、树木的阴影和淡蓝色的月华交织在一起。野兽在沉睡的森林边缘徘徊，有的走到宿营地近旁，其中以狍子的好奇心最强。我终于感到困了，便躺在哥萨克 235
们身边，沉入酣梦之中。

黎明时，德尔苏醒得最早。接着我起身了，然后大家也起来了。旭日初升，金色的阳光刚刚照上山尖。在我们宿营地的正对面，约莫二百步远的地方，有一只熊在徘徊。它总是在一个地方转悠。若不是穆尔津把它吓跑，大概它还要在那里转半天呢。这个哥萨克打了一枪。熊蓦地转了个身，朝我们这边看看，急忙躲进森林里不见了。

我们吃了早点，收拾好背囊，便动身上路了。我在海边找到了H. A. 帕利切夫斯基的宿营地。拴在木棍上的瓶子里装着留给我的一封信。我从信中得知，数天以前，他在这里进行了工作，后来动身往北去了。他预定的路线终点是捷尔内伊港。

穆图河（乌德海语为"查乌基"）注入奥普里奇尼克港（格林威治经线东经 36°40′，① 北纬 44°27′）。该港靠海的一面完全没有屏障，因此不适于停泊船只。海岸附近有深深的河湾、骤然开阔的河谷和尚未干涸的沼泽，这说明从前这里曾经是伸入陆地相当深的海湾。在堤岸上，紧靠海港生长着匍匐的兴安桧，沼泽里生长着结尖嘴翅果的卵叶桦。

穆图河这个名称是中国名称母猪河（"Муту"——母的，"Чжу"——野猪，"хе"——河，意思是"母野猪河"）② 的讹音。这条河顺着海岸流经构造河谷，除细小的山溪外，它还自右侧纳入三条支流。因为中国人没有为这些小河起名，所以，我便给它们起了俄国

---

① 应为东经 136°40′。——译者

② 原文如此。——译者

名字。第一条小河叫做奥连尼亚河①，第二条小河叫做麦德维日亚河，②第三条叫做兹维罗瓦亚河③。

在奥连尼亚河河谷与麦德维日亚河河谷的汇合处，在垄岗的尽头有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房里面是空的。德尔苏扫了它一眼说，这里住着朝鲜人，四个人，他们以捕貂为业，不久以前离开这里去打猎，要去一冬。

我们在这里的小河沿岸、沼泽里、海岸上和沙丘上碰到了一些候鸟。它们数量少，种类也不多。由此可见，海滨没有大批候鸟迁徙。这里有一些大杓鹬，它们在草丛里走来走去，姿态优美。当我们走近时，它们停下来，盯着看我们，然后声音嘶哑地叫着飞了起来。飞出不多远，重又落在地上，但是，已经警惕起来。在另一边离水很近的地方，有一只东方的白额雁在彳亍。我起初把它当成
236 了大雁。我觉得它好象很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穆尔津穿过灌木丛绕到它跟前，一枪就把它打死了。这里还有许多小水鸭。它们栖在赤杨和灌木丛生的小河里。当我走到它们跟前时，它们并没有飞开，只是稍稍游远一点。显然，它们并不怕人。

从朝鲜房子溯穆图河上行，有一条小路。它一直靠着河的右岸，在上游才转到左岸去。穆图河河谷两侧的群山大部分由石英斑岩构成。奥连尼亚河、麦德维日亚河和兹维罗瓦亚河之间的山岭伸进穆图河河谷后，末端都是高达 20 米的宽阔阶地。左边（顺流）生长着针叶林和混交林，右边是阔叶林。穆图河是离海最近的建筑用红松的产地。这里的红松高达 22 米，粗 3 至 3.5 米。

在河的上游还可以遇到不大的赤柏松林。这一古代残留的植物区系代表，在乌苏里地区的任何地方都长不成纯林，尽管树龄

---

① 意为“鹿河”。——译者

② 意为“熊河”。——译者

③ 意为“野兽河”。——译者

已有 300—400 年，但是，长得并不高大，而且很快就出树洞。

沿着穆图河到山口去的路上石头非常多，走起来很困难。石头裂缝和树根之间的横木成了真正的陷阱。一路上要提防着不折断马腿，走起来就更困难了。当地不挂掌的中国马竟能巧妙地从这里走过去，而且还驮着相当重的东西，委实令人惊异。

我们沿着这条河走了大约 5 公里，便转向东方，朝大海走去。

从早晨我就发现，大气层中正在起变化，这是一种不祥之兆。空中烟雾弥漫，蔚蓝的天空变成一片混沌，远山完全看不见了。我给德尔苏指出这种现象，并且尽我所知向他介绍了气象学关于干雾的解释。

“我的想这是烟，”他回答说，“风的沒有，哪边起火，不能懂。”

我们刚一登上山顶，就立即看清是怎么回事了。从穆图河右岸的群山后面升起一大团一大团的白烟。再往远去，北面的山岗也在冒烟。显然，野火已经燃遍了很大一片地方。我们观赏了几分钟之后，便朝大海走去，到了陡峭的海岸上，又向左拐，绕过峡谷和很高的海角。

我注意观察，途中遇到的障碍是怎样影响声波传播的。我们刚一走到某个山峰背后，海涛声就立即消失了。可是，当走近山缝 237
时，海涛声重又清晰可闻。

突然，从下面随风传来一些奇异的声音，宛如嘶哑的、拖长的吠声。我悄悄地走近陡岸的边缘，看到了非常有趣的情景。

很多海狗，有大有小，臥在海边。

海狗属于鳍脚目海狗科。是一种相当大的动物，身长达 4 米，靠肩膀部分有 3 米粗，体重达 680—800 公斤。它的耳壳很小，两只黑眼睛很美丽，长着大颚、有力的犬齿和比较长的颈部，颈上的毛比身上其它部分的毛稍长一些。有很大的趾蹼(鳍)，脚掌无毛。一般公的比母的大一倍。

在滨海区的日本海沿岸到处可以遇到海狗。

当地居民猎捕海狗的主要目的是取它的厚皮。这种皮可以制鞋，也可以用来制狗具上的皮带。

海狗悠闲自在地卧在被浪花冲刷的石头上，看来其乐融融。它们伸伸懒腰，把头仰到后面，尽量把后鳍抬得高高的，翻过身来仰面躺着，突然出其不意地从石头上滑到水里去。石头是不会空的，旁边立即有另一只海狗探出头来，急忙占据这个空位置。岸上卧着母海狗，它们身旁是小海狗。旁边，在海蚀洞穴附近，有很大的公海狗在打盹儿。年龄大的海狗呈浅褐色，年龄小的颜色较深。这些年龄小的海狗举止似乎特别傲慢。它们把头仰起来，慢慢地转动着，从这边转到那边。尽管它们的身躯笨重，姿态却很优美，这是无法否认的。凭它们的气派、威严和迅速的动作，它们可以象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边的宗亲一样，被称为海狮而当之无愧。

按照哥萨克猎人固有的习惯，穆尔津举起了自己的枪，对着离我们最近的一只海狗瞄准，可是德尔苏制止了他，悄悄地把枪拨开了。

“不要开枪，”他说，“搬的不能。白白开枪，不好，有罪。”

这时我们才发觉，无论从哪一面都不能接近海狗的栖息地。它的右边和左边都被突出到海里的阶地挡着，陆地这面则是高约50米的悬崖峭壁。只有乘船才能驶到海狗跟前。我们不能把打死的海狗带走，就是说，即便打死它，也是白费力气，还得把它丢在原地。

238 同时，德尔苏的话还使我感到惊讶。白白开枪就是有罪！这是多么正确而又朴素的思想！为什么欧洲人只是为了练练枪法，为了寻欢作乐就滥用枪支火药，到处开枪打野兽呢。

我们对海狗观察了约二十分钟。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突然，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

“长官，该走了！”德尔苏说。

这些天来我所看见的各种动物中，我最喜欢的是鳍脚动物。

在山脊上走路总是比在斜坡上容易些，因为可以平着绕过突出的山峰。

当我们又走上小路时，夜已降临大地。

现在我们还得爬上一座高山，从山顶再下到山坳去。山口的高度为 740 米。

我从山顶看到的景色使我惊讶得叫了起来。野火在蔓延；火龙环绕着群山，好似张灯结彩一般。多么壮丽，多么惊心动魄的景象啊！火光闪了一下就熄灭了，但是霎时又重新炽烈地燃烧起来。火头已经越过山坳，正向山谷里跑。最高的一些山峰尚未被大火吞没。野火以四面合围的形式向山上蔓延，如同发动猛攻一样。空中有两处火光：一处在西，一处在东。一处忽明忽暗，一处静止不动。月亮出来了。起初，从地平线下露出了一线月华。然后，一轮大而无光的、紫红色的月亮慢腾腾地、欲出又止地浮出水面，升得越来越高了。

“长官，该走了，”德尔苏低声对我说。

我们下到河谷里，刚一找到水，立即在稀疏的柞树林中停下来。德尔苏吩咐我们拔一些宿营用的草，然后就放起了顶头火。枯枝败叶象火药一样腾地燃烧起来。大火极其迅猛地向远处蔓延。这时的森林如同神话中的仙境一般。我观察起野火来。火烧树叶时，蔓延的速度相当缓慢，可是一烧到草丛，就立即向前猛窜。热气把干草败叶冲上天空。它们在空中飞舞着、燃烧着。火势就这样蔓延着，越来越远。最后，野火扑到灌木丛上。噼噼啪啪一阵巨响，烈火腾空而起。这里长着一棵树皮破烂的风桦，它瞬间变成了火炬，但是，只燃烧了片刻：树皮烧光，火就熄灭了。枯心老树立着燃烧。野火后面到处是一缕缕袅袅上升的白烟。这是烧焦的木

头在地上的余烬冒出的烟。受惊的动物和野禽在逃命。一只兎子从我身旁跑过去；一只花鼠在刚燃烧起来的倒木上跳着；花啄木鸟尖叫着从一棵树窜到另一棵树上。

239 我跟着野火越走越远，一点也沒有担心迷路，一直走到肚子提醒我该向后转的时候为止。我以为篝火会给我指出宿营地点。我转过身来，却看到很多火堆，这是倒木在继续燃烧。其中哪堆火是我们的篝火，我分辨不出来了。有一堆火我觉得比别的大些，便朝它走去，然而却是个燃烧着的干树墩。我向另一堆火走去，又是个树墩。我就这样从一堆火走到另一堆火，一直沒有找到宿营地。于是，我放声大喊起来。答应的声音从相反的方向传来。我转过身来往回走，很快就到了自己人跟前。我的同伴们跟我开着小小的玩笑，我自己倒由衷地大笑起来。

德尔苏担心的事发生了。后半夜，森林大火朝我们直扑过来，但是，因为沒有可烧的东西，从旁边过去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虽说夜空无云，天气依然暖和。每当我遇到什么不懂的现象时，就请教德尔苏，而且总是得到他正确的解释。

“霜冻不能有，”他回答，“看看四周，烟雾很多。”

这时，我想起经营果园的人，他们常常借助烟堆保护自己的果园免遭晨霜袭击。

白天，我们看见一只马鹿，它在燃烧着的倒木附近吃草。它安然地迈过倒木，开始啃食灌木丛上的枝叶。看来，野火经常发生，动物已经司空见惯，不再怕火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路上了。从山口下来以后，有一段小路经过鹅卵石堤坝。它的右边是汪洋大海，左边是一片沼泽。这道堤坝和这片沼泽证明，这里从前是泻湖。堤坝的向海坡上有一块块片麻岩漂砾。任何海浪都不能把它们抛得这样高。它们得以出现在激浪冲积地带，应当归功于冰的作用。冬季，冰块顺风漂

流到这里来，被海浪冲到岸上。冰块里除漂砾外，还有很多鲸鱼骨头、肩胛骨、肋骨、椎骨和部分颅骨。被海浪冲到岸上来的很可能是动物的全尸。野兽和鸟类前来光顾，吃掉了能吃的一切东西，只剩下一堆骨头了。

我们休息片刻，又继续赶路。走了一小时的路程便到了湖泊跟前。湖泊共有三个：马洛耶湖、斯列德涅耶湖和多尔戈耶湖。后一个湖约有3公里长。

小霍别河（即初雪河）从西面注入多尔戈耶湖。这条河不知为什么在海图上称为“亚季哈”。三湖之间全是沼泽。只有一道砂子和卵石构成的堤坝把它们和大海隔开。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消失的港湾。当初这个海湾要比现在长得多，湾头朝北。

小路在沼泽附近分岔。一条向左上山去，另一条通过激浪冲 240
积地带。我们顺着后一条路走到一条虽不大，但却很深的小河旁边。这条小河是沟通多尔戈耶湖和大海的水道。

没有办法，只好在这里歇宿，幸亏这里不缺烧柴。海浪把很多漂木抛到岸上来，经过风吹日晒全干透了。美中不足的是，泻湖里的水稍带咸味，而且气味难闻。沿路，我发现海岸上有很多鹬。其中有一只大青脚鹬总是和它们一起飞来飞去。它的腹部呈白色，背部呈浅灰褐色并带有小花斑，喙的颜色深暗。

趁哥萨克们搭帐篷、搬运木柴之际，我跑出去打猎。野禽头一次让我这样接近它们。我打死四只，便回来了。

我们的宿营地点选得并不恰当：凛冽的寒风刮了一整夜，它从西方吹进河谷，就象吹进烟囱里一样。只好躲到堤坝靠海的那一边去。帐篷里面全是烟，外面很冷。

晚饭后，大家连忙躺下睡了，可是我却不能成眠：一直在听激浪的响声，思索着把我抛到太平洋沿岸的命运。

9月20日，整天天气暖和而又干燥。我决定勘查小霍别河。首

先，我们必须渡过湖去。因为没有船只，渡湖并不容易。要么编造些木筏，要么试探着涉水过去。试探的结果很成功。湖水很浅，最深处才 6 米。浅水处弯弯曲曲。我们一直在齐腰深的水中试探着前进。离河越近，湖水就越凉，变化十分明显。我们一上岸就碰到一条小路。

小霍别河长 22 公里，河源正好对着我们前面提到的西南岔河的中游。其实这条河是由两条大小相同的小河汇合而成的，汇合处离河口有 5 公里。稍往下去，小霍别河从右面纳入一条不大的支流。这里马鹿成群。鹿鸣期已经结束：公鹿已把母鹿吸引到自己周围。这些鹿不久之后又要分散了。

可以明显地觉察到，鸟类日益少见。这些天来，我看到的只有北林鹞——一种黑夜勇猛白昼胆怯的鸟。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躲进僻静的针叶林里去，主要不是为了觅食，而是为了寻求一片日夜都被黑暗笼罩着的地方。我看到的还有：乌苏里白背啄木鸟，这种鸟栖息在古老的混交林中，因为那里有很多泥灰岩和枯树；长尾灰伯劳——一种贪婪好斗的猛禽，它甚至袭击那些比它大的鸟禽；栖息在森林边沿地带的绿色树鹦以及黑头鹀——一种头
241 上有黑色羽冠的美丽的黄腹小鸟，它们喜欢敞亮的地方，不喜欢阴暗的地方，常常结成小群。

我们沿着小路走到了一个鹿窖跟前。这个鹿窖长 24 公里，有 74 个正使用的陷阱。这里的滥捕现象极为严重，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曾见过。房子旁边有一座架在木桩上的仓房，里边堆满了一捆捆鹿筋。根据每捆重量推断，这里堆积的鹿筋大概共有 700 公斤左右。中国人讲，每年约有两次要把干鹿筋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再从那里转运到芝罘①。房子的四壁上晾着近百

① 山名，在山东省烟台市。此处指烟台。——译者

张海狗皮，全是小海狗皮。

毫无疑问，中国人知道穆图河附近的那个鳍脚动物栖息地，而且在那里也象在小霍别河畔一样，任意滥捕。

“周围的一切，蛮子的很快统统杀光，”德尔苏说，“我的想再过十年——鹿、紫貂、灰鼠都会完蛋。”

他这番话不能不叫人同意。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消灭了所有的动物。他们国内剩下的只有乌鸦、狗和耗子。甚至在海里和靠近海岸的地方，他们消灭了所有的海参、螃蟹、软体动物和所有的海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与滥伐滥捕的行为作斗争，那么野兽和森林很多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海边，离湖半公里远还有一个不大的鹿窖，它长 3 公里；有 7 个陷阱。

有一条无名小河流经遍地沼泽的河谷，从北面注入多尔戈耶湖。这里的小路特别潮湿泥泞。有些地方，人走过时可以感到路在颤动。在多雨的季节，这条路大概是很难通行的。

过了山口（高 150 米）之后，小路一直沿着一条小河的左岸延伸。这条河汇入塔季别河，长 5 公里，与无名小河相比，河谷里沼泽也不算少。这两条与海岸平行的河谷的地位决定了这条不高的沿海山脉的走向，山脉延伸轴线两侧已被冲掉。这条山脉是由石英岩和某种硅质岩构成的。

242

第二十四章　与红胡子遭遇

足迹　红胡子　德尔苏进行侦察　对射　张保　东沟河　洪塔米山　母鹿别河　勃拉戈达吉湖　卡伊姆别河　木耳房子　石头皮　通向三河皮沟河之路　H. A. 帕利切夫斯基和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离去

白天，德尔苏在小路上发现了人的足迹，他细心地研究起来。有一回他拾了一个香烟头和一块蓝大布，他认为有两个人曾经路过这里。这两个人不是做工的中国人，而是游手好闲的人，因为劳动的人是不会仅仅因为新大布脏了就把它扔掉的，甚至一块破布，不到坏得完全不能用时，他也舍不得扔掉。

再说，做工的人都抽旱烟袋，香烟对他们来说实在太昂贵了。德尔苏继续他的观察，发现了两个过路人休息的地方，而且其中有个人还在这里脱了脱鞋。扔掉的子弹壳说明，这两个中国人都有步枪。

我们越往前走，捡到的东西样数越多。德尔苏突然停了下来。

“还有两个人走过，”他说，“现在有四个人了。我的想，是坏人。”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离开小路投荒而走。我们爬上遇到的
243 第一座山岗，向四处眺望。前面，大约离我们有 4 公里远，可以看到普拉斯通湾；左边是一条高耸的山梁，山那边可能是西南岔河；后面是多尔戈耶湖；右边是连绵起伏的侵蚀丘陵，丘陵那边便是大

海了。

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我就想再回到小路上去，可是赫哲人却主张到向北流的一条山泉那里去，然后沿着山泉到塔季别河。

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到了森林边缘。德尔苏吩咐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他自己就侦察去了。

塔季别河是一条不大的山溪，流经已成为沼泽的、宽阔的小河谷，河谷里长满了柳树、赤杨和白桦。

黄昏临近了。沼泽变成了黄褐色，呈现出一派毫无生气而又凄凉的景象。群山坠入暮霭的蓝色烟雾中，显得很阴郁。天色越暗，森林大火在天空的反光就越亮。过了一两个小时，德尔苏还没有回来。我开始有点担心了。

突然，远处传来了喊叫声，随着又响了四枪，接着又是一阵喊叫，一声枪响。我刚想朝那里跑，但是我想到，这样我们和德尔苏之间就会失掉联系。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赫哲人回来了，神色极为惊慌。他急急忙忙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顺着四个人的足迹走到普拉斯通湾，看见那里有一座帐篷。帐篷里有二十来个武装的中国人。他断定这些人是红胡子之后，便在灌木丛中往回爬。但这时狗发觉了他，汪汪地叫了起来。三个中国人抓起枪就来追他。德尔苏跑着跑着，陷进了烂泥沼泽里。红胡子大喊起来，叫他站住，接着便开枪了。德尔苏一走上干地，连忙跪一条腿瞄准强盗，开了一枪。他清楚地看到，一个中国人倒了下去。另外两个在受伤的人跟前停下来，他就继续往前跑。为了迷惑红胡子，德尔苏在他们的视野内时故意朝与我们隐蔽的地方相反的方向跑，然后再兜一个圈子回到这儿来。

“我的褂子红胡子打了洞，”德尔苏说，并给我们看他那件被子弹打穿的短上衣。“我们的应当快走，”他说完就背起了背囊。

我们悄悄地往前走，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音。赫哲人领着我们避开小道，沿布满碎石的干河床走去。

大约在晚上九点钟，我们到了要子河，但是沒有到有房子的地
244 方去，而是留在野外露宿。夜里我感到很冷，便用帐篷裹住身子，但是到处都有潮气钻进来。谁也沒有合眼，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天明，而时光好象有意和我们作对，抻得很长，沒有尽头。

天刚蒙蒙亮，我们立即动身赶路。必须尽快同 Г. И. 格拉纳特曼和 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会合。德尔苏认为，我们最好离开小路。我们照办了。我们涉水过河后，走上一条羊肠小道，刚准备钻进草丛里去，正好有一个鞑子，手里拿着枪，从灌木丛中走出来，迎头碰上了我们。起初他吓了一跳，同时也把我们吓坏了。可是，当他看见士兵和哥萨克之后，便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封公文递过来。这是 Н. А. 帕利切夫斯基的来信。他通知我说，中国队长张保率领一支炮手队从三河皮沟河出发搜寻红胡子。我看信的时候，德尔苏盘问鞑子，而这个鞑子同样也盘问他。现在弄清楚了，张保带着他那三十名炮手曾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过夜，此刻已经快到要子河了。

果然不错，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们便和他们相遇了。

张保是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四十五岁光景。他穿一身平常的中国蓝布衣服，只是比一般做工的中国人穿得整齐些。他那表情灵活的脸上打着饱受苦难的烙印。他留着两撇中国式的黑胡子，已经有些花白了。这个人乌黑的眼睛里闪耀着智慧，嘴角上总是挂着微笑，但脸上却从来沒有失去过严肃的表情。他要讲什么问题之前，总是先考虑好自己的答案。说话时慢声细语，不慌不忙。我还沒有遇到过象他这样兼有严肃、淳厚、精力充沛、明白事理、坚定不移等品质和外交才能的人。在他的身上，在他的举止风度中有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他的智慧、自尊和善于使众人服从的本

领，都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很可能他是一个从中国逃出来的政治犯。

张保指挥的这支队伍是由中国人和鞑子组成的。他们都是年轻人，一个个身强力壮，武装良好。我立即发现，他的队伍纪律严明。他的一切命令都能迅速执行，从来没有发生过需要他把命令重复两遍的事。

从库松河到奥耳加湾，在整个地区，张保是最有威望的人。中国人和鞑子有事都找他商量。如果某个地方需要为两个势不两立的仇人进行调解，中国人也总是去找张保。他常常为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因此，树了许多暗敌。他对红胡子特别仇恨，到处追击 245
他们，吓得红胡子不敢再越过要子河一步。

我们碰到的那伙强盗，乘小船到普拉斯通湾，图谋抢劫进湾躲避坏天气的小驳船。

张保对我的欢迎既彬彬有礼，又不失尊严。当他得知德尔苏半夜里遭到红胡子追击的情况之后，详细地询问他，事情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同时用小棍在沙土上画了一个平面图。

了解到有关情况之后，他说他必须赶快走，两三天之后就能回到三河皮沟河去。然后他向我告辞，带领着他的人走了。现在我已无须再躲避中国人了，所以看到一所房子便往那里走去，一进屋立即躺下睡了。中午我们起来，喝足了茶，然后便沿着东沟河（汉语，意为"东面的沟"）的河谷向上游走去。

东沟河左侧的山岭陡峻，右侧的山岭平缓，都由长石斑岩构成。在河口附近，阶地脚下，可以看到细粒花岗岩的露头，这些裸露的岩石逐渐变成了砂粒。小路起初在河的右岸，后来，在烟筒砬子山附近转到左岸，从这里爬上 160 米高的山口。

东沟河河谷里植物相当贫乏。作薪材和细工用材的柞树和黑桦、落叶松和椴树都长得稀疏，称不上森林。谷内没有幼树，它们

全被一年两度的野火烧掉了。

朝南的山坡上长满了灌木丛，主要有绣线菊、佛头花和胡枝子。其余的地方都是草甸子和沼泽。东沟河宽 4—5 米；河中多石槛，水浅。有些石槛急流非常美丽，宛如不大的瀑布。

下半天，我们只走到了山口。当发现小河里的水开始枯竭时，我们便离开它到旁边去，在离分水岭不远的地方宿营。

篝火堆里的干柴噼噼啪啪地响着，我们围着火堆取暖并交换昨夜的感想。

我发觉德尔苏想要问我什么事情，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我就鼓励他说出来。

“我的听说，俄国的红胡子也有，这是真的吗？”他难为情地问。

“真的，”我回答，“不过俄国的红胡子只是一两个人活动，从来不象中国的红胡子那样成帮结伙。俄国政府不容许这样干。”

246 我以为这番解释会使赫哲人感到满意，但是，我发现他却从另一角度想这个问题。

“怎么这样呢？”他自言自语地说，“沙皇的有，各种长官的有，红胡子的有。中国人也是这样：皇帝的有，红胡子的有。我们的怎样生活呢？沙皇的沒有，长官的沒有，红胡子也沒有。”

把沙皇和红胡子相提并论，起初，我觉得奇怪，但是仔细琢磨他这些话的意思，便懂得了他的思路。既然人有等级之分，自然就应当有穷人和富人、游手好闲的人和辛勤劳动的人。既然有正直的人和不正直的人，那么犯罪分子就会单分出来，构成某种特殊的帮派，中国人把这些人叫红胡子。

我们的谈话沒有进行多久。上午在房子里休息的时间不长，现在身体困乏，还想再睡。于是，我们向火堆里添了些湿柴，好让它多烧一会儿，然后便躺在草地上，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我起身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我们喝足了茶，就背

起自己的背囊，向山口进发。在这里有很长一段小路沿着山脊伸延，左盘右绕地避开山峰。因此看起来，小路忽上忽下，仿佛横跨过数条支脉一样。

登上山口（240 米），我看到了相当有趣的景色。圆台形的洪塔米山[142]耸立在我们左边。它是三河皮沟河流域与要子河之间的山脉的一部分。从海上遥望，洪塔米山很象骆驼的双峰。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它在海图上的名称是维尔勃柳德①。

从我们这里向东去，群山矗立。山上林木稀疏。前面是一大片沼泽低地，覆盖着黄褐色的野草。

小路从山口沿着一条小山泉向下延伸不远，就横穿注入洪塔米湖的山溪母鹿别（奥罗奇语为“母利”）。中国人对这条河的名称有自己的解释，认为它来源于“母鹿”二字。

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又碰到了一个古老的泻湖，它的干涸过程远远没有结束。这一切都是泥炭层造成的。泥炭层从上面覆盖泻湖，形成了泥炭沼泽。靠近大海还有一片开敞水面，这就是勃拉戈达吉湖（格林威治经线东经 136°24′20″，北纬 44°47″），这里原来大概是港湾最深的地方。

由山上下来的小溪，通过狭窄的冲沟，把水供给沼泽。小溪之间形成了不大的鬃岗，上面覆盖着赤杨、桦树和椴树，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则生长着稀疏的柞树林。小路穿过这些冲沟，然后骤然转向沼泽。母鹿别河和卡伊姆别河相距不到 6 公里，可是这段路程 247
我们竟走了几乎一整天，因为沼泽上面是一层浮着的草地，下面是烂泥。我们本想试探着从小路旁边绕过去，可是，这样一来却更糟糕。黄昏前走过了这片沼泽。前面，在卡伊姆别河畔，远远地出现了一座房子，我们迈步朝它走去。

---

① 意为“骆驼”。——译者

卡伊姆别（奥罗奇语为“卡亚”）河在地图上标为“卡耶姆贝”。它的宽度与母鹿别河相同，只不过它直接注入大海。卡伊姆别左岸是又长又高的阶地，因年代久远已经坍塌。这片阶地是泻湖的古岸，向湖的一面是斜坡，向海的一面是陡峭的崖岸。

房子里住着两个中国人。房子周围既看不见菜园，也看不见田地。但是，德尔苏眼光敏锐，立刻发现了一把截锯和一些长柄斧、用树皮编的筐子和与房子里居住人数不相称的长炕。原来这两个中国人以采集木耳和石头上的地衣为业。前者属于木耳科，只有在柞木上能采到。木耳有独特的香味，并含有大量水分（98%）。为了培植木耳，中国人放倒了很多柞树。当柞木开始腐朽时，上面就长出真菌来，外表象白珊瑚，中国人把它叫做“木耳”。

木耳采来以后要弄干，先放在阳光下晒，然后再放在房子里的热炕上烘。

地衣（中国人叫“石头皮”）呈深橄榄绿色，干后变成黑色。从石灰岩和板岩上采来的地衣，作为山珍美味用条筐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中国人的进取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他们有的猎鹿，有的挖参，有的捕貂，有的取麝香。这里有人捞海带，那里则有人捉螃蟹或捞海参，在另一个地方又有人种罂粟割取鸦片等等。只要有一座房子，便有一种新的营生：采珍珠、榨某种植物油、烧酒、挖黄芪根，简直不胜枚举。他们善于到处开辟发财致富的源泉。只要能使财源不断，他们是不怕花费力气的。

这一天，我们累得不能再远走了，便留在这里过夜。

房子里又干净又整齐。殷勤好客的中国人把他们自己炕上的铺位让给我们，总之，对我们百般照顾。外面又黑又冷，从海上不断传来海浪拍岸的响声，而房子里又舒适又暖和……

晚上，中国人用“石头皮”款待我们。深褐色的光滑的地衣淡

而无味，嚼着象鱼筋一样咯吱咯吱作响，它也许只适合中国人的 248
口味。

据他们说，离三河皮沟河只剩下一站地了。我们想在天黑之前赶到那里，所以第二天很早就动身了。

由木耳房起，小路沿着海岸翻山越岭向前延伸，横跨五条由石英斑岩构成的支脉，这些山上生长着稀疏的柞树、椴树和黑桦林。

这条小路，人和马走起来都很困难。它沿着第五条，即最后一条狭窄的河谷向西转弯，爬上 350 米高的山口。从海滨到山口的上坡很陡，而到三河皮沟河去的下坡则比较平缓。

翻过山口，别有一番风光。代替斑岩的是花岗岩，继稀疏的阔叶林之后出现的是优质针叶混交林。一条小路顺着小河延伸，把我们引到了向阳沟[143]河。这条河在离海不远的地方注入三河皮沟河。

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租让给格利亚谢尔和赫罗曼斯基的伐木场。这个企业和一切仓促创立的俄国企业一样，不可避免地倒闭了。采伐的树木很多，运出去的却很少。大部分被遗弃在原始森林里；因而给当地的森林大火留下了上好的燃料。

渔房① 的中国人说得对，傍晚我们才到达三河皮沟河。我们顺着小路一直走进了中国村庄。有一座房子里点着灯。透过薄薄的窗户纸，我听到了 H. A. 帕利切夫斯基的声音，看到了他的侧影。在这样晚的时刻，他没有想到我会来。Г. И. 格拉纳曼特和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就在隔壁的房子里。得知我们到来的消息后，他们立即跑了过来，彼此问长问短。我给他们讲了我们一路上的遭遇，他们对我讲了在三河皮沟河上的工作情况。虽然我们说得津津有味，疲劳终究还是占了上风。H. A. 帕利切夫斯基看出这

① 经与其他版本核对，此处应为“木耳房”。——译者

点，便开始给我铺炕。我倒在炕上，立即睡着了。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进行谈话。三河皮沟河是我们沿海岸旅行的终点。我们要从这里到锡霍特山脉去，然后再去伊曼河。

会上决定在三河皮沟河停留一段时间，以便恢复体力和搞好冬季行军的装备。

由于冬季临近，筹措草料极为困难。因此，我下令由麦尔兹利亚科夫和部分考察队员赶着所有的马匹返回奥耳加湾去。鉴于植物界已经完全处于休眠状态，H. A. 帕利切夫斯基也想回符拉迪沃
249 斯托克去。他决定搭格利亚谢尔的纵帆船走，该船将于两天后启航。

这样一来，参加翻越锡霍特山脉冬季行军的人只剩下我、Г. И. 格拉纳特曼、德尔苏、两名哥萨克（穆尔津和科热夫尼科夫）和士兵鲍奇卡列夫了。

9 月 25 日，我们和 H. A. 帕利切夫斯基分别了，第二天，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也出发了。

第二十五章　林中大火

250

捷尔内伊港　海岸上的鸟类　三河皮沟河的居民　西岔河　原始森林　锡霍特山脉　大砬子沟　研究踪迹　刺　脚掌上的脓包　森林大火　手术　归来　海岸上的种种事件

27日这一天用来观察捷尔内伊港（斯特拉什内角，格林威治经线东经136°44′33″，北纬45°）。这个港湾是著名的拉彼鲁兹于1767年6月23日发现的，当时即命名为“捷尔内伊”。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前捷尔内伊港伸入陆地很深。河口附近相当深的河水和向一旁伸展的广阔海湾以及沼泽中的两个湖，都说明以前捷尔内伊港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大海本身也对陆地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激浪冲积形成的沙嘴，从一个海角伸到另一个海角，把海湾变成了泻湖。然后，这里又形成沙丘，沙丘越来越大，便把岸边的悬崖掩埋在下面了。

在这些泻湖附近，总是栖息着许多鸟类。其中有的在海岸上，有的喜欢在河湾里。我发现海岸上的一群禽鸟中有黑腹滨鹬。从季节来看，这些大概是掉队的候鸟。这里还有海鸥在飞翔，它们时常落在水面上，又重新飞到空中。

在深河湾里，还可以看到大鸬鹚。它们不断潜入水中，却怎么 251
也填不满它们那贪食的大肚子。

三河皮沟河河谷下段的植物细弱矮小。右边的沼泽中，有一些不大的西伯利亚落叶松林。看样子，三河皮沟河是山槐的北界，

至少，山槐在这里是罕见的。

三河皮沟河的居民是杂处的，有中国人，也有鞑子。前者住在临近大海的地方，后者则住在离海较远的山里。中国房子有三十八所，共住有二百三十三人。这里的中国人确信这片土地是属于他们的，把俄国人看成是外来人。鞑子房共有十四所。里面住着七十二个男人、五十四个妇女和八十九个儿童。

当地鞑子的处境极为困难。他们全是一副受尽折磨和压迫的样子。我刚要盘问他们，他们便害怕起来，也不知怕什么，彼此窃窃私语了一阵，便都借故走开了。

三河皮沟河的鞑子与大柞树河的鞑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穿戴一样，都说汉话，都种庄稼。但是，每座房子旁边都有一座鱼楼，里面储藏着各种家具什物。这种鱼楼是典型的鞑子建筑物。此外，我发现老头们都有特殊的弯刀，使起来得心应手，可以用这代替锥子、钻子、凿子和刨子。

据鞑子们说，约莫在三十年前，天花在三河皮沟河曾猖獗一时，没有一座房子不受到这种可怕的疾病的袭击。中国人害怕埋葬死者，总是用钩子把尸体从房子里拖出来，放在火堆上烧化。有时，也把不省人事的病人和死者一起烧掉。

这天晚上，张保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在普拉斯通湾没有遇到红胡子。他们上次和德尔苏互相射击了一阵之后，乘平底小驳船出海了，看来是到南方去了。

以后三天，9月28—30日，我留在家里，绘制路线图，填写旅行日志和写信。哥萨克打死了一只马鹿，在晾晒鹿肉，鲍奇卡列夫准备冬天穿的鞋。我不愿打断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带着他们去观察周围的情况。

三河皮沟河（地图上标为“萨钦别亚”，乌德海语叫“桑凯”）是由两条大小相同的河流——东岔（汉语意为“东边的支流”）和西岔

("西边的支流")汇合而成的。根据详细打听到的情况，拟定了我们到伊曼河去的路线：顺着东岔河走。因此，我决定趁现在有空，观察一下西岔河。这个工作整整费了我七昼夜的时间。

10月1日，我和德尔苏背起背囊，离开自己的"大本营"出发了。

西岔和东岔在离海10公里处汇合。三河皮沟河河谷在这里 252
分成两条：一条向北（东岔），一条向西(西岔)。从大海这一边看去，西岔河河谷的风景非常优美。奇峰突兀的高山雄伟壮丽。这些高山后来我又看到过几次。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粗犷的美。

离开海滨后，半路上看到西岔和东岔汇合口左侧有一座大砬子山。相传有一次，一个中国老头在这座山下挖了一棵很大的人参。当他把人参拿回房子里去之后，发生了地震，而且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大砬子山夜间呻吟的声音。

据中国人说，三河皮沟河是沿海一带人参产地的北界。再往北去，就没有人找到过人参了。

西岔河向西南流。它发源于锡霍特山脉（到伊曼河去的山口），仅有两条支流。一条是南岔，长20公里，位于右侧，有通向要子河的山口。南岔河由河源开始向北流，然后折向东北，而后又转向西北。一般说来，如果顺着河谷向上看，这条河总的方向确实是朝南的。

西岔河河谷布满了优良的针叶混交林。这个河谷的特点是有高大坚实的阶地。在露头中可以看到，这些冲积阶地是由粘土、淤泥和马头大的尖棱角石块构成的。当初，某种力量造成了这些阶地，后来造阶地的运动突然停止了。阶地上渐渐长满了树木。这片森林现在已有二百多年了。

在西岔河下游，河谷是一个个高山环抱的大盆地。这里生长

着极好的森林，其中有很多红松。河边的林木已被承租者赫罗曼斯基伐光，可是运走的只占伐倒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全部遗弃在当地。参天的巨树倒下时，砸断了许多并不打算采伐的树木。总之，这里已经毁掉的枯树要比活树多。在这种森林里穿行非常困难。有一次，我们试图离开小路绕道走过去，可是刚走出几步，就碰到一片纵横交错的倒木，好容易才从里面钻出来，回到小路上。这片被采伐的森林面积约有 15 平方公里。小路几乎从它的正中央穿过。为开辟这条小路，大概花费了不少力气，用坏了很多锯条和斧头。

第二天，我们溯西岔河而上。越往前走，原始森林越荒僻，采
253 伐者的破坏之手还没有触及这片处女林。除了红松、甜杨、云杉、黄檗、冷杉和核桃楸之外，这里生长着花曲柳——一种灰树皮、椭圆形尖叶的美丽乔木；小花溲疏——结小黑浆果的小树；蒿柳——在整个乌苏里地区分布极广，一般多生长在河边的砾石浅滩上。河汊两岸的植物群落由下列几种组成：叶脉分明的大叶矮赤杨；野山楂，树皮呈灰色，楔形叶，有稀疏的刺；花楸，叶墨绿色，果实大而鲜红；蓝靛果，皮呈棕色，小叶，长圆的深蓝色浆果外面有一层无光泽的薄膜，根据这些特征，很容易辨认。此外，还有在灌木丛周围爬蔓的蝙蝠葛。

随着人迹的消失，兽迹越来越多了。东北虎、猞猁、熊、貂熊、马鹿、鹿、狍子和野猪，都是长期栖居在这一带原始森林里的动物。

西岔河湍急而多石槛。西岔河的石槛与乌苏里地区其它河流的石槛不同。这里石槛上的急流更象咆哮着，泛着泡沫层层下泻的瀑布。河的中游宽约 10 米，枯水期流速每小时为 8 公里。河源是一条大溪，这条大溪是由许多从山上沿着短沟流下来的小溪汇合而成的。

我登上锡霍特山脉后，所看到的情景一如所料，往西是缓坡，

往东是陡坡。这样明显的差别在植物界中也可以看到。西坡生长着针叶林，东坡生长着混交林。顺坡而下，混交林很快就为阔叶林所代替。

过了分水岭，我们发现一条山溪。它把我们引到了注入库卢姆别河（伊曼河上游支流）的大南岔河畔。沿这条河走出约 10 公里后，我们又向东拐，再次登上锡霍特山脉，然后又下到大砬子沟河（西岔河支流）去。这是中国名称，翻译过来，意即“有许多大石崖的山沟”。

从地质方面来看，大砬子沟河谷是剝蚀河谷。从河源到河口，各类岩石依次排列如下：被褐铁矿的氧化物染得变了颜色的页岩，然后是灰色花岗岩和石英斑岩。中游一带是有不规则巨块崩裂的隐晶辉绿岩和凝灰石英斑岩岩屑堆。

西岔河的石槛上层由砂质页岩构成，下层由细晶伟晶花岗岩（花岗斑岩）构成，并含有黄色和赤褐色的变体。

德尔苏默默地走着，冷淡地看着一切。我在欣赏风景，而他在 254
察看行人甩手碰折的树枝。凭着折枝垂下的方向，他判断出行人朝哪个方向走去了。根据断碴儿的新旧，就可以说出碰折树枝的时间，那个人穿的是什么鞋，等等。每当我对什么不明白或表示怀疑时，他就对我说：

“看你，成年山里走，这个的不明白？”

我不懂的东西，他却觉得简单明了。有时，他在我仔细察看而又什么都沒有看出的地方发现一些足迹。他看出，走过去一只老母马鹿和一只一岁幼鹿……它们啃绣线菊叶子，然后受到惊吓，急忙跑开了。

他这样做并非卖弄自己的特长：我们彼此很了解。他这样做，只不过因为多年养成的件件小事不放、处处留心观察的老习惯根深蒂固而已。要不是他从小就注意研究踪迹，早就饿死了。当我

漏掉了某个清楚的足迹时，德尔苏便笑话我，并摇着头说：

“瞧！和小孩一个样。这样走路，摇晃着脑袋。眼睛的有，看不见，不懂。不错，这是人城里的住，找鹿的不用，想吃——就买。一个人山上住的不行——很快的完蛋。”

的确，他说得对，成千上万的危险在等待着原始森林中的每个单独的行人，而只有那善于辨别踪迹的人，才有希望顺利地走完全程。

路上，我一脚踩到一棵带刺的树上。尖刺透过鞋袜，扎进脚里。我赶快脱掉鞋袜，把刺拔了出来，但是，很可能没拔干净，刺尖大概还留在伤口里，所以，第二天脚就疼了起来。我请德尔苏再看看伤口，但是伤口边缘已经肿了。当天，我继续走路，可是夜里脚痛得非常厉害，直到天亮我也没能合眼。早晨一看就清楚了，我的脚上起了一个很大的脓包。

由于随身携带的食物不足，不得不继续赶路。

我们已经没有粮食了。仅靠猎获物充饥。宿营地既有包扎材料，又有药品。在原始森林里很可能遇上连阴天，而且不知道我得躺多久才能走动。因此，不论多么疼痛，我还是决定继续前进。我拖着左脚，主要靠右脚走路。德尔苏背着我的背囊和枪。在沟壑旁边下坡时，他搀扶着我，并想方设法减轻我的痛苦。

这一天，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走了 8 公里路，距前面的宿营地点还有 24 公里。

255 夜里，脚酸痛得厉害。整个脚掌全都肿了。我能不能勉强走到前面一座鞑子房呢？显然，德尔苏也在为此担心，他不时望望天色。我还以为他看看会不会下雨，但是，他所担心的却是另一件事。空中弥漫着烟雾，越来越浓。月亮刚刚出来，但不象往常那样明亮，而是微微发红，暗淡无光。有时，月亮一点也看不见了。终于，山后出现了火光。

“非常大的烟，”我的旅伴说。

天刚蒙蒙亮，我们已经起身了。我反正也睡不着，所以只要有一点可能，就得向前走。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一天。我在路上每走一百步就要坐到地上歇歇。为了不让靴子挤脚，我把它拆开了。

不久，我们就到了大砬子沟注入西岔河的地方。现在，我们走进了倒木挡道的森林。周围的一切都被烟雾笼罩着。五十步以外的树木全都看不清楚。

“长官！要快快走，”德尔苏说，“我的少少的害怕，草着火了不是，林子着火了！”

我鼓起最后的力气，勉勉强强朝前走去。遇到那怕很小的一个坡，我都得跪着爬上去。伤脚碰上一条根、一个云杉球果、一个小石子和小树枝都疼得我大叫一声，倒在地上。

在烟雾中走路越来越困难了，喉咙里开始发痒。显然，我们已经来不及走出这片倒木纵横的森林了。这片倒木经过风吹日晒已经干透，现在成了巨大的篝火堆。

谁都知道，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就会起旋风。

赫哲人灵敏的耳朵听到了这股风声。必须到河对岸去。这是唯一的生路。要涉水过大砬子沟，脚必须站稳。现在对我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怎么办？突然，德尔苏一句话没说，抱起我来，很快地淌过河去。这里是宽阔的砾石滩。他刚一出水，就把我放到地上，立即跑回去取枪。这时，烟雾冲过来，什么都看不见了。当我神智清醒过来时，德尔苏躺在我身边的石头上。我们俩都盖着湿帐篷。上面不时有火星落下来。刺鼻的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这样可怕的森林大火。

被火焰包围的巨大红松，象大火炬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地上是一片火海。这里的枯草、落叶和倒木——一切都在燃烧。可以

听到活树被大火烧裂的噼啪声和呻吟声。黄烟一大团一大团地腾
256 空而起。大地上火浪滚滚。火舌围着树墩飞舞，舔着灼热的石块。

突然，风向变了，烟被吹到一边去。德尔苏站起身来，推了推我。我在砾石滩上走着试了试，但是，很快就确认，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只能躺着呻吟。

因为我走路主要用脚后跟着地，脚后跟已经累得不行。另一条腿也很疲乏，连膝盖也疼痛起来。德尔苏看到我确实不能再往前走，就支起帐篷，拖来很多烧柴，并告诉我，他要到中国人那里去找匹马来。这是走出原始森林的唯一办法。德尔苏走了，我独自留下来。

对岸，大火仍在熊熊地燃烧。天空浓烟滚滚，无数火星在空中飞舞。火越烧越远了。有的树烧得快，有的烧得较慢。我看到，一只野猪怎样慢腾腾地过河。然后，一条大棕黑锦蛇也游过河来。黑啄木鸟发疯似的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星鸦不停地叫着。我也随着它不断呻吟。最后，天终于黑了。

我知道，德尔苏今天回不来了。伤脚肿得很厉害。我脱掉鞋袜，摸了摸脓包，已经熟透了，但是由于长期走路而磨得又厚又硬的脚掌皮还没有破裂。我想起来，有一把小刀。我往火堆里加了些柴，等到火烧旺的时候，便借着火光切开了脓包。我疼得两眼发黑。从伤口中流出了一滩稠乎乎的脓血。我拚命爬到河边，撕掉衬衣袖子，洗起伤口来。洗完之后，我把脚包扎好，又回到火堆旁。一小时后。我感到轻松了。脚虽然还疼，但不象先前那样厉害了。

在大火烧过的那面，可以看到红色的火光。森林里有很多地方也闪烁着火光。这是倒木在继续燃烧。我在帐篷里坐了很久，用手摩挲着疼痛的脚，篝火烤得我暖烘烘的，我沉入了梦乡。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了德尔苏和一个中国人在我身旁。我身上盖上了被子，火上烧着茶，旁边站着一匹备好鞍子的马。脚不疼了，肿

也开始消了。水烧热之后，我又洗了一次伤口，然后喝足了茶，吃了些中国人的馒头，便开始整装上路。德尔苏和中国人扶着我上了马，我们便动身了。

一夜功夫，森林大火已经跑得很远，然而，空中依然烟雾腾腾。

午后，我们到了三河皮沟河。Г. И. 格拉纳特曼沒在家。他不知到什么地方调查去了，再过两昼夜才能回来。

我只好在原地坐等脚上的伤口愈合。过了三天，我已经能走动了，一星期之后，彻底痊愈。张保来看望过我几次，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有趣的事。他给我讲述数年前维金格号轮船在捷尔内伊 257
港附近撞沉的经过。我还听他说，1905 年日本人怎样打死了他的助手刘普尔，为此他怎样对日本人进行了报复。他又给我讲 1906 年有一批服苦役的犯人在奥林匹克角附近登岸。他们在沿海一带一边走，一边抢劫杀人。张保带着炮手队去追赶他们，在勃拉戈达吉湖附近把他们全部歼灭了……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情况。他讲的全是可怕的流血事件。

我对中国人进行了观察，确信张保在他们中间威望很高。他的话交相传说，他下的命令，大家都乐于执行，毫不拖延。很多人来找他出主意，似乎沒有一件错综复杂的案件是他断不清的，是他不能断定谁是谁非的。对他不满的人也有，这些往往是过去有罪行的人。张保善于对他们进行管制。

他经常派出探子，有时到要子河，有时到海滨，有时顺小路往北去。晚上，他把得到的情报汇集起来，每天向我报告。张保的书信往来很频繁，几乎每天都有送急件的信差来给他送信。

这些天，德尔苏一直在鞑子们那里沒回来。他在鞑子中间遇到一位从前住在乌拉河的老人，是他年轻时候的老相识。他又结识了很多人，成了到处受欢迎的客人。

我离开的前两天，张保来向我告别。有些紧急的事情需要他

亲自到大克马河去一趟。他吩咐派两个中国人送我们到锡霍特山脉去，从另一条路上返回来，并向他报告路上见到的情况。

10 月 15 日，这是我们作启程前准备的最后一天。我们烙了些白面饼，烤了些肉。预先什么都考虑到了，连垫鞋的干草也没有忘记。

第二十六章　冬季行军

出发　中毒　解毒药　东岔河　飞禽走兽在河源捡鱼　该诅咒的地方　变天的征兆　暴风雪　捷尔佩尼耶山口

16日未能动身，被中国向导耽搁了。他们第二天中午才到达。出村路上，每过一座房子，鞑子都出来欢送我们，并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那怕稍坐片刻也好。人们纷纷向德尔苏致意，妇女和儿童频频向他挥手。他也向他们挥手致意。这样，从一座房子到另一座房子，走走停停，终于到了最后一家鞑子的住所。老实说，这使我很高兴。再往前去，小路转到河边，沿着左岸延伸大约两公里半，然后就爬上了山口。

在下游，东岔河[145]在与西岔河汇合之前一直保持南北流向，与西岔河汇合之后，形成一个环状曲流，并绕过一条不大的支脉。这条支脉到三河皮沟河去的下坡平缓，到东岔河去的下坡陡峭。我们要翻越的正是这条支脉。

黄昏临近了。因此，我们下山到了河边后，立即安顿宿营。

白天我感到不适：肚子疼得厉害。中国向导给了我一些药，是人参、鸦片、鹿茸和熊骨髓油的混合剂。我以为鸦片可以止痛，便 259
同意喝几滴。可是中国人却劝我喝一小勺。他说，这种混合剂里鸦片不多，别的药多些。药量可能是他按自己的用量给我的，他本人有吃鸦片的嗜好，而对我来说，几滴药里的鸦片已经够多的了。

我服药后不久，肚子确实渐渐不痛了，但同时感到浑身软弱无

力。我躺在火堆旁，象昏迷过去一样，昏昏沉沉地睡去。半小时后，我醒过来，想站起身来，但是身子却不听使唤，想动一动，也动弹不得，想喊叫，也喊不出声来。我处在奇怪的状态之中。我丧失了一切感觉，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摸不出来。我作了超人的努力，举起一只手来，当触到我自己的脸时却大吃一惊。这手好象不是我的，而是别人的。我触到的也不是脸，而是一种假面具。这可把我吓坏了。经过极大的内在斗争之后，我猛冲了一下，挺身站立起来，随即跌倒在地上，开始呕吐不止。幸亏德尔苏还沒有睡，他给我端来些水，我喝了几口，才开始恢复知觉。头晕得厉害，视力不能集中：我明白，这是中毒了。我大量地喝了几次水，人为地引起呕吐，这样倒救了我的命。

我就这样一直折腾到早晨。天亮时，德尔苏跑到森林里，摘回来一种草，叫我咀嚼，并把嚼出来的草汁咽下去。

这种植物原来是两栖蓼，土著们还用它来治痢疾。

我终于逐渐恢复过来，头疼和头晕现象都消失了，但是仍感到软弱无力，渴得厉害。

三河皮沟河流经典型的穿凿谷。河谷有时宽阔，有时狭窄得只能容下一条水流。最宽处是各条支流注入的地方。支流中最大的一条是从北面沿着海岸流的法图河。

东岔河流域和西岔河流域一样，都生长着优良的林木。左边的山上阔叶树居多，右边针叶树比较多。

小路在河的左岸，有时接近河床，有时离开约 200 米。有一个地方，河水从山脚下流过，山上覆盖着徐徐向下滑动的乱石堆。小石子不断从上面滚落下来。这里立了一座山神爷庙，来为山神守护山岭。送我们的中国人马上跪下磕头，他并不因我们在场而感到有什么拘束。

260 再往前，小路进入火烧迹地。这片火烧迹地一直延伸到法图

河，然后又是连绵不断的乱石堆。右岸的河阶地与其隔河相对，阶地的面积相当大。

下行约 7 公里处，有一条无名小河注入三河皮沟河。顺这条小河，可以一直走到毕楞河的源头。毕楞河在捷尔内伊港北面注入大海。自无名小河河口稍向上去，有一条支流注入东岔河。中国人称这条支流为“小岔”。小路在这里分成两股：一股溯东岔河而上，一股转向左边。

我因病不能快走，时常停下来，坐在地上休息。

德尔苏和两名士兵去观察小岔河。这条河的河源与注入西岔中游的一条山溪的河源汇合。山口上长满茂密的针叶林。上坡和下坡一样，都是中等坡度。在距东岔河 3 公里处，他们发现了一所中国人的碓子房，房主人不在。

傍晚，我差不多复原了，但是却不能吃东西，仍然呕吐。因此，我决定早些躺下睡觉，希望明天能完全恢复健康。

约在半夜十二点钟，我醒了。中国向导坐在火堆旁守卫着宿营地。这是一个月光明亮的寂静的夜晚。我仰望夜空，感到它有些异常，又扁又平，好象低垂在地面上似的。月亮周围昏暗，并有很大的风圈。星星周围也是昏暗的。“大概早晨会有严寒”，我这样想着，然后裹紧毯子，偎在挨着我睡的哥萨克身旁，又沉入了睡乡。

早晨，密密的细雨把我吵醒了。不适之感已经消失，我觉得自己完全好了。我们毫不拖宕，收拾好自己的背囊，离开了宿营地。

从小岔河河口起，东岔河河谷明显地变窄了。两侧耸立着满是岩屑堆的群山，有许多悬崖突入河谷。在这里，人行小路紧贴在悬崖的阶坎上，马行小路则几次通到对岸又返回来。过了嶂谷，两条小路又合在一起。再稍往前去，东岔河分出一条河，那条河的河谷径直走，而东岔河本身则转向左边。在这个地方，我们走的小路

也分岔了。一条顺着东岔河向左拐，另一条，据送我们的中国人说，则通向阿尔穆河(伊曼河支流)。

午后，雨更大了。我们只好提前宿营。

离天黑还早，因此，我和德尔苏拿起自己的枪出去调查。在秋季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森林里显得特别凄凉。寒雾笼罩的光秃秃
261 的树干、枯黄的野草、落叶和蔫萎发黑的蕨丛都说明，叶落秋深，冬天快到了。

突然，旁边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响声。我们离开小路向河岸走去。一片有趣的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河里的鱼非常多，河水为之堵塞，这是大麻哈鱼。有些地方死鱼成堆，成千上万条死鱼填满了小河湾和河汊。此刻，大麻哈鱼的样子很难看，鱼鳍已残缺不全，而且遍体鳞伤。大部分鱼是死的，其中有一些还没丧失活动能力。它们仍然极力顶着水流向上游，好象指望在那里找到摆脱痛苦的出路。

为了收拾这些烂鱼，大自然关注地派来了熊、野猪、狐狸、獾、貉、乌鸦、三宝鸟和松鸦等等卫生员。吃死大麻哈鱼的主要是飞禽，四条腿的走兽则极力去抓活鱼。野兽在河沿上踩出了很多小路。我们在一个地方看见一只熊，它坐在砾石滩上，一心用前掌抓鱼。

棕熊和跟它同宗的堪察加熊吃掉鱼头，扔掉鱼肉。黑熊则正相反，吃鱼肉而丢掉鱼头。

在另一个地方，两只野猪正在津津有味地吃鱼，它们只吃鱼尾。再往前走不远，我看见了一只狐狸。它从丛林中跳出来，抓了一条大鱼，但是为了预防不测，它没有就地享用，把鱼拖到灌木丛中去了。

这里最多的是鸟类。雕落在水边，懒洋洋地，不慌不忙地，好象有一种优越感似的啄食着熊的残肴。乌鸦特别多。在浅色的石

滩上，它们的黑羽毛非常显眼。乌鸦跳来跳去，专爱吃已经开始腐烂的鱼。松鸦在灌木丛中乱窜，它们在和别的鸟争吵，尖声地叫着。

河汊里有的地方已开始结冰。冻在冰里的鱼就要留在这里过冬。春天，当和煦的阳光晒暖了大地，鱼就和冰块一起被冲到大海里去。而在那里消灭它们的将是海里的动物了。

多么好的循环哪！这一切多么合理。什么也不白白浪费掉！甚至在荒僻的原始森林里也有收尸者。

"一种人吃另一种人，"德尔苏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鱼别的东西吃，野猪鱼的吃，现在该咱们野猪的吃。" 262

他说着就瞄准一只野猪开了一枪。受了致命伤的野兽吼叫着向上一蹿，刚要往森林里跑，可是当即倒下，摔了个嘴啃地，四肢乱动地挣扎着，被枪声惊起的鸟群，叫着飞上天空。鸟也惊动了鱼，鱼象发疯一样，在河汊里穿梭似的游着。

黄昏时，我们返回宿营地。雨停了，天也晴了，月亮升了起来。月亮上的暗影和白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说，空气是清彻透明的。

我们这天晚上睡得早，第二天起得也早。当阳光给山尖染上了金黄色时，我们离开宿营地已有三、四公里远了。现在，东岔河向西急转，但后来重又折向北方。正好在拐弯处，有一座高大的石峰从左侧伸进河谷，峰脊尖峭，形状奇异。这里的石崖有的象人，有的象鸟，有的象兽或其他东西。

中国向导说，人们在这里常常遭到不幸：要不就有人摔断腿，要不就有人摔死，等等。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们指了指在这个地方遭到了厄运的不幸者的两座坟墓。不过，我们并没有出什么事，顺利地通过了这个普罗克利亚蒂耶山崖①。

① 意为"该诅咒的山崖"。——译者

再往前走，我们进入了茂密的针叶混交林带。冬天，刺龙牙的刺很脆，一抓就扎得满手是刺。讨厌的是，这些刺直着扎进皮肤里去，一拔就断在里面。

中午，我们来到一座小小的碓子房跟前，它座落在三条山溪的汇合处。我们是沿着中间的那条小溪走来的。

晚上，我测量了当地的高度。气压计上的数字是海拔620米。

这些天天气很好，平静无风，十分暖和，我们穿着夏天穿的衬衣，仅在傍晚才加些衣服。我对这样的天气赞不绝口，可是德尔苏却不同意我的看法。

“看吧，长官，”他说，“鸟儿急忙吃食，他的很懂，天要坏了。”

气压很高。我开始取笑这个赫哲人。但是，他仅仅反驳了一句：

“鸟的马上懂，我的以后懂。”

从前面提到的房子到锡霍特山脉的山口约有8公里。虽然背囊背着很沉重，可是大家都精神抖擞地走着，途中很少休息。约在下午四点钟，我们到达锡霍特山脚下，只剩下攀登山脊了。我本想
263 再朝前走，但是，德尔苏却拽着我的衣袖说：

“等一等，长官，”他说，“我的想，在这里应当过夜。”

“为什么？”我问他。

“早晨，鸟的急忙吃食，现在你的自己看看，一只的也沒有。”

的确，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鸟类总是特别活跃。而此刻的密林里却死一般地沉寂。鸟象听到命令似的，一下子都藏起来了。

德尔苏建议把帐篷搭得牢固些，更主要的是尽可能多准备些烧柴，不仅够一夜用，而且要够明天一整天用。我不再和他爭论，就到森林里弄烧柴去了。约莫过了两个小时，天变黑了。士兵们拉来了很多烧柴，看起来根本用不了。可是这个赫哲人还嫌少。我听到他对中国人说：

“罗刹[146]不懂，咱们的必须自己干。”

他们又干了起来。于是，我派了两名哥萨克去帮助他们。当晚霞的余辉在空中消失时，我们才停止了工作。

月亮升起来了，清朗的月夜从天空俯瞰着大地。月光钻进幽暗的密林深处，在枯草上长长地抹上了一条条白色的光带。大地上、天空中、四周围，到处都很安静，没有任何变天的征兆。我们坐在火堆旁，喝着热茶，跟赫哲人开着玩笑。

“这回你可说错了，”哥萨克们对他说。

德尔苏没有回答，仍默默不语地加固自己的帐篷。他钻到断崖下面，从一边滚来个大树墩子，用石头把它围起来，中间的小洞用苔藓堵住。他还从上面把自己的帐篷揽紧，在前面生起了篝火。我觉得他那里很舒适，立刻带着自己的东西搬到他那里去了。

时光在消逝，四周依然很静。我也开始认为德尔苏错了，可是骤然间，月亮旁边出现了外缘象彩虹颜色的灰白的光环，月面渐渐昏暗起来，月亮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了。灰白的光环扩散开来，吞没了外缘那道彩色光环。一片烟雾迅速地遮住了天空，可是这烟雾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却说不出来。

我以为下一阵小雨就会完事，便安心地睡起觉来。我睡了多久，记不清了。我是被人叫醒的。我睁眼一看，面前站着穆尔津。

“下雪了，”他向我报告说。

我掀开毯子，周围是漆黑的夜，月亮完全消失了，空中飘着小雪花。火堆烧得很旺，照亮了帐篷、沉睡的人们和堆在旁边的烧 264
柴。我叫醒了德尔苏，他吓了一跳，睡眼惺松地看看周围，又看看天空，就抽起旱烟来。

周围一片寂静，然而，这寂静之中有一种使人感到受威胁的东西。过了几分钟，雪下得更大了，带着某种不寻常的簌簌声落到地上。其余的人也都醒来，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暮地，雪花旋转起来。

“开始了，”德尔苏说。

于是，象应验他的话一样，山里传来了响声，接着，一阵狂风从我们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向吹来，篝火立即熊熊地燃烧起来。随后又刮来一阵狂风，接着是第三阵、第五阵、第十阵，而且一阵比一阵持久。好在我们的帐篷拴得很牢靠，否则早就被狂风掀跑了。

我看了德尔苏一眼。他泰然自若地抽着旱烟袋，无动于衷地望着火堆。已经开始的这场暴风雪并没有引起他的恐惧。他这一辈子见到过的暴风雪太多了，所以这一次对他来说并不新鲜。德尔苏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说：

“烧柴很多的有，帐篷搭得好，没有关系。”

一小时后，天开始亮了。

暴风雪——这是夹雪的飓风。暴风雪期间，气温可以下降到摄氏零下 15 度，风势猛烈，能把房盖掀掉，把树连根拔起。在暴风雪中根本不可能走路。唯一的生路就是呆在一个地方不动。一般说来，任何一次雪暴中都有人死亡。

我们周围发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狂风怒号，吹折树枝，把它们象鸿毛一样卷上天空。又粗又大的老红松，象弱不禁风的幼树一样左右摇摆。此刻，山岭、天空、大地，通通看不见了。只有铺天盖地的暴风雪在旋转。有时，近处的树木透过雪幕稍稍露出一点模糊不清的轮廓，但转瞬即逝。又一阵狂风吹来，那些模糊能看到的景象立即就消失了。

我们躲进自己的帐篷，吓得不敢动弹。德尔苏不时看看天色，并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我向他提起了 1902 年我们两人在兴凯湖畔遇到的那场暴风雪。

“我的那个时候很害怕，”他回答说，“没有烧柴会很快死掉。”

午后，暴风雪更加猛烈了。虽然我们有悬崖和帐篷遮挡，但这

并不是可靠的屏障。当风迎面吹的时候，篝火把我们熏烤得象在火里一样，当风把火苗吹到相反的方向，我们就感到很冷。

我们不用到别处去取水，把茶壶里装上雪就行了，因为这种东 265
西有的是。快到黄昏时，暴风雪达到了最猛烈的程度。天越黑，暴风雪越显得可怕。

这一夜很少有人睡觉，光顾着取暖了。

21 日，我们继续留在原地躲避暴风雪。现在，风向变了，刮起了东北风，但是，风力却更大了。甚至连宿营地跟前的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他的为啥生气？”德尔苏怀着恐惧，苦恼地说，“难道我们坏事的干了？”

“谁生气了？”哥萨克问他。

“我的不知道俄国话怎么说，”赫哲人回答，“他的少少是神，少少是人，山上的住，风能呼，大树能毁。我们的话叫‘坎古’。”

“山神或者林神，”我这样想。

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篝火拢住。讨厌的是，每阵风都要刮跑一些火炭，并在火堆里撒下一层雪。帐篷附近有不少大雪堆。下午，又刮起异常猛烈的旋风。它从地上卷起大量的积雪，突然从空中撒下白茫茫的雪尘。然后，重又卷起积雪，怒号着在森林中到处旋转。每刮一阵这样的旋风，风道上就倒下一大片树木。有时，出现短暂的间歇，但瞬间即逝，雪魔紧接着又狂舞起来。

午后，天空逐渐放晴，但温度却随着开始下降。透过浓云，隐隐约约地露出了太阳。它象一个模糊不清的斑点。

必须关心一下烧柴问题。我们跑出去捡近处的倒木。我们干了很长时间，直到德尔苏下令说“够啦！”为止。谁也用不着让，大家一下子全都奔向帐篷，在火堆旁烤起手来。我们又这样熬过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天气稍有好转。寒风阵阵，凛冽刺骨。会上决定设法翻过锡霍特山岭。山的西侧风可能小一些。德尔苏的发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想他的很快完了，”他说完就打点上路。

收拾东西沒有用多少时间。约莫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就已经背着背囊爬山了。

出了宿营地，前面就是陡坡。两天来下了很多的雪，有的地方深达 1 米。我们在山脊上停下来喘口气。根据气压计的测量，山口高度为 910 米。我们把这个山口叫做捷尔佩尼耶① 山口。

我们在锡霍特山上，看到一派凄惨的景象。这里整片的树木
266 都被风吹倒了。我们不得不从远处绕过这些倒木。我已经谈到过，生长在山上的树木，根部都平扎在地表层，根上仅仅覆盖着青苔。有些树是连根拔倒的。大树摇晃着，把整个根系全拔了起来，根条之间黑洞洞的缝隙在白雪之下象大嘴一样时张时闭。科热夫尼科夫心血来潮，刚想站在一个正要拔出来的树根上颠荡颠荡，正在这个时候，一阵狂风袭来，树倾斜了，他刚跳到一边，树就发出可怕的巨响倒在地上，把冻土块抛向四面八方。

① 意为“忍耐”。——译者

第二十七章　到伊曼去

267

德尔苏辨认踪迹　鸟类　捕貂人向伊曼河上游运粮食　朝鲜人　麝窖　乌德海人　在帐篷里过夜　库卢姆别河　伊曼河　乌德海人的小船　猎戶村　西家屯及其居民　奴隶制

从锡霍特山顶往西去的下坡很平缓，巨石满坡，密林蔽日。我们顺着一条小溪下了山，又顺着它一直走到南岔河。这条河沿着锡霍特山脊自东北流来，并逐渐偏向西北流去。南岔河河谷宽阔，沼泽很多，覆盖着茂密的针叶混交林。中国猎人开辟的小路，一段在河谷边缘，一段在山里，这些山的形状和侵蚀丘陵一样。

路上我们遇到一座用松树皮搭的帐篷，人字顶，是作住房用的。由于前两夜过分疲劳，我们便在这座帐篷旁边停下来宿营。吃过晚饭，立即躺下睡了。

10月23日，我们继续沿南岔河往下游走去。在新落过雪的地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每个脚印。这里有驼鹿、麝、紫貂、黄鼬等等留下的足迹。德尔苏走在前面，留神地察看着这些脚印。突然，他停下来，向四处张望了一下说：

“她的怕谁？”

268

“你说谁？”我问他。

“麝。”他回答。

我看了看脚印，沒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脚印就是一般的脚印，又小又密。

德尔苏有惊人的辨认踪迹的能力。他甚至能推断出动物的精神状态。脚印稍一不均匀，他就看出，动物是焦躁不安的。

我请德尔苏给我指出，他根据什么断定麝害怕了。他讲得又是那样简单明了。麝起初迈着均匀的步伐，然后停了一下，更加谨慎地朝前走去，后来，慌忙往旁边一躲，就一步三跳地跑掉了。在新落过雪的地面上，这一切都一目了然。我刚想往前走，德尔苏却把我叫住了。

“等等，长官，”他说，“我们的要看看，什么人把麝吓跑了。”

过了片刻，他对我喊了一声，说麝是害怕紫貂。我走到他跟前，在一棵白雪覆盖的倒树上，确实可以看到紫貂的足迹。显然，这个小小的猛兽悄悄地走来，藏在大树枝背后，然后朝麝扑去。接着，德尔苏又找到了麝在地上打滚的地方。斑斑血迹说明，紫貂咬破了麝的后脑勺旁边的皮。以后的足迹证明，麝终于从自己身上甩掉了紫貂，继续逃命。紫貂在它身后追赶，但是沒有追上，便拐到一旁，爬到树上去了。

我感到，假如我和德尔苏相处得更久些，假如他更爱交谈一些，大概我也能学会辨认踪迹，即或不能象他那样高明，也会比别的猎人强得多。这是极为有趣的事。

德尔苏看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沒有做声。他不做声，是因为他不愿意在那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下工夫。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当他遇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时，他才自言自语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在离锡霍特山大约 25 公里处，南岔河与自北面流过来的北岔河汇合。这里也正是库卢姆别河的起点。我们将顺着这条河到伊曼去。河水已经开始结冰，出现了宽阔的岸边冰。我们毫不费力地过了河，然后继续前进。

库卢姆别河自东向西流，穿过遍地沼泽的宽阔河谷。小路一

直在河谷右边。山上的林木是清一色的针叶树，其中红松占很大比例。在沼泽低地，有很多长满苔藓的枯树。

午后，风全息了。晴空万里，沒有一丝云彩。灿烂的阳光映着 269
白雪，使得白昼更加明亮。针叶树已披上了冬装，枝桠被雪压得弯向地面。万籁俱寂。看来，大自然仿佛处于昏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是强烈刺激后的一种反应。

我在这里看到的鸟类有大嘴乌鸦、红头啄木鸟、斑啄木和鸸。有两三次，我们惊起了黑头红嘴的白色红胸秋沙鸭。这种鸟留在乌苏里地区过冬，所以具有白的保护色。我们常常是在走到它们跟前时，才发现它们。

有一种讨人喜欢的小鸟还应当提一提。这种鸟以它爱玩的习性博得了哥萨克们的好感，被他们称为"极乐鸟"。实际上它是褐河鸟，大小和矶鹞相似，总是栖在水边。有一只褐河鸟容许我走到它的近旁，我停下来观察它。褐河鸟很机警，常常转来转去，不停地叫着，并按叫声的节拍，抖动着自己的小尾巴。可是，后来它突然投到水中，潜入河底。当地居民们说，这种鸟在河底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不管水流多么湍急。褐河鸟浮出水面，看到人后，便叫着朝一个冰窟窿飞去，接着又飞到另一个冰窟窿那儿去了。我跟着它一直走到河流转弯处。

在另一个地方，我们惊起了针尾沙锥，它栖息在沒有积雪的水边。我以为这是一只失群掉队的候鸟，可是它的样子却很愉快而又精神饱满。后来，我常常在未结冰的河汊两岸遇到这种鸟。由此我得出结论：针尾沙锥要在乌苏里地区度过半冬，12 月以后才飞往南方去。

这一天，我们走了 12 公里，在修福的小房子附近停下来。这个地方海拔 500 米。房子里住的是中国人，以窖驼鹿为业。

第二天早晨，中国人醒得很早，准备去打猎，我们则准备上路。

随身带的食物快吃完了，必须补充一些。我向中国人买了些粮食，花了八个卢布。据他们说，在这一带一普特面粉的价钱是十六卢布，一普特小米——十二卢布。主要不是粮食值钱，而是运费太贵。

库卢姆别河一夜工夫就冻得可以在冰上走了，这大大减轻了我们旅途的困难。疾风卷走了河上的积雪。冰日益厚实起来，但是河面上还有很多没有结冰的地方，那里冒着白气。

我们走了大约5公里，便到了两所朝鲜房子跟前。房主人是两个年老的和两个年轻的朝鲜人，他们以打猎捕兽为业。小房是新
270 的，干干净净。我挺喜欢这两所小房，便决定留在这里休息一天。

下午，有两个朝鲜人准备到森林里去查看麝窖。

我跟他们一起去了。

麝窖离房子不远，是用风倒木造的栅栏，高1.2米。朝鲜人用橛子把倒木加固，以免被拽散。

这种窖通常设在山里麝常经过的小路上。栅栏中留着一些通道，设下套子。麝的头一钻进套子，便吓得乱蹦乱跳，它越挣扎，套子勒得越紧。

我们所查看的麝窖共下了二十二个套子。朝鲜人在其中的四个套子上找到了死麝：三只母的，四只公的。朝鲜人把母麝拖到一边去，扔在那里喂乌鸦。问他们为什么把捕获的动物扔掉，他们回答说，只有公麝能够提供贵重的麝香。中国商人向他们收购麝香，一卢布一个。至于麝肉，有一只公麝就足够他们吃的了，明天他们还能捕到这么多。据朝鲜人说，他们一冬能捕到一百二十五只麝，其中75%是母的。

我这次考察得到的印象很不愉快。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会碰到滥伐滥捕的现象。在不久的将来，兽多林密的乌苏里地区就会变成一片荒漠。

第二天，我们特意提前出发，以便弥补一天休息所耽误的路程。我们带上了一只朝鲜人扔掉的母麝。

从朝鲜房子开始，库卢姆别河自西向东流，并稍向南偏。过了房子马上就是一片火烧迹地，这片火烧迹地顺着河谷和山岗远远地伸向四面八方。山显得更高，坡也显得更陡了。

此刻，茂密的针叶林已落在后面，代替它们的是甜杨、榆、白桦、山杨、柞树、兴安杨和槭树等等。山上，继长满苔藓的云杉和冷杉之后出现的是极好的红松林。

这一天，我们走了约 15 公里。黄昏时，士兵们发现旁边的河汊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帐篷。它顶上的圆洞中冒着烟，这说明里面有人。帐篷旁边的晾架上晾着许多鱼。帐篷是用松树皮搭成的，盖着干草，长 3 米，高 $1^1/_2$ 米。帐篷门口挂着桦皮帘子。岸上扣着两只船：一只很大，船头古怪，类似勺状；另一只很轻便，两头都是尖的，俄国人称这种船为桦皮小舟。

我们快走近帐篷时，两条狗吠叫起来。走出来一个人形的生 271
物。起初我以为是个男孩，但是一看，鼻子上戴着鼻环，才认出来是个女人。她个子很矮，象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一样，身上穿着长到膝盖的皮褂子、用熟的马鹿皮缝的裤子、五颜六色的绣花套裤、绣花翁得和漂亮的花套袖。她头上蒙着一块白布。

深褐色的眼睛平排成一字形、蒙古人式又厚又大的眼皮、高颧骨、宽鼻梁、塌鼻子和薄嘴唇——这一切都使她的面型与欧洲人的截然不同。扁平的脸呈五角形，实际上比颅骨还宽。

这个女人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们，突然流露出惶惑不安的神色。什么样的俄国人能到这里来呢？正派人是不会来的，“准是乔尔顿[147]”，她这样想着，便回身躲进帐篷里去了。为了消除她的怀疑，德尔苏同她用乌德海语攀谈起来，并向他介绍，我是考察队队长。于是，她便放下心来。礼俗不允许一个女人明显地表示出自

己的好奇心。她克制着自己，悄悄地偷看我们。

这座帐篷从外面看很小，里面就更小了，只能坐着或者躺着。我吩咐哥萨克搭起自己的帐篷来。

海滨的鞑子已经汉化，而这里的鞑子仍然保留着较多的原始习俗，他们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

女人默默地做起晚饭来。她把锅吊在火上，倒上水，放进两条大鱼。然后，拿起自己的旱烟袋，抽起烟来。同时，不断地向德尔苏提问题。

当晚饭做好时，男主人回来了。他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瘦瘦的，中等个子。他也穿着长褂子，外面系着一条腰带，褂子在腰带上松出一块，耷拉着。褂子的左大襟上，从领围直到下摆沿着宽边，宽边上绣着花纹。他下身穿着皮裤、套裤，脚上穿着鱼皮翁得，头上蒙着一块白布，外面戴着一顶狍皮小帽，帽子上竖着一根松鼠尾巴。又红又黑的脸膛、花哨的服装、帽子上的松鼠尾巴、手上的戒指和腕子上的镯子，使这个野蛮人变成了红种人的样子。当他旁若无人地坐在火旁，默默地抽烟时，这种印象就更加强烈了。

礼俗要求客人先打破沉默。德尔苏懂得这一点，所以先开口向他打听道路和积雪的深度。这样便开始交谈起来。当乌德海人弄清楚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之后，便说，他已经知道我们要顺
272 着伊曼河下来，这件事是听住在下游他的亲戚说的，而且那里早就盼我们去了。这个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晚上，他的妻子查看了我们的衣服，把破的地方缝补好，把穿坏的翁得给换成新的。男主人给了我一张熊皮作垫子，我盖上毯子，很快就睡着了。

半夜，我冻醒了，感到异常寒冷。我掀开头上的毯子一看，帐篷里已经没有火了。火塘里只剩下一些火炭。从帐篷顶的圆洞里可以看到满天星斗的夜空。从帐篷的另一边传来了鼾声。显然，

乌德海人在睡觉之前，为了避免失火，故意把火熄灭了。我把毯子裹得紧紧的，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寒气从每条缝里透进来。我站起身来，划根火柴，看了一下温度计，上面是摄氏零下 17 度。于是，我从自己的桦树皮垫子上撕下一块来放到火上，把炭火吹旺。过了片刻就冒起火苗来。我把散乱的木块拢到火里，穿上衣服，走出帐篷。旁边的帐篷里睡着我的士兵们。他们跟前燃着篝火。我在火堆旁烤了一会儿，刚想走回帐篷里去，突然发现河边上有篝火的亮光。我在岸崖下面找到了德尔苏。河岸的下部被水冲坏了，上面悬着一大块草甸土，下面形成了类似壁龛的窑洞。他在这个浪蚀洞里给自己铺了一个草铺，前面生起一堆火。德尔苏嘴里叼着旱烟袋，枪放在身旁。我把他叫醒了，赫哲人一跃而起，以为睡过了头，连忙收拾自己的背囊。

当他弄清是怎么回事之后，立即把他的铺位让给我，自己躺在旁边。过了几分钟，我在悬崖底下这个热乎乎的小洞里睡着了，而且比在帐篷里的熊皮上睡得香甜多了。

我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起身了。鲍奇卡列夫在煮麝肉。当我们打点上路时，乌德海人也穿好衣服，并说要和我们一同到西家屯去。

早晨喝茶的时候，Г. И. 格拉纳特曼和科热夫尼科夫就夜里的风向问题争论起来。科热夫尼科夫说是东风，Г. И. 格拉纳特曼说是南风，而我却觉得，风是从北方吹来的。我们的看法不能统一，便去问德尔苏。赫哲人说，夜里刮的是西风。他说着指了指芦苇的叶子。早晨太阳一出来，风就息了，顺风倒向一边的叶子也不动了。

从乌德海人的帐篷起，小路渐渐转向河谷的右边，并顺着斜坡向北去，然后才转向西南。大约走了 10 公里，我们重又来到库卢姆别河畔。它在这里分出数条河汊，宽达 2.4 米，航道水深为

1.8 米。

273 这一天，我们走的路不多。虽然随身携带的食物日益减少，背囊越来越轻，可是背起来反而困难了，因为背带把两肩勒得象刀割一样疼痛，而且我发觉不只我一个人如此，大家也都有同感。

积雪经寒风一吹，变得干燥松散，人走在上面非常吃力。上山尤其困难：人们常常跌倒，滑下去。体力已不如往日，感到疲劳，需要较长时间的休息，象通常那样休息一天已经不够了。

我们在河边又发现了一座空帐篷。哥萨克们和鲍奇卡列夫已经在里面安顿下来，中国人只好睡在外面火堆旁边。德尔苏本想跟他们睡在一起，但是，看到他们准备烧柴时，不加挑选，什么样的柴都要，便决定和他们分开睡。

“不懂行，”他说，“我的不愿褂子烧掉。要好木柴的找。”

看来这座空帐篷里常常有猎人过夜。周围所有的枯木干枝早已被砍尽烧光。但这并未使德尔苏感到为难。他钻进密林深处，从远处把干的水曲柳拖回来。他这样一直干到黄昏，我尽力帮助他。不过我们倒睡了一夜好觉，不用为帐篷和衣服担心。

红通通的晚霞和黎明前地平线上的烟雾，都是早晨将有严寒的可靠征兆。果然如此。太阳出来时混混沌沌，改变了原形，虽然也放光，但并不暖和。太阳上下两方是明亮的白光，左右两侧闪烁着北极居民称作“太阳耳朵”的虹光。

伴送我们的乌德海人熟知这一带的情况，他总是抄近道走。在离库卢姆别河河口两公里的地方，小路转入森林，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突然，森林一下子到了尽头，小路也断了。我们面前横着伊曼河。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库卢姆别河。它长约 60 公里，不偏不倚的东西流向。上游由三条河组成，即北岔河、南岔河和三岔子河[148]。沿北岔河走，两天可以到达通向阿尔穆河的山口。沿三岔

子河走，三天可以到达三河皮沟河。库卢姆别河自右侧纳入漾湖河[149]，自左侧纳入大南岔河，大南岔河沿岸有六座碓子房。中国人沿着这条河，三天就可以走到三河皮沟河的源头。再往下游去，左边还有一条大北岔河（意为"很大的北支流"），河畔有通向内库利亚河（阿尔穆河支流）去的山口。

小北岔河[150]和小南岔河[151]是库卢姆别河下游最后的两条支流。

库卢姆别河的整个河谷里布满了页岩，这种岩层沿着伊曼河继续延伸。所有的古河阶地都是由这种岩层构成的。因此，页岩 274
被归入太古代岩石的可能性极大。

库卢姆别河流域的林木和伊曼河上游的一样，山上生长着红松，其中混杂着很多云杉，河谷里生长着落叶松、白桦、山杨、柳、赤杨、槭、冷杉、椴、水曲柳、甜杨、榆和稠李，还常常碰到赤柏松，但这种树都是单株生长。

1854 年绘制的老地图将这条河的名称标为"尼满"，"尼满"是满语，意为"山羊"。由此很容易得出另一个词"伊瞒"。乌德海人把它叫成"亦麻"，而中国人在这个名称后面又加上一个"河"字，结果便成了"亦麻河"。

库卢姆别河与伊曼河相汇时，伊曼河已经是一条大河了，宽 100 米，深 3 米，在枯水期流速每小时 8 公里。伊曼河河谷是由交替出现的剥蚀谷和构造谷构成的。剥蚀谷为东西走向，构造谷为南北走向。塔季别河、阿尔穆河和库卢姆别河等支流的河谷都是伊曼河各段剥蚀谷的延续。

伊曼河尚未封冻，仅仅有一些岸边冰。在我们对面的河岸上，有一群小孩在活动，他们原来是乌德海族儿童。在稍远的柳丛中掩映着一座帐篷，旁边有一座鱼楼。德尔苏向孩子们喊了一声，让他们送过一只小船来。孩子们惊慌地向我们这里看了一眼就跑掉

了。随后从帐篷里走出一个手里拿着枪的男人来。他和德尔苏对了几句话之后，就驾着小船到我们这边来了。

乌德海人的小船是一种很长的平底独木船，船身轻得一个人不费力就可以拖到岸上来。船头是圆的，船底较宽，向前突出，并向上翘着，结果，船头很象勺或铲子。因此，整条船看起来怪模怪样。由于这种结构，船不是分水前进，而是在水面上滑行。因为船的重心很高，好象很不平稳。我们上船时，船身摇晃得很厉害，我不由自主地用两手抓住船舷。但是，当我们坐定了，离岸之后，我立刻断定，船是相当平稳的。这个乌德海人站着，用一根长篙撑船。他用力地撑着船逆水而行，水流把船冲向一边，渐渐地冲到对岸。

我们终于在那座帐篷跟前靠岸了，下船走到冰上。迎面走出来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孩子们吓得躲在母亲身后。这个女人把我们让进帐篷之后，自己也进来了。她蹲在火堆旁，抽起旱烟袋来，孩子们留在外面，一起动手往鱼楼里垛鱼。帐篷有很多缝隙，风从这些缝里嗖嗖地吹进来。中间生着火，孩子们不时跑进来，围着火堆烤他们冻僵的小手。他们穿得那样单薄，使我很惊讶。一个个都敞着怀，没有戴手套和帽子。孩子们干起活来，好象一点也不感到冷。他们之中如果有人在火堆旁比别人呆得久些，父亲就呵斥他几声，把他撵出去。

“他冻得慌，”我对德尔苏说，并请他把我的话翻译给乌德海人听。

“让他习惯习惯，”乌德海人回答，“不然他会饿死的。”

对他这番话是不能不同意的。谁要和大自然打交道，享用它的原始财富，那么，甚至在大自然冷酷无情的时候，也必须和它相处。

我开始向乌德海人打听伊曼河的情况。他说，在上游，这条河

的流向与锡霍特山脉平行，它的源头与捷丘贺河源头的高度相同。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水从离大海约 60 公里的分水岭奔泻下来，向西流去，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流入大海。

伊曼河上游生长着茂密的混交林。很难想象还有比这里人烟更稀少、更荒凉的地方了。只有到初冬，这里才稍有生气，海滨的中国人迁移到这里来捕貂，但并不在这里久留。他们害怕遇上大雪，所以很早就往回走。

我们向乌德海人打听了道路之后，登程继续前进，并且很快就到了伊曼河折向西北的地方。就在这个拐角上，左岸有一大片林中旷地与伊曼河相连。这片旷地长 5 公里，宽约两公里。旷地尽头有四座房子，这就是中国猎户村西家屯[152]。在伊曼河另一边的三座帐篷里住着乌德海人（五戶人家）。我就在他们那里停留下来。

我们在西家屯从 10 月 27 日住到 30 日。在这期间，我观察了这座村落，结识了它所有的居民。居民中大部分是各种罪犯、躲避法庭审判的逃亡者以及贪得无厌的冒险家。他们什么活都不干，只是吸鸦片、酗酒、掷骰子，彼此之间常常爭吵和骂架。每座房子里住的人都分成三伙：主人、工人和靠杀人越货为生的游手好闲的人。我想起了张保，他曾经告诫过我，不要相信西家屯的中国人。

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当地的土著居民处于完全被奴役的地位。乌德海人目不识丁，根本不知道他们之中谁欠中国人多少债。后者的人数起码比他们多十八、九倍。在这里可以看到名副其实 276
的奴隶制。例如，乌德海人席巴云，因为沒有按期交出一定数量的紫貂，就被用棍棒打成终生残废，他的妻子和女儿被抢走，他本人以四百卢布的身价被卖给另一个中国人当无偿的劳工。

我看到这一切后，义愤填膺。可是，在人数众多、武装良好的

人们中间，我们六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我答应帮助乌德海人，只要一回到哈巴罗夫斯克，就立即办这件事。

31日，可以明显地感到更加寒冷了。河里漂流着冰排。尽管如此，乌德海人还是决定，只要有可能，便用船送我们走。

第二十八章　困难的处境

伊曼河上行船　石槛　冰排　翻船　阿尔穆河
西南岔河　挨饿　熊的残肴　皮子作的面条
疲劳　李堂奎　香石河子夜间发生的事　乌德海
人的不满　瓦贡别住地　土著起义　萨满的歌声

11 月 1 日清晨，我们离开了西家屯，乘船顺伊曼河而下。

乌德海人自幼就惯于在山溪中使船。行船时眼睛要看得远，必须知道，在什么地方应当慢行，在什么地方应当掉转船头逆流而上，或者相反，应当尽力使船飞跑，闯过险关。所有的情况都要考虑到，并迅速采取相应的措施。稍一疏忽，被激流拥着的小船，刹那间就会在石头上撞得粉碎。石槛处河水激荡，小船颠簸摇摆，因而在船上保持平衡更加困难。对我们来说，由于河上还飘着冰排，岸边冰又夹挤航道，行船的困难就更多了。冰排使我们不能在理想的地方航船，而只能在那些尚可通行的地方穿绕。特别是遇到横在拐弯处的石槛时，尤其如此。岸边冰越宽，河心水流就越急。

从西家屯开始，伊曼河河谷具有极其明显的剥蚀性质。伊曼 278
河在这个地方纳入许多小支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右侧的东大沟[153]（有通向阿尔穆河的山口），然后是花间沟[154]和鱼皮沟[155]，再往下是蘑菇子沟[156]和土房沟[157]。

自西家屯稍往下去，可以看到高大的古河阶地，是由经强力压成一层层薄片的页岩构成的。其中有时夹杂着含石英细脉的土红色砂岩层。在阶地后面，离河约 10 公里的地方，耸立着杨木顶子

山[158]。

据乌德海人说，中国人在那里偷偷地淘金。

沿途，在马场沟河[159]、四方沟河[160]和加达拉河河口附近，可以看到乌德海人的夏季窝棚，现已无人居住。有些地方晾的鱼还没有收拾起来。土著们留下几条狗看守着，免遭乌鸦祸害。这些狗极其认真地履行看守职责。每当飞贼一出现，它们就扑上前去，汪汪叫着，把它们赶跑。

伊曼河一带的林木质地优良。山上以偃松和冷杉为主，河谷里落叶松居多。

伊曼河同所有的山间河流一样，有很多石槛。其中有一处，即介于西家屯和阿尔穆河之间的那处石槛最危险。那里的哗哗水声从老远就可以听到。河底的坡度单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岸有一块巨石悬在河面上，河水泛着泡沫冲击着巨石的底部，浪花飞溅，巨石上冻了一层冰。

乌德海人拢住船，互相商量了一下，然后把船横在河上，慢慢地顺流而下。在一股急流把船冲向礁石的刹那间，他们灵巧地一撑，船就掉转了方向。我从乌德海人的眼神里看出，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德尔苏比大家都镇静，我和他谈了谈自己的想法。

“没关系，长官！”他回答我，“乌德海人跟鱼的一样，使船的很会。我们这样的不能。”

越往前，行船越困难。冰排更多，岸边冰也加宽了。

伊曼河流域整个这一段覆盖着针叶混交林：岛屿上落叶松居多，中间杂着建筑用红松；河的两岸和砾石浅滩上生长着茂密的柳丛，为土著们制做滑雪板、帐篷、鱼叉和窄长雪橇等等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材料。

我们乘船才走了不远一段路。从早晨天气就很阴晦，现在重又起了暴风雪。乌德海人巧妙地在冰排之间拐弯抹角地穿行，用

船篙把冰排推向一边。过了加达拉河之后，伊曼河突然转了一个急弯。这里聚积着很多浮冰，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水道可通。前 279
面能否穿过去，还是已经封死，连我们的向导也不知道。乌德海人把船停下，问我要不要冒险。背着背囊行路，实在叫人厌烦，于是我决定碰碰运气。德尔苏开始想劝阻我，然而，我沒有接受他的意见，我认为万一走不通，我们还是能够上岸的。船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停，我们继续前进。可是又走了不到 40 米，就可以看见水道已被封死。前面到处都是冰排，船靠近它是危险的。如果水流迫使我们这只重载的小船靠到冰排上，船里会立即灌满河水。必须赶快退出去。但是，这样做原来并不那么简单。在狭窄的水道上要掉转船头是不可能的。只好让船尾在前，逆水而行。真不凑巧，我们恰好走在航道上，船篙勉强够得着河底。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走了一半路程。突然，有一个乌德海人喊叫起来，从他那惊恐的声调里，我感到我们处境危险，便向后看了一下。一块巨大的浮冰飞快地朝我们这里冲来。在我们退出这条水道之前，它将把这条水道堵死。乌德海人使出了全部力气，可是浮冰不等人，它发出一声巨响，撞在水道口一侧的冰上，接着又撞到另一侧的冰上。这时，发生了更糟糕的，也是我们完全沒有预料到的事。由于猛烈的冲撞，所有的冰块都活动起来。水道越来越窄了。

“冰很快船的撞碎！”德尔苏大叫起来，声音都变了。“快走！”

他抽身跳出船外，踩着浮冰向岸上跑去，手里还拉着缆绳。他掉下去两次，但是很快又爬到冰排上。幸亏离岸不远。哥萨克们也学着他的样子，跳出船去。科热夫尼科夫和鲍奇卡列夫顺利地上了岸，可是穆尔津却失足落水了。他开始往冰排上爬，但是冰排却翻了个底朝天。他越使劲往上爬，向下沉得越深。眼看他就要沉底了。德尔苏便扑过去救他，但自己却差一点儿淹死。这时，我和奥罗奇人一起，从一块冰挪到另一块冰上。我们一面拖着船，同

时自己又抓着它走。所幸，船头很快就到了德尔苏和穆尔津跟前。他们两人都得救了。船又陷在冰排之中，横在河上，顺水和冰排一起向下流去。我们开始往岸上扔背囊，然后自己也下了船。几分钟之后，小船被冲到悬崖脚下。它象活物一样，对冰块作了一番抵抗，颤抖起来，然后突然裂开，碎成两半。不久又传来一阵碎裂的响声，从水里漂出一片残骸，接着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我们上岸后所做的头一件事是点起了篝火。必须把衣服烤
280 干。有人提出，应当烧壶茶，吃点东西。大家开始找粮袋，可是没有找到。点了点枪支，也少了一支。没有办法，我们吃了点每个人口袋里剩下的东西，又继续赶路。乌德海人说，傍晚我们就可以赶到小河子沟子房。他们指望在那里的鱼楼里找到冻鱼。

黄昏时，我们果然走到了那座房子。里面是空的。哥萨克们在鱼楼里找到了两条干鱼。对这顿菲薄的晚餐，只能感到满意。

从大五河密沟[161]山泉开始，伊曼河转向西北，形成一个环形曲流。在这里，它右汇其最大的支流——阿尔穆河。这条河长160多公里，发源于锡霍特山脉，源头和阿尔卡角在同一纬度上。在上游，这条河由三条小河汇合而成。每条小河长30公里。从三条河的汇合口起，阿尔穆河向西流去，然后向北急转，继而又偏向西南，最后，到了下游，重又自东向西流去。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阿尔穆河河谷是由许多纵谷和横谷构成的。横谷最为曲折。有些弯曲处几乎成圆形。了解地形之后，冬季可以利用狭窄的谷弯口大大地缩短行程。

在下游，阿尔穆河宽约80米，深2—3米，流速每小时10公里。阿尔穆河河谷有发育极好的阶地。中游特别多，主要在左岸。这些阶地高达10米，基底厚大，由致密的页岩构成。上面覆盖着很厚的冲积碎屑岩岩层。

在阿尔穆河右岸，离河口两公里远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住着乌

德海人。他们的住地是由四座房子组成的。1906 年时，他们只有十五个乌德海男人和女人。从阿尔穆河沿伊曼河向下再走一站路，还有一个乌德海人的住地老柳。共有八个居民。老柳是河右岸的一块林中旷地，长 4 公里，宽 $1^1/_2$ 公里。

伊曼河汇阿尔穆河之后，突然变窄，只有主流，没有河汊。主流宽 80—100 米，因此，流速大大地加快了。在这里，群山逼近河道，时而从一侧，时而从另一侧排挤水流。整个这一段的主要岩层仍然是页岩。

据向导说，从我们停歇的地方到阿尔穆河要走三天。但是，如果横跨伊曼河环形曲流顺着山路直走，可以缩短行程。这样走，可以直接到阿尔穆河以下 50 公里处的香石河子地区。由于口粮不 281
足，缩短行程对目前来说特别重要。乌德海人答应送我们到小路离开伊曼河向别处拐弯的地方。再往下去，我们只得自己走了。

第二天(11 月 2 日)中午，我们到了弯弯曲曲由西向南流的虎踏道河。我们须沿这条河前行，登上山口，这条山是使伊曼河形成环状曲流的原因。虎踏道河长 3.5 公里。这条山脉的上坡和下坡都同样陡峭，坡斜约为 30°，而山口则高出伊曼河 350 米。

现在，我们面前有两条泉水，一条向北流，另一条向西流。我们大概应该向西去，可是我却错误地向北走了。过了山口之后，一找到烧柴和比较平坦的地方，我们立即宿营。

11 月 3 日早晨，我们吃了仅有的干鱼，背着轻轻的背囊上路了。目前唯一的希望是打猎。因此，决定让德尔苏走在前面，为了不惊动野兽，我们跟在后面，离他约三百步远。我们沿着一条不熟悉的小河向前走，从山口上仅仅可以看到它是向西流的。

我们都指望德尔苏能打到点什么，但是毫无结果。没有听到枪声。走到下午，河谷变宽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条依稀可辨的羊肠小道。它向左，即向北去，穿过一片塔头沼泽。

饥饿开始作祟。大家默默地走着，谁也不想说话。突然我看到了德尔苏：他悄悄地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挪动，弯着身子在地上拣什么东西。我喊了他一声，他朝我挥了挥手。

“你找到什么啦？”Г. И. 格拉纳特曼问他。

“熊吃鱼，”他回答，“头扔掉了，我的拣起来。”

果然，雪地上乱七八糟地扔着许多鱼头。可以看出，熊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是下过这场雪以后了。

“逢到无鱼处，虾儿顶鱼鲜”。挨饿的时候，熊吃剩的残肴也能充饥。大家不约而同地拣起鱼头来，过了一刻钟，人们所有的口袋里都装满了。

我们只顾拣鱼头，不知不觉地顺着这条小河谷走到一条相当大的河跟前。这是西南岔及其支流大鸭沟[162]、蚂蚁沟[163]、皮梨沟[164]。如果乌德海人的话可靠，那么我们明天中午就可到达伊曼。

我们走到河对岸，在茂密的针叶林里安顿宿营。我们感到鱼头是多么香啊！有些鱼头上还残留着很多鱼肉，捡到这样的鱼头真是有福气。我们把这些鱼头平均分开，这顿晚饭大家吃得很香甜，但是沒有吃饱。

282 半夜，气温骤然下降，可是因为烧柴不缺，我们睡得很好。

这一夜我们很多人梦见了馅饼和什锦小吃。

11 月 4 日，早晨起来，感到肚子很饿。

现在，我们将沿着西南岔河下行。西南岔河为南北流向，并稍向东偏，它流经宽阔的褶皱间河谷，这条河很弯曲，常常分出河汊，形成了许多岛屿，岛屿上长满了柳树。这条河宽 40—50 米，深 36—45 米。两岸的森林为混交林，其中针叶树居多。

我发现这一带的积雪比库卢姆别河沿岸厚得多。有些地方几乎雪深沒膝。踏着这样深的积雪，行进很困难。一个小时最多能走两公里左右。

打猎的算盘是打错了，再找到鱼头的希望也落空了。有一回，哥萨克科热夫尼科夫碰到一只麝，朝它开了枪，但是沒有打中。

根据时间推断，我们已经该到伊曼了。每次转弯的时候，我都盘算着，该看到西南岔河河口了，然而，前面却是一片森林，然后又是一个拐弯，接着还是森林……

黄昏时，我们走到一座用树皮搭的小窝棚跟前。我对找到这个所在很高兴，可是德尔苏却对它不满。他提醒我说，这里一件原始森林里的日用品也沒有，证明这座窝棚仅仅是行人过夜的地方。看来离伊曼河至少还有一站地。

饥肠辘辘，大家都很难受。哥萨克忧心忡忡地坐在火堆旁，叹着气，彼此很少说话。我有几次问德尔苏，我们是否迷了路，我们走的路对不对。可是他自己也是头一次到这一带来，他的全部意见也仅仅基于揣度。为了好歹能摆脱饥饿的折磨，哥萨克很早就躺下睡了。我也躺下了，但是怎么也睡不着。担心和疑虑折磨了我一夜。假如明天打猎一无所获，又不能到达伊曼的话，那就糟糕了，夏季沒有食物还可以支持几天，可是冬季饿着肚子是容易冻僵的。

第二天早晨，德尔苏最先醒来，并把我叫醒了。我又为前面的路程担起心来。趁现在有力量，腿脚还能动弹，必须走。可是刚一上路，我就感到体力不及往日，背囊比昨天加倍地重了，我们就坐下来歇歇。很想躺下，什么都不干。这可不是好兆头。我们就这样挣扎到下午，才走了很小一段路。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决走不到伊曼。一路上，我们开枪打了两次小鸟，打死了三只鸭和一只啄木鸟，可是这几只鸟对五个人来说，能顶什么事呢？

这时，天开始阴了，乌云又遮满了天空。阵阵疾风卷起了地上 283
的积雪。空气中充满了雪尘，旋风在河上飞转。有些地方，风把冰

上的积雪吹得干干净净，有些地方正相反，堆起了很大雪堆。这一天，大家冻得混身冰凉。我们的衣服穿破了，已经不能御寒。

左岸耸立着岩石重叠的山岗。临河的那一面是悬崖峭壁。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不大的，类似洞穴的石窑，在里面燃起了篝火，德尔苏把锅吊在火上，烧了一锅开水。然后，他从自己的背囊里取出几块马鹿皮来，在火上把毛烧净，用小刀切成细条，象面条一样。他把皮子条撒到锅里，煮了很长时间。然后对大家说了下面的话：

“每个人都得吃。肚子的骗骗。力量少少增加，以后必须快走。休息的不能。今天太阳沒有时，我们的找到伊曼。”

谁也不用别人劝说，大家都已是饥不择食了。虽然皮子煮了很长时间，可是仍然硬得嚼不烂。德尔苏不让大家多吃，劝阻贪嘴的人，说：

“不要多吃——不好！”

半小时后，我们离开了山口。吃了皮子虽然不能解饿，却使胃机械地活动起来。每当有人掉队时，德尔苏就骂起来。

天已经黑了，我们仍然走着。西南岔河好象沒有尽头一样。拐过一个弯，又是一段河，接连不断。我们勉强拖着两条腿，象醉汉一样走着，要不是德尔苏劝阻，早就停下来宿营了。晚上约六点钟，开始出现近处有人烟的迹象：滑雪板和窄长雪橇的痕迹、新放倒的树木、锯好的木柴，等等。

“伊曼远远的不能啦，”德尔苏满意地说。

大家都感到来劲了，走起路来也精神多了。前面远远地传来了狗吠，好象是对德尔苏那番话的回答。我们又转了一个弯，就看到了灯火。这是中国村庄香石河子[165]。

过了一刻钟，我们走近村庄。我从来沒有象这一天那样疲劳过。我们走到第一座房子，便进去了，沒脱衣服就躺到炕上。不想

吃，不想喝，也不想说话，只想躺着。

当然，我们的出现使中国人惶恐不安。房主人比其他人更为惊慌。他偷偷地打发几个工人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一会儿，屋里又来了一个中国人。看样子他有三十来岁，中等身材，体格粗壮，脸盘象个典型的蒙古人。我们这位新相识的穿戴，显然比其他人都好。他的举止很随便，说话声音尖锐刺耳，用俄语和我们交 284
谈，详细询问我们是什么人，到哪里去。他说的俄国话很纯正，沒有歪曲和错误，他常常在自己的话里加进几句俄国谚语。他劝我们搬到他的房子里去住，说他叫李堂奎，是李庆福的儿子。还说全村数他的宅子好，而我们现在落脚的房主人家很穷，等等。然后，他走到门外，和这家主人小声交谈了很久，于是主人走到我跟前，也请我们搬到李堂奎家里去住。沒有办法，只好让步。不知从哪里来的工人，立即搬走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在小路上走的时候，德尔苏悄悄地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说：

“他的很狡猾的人。他的想骗人。今天我的不睡觉。”

我也感到这个中国人可疑，而且很不喜欢他那种阿谀奉承和狎昵的态度。

香石河子村座落在伊曼河右岸。这里有中国房子二十二座，居民一百九十六人。在林中旷地的另一端，靠近森林的地方有乌德海人遗弃的住地，有八个帐篷。六十五名乌德海人(二十一名男人，十二名女人和三十二名儿童)全都抛弃了自己的住处，迁到瓦贡别去了。

过了约莫五分钟，我们来到李堂奎家。宅子的周围有几间供工人和猎人住的房子。房子后面是仓房、铁匠炉、棚子和马厩等等。我们进了屋，主人本想把我和Г. И. 格拉纳特曼安顿在自己房间里，但是我坚持要两个哥萨克和德尔苏跟我一起过夜。后来，李堂奎开始请我们吃饭。茶和豆油烙饼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好吃啊！

我们甚至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疑虑。饥饿的感觉刚一消失，不安的感觉便重又涌上心头。李堂奎虽然款待我们，但是这种款待并不使人感到亲切。从他的一举一动可以看出，他是别有用心的。德尔苏一直在细心地观察他。我决定也不睡觉，但是却无力克服疲劳。晚饭后，我感到眼皮已经抬不起来，终于不知不觉地沉入了梦乡。

半夜，有人摇晃我的肩膀，我醒过来，立即一跃而起。德尔苏坐在我旁边，他对我做了个手势，叫我不要做声，然后对我说，李堂奎给他钱，叫他劝我不要到瓦贡别的乌德海人那里去，要从旁边绕过他们的帐篷，并且答应给我们派专门的向导和脚夫。德尔苏回答说，这件事他做不了主，然后就躺在炕上装睡。李堂奎一直等到他认为德尔苏已经睡着时，才悄悄走出房子，骑着马到什么地方去了。

285 “咱们的明天必须瓦贡别去。我的想，那里坏事的有，”他说完，就不做声了。

这时从外面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我们躺到自己的铺上装睡。李堂奎走了进来，他先在门口停下听听动静，直到确信所有的人都在睡觉之后，才悄悄地脱了衣服，躺在自己的铺上。不久我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

我是被喧哗声吵醒的，因此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哥萨克向我报告说，有一些乌德海人向房子这儿来了。我穿好衣服，出去看他们。他们用极不友好的目光瞅着我，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喝过茶之后，我宣布继续前进。李堂奎挽留我再住一天，并说要给我们宰猪等等。德尔苏这时给我使了个眼色，叫我不要同意。于是李堂奎硬要派个向导送我们，但也被我拒绝了。李堂奎无论怎么耍花招，也没能骗过我们。

从香石河子起，小路在一座座高山脚下沿着河右岸延伸了约

两公里之后，又进入一片林中旷地，当地的中国人称之为铧子沟[166]。这片旷地长5公里，宽1—3公里。我数了一下，铧子沟共有十九座房子，住着近二百名中国人。

伊曼河一带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良好的武装，生活也很富裕。他们极端仇视我们。我向他们打听道路和询问居民人数时，他们粗暴地回答说："不知道"。而有些人回答得更干脆："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再往前走，离路不远就是乌德海人的住地瓦贡别，共有四座房子和帐篷。据了解，这里住着八十八名乌德海人（二十九名男人，十九名女人，三十七名儿童）。

当我们走近乌德海人的住处时，他们纷纷朝我们走来。乌德海人远非友好地接待我们，甚至没有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

他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在李堂奎家过夜？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对我这样不友好。乌德海人回答说，他们早就等着我来，突然听说我来了，却住在香石河子中国人那里。

很快一切都弄清楚了：原来这里发生过一件惨案。中国人李堂奎是伊曼河河谷的财东，剥削土著。如果他们不按期缴纳一定数量的毛皮，就会受到残酷的惩罚。许多土著已家破人亡，妻子被强奸，孩子被抢走，卖掉抵债。终于有两个克亚隆季加氏族的乌德海人马先达和索莫，忍无可忍，就到哈巴罗夫斯克去向总督上告。总督答应帮助他们，并顺便告诉他们，我将从海滨到伊曼河来，叫他们来找我提出申诉，认为我在当地容易把问题弄清楚。这两个 286
乌德海人回来之后，就把他们这次出门告状的结果告诉了他的亲族们，并且开始耐心地等待我的到来。李堂奎知道了索莫和马先达出门告状的事，便下令用棍子毒打告状的人，以儆效尤。其中一个人当场被打死，另一个人虽然还活着，却落得终生残废。于是，

死者的兄弟古隆加又到哈巴罗夫斯克去了。李堂奎下令把他抓住，冻死在河里。乌德海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决定拿起武器来保卫族人，于是戒备起来。土著们已经就地呆了两个星期，沒有出外打猎，由于缺少吃的，大家都在忍饥挨饿。突然有个消息传到这里，说我到了香石河子，住在李堂奎家里。我向他们解释说，当时我对伊曼河畔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到达香石河子的时候，又累又饿，因此碰到一座房子，就进去投宿，沒有加以选择。

晚上，所有的老年人都聚集在一座帐篷里。会上决定，我回到哈巴罗夫斯克后，就把这里的一切情况禀报上司，并请求对土著给予援助。①

老人们散了之后，我穿好衣服走出帐篷。周围一片漆黑，两步以外就看不见人影。仅仅根据帐篷上的圆洞里冒出来的火星和烟，才能知道乌德海人住处的所在。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响彻寂静的夜空：那是打板鼓的声音，随后又传来了似诉如泣的歌声。这些声音有一种恐怖和忧伤的情调，象波浪一样扩散到远方，消失在寒冷的夜空中。我喊了一声德尔苏，他走出来对我说，萨满在最边上的一座帐篷里给生病的小孩治病。我朝那里走去，但是在帐篷门口碰到一位老太婆，她把我拦住了。我理会到，行巫术[167]时，我在里面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又沿着小路走了回来。

在中国房子那边闪烁着灯光。我感到冷得很，便走进帐篷，在火堆旁边烤起火来。

---

① “回声版”此处是：“会上决定，我回到哈巴罗夫斯克后，立即把这里的一切情况禀报总督，并请求他派一队哥萨克兵到香石河子来。”——译者

第二十九章　从瓦贡别到帕罗沃齐

送别　泰齐别里河　卡尔通　中国人的敌对情绪　拒绝留宿　靠嗅觉测定目标　老房子　庙岭　狂暴的主人　帕罗沃齐　内出河　科捷利诺耶村　大路　戈戈列夫卡村人的款待　伊曼河下游　同路人的效劳　与德尔苏分别　伊曼车站　返回哈巴罗夫斯克

第二天早晨(11 月 8 日)，我们继续赶路。

所有的乌德海人都出来欢送我们。这一群人穿得花花绿绿，面孔晒得黝黑，帽子上缀着松鼠尾巴，给我留下了奇特的印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有些粗野而又天真。

我们走在中间，老年人和我们并排走，年轻人常常被水獭、狐狸和兎子的足迹吸引着，跑到两边去。土著们在林中旷地的尽头停住脚步，让我到前面去。人群中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送给我一个猞猁爪，并让我把它放在衣袋里，好记住他们控告李堂奎的事。然后，我们就分别了，乌德海人回家去，我们则继续前进。

从西南岔河河口起，伊曼河改变了流向，由此向北，一直流到塔季别河河口。塔季别河有三个名称：赫哲人叫它“捷基比拉”；乌德海人叫它“泰基比亚札”；俄国人则称它为“泰齐别里”。伊曼河 288
在这里重又向西流去，直到注入乌苏里江为止，不再改变流向。伊曼河的这一段河谷，也是由许多交替出现的剥蚀谷和构造谷构成

的。这类河谷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尤为常见。

在西南岔河和塔季别河之间，伊曼河从左侧依次纳入下列支流：大石头河[168]（长 50 公里）和黑山沟[169]（长 10 公里）。在这两条河的河口之间有一座老妈子踪山[170]，再往下是煤大沟子河[171]（长 6 公里）和与其同名的一座山，最后是小西北河[172]（长 25 公里）。从右侧自上而下依次汇入伊曼河的支流有：瓦贡别河（长 40 公里）及其支流大烟沟[173]（长 6 公里）和处处围子（长 15 公里）。

泰齐别里河长 100 公里，河里石槛极多，倒木纵横，上游由东向西流，直到接近河口时，才稍向南转。整个河谷布满茂密的针叶混交林。泰齐别里河的下游有下列支流：右岸有草老沟子[174]河（长 12 公里）、长嘴子[175]河及与其同名的一座山和西北岔[176]河，然后依次是：旱泥河子[177]河、北砬子[178]河和西南岔河。西北岔河由小西北岔[179]河和三岔子[180]河汇合而成，平均流速每小时为 9 公里，河深约 1.5 米，靠近河口的河面宽 50 米。如果溯右边的小河而上，两天即可到达北出河[181]，溯另一条小河而上，四天可达石头河[182]（比金河上游的支流）。从左侧注入泰齐别里河的有：南岔河（长 25 公里）、貂皮沟[183]河（长 20 公里）、叉木桥沟子[184]河（长 30 公里）、豹妈子沟[185]河（长 12 公里）和大岭沟子[186]河（长 40 公里）。在第三条和第四条河的河口之间，有一座相当高的山，当地的中国人称为老鸹嘴子。

伊曼河纳入泰齐别里河之后，便转向西流去。在这里，河宽约 140 米，河深 3—4 米。再往下去，从左侧注入两条小河：三大泡子[187]河（长 8 公里）和靠亮屯[188]河（长 15 公里）。中国人又称后一条河为金子河。

夏天，在森林里行走，应当留神察看，免得找不到路径。冬季，大雪覆盖以后，灌木丛中的小路清晰可见，这对我的测量工作大有帮助。

小路一直紧靠河边，遇到陡崖拦路，才爬上山坡。伊曼河河谷宽窄不一：有时宽达3公里以上，有时窄得只容河水流过去。

伊曼河只有一条河道的地方很少，常常分出许多河汊。有些河汊相当长，而且远离主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沟子[189]河、纳柳河和卡尔通河。

这些天来，我们非常疲劳，很想停下来休息。据乌德海人说，289
前面有一座很大的中国村庄卡尔通。我们打算在那里休息一天，积蓄点力量，如果有可能的话，就雇几匹马。但是，我们的梦想却注定不能实现。

在金子河与卡尔通河之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支流注入伊曼河，其名称如下：从右侧注入的有杨木架河（长25公里）、老鸹嘴子[190]河（长2公里）和王八砬子河，意为“象乌龟一样的石崖”（长25公里），卡尔通附近的石头山也叫这个名字。如果从伊曼河这边看这些石山的侧面，其轮廓确实很象乌龟。据乌德海人说，老鸹嘴子和王八砬子两河之间的山里有金子。从左侧注入伊曼河的支流有：靠亮屯河（长10公里）、虾多泡子河（长15公里）、丘砬沟河（长40公里）、东大沟河（长50公里）、鞑子沟[191]河（长15公里）和黄米河子[192]河（长12公里）。

卡尔通其实是一个大盆地，长6公里，宽3公里。这里共有四十二座中国房子，居民有男人五百七十五名，女三人，儿童九人。

卡尔通这个地方，可以算作混交林和阔叶林的交界。河流附近的山上长着红松，冬季，它那墨绿的针叶尤其引人注目。

当我们走近卡尔通村时，天已傍晚了。夕阳刚刚沉没在地平线下，天际还残留着落日的余辉，它的回光返照着大地。小河旁边隐约地露出一些中国房子，它们掩映在云杉丛中，似乎想避开过路人的眼睛。我们朝这些房子走去。

“卡尔通”一词（可能是“高丽屯”）意为“朝鲜人的村落”。相传

从前在这里的河汊里采到过很多珍珠。另一种说法是："卡尔通"意为"大门"。确实如此，在卡尔通西边，河谷又收缩起来。左侧伸过来的是恒虎道山[193]，右侧伸过来的是王八砬子支脉。

我在哪里也没见过比卡尔通更富裕的房子。这些房子坐落在河右岸，与其说象住房，倒不如说更象工厂。

我顺便走进其中的一座房子。中国人怀着敌意接待了我。我们是什么人，乌德海人为什么送我们等等消息，早已传到他们这里来了。既然主人冷淡，呆在人家屋里是不愉快的。于是，我走进另一座房子，那里的人对待我们更不好。第三座房子，我们连门都没能敲开。在第四座、第五座、第十座房子里，我们都遭到了同样的冷遇。勉为其难是不行的。我骂起来，哥萨克也骂起来，德尔苏也在骂，但是毫无办法。我们只有屈服，我不愿意在这些房子附近过夜，因此决定再往前走，直到找着适合的宿营地为止。

290 时已黄昏，天空那美丽的霞光渐渐暗淡下去，有些地方出现了星星。

中国房子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而我们还是不停地往前走。德尔苏突然站住，把头向后一仰，闻起味儿来。

"等等，长官，"他说。"我的找到烟味了，这是乌德海人。"过了片刻他又说。

"你怎么知道是乌德海人？"科热夫尼科夫问他。"说不定是中国房子呢？"

"不是，"德尔苏说，"是乌德海人。中国房子大烟囱的有：烟高高地走。乌德海帐篷的烟低低地走。乌德海人鱼的烤。"

他说完之后，便满怀信心地朝前走去。有时又停下来，使劲地闻着。我们这样走了五十步、一百步、二百步，可是仍然看不见德尔苏说的那个帐篷。疲惫不堪的人们开始嘲笑这个老头子，德尔苏感到很委屈。

“你们的想这里睡，我的想帐篷里去，鱼的吃。”他不露声色地说。

我跟着他走，两个哥萨克跟在我的后面。约莫过了三分钟，我们果然走近了乌德海人的住地。这里有两个帐篷，里面住着九个男人、三个女人和四个孩子。我走进一座帐篷，看见一个女人在火上烤鱼。很明显，德尔苏的嗅觉比我们敏锐得多。他起码在二百五十步以外，也许更远些的地方，就闻到了烟火味和烤鱼味。

过了几分钟，我们就坐在火堆旁一边吃鱼，一边喝起茶来。这一天我感到特别累，勉强在日记本上作了一些必要的笔记。我请求乌德海人夜里不要把火熄掉。他们答应轮流看守，接着就动手劈起木柴来。

夜里雾气腾腾，很冷。坦白说，我但愿明天清晨突然变天。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睡个够。可是，太阳刚一升起，雾就消散了。河汊两旁的灌木丛和树木都挂着白霜，看去很象珊瑚。光滑的冰面上落了一层霜花。霜花在阳光下闪烁，好象无数颗钻石撒落在河上一样。

我看到哥萨克们急于回家，便顺着他们的心愿去做。有一个乌德海人自告奋勇送我们到庙岭。庙岭是一座大烧锅的名称。这座烧锅位于伊曼河右岸，离卡尔通约 7 公里，在其下游。

今天，我感到走起路来更加吃力了。

出了卡尔通大门，河谷重又开阔起来。我登上一座小山岗，奇妙的景色顿时呈现在我的眼前。伊曼河河谷向东延伸，渐渐消失 291
在山丛里。我向西、北、南三方极目望去，眼前展现出一片广阔的、丘陵微微起伏的低地。低地上有一片片不大的稀疏的阔叶林。疏林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长满了野草和灌木的白色的原野。中国人把这一大片低地称作老房子[194]。它长 80 公里，宽至少有 50 公里。这些地方看起来很适于耕种，但是，无论在哪里都看不见房子。中

国人不到这个地方来，大概不是沒有原因的：或是因为这里的土地贫瘠，或是因为伊曼河水泛滥时，土地常被洪水淹沒。听说在清沟子一带还有一座帐篷，里面住着两个单身的乌德海人。

大约在下午两点钟，我们到达了庙岭。这是伊曼区最古老的房子之一，里面住着十六个中国人和一个赫哲族女人。房主人大约是在五十年前到这里来落戶的，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而现在他已有七十岁了。出乎意料的是，他接待我们虽然不那么殷勤，但毕竟还给我们安排了伙食，并允许我们在他的房子里住宿。晚上，他喝醉了，开始向我请求什么，可是，后来语调变得非常生硬，以至叫嚷起来。

“庙岭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昨天才有的。”他说，“庙岭跟我的年纪一般大，可是你们却来撵我。我决不把庙岭交给你们。要是逼得我非离开这里不可，我就放火把它烧掉。”

说完，他就宣布马上放火烧房子，并跑到院子里，拖来一大捆干草。

后来德尔苏又让他喝酒，把他灌得人事不省，让他躺在那捆干草上睡了，才算完事。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走了。那个老头子还在他的房子里睡觉。他不想把这座房子让给我们，我们也不打算从他手里夺过来。

眞怪，我们越走近乌苏里江，身体越觉得不舒服。现在背囊几乎是空的，但是背起来却比刚上路装得鼓鼓时还重。肩膀被背带勒得一碰就疼。由于紧张，头疼，浑身虚弱无力。

越接近铁路线，居民对我们的态度越不好。我们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鞋也磨坏了。农民们看待我们就象看待流浪汉一样。

从庙岭起，小路顺着塔头甸子绕过沼泽和河汊。大约过了两小时，这条小路把我们引到一座不高的山丘下，山上生长着稀疏的

柞树林。这些山丘是伸进老房子中部的独立山块，名叫沟子山[195]。它们是某些大山的残余，这些山一部分被冲毁，一部分则沉没在第三纪形成的厚层中。小小的黄泥河子从山脚下流过。 292

士兵们慢腾腾地走着，而且常常休息。黄昏前不久，我们总算走到了帕罗沃齐这个名称古怪的地方。这一名称的来源，我始终没弄清楚。这里住着乌德海人的族长萨尔·基蒙卡和他的家属，共有七个男人，四个女人。1901 年，他曾和移民局的职员米哈伊洛夫一起，沿着伊曼河走到锡霍特山脉。因此曾拨给他一片田地，作为奖励。萨尔·基蒙卡根据亲身经历知道，考察锡霍特山脉的人要经受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所以，我们在他家里受到盛情款待，晚饭时，饱餐了一顿小米饭和干鱼。

晚上，我从他那里得知，往下游再走约 4 公里，有一条叫做内出河[196] 的大河注入伊曼河。这条支流几乎有一半流经老房子低地，两边是塔头沼泽，沼泽里长着很高的野草和枯萎的灌木丛。据他说，内出河非常蜿蜒曲折。茂密的混交林带从离伊曼河 40 公里远的地方开始，然后就是火烧迹地和森林沼泽。内出河的支流黑泥道河[197] 以盛产人参驰名。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吃了些鱼就继续前进。萨尔·基蒙卡一直把我们送到不久前在帕罗沃齐附近落戶的朝鲜人居住的地方。伊曼河下游还沒有结冰，过河必须乘船。我们走遍了所有的房子，连一个男人都沒有找到。妇女们惊慌地看着我们，默默不语，并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眼看什么也弄不到，我只好把手一挥，命令士兵们向河边前进。那个乌德海人不知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一只藏在灌木丛中的平底小船。他用这只船把我们一个一个送过河去，然后便回去了。

在伊曼河左岸一个孤零零的小山脚下，有四座土屋，这是俄国村落科捷利诺耶。这里的移民刚刚从俄国迁来，房舍还沒来得及

完全盖好。我们走进一座土屋，请求留宿。小屋的主人们非常殷勤。他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上哪儿去，然后就抱怨起自己的命运来。

我吃上了农家的面包，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晚上，所有的农民都聚集在小屋里。他们讲起新居的生活情况，时常叹息。大概，他们感到迁居的滋味并不好受。如果沒有大麻哈鱼的话，他们只怕早就饿死了，只有鱼还算帮他们的忙。

从科捷利诺耶村起，路上开始设置里程标。村子旁边的里程标上写着“74”这个数字。雇马沒有钱。我一定要把测量工作进
293 行到底，就非得步行不可了。此外，破衣烂衫也迫使我们靠走路发热御寒。

清晨，天刚破晓，我们就出发了。

过内出河后，这条大路立即上了山口，其中有长达9公里的一段是在斜坡上。左侧是多沼泽的伊曼河低地，右侧是山岗，上面生长着稀疏的可作薪材用的老柞树林。这条路起初朝北走，后来，在写着“57”俄里的里程标旁向西转去。

下一个村庄是冈恰罗夫卡。这个村子比科捷诺利耶村大，但是生活状况同样欠佳。贫穷从每个窗口透露出来，从农民的脸上、女人的眼神里和孩子们的衣著上显示出来。

午后，我们到达朝鲜人的小村落卢基亚诺夫卡。这个村子里共有房子五十二座，零零散散，彼此相隔甚远。我们在这里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前进。黄昏降临时，我们正在路上。我们大家都非常累，浑身都冻透了，想吃东西。不久我就分辨不清仪器上的刻度了，但是，道路还能看得清楚。于是我便用火光照着工作。一个哥萨克按信号把划着的火柴拿到仪器跟前来。趁这片刻的照明，我读完游尺上的刻度，把它标在平面图上，再往前走。前头终于出现了火光。

“村庄!”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句。

“夜里,火光老是骗人。”德尔苏说。

的确，在黑暗中离很远就可以看到火光。火光有时候显得比实际上要远，有时候显得很近，几乎就在跟前。我们向前走，火光好象也在向前移动。我刚想宣布休息，火光突然一下子出现在跟前。在黑暗中我们看到了茅屋:一座、两座、三座……共有八座,这是维尔鲍夫卡村。很多农民都不在家，他们到城里谋生去了。神色惊慌的村妇们把我们当成了红胡子，不愿开门。我们只好向村长求援。他把我、德尔苏和鲍奇卡列夫安顿在自己家里,把Г. И. 格拉纳特曼、穆尔津和科热夫尼科夫安顿在邻家。

这一天,我们走了 35 公里,都累得要命。由于过度疲劳,我久久不能入睡，翻来覆去地折腾着。每次翻身换一个姿势都感到舒舒服服的要入睡,但很快关节又酸疼起来。

离铁路线还有 43 公里。我和同伴们商量之后,决定一次走完这段路程。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我又用火光照着工作了一个小时左右。太阳出来时，我们已经接近戈戈列夫卡了。

早晨寒气袭人。村里炊烟四起。烟囱里冒出缕缕白烟，在空中扩散开来,变成了橙黄色。

我不想在这里停留,然而,一个当地居民得知我们是什么人之 294
后，便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喝茶，盛情难却。主人是个非常殷勤的人,他用牛奶、白面包、蜂蜜和黄油款待我们。他的姓名我记不得了,但却衷心地感激他的殷勤好客。这还不算,他又供给我们路上吃的食物，还送给士兵们一些烟叶和蜜糖饼干。坐在他家里喝茶时,我不时凭窗外望,打听周围一带地方的情况。

戈戈列夫卡村坐落在伊曼河左岸，离河半公里远。对岸群山屏列,这些山的名称如下:山高城[198]、厚石[199]、王八脖子和小山冲

子[200]。在第一座山(山高城)附近,有北出河[201]注入伊曼河,流向与其平行,仅在下游稍向南偏。这条河长约150公里,宽40米,深2米,流速每小时3公里。河的源头有一个通向石头河(比金河支流)的山口。北出河极其蜿蜒曲折,下游尤其如此。最近几年,这里的树木被大量盗伐。北出河的支流中,值得注意的有:左侧的(由河源向下)东南岔河、黑河[202]、沙坨河[203]和西克辛达河;右侧的小河子[204]、旱泥河子河、乌尚卡河和小北出河。在河口与伊曼河之间,有一座不大的朝鲜屯萨罗夫卡,再往下去,在群山突起的地方,有两座朝鲜屯:奥姆鲍尔和萨姆鲍尔。

茶和面包增强了我们的体力,向好客的主人道谢之后,我们又登程前进了。不久便到了兹维尼戈罗德卡村。现在离铁路线只剩下23公里了。可是,既饱餐一顿早饭,又知道今天肯定可以走完全部路程,这点距离还算得了什么呢?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但是却很冷。测量使我感到厌烦极了,然而把工作进行到底的顽强意志不允许我半途而废。每次确定方位之后,我便匆忙绘出附近的地形图,然后呵口气暖暖手。我们走了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后,遇上了一个庄稼汉,他正赶着马车到火车站去送鱼。

"您怎么这样干活?"他问我,"难道您不冻手?"

我回答说,我的手套路上戴坏了。

"那么快拿我这副去吧,"这位同路人说,"我有一副备用的。"

他说着就从车上拿出一副很暖和的毛线手套递给我。我接过手套继续工作。我们同路走了约两公里,我绘图,这个农民对我讲了他的生活情况,把所有的人都一一骂遍了。他大骂自己的同乡,大骂邻居的老婆,连教师和神甫也都骂到了。我听了非常讨厌。
295 他那匹瘦马走得很慢,我看,照这种速度,天黑以前也赶不到伊曼。我摘下手套,把它还给赶车的,向他道了谢,祝他顺利,便加快了

脚步。

“怎么，”他在后面喊了起来，“难道您不打算付钱吗？”

“付什么钱？”我问。

“手套钱！”

“你不是已经把手套收回去了吗，”我回答他。

“你看，真没想到！”我的这位恩人不满地拉着长腔说，“我心疼您，可您却不想付给我钱！”

“你心肠太好啦！”哥萨克们说话了。

德尔苏气坏了，他一边走一边吐唾沫，并且不断地用各种话骂那个赶车的。

“坏人，”他说，“我的这种人不愿意看，他的脸简直没有。”

这个赫哲人所说的“没脸”就是没有良心的意思。确实不能不同意他的说法，这个人的确没安好心肠。

这件事破坏了我这一天的情绪。

“这种人怎么活着，”德尔苏还不肯住嘴，“我的想，他的活下去不能，他的自己很快完蛋。”

午后，我们走到瓦库河，就在路上停下来休息了一次。

按直线计算，离铁路不到两公里了。但是，里程标上却写着“6”字，这是因为大路要在这里绕过一片很大的沼泽。风送过来火车的吼声，车站上的建筑物已经可以看清楚了。

我暗暗转着一个念头：德尔苏这次可能跟我一起到哈巴罗夫斯克去，我非常舍不得和他分开。近几天来，我发觉他对我特别关心，想说些什么话，问点什么事，可是难以启齿。最后，他终于打破了情面，向我要些子弹。我由此看出，他决定离去。

“德尔苏，不要走啦，”我对他说。

他叹了口气说，他害怕城市，在城里他没啥可干的。

于是，我建议他跟我一起到火车站去，在那里我可以给他筹措

些盘费和粮食。

“长官，不用啦，”赫哲人回答，“我的找到紫貂，它跟钱一个样。”

我白白劝了他半天，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德尔苏说，他要沿着瓦库河向前走，在瓦库河源头捕紫貂，然后，等雪开化时，就到刀毕河去。在那里的阿努奇诺地区附近住着一个赫哲人，是他的老相识。他决定春季在老人那里住两个月。我和德尔苏约好，明
296 年夏初，当我再次出去考察时，将派一名哥萨克去找他，或者亲自去找他。德尔苏同意了，并答应等着我。随后，我把自己所有的子弹都给了他。我们坐下来，反复地谈着一个话题：将来在什么地方会面。我们再三约定会面地点，尽量推迟离别的时间。我非常不愿意跟他分手。

“好啦，该走了，”德尔苏说着，背上了自己的背囊。

“再见吧，德尔苏！”我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再见吧！我永远不会忘掉你为我做的许多事情……”

一轮红通通的夕阳刚落下去，在地平线上留下了暗淡的光芒。和往常一样，头一个出来的是金星，接着出来的是木星和其它的大星星。德尔苏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但是，有些难为情，便用衣袖擦起自己的枪托来。我们默默不语地坐了片刻，然后彼此又握握手就分别了。他拐弯向左边的河汊走去，我们则顺着大路一直向前走。走了不远，我回头张望，看见了这个赫哲人。他走上了砾石滩，正在察看雪地上的踪迹……我喊了他一声，向他挥动帽子。德尔苏也向我招手回答。

“再见吧，德尔苏！”我暗自想着朝前走去。哥萨克们随后跟着我。

现在，我们面前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到处是枯黄的野草和白皑皑的积雪。风掠过的地方，枯草摇曳着。西半天，在夜雾笼罩的群

山外，晚霞渐渐暗淡，寒冷的黑夜从东方姗姗来临。车站上灯火齐明，射出白色、红色和绿色的光芒。

这一天，我们累极了，在整个旅行期间还从来没有这样疲劳过。路上大家哩哩啦啦，各走各的，距离拉得很长。离铁路大约还有两公里了，然而这短短的距离对我们说来，比刚开始旅行时的20公里还难走。我们鼓起最后的一点力气，慢慢地走向车站，不过当我们离车站还有二三百步远的时候，便都坐到枕木上休息起来。从我们身旁路过的工人们，对我们在离车站这样近的地方休息感到惊讶。有个工人甚至开了个玩笑：

“大概离车站还远吧，”他笑着对同伴说。

我们可顾不上开玩笑。宪兵们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对我们看了又看，大概是把我们当成流浪汉了。最后，我们终于到了镇上，住进最先碰到的一家旅店里。城里人也许会因为这家旅店的设备简陋、店费昂贵、环境肮脏而愤慨吧，然而我却觉得这已是天堂了。我们租了两个房间，舒舒服服地住了下来。

一切艰难困苦都已成为过去。对各种报纸的兴趣油然而生。我一直在怀念德尔苏。“他此刻在什么地方？”我想着，“他大概正在河岸边的某个地方安顿宿营，搬来很多木柴，燃起篝火，嘴里叼着旱烟袋打盹。”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得很早。第一件叫我欣喜不已的事情就是想到再也不用背背囊了。我在床上悠闲自在地躺了半天，然后穿好衣服，去拜访乌苏里哥萨克军伊曼地区长官Г. Ф. 费弗拉列夫。他极为亲切地接待了我，并给了我一笔钱。

晚上，我们到浴池去洗澡。在旅行期间，我和哥萨克们在一起生活得很融洽，现在真不愿意和他们分开。洗完澡后，我们大家一道喝茶，这是最后一次了。不久火车就开了过来，我们便分头登上自己的车厢。

11月7日晚，我们到达哈巴罗夫斯克。

哥萨克们从车站直接到营房去了。Г. И. 格拉纳特曼住在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那里，我住到自己的同事那里①。我下一步的工作是整理搜集来的资料，直到明年夏初。那时，我将再次决定到锡霍特山区去继续进行考察。

① “回声版”中下面还有一段：“第二天我进谒总督 П. Ф. 翁捷尔别尔格，向他详细汇报了我的考察经过。他指示我，应该如何加工整理所搜集的资料，并表示希望我明年夏初再到锡霍特山区去继续进行考察。”——译者

注　　释[①]

1　济木阿(Ци(Цзи?)-му-хе)[Цимухе]——流送木材的河流。Хе(хэ)这一后缀的意思是"小河"。赫哲、奥罗奇等小民族居住地区中的小河流名称都以这一后缀结尾。

2　大尖山(Да-цзянь-шань)[Да-дянь-шань]——尖顶的大山。

3　刀兵河(Дао-бин-хэ)[Даубихе 刀毕河]——在这条河上曾经进行过多次战斗。

4　苏场(Су-чан)[Сучан 苏昌]——种植苏子的地方。中国人用苏子榨草子油。

5　塘沟子(Тан-гоу-цзы)[Тангоуза]——有许多沼泽的小谷。

6　散(Сан)——泛滥的湖泊。

7　二沼子(Эр-цзо-цзы)[Эль-поуза 二泡子]——第二个小河湾。

8　麦河(Майхе)——沿岸种有许多小麦的河流。

9　见 Д. Н. 穆什克托夫:《1919 年苏昌铁路地区地质记述》(Д. Н. Мушкетов,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района Сучанской Ж. Д. 1919 г.)。

10　见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乌苏里地区旅行记》,1869 年版,第 135—136 页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Уссурийскому краю. 1869 г., стр. 135—136)。

11　1902 年村中有八十八戶人家。

12　中国房子的格子窗上糊薄纸。

13　干沟子(Гань-гоу-цзы)[Кангоуза]——干的小谷。

14　动物学名是我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馆管理员 А. И. 切尔斯基那里得到的。

---

① 这份注释是书中原有的,大部分是对地名作的说明。注释中地名的拼写往往与正文不一致,释义也不尽相同。这里按注释中所标的音义译出,并附上原文,放在圆括号内。正文中该地名的拼写、译名如果同注释不一致,也附上,放在方括号内,供研究参考。——译者

15 乌拉河(У-ла-хэ)[Улахе]——生长着许多乌拉草的河流。乌拉草是一种特殊的苔草，中国猎人用它垫鞋。

16 一种毛朝里的兽皮靴，用鞣制得象麂皮一样的驼鹿皮或马鹿皮缝制。

17 当地人称狭窄的河谷为"窄沟"。

18 非常结实的蓝布，中国人用它做衣服。

19 猎福河(Ле-фу-хэ)[река Лефу 勒富河]——打猎走运的河流。

20 土顶子(Ту-дин-цзы)[Тудинза]——土的山顶。

21 中国人用作药材，治疗砂眼。

22 受孕母鹿的胎，也用来制药，治劳伤。

23 建村的时间为1883年。

24 卡扎克维切沃村建于1872年。

25 建于1885年。

26 三道岗(Сань-дао-ган) [Сандунган]——第三条道路通过的山岗，或路上出现的第三道山岗。

27 灰泥河子(Ху-ни-хэ-цзы)[Хунухеза]——肮脏的小河。

28 柴顶子(Чай-дин-цзы)[Чайдынза]——有木柴的山顶。

29 小河子(Сяо-хэ-цзы)[Сяохеза]——很小的河。

30 萧家沟(Сяо-цзы-гау)[Сеузгу]——萧家的河谷。

31 百名河(Бай-мин-хэ)——一百个姓名的河，即住着许多人的河，中国河流(百名、百名①——许多中国人，全体人民)。

32 松扎阿禅(Сунчжа-Ачан)[Сун-ачан 松阿禅]——可能是满语名称，意为五合——五道会合的光线或五条支脉，等等。见巴拉第编的《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7卷，第91页(Палладий. «Извес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ва», Том VII, стр. 91)。

33 见A. 米奇：《东西伯利亚旅行记》，1868年版，第339页(А. Мич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1868 г. стр. 339)。作者称松阿察河为宗加禅(Зунгачан)河。

34 绥芬 (Сунфунь)——满语，意为"锥子"。移居此河的一个满族部落的名称。

35 赫哲人这样称呼锡霍特山脉。

---

① 这里的两个"百名"，原文分别是Бо-мин 和 Бан-мин。——译者

36 西伯利亚人这样称呼蚊蚋。

37 大部分器材是军事测绘局调拨的，只有几件是考察队队长个人的。

38 河流的弯曲处。

39 河水流经的最低处。

40 汉德顶子寺（Хань-дэ-динь-цзы-сы）[Хан-до-динза-сычо]——设有汉德（汉人的道德）寺庙的山峰。

41 第二顶子（Ди-эр-динь-цзы）[Тырыдынза]——第二个山顶。

42 后家子（Хоу-дяиз）[Хаудиен 后店]——第二个（后面的）旅店。

43 石头河（Ши-тоу-хе）[Ситухе]——多石的小河。

44 头道沟（Тоу-да-гоу）[Тудагоу]——第一条大河谷。

45 二道沟（Эрл-да-гоу）[Эрлдагоу]——第二条大河谷。

46 三道沟（Сань-да-гоу）[Сандагоу]——第三条大河谷。

47 四道沟（Сы-да-гоу）[Сыдагоу]——第四条大河谷。

48 旱泥河子（Хань-ни-хэ-цзы）[Ханихеза]——有干泥的小河。

49 阳子沟（Янь-цзы-гоу）[Яньцзиньгоу 阳进沟]——有空地的河谷。

50 朝阳沟子（Чао-тан-гоу-цзы）[Чутангоуза]——向阳的小谷、河谷。

51 蛤蟆河子（Ха-ма-хэ-цзы）[Хамахеза]——蛤蟆的小河。

52 刀兵河子（Дао-био-хэ-цзы）[Даубихеза 刀毕河子]——小刀兵河。

53 五个顶子（Угэ-дин-цзы）[Угыдынза]——第五个山顶。

54 短而宽的小河谷，其中有小溪流过。

55 中带子（Чжун-дай-цзы）[Чжумтайза]——山中小溪。

56 貂皮沟（Дяо-пи-гоу）[Тяпигоу 夹皮沟]——产貂的河谷。

57 纳恩图河（Ното-хэ）[Ното]——貉子河。

58 王八河子（Вам-ба-хэ-цзы）[Вамбахеза]——乌龟河。

59 伏锦（Фу-цзинь）[Фудзин]——由满语词“富凯任”而来，意为“开端”、“基础”。

60 黄泥河子（Хуан-ни-хэ-цзы）[Хуанихеза]——黄泥的小河。

61 台风（Тайфун）——汉语词“台风（Тайфынь）”的讹音，意为“飓风、风暴”。

62 棕黑锦蛇——远东最大的无毒蛇，长达两米。

63 斜步岔儿（Се-бу-ча-эр）[Себучар]——需要斜步行走的山坡。

64 大把河子(Та-ба-хэ-за)[Табахеза]——三股水的急流。①

65 杨木沟子(Яи-му-гоу-цзы)[Янмутьхоуза]——杨树谷。

66 这条分水岭的满语名称。

67 烧酒在朝鲜语中称作"苏里"。

68 指的是一种用树条编成的篓子，上面糊上织物，织物很象纸，但是非常密实，甚至装酒精也不漏。这种嘟噜子的形状和粗颈矮瓶相似。

69 当地土语，指多云而无雨的天气。

70 "海"字发音很轻。

71 财东——拥有资财的人。

72 里伏锦(Ли-фу-цзинь)[Ли-Фудзин]——里面的伏锦。

73 朝松(Чао-су)[Чау-сун]——黑松。

74 一种极小的夜间活动的蚋虫。

75 一道沟子(И-дао-фоу-цзы)[Идагоуза]——第一条道路的河谷。

76 朱家麻沟(Чжу-цзя-ма-гоу)[Чжюдямагоу]——朱家的河谷，河谷里生长着大麻。

77 外伏锦(Вай-фу-цзинь) [Вай-Фудзин]——外面的伏锦，流向大海。参看注释 59 和 72。

78 尘光大沟(Син-гуань-да-гоу)[Синь-Квандагоу 新光大沟]——尘土多的、光秃的大河谷。

79 躺牛沟子 (Тан-ню-гоу-цзы) [Танюгоуза]——有一头牛陷在泥潭里的河谷。

80 黑木大沟 (Хэй-му-да-гоу) [Хэмутагоу]——生长着黑色树木的大河谷。

81 宽井子(Куань-дин-цзы)[Куандинза]——宽阔的河谷。

82 向阳砬子(Сянь-ян-ла-цзы)[Сяень-лаза]——朝向太阳的石崖。

83 瞎迷沟子(Ча-ми-гоу-цзы)[Чамигоуза]——容易迷路的河谷。

84 梨下沟(Ли-ся-гоу)——生长着梨树的下游河谷。

85 石门(Ши-мынь)——石头大门。

86 火灾后残存的枯立木。

87 普松(Пу-сун)[Пхусун]——巨大的偃松。

88 当地土语，意为摸着很潮，但不湿的东西。

① "回声版"中为大北河子(Да-бэй-хэ-цзы)——北面的大河。——译者

89 一种鱼，类似山区淡水鲑。

90 大东沟(Да-дун-гоу)——东面的大河谷。

91 城子沟(Чен-цзы-гоу)[Ченьзагоу]——有一座小城(围子)的河谷。

92 小泡子(Сяо-пао-цзы)[Сяо-Поуза]——小河湾。

93 为了割鹿茸而猎鹿的季节，在初夏。

94 东沟(Дун-гоу)[Дунгоу]——东面的河谷。

95 干河子(Гань-хэ-цзы)[Канхеза]——干涸的小河。

96 篱笆沟子(Ли-ба-гоу-цзы) [Либагоуза]——设有围猎野兽的栅栏的河谷。

97 地塌沟子(Ди-та-гоу-цзы)[Дитагоуза]——地面塌陷的河谷。

98 光大沟(Гуан-да-гоу)[Квандагоу]——光秃的大河谷。

99 小梨下沟 (Сяо-ли-ся-гоу) [Сяо-лисягоу]——生长着梨树的下游的小河谷。

100 大梨下沟 (Да-ли-ся-гоу) [Далисягоу]——生长着梨树的下游的大河谷。

101 右上沟(Ю-шан-гоу)——上游右侧的河谷。

102 西北沟(Си-бей-гоу)[Сибегоу]——西北面的河谷。

103 黑瞎子沟(Хай-ся-цзы-гоу)[Хаисязагоу]——熊谷。

104 七门锁沟(Ци-мынь-со-гоу)[Цименсангоуза 七面散沟子]——有七处散落的……河谷①。

105 低塔山(Ди-та-шань)[Дита-шань]——塔形的低山。

106 清沟子(Цинь-гоу-цзы)[Чингоуза]——清洁的河谷。

107 酿酒、造酒的工厂。

108 小营子(Сяо-ин-цзы)[Ся-Инза]——小的营地。

109 弯沟(Вань-гоу)[Вангоу]——弯曲的河谷。

110 烟筒砬子(Янь-тун-ла-цзы)[Ян-тун-лаза]——形状象烟囱的石崖。

111 清沟子(Цинь-гоу-цзы)[Чингоуза]——清洁的河谷。

112 岔儿沟子(Ча-эр-гоу-цзы)[Царлгоуза]——分出支岔的河谷。

113 绿甸子羊沟 (Люй-дянь-цзы-ян-гоу) [Люденза-Янгоу]——牧羊的绿色草场。

114 沙田沟(Ша-тянь-гоу)[Сатенгоу]——有沙土田地的河谷。

① 原文如此。——译者

115 沙岭沟(Са-лин-гоу)[Салингоу]——由砂石山岭上下切的河谷。
116 东北岔(Дун-бэй-ца)[Дун-бей-ца]——东北面的窄沟。
117 春荣沟(Цун-жун-гоу)[Цу-жунь-гоу]——河边的林中旷地。
118 大北岔(Да-бэй-ча)[Дабэйца]——北面的大窄沟。
119 大南岔(Дан-нан-ча)[Дананца]——南面的大窄沟。
120 两条小河汇合的地方。
121 曹操沟子(Цао-цао-гоу-цзы) [Цоцогоуза]——以曹操命名的河谷。
122 东岔(Дун-ча)[Дунца]——东面的支汊。
123 小岔(Сяо-ча)[Сяоца]——小支汊。
124 小弯沟儿(Сяо-ван-гоу-эр)[Сиявангул]——弯弯曲曲的小河谷。
125 大西岔(Да-си-ча)[Та-Сица]——西面的大支汊。
126 小西岔(Сяо-си-ча)[Сяо-Сица]——西面的小支汊。
127 大砬子沟(Да-ла-цзы-гоу)[Талазагоу]——有大石崖的河谷。
128 金子河(Цзинь-цзы-хэ)[Динзахе]——产金子的河流。
129 五道沟(У-да-гоу)——第五条大河谷。
130 西岔(Си-ча)[Ситца]——西面的支汊。
131 大麻岔子沟(Да-ма-ча-цзы-гоу)[Тамачасеroy] 分岔的河谷，河谷里生长高棵大麻。
132 盘肠沟(Пань-чан-гоу)[Панчасегоу]——象肠子一样弯曲的河谷。
133 黑把头(Хэй-ба-тоу)——黑船夫。
134 大甸子(Да-дянь-цзы)[Тадянза]——辽阔的牧场。
135 弯大沟(Вань-да-гоу)[Вандагоу]——弯弯曲曲的大河谷。
136 九急河(Цзю-цзи-хэ)[Тетюхе 捷丘贺]——第九条湍急的河流。
137 四仙洞儿(Сы-сянь-дунь-эр)[Сысенкурл]——四位仙人的岩洞。
138 西北沟(Си-бэй-гоу)[Сибегоу]——西北面的河谷。
139 河谷的窄狭处，两侧是断崖峭壁。
140 搭在树枝上的木板台，猎人可在上面守猎野兽。
141 或者是“沿岸有很多木材的河”。
142 宏塔弥(Хун-та-ми)[Хунтами]——状如大佛塔的山。
143 向阳沟(Сян-ян-гоу)[Сяненгоу]——朝阳的河谷。
144 南岔(Нан-ча)[Нанца]——南面的支汊。
145 三河皮沟河的左支流。

146 满洲的各个民族都这样称呼俄国人。

147 乌德海人对强盗的称呼。

148 三岔子(Сан-га-цзы)[Санцаза]——有三条岔的峡谷。

149 漾湖(Ян-ху)——水满外溢的湖泊。

150 小北岔(Сяо-бэй-ча)[Сяобейца]——北边的小支汊。

151 小南岔(Сяо-нан-ча)[Сяонанца]——南边的小支汊。

152 西家屯(Си-цзя-тунь)[Сидатун]——叫做"西家"的军屯。

153 东大沟((Дунь-да-гоу)——东面的大河谷。

154 花间沟(Хуа-цзянь-гоу)[Хуангзегоу]——百花繁茂的河谷。

155 鱼皮沟(Ю-па-гоу)[Юпигоу]——鱼皮谷。

156 蘑菇子沟 (Мо-чу-цзы-гоу) [Могеудзгоу]——生长着许多蘑菇的河谷。

157 土房沟(Ту-фан-гоу)[Туфангоу]——有土房的河谷。

158 杨木顶子(Ян-му-дин-цзы)[Янмудинцзы]——长着杨树的山顶。

159 马场沟(Ма-чан-гоу)[Мацангоу]——有牧马草场的河谷。

160 四方沟(Сы-фан-гоу)[Сыфангоу]——四方形的河谷。

161 大五河密沟(Да-у-хэ-ми-гоу) [Таухомиору]——丛林茂密的第五条大河的河谷。

162 大鸭沟(Да-я-гоу)[Даягоу]——大的野鸭谷。

163 蚂蚁沟(Ма-и-гоу)[Маягоу]——蚂蚁谷。

164 皮梨沟(Пи-ли-гоу)[Пилигоу]——梨谷。

165 香石河子(Сянь-ши-хэ-цзы)[Сянь-ши-хеза]——芳香的小河。

166 铧子沟(Ло-цзы-гоу)[Хозенгоу]——状如犁铧的河谷。

167 行巫术——萨满请神的仪式。

168 大石头河(Да-ши-тоу-хэ)[Ташидохе]——多石的大河。

169 黑山沟(Хэй-шань-гоу)[Хейсынгоу]——黑色山岭之间的河谷。

170 老妈子沟(Лао-ма-цзы-гоу) [Ломаза-Цзун——老妈子踪]——老虎的踪迹。

171 煤大沟子(Май-да-гоу-цзы)[Мыдагоуза]——产煤的大河谷。

172 小西北河(Сяо-си-бэй-хэ)[Сяо-Шибахе]——西北面的小河。

173 大烟沟(Да-янь-гоу)[Тайгоу]——种植罂粟割取鸦片的大河谷。

174 草老沟子(Цзо-ло-гоу-цзы)[Цологоуза]——草已枯老的河谷。

175 长嘴子(Чан-цзун-цзы)[Чанцзуйза]——长喙。
176 西北岔(Си-бэй-ча)——西北面的小河汊。
177 旱河子(Хань-хе-цзы)[Ханихеза旱泥河子]——干涸的河流。
178 北砬子(Бэй-ла-цзы)[Бэйлаза]——北面的石崖。
179 小西北岔(Сяо-ся-бэй-ча)[Сяо-Сибича]——西北面的小支汊。
180 三岔子(Сан-ча-цзы)[Санчаза]——有三条岔的峡谷。
181 北出河(Бэй-чу-хэ)[Бэйцухе]——由北面流来的河。
182 石头河(Ши-тоу-хэ)[Шитохе]——多石的小河。
183 貂皮沟(Дяо-пи-гоу)[Тяпогоу]——产貂皮的河谷。
184 叉木桥沟子(Ча-му-ча-гоу-цзы) [Цамцагоуза]——河谷和小河，河上有一座用交叉的木头作支架的桥。
185 豹妈子沟(Бао-ма-цзы-гоу)[Поумазыгоу]——金钱豹的河谷。
186 大岭沟子(Да-линь-го-цзы) [Талингоуза] ——一条大山岭的河谷。
187 三大泡子(Сань-да-пао-цзы)[Шаньдапоуза]——第三个大河湾。
188 靠亮屯(Као-лян-тун)[Кауланьтунь]——白雪覆盖的村庄。
189 大沟子(Да-гоу-цзы)[Тагоуза]——大河谷。
190 老鸹嘴子(Лао-гуа-цзуй-цзы)[Логозуйза]——乌鸦的嘴。
191 鞑子沟(Да-цзы-гоу)[Тазыгоу]——鞑子住的河谷。
192 黄米河子(Хуан-ми-хэ-цзы) [Хоамихеза]——沿岸生长黍子的小河。
193 恒虎道(Хен-ху-дао)[Хынхуто]——老虎通常走的路。
194 老房子(Лао-фан-цзы)[Лофанза]——老的房屋。
195 沟子山(Гао-цзы-шань)[Коу-цзы-шань]——有条濠沟的山。
196 内出河(Нэй-чу-хэ)[Нэйцухэ]——由内向外流的河。
197 黑泥道(Хэй-ни-дао)[Хайнето]——有黑泥的道路。
198 山高城(Шань-гао-чэн)——山上的高墙。
199 厚石(Хоу-ши)[Хоуши]——厚的石头。
200 小山冲子(Сяо-шань-цун-цзы)[Сяошаньцунцзы]——象冲子似的小尖山。
201 北出河(Бэй-чун-хэ)[Бэйцухе]——从北面流来的小河。
202 黑河(Хэй-хэ)[Хайхе]——黑色的小河。
203 沙坨河(Ша-тоу-хэ)[Сатохе]——沙底的小河。
204 小河子(Сяо-хэ-цзы)[Сяухеза]——很小的河。

植物和动物名称俄、拉、汉对照表

（拉丁语及俄语名称引自 В. Л. 科马罗夫院士
和 Е. Н. 克洛布科娃-阿利索娃编的
《远东地区植物检索表》）

一 植物名称

Абрикосовое дерево	见 абрикос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Абрикос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Armeniaca manshurica Köehne	辽杏
Акат. акатник	见 Маакия амурская	
Акация желтая	见 карагана кустарниковая	
Акация Маака	见 Маакия амурская	
Актинидия коломикта	Actinidia Kolomikta Max.	狗枣子
Аралия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Aralia manshurica Rupr. et Max.	刺龙牙(辽东楤木、刺老鸦)
Арундинелла	Arundinella anomala Steud.	野古草
Бадан 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Bergenia pacifica Kom.	岩白菜
Барбарис амурский	Berberis amurensis Max.	狗奶子(大叶小檗)
Бархатное дерево амурское	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	黄檗(黄柏椤)
Бархат	见 бархатное дерево	
Башмачок вздутый	Cypripedium ventricosum Sw.	大花杓兰
Белокопытник гигантский	见 белокопытник длиневидный	

Белокопытник длане-видный	Petasites palmata Asa Gray	蜂斗叶款冬
Береза даурская	Betula dahurica Pall.	黑桦(棘皮桦)
Береза желтая	见 береза ребристая	
Береза каменная	见 береза Эрмана	
Береза кустарниковая	见 береза овальнолистная	
Берез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Betula manshurica (Rgl.) Nakai	东北白桦
Береза ребристая	Betula costata Trautv.	风桦(硕桦)
Береза черная	见 береза даурская	
Береза Эрмана	Betula Ermani Cham.	岳桦
Береза японская	见 берез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Береза овальнолистная	Betula ovalifolia Rupr.	油桦(卵叶桦)
Бересклет большекрылый	Euonymus macroptera Rupr.	翅卫矛(黄瓤子)
Бересклет крылатый	Euonymus alata Thunb.	卫矛(鬼箭羽、四棱树、干篦子)
Бересклет малоцветковый	Euonymus pauciflora Max.	瘤枝卫矛
Богородская трава	见 тимьян боровой	
Борец Кузнецова	Aconitum Kusnetzovii Rchnb.	草乌头
Боярка бородавчатая	见 боярышник перистонадрезанный	
Боярышник Максимовича	Crataegus Maximoviczii C. Schn.	毛山楂
Боярышник перистонадрезанный	Crataegus pinnatifida Bunge	野山楂(山里红)
Бузина кистевая	Sambucus racemosa L.	接骨木
Василек крупноцветный	Centaurea monanthos Georgi	单花矢车菊
Василек полевой	Centaurea cyanus L.	矢车菊
Василек розовый	见 василек крупноцветный	
Василистник тычиночный	Thalictrum filamenio-sum Max.	唐松草

Вейник Лангсдорфа	Calamagrostis Langsdorffii	大叶樟
Вейник	见 вейник лангсдорфа	
Вереск болотный	Chamaedaphne calyculata Moench.	甸杜
Виноград амурский	Vitis amurensis Rupr.	山葡萄
Вишня железистая	Cerasus glandulifolia Rupr. et Max.	腺叶樱桃
Вишня Максимовича	Cerasus Maximoviczii Rupr.	黑樱桃
Волчник камчатский	见 дафна камчатская	
Вороний глаз шестилистный	Paris hexaphylla Cham.	重楼(六叶王孙)
Восковник пушистый	Myrica tomentosa Asch. et Gr.	毛杨梅
Вяз	见 ильм белокорый	
Гвоздика бородатая	Dianthus barbatus L.	须苞石竹
Горец земноводный	Polygonum amphibium L.	两栖蓼
Горошек полевой	Vicia cracca L. и V. ussurienssis	草藤(野豌豆)、乌苏里草藤
Граб сердцелистный	Carpinus cordata Blume	千金榆
Гриб дрожжалковый	见 гриб черный древесный	
Гриб черный древесный	Auricularia Auricula-Judae L.	木耳
Груша уссурийская	Pirus ussuriensis Max.	山梨(秋子梨)
Грушевое дерево	见 груша уссурийская	
Дафна камчатская	Daphne Kamczatica Max.	瑞香
Дейция мелкоцветная	Deutzia parviflora Bge.	小花溲疏(千层皮)
Дикий перец	见 элеутерококк колючий	
Диморфант	见 калопанакс клещевинообразный	
Диоскорея вьющаяся	Dioscorea Giraldii R. Knuth.	穿地龙(加氏薯蓣属)

Диоскорея Жиральди	Dioscorea Giraldii R. Knuth.	穿地龙（加氏薯蓣属）
Дрема сверкающая	Lychnis fulgens Fisch.	剪秋罗(山红花)
Дуб монгольский	Quercus mongolica Fisch.	柞树(蒙古柞)
Дудник даурский	Angelica dahurica Rupr.	兴安白芷
Ель аянская	Picea ajanensis Fisch.	鱼鳞松
Ель корейская	Picea Koraiensis Nakai	红皮云杉(红皮臭)
Ель сибирская	见 ель корейская	
Жасмин	Philadelphus tenuifolius Rupr. et Max.	细叶山梅花
Женьшень	Panax ginseng C. A. Mey.	人参
Жимолость золотистая	Lonicera chrysantha Turcz.	黄花忍冬
Жимолость желтая	Lonicera chrysantha Turcz.	黄花忍冬
Жимолость Маака	Lonicera Maackii Rupr.	金银忍冬
Жимолость съедобная	Lonicera edulis Turcz.	蓝靛果(羊奶子)
Земляника восточная	Fragaria orientalis Los.	野草莓
Зорька	见 дрема сверкающая	
Ива козья	Salix caprea L.	黄花柳
Ива корзиночная	Salix viminalis L.	蒿柳(绢柳)
Ива пепельная	Salix cin rascens (Wahlb.) Flod	灰柳
Ива росистая	Salix rorida Laksch.	粉枝柳
Ива сереющая	Salix cin rascens (Wahlb) Flod	灰柳
Ива трехтычинковая	Salix triandra L.	三蕊柳
Ильм белокорый	Ulmus japonica Sarg.	春榆(白皮榆、白杆榆)

Ильм горный	Ulmus montana Wither var heterophylla Max.	山榆
Ильм японский	见 ильм белокорый	
Ирис одноцветковый	见 касатик одноцветковый	
Калина	见 калина Саржента	
Калина буреинская	Viburnum burejanum Herder	暖木条
Калина лесная	见 калина буреинская	
Калина Саржента	Viburnum sargentii Köehne	佛头花(鸡树条子)
Калопанакс клещевинообразный	Kalopanax ricinifolia Miq.	刺楸
Калужница болотная	Caltha palustris L.	驴蹄菜
Камыш	见 тростник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Капуста морская	见 ламинария	
Карагана кустарниковая	Caragana fruticosa Besser.	极东锦鸡儿（黄花锦鸡儿）
Касатик одноцветковый	Lris uniflora Pall	单花鸢尾
Кедр корейский	Pinus Koraiensis S. et Z.	红松
Кишмиш	见 актинидия коломикта	
Клевер белый	见 клевер ползучий	
Клевер ползучий	Trifolium repens L.	白车轴草（白花苜蓿）
Клен белый	见 клен зеленокорый	
Клен бородатый	Acer barbinerve Max.	毛脉槭
Клен желтый	Acer ukurunduense Tr. et Mey.	花楷槭
Клен зеленокорый	Acer tegmenfosum Max.	青楷槭
Клен ложнозибольдов	Acer pseudo-sieboldianum kom.	紫花槭(假花色木)
Клен мелколистный	Acer mono Max.	色木(地锦槭)
Клинтония удская	Clintonia udensis Tr. et Mey.	七筋姑(兰果兰)

Княжник охотский	Atragene ochotensis Pall.	集生草
Колокольчик скученнолистный	Campanula glomerata L.	聚花风铃草
Колокольчик темнофиолетовый	见 колокольчик скученнолистный	
Коломикта	见 актинидия коломикта	
Красноягодник	见 смородин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Крушина даурская	Rhamnus dahuricus Pall.	鼠李(老鸹眼)
Кувшинка четырехгранная	Nymphaea tetragona Georgi.	睡莲
Купальница Ледебура	Trollius Ledepourii Reich.	金莲花
Куреслеп желтый	见 калужница болотная	
Ламинария	Laminaria [L.] 类褐色海藻较其他的 L. sacharina [L.] Lamour 更为常见	海带(昆布)
Ландыш душистый	见 Ландыш майский	
Ландыш майский	Convallaria majalis L.	铃兰
Леспедеца двуцветная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胡枝子(帚条)
Лещин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Corylus manshurica Max.	毛榛(胡榛)
Лещина разнолистная	Corylus heterophylla Fisch.	榛子(平榛)
Лилия даурская	Lilium dahuricum Gawi.	野百合(毛百合)
Лимонник китайский	Schizandra chinensis Baill.	五味子(北五味子)
Липа амурская	Tilia amurensis Kom.	紫椴
Лип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Tilia manshurica Rupr.	糠椴
Лиственница даурская	Larix dahurica Tursz.	兴安落叶松
Лиственница ольгинская	Larix olgensis A.Henry.	长白落叶松
Лиственница сибирская	见 лиственница ольгинская	
Лоза кустарниковая	Salix viminalis Lin.	蒿柳(绢柳)
Ломонос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Clematis manshurica Rupr.	东北铁线莲

Луносемянник даурский	Menispermum dahuricum DC.	蝙蝠葛
Лютик водяной	Batrachium trichophyllum F. Schultz	毛柄水毛茛
Маакия амурская	Maackia amurensis Rupr. et Max.	山槐（朝鲜槐、檬槐）
Мак	Papaver somniferum L.	罂粟
Мирт болотный	见 восковник пушистый	
Мискантус сахароцветный	Niscanthus sacchariflorus Hackel.	荻
Можжевельник даурский	Juniperus dahurica Pall.	兴安桧
Му-эр	见 гриб черный древесный	
Неклен	见 клен ложнозибольдов	
Ольха волосистая	Alnus hirsuta Turcz.	毛赤杨(水冬瓜)
Ольха кустарниковая	Alnus fruticosa L. v. manshurica Call.	东北赤杨
Ольха японская	Alnus japonica S. et Z.	赤杨
Орех водяной	Trapa natans L. v. amurensis Fler.	菱角
Орех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Juglans manshurica Max.	核桃楸
Орляк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Pteridium aduilinum Kuhn.	蕨菜
Осина	Populus tremula L. v. Davidiana Schn.	山杨
Осмунда коричневая	Osmunda cinnamomea L. v. asiatica Fern.	桂皮紫萁
Осокорь душистый	见 тополь душистый	
Папоротник черный	见 страусопер	
Папоротник чистоуст	见 осмунда коричневая	

Папоротник орляк	见 орляк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Паслен персидский	见 паслен сладко-горький	
Паслен сладко-горький	Solanum dulcamara L.	木山茄
Пион белорозовый	见 пион белоцветковый	
Пион белоцветковый	Paeonia albiflora Pall.	白芍药
Пихта амурская	Abies nephrolepis Max.	臭冷杉(臭松)
Пихта белокорая	见 пихта амурская	
Полынь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Artemisia vulgaris L.	艾蒿
Пробковое дерево	见 бархатное дерево	
Рододендрон амурский	Rhododendron mucronulatum Turcz.	尖叶杜鹃花
Рододендрон даурский	见 рододендрон амурский	
Роза иглистая	Rosa acicularis Lindl.	大叶蔷薇（大果蔷薇）
Роза мелколистная	Rosa pimpinellitolia L.	小叶蔷薇
Роза ребристая	Rosa rugosa Thunb.	玫瑰
Рябина бузинолистная	Sorbus sambuclfolia Trautv.	花楸
Рябина двуцветная	Sorbus discolor Max.	白果花楸
Рябин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见 рябина двуцветная	
Секуринега ветвецветная	Securinega ramijlora Müll.	一叶萩(狗杏条)
Сирень амурская	Syringa amurensis Rupr.	暴马子(丁香)
Смородина Максимовича	Ribes Maximoviczianum Kom.	尖叶茶藨子
Смородин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Ribes manshuricum [Max.] Kom.	东北茶藨子（灯笼果）
Спирея	见 таволга	
Страусопер	Struthiopteris germanica Willd.	黄瓜香
Таволга березолистная	Spiraea betulifolia Pall.	桦叶绣线菊

Таволга иволистная	Spiraea salicifolia L.	柳叶绣线菊（空心柳）
Таволга лесная	Spiraea chamaedrifolia L.	石蚕叶绣线菊
Таволга средняя	Spiraea media Schmidt.	石棒绣线菊（石棒子）
Таволга шелковистая	见 таволга средняя	
Таволожник	见 таволга	
Тальник	见 ива	柳树
Тимьян боровой	Thymus serpyllum L.	百里香
Тис остроконечный	Taxus cuspidata S. et Z.	赤柏松(紫杉)
Тополь душистый	Populus suaveolens Fisch.	甜杨(兴安杨)
Троллиус оранжевый	见 купальница ледебура	
Тростник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Phragmites communis Trin.	芦苇
Хмель охотский	见 княжник охотский	
Чемерица зеленая	Veratrum Lobelianum Bernh.	山梗藜芦(山白菜)
Черемуха Маака	Padus Maackii Rupr.	山桃(斑叶稠李)
Черемуха Максимовича	见 вишня максимовича	
Черемуха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Padus racemosa L.	稠李
Черемуха японская	见 вишня железистая	
Черешня Максимовича	见 вишня Максимовича	
Чортово дерево	见 аралия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Чозения	Chosenia macrolepis [Turcz.] Kom.	钻天柳
Чубушник тонколистный	Philadelphus tenuifolius Rupr. et Max.	细叶山梅花（太平花）
Чумиза	Setaria italica P. B.	谷子(小米)
Шиповник	见 роза	

Шиповник многоигли-стый	见 роза мелколистная	
Элеутерококк колючий	Eleutherococcus senticosus Max.	刺五加
Яблоня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Malus manshurica [Max.] Kom.	毛山荆子
Яблоня сибирская	见 яблоня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Ясенец белый	见 ясень пушистоплодный	
Ясенец пушистоплодный	Dictamnus dasycarpus Turcz.	白蘞(八股牛)
Ясень китайский	见 ясенец носолистный	
Ясень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Fraxinus manshurica Rupr.	水曲柳
Ясень носолистный	Fraxinus rhynchophylla Hance.	花曲柳

二 动物名称

Аполлон	Parnassius eversmanni Men.	绢蝶
Баклан уссурийский	Phalocrocorax filamentosus Temm. et Schleg.	斑头鸬鹚
Барс	Felis pardus orientalis Schleg.	金钱豹
Барсук	Meles meles amurensis Schrenck.	獾
Бекас	Capella stenura Br.	针尾沙锥
Бурундук	Eutamias sibiricus orientalis Bonh.	花鼠(五道眉、金花鼠、豹鼠)
Вальдшнеп	Scolpax rusticola L.	丘鹬

Волк	Canis lupus L.	狼
Воробей полевой	Passer montanus dubowskii Doman.	麻雀
Ворон	Corvus corax Kamtschaticus Dybow.	渡鸦
Ворона	Corvus corone orientalis Eversm.	小嘴乌鸦
Выдра	Lutra lutra L.	水獭
Выпь	Botaurus stellaris orientalis But.	大麻鸦
Голубь скалистый	Columba rupestris rupestris Pall.	岩鸽
Горал	Nemorhaedus goral raddeanus Heide	青羊
Горбуша	Oncorhynchus gorbuscha W.	驼背大麻哈鱼
Горлица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ая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orientalis Lath.	山斑鸠
Гребешок большой	Pecten maximus	海扇
Грязовик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ий	Limicola falcinellus sibiricus Dress.	阔嘴鹬
Дрозд каменный	Monticola solitarius magnus La-Touche	蓝矶鹏
Дупель горный	Capella solitaria japonica Br.	孤沙锥
Дятел восточный седоголовый	Picus canus jessoensis Stejn.	黑枕绿啄木鸟
Дятел зеленый	Picus viridis viridis L.	绿啄木鸟
Дятел пестрый уссурийский	Dryobates japonicus tscherskii But.	斑啄木
Енот	Nyctereutes procyonoides Gray.	貉

Жаворонок уссурийский	Alauda arvensis nigrescens Kilst.	云雀
Желна	Dryocopus martius martius L.	黑啄木鸟
Жемчужница	Margaritana margaritifera L.	珍珠贝
Жужелица	Carabus canaliculatus M. Adam	步行虫
Заяц беляк	Lepus timidus mordeni Goodwin	雪兎
Заяц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Lepus mantschuricus Radde	东北兎
Землеройка уссурийская	Sorex tsherskii Ognev	小鼩鼱
Зимородок	Alcedo atthis bengalensis Gm.	翠鸟
Змея копьеголовая	Ancistrodon dlomhoffii ussuriensis Em.	蝮蛇
Зуек уссурийский	Charadrius placidus Gray	剑鸻
Иволга китайская	Oriolus chinensis diffusus Sharpe	黑枕黄鹂(黄鸟、金莺)
Изюбр	Cervus elaphus xanthopigus M. E.	马鹿
Кабан	Sus scrofa continentalis Nehr.	野猪
Кабарга	Moschus moschiferus pavipes Holl.	麝(香獐子)
Казарка белолобая	Anser albifrons Scop.	白额雁
Камышевая овсянка	Emberiza schoeniclus pyrrhulina Sw.	芦鹀
Канюк японский	Buteo buteo burmanicus Hume	鵟

Карась	Carassius carassius rinchos Brehm	鲫鱼
Кедровка сибирская	Nucifraga caryocatactes macrorhynchos Brehm.	星鸦
Кобчик амурский	Eryrhropus vespertinus amurensis Radde	红脚隼
Коза дикая	Capreolus capreolus bedfordi Ths.	狍(狍子)
Комар долгоножка	Tipula sp.?	大蚊
Конек сибирский	Anthus hodgsoni inopinatus Hart. et St.	树鹨
Краб	Paralithodes camtshatica Til.	堪察加蟹
Крапивница	Vanessa urticae L.	荨麻蛱蝶
Красноперка	Leuciscus brandii Dyb.	雅罗鱼
Крачка	Sternula sinensis Gm.	燕鸥
Кроншнеп	Numenius cyanopus Vieil.	大杓鹬
Крохаль	Mergus serrator L.	红胸秋沙鸭
Крыса водяная	Arvicola terrestris L.	水鼩
Кулик-сорока	Haematopus ostralegus osculans Sw.	蛎鹬
Куличок травник	Tringa totanus ussuriensis But.	红脚鹬
Кунжа	Salvelinus leucomaenis Pall.	嘉鱼、白点鲑
Курочка (лысуха) болотная	Fulica atra L.	骨顶鸡(白骨顶)
Кета	Oncorhynchus keta Walb.	大麻哈鱼
Ленок	Brachymystax lenok Pall.	细鳞鱼
Летяга	Pteromys volans arsenjevi Ogn.	小飞鼠(小鼯鼠)
Лисица	Vulpes vulpes L.	赤狐 (草狐、红狐)

Лось	Alces alces bedfordi Lyd.	驼鹿（堪达罕、猞、麋）
Мальма	Salvelinus alpinus malma Walb.	北嘉鱼、红点鲑
Махаон	Papilio Maackii Men.	凤蝶、金凤蝶、绿带黑凤蝶
Медведь	Ursus tibetanus ussuricus Heude	黑熊（狗熊、熊瞎子）
Мокрец-мошка	Culicoides sp.?	蠓（蠓虫儿、小黑虫、小咬）
Мошка-гнус	Simulia sp.?	蚋
Мышь летучая	Myotis ikonnikovi Ogn.	鼠耳蝠
Мышь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полевая	Apodemus agrarius mantshuricus Thos	黑线姬鼠
Неясыть уссурийская	Strix uralensis nikolskii Rut.	北林鸮
Овсянка ошейниковая	Emberiza fucata fucata Pall.	赤胸鹀
Овсянка черноголовая	Emberiza melanocephala Scop.	黑头鹀
Олень пятнистый	Cervus nippon hortulorum Swinhoe	梅花鹿(花鹿)
Оляпка	Cinclus pallasii pallasii Tem.	褐河乌
Орлан белохвостый	Haliaetus albicilla L.	白尾海雕
Осьминог	Ostopus sp.?	章鱼
Пантер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Felis pardus orientalis Schleg.	金钱豹
Пеночка японская	Phylloscopus tenellipes Sw.	灰脚柳莺

Перепел уссурийский	Ceturnix japonica ussuriensis Bogd.	鹌鹑
Перепелятник	Accipiter nisus nisosimilis Tickell	雀鹰
Пищуха	Ochotona hyperborea Pall.	北鼠兎(啼兎、无尾兎)
Плиска северная	Motacilla sp.?	鹡鸰
Поганка	Podiceps sp.?	䴙䴘
Полевка красная	Evotomys rutilus Pall.	红背鮃
Полевка экономка	Microtus oeconomus Pall.	根田鼠
Полоз красноспинный	Elaphe rufodorsalis	红点锦蛇
Полоз Шренка	Elaphe Schrenckii	棕黑锦蛇
Поползень амурский	Sitta europaea amurensis Sw.	鸸(兰大胆)
Пустельга	Cerchneis tinnunculus doerriesi Sw.	红隼
Ракушник	Mytilus edulis L.	紫壳菜
Ремез-овсянка	Emberiza rustica latifascia Por.	田鹀
Росомаха	Gulo gulo L.	貂熊(狼獾)
Рябчик	Tetrastes banasia ussuriensis But.	榛鸡
Рысь	Felis lynx L.	猞猁（林狸、猞狸狲、马猞狸）
Светляк	Luciola mongolica	萤火虫
Сивуч	Eumetopias jubatus Schr.	北海狮(海狗)
Сизоворонка	Eurystomus orientalis calonyx Sharpe	三宝鸟
Скворец	Spodiopsar cineraceus Tem.	灰椋鸟
Собака енотовидная	Nyctereutes procyonoidos Gray	貉(貉子)

Соболь	Martes zibellina arsenjevi Kusn.	紫貂(黑貂、赤貂)
Сова болотная	Asio flammeus Pont.	短耳鸮
Совка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атская	Otus japonicus stictonotus Sharpe	红角鸮
Сокол дербник	Aesalon columbarius pacificus Steg.	灰背隼
Соловей сибирский	Luscinia sibilans Sw.	红尾歌鸲
Сорока голубая	Cyanopica cyana pallescens Steg.	灰喜鹊
Сорокопут клинохвостый	Lanius sphenocercus Cab.	楔尾伯劳
Сорокопут серый	Lanius excubitor subsp.?	灰伯劳
Сойка	Garrulus glandarius brandtii Ev.	松鸦
Сыч-воробей	Glaucidium passerinum crientale Tacz.	北鹏鹠
Таймень	Hucho taimen	哲罗鱼
Тигр	Felis tigris longipillis Ftz.	东北虎
Трясогузка азиатская	Matocilla cinerea malanope Pall.	灰鹡鸰
Трясогузка камчатская, черная	Matocilla alba lugens Glog.	白鹡鸰
Тюлень ушастый	Eumetopias jubatus Sch.	北海狮(海狗)
Удод	Upupa epops saturatus Lon.	戴胜(臭姑姑)
Улит	Tringa nebularia Gun?	青脚鹬
Утка морская	Nyroca marila mariloides Vig.	斑背潜鸭
Фазан уссурийский	Phasianus mongolicus Pall.	雉(野鸡)

Филин уссурийский	Bubo bubo-ussuriensis Pall.	雕鸮
Хорек	Musteia sibirica Pall.	黃鼬
Хохотунья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ая	Larus cochinnans Pall.	银鸥
Цапля белая	Egretta alba modesta Gray	大白鹭
Чернозобик 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Erolis alpina sakhalina Viell.	黑腹滨鹬
Чирок	Querquedula querquedula L.	白眉鸭
Шершень	Vespa sp.?	胡蜂
Щука	Esox reicherti	狗鱼
Ястреб	Accipiter virgatus gularis Temm. et Schleg.	松雀鹰

地名索引[①]

A

阿尔卡角 Арка 280
阿尔穆河 Арму 280
阿尔扎马索夫卡河 Арзамасовка 126, 147
阿穆尔河(黑龙江) Амур 75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115
阿纽伊河 Анюй 141
阿努奇诺 Анучино 295
阿瓦库莫夫卡河 Аввакумовка 121

AO

奥耳加湾 Ольга 131
奥耳加哨所 Ольга 109
奥耳加河 Ольга 132
奥霍别河 Аохобе 229
奥连亚河 Оленья речка 235
奥列霍夫角 Орехов 160
奥林匹克角 мыс Олимпиады 18
奥姆鲍尔村 Омбор 294
奥普里奇尼克港 бухта Опричник 235
奥特拉德纳亚河 Отрадная 29

BA

巴拉巴什区 Барабашский район 16

BAI

白梨沟(河) Пилигоу 281
百名河 Бай-мин-хе 49

BAO

豹妈子沟(河) Поумазыгоу 288
鲍加塔亚格里瓦山脉 Богатая Грива 13
鲍里斯秃顶(山) Борисова плешина 149

BEI

北岔河 Бейца 库卢姆别河上游支流 273
北岔河 Бейца 济木河右支流 14
北出河 Бейцухе 294
北砬子河 Бэйлаза 288

BI

比金河 Бикин 174
毕楞河 Билембе 260

① 这个索引是本书译者根据书中出现的地名编的，供参考。地名后面的数目字是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译者

BIE

别尔金角 мыс Белкина 74

BIN

滨海边疆区 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 18

BO

波德戈尔纳亚村 Подгорная 70
波杰瓦洛夫卡河 Поддеваловка 148
波谢特区 Посьетский район 16
玻璃沟 Стеклянная падь 14
勃拉戈达季湖 Благодати 246
勃里涅尔角 Бринер 210

CAO

曹操沟子(房子) Цоцоугоуза 198
草老沟子(河) Цологоуза 288

CHA

叉木桥沟子(河) Цамцагоуза 288
岔儿沟子(山泉) Царлгоуза 173

CHAI

柴顶子山 Чайдынза 44

CHANG

长嘴子河 Чанцзуйза 288

CHAO

朝松河 Чау-сун 104
朝阳沟子(河) Чутангоуза 70

CHENG

城子沟(河) Чензагоу 166

CHU

处处围子(河) Цуцувайза 288

CHUN

春荣沟(房子) Цу-жунь-гоу 186

DA

大把河子(河) Табахеза 89
大北岔河 Да-бей-ца 库卢姆别河左支流 273
大北岔河 Дабэйца 纳恩图河上游支流 192
大甸子(房子) Тадянза 211
大东沟(河) Да-дун-гоу 147
大沟子(汉河) Тагоуза 288
大尖山 Да-дянь-шань 13
大克马河 Такема 257
大砬子(石崖) скала Да-лаза 252
大砬子沟(河) Да-лазагоу 253
大砬子沟(泉) Талазагоу 200
大梨下沟(河) Далисягоу 168
大岭沟子(河) Талингоуза 288
大麻岔子沟(河) Тамачасегоу 207
大南岔河 Дананца 纳恩图河上游支流 192
大南岔河 Дананца 库卢姆别河支流 253
大南岔河 Дананца 库卢姆别河左支流 273

大泡子河 Тапоуза 165—166
大三道沟(河) Сандагоу большая 145
大石头河 Ташидохе 288
大五河密沟(山泉) Таухомиору 280
大西岔河 Та-Сица 199
大鸭沟 Даягоу 281
大烟沟 Тайгоу 288
大柞树河 Тадушу 166—167
鞑子山 Тазовская гора 126
鞑子沟(河) Тазыгоу 289

DAO

刀毕河 Даубихе 13
刀毕河子 Даубихеза 70

DE

德米特罗夫卡村 Дмитровка 55

DI

第二顶子山脉 Тырыдынза 65
地塌沟子(河) Дитагоуза 168
低塔山 Дита-шань 168

DIAO

貂皮沟(河) Тяпогоу 288

DONG

东北岔河 Дун-бей-ца 174, 175
东岔河 Дунца 奥霍别河支流 230
东岔河 Дунца 三河皮沟河河源 251
东岔河 Тунца 弯沟河左支流 199
东岔河 Тунца 金子河河源 205
东岔河 Тунца 银子砬子沟河河源 206
东大沟(河) Тундагоу 乌拉河上游支流 70
东大沟(河) Дандагоу 伊曼河右侧小支流 278
东沟河 Дунгоу 大柞树河左支流 168
东沟河 Дунгоу 在捷尔内伊港以南 245
东麻岔河 Дунмаца 215
东南岔河 Дунанца 294

DUO

多尔戈耶湖 Долгое озеро 239

ER

二道沟(河) Эрлдагоу 乌拉河上游支流 70
二道沟(河) Эрлдагоу 乌拉河右侧的小支流 89
二道沟(河) Эрлдагоу 外伏锦河支流 145
二道沟(河) Эрлдагоу 在奥霍别河附近 231
二泡子湖 Эль-Поуза 14

FA

法图河 Фату 260

FU

伏锦河 Фудзин 75, 91
伏锦村 Фудзин 126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Владивосток 49

弗拉基米尔湾 Владимир 158, 160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夫斯科耶村 Владимиро-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ое 137
弗拉基米罗夫卡河 Владимировка 158
福尔托奇基纳河 Форточкина 150

GAN

干沟子河 Кангоуза 14
干河子(河) Канхеза 大柞树河左支流 168
干河子(河) Канхеза 金子河右支流 203

GANG

冈恰罗夫卡村 Гончаровка 293

GE

戈尔布沙河 Горбуша 215, 223
戈戈列夫卡村 Гоголевка 294
格鲁舍瓦亚河 Грушевая 126

GONG

公鸡岭 Петуший гребень 163

GOU

沟子山 Коу-цзы-шань 291

GUANG

光大沟河 Квандагоу 168

GUI

鬼崖 Чортовый утес 129

HA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Хабаровск 58
哈尔钦基纳河 Харчинкина 121
哈季河 Хади 31
哈勒基顿村 Халкидон 42
蛤蟆河子(河) Хамахеза 70

HAN

汉德顶子寺山 Хандо-Динза-Сычо 65
旱泥河子(河) Ханихеза 288
旱泥河子(河) Ханихеза 乌拉河右支流 70
旱泥河子(河) Ханихеза 北出河右支流 294

HE

和罗河 Хор 174

HEI

黑河 Хайхе 北出河左支流 294
黑木大沟(河) Хэмутагоу 121
黑泥道河 Хайнето 292
黑山沟(河) Хейсынгоу 288
黑石崖 Черные скалы 185
黑瞎子沟(河) Хаисязагоу 168

HENG

恒虎道山 Хынхуто 289

HONG

洪加里河 Хунгари 141
洪塔米湖 Хунтами 246
洪塔米山 Хунтами 246

HOU

后店 Хаудиен 68
厚石山 Хоуши 294

HU

葫芦崴 Хулуай 160
葫芦崴河 Хулуай 148, 163
虎踏道河 Хутадо 281

HUA

花间沟(河) Хуангзегоу 278
花鹿沟(河) Фальи пади 150
桦皮沟子(河) Папигоуза 225
铧子沟 Хозенгоу 285

HUANG

黄米河子(河) Хоамихеза 289
黄泥河子(河) Хуанихеза 乌拉河左支流 75
黄泥河子(河) Хуанихеза 沟子山下的小河 292
黄泥河子山 Хуанихеза 76

HUI

灰泥河子(河) Хунухеза 40

HUN

珲春 Хунчун 132

JI

基尔马必拉(河) Гирма-бира 70
基利亚克角 Гиляк 168
吉基特湾 залив Джигит 212
济木河 Цимухе 注入乌苏里湾的一条河 13
济木河 Цимухе 大柞树河左支流 168

JIA

加达拉河 Гадала 278
加利福尼亚 Калифония 237
夹皮沟(河) Тяпигоу 75

JIE

捷尔内伊港 бухта Терней 250
捷尔佩尼耶山口 перевал Терпения 265
捷丘贺河 Тетюхе 208, 212
捷丘贺港 бухта Тетюхе 62

JIN

金子河 Динзахе 大柞树河右支流 170
金子河 Динзахе 伊曼河支流 288

JING

静港 Тихая пристань 132
静泉(河) Тихий ключ 163

KA

卡巴尔加山 Кабарга 68
卡巴尔加河 Кабарга 64
卡巴尼亚沟 Кабанья падь 147
卡巴尼亚河 Кабанья река 147
卡尔通村 Картун 289
卡尔通河 Картунская 288
卡缅雷博洛夫(村) Камень-Рыболов 50
卡萨富诺瓦沟(河) Касафунова

падь 126
卡伊姆别河 Каимбе 247
卡扎克维切沃村 Казакевичево 34, 37

KAO

靠亮屯河 Кауланьтунь 伊曼河左支流，长15公里，又名金子河 288
靠亮屯河 Каулентун 伊曼河左支流长10公里 289

KE

科捷利诺耶村 Котельное 292
科克沙罗夫卡村 Кокшаровка 88, 90
科雷瓦伊斯卡亚河 Колывайская 148
科姆福尔基纳河 Комфоркина 151
科皮河 Копи 31
科乌切顶子山 Коуче-дын-за 169
克雷洛夫卡村 Крыловка 72
克雷什纳亚河 Клышная 150

KU

库尔马必拉 Курма-бира 70
库家河 Кудяхе 122
库卢姆别河 Кулумбе 253, 273—274
库松河 Кусун 244

KUAN

宽沟 Широкая падь 148
宽井子河 Куандинза 121

LAO

老房子 Лофанза 290
老鸹嘴子山 Логозуйза 288
老鸹嘴子河 Логозуйза 289
老柳 Лаолю 280
老妈子踪山 Лаомаза-Цзун 288

LE

勒富河 Лефу 27, 48

LI

篱笆沟子(河) Либагоуза 168
里伏锦河 Ли-Фудзин 184
梨下沟(河) Лисягоу 外伏锦河右支流 126
梨下沟(河) Лисягоу 大柞树河支流 165
利亚利奇村 Ляличи 37, 299
利斯特维尼奇纳亚河 Лиственичная 148, 149

LIANG

梁七河子(河) Лянчихеза 222

LIE

列比亚日湾 Лебяжий залив 48

LIU

柳甘卡河 Люганка 44

LU

卢卡卡河 Лубянка 36
卢基亚诺夫卡村 Лукьяновка 293
鲁达诺夫斯基半岛 Рудановский

160
鲁德内山口 Рудный 222

LÜ

绿甸子羊沟(山泉) Люденза-Янгоу 173

MA

马场沟(河) Мацангоу 278
马克鲁申斯卡亚洞穴 Макрушинская пещера 163
马克西莫维奇山口 перевал Максимовича 118
马洛耶湖 Малое озеро 239
蚂蚁沟(河) Маягоу 281

MAI

麦德维日亚山 Медвежья гора 65
麦德维日亚河 Медвежья река 235
麦河 Майхе 13, 14
麦日戈尔纳亚村 Межгорная 72
麦通港 Майтун 13

MAN

满洲 Маньчжурия 49

MEI

煤大沟子河 Мыдагоуза 288

MIAN

缅纳亚河 Менная 150

MIAO

庙岭(房子) Мяолин 291

MO

蘑菇子沟(河) Могеудзгоу 278
莫克鲁沙河 Мокруша 149
莫纳斯蒂尔卡河 Монастырка 42

MU

穆恒河 Мухень 141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 полуостров Муравьева-Амурского 13
穆图河 Мутухе 235
姆拉莫尔内角 Мраморный мыс 134
母鹿别河 Мулумбе 246

NA

纳恩图河 Ното 75, 89, 192
纳恩图沟子村 Нотохоуза 88
纳柳河 Наллю 288

NAN

南岔河 Нанца 西岔河右支流 252
南岔河 Нанца 库卢姆别河上游支流 267
南岔河 Нанца 泰齐别里河左支流 267
南乌苏里地区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45

NEI

内出河 Нэйцухэ 292
内库利亚河 Нэйкуля 273

NI

尼古拉耶夫卡村 Николаевка 33
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Николаевск 115

NIE

涅尔马河 Нельма 133

NING

宁古塔 Нингута 169

NUO

诺沃涅仁诺村 Новонежино 14
诺沃塔图申斯卡亚村 Новотадушинская 167

PA

帕罗沃齐 Паровози 291

PAN

盘肠沟(河) Панчасегоу 207

PAO

狍沟河 Поугоу 189

PEI

佩尔姆斯科耶村 Пермское 128

PI

皮城子河 Пичинза 36
皮赫察河 Пихца 141

PU

普拉斯通湾 залив Пластун 243
普罗克利亚蒂亚山崖 Проклятые скалы 262
普罗斯特列利纳亚河 Прострельная 151
普松河 Пхусун 142

QI

七面散沟子(河) Цименсангоуза 168
奇哈切夫岛 Чихачев 131

QIE

切尔尼戈夫卡河 Черниговка 42
切尔尼戈夫卡村 Черниговка 38

QING

清沟子(泉) Чингоуза 173
清沟子(河) Чингоуза 169
清沟子 Чингуйза 291

QIU

丘砬沟(河) Чулагоу 289

SA

萨利纳亚河 Сальная 150
萨罗夫卡村 Саровка 294
萨姆鲍尔村 Самбор 294

SAN

三岔子河 Санцаза 库卢姆别河河源 273
三岔子河 Санчаза 西北岔河河源 288
三大泡子河 Шаньдапоуза 288
三道沟(河) Сандагоу 乌拉河上游支流 70
三道沟(河) Сандагоу 乌拉河

右侧小支流 89
三道沟(河) Сандагоу 外伏锦河右支流 126
三道沟(河) Сандагоу 在奥霍别河附近 231
三道岗河 Сандунган 40
三河皮沟河 Санхобе 251
散湖 Сан 14

SHA

沙岭沟(山泉) Салингоу 173
沙田沟(山泉) Сатенгоу 173
沙坨河 Сатохе 294

SHAN

山高城山 Шаньгуачин 294

SHE

麝窖 Кабарожья лудева 270

SHI

什科特角 мыс Шкота 158
什科托沃村 Шкотово 14
什科托沃区 Шкотовский район 13
什马科夫卡车站 Шмаковка 67
什马科夫卡泉 Шмаковские ключи 65
石门 Ши-мынь 132
石头河 Ситухе 乌苏里江支流，在刀毕河和马拉河的合流处 68—69
石头河 Ситухе 乌拉河右支流 75
石头河 Ситухе 比金河支流 294
石头河 Шитохе 比金河上游支流 288
石头河 Шитухе 乌拉河左支流 70
十字架山 Крестовая гора 131

SI

四道沟(河) Сыдагоу 乌拉河右支流 70
四道沟(河) Сыдагоу 外伏锦河右支流 126
四道沟(河) Сыдагоу 在奥霍别河附近 231
四方沟(河) Сыфангоу 278
四仙洞儿(河) Сысенкурл 231
斯卡利斯蒂山口 Скалистый перевал 221
斯列德涅耶湖 Среднее озеро 239
斯特拉什内角 Страшный мыс 250
斯托洛瓦亚山 Столовая гора 142

SONG

松阿察河 Сунгача 49

SU

苏昌河 Сучан 13
苏德诺瓦亚河 Судновая 150
苏哈亚河 Сухая 150

SUI

绥芬区 Суйфунский район 16
绥芬河流域 Суйфунский бассейн 50

TA

塔克拉玛干沙漠 Такла-Макан 50

TAI

泰齐别里河 Тайцзибери 288

TANG

塘沟子河 Тангоуза 14
躺牛沟子河 Танюгоуза 121

TE

特赫季别河 Тхетибе 伊曼河支流 287
特赫季别河 Тхетибе 距耍子河不远 243

TOU

头道沟(河) Тудагоу 乌拉河右侧小支流 89
头道沟(河) Турлдагоу 在奥霍别河附近 231

TU

土顶子山 Тудинза 属锡霍特山脉 197
土顶子山 Тудинза 在勒富河附近 28
土尔河 Тур 49
土房沟(河) Туфангоу 278
土里罗格 Турий-Рог 50
图姆宁河 Тумнин 31

TUO

托博尔省 Тобо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59

WA

瓦贡别河 Вагунбе 288
瓦库河 Ваку 174
瓦连京港 Валентин 89
瓦柳泽克半岛 полуостров Валюзека 160
瓦托夫斯基角 Ватовский мыс 158

WAI

外伏锦河 Вай-Фудзин 77
外乌苏里地区 За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58

WAN

弯大沟河 Вандагоу 202
弯沟河 Вангоу 大柞树河支流 173
弯沟河 Вангоу 乌拉河左支流 75

WANG

王八脖子山 Вамбабоза 294
王八河子(河) Вамбахеза 75
王八砬子山 Вамбалаза 289
王八砬子河 Вамбалаза 289
汪清港 Ванчин 89

WEI

维尔鲍夫卡村 Вербовка 293
维莫伊纳亚河 Вымойная 150
维纽科夫山口 перевал Венюков 174

WO

沃罗特纳亚河 Воротная 121
沃兹涅先斯科耶(村) Вознесенское 40

WU

五道沟(河) Удагоу 204
五个顶子河 Угыдынза 70
乌格洛瓦亚河 Угловая 148, 149
乌拉河 Улахе 70,89
乌尚卡河 Ушанка 294
乌斯佩尼亚角 мыс Успения 31
乌斯片卡村 Успенка 68
乌苏里江 Уссури 18
乌苏里湾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залив 13
乌苏里地区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14
无名河 Безымянная река 223
无名小河 Безымянная речка 241
无名泉 Безымянный ключ 173

XI

西北岔河 Сибича 288
西北沟(河) Себегоу 大柞树河右支流 168
西北沟(河) Сибегоу 捷丘贺河左支流 213
西岔河 Сица 银子砬子沟河河源 206
西岔河 Сица 三河皮沟河河源 251—252
西岔河 Сица 金子河河源 205
西家屯 Сидатун 275
西克辛达河 Сиксинда 294
西南岔河 Синанца 乌拉河左支流 89
西南岔河 Синанца 伏锦河上游支流 104
西南岔河 Синанца 通向吉基特湾的河流 229
西南岔河 Синанца 伊曼河支流 281, 282
西南岔河 Динанца 泰齐别里河下游右支流 273
锡霍特山脉 Сихотэ-Алинь 174

XIA

下罗曼诺夫斯基(乌斯片卡)村 Нижне-Романовский (Успенка) 64
虾多泡子(河) Сядопоуза 289
瞎迷沟子(河) Чамигоуза 126
下米哈伊洛夫斯基村 Нижне-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64

XIANG

香石河子(村) Сянь-ши-хе-за 283
向阳沟(河) Сяненгоу 248
向阳砬子(林中旷地) Сяень-ла-за 187, 121

XIAO

肖家沟(河) Сеузгу 44
小北岔河 Сяобейца 273
小北出河 Малая бэйцухе 294
小岔河 Сяоца 弯沟河左支流 199
小岔河 Сяоца 东岔河支流 260

小城子(房子) Сяо-чинза 164
小河子(河) Сяохеза 勒富河下游支流 44
小河子(河) Сяухеза 北出河右支流 294
小河子沟子(房子) Сехозегоуза 280
小勒富河 Малая Лефу 36
小梨下沟(河) Сяо-лисягоу 168
小南岔河 Сяонанца 273
小泡子河 Сяо-Поуза 166
小山冲子(山) Сяошаньцунцзы 294
小三道沟(河) Сандаогоу Малая 145
小弯沟儿(河) Сиявангул 199
小西北岔河 Сяо-Сибича 288
小西北河 Сяо-Шибахе 288
小西岔河 Сяо-Сица 199
小兴凯湖 Ханка Малое 49
小阳砬子河 Сюен-лаза 168
小营子(房子) Ся-Инза 170

XIE

谢奥霍别河 Сеохобе 239
斜步岔儿河 Себучар 89
谢维尔内角 Северный мыс 208

XIN

新光大沟(河) Синь-Квандагоу 119

XING

兴凯湖 Ханка 49

YAN

烟筒砬子(崖) Ян-тун-лаза 173

YANG

杨木顶子山 Янмудинцзы 278
杨木沟子(河) Янмутьхоуза 89
杨木架河 Яумуга 289
阳进沟(河) Яньцзиньгоу 70
漾湖河 Янху 273

YAO

要子河 Иодзыхе 212
腰砬子(房子) Иолайза 100

YE

叶尼塞省 Енисей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59

YI

一道沟子 Идагоуза 111
一个顶子山 Игыдинза 76
伊凡诺夫卡河 Ивановка 36
伊凡诺夫斯科耶村 Ивановское 36
伊曼河 Иман 274
伊曼区 Иманский район 291

YIN

银子砬子沟(河) Инза-Лазагоу 206

YOU

右上沟(河) Юшангоу 168

YU

鱼皮沟(河) Юпигоу 278

ZHA

扎贝蒂山口 Забытый 197
扎戈尔纳亚(村) Загорная 76
扎罗德山 Зарод 163

ZHI

芝罘 Чифу 241

ZHONG

中带子 Чжумтайза 75
中带子河 Чжумтайза 75

ZHU

朱家麻沟(河) Чжюдямагоу 112

ZI

兹维罗瓦亚河 Зверовая речка 235
兹维尼戈罗德卡村 Звенигородка 293

2 026 4779 7

第一章　出发

313

考察计划　骡子　马套　工具　补给站　德尔苏的到来　海军的协助　大彼得湾　阿斯科耳德岛　普列奥勃　拉热尼耶湾　搭乘鱼雷艇　到达奥耳加湾　登岸　驼背大麻哈

1907 年 1 月到 4 月，我忙于写上次考察的报告，直到 5 月中旬才着手准备新的旅行。这些准备工作总是蛮有趣味的。考察总计划早已定下来了，只剩下详细研究一下细节问题。

这一次准备考察的是：北纬 45°到 47°之间的锡霍特山脉中段和沿海地带，即以去年考察工作结束的地点捷尔内伊港为起点，只要时间允许，尽可能北上，最后考察沿比金河去乌苏里江的路线。

1907 年考察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跟 1906 年差不多，根据去年经验只有几点有所改变。

这次考察队的人员有：九名士兵*、植物学家 H. A. 杰苏拉维、基辅大学学生 П. П. 鲍尔达科夫和我的助手 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后者的弟弟 Г.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作为雇用的采制标本人员参加了考察队。这一次我们把马换成了骡子。骡子走路更稳当，尤其善于走山道，又不择食，只是到了沼泽地带容易陷进去。狗还是原来那两条：莱希和阿利帕。

314

* 萨基德·萨比托夫、斯捷潘·阿里宁、伊凡·图尔蒂金、伊凡·福金、瓦西里·扎哈罗夫、埃杜阿尔德·卡利诺夫斯基、瓦西里·列格伊达、德米特里·季亚科夫和斯捷潘·卡齐米尔丘克。

马套也有些改变。经验证明，绊绳用处不大。绊绳常常挂在树桩子或灌木上，妨碍马的行动，有时马被拴制在一个地方，干脆移动不了。绳子常常被马挣断就丢失了。尤其在阴雨天，更是这样。这次我们就不用马绊绳了，特地买了大粗绳，还买了双份笼头绳和小铃铛。

生活用具也更换了一些。比如，我们根本不用铜茶壶了。铜茶壶挺沉，壶嘴容易烧掉，掉了还得用锡焊。使用各种口径的普通铝锅要好得多。铝锅既结实、便宜，又很轻巧，携带也方便，只要把大小锅套在一起就行了。为了到河里打鱼，我们还带了一副小拉网。

长途旅行最要紧的，是善于保存火柴，别让它返潮。旅途中常常遇雨，浑身上下都淋透了。这时，不管什么皮套或胶皮套也不顶用。下雨天，火柴即使沒有淋湿，也不易划着。最好的方法是把火柴放在小木匣里，匣盖要做得严实些。木头一受潮就膨胀，这样一来，匣盖就跟匣帮挤得更紧了。我在旅途中总是把火柴放在自己的皮包里，谁也不许动，士兵要抽烟，给他们买了带拉绳的胶皮烟口袋。另外我们还带着赛璐珞、火石、火镰、火绒和引火的碎布。

工具和仪器，都跟去年一样。只是又增添了一些木匠家什：八毫米的木钻、刨子、凿子、锉和带错齿器的截锯。照相胶卷怕潮，装在锌盒里，用锡焊上。每盒能放一打。此外，还给土著妇女和小孩买了礼物，诸如：珠串、钮扣、毛线绳、丝线、针、小镜子、削笔刀、耳环、戒指、各式各样的小坠子、小链子、玻璃珠，等等。给男人买的最贵重的礼品有斧子、锯、贝尔登马枪和弹药。

我派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提前一个月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买骡子。考察队用的骡子，一定要买沒有挂过掌、蹄子非常结实的。我吩咐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买好骡子之后，用轮船运到林达湾，留三名士兵看守，他本人要继续往前走，在沿海地带设立补
315 给站。按计划，这样的补给站要设立五处，地点是：吉基特湾、捷尔

内伊港、大克马河、阿马古河和库穆胡河，也就是库兹涅佐夫角附近。

到了4月份，一切都准备就绪。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先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了。我因为还要安排一下临行前的一些事务，又在哈巴罗夫斯克耽搁了两个星期。

我利用这段时间，派扎哈罗夫到阿努奇诺去找德尔苏，然后他应回到乌苏里铁路线上，等我下一步的命令。

扎哈罗夫从奥西诺夫卡村乘驿马出发，见到草房就进去看看，见到行人就打听打听，是否有人看见过姓乌扎拉的赫哲老头。当他快到阿努奇诺的时候，在道旁的一座小草房里看见一个赫哲猎人正在打背包，一边还自言自语。扎哈罗夫问他认不认识赫哲人德尔苏·乌扎拉，那个猎人回答说：

“我的就是。”

扎哈罗夫于是向他说明了来意。德尔苏立刻收拾行装。他们在阿努奇诺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往回走。6月13日，我办完了事，与哈巴罗夫斯克告别。扎哈罗夫和德尔苏在伊波利托夫卡车站呆了四天，接到我的电报后，便找到我乘坐的列车，坐进了我们的车厢。

德尔苏的到来，使我非常高兴。我跟他整整聊了一天。赫哲人告诉我，去年冬天他在三道瓦库河上游捕到两只貂，跟中国人换了一条毯子、一把斧子、一口小锅和一把水壶，还用剩下的钱买下一块中国织的纱布，做了一个新帐篷。他又从俄国猎人那里买到了子弹。乌德海族妇女给他缝了靴子、裤子和袄。在化雪的时候，他转到了阿努奇诺，住在他认识的一个赫哲老头的家里。他看我好长时间还不来，就又开始打猎。他打到了一只新长角的鹿，把鹿茸赊给了中国人。

说起来，他在阿努奇诺还被人偷了。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来

历不明的猎人，就天真地告诉那个猎人说，去年冬天他在瓦库河捕到了貂，卖给中国人，得到很多钱。那个猎人请他到酒馆喝酒，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德尔苏喝得晕头转向，就把自己的钱都交给这个新伙伴保管。第二天，德尔苏醒来一看，这个猎人已不知去向。象这种事，德尔苏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赫哲人经常彼此代为保管毛皮和钱财，从来也没有丢失过。[1]

那时候，日本海沿岸还没有正常的海上交通。移民管理局第一次尝试性地包租了"埃尔多拉多号"轮船。这艘轮船也只开到吉
316 基特湾。而且没有固定的班次，连管理局也不知道这艘轮船什么时候能回来，什么时候能再次出航。

我们真不走运。偏巧在"埃尔多拉多号"走了两天之后，才赶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幸亏П.Г.季格尔斯捷德和A.Н.佩利救了我，他们让我搭鱼雷艇走。他们要到善塔尔群岛去，答应顺路把我们带到吉基特湾。[2]

鱼雷艇要到6月下旬才能启航。我也只有耐心等待了。第一，因为找不到其他任何去吉基特湾的轮船；第二，搭军舰走，可以节省许多钱。除此之外，鱼雷艇速度快，还可以把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浪费的时间弥补一半。

6月22日下午，我们上了船。傍晚，我们在船舱里跟军官们聊天，一直聊到后半夜。我本想好好睡一觉，可是没有睡成。还没等天亮，就听到外面哗喇哗喇响——开始起锚了。我穿好衣服，走到甲板上。天刚刚放亮。海面上升起大雾，又湿又冷。为了不妨碍水兵干活，我又回到船舱，从皮箱里拿出笔记本，开始写笔记。不一会儿，船身轻轻地颠簸起来，说明我们已经走到大海上了。这时甲板上的响声也停息了。

按照拉彼鲁兹1787年绘制的航海图，大彼得湾叫做维多利亚湾。这个海湾被阿伯特半岛（现在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

岛)和耶夫格尼群岛(包括俄罗斯岛、什科特岛、波波夫岛、莱涅克岛和里科耳德岛)从中间分成两半，一半叫做拿破仑湾（乌苏里湾)，另一半叫做格林湾(阿穆尔湾)。[3]

大约十点半，鱼雷艇驶近阿斯科耳德岛。这座岛屿，中国人叫做“青岛”，意思是“绿色的岛”。

这一块不知被什么力量从大陆上分割出去的土地，沿岸都是陡峭的岩石。岛的形状好象马蹄铁，开口朝南。这座岛和大陆之间，有普提雅廷岛和麦德尔角一脉相连。如今阿斯科耳德是著名的梅花鹿天然繁殖场。

大约十五年前，这里有四千多只梅花鹿。由于偷猎、雪大和可食草急遽变坏，梅花鹿的数量迅速减少，如今全岛不超过一百五十只。梅花鹿只拣可口的草吃，从而使它不吃的杂草蔓延全岛。再加上岛上的鹿完全与世隔绝，只能进行血亲交配，繁殖率下降到了极点。如果不从大陆上输进新鲜血液，这里的鹿就必然要绝种了。这座岛屿属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狩猎爱好者协会所有，可是这个协会很少考虑这些问题。目前，阿斯科耳德鹿场正濒临毁灭的边缘。

阿斯科耳德岛的另一著名特产是金矿。采金的方法是把矿石 317
粉碎之后，用汞齐化法提炼纯金。

我们在大海上遇到了一群鲸鲸和逆戟鲸。鲸鲸一经选定方向，就慢吞吞地径直游去，对鱼雷艇不大理睬。逆戟鲸却不然，它们尾随船后，快要赶上我们的时候，就从水里直往上蹿。士兵扎古尔斯基开枪打它，头两下沒有打中，第三下才打中。水面上浮起一大片血痕。接着，逆戟鲸群就立刻不见了。

傍晚，我们到达亚美利加湾，在这里过夜，第二天继续赶路。6月27日过午，我们绕过波沃罗特内角，向东北前进。四点钟左右，开始变天了。云雾从东边逐渐笼罩过来，尽管沒有风，海上仍然波

涛汹涌。这是因为浪是风头，常常比风先到。

鱼雷艇根据测程仪的示度，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航海的人能在这样漆黑的夜里，在大雾之中找到普列奥勃拉热尼耶湾，并从狭窄的通道驶进海港(东经 151°34′，北纬 45°54′)，不能不令人惊异。

夜里刮起了大风，海上波浪大作。第二天早晨尽管天气恶劣，鱼雷艇照样启程，继续前进。我在船舱里坐不住，走到甲板上。另外几艘鱼雷艇排成单纵阵，紧跟在“雷厉号”后面。离我们最近的是“无声号”，只见它一会儿落到波浪中间的谷底，一会儿又跑到泛着白色浪花的波峰上面。当那泛着泡沫的波浪向飘摇不定的小船迎头扑去的时候，真以为大海这回一定把它吞没了，可是海水从甲板上流下去，鱼雷艇又浮上水面，并顽强地向前冲来。

当我们驶进奥耳加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决定到陆地上过夜，于是上了岸，点起篝火。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德尔苏并不怎么晕船。他把鱼雷艇也看成活物了。

“我的明白——他的（他指着“雷厉号”鱼雷艇）今天大发脾气了。”

我们围着篝火坐下来聊天。夜降临了。原来浮在海面上的雾，升到天空中，变成乌云。淅淅沥沥地掉了两阵雨点。

在我们篝火的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风把灌木和树枝刮得呜呜响，再就是大海的怒涛声和村落里的狗吠声。

到底天亮了。东方刚刚露出一线曙光，立刻又被乌云遮住。现在一切都历历可辨了：小径呀，灌木呀，石头呀，海岸呀，还有一只不知什么人的小船，底朝上扣着，船底下睡着一个中国人。

我叫醒了他，请他用船把我们送到鱼雷艇上。

艇上有的灯光还亮着。值班艇长在舷梯跟前迎接我们。我因 318
为打扰了他，向他表示歉意，然后回到自己的船舱里，脱衣上床。

一夜之间，大海安静一些了。风息了，雾也渐渐散去。太阳终于露出来，照亮了阴郁陡峭的海岸。

30日傍晚，鱼雷艇到达吉基特湾。П.Г.季格尔斯捷德留我们在船上过夜，明早再往岸上卸东西。暴风过后，长浪彻夜不息，鱼雷艇左右摇晃，颠簸得很厉害。我焦急地等待着天明。我们终于踏到硬实的土地上，心情是多么愉快呀！当鱼雷艇起锚的时候，艇上的人向我们挥动手帕告别，我们也摇起帽子回答他们。海风送来扩音喇叭的声音："祝你们成功！"十分钟之后，鱼雷艇连影子都不见了。

我们选定上岸的地点是吉基特湾，而不是捷尔内伊港，因为捷尔内伊港经常有浪，无法往下卸骡子。

鱼雷艇一走，我们就开始搭帐篷，拾柴火。这时有人到河边去打水回来说，河口里有很多鱼，直往上蹦。士兵们撒下网，扣住的鱼是那么多，连鱼网都拉不上来了。等拉上来一看，净是驼背大麻哈。此外还有两种小鱼，一种是若鹭鱼——胡瓜鱼属，脊背和两肋带有许多黑点。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若鹭鱼一直顺着海岸向前游去，从来不进河里。还有一种是刺鱼。刺鱼原来生长在小河湾和死水汊子里，大概是水流湍急，把它们冲到河口里来了。

这些驼背大麻哈还不算大，尽管颌骨开始长弯，脊背也出现了小小的罗锅，但是样子还不象长大了那么难看。我吩咐他们少留一些鱼，剩下的都放回河里去。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大麻哈鱼来，但是不一会儿就都吃腻了，再也沒有人去光顾它们。

过午，我跟H.A.杰苏拉维到周围一带去观察地势。他采集植物，我打猎。

319

第二章　在海湾

林达湾　没有定居的移民　对当地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　对土著的看法　原始共产主义　神秘的脚印　藏在森林里的人　黄金热　勘察海湾　普拉斯通　雾　遗失的战利品　不眠之夜　偶然的发现　射野鸭　比赛　赫哲人的枪法　德尔苏使喝醉了的士兵安静下来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赫哲人的见解

林达湾位于格林威治天文台东经 136°31′，北纬 44°47′，分南北两湾：北湾叫做吉基特湾，南湾叫普拉斯通湾。这两个海湾的朝海那面都没有遮拦，所以海上起浪的时候，船在这里不易找到避风港。海湾最深的地方，达到 25—28 米。两湾中间有一道山脉相隔。这条山脉是由石英斑岩和带火山玻璃的玢岩构成的。山脉越接近大海，高度越低，在岸边形成一带丘陵，高度在 400—580 米之间。

在海边的草地上，H. A. 杰苏拉维在灌木丛跟前找到许多植物让我看，其中有这一带最常见的：1. 紫菀，叶狭长，呈菱形，有锯齿，花紫黄色，中心为白色冠毛，有一戈比硬币大小，四周形成美丽的圆锥花序；2. 黄芪，中国人大量采集黄芪根做药用，这是一种多年
320 生植物，茎高大，分蘖多，叶小，花细碎而繁多，呈浅黄色；3. 翠雀花，花蓝色，植物上端长满柔毛；4. 绒背老鹳草，叶带大锯齿，叶面粗糙，花深红色，秀丽可爱；5. 紫地榆，叶呈羽毛状，形状独特；6. 龙胆，根茎均粗，花蓝紫色，被长叶遮住；最后，7. 属于菊科植物的羽

叶凤毛菊，茎高，叶锯齿形，呈七弦琴状，花紫色。

这一天我们看到的鸟类有大隼。它落在河岸边一棵枯树上，好象在打盹，但是突然不知看到了什么鸟，就直起猛追。另一个地方有两只乌鸦追逐一只伯劳。伯劳躲避它们，藏到灌木丛里。但是乌鸦从灌木那边绕过来，从一个枝条蹦到另一个枝条，千方百计要捉住这个小强盗。

这里还有几只鹨，长着火红色的羽毛。它们被伯劳的惊叫声和乌鸦的呱呱声吓坏了，一会儿跳到树枝上，一会儿又落到地面。

林达湾附近也有梅花鹿。它们主要栖息在海湾东北角上的叶戈罗夫半岛上。从前这里鹿比现在多得多。1904年下过几场大雪，很多鹿都饿死了。

大约三天之后（7月7日），“埃尔多拉多号”轮船来了，但是船上既沒有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也沒有骡子。这么说，只好等待下次来船了。有两家旧教徒乘这艘轮船到吉基特湾来。他们卸下东西，放在我们帐篷旁边，也在岸上过夜。晚上，我走到篝火旁，看到一个老头正跟德尔苏聊天。从这位旧教徒跟赫哲人谈话那种亲昵口吻看来，他们好象是老朋友，这使我感到诧异。他们在交谈中提到一些中国人，提到鞑子，并且大都能说出姓名来。

“看样子，你们从前想必是见过面的了？”我问那个老头说。

“那还用说，”旧教徒回答说，“我早就认识德尔苏。他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打过猎呢。那时候，我们住在刀毕河彼得罗巴甫洛夫卡村，打猎要到乌拉河，也常上伏锦河和纳恩图河。”

接着，他们又开始回忆往事了：他们怎么打鹿呀，怎么猎熊呀，提到一个中国人，外号叫“吡牙巴”，还提起一些俄国移民，外号也很奇怪——什么“绿蛇”呀，“木头铃”呀。据他们说，这个“绿蛇”心肠狠毒，“木头铃”好唠唠叨叨。德尔苏一边说，一边开心地笑着。老头拿出蜂蜜和面包圈款待他。我一看到德尔苏受人欢迎，就格

321

外高兴。这个旧教徒让我在篝火跟前坐下，我们就谈起来了。①

德尔苏没等我们谈完，就先走了。我在老头那里又呆了很久，听他闲谈。当我打算走的时候，话题偶然转到德尔苏身上。

“他倒是个好人，挺正派，”旧教徒说。“就是有一点不好——不信教，这个亚洲人不相信上帝，你瞧，他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一样活着。这也真是怪事！可是到那个世界，他该怎么样呢？”

“跟你和我一个样！”我回答他说。

“圣母保佑！”旧教徒一边说着，一边划十字。“我可是得到真传的虔诚的东正教徒，可他算个啥？不相信上帝。他连灵魂都没有，

---

① 1956年“修改版”中，这里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谈话自然而然转到他们往新地方搬家的话题上了。

“从前我们住在阿穆尔河上，”旧教徒说，“住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湖旁边。我们给这个湖起了这么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到达湖边那天，正赶上彼得和保罗节。但是，我们在那里没住多久。周围净是沼泽、蚊子……于是我们搬到刀毕河，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村。我们在那里住得挺好，要不是滚下来这茬‘冰’的话。”

“什么冰？”我问道。

“就是那些移民，”他简单地回答说，“霍霍尔（指乌克兰人——译者），‘萨拉托夫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预备兵，有要手艺的，还有干别的的。我们就管他们叫‘大冰’。”

“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喜欢他们呢？”

“你不知道，他们一来就没有好事。不是搞娘们，就是喝大酒，偷东西，骂人，吵架，不爱干活。当然，他们要是光偷他们的人，光跟他们的人吵架也好，不行，他们连我们也拐带进去了。这就得打官司，乡上，村上，打来打去，——可倒霉透了！我们从生下来也没有打官司的习惯。于是上年纪的人就想离开犯罪的地方远点，搬到苏子河。那里山顶上有座房子叫‘云白石’。我们就在那里住下来。巴丘科夫头一个搬到那里去的，剩下的人随后也都搬去了。新村也起名叫‘云白石’。后来移民管理局要求改成俄国名，我们就起名叫做‘巴丘科沃’，用了第一个搬来的人的名字。我们在苏子河上消消停停地住了五年。可是一看——这茬‘冰’又来了。官家命令不许妨碍他们。妨碍——我们倒不妨碍他们，可是也没有帮助他们。我们就这样跟新邻居又住了三年。到底受不了那股子气。你相信不，地里什么东西也不能放：放犁杖把犁杖偷去，放马把马牵走，放牛给你杀了吃肉，连垛上垛的干草也偷。这还不算，他们来了以后，树林常常着野火，野兽也躲远了。这帮移民还把河憋上，不让鱼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忍了又忍，后来还是决定另找地方。于是我们派几个人到北边来采点。他们走遍了整个海岸，就看中了吉基特。我们这就搬来了。”……——译者

只有一口气。”

旧教徒轻蔑地啐了一口，就开始铺行李了。我向他告别，回到自己的宿营地。德尔苏跟士兵一起坐在篝火旁边。我瞥了他一眼，立刻明白他准备出去。

“你到哪儿去？”我问他。

“打猎，”他回答说。“我狍子的打。旧教徒的帮忙。他的小孩多。我数了——六个的有。”

“沒有灵魂，只有一口气，”我不禁想起旧教徒的话。我想劝阻德尔苏，不让他去为这位“得到眞传的虔诚教徒”打狍子，但是如果那样做，一定使他伤心，只好忍住不说了。

第二天一清早，德尔苏就回来了。他打到一只鹿，求我把马给他往回驮肉。此外，他说看到了一些新鲜脚印，从鞋底印看，我们考察队里和那两家旧教徒谁也沒有这种鞋。据他讲，这些陌生人一共有三个。两个穿着新皮靴，第三个人穿的是旧皮靴，靴底磨偏了，后跟钉着半圆形铁掌。我深知德尔苏的观察力，对他的结论毫不怀疑。

快到上午十点，德尔苏回来了，肉也驮回来了。他把肉分成三份：一份交给士兵，另一份给了旧教徒，第三份分给住在附近的中国人。

士兵纷纷表示不同意。

“不行，”德尔苏告诉他们说。“我们那样做的不行。跟前的人应该给。不管什么东西，一个人的吃——有罪。”

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精神好象一条红线，贯穿他的一切行动。他把自己打到的东西平均分给所有的邻居，也不分民族界限。而且给自己留的跟分给别人的一样多。

又过了两天，我跟德尔苏和扎哈罗夫翻山到吉基特湾那边去。322
我们离开海岸还不到一百步，德尔苏又发现了不知什么人的脚印。

我们顺着这些脚印走到一块已经沒有人的宿营地。德尔苏开始细心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昨晚有四个俄国人在这里过夜，他们是从城里来的，以前沒有进过大森林。他得出第一条结论的理由是，地上扔着大白杆烟卷盒、空罐头盒、报纸和面包皮，这种面包也是城里卖的。第二条结论的根据是，他们不会搭帐篷，不会点篝火，主要的是不会挑选柴火。看得很清楚，这些人不管什么木头，碰到就捡，有一个人还把毯子烧了。

从这以后，不断听到有人藏在森林里的消息。有人亲眼看到他们，有人看到过他们宿营的地方或藏在灌木丛里的船等等。这件事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如果是中国人，准是红胡子了。但是从踪迹来看，是俄国人。

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最后，这些神秘人物因为粮食不足，不得不从森林里走出来。其中有的人到我们宿营地，要求我们卖给他们一些面包干。我们自然要进行盘问，从他们的答话中弄清了事情眞相。

今年年初，符拉迪沃斯托克城里传播一种谣言，说是吉基特湾附近有丰富的沙金矿，甚至还有金刚石。大批失业者梦想马上发一笔横财，便蜂涌而来。他们三三两两，结成小帮，有的坐小船，有的坐帆船，也有的乘轮船，偷偷来到这里。在吉基特湾附近找地方上了岸，就背着背囊向着想象中的埃尔多拉多①悄悄走去。黄金热感染了许多人，不分老少。这些不幸的人，其实是精神病患者，有的匹马单枪，有的两三个人搭伙，在深山里到处摸索，想找到一粒金子。他们找来找去，吃尽辛苦，累得疲惫不堪，结果一无所得。他们千方百计地隐讳自己到这里来的目的，躲藏在深山密林里，故

① 埃尔多拉多（西班牙语 el Dorado，意为黄金的），十六世纪欧洲殖民者向外扩张，许多西班牙人到拉丁美洲去寻找盛产黄金的地方，埃尔多拉多就是想象中的黄金国。——译者

意散布种种离奇的谣言，好使那些竞争者懵头转向。他们互相争吵，彼此盯梢。如果有一伙人并没有什么根据就到某个狭谷里去寻找黄金，那么另外一伙人就会以为那里正是埋藏金刚石的地方。于是第二伙人千方百计抢先赶到那里，往往因此而发生流血事件。他们看到黄金并不那么容易找，要想找到黄金，既需要经验，需要时间，还需要金钱，就决定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来。于是他们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找移民管理局申请补助，然后再以移民身分回到这里。有一部分寻金者就在捷尔内伊港定居下来了。

我们在吉基特湾等了大约两周。因为无论如何也要等到骡子 323
来。没有驮东西的牲口，我们就无法动身。我利用这段时间勘测了附近的地形，主要是通向普拉斯通湾的那一带，去年德尔苏就是在普拉斯通湾遇见红胡子的。我到库列木河去过一次，又沿着海岸向北作了考察。

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我就着手绘制地形图。H. A. 杰苏拉维在岸边采集植物，П. П. 鲍尔达科夫这些天来一直跟德尔苏在一起，不是问他怎样打老虎，就是谈谈宗教和人死后的情况。

我在帐篷里整整坐了两天，一直没离开图板。终于画上最后一条线，算是完工了。我拿起枪，出去打狍子。

要子河右岸，是一带已经沼泽化了的慢岗，上面生长着细瘦的青草、胡枝子灌木丛，还有柞树、椴树和白桦杂生的疏林。这条岗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冲沟。我就朝这个地方走去。虽然天气晴朗，但是从海面上刮来一团团的雾。雾飘到大陆上没多远就消散了。这是住在海边的人十分熟悉的景象。海边上阴冷潮湿，山里却风和日丽，温暖干燥。在暖洋洋的空气里，水蒸气不再凝结了，变得用肉眼看不见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怕海边上的土地再肥沃，中国人从来不肯在那里居住，宁可跑到山上去。

我离宿营地大约有四公里，找到一条羊肠小道，顺着小道走进

树林。不久我发现道两旁的树枝一个劲儿地打脸。经验告诉我，这是野兽走的路。我怕被这条小道领错路，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就离开了它，在荒地上走。我在这一带冲沟里转悠了好久，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白天眼看就过去了。黄昏即将来临。由于逐渐凉爽，雾气渐渐刮到大陆里边来了。这雾好象一团团肮脏的棉絮，从山上滚到谷地里，弥漫开来，把它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吞没了。

这时突然跳出两只狍子。我连忙举枪射击。一只狍子应声倒下，另外一只跑了几步，又站下了。我又打了一枪。那只狍子打了个前失，立刻又站起来，慢吞吞地钻进灌木丛里去了。我急忙去追这只受伤的狍子，但是没追上。我怕那只被打死的狍子丢了，就掉头往回走。死狍子倒在什么地方，我没记清，所以大概从一旁走了过去。于是我又向另一个方向找去，也是白费力气。这些灌木丛、这些大树，彼此都很相象。这只狍子就象钻进了地缝似的，杳无踪
324 影。我决定先赶回宿营地，明天多带些人来找。我选定了自己以为正确的方向，就沿着冲沟走去。

突然，我的视野急遽缩小，大雾劈面扑来。它好象一堵高墙，把我跟整个世界隔绝了。现在我只能看到身边的东西。迎面从浓雾里，一会儿出现一棵倒在地上的木头，一会儿又出现一墩柳条，接着可能是个树桩子、塔头或别的什么东西，轮番出现。

这样的天气，黄昏来得格外早。我怕迷路，决定寻找来时那条小道。据我猜测，这条小道应该是在我右边偏后的地方。我走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这条小道也没找到。于是，我又改变方向，顺着冲沟走去，可是这条冲沟又拐到一边去了。身边不带火柴在森林里过夜是什么滋味，去年在阿尔扎马索夫卡河我已经领略过了，可是并没有吸取教训。我这次出来又没带火柴。我向空中打了两枪，也没得到回答。我感到疲乏了，在一根倒木上坐下来休

息，但立刻觉得身上发冷。寒冷的潮气把我从地上撵起来，逼着我继续往前走。月亮大概出来了。尽管漫天大雾，分辨不出哪里是月亮，可是地面上毕竟明亮多了。我大约又乱闯了两个小时。这一带地方多么单调呀！林间的草地、草地间的疏林、冲沟、灌木丛、几棵孤零零的树、地上的倒木——所有这一切是那么相象，根据这些东西是沒法辨别方向的。最后，我疲惫极了，走到跟前的一棵倒木旁边，在上面坐下，背靠着树枝，打起盹来。我冻僵了，坐一会儿又站起来，原地跺跺脚。我就这样折腾到天亮。我旁边还有一根倒木，好象从来沒有看见过。可是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正是我第一次休息时坐的那根倒木。

天放亮了。天空中泛出蓝灰色的朦胧的曙光。大雾仿佛凝然不动，仍在睡梦中。青草和灌木丛都湿漉漉的。林中的小鸟渐渐睡醒了。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乌鸦，它呱的一声，懒洋洋地穿过草地飞去。接着，啄木鸟、野鸽子和三宝鸟都一一醒来。当天色大亮的时候，我驱走睡意，打起精神，坚定地顺着冲沟走去。我从打盹的那根倒木走出不到十步远，就碰到了那只死狍子。

原来我一直是围着这只狍子兜圈子。我本来因为一夜沒睡觉很生气，这时这种气恼的心情立刻被喜悦所代替了——我回到宿营地毕竟沒有空手呀！这种天真的虚荣心是每个猎人都有的。

不一会儿，周围更加明亮了。太阳尽管沒有露面，但是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雾迅速散去，有的地方还露出了蓝天。突然，一派明亮的阳光划破云雾，照到潮湿的土地上。这时，一切都 325
看得真切了。我终于看清楚我走在什么地方和应该往哪里走了。至于夜里我为什么沒能找准方向，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太阳照暖了大地，身上也觉得暖和舒适了，于是我加快了脚步。

两小时之后，我回到宿营地。同伴们都以为我在哪一家中国人那里过的夜，并沒替我担心。我喝了茶，躺在自己的地方就昏昏

沉沉地睡着了。

过了几天以后，我们试枪。人人都发了子弹，按照选定的靶子架枪射击。试完枪之后，士兵们要求自选目标。先是打空瓶子，射树上的白点，后来又把小圆石头放到悬崖边上，进行射击。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水鸭子。尽管这里枪声砰砰直响，它却毫不介意，在离岸边不远的水面上落下来。扎哈罗夫和萨比托夫同时用枪瞄准这只水鸭子，可是由于他俩都想先开枪，所以两人都很着急，很激动，并且彼此妨碍对方瞄准。他俩的子弹几乎是同时发射出去的。有一颗子弹沒打到地方，另一颗又射得太远了，在水鸭子后面溅起一片水花。水鸭子吓得钻进水里，过了一会儿又浮到水面上来，不过离岸边已经远一些了。这时，扎哈罗夫又朝它打了一枪，仍然沒打中。子弹飞到一边去了。水鸭子又钻进水里。其他的士兵也都不再打树上的白点了，他们在岸边排成一列横队，向那逐渐往远处游去的水鸭子密集地射击起来。他们越是着急，把水鸭子撵得越远。据我估计，现在水鸭子离岸少说也有三百步远了。这时德尔苏回到了宿营地。我一看他那脸色，就知道他喝酒了。他脸上挂着笑，走到帐篷跟前停住脚步，用手遮住阳光，仔细看望士兵们在朝什么打枪。

恰好这时卡利诺夫斯基又打了一枪。子弹离水鸭子那么远，连吓都沒有吓着它。德尔苏听说水鸭子刚才就在很近的地方，士兵们都沒打中，就走到他们跟前，笑嘻嘻地说：

“你们的——打得好。现在我的想鸭子的赶。”

他说完这话，迅速举起枪来，几乎沒进行瞄准就开枪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惊叹声。子弹刚好落在水鸭子身底下，溅起的水花落了它一身。水鸭子这回可吓坏了，惊叫着飞起来，飞了不远又钻进水里。过了一会儿，它又从水里钻出来，但已经远多了。德尔苏飞快地举起枪，又打了一下。如果不是水鸭子飞起来的话，可

以认为，这一枪一定打中了它。如今水鸭子飞得更远了，用肉眼勉强才能辨认出来。我们拿起望远镜。德尔苏一边笑，一边跟士兵们开玩笑。德米特里·季亚科夫平时总认为自己是个好射手，他 326
说德尔苏打这几枪带有偶然性，还说他自己的枪法决不次于这个赫哲人。大家建议他实地表演一下。季亚科夫跪下一条腿，端了半天架子，又瞄了一阵子，最后才扳动枪机。子弹打飞了，一下子蹦到水鸭子前面很远的地方。水鸭子钻进水里，但马上又浮到水面上来。这时，德尔苏不慌不忙地举起枪，瞄了一下，开枪了。用望远镜可以看见，子弹又落到水鸭子身底下，溅了它一身水。这种射击比赛要不是由水鸭子来结束的话，还不知要持续多久——水鸭子离开水面，一直飞到大海里去了。

傍晚，我听到士兵们大声喧嚷。从他们的情绪中我猜测出是喝了点酒。原来德尔苏带回来一瓶酒精，请士兵们喝。大家喝得面红耳热，就争吵起来了。

“不要骂人，”德尔苏轻轻地对他们说，“最好听我给你们唱一支歌吧。”于是他也不等大家同意，就唱起自己的歌来。

一开始没有人听他，后来有一个士兵不做声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不再吵了，一会儿整个宿营地都鸦雀无声。德尔苏的歌声很悲凉，仿佛在回忆自己的身世，充满了对命运的哀怨。这支歌的旋律很单调，但其中包含着一种真挚的东西，打动了人们最敏感的心弦，唤起人们最优美的感情。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静听着他这如泣如诉的歌声，不禁想起一句古老的瑞士谚语：“哪儿唱歌，就在哪儿住下来；谁爱唱歌，谁就没有坏心。”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天空中出现了灿烂的星星；山坡背后，月亮正向上升起。尽管还没有露出来，可是它那清辉已经撒满天空。

喝醉了的士兵们都已睡熟了，德尔苏仍然在唱他那支歌。只

是现在他的声音很轻——是在唱给自己听呢。我回到帐篷里，躺在床上也睡着了。

第二天黄昏，我坐在篝火旁边给士兵们念《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这时德尔苏正用斧子砍什么。他也放下了活计，把斧子轻轻地撂在地上，沒有改变姿式，也沒有回过头来，静静地听着。当我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德尔苏站起身来说：

“大概这样的娘们——大大的有。”他甚至气冲冲地啐了一口，接着说：“可怜的老头。他的干吗不离开这个娘们，做一条小船，去到另一个地方打猎呢！”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句话立刻表明了这个过惯流浪生活的土著人的心理。照他看来，摆脱这种处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做一条小船，到另一个地方打猎去。

入夜，我走到篝火跟前。德尔苏坐在木柴上，若有所思地望着篝火。我问他在想什么。

327 “这个老头——太可怜了。他的是老实人。他海边上的走，小金鱼的找，不知走了多少趟——翁得大概都磨破了。”

显然，《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他又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了。

第三章　第一次行军

328

出发　德尔苏跟踪归队　要子河和里田沟河　要子河的支流　鹿窖　原始森林　蜘蛛　大西南岔及其支流　阴雨连绵　罗锅鞑子及其一家　鞑子逃难　德尔苏之梦与追悼亡灵

经过长时间等待之后，到了6月底，“埃尔多拉多号”轮船终于把我们的骡子运来了。这真是一件莫大的喜事，使我们不必再闲坐在这里，可以上路了。

轮船停泊在离河口大约有四百步的地方。直接把骡子撵到水里。骡子立刻就找到了方向，往岸边游来。岸上早已有士兵等着接它们。

我们又花了两昼夜的时间给骡子配好鞍，装好驮子。6月30日是最后一个休息日。第二天，也就是7月1日，我们出发了。

到了要子河，我们考察队分作两路。我跟H. A. 杰苏拉维、П. П. 鲍尔达科夫率领部分队员奔西南岔河[4]，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率领其他人员溯里田沟河[5]而上。我们准备在这道沟西北角上最后几家鞑子房跟前分手。这时德尔苏走到我跟前，要求在鞑子家里多住一天，并且答应明天傍晚一定赶上队伍。我表示担心他找不到我们。德尔苏爽朗地笑着说：

329

“你们——针的不是，鸟的不是，飞不了。你的地上走，土的踩，脚印的留。我的眼睛的有——看得见。”

他这一席话说得我无言可对。我十分了解他辨认踪迹的能

力，只好同意了。于是我们向前赶路，他一个人留在要子河了。第二天早晨，德尔苏果然赶上了我们。他凭踪迹知道考察队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看到了我们歇脚的地方，看到我们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这是因为我们走的那条小道突然中断了；他还看到我打发人四下探路。还有一个士兵在这里脱过鞋。他看到地上放着一块带血的布和一团棉花，知道我们有人磨破了脚，还看到一些其他情况。他的这些分析，我是司空见惯的，可是对士兵说来，却是一桩新鲜事。他们又惊异又好奇地望着这个赫哲人。

不知为什么，要子河[6]（乌德海人叫做因伊河）在航海图上标作符拉季米罗夫卡，并画成一条小河。要子河河谷足有三俄里宽。左岸高峻多山，右岸是一带慢岗。岗上疏疏落落地长着一些树木，有山杨、桦树、赤杨和落叶松。谷地和山峦之间，界限不很清楚。溯河再往上走，景物大变，山势陡峭，轮廓分明。

这里除了柞树外，还有黑桦、白桦、花曲柳、胡桃楸、槭树、冷杉、黄檗、紫杉、山槐、山杨和椴树。灌木有毛榛、山楂、佛头花、绣线菊和胡枝子。

要子河河口，有许多河汊子。其中有一条流经河谷右侧。旧教徒选中这个地方，准备建立新村。

从海边沿河谷往上走，有一条小道从左边绕过要子河所有的河汊，可以一直走到东沟河口。对着东沟河口有一片浅滩可以蹚过去。浅滩跟前有几家中国人的房子，座落在由粘土、砂砾和乱石构成的宽阔的阶地底下。

这条要子河如果叫做“狍子河”，就更恰当不过了。我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看见过象这里这么多的狍子。

西伯利亚狍子是一种身姿优美的动物。它比欧洲狍子大，长得又细又长，体长达 1.5 米，高 87 厘米。长脖颈上长着美丽的头。狍子头脑迟钝，却长着一对灵活的大圆耳朵。公狍子还有角，角尖

呈叉形，但分叉不多，不超过六个。狍子的毛夏天深赤褐色，冬天灰褐色。尾巴根上长着一块白毛。狍子跑的时候，屁股一撅老高，这块白毛就看得格外清楚。猎人把这块臀斑叫做“镜子”。狍子的 330
保护色使人不易发觉，它的毛色常常跟周围的景色混成一片，只有这块跳动着的白“镜子”看得很清楚。

每年秋季，10 月，狍子成群结队离开乌苏里森林地带，迁移到满洲去。不过也有一部分狍子仍然留在兴凯湖沿岸的草原里。哥萨克发现狍子成群过江的地方，就守候在那里，大批猎杀，既不分公母，也不分老幼。从乌苏里沿岸修建铁路和有俄国移民居住以后，西伯利亚狍子就不再迁移了。象从前那样在狍子过江的时候大量猎获的事再也没有了。关于狍子搬家的情景，如今也只留下一点回忆而已。

总的说来，狍子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经常遭受猛兽和人的袭击。所以它平时总是小心翼翼，极力用听觉和嗅觉来搜索任何微小的危险信号。狍子最喜欢呆的地方，是沼泽地的阔叶林，晚上才从树林里出来，到草地上吃草。即使在这里，在一片沉寂与宁静中，它也总是回头回脑地看看，斜耳听听。狍子一旦被吓着，跑得飞快，跳得惊人地远，象一般的峡谷、灌木丛和杂乱的倒木堆，它都能一跃而过。

乌苏里地区凡是有草地或着过野火的地方，都有狍子。它不喜欢乱石重叠的高山，也不喜欢枝叶茂密的针叶林。

打狍子是为了吃肉。冬天的狍皮可以做睡袋、毛皮外套和里外带毛的皮袄。角可以卖钱，一对值三个卢布。

说来也奇怪，狍子跟别的动物都能和睦相处，就是跟鹿呆不到一块儿。在人工繁殖场里，把狍子跟鹿放在一起，狍子就会死掉。尤其在有盐的地方，这一点看得更明显。如果狍子找到一块有盐的地方经常来吃的话，只要鹿一来，狍子就不来了。猎人常常发

现，鹿一到有盐的地方来，狍子就离开那里，总得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回来。

山上的疏林、灌木丛生的慢岗和要子河宽阔的河谷，河谷里长满高高的芦苇和野蒿，这些地方非常适合于狍子栖息。我们常常看到狍子从草里钻出来，但是它们又飞快地消失在草丛里，我们一只也沒打着。

可以看到有的地方有新拱起的土的痕迹。既然中国人养的家猪都圈在圈里，那么可以料想这里一定有野猪——果然不错。这里既然有野猪，就一定有老虎。果然，不一会儿我们在河边的沙滩上发现一只非常大的老虎脚印。这只老虎顺着河边走来，藏到乱
331 倒木后面。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只可怕的野兽不是喝水来了，而是为了猎取狍子和野猪。

据鞑子讲，大约两个月之前，有一只老虎在房子跟前把小孩给叼走了。又过了几天，另一只老虎把一个在地里干活的中国人扑倒咬伤了，那个中国人伤势很重，当天就死了。

要子河河谷有很多野鸡。几乎处处可以碰到。野鸡喜欢栖息的地方，是庄稼地和罂粟地旁的草丛。中国人在这里种罂粟割大烟。在旧河床和河套的柳条丛里，有时可以碰到榛鸡。它们总是在地上寻觅什么吃的，只是受惊之后，才飞到树上。天空中有几只白尾海雕在盘旋。其中有一只突然降落到河边上。我悄悄地钻过草丛，走到河边观察这只海雕的活动。海雕落在河边一块圆石头上。那里有几只乌鸦在吃鱼。海雕一来就撵它们。这些乌鸦开头还准备反抗，可是在挨了几下有力的啄击之后，就败下阵来，飞到远处去了。这时海雕开始捕鱼。它径直走进河里，把肚子、尾巴和翅膀都浸在水中，然后在水面上蹦来蹦去。不大一会儿就捉到一条小鱼，把鱼叼到岸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吃饱之后，这只猛禽又飞到天上。立刻又有两只海雕跟它会合到一起。于是这三只海

雕从容不迫地开始盘旋。它们并不互相追逐，而是在不同的平面上安详地滑翔，并且越飞越高，一直飞到无边无际的蓝天上，不一会儿，变成了三个勉强才能辨认的小黑点。如果说我还能看到这些海雕，那也只是因为我目不转睛地盯住不放。这时我听到从道上传来唤我的声音。这是旅伴们催我回去。大约过了五分钟，我回到队伍里。

要子河下游有三条支流注入：右边是小要子河，长约 16 公里，左边是东沟和里田沟。东沟，我们去年已经到过了；里田沟，现在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正走在那里。小要子河风景如画。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两侧都是相当高峻的山峰。据中国人讲，山上有铅银矿和黄铜矿，矿脉颇厚。

里田沟河谷形状奇异，说不清它的走向是横的还是纵的。宽的地方，可以达到 1.5 公里，窄的地方只有 200 米。河谷下坡有很多空地，只是乱石太多，不适宜耕种。这里常常可以碰到山峰，有的地方长着不太茂密的阔叶林。沿河谷往上走，可以看到上面针叶树郁郁苍苍的影子。越往上针叶树越多，渐渐变成针叶林了。

里田沟上游有一座中国人的碓子房。碓子房门前有一条小道 332
向左拐进山里，直通伊曼河。从南坡上洪塔米山口，颇为艰难。谷口狭窄，堆满了乱石倒木。

要子河一带居民很杂，有中国人，也有鞑子（乌德海人）。中国人的房子主要集中在河的左岸，土著住在高处，在傍山的谷地上。①

第二天，我们跟中国人告别了。②

---

① 1949 年莫斯科国家地理出版社的版本（以下简称“地理版”）中，这里还有几句话，附译于下：

这里住的中国人非常阴险；他们不愿意给指路，甚至极力想使我们迷路……——译者

② 1949 年“地理版”中，这里还有几句话：他们可能很高兴我们离开。尽管他们表现得很殷勤，但是，他们的伺候使你感到虚伪，甚至可以说是暗含仇恨。——译者

我们顺着小道走，又过了河，不久就走到三条河汇流的地方：第一条是西南岔，第二条是库列木(这条河名来源不详)，第三条叫堪达河子[7]。由这三条河汇流而成要子河。库列木河流长40公里，来自西方，发源于锡霍特山，堪达河子长20公里，沿堪达河子溯流而上，翻过山是西岔(三河皮沟的支流)。去年我在西岔曾经遇到过森林失火。这三条河汇流的地方，就是要子河的起点。河右岸(指顺流方向)耸立着一座高峻的岩石山，名叫大砬子。我们走的小道正是从大砬子底下经过。中国人说这里是老虎出没的地方。

西南岔河从两座山之间的纵向河谷流过，一座就是锡霍特山，另一座是跟它平行的山脉。西南岔河流长75公里，宽30米。走过大砬子之后，开始是一片开阔地带，有些地方已经变成沼泽。再往前走，地势逐渐升高，不知不觉中变成一条阶地。阶地上长着稀疏的阔叶林。过了阶地以后，大约再走半公里，就进入茂密的森林了。

每当我想象原始森林的样子时，思想一定要飞到西南岔河两岸的谷地里去。这里除了水曲柳、岳桦和赤杨外，还有鱼鳞松、槭树和山桃稠李。鱼鳞松是典型的鄂霍次克海沿岸的植物。这里槭树的树枝是红的，树叶很象紫花槭。山桃稠李长着象桦树一样的黄皮，枝叶弯垂到地面上，这是熊经常爬上爬下的结果。另外，河两岸长着密密麻麻的柳条，新生的嫩枝上带着灰红色。

这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灌木。其中值得提及的有刺儿李和红瑞木。刺儿李叶子很小，圆圆的，带有绒毛。红瑞木枝条细长柔软，剑形叶，叶面深绿色，叶底发白。

头上的树枝交织在一起，把天空完全遮蔽了。尤其是甜杨和红松，高大惊人。四十年的幼林在参天古木的覆盖下，显得就象可怜的萌发枝。一般的暴马子都是灌木，到了这里也长成大树，高达五俄丈，粗两英尺。有一根多年的朽木，上面长满青苔，很适合于

观赏，跟周围茂密的植物配合得十分协调。

这里灌木丛生，刺龙牙、葡萄蔓和藤本植物纠缠在一起，走路非常困难，因此我们的队伍走得很慢——常常要停下来，看看哪里倒木少一些，好牵着骡子绕过去。

这一天，H. A. 杰苏拉维在他的笔记里记上以下几种植物，其中有显花植物，也有孢子植物，都生长在一起：1. 蓝果兰，茎长，开白花，叶子硕大而多汁；2. 燕巢兰，开紫花，花繁密而芳香；3. 鸦葱，高棵植物，叶长而直立，花淡黄色；4. 蹄盖蕨，大叶，呈三角形，叶面透笼状，冷眼看去很象一般蕨菜的叶子；5. 猴腿蹄盖蕨，也是直生大叶，叶的形状不固定，随周围的环境而变化。

我们越往前走，林中的乱倒木越多，这里的小道根本不适于装上驮子行走。

为了避免停顿，派扎哈罗夫率领一支先遣队到前面开路。遇到倒木堆，能清理就清理，不能清理就绕过去。有的倒木悬在半空中。这时只要把下垂的枝桠砍掉，留个大门似的通道，就可以穿过去了。躺在地上的倒木也要砍去树枝，以免剐坏骡子的腿和肚子。

下午，我们碰到一片鹿窖。这片鹿窖横穿西南岔河谷，一头紧靠岩石重叠的山岗。鹿窖很旧了，因此必须时刻瞅着脚底下，以免掉进去。这条小道把我们带到一座废弃的碓子房。碓子房旁边有一间用大木桩子架着的仓子，可以装粮食、毛皮、鹿茸以及猎人的其他物品。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早晨，我们没能睡多久。天一亮就出现许多小蚊子。一团团的，漫天都是。骡子也不吃草了，畏缩在帐篷跟前。我们匆匆忙忙喝了茶，收拾起帐篷就上路了。

碓子房前面有一条小道穿过密林。这条小道弯弯曲曲，绕过乱倒木和茂密的葡萄藤。

这里往往在仲夏时候出现大黑蜘蛛。它们结成车轮形的蜘蛛

网，网的干线长达5至7米，并且结实极了，可以用手随便拉到一边去。到了8月，这些蜘蛛就不见了。代替它们而出现的是黄绿色蜘蛛。这种蜘蛛比黑蜘蛛要小，肚皮和头、胸，都带有红花纹。
334 令人讨厌的蜘蛛网，几乎每走一步都要碰到。尤其是打头的最倒霉了——不是蜘蛛网落到脸上，就是蜘蛛爬到鼻子上，于是连忙用手把网掸掉，或者把蜘蛛扔到一边去。

这一天，我们走到了西南岔分汊的地方——一条是大西南岔[8]，一条是小西南岔[9]。大西南岔是主流，小西南岔不过是它的支流而已。

我们越靠近分水岭，林中越显得阴森可怖，野兽的踪迹也越多。道路常常中断，一会儿在河这岸，一会儿又跑到那岸去了。最后终于完全不见了。

在这一段路程中，有许多小河从山上流入西南岔，右边有扁儿沟和伊吉姆鲁，左边有砬子沟和红高粱沟[10]。眼下，西南岔的水并不算大，可是从乱倒木堆积的形状看来，每逢雨季，河水猛涨，树木被冲起来，任意地漂来漂去。

越往前去，路越难走。因此我们决定把骡子留在宿营地，明天背上背囊继续前进。我们原以为两天便可以走到分水岭，可是实际上这段路足足花了四天时间。这还不算，天气又坏了——下起了大雨。

西南岔上游有许多小河从锡霍特山流下来，从左侧注入河道。

我们选定其中的一条，开始往山顶上爬。据德尔苏观察，这场雨可能连绵不断。乌云在地面上低低地滚动，把高山遮住了一半。这样一来，我们即使爬到山顶上，也只能看到跟前的景物。况且我们身边携带的干粮快要吃完了。这一情况迫使我们明天必须下山。

我们在帐篷里蹲了两天两夜。连头也不敢往外伸。沉甸甸的乌云沿着阴暗的天空低低地飞驰，互相追逐着，并把雨点倾泻下

来。我们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尽管仍在下雨，决定立刻返回海边。我们离开宿营地刚走不远，在沒有风的天气刚好能听到步枪声那么远，雨突然住了，太阳出来了，于是周围的景物立刻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只有浑浊的河水、地上倒伏的野草和山中一块块云雾，说明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我们被阴雨折磨得精疲力尽，早早地就宿营了。傍晚，在我们宿营地附近，有一只老虎不住吼叫，徘徊不去。夜里，我们把篝火烧得旺旺的，还放过几阵排枪。

两天之后，我们回到那一部分队员看守骡子的地方。在西南岔河口，我们遇到一家鞑子——男的是罗锅，还有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乌德海人，名叫常林。他们站在砾石 335
滩上捕鱼。离他们不远的一块大圆石头上，扣着一条小船。从木头的颜色和船帮刚被燎过的痕迹，都可以看出这条小船刚刚刳好，还沒有下水。罗锅鞑子向我解释说，他自己不会做船，是特地从大克马河把侄子找来给他做的。

我们跟土著人说过几句话之后，继续往前走，只有德尔苏留下了。第二天他赶上我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原来当地的中国人决定把罗锅鞑子的老婆孩子都抢走，带到伊曼河那边去。鞑子决心逃跑。他如果从旱路走，中国人一定会赶上他，并把他杀掉。常林劝他做一条小船，从海上逃走。

7月25日，我们动身到东沟河口的中国人那里去。沿东沟河谷有一条道，直通三河皮沟。

当天夜里，天又黑，又下着雨。鞑子一家决定趁雨夜逃跑。说也真巧，中国人也决定在这天夜里动手，不但要抢走女人，还要把两个男鞑子干掉。德尔苏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到这一消息，急忙告诉乌德海人说，他们一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德尔苏带上步枪，跑到罗锅鞑子的房子里，笼上一堆火，好象鞑子全家都在家的样子。

这时罗锅鞑子和侄子把船悄悄推进水里，并把女人和孩子都送到船上。他们即使坐船走，也要从中国人的屯子跟前经过。这一夜风雨交加，倒给罗锅鞑子帮了大忙。

为了使船不易被察觉，德尔苏用烂泥和黑炭把外面涂上了。但是，不管这两个猎人多么小心谨慎，他们到底瞒不过狗。狗一发现鞑子走动，立刻发出疯狂的吠叫。中国人从房子里跳出来，可是等他们跑到河边的时候，小船早已越过了危险地带。德尔苏决定把鞑子一家送到海边。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小船进海了。德尔苏在这里跟鞑子全家告别上岸。他怕迎面遇到中国人，没敢从大道走，在森林里藏了一阵子，直到天亮才回到宿营地。

7月26日，我们在要子河上又休息了一天。士兵们有的洗衣服，有的补鞋。

不知什么缘故，德尔苏整天都闷闷不乐。他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跟谁也不愿意说话。后来，向我借了三个卢布，不知做什么去了。下午四点，H. A. 杰苏拉维和П. П. 鲍尔达科夫到附近一带去散步，我留下来，绘制西南岔河的路线图。

336 傍晚，又下雾了。天色越来越黑，雾也越来越浓。不一会儿，对面的河岸和中国人的房子都沉浸在雾海里了。死一般的沉寂随着大雾一起降临到地面上。只有雨珠从淋湿了的树叶上滴落下来，算是打破了沉寂。

这时，有一名士兵跑来告诉我，德尔苏克（他们总是这样称呼他）一个人坐在篝火旁边唱歌。

我问他在什么地方看见德尔苏的。

“挺远的哪！”士兵回答说，“在大森林里一条小河旁边。”

这个士兵又告诉我说，要顺着小道一直往前走，直到看见右边有火光为止。这就是德尔苏笼的火堆。我按照他说的方向，大约走了三百步，仍然一无所见。我已经准备转身往回走了，突然透过

大雾，依稀看到旁边果然有篝火的闪光。我离开小道走了不到五十步光景，雾突然散了。

眼前的景象对我说来是那么出乎意外，那么新奇，使我一下子楞住了，一动也不敢动。德尔苏守着篝火，脸朝我这边坐着。身旁放着一把斧子和一支步枪。手里拿着一把刀。他把一根小木棍杵到胸前，一边用刀削，一边轻轻地唱着不知什么歌。他的歌声很单调，充满了悲哀和忧伤。他削一段，又留下一头，那树皮一条条地弯卷回来，很象军帽上的帽缨。突然，他停止了歌唱，用右手举起木棍，向着空间不知朝什么人询问了几句，然后听着，紧张地听着，却听不到任何回答。于是他把木棍扔到火堆里，又拿起一根再削。然后又端一只小碗，拿起酒瓶往里倒了一点酒，用食指蘸了蘸，把酒一滴一滴地洒向四方。接着，不知又高声地喊了些什么，然后又谛听着。突然，远处一只夜鸟叫了一声，德尔苏立刻跳起来。

他又高亢地唱起那支歌，把酒一股脑儿都洒在火上了。篝火蓦地吐出蓝色的火舌。接着，德尔苏开始往火堆里扔烟叶、干鱼、肉、盐、小米、大米、白面、一块蓝布、一双新乌拉、一盒火柴，最后连空酒瓶也扔进去了。德尔苏停止了歌唱，他又坐到地上，头垂在胸前，陷入了沉思。

这时，我决定走得近一些，有意地走到岸边的砾石滩上，好让他听到我的脚步声。老头儿抬头向我看了看。他那眼睛里充满了忧伤。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大家走出这么远，并表示很惦念他。德尔苏什么也沒有回答。我走到篝火跟前，在他对面坐下来。我们就这样默默不语地坐了有五分钟。这时那只夜鸟又叫了一声。德尔苏急忙从地上爬起来，脸朝着那个方向，不知又高声喊了些什么。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到的是忧愁、恐惧和喜悦。接着，一切又都 337
陷入沉寂。德尔苏慢慢地坐到原来的位置上，开始拨弄火堆。那只酒瓶烧得通红，一下子炸开，并逐渐熔化了。

我并不去向他询问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他会主动告诉我——果然不出我所料。

“那里——人的很多，”他开始讲了。“中国人、大兵……这事的不明白，笑话的——倒碍事。”

我沒有打断他的话。他接着对我说，昨天夜里他做了一场恶梦——看到他家那个旧帐篷已经塌了，他全家人还住在那里，穷得要命。他的老婆和孩子挨饿受冻。他们求他给弄点柴火，给他们捎点棉衣、棉鞋、随便什么吃的东西和火柴。他刚才扔进火堆里烧掉的东西，就是送到阴间给他的亲人的。按照德尔苏的想法，他的亲人在阴间跟在阳间一样受穷。这时，我委婉地问他，那夜鸟的叫声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一听到鸟叫就要朝它高喊呢？

“这是魂儿，”德尔苏回答说。“我的想——这是我的老婆。这回她可什么都得到了。我们的——可以回房子去了。”

德尔苏站起身来，把篝火拨散。夜更黑了。过了几分钟，我们已经找到小道，往回走了。德尔苏默默不语，我也一声不响。

周围静悄悄的。充满睡意的空气仿佛凝然不动。浓雾落到了谷地里，下起毛毛雨。当我们走近房子时，狗又高声吠叫起来。

德尔苏跟往常一样，仍然睡在外面。我走进屋里，躺在温暖的土炕上，昏昏欲睡。旁边，隔着墙壁可以听到骡子吃草的声音。狗吠声也久久不能平静。

第四章　在深山里

338

东沟　阴雨天　熊吃蜜　途遇张保　北亚河
青羊的动物地理学界限　顾家河　东大崴子的房子
法图河和阿集米河　山中的乱石堆　入海的小河
岸边小径　野猫　甲虫的袭击

第二天，天气阴霾。沉重的雨云在空中缓慢地移动，连空气本身都显得阴沉沉的。就象黎明前一样昏暗。昨天还那么明媚如画的群山，如今已变得阴沉抑郁。

我的旅伴都知道，如果不是下倾盆大雨，既定的行程一般是不能改变的。除非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才能在宿营地耽搁下来。早晨八点，我们向中国人付了钱，踏上已经熟悉的小道出发了。这条小道是当地居民开辟的，沿着东沟河谷直通捷尔内伊港。

自然界也显得愁眉不展。空气由于水分饱和而变得沉重，凝然不动地压在地面上，因此，周围的一切都躲藏起来了。阴沉沉的天空、湿漉漉的草木、泥泞不堪的小道、道上的死水坑，尤其是笼罩着周围的沉寂——这一切都证明：雨不过是略微歇歇，马上还要倾泻下来。

晌午，我们到达东沟上游，就地休息。当我们在篝火旁边坐着 339
喝茶的时候，突然从山后飞出一只白尾海雕。海雕绕了一个大圈，猛然扎下来，落到一棵干枯的落叶松上，四下顾盼。扎哈罗夫打了一枪，没打中。受惊的海雕急忙离开，朝树林飞去。

“糟糕，”德尔苏说，“大雨的要下了。”

大家问他什么缘故，他解释说，如果在平静的天气大雾一直往上升，而且回声非常响亮，那就必然出现连雨天。

大约一点钟，我、H. A. 杰苏拉维和П. П. 鲍尔达科夫提前动身，士兵们开始装驮子。将近三点，我们到达山口，从这里开始，山上的水都往卡伊姆别河流去。本应该在这里宿营，可是在同伴们的要求下改变了决定，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沒来得及下岭，就下起雨来，不一会儿变成眞正的暴雨了。我们笼了一堆大火，一边挨浇，一边烘烤。将近黄昏，驮子赶到了，我们才开始换衣服，搭帐篷。晚上雨下得更猛，一直下到天亮。我们一夜沒有睡，冻得厉害，不住地往火堆里添柴火，还烧了几次茶喝，只是在喝茶的间隙打一会儿盹。

早晨，H. A. 杰苏拉维想要登洪塔米山，准备到山顶上采集植物标本，但是沒有去成。山顶被大雾笼罩着，到了下午两点，又密密麻麻地下起了小雨。我们利用白天的时间烤衣服、整理帐篷并且睡足了觉。

第二天，7 月 29 日，又下雨了。简直分辨不出哪里是雾，哪里是云。这密密麻麻的小雨一连下了三天三夜，如此长久使人感到惊异。

我们的耐心已到了尽头。H. A. 杰苏拉维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的假期快要结束，必须马上返回哈巴罗夫斯克。

尽管下着雨，他也决定走，先到吉基特湾，等候轮船。我给了他两头骡子，又派两个人护送。上午十一点，我们分手了，互相祝愿一路平安和工作顺利。

晌午，天气毫无变化。这种天气只要用雾和雨两个字就可以描绘出来。我们又在帐篷里整整坐了一天。我翻阅自己的笔记，士兵们不是睡觉，就是喝茶。傍晚，刮起大风。一直笼罩着自然界的沉寂，突然打破了。静止的空气也开始流动，并且猛然一震，驱

散了自己的惰意。

从树上刮下的落叶在半空里飞旋着，越飞越高。风刮得非常猛，把树枝刮断了，把小树刮弯了，把枯树刮倒了。 340

“雨的完了，”德尔苏高兴地说。“今天晚上我们星星的看。明天，太阳的看。”

果然，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漆黑的夜空密布着千千万万颗星星，连一块乌云也不见了。这些亮晶晶的繁星，仿佛被雨洗干净了，亲切地俯瞰着大地。黎明，又增添了几分凉意。

第二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天一亮就看得出今天一定是好天。山里还零零星星的有几团雾。雾也仿佛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都藏到深谷里去了。自然界喜气洋洋，一切生物都在欢迎这具有无上威力的太阳，它们好象意识到，只有太阳出来，才能赶走阴雨。这一天我们用来赶路，直奔勃拉戈达季湖边我们已经熟悉的蘑菇房。路上尽是沼泽，雨后更加难走，我们受了不少罪。我们想绕过沼泽地带，兜了很大圈子，结果也是白费。我们砍倒大树和灌木来铺路，可是骡子仍然是走一步陷一步，每次都几乎陷到齐肚皮深。穿过沼泽草地更是费劲，直到天黑才走到硬实的土地上。

第二天，我们出发得很早。前面的路程还很遥远，打算尽快赶到三河皮沟。实际上，我的这次考察工作正应该从三河皮沟开始。П. П. 鲍尔达科夫带着枪，从旁边走，我和德尔苏跟往常一样，走在前面，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领着驮子走在最后。

在第二道峡谷附近，我坐下来休息，德尔苏也脱了鞋，整理整理。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好象嚎叫声，又象尖叫声，还象哼哧声，说不清是什么声音。德尔苏拉住我的袖子，侧耳听听说：

“熊！”

我们站起来，悄悄地往前走。不久，就看到了那个发出声音的家伙。果然是一只熊，中等个儿，正在一棵大椴树跟前忙碌着呢。

这棵树几乎是贴着峭壁生长。树的正面有一个用斧子砍的记号，说明早在我们和熊之先就有人发现这里有蜂窝。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么回事了。原来熊在偷蜜。它用两条后腿站起来，往上探着身子，想把前爪伸进树窟窿里去，却被石头挡住了。熊是很有耐性的动物。它一边哼哧着，一边使劲儿晃树。一群蜂子围着它，蜇它的脑袋。熊用爪子抹抹脸，细声细气地哼着，倒在地上打个滚，然后又忙碌起来。它的办法是很可笑的。熊终于疲倦了，象人一样坐在地上，张大嘴望着树，看样子在打什么主
341 意。它大约坐了两分钟，然后突然站起来，快步跑到椴树跟前，往树上爬。爬到树上之后，把身子挤到树和石壁中间，用四只熊掌蹬着石壁，然后用后背使劲儿压树。树活动一些了。但是看来熊也觉得后背太疼了。于是它又换了姿势，用后背靠着石壁，用熊掌压树。只听得椴树喀嚓一声，倒在地上了。

这正是熊要达到的目的。现在只要弄开树窟窿，取出蜂房就行了。

“他的——非常狡猾的人，”德尔苏说。“应该把他的撵走，要不，蜜的全吃了。”他说罢，大叫了一声：“你的什么人！你的干吗偷人家的蜜！”

熊回头瞅瞅。一见我们，撒腿就跑，一下子钻到峭壁后面不见了。

“应该他的吓唬吓唬，”德尔苏说，向空中打了一枪。

这时，驮子也赶到了。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听到我们的枪声，让队伍停下，跑来打听出了什么事。我们决定留下两名士兵取蜜。先得让蜂子安静下来，然后用烟把蜂子熏死，就可以取蜜了。这蜜就是我们不取，也要被熊吃掉。

过了五分钟，我们继续前进。

顺着海岸向北走，我们发现，典型满洲植物的品种越来越少

了。首先是梨树不见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在要子河沿岸。其次是山槐。捷尔内伊港大概就是山槐的北部界限。只有柞树向北伸展得最远。而落叶松在海岸上只是散散落落地长那么几堆。这里有大量的佛头花、毛榛和胡枝子。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金腊梅，它的羽状叶好象伸开的五指，花淡黄色，再就是长成矮灌木的花楸，结出淡红色的小果，几乎沒有任何滋味。跟花楸紧挨着的是爬山松，它匍匐在地面，把浓密的枝叶和去年的干果向上伸着。爬山松的叶子是绿色的，沒有光泽，带着蓝微微的颜色。

下一段路程，直到三河皮沟都很顺利。沒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下午四点，我们到达捷尔内伊港。又过了一个小时，取蜜的士兵也赶到了。带来9公斤上等好蜜。傍晚，哥萨克们在河里打鱼。除开驼背大麻哈之外，还打到几条鲈鱼。鲈鱼肉有点苦涩涩的味道。

在这里，我们跟П. П. 鲍尔达科夫分手了。他也决定回到吉基特湾，想在那里赶上Н. А. 杰苏拉维，同他一道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失去了一个好伙伴，我感到十分可惜，但也毫无办法。我们怀着十分眞挚的友情告别了。第二天，П. П. 鲍尔达科夫动身往回走，又 342
过了三天(8月3日)，我带着考察队也启程了。

在三河皮沟，我们又遇见了炮手队队长张保，并同他在一起度过一整天。原来我们去年在伊曼河上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他都知道。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去年冬季他给鞑子和中国人解决土地纠纷，春天在纳恩图河上消灭了一股红胡子。

我一听说他愿意陪我一起北上，非常高兴。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他对沿海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第二，他在中国人中间颇有威信，在鞑子中间也有影响，对于我完成任务会有很大帮助。

我离开捷尔内伊港顺北亚河[11](乌德海人叫做叶良河)向北走。这是一条小河，它跟三河皮沟汇合的地方，离入海口约两公里。这

条小河长约12公里，河谷跟海岸平行，已经开始沼泽化了。右岸是一带慢岗，左岸是由石英斑岩、辉绿岩和闪长岩构成的巉崖峭壁。

北亚河在河源地带向东拐了个大弯，差一点就到海边了。河右岸的慢岗上有一条小道，是中国人开辟出来的。周围的山上树木稀少，主要有槭树、黄檗、胡桃楸、椴树和黑桦。河边长着茂密的蒿柳和赤杨。沒有大树的地带，长满了胡枝子、珍珠梅、山刺玫和佛头花。下面的低洼地带，则是芦苇、拉拉秧和野蒿的世界。有些地方完全被这几种草统治着，其他一切植物都不见了。只有野豌豆利用自己善爬的特性能够在这里争得生存的权利。

小道也随着河身向东弯去，但在不到河源的地方拐向正北，然后翻过顾家岭[12]山口。顾家岭高260米，南北两坡都很陡。山口左侧有个圆顶山，中国人叫做中岗山[13]。中岗山主要是由辉安岩构成的。

过了山口，我们发现一条山间小河，名叫顾家河[14]，在航海图上标作库迪亚，鞑子管它叫做库佳河。这条小河沒有入海口，它的河口被砂石堵塞了。结果形成一片沼泽地。据鞑子说，这里是整个沿岸地区最好的盐沼地。果然，在沼泽附近可以看到许多野兽的踪迹。顾家河和大海之间，隔着一片又高又陡的悬崖。悬崖顶上背风的地方长着针叶林。从动物地理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很有
343 意思的地方。这里是青羊分布区的北部界限。

这里有一块块方圆不大的谷地，四周环山。山不算高，净是尖削的巉岩，山顶上长着稀疏的阔叶林。这个地方很适宜于一些小农戶独立耕种。沿海的高山都是由霏细状的玢岩构成的。玢岩顶上还覆盖着一层火山凝灰岩。

过了顾家河，小道越过一个不大的海角，进入另一条山间小河的谷地。这条小河名叫大崴子[15]（乌德海人叫做奥木斯奇），长约

7—8公里。从海角进入大崴子河谷这一段下坡，坡度很陡，几乎是陡立悬崖。再过一个山口，我们就进入风景秀丽、土地肥沃的阿集米河谷了。阿集米是一条小河，地图上标作阿克马，乌德海人叫做阿加马。实际上，这里是两条小河在离海约一公里的地方汇合起来的。这两条小河入海处，海岸线向里弯进来，形成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港。在这里我们找到一幢挺漂亮的中国房子，名叫东大崴子[16]。从捷尔内伊港到这里有27公里。

从房子里迎面走出两个中国人。他们从士兵手里接过骡子，帮助我们脱了大衣，请我们进屋休息。象这样热情的款待，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遇见过。这两个中国人没有一点谄媚逢迎的样子——他们只不过是殷勤好客，善于猜度我们的每一个愿望而已。后来，我们从旧教徒口里听到的也是这样的评论。这两个中国人现在在哪里呢？其中有一个是老头儿，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总而言之，我们大家对这两个人保留着最美好的回忆。这里的环境是那么优美舒适，这两个中国人的生活是那么和平安静，我决定在他们这里休息一天。傍晚，我坐在炭火盆旁边喝茶，一边吃着盐饼，一边向老头儿详细打听向北去的道路。

法图河（乌德海人叫法尔图河）从左侧注入三河皮沟河。从法图河口到三河皮沟入海口大约有一天的路程。法图河从东北方跟海岸并行流去。法图河流域同直接流入大海的许多小河之间，有一道山梁隔着。这道山梁平均高度为600米。再往前去有一条大河，叫毕楞河，发源于锡霍特山，在尚茨角偏南的铁矿山附近入海。

我准备让一部分人带着驮子沿海岸的小道走，我跟张保、德尔苏和三名士兵溯阿集米河而上，找到它的发源地，接着再溯毕楞河而上，攀登锡霍特山，然后顺着毕楞河回到海边。

8月4日晨，我们整理行装，准备出发。中国人又盛情款待我们一番，不吃饱是不让走的。这还不算，他们又慷慨地赠送许多食

品，给我们在路上吃，我想问他们该付多少钱，可是他们说什么也
344 不肯收，于是我把钱给他们放在桌子上。他们又悄悄地交给士兵。我又悄悄地把钱压到碗底下。中国人看到了，当我们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就把钱扔到骡子前面了。这样一来，我只好让步，把钱收起来。

阿集米河上游，是由两条相向而流的小河汇合而成的。在离东大崴子大约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鹿房子，里面住着三个中国人，他们是专门挖窖捕鹿的猎人。

阿集米河谷生长着许多阔叶林。这些树木有的可以做烧柴，有的可以做家具。在山里到处可以看到野火的痕迹。在大大小小的山岗上，长着茂密的灌木丛，有绣线菊、毛榛和胡枝子。再往深山里去，有少许的红松和冷杉。河两岸宽阔的砾石滩和河床里被水冲烂了的大倒木，证明这里虽然不经常发大水，但每逢雨季，水流湍急，把河岸冲刷得很厉害。

由于考察队从东大崴子出发已经相当晚，只好贪黑赶路了。傍晚，我们到达阿集米河河源，在往法图河去的山口跟前安下宿营地。这一天虽然天阴多雾，可是又闷又热。我怕下雨，问问德尔苏对天气有什么看法。他说现在天气的情况是这样："雾自己还不知道它是马上变成乌云好呢，还是马上散开好。"他这段话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的，并且把雾也当成"人"。他的意思是说，雾现在正在寻思，它是马上变成雨好呢，还是再等一会儿。

晚上七点左右，雾突然飞快地向上升起，同时掉了一阵子雨点，大约十五分钟就停了。雾也随着散了，天上露出了繁星。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得相当早，喝够了茶，开始爬老虎山(高595米)。老虎山上，乱石垒垒。

应该说，在沿海地带，乱石堆要比锡霍特山以西多。有的乱石堆，石头块有一米大小，有的石头块只有马头大，还有的只有人头

大。这些石头大都七棱八角，但是垒得相当结实，就象登梯子似的，走起来很容易。年代久远的乱石堆，都被十分茂盛的草木覆盖着。不过，我也常常看到一些年代很早的乱石堆，顶上只长着一层石蕊，这些乱石堆常常铺展在山顶上，从远处看去，很象一些灰色的斑点。有时，一座山的大部分面积都是乱石堆。那时，情况就不同了，在乱石堆的整个灰色背景上，长草的地方变成了一块块的绿色斑痕。

乱石堆是怎样形成的呢？乍看起来，好象这里发生过地震，整个悬崖都倒塌了，摔成碎块。实际上，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经 345
过很多世纪，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先是岩石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逐渐扩大，粘着力不如重力强了，石块一个个地分裂而坠落下来，于是在原来是岩石山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乱石堆。这些石块一经坠落，就一个劲地往下滚，直到被什么东西挡住为止。

在长满青苔的乱石堆上走路，总是十分艰难的——一会儿得侧着脚蹬着，一会儿又要把脚伸进石缝里去。低处的乱石堆已经盖上一层厚厚的土，长着茂密的草，根本看不出来了。可是你越往上走，就渐渐看不到植物了。

夏天，在炎热的日子里，杜香分泌出浓烈的香精油，不大习惯的人可能被熏得晕倒。杜香的上面，便是青苔和石蕊。乱石堆对人的妨碍还不算大，对马匹和骡子说来，就是严重的障碍了。只好从一旁远远地绕过。

登上山岭之后，我们拐向正北，沿山脊走了一些时候。现在我们的左边是法图河林木葱茏的河谷，右边则是许多奔向大海的小河：谢库穆、头道奥德加、二道奥德加、塔尼亚、维亚兹蒂格尼、霍特泽、叶良和沙基拉。

沿着海岸有一条人行的小道。这条小道横穿上述这些小河。小道距离这些小河的入海口大约有 3—5 公里。这条小道很坚硬，

适于驮子行走。在一条条小河中间还有一道道山梁，小道要从山梁上翻过去。不过这些山梁都不算高，不超过 125 米。

从谢库穆河到沙基拉河这一段距离之间，有几种不同的岩石按照下列顺序分布：石灰岩、石灰质砂岩、花岗岩、片麻岩和结晶片岩。

下午四点左右，下起雨来。我们下了山，在一条小河里找到清水，便立即宿营。士兵们卸下驮子，我和德尔苏跟往常一样，出去侦察。我溯河而上，他顺流往下走。

林中的雨是双倍的雨。每一丛灌木和每一棵大树，只要轻微地摆动一下，就会把行人淋一身水。尤其是胡枝子的叶子存水特别多。我走了大约五分钟，全身都淋透了，就象钻进河水里洗过澡一样。

我刚想转身往回走，突然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这只动物正从树上往下爬。我瞄准它，打了一枪。它一下子掉在地上。我马上又打一枪，解除了它的痛苦。这原来是一只野猫（中国人叫做野狸子）。它的身长使我大为惊异。原来我以为这是一只猞猁，但是耳朵上没有笔毛，尾巴又挺长，这两个特点使我相信它是猫。体长 1 米零 9 厘米；毛色褐灰微黄，通体带有不太明显的斑点；肚皮和
346 四肢内侧是浊白色。尾巴比家猫略短，没有黑色的横纹。它跟家猫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身体长，还有别的特点：牙齿尖利、胡须长、毛厚。

这种野猫都是单独生活，它栖息在阴暗的密林里，因为那里有峭壁石崖和带窟窿的大树。这种动物平时非常谨慎，胆小，可是一旦需要自卫时，擅于进行猛烈的攻击。猎人捉到小猫崽也曾试验驯养，但总不成功。乌德海人说，这种野猫的崽子，不管你捉到的时候多么小，也驯服不了。

没有人专门猎取这种野猫，所以野猫被打死都是出于偶然。

当地的中国人用猫皮做大衣领子和皮帽子。

在乌苏里地区，野猫到处都有，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俄罗斯岛上最多。

我拾起自己的战利品，赶回宿营地，那里人都到齐了，已搭好帐篷，点燃起篝火，正在做晚饭。不久，德尔苏也回来了。他说看到了几个新鲜的老虎脚印，其中有一只就在离我们宿营地不远的地方。

晚上八点，雨住了，尽管天空仍然阴沉沉的。德尔苏自告奋勇，前半夜打更。他穿上翁得，拨弄一下篝火，就背对着篝火站着，用他自己的话向森林里喊了些什么。

“你朝谁喊呢？跟谁说话呢？”士兵们问他。

“阿姆巴，”他回答说。“我的告诉他：帐篷里很多大兵的有。大兵的放枪，我的罪——沒有。”

于是，他又拖着长声高喊起来：“阿——塔——塔——哎，阿——塔——塔——哎。”回声跟他应和着，就象森林里有人彼此呼唤似的。用各种不同的声调重复着最后一个音节——“哎”。这喊声传得远远的，幷在那里消失了。

突然一阵强烈的嗡嗡的响声把我们包围了。不知什么东西打到我脸上，打得十分疼。同时，我感到脖子上也有个奇怪的东西。我连忙抬起手，抓住一个硬邦邦的带刺的东西，慌忙扔到地上。这是一只大得出奇的甲虫，样子很象鹿，只是沒有角。我从胳膊上又打掉一只同样的甲虫，突然看到衬衣上落了三只，毯子上落了两只。甲虫太多了，在篝火周围爬来爬去，常常掉进红火炭里。特别是那些飞着的格外可怕，一个劲儿在头上盘旋，直往头上落。我从被窝里跳起来，跑到一边去。甲虫还嗡嗡了半天，有的落到毯子上，有的落到大衣上，有的钻进谁的皮包里，有的跑到谁的帽子里。

德尔苏解释说：

“我的从前这种‘人’——”他用手指着甲虫说，“大大看到的没有；一个两个的——每年的碰到……这回怎么这么多的凑到一起了？”

我捉到一只甲虫，收藏起来，后来才知道它的学名叫巨天牛，属于第三纪遗留下来的生物，保存在乌苏里地区。这种甲虫咖啡色，脊背上有绒毛，颚尖利，向上翘起，样子很象普通的天牛，只是胡须略短。体长9.5厘米，宽3厘米。眼睛很小，呈三角形，长在头的两侧。眼珠是黑的，仿佛有一层小网子遮着。

我们为了对付这些甲虫，又忙碌了很久，直到后半夜才平静下来。

第五章　山洪

348

毕楞河　不祥的征兆　闹鬼的地方　半夜惊慌
锡霍特山脉　阴雨　碓子房　台风　三天三夜
的暴雨　山洪爆发　被淹沒的森林

第二天，我们顺着山脊继续往北走，上午九点到达尖山，山高678米。我们观察一下地形之后，往山下走，找到一股清泉，又顺着泉水来到毕楞河边。

这几天，天气一直阴沉沉的，断断续续地下了几场毛毛雨；远山不知是被雾还是烟霭给遮住了。东方地平线上，沿着阴云密布的天空射出几道亮光，给了我们一点晴天的希望。

我们把骡子就地放饱以后，溯毕楞河而上。毕楞河，乌德海人叫做比利河，中国人叫做冰凉碑[17]。这条河发源于锡霍特山，流长约90公里。毕楞河三面靠山：左面（如果面向河源的话）翻过山是三河皮沟，右面翻过山是大克马河，正面翻过山就是伊曼河了。毕楞河河谷比较狭窄，整个河流只有四条较大的支流，一边两条，其中最大的支流是忘河。忘河从左岸（按顺流方向）注入毕楞河，这 349
里距入海口有26公里。忘河跟阿马古河、库卢姆别河发源于同一山结。关于阿马古河和库卢姆别河，下面再详细谈。

当时，毕楞河可以说是荒无人迹。中游往下，河宽约20米，深1.5米，流速每小时8—10公里。河的上游地带有几座碓子房。中国人只是到冬天捕貂的季节，才从三河皮沟到这里来。

这一天我们走了约30公里，到锡霍特山还要再走这么远的

路程。

毕楞河是植物的王国，河两岸林木茂密，河水就象从走廊里流过似的。许多地方弯曲的树木把枝桠交织在一起，形成美丽的拱门。

河套沿岸长着许多喜欢阳光和水分的灌木。在我搜集的植物标本中有：山刺玫，无刺，叶小下垂，花不大不小；粉红色的柳叶绣线菊，跟胡枝子一起构成茂密的花丛。这里可以看到铁线莲，长着银白的柔毛，叶小，叶柄长，向四外掰开；大分叉蓼，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不论环境如何都能生根开花，有时把自己的外形改变到难以辨认的程度；一种特殊的长得非常快的紫菀和高棵婆婆纳，这种婆婆纳长得高大，生着白色的穗状花序，十分显眼。

下午四点，我们开始选择宿营地。毕楞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这岸坡度平缓，对岸是陡立的石崖。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士兵开始搭帐篷，德尔苏提着锅去打水。不一会儿，他打水回来，样子很不高兴。

“怎么了？”我问赫哲人说。

“我的想，这个地方很坏，”他回答说。“我河的去，水的打——鱼的骂人。”

“鱼怎么能骂人？”士兵们感到奇怪，笑得前仰后合。

“你们什么的笑？”德尔苏生气了。“马上就会哭的。”

我终于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到河边正想用锅舀水，从水里伸出一个鱼脑袋。鱼望着德尔苏，嘴不住地翕动。

“鱼也是人，”德尔苏结束时说。“他的也会说话，只是声音小。他的——我们明白的沒有。”

水壶刚刚吊在火堆上边，有一块石头烧热了，突然砰的一声爆炸开来，火炭四处飞迸。那响声跟放枪一样。有一块火炭落到德尔苏的膝盖上。

“呸！”他气冲冲地说。“我的很好知道，这是坏地方。” 350

士兵们又笑了起来。

晚饭后，我背上枪，到宿营地附近去散步。我走出大约 500 米远，找一块倒木坐下，听听四外的动静。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山上的石滩发出淙淙的流水声。对岸有几棵粗壮的大松树象勇士般的哨兵那样佇立在那里，松树的样子十分严峻，好象知道什么秘密，无论如何也不肯泄露给人们。一阵暖雨过后，大地蒸发出浓重的水蒸气。水蒸气越来越密集，不一会儿，整个河流都陷在雾里。微风过处，雾气随风荡漾，透过薄雾，对岸松林的轮廓也就模模糊糊地闪现了出来。

这时，我突然看到大雾中有一个高大笨重的东西，从河上迎面飘来，飘得很慢，听不到一点声音。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心怦怦直跳。可是过了一会儿就看这个黑影子停住了，并且慢慢向后退去，不一会儿就跟来时一样神秘地消失了，这就更使我惊愕不已。这究竟是野兽，还是从河上飘下来的倒木，我不清楚。苍茫的暮色、阴郁的森林、浓密的大雾，更主要的是这死一般的沉寂，造成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而凄凉的气氛。我感到害怕，站起身来，匆匆忙忙地往回走。大约经过十分钟，走到了宿营地跟前。

篝火旁边幢幢的人影，看上去很象高大的幽灵。他们一会儿伸到天空，一会儿突然缩小，伏到地面。我问扎哈罗夫看到河上有什么东西飘过沒有。他说什么也沒看见。

于是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看到的黑影，并且试图说明这可能是雾气飘动造成的。

“嗯，这眞是个坏地方，”我听到了德尔苏的声音。

我转过身来。他坐在篝火旁边，不住地摇着头。

“得撵撵他，”他说着，就拿起了斧子。

“撵谁？”我问道。

“撵鬼，”赫哲人郑重其事地说。

接着，他走到树林里，砍起树来，专挑湿云杉、山杨、暴马子一类烧起来毕剥作响的树木。他砍了很多柴火，堆成一大堆，点着了。耀眼的火舌盘旋而上，成千上万的火星在天空中飞舞。后来柴火着得差不多了，都变成红火炭，德尔苏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抓起柴火头向四外扔去。士兵们也跑来凑热闹，帮助他扔。这些火箭在天空中旋转，向四下撒落火花，情景十分壮丽。有两根柴火头
351 掉进河里，立刻熄灭了，但很长时间还冒着青烟。最后，整个火堆都扔光了。落到树林里的柴火头也一个个地慢慢熄灭了。

于是我们开始喝茶，然后就收拾睡觉了。我本想再看一会儿书，可是克制不住睡意，也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仿佛睡了很久，突然觉得有人摇我的肩膀。

“快起来吧！”

“出了什么事？”我问着，睁开了眼睛。

一片漆黑，比方才黑得更厉害了，浓雾好象棉絮一样布满森林。下着毛毛雨。

“不知是什么野兽从对岸跳到河里了，”哨兵惊慌地说。

我一下子跳起来，抓起枪。不一会儿果然听到有个动物从水里钻出来，走到岸上，用力抖搂着毛。这时，德尔苏和张保走到我跟前。我们背朝篝火，睁大眼睛，仔细看河上有什么动静，可是雾这么浓，夜又这么黑，两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走的有，”德尔苏悄声说。

果然不错，有个东西在砾石滩上悄悄走来。过了不一会儿，我们听到这野兽又在抖搂毛。它大概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就站住不动了。我看了看骡子。骡子挤作一团，竖着耳朵，向河边望着。狗也显得惊惶不安。阿利帕缩在帐篷的角落里，直打哆嗦，莱希夹着尾巴，耳朵贴在脑后，恐惧地东张西望。

这时，又听到石头的撞击声。

我命令叫醒其他的人，并打了一枪。枪声震撼了睡意正浓的空气。接着，响起一阵响亮的回声，并沿着森林向远处传去。马上又听到石头劈里啪啦乱响，河水哗啦的声音。惊惧的狗一下子蹿出去，吠叫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我向赫哲人问道。“是马鹿吗？”

他否定地摇摇头。

“也许是熊？”

“不是，”德尔苏回答说。

“那么是什么呢？”我急不可待地问。

“不知道，”他回答说。“黑天的完了，脚印的看看，才能知道。”

一阵惊慌之后，睡意一点儿也没有了。大家议论纷纷，各有各的猜测，并且不时地询问德尔苏。赫哲人说，不可能是马鹿，因为它的蹄子撞在石头上非常响；也不可能是熊，如果是熊，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声音。

我们坐了一会儿，又打起盹来。我决定后半夜跟张保一起放哨。过了半小时，大家又都睡着了。睡得非常香，就象什么事情也 352
没发生似的。

终于出现了黎明前的黑暗。雾变成了蓝灰色，阴沉沉一片。树木、灌木丛和地上的青草都结上了一层露珠。阴郁的森林静寂无声。河水也好象凝然不动，仍在睡梦中。于是我钻进自己的蚊帐，沉沉地睡着了。

等我醒来，已是早晨八点。仍然下着毛毛雨。德尔苏出去侦察回来，什么也没发现。昨天夜里朝我们宿营地走来的那个野兽，在枪响之后跳进河里，回到对岸去了。如果这片砾石滩上有点儿沙子，还可以看到脚印。现在对我们来说，只剩下猜测而已。如果这不是驼鹿，也不是马鹿或熊，那必然是老虎了。

但是德尔苏对这件事有他自己的看法。

“鱼的说话，石头的打枪，你的——长官，雾里坏东西的看见，昨晚坏人的来了……我的想，这地方鬼的有。下次我的这里睡觉的不干！”

上午九点，我们拔营出发，溯毕楞河而上。天气沒有一点儿晴意。树木仿佛在哭泣——大颗大颗的水珠从树叶上不住往下掉；连树干也湿漉漉的。

往前走，河谷越来越狭窄。一路上我们碰到好几座空碓子房。我在这些碓子房里观察到的现象，其他任何人都能看到，可是德尔苏却发现许多别人看不出的情况。比如说，他看看毛皮，就说这个猎人刀钝了，他在剝皮的时候，有一头用牙咬着。他看到猎人扔掉的一张灰鼠皮，就说这只灰鼠是用碓子砸的。在另一个地方，德尔苏又发现房子里老鼠很多，房主人曾跟老鼠进行过残酷的战爭等等。

我们在最后一座碓子房里耽搁了一会儿，快到晌午才到达河的上游地带。小道早已冲断了，我们在荒地上走了一阵，我们不时从河的这一岸走到那一岸。

当我们快到锡霍特山跟前的时候，森林越来越密，乱倒木堆也越来越多。柞树、杨树和椴树都落在后面了，黑桦也渐渐让位给白桦了。

脚底下出现了青苔。青苔上面茂密地生长着沙曼石松、蹄盖蕨、长毛苔草和酢浆草。

毕楞河上游，又分成两条小河。如果沿着右边那条河走，翻过山是库卢姆别河（伊曼河上游的支流），如果沿左边走（向西北方），可以走到阿尔穆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我们于是沿着右边的小河走去。走了不久，就到达锡霍特山麓了。如今毕楞河不过是一条山间小河罢了，河床里乱石垒垒。河水就顺着这些大石头一小股一

小股地往下流，一会儿藏到草丛里，一会儿又出人意外地在乱倒木 353
旁边突然出现了。

锡霍特山脉向海的山坡相当陡。这一带山顶都是光秃秃的。我们费了挺大劲才爬上山脊。我本想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观察一下地形，但是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们让骡子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向前走。锡霍特山西坡，长着稀疏的树苔斑驳的针叶林、一墩墩的杜香和象厚地毯一般的青苔。

我们下了分水岭，走不远就碰到一条小河，在小河跟前安下宿营地。

傍晚，天气毫无变化。大地仍然象覆盖着一层白幕似的，笼罩着浓雾。这浓雾加上毛毛雨，可太令人厌倦了。这样的天气在森林里走路，跟雨天一样。每棵灌木、每棵树，只要你稍不经心用肩头碰它一下，就会把成千上万的大水珠向你身上洒来。

晚饭后，士兵们擦过枪，马上就躺下睡觉了。我本想制图，可是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我用斗篷裹住身子，在篝火旁边躺下，也睡着了。

第二天用来观察锡霍特山西坡的地形。这里并没有眞正的山间小河。水无声无息地从青苔底下渗过去。汇成小河之后，在平缓的河岸中间静静地流走。岸上长满了云杉、冷杉、落叶松和赤杨。

我想顺着库卢姆别河而下，走到去年碰见乌德海人的地方为止，可是德尔苏和张保劝我不要离分水岭太远，他们说可能有大雨，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让我看看天。现在雾已经升得老高，变成雨云的样子。我的两位向导对我解释说，如果在沒风的天气，雾突然收了，开始向上升去，同时回声也不响亮了，那么一定会有特大的暴雨。的确，这些天来，大地好象为了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总想藏在大雾里面。突然，大雾背叛了它，仿佛跟天空达成协

议，退到一边去了，把整个大地都裸露出来，任凭天上的风云为所欲为。

张保劝我返回毕楞河，尽快赶到碓子房。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我们当天就往回走。早晨，山口上只有一团团的雾。如今，雾变成了沉重的乌云，漫山遍野地爬来。德尔苏和张保走在前头。他们常常抬头看天，还互相议论着。我根据经验知道，德尔苏很少有看错天气的时候，如果他感到不安，那一定是有重要原因。

下午四点，我们走到第一座碓子房。突然间，又下起雾来。这雾非常浓，似乎在大雾里走路，也要使一把劲儿。德尔苏向空中放
354 了一枪。响亮的回声，轰隆隆地传遍了森林。这下子可把我弄糊涂了，感到自己的气象学知识不足，便向德尔苏求教。德尔苏露出得意的样子。据他说，雾跟毛毛雨的再次出现，以及响亮的回声，说明这场雨最低限度可以推迟到明天天亮。这意味着可以继续向前走。我们加快了步伐，傍晚赶到第二座碓子房。这座房子比头一座宽敞、舒适一些。

几分钟的工夫，把屋里收拾干净了。房主人凌乱的东西，我们都堆在墙角上，扫了地，就点火烧炕。由于大雾，也可能是灶火好久沒有烧过了，烟囱一点抽劲儿也沒有，弄得满屋浓烟。只好用烧红的火炭先把灶坑熏一熏，直到傍晚，天都黑了，灶火才有了抽劲儿，炕也烧热了。士兵们在外面笼了一大堆火，一边烧茶，一边说说笑笑。另一堆篝火旁边，坐着德尔苏和张保。他俩都默默地抽着烟袋。我跟他俩商量之后决定，如果明天沒有大雨，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无论如何要尽早穿过“山嘴”，不然的话，河水一涨，我们就得绕大弯子，从昂库·朱格迪尼山走。那座山到处是悬崖峭壁。昂库·朱格迪尼是乌德海语，意思是“鬼窟”。

一夜平静无事。

天色还黑洞洞的，张保就把我们全都叫醒了。这个人尽管沒有

表，却能准确地知道钟点。我们匆匆地喝了茶，也不等太阳出来，就赶忙上路了。根据时间判断，太阳早该出来了，但是天空灰暗，阴云密布。群山不知是被浓雾还是细雨笼罩着。不一会儿，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随后又有一种声音跟雨声交织在一起，这是风声。

“开始的有，”德尔苏指着天空说。

果然不错，透过被撕裂开来的浓雾，可以清楚地看到乌云在奔驰。乌云径向西北飞驰而去。不一会儿我们就被淋得全身都湿透了。现在我们什么也不在乎了。雨再也不能阻碍我们前进。为了避免绕悬崖，我们干脆下河，从砾石滩走。大家都精神振奋。士兵们有说有笑，互相往河里推着玩。下午三点，我们终于穿过山嘴。危险地带总算过去了。

在森林里，我们感不到有风，但是每当走到河边上，就觉着风吹得发冷。下午四点，我们到达第四座碓子房。这座房子修在河左岸的一条小河汊子边上。我们蹚水过河，然后开始准备过夜。士兵们先卸了骡子，然后抱柴火，收拾屋子。

凡是进过深山密林的人，都知道雨天找到碓子房意味着什么。355
首先，用不着去准备很多柴火，其次，房子毕竟要比帐篷暖和、干燥，也比较结实。当士兵们在房子跟前忙碌着的时候，我跟张保爬上跟前的一座小山。从山上往下看，可以看到毕楞河谷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

一阵阵强劲的海风吹来，把一团团大雾送到陆地上，这雾团就象巨浪一样，沿着地面翻滚，跟山里的雨云混在一起。

天黑的时候，我们返回住处。房子里已经点上灯火。我躺在火炕上，却久久不能入睡。雨敲打着窗戶。头顶上大概是房盖的树皮被刮得啪嗒啪嗒直响。风不知在什么地方呼啸着。你简直分不清楚，是雨声，还是冻僵了的树木的呻吟。狂风暴雨，彻夜不息。

第二天，8 月 10 日，我被一阵强烈的响声惊醒。不用出屋就

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雨滂沱，倾盆而下。一阵阵的狂风刮得房子摇摇欲坠。

我急忙穿好衣服，走到外面。大自然正在发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变化。又是雨，又是雾，又是云，混合在一起。高大的松树被刮得东摇西晃，愤怒地呼啸着，仿佛在诉说自己的不幸。

在河岸上，我看到了德尔苏。他一边来回走，一边仔细地观察河水。

“你在做什么呢？”我问他。

“石头的看——水的涨了。”他回答说，并且骂起中国人不该把房子盖得离河这么近。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座房子的确修在河的低岸上，一旦发水，很容易淹没。

傍晌午，德尔苏和张保互相商量之后，到森林里去了。我披上雨衣，也跟在他们后面，发现他俩已经到了昨天我们攀登的那座小山跟前。他俩抱了不少柴火，并且堆成垛。我感到奇怪，他们为什么把柴火放在离房子这么远的地方。不过，我没去打扰他们，一个人登上小山。我原以为还可以看到毕楞河谷，结果我的打算落空了。除开雨和雾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雨幕也象波浪似的在天空里荡漾着，穿过森林而去。暴风雨每次小住之后，仿佛为了弥补方才的不足，更加猛烈地发作起来。

我淋得混身都湿透了，冻得发抖，跑回房子里，派萨比托夫到德尔苏那里去取柴火。萨比托夫回来报告说，德尔苏和张保不给。我知道德尔苏办事向来都有道理，便率领士兵溯河汊子往上走，去捡柴火。

356 大约两小时之后，德尔苏和张保回来了。他们身上没有一点儿干地方。他们脱下衣服，坐在火堆跟前烤。

天黑之前，我又到河边看了一下水势。河水涨得很慢，看样子

天亮之前不会有出槽的危险。尽管如此，我还是命令士兵把东西整理好，把骡子也都套好。德尔苏很赞成我这一预防措施。傍晚，天黑之后，又哗哗地下了一阵非常大的暴雨。真吓人！

突然间，屋里一下子全照亮了。耀眼的电光一闪，接着就是一声霹雳。轰隆隆的回声满天回荡。被拴着的骡子直往外挣，狗吠叫起来。

德尔苏沒有睡。他躺在土炕上，静听外面所发生的一切。张保坐在门旁，有时跟德尔苏说两句话。我说了一句什么，但是张保给我作手势，不让我说。我也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我的耳朵刚刚听到墙外有一种微弱的声音，好象潺潺的水声。德尔苏突然从炕上跳起来，飞快地跑出房子。马上又奔回来说，赶快把大家叫起来，因为河水已经出槽，把房子团团围住了。士兵们都跳起来，迅速穿好衣服，图尔蒂金和卡利诺夫斯基穿错了鞋，嘻嘻哈哈地笑了一阵。

“什么的笑？”德尔苏气冲冲地喊道。“马上哭的有！”

就在我们穿鞋这么大功夫，水已经穿过墙壁，淌进灶坑里。灶坑里的火发出嗤嗤的声音，马上就熄灭了。张保点燃了松明。我们借着松明的光亮捆好行李，去牵骡子。骡子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惊恐地东张西望。我们借着松明和桦树皮的光亮给骡子装上驮子——装得正是时候。河水已经在房后冲出一道很深的沟，我们再晚一步，就根本过不去了。德尔苏和张保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说实在的，可真把我吓坏了。我命令士兵互相尽量靠近，然后向白天攀登的那座小山出发。我们刚刚拐过墙角，迎面扑来的是一片黑暗和狂风暴雨。

暴雨打着脸，连眼睛也睁不开。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在这一片漆黑中，仿佛觉得周围的树木、山峰和河水都随风驰向无底深渊，所有这一切跟雨混合在一起，构成密集的一团，以惊人的速度

向前滚动。

士兵们惊惶不安。

这时，我发现前面有一点微弱的火光，马上猜到这是德尔苏和张保笼的火堆。房子后面的河汊子更深了。我命令士兵顶水牵着骡子走。离火堆只有一百五十步的光景，但是要想走完这段距
357 离，需要很长时间。在黑暗中摸不着路，一下子钻进风倒木里，陷在灌木丛里，后来又掉进水里了。洪水顺着河谷飞快地向下流去，我由此判断明天早晨大概整个森林都要被水淹没。我们终于走到小山跟前。这时我才发现德尔苏和张保多么有远见。现在才明白他们为什么抱柴火。他们用竿子架着两块松树皮，就在棚底下笼起火堆。我们一走到地方，赶忙搭帐篷。帐篷紧靠着高峻的悬崖，可以避风。睡觉那就连想也不用想了。我们在篝火旁边坐了半天，烘烤衣服，而狂风暴雨越来越猛，河水的响声也越来越大。

天到底亮了。在明亮的白昼我们再也找不到原来住的那座小房在什么地方了——这座小房已经无影无踪。整个森林沒在水里。洪水眼看就逼近我们的宿营地。现在又得想法把帐篷挪到高处去。我的话刚一出口，大家就明白应该怎么办。有的人动手挪帐篷，还有的人砍倒松树，铺在泥泞的地上。德尔苏和张保又抱起柴火来。我们挪帐篷、弄柴火，大约花了一个半小时。这时，雨势仿佛减弱了。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又出现了浓雾。雾急遽向上升去，紧接着又下了一场非常猛烈的暴雨。这么大的雨，是我从前和以后都沒见过的。附近的群山和森林都消失在水墙的后面了。我们又钻进帐篷里。

突然响起一阵喊声。偏偏在我们根本沒有料到的地方出现了危险。我们的帐篷搭在一条峡谷的口上，现在山洪顺着峡谷往下流。幸亏峡谷那面深一些。山洪向那面流去，不大一会儿就冲出一道深沟。我跟张保挡着雨，不让雨把火堆淋灭，德尔苏和士兵们

跟山洪作斗争。沒有人再想烤衣服，只要能烤暖身子就算不错了。

有时透过雾气可以看到阴云密布的天空。阴云的走向跟风向不一致，正向西南驰去。

“不好，”德尔苏说，“马上完的沒有。”

据他说，1895 年也刮过这么大的台风。当时，他正在刀毕河沿岸阿努奇诺一带，遇上发水。他用小船救了邮电所长、两个士兵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还救了四个中国人。他划着小船走了两天两夜，把躲到房顶和树上的人都接到陆地上。德尔苏做完这件事之后，沒等洪水退净，就离开了阿努奇诺。后来有关当局想奖励他，可是因为他经常在森林里，沒有找到。

天黑之前，我们又跑去拾些柴火，准备够一夜烧的。

8 月 12 日早晨，天刚亮，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但是不久就息 358
了。雨依然象以前那样不住地下着。大家都折磨坏了，累得东倒西歪。不是需要用手把住帐篷，别让风给刮跑了，就是要遮住雨，别浇灭了火堆，另外，还要抱柴火。顺着峡谷下来的那条山洪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山洪常常向帐篷冲来。这就得用坝挡住，把水顺到下边去。淋湿的柴火不爱着，冒着浓烟。由于失眠，加上烟呛，大家都感到眼睛疼。那种滋味，就象眼睛里揉进了沙子似的。不幸的狗趴在悬崖底下，连头也不抬。

看那滔滔的河水，十分吓人。洪水跑得太快了，令人感到头晕。连河岸也好象以同样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奔跑。整个河谷，从这边的高山到那边的高山之间是一片汪洋。河床的位置，只能靠湍急的水流来判断。水面上飘浮的乱草和弯曲的大木头，急急忙忙地奔跑着，好象在深山里发生了一场不可挽救的灾难，它们只顾逃命似的。许多高大的树木被水连根卷起，倒进水里，把大土块和小树也都带起来了。小树马上被水飘起来，也向前冲去。河流就象一只咆哮的野兽，在两岸之间奔腾着。洪水灌满了河谷，急驰

而去。如果哪里有飘浮着的大木头，把水流挡住，那里就会浮起一团团黄色的沫子。水面的漩涡里都泛着水泡。这些水泡随着风向飘浮，一会儿灭了，一会儿又重新出现。

又过了一天。晚上雨下得更大了。同时，风也刮得更猛了。这一夜，我们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度过的。一个人刚刚爬起来，其他的人又躺下了。

大自然好象要跟人逞威风一样，人们要同它作斗爭，它就把你制得服服帖帖。就这样，第四个风雨之夜又过去了。

黎明时候的情景跟昨天一样。简直分辨不清，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响声——是风声，是雨声，还是河水的咆哮声。上午九点，风又改变了方向，从东南刮来。士兵们钻进帐篷，盖着大衣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火堆旁边只剩下德尔苏和张保了，可是看样子连他俩也累了。至于说到我，只是觉得浑身瘫软无力。既不想吃东西，不想喝水，也不想睡觉，——只想老老实实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傍晌午，天空仿佛亮堂一些了，可是雨势一点儿也沒减弱。

突然间刮起旋风，风虽然很短暂，却很猛。每刮过一阵旋风之后，雨就住一会儿。旋风刮的次数逐渐减少，但是每次都比前一次更猛烈。

“马上完了的有，”德尔苏说。

老头的话立刻驱散了人们的惰意。大家都振作起精神，爬了起来。雨已经不那么连绵不断了，而是一阵子一阵子地下，下一阵
359 暴雨，隔一会儿又下一阵毛毛雨。这样一来，已经显得有点儿变化，给人以放晴的希望。天黑的时候，雨明显地小了，到了晚上就干脆住了。天空渐渐晴朗起来，有的地方出现了星星……

我们烤干了衣服，喝足了茶，躺在干垫子上，有多么舒服呀！这才是眞正的休息。

第六章　回到海滨

360

渡过毕楞河　跟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会合　中国人送来粮食　毕楞河河口　鹿尾　水鸟　德尔苏打虎　海光

第二天我们醒得相当晚，透过云隙露出了阳光。可是太阳还躲藏在乌云后面，好象它不愿意看见大地，不愿意看见这场台风把地面搞成了什么样子。浑浊的溪水汇成喧响的阶梯状瀑布，从山上奔流而下，树上的叶子和地上的青草仍然湿漉漉的，象漆过一样闪闪发亮。每颗水珠都反射出阳光，折射出霓虹般的色彩。大自然又生意盎然了。乌云转到东方去了。现在暴风雨大概正在日本沿岸或萨哈林岛①南端施展威风呢。

我们在原地又整整呆了一天：一边晾东西，一边休息。人是容易忘记痛苦的，士兵们又有说有笑，互相戏谑了。

晚霞鲜红如血，黄昏也格外长。这一天我们睡得很早。既需要弥补过去的不足，又要为将来准备精力。

第二天是 8 月 16 日。大家起得很早，天一亮就起来了。东方地平线上还横着一长条黑沉沉的阴云。我估计 A. И. 麦尔兹利亚 361
科夫带着另一部分队员也走不太远。他们一定被洪水隔在毕楞河附近。为了跟他会合，必须渡到河右岸去。而渡河越早越好，因为下游河水更大，渡河更困难。

---

① 即库页岛。——译者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先顺着河谷往下走，但是走了不远就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前面河水已经没到悬崖了。洪水带下来许多乱倒木，在这里堆成一个大坝。那边有一个小山岗没有被水淹没，应该去查看一下。张保头一个蹚过河去，他到了对岸，在岸边齐腰深的水里，两手拄着棍子蹚来蹚去，探试河底深浅。查看的结果表明，河水到这里分成两个汊子。互相间的距离是 30 米。第二道河汊子比第一道宽些，更深些，没有被飘木堵塞。要用竿子探底也办不到，因为水流湍急，一下子就把竿子冲到一边去了。德尔苏和张保动手砍一棵大杨树。士兵们马上拿出截锯来帮忙。他们站在没膝深的水里，干得很卖劲。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杨树喀嚓喀嚓响了，接着哗啦一声倒在水里。一开始树干顺流向下飘去，但是不一会儿不知被什么挂住，停住不动了。我们就从这座桥上渡过了第二道河汊子。接着，还要蹚过约有 50 米宽的被水淹的树林。

当我们看清楚前面再也没有河汊子之后，就返回原地。

人可以走过去，东西和鞍子也可以拿过去，可是骡子怎么办？如果让他们自己凫过去，那么不等到达对岸，就要被水流冲到乱木头底下去。于是决定用绳子牵着骡子过去。我们先挑选一根最结实的笼头绳，又接上一股绳子，然后把绳子那头从乱木堆顶上拉过去。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就把第一头骡子慢慢地赶进河里。骡子在浑浊的河水里打了个前失，一头扎进水里了。湍急的河水立即把骡子飘起来，奔向乱木堆冲去。水没过骡子的头顶。可怜的骡子龇着牙，喘不上气来。这时连忙把它拖到岸上。

第一次试验不大成功，于是又另找地方，选择平缓一些的河岸。这一回就顺利多了。

蹚水穿过被水淹没的树林，也碰到不少困难。水下面是冲积的淤泥，骡子走一步陷一步，时常跌倒，累得精疲力尽。直到黄昏，我们才走到河谷右侧的山峦跟前。驮东西的骡子疲惫不堪，可是

人比骡子更累。除开疲劳之外，还冻得直打哆嗦。烤了半天火也暖和不过来。

但是，最主要的目的达到了——我们毕竟渡过了毕楞河。

天黑之后，又下起密密麻麻的小雨。一夜也沒有停。 362

我们渡河的地方距离海边大约还有 40 公里。这一段路走了两天（8 月 16 日和 17 日），沒有发生任何意外。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越到下游，河水越大。有许多小冲沟伸进河谷。冲沟口上堆积着许多泥沙。这些泥沙总有几千吨重，都是在这三昼夜中堆积起来的。有些地方，洪水冲出很深的串沟，沟两帮冲刷得很厉害，可是被冲掉的泥土却无影无踪——疯狂的水流把一切都卷走了，散布到河谷里。原来微不足道的小溪，如今变成了波浪滔滔的大河。为了渡过这些河，又花费了很多时间。不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沿着河谷的高处走。这样一来，只好随着河谷的弯转来转去。

我们快到海边时，林木越来越不好，品种也越来越少。有时可以碰到一丛丛的桦树和落叶松、一丛丛的槭树、椴树和只适于做烧柴的柞树。

在河边冲积的砾石滩上，长着茂密的柳树，有绢柳，有粉灰柳。土著居民常常用粉灰柳刳小船。在被水淹沒的石滩上，我们在柳条丛中看到了很独特的植物群落。在这里最常见的有：鄂霍次克黄紫堇，长得相当高，开小黄花；花旗竿，开着可爱的粉红花，茎和叶面都长着绒毛；爬在柳条上的裂瓜，裂瓜长着深裂的心形叶，样子很象泻根。其次还有水繁缕，长着浅色叶子和虬结的茎；茂盛的掌叶蜂斗叶，它那肥大的叶子很象鹿角的分枝，密集在一起，形成硕大的叶簇。

天刚晴不久又阴了。8 月 16 日傍晚，又出现了大雾，并且下起毛毛雨。这毛毛雨下了一夜又一天，我们整天在水里走，水差不多沒到膝盖。终于，天渐渐黑了，我已经失去今天走到毕楞河口的

希望，却突然听到大海的波浪声。原来我们在大雾之中早已走到海边，可是直到看见脚跟前的卵石和拍岸浪的白色泡沫，才发现这一点。我本打算往左走，但是德尔苏劝我往右拐。他提出这种意见的根据是：曾在沙滩上看到了人的脚印。这些脚印是从沙基拉河向毕楞河来的，然后又返回去了。由此，赫哲人得出结论：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的宿营地一定在右边。

我向空中放了两枪，立刻从沙基拉方向传来回答的枪声。几
363 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到达自己人那里。大家互相询问起来：谁发生了什么事？谁看见了什么新鲜东西？

晚上，我们在篝火旁边坐了很久，彼此交换旅途的印象。

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这个宿营地跟其它宿营地沒有什么区别。它同样在露天下，在那一面坡的帐篷旁边同样燃着篝火，周围同样阴冷潮湿，但是尽管如此，大家都觉得好象回到了家里。

晚上九点左右，下了一阵大雨。雨后，雾立刻消散了，我们看到一片美丽的星空。天上的银河宛若一条宽阔的带子延伸开去，黑邃的海洋一下子把所有的星星都返照出来。这天空和海洋仿佛同样是深不可测的。

夜里很冷，士兵们常常爬起来，到火堆跟前烤火。黎明时，温度计的示度为摄氏零下 7 度。太阳出来照暖了大地，大家又都睡着了，一直睡到上午九点。

洪水沒退之前，是不用想渡过毕楞河了。不管什么事，有坏处就必有好处。我们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下。骡子也累得不象样。还要修修鞋，补补衣服，收拾一下鞍子，擦擦枪。除此之外，我们的给养也快用光了。

我决定打猎去，并派两名士兵到阿集米河找中国人买点吃的东西，最近这五天，我把自己的工作撂下了，也需要找时间补上这段空白。

士兵萨比托夫和阿里宁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出发，我离开宿营地到毕楞河边去，想看看一夜之间水落了多少。刚走出不到一百步光景，就听见有人喊我。我转身往回走，看到两个中国人牵马驮着东西，往宿营地走来。这是东大崴子那家中国人的长工。我正想派人到那里去弄点粮食。这两个中国人说，他们东家估计我们现在过不了毕楞河，决定打发他俩送来4袋面粉、10公斤猪油、16公斤大米、4公斤豆油、4公斤白糖和一块茶砖。他们还说，东家不让他们收钱。我看到中国人如此关怀我们，非常感动，要送些礼品给他们，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

这两个中国人在我们这里住了一夜。我从他们那里听说，要子河也发了大水，淹死好几个人。三河皮沟冲倒了几座房子，倒没有死人，可是马和牛羊却淹死不少。

第二天，中国人临走时告诉说，如果我们还缺吃的，不必客气，尽管派人到他们那里去取。

我打发他们走后，就跟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到毕楞河口去。364
大海的景象是异乎寻常的——离岸边二、三公里之内，浑澄澄的一片黄水，在这一带沿岸飘浮着许多乱倒木。从远处看去，这些木头很象一只只的小船、帆船或平底驳船。有些大树还带着绿色的叶子。风向一变，这些飘浮的树木又被送到岸边来。大海把一切多余的东西、一切僵死的东西、一切跟它那自由活泼的本性格格不入的东西，都抛掷回来。

毕楞河口位于铁矿山(460米)附近。这座铁矿山是由石英玢岩构成的，普遍被深层绿泥石所切割。这种绿泥石一旦风化之后，就变成赭黄色的碎石。左岸离河口不远的地方，是一片不大的河岸阶地。阶地基座是细粒状凝灰岩，右岸是一片宽阔的沼泽化洼地。从前这片洼地正是毕楞河的河床。毕楞河的旧河口在现今沙基拉河的位置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浪把旧河床堵塞了，于是毕

楞河在铁矿山附近为自己开辟出新的入海口。

毕楞河下游，水浅的时候只有25米宽。浑浊的黄水奔流湍急，仿佛毕楞河入海之后，依然向前流去。

山石风化之后，变成细砂，被河水冲下来。到了河口，海浪从对面打来，淡水水流减弱的地方，细砂便淤积下来，因此，在毕楞河河口形成一条浅水湾——长沙洲。这条沙洲就象壁垒一样，挡住了河的入口。

从8月19日到21日，我们原地休息。士兵们轮流去打猎，很有收获。他们打了一只狍子和两只野猪，德尔苏打到一头鹿。他从鹿的小腿骨里弄出骨髓，用火稍稍熬一下，倒在铁罐子里。土著都用这种油擦枪。这种油一经熬开之后，变成液体，冷天也不凝结。

晚上，德尔苏请我吃鹿尾。他把鹿尾用棍挑着，也不剥皮，就拿到炭火上烤。鹿尾好象一条小口袋似的，当中有一条挺细的脆骨。其余的空间都充塞着褐白色的物体。那种味道说不清象脑子还是象肝。中国人很喜欢吃鹿尾，把它当作一种很讲究的美味。

这几天我一直坐在帐篷里画路线图、做笔记和写信。在工作闲暇的时候，我就到海边去散散步。观察观察水鸟。

有一次，我从芦苇丛生的沼泽里，撵出一只小莺。这只小莺飞
365 了不远，一下子又钻进藓苔里去了。我来回找了好几次，也没找到。这里还有中等个儿的鹬，喙向上弯曲，大概是青脚鹬。看来，这些青脚鹬快要往南飞了。紧靠水边的沙滩上，还有身姿优美的滨鹬跑来跑去。滨鹬也正准备往南飞呢。大海的水面有水鸭、白鸥和海鸥在刍水。毕楞河上空，有些长翼的黑鸟，闪电般地穿来穿去，那形状很象燕子。好容易打下来一只，原来是针尾雨燕。在岸边的悬崖上可以看到蓝矶鹞。蓝矶鹞长着深褐色的羽毛，脊背带有白色斑点，它们的颜色跟周围的环境极其相似，躲在石头缝里不

易被发现。

在小河里的灌木丛中间，在河岸上的水坑里，都有花脸鸭游来游去。[18]

这些轻信而驯顺的野鸭，当人走近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惊慌，它并不马上飞走，只是向旁边稍微游开一点儿，很象家鸭见到生人的情景。

晚上我跟德尔苏闲聊，一扯就是很久，谈到怎么打猎、各种各样的野兽以及山林失火的情景，等等。他有许多细致而有趣的观察。比如，据他说大约二十年前，一连两个冬天，老虎都是从西往东走。这种现象不单他一个人发现，其他的猎人也都看到了。所有的老虎脚印，都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据他判断，这是老虎大搬家，从松花江沿岸搬到锡霍特山来了。接着，他又想起 1886 年野兽大批死亡。夏天先死的是梅花鹿，接着马鹿也死起来了，到了冬天，又死野猪。

以前，我曾经向德尔苏问过好几次，他是怎么打死老虎的，可是赫哲人说啥也不肯讲，或者想法用别的话题岔开，但是今天我到底把这件事情的经过从他口中掏出来了。

故事发生在伏锦河上，时间是 5 月。德尔苏沿着河谷往前走，路过一带稀疏的柞树林。他身边带着一只小狗。开头，小狗欢天喜地跑在前面，可是后来显得有些惊慌不安。

德尔苏沒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以为小狗是害怕熊的脚印，仍然大胆继续走路。

但是，小狗还是惊慌不已，紧紧贴着他，简直使他无法迈步了。原来就在跟前有一只老虎。老虎看见有人来，藏到一棵大树后边，完全出于偶然，德尔苏也正朝那棵大树走去。

人越往前走，老虎越往后躲。老虎蜷缩成一团了。德尔苏直到这时还沒觉察出危险，用脚踢了小狗一下，在这一剎那间，老虎

366 蹿了出来。老虎先是往旁边一蹬，接着就甩开尾巴，狂怒地咆哮着。

“你的叫什么？”德尔苏对老虎喊道。“我的沒有打你，你的干吗生气？”

这时，老虎蹦了几蹦就站下了，继续咆哮着。赫哲人又向老虎喊叫起来，让老虎走开。老虎又蹿了几蹿，接着又咆哮起来。

德尔苏一看这只猛兽不想走，便对它喝道：

“好吧！你的不愿意走——我的开枪，那么我的罪沒有。”

他举起枪瞄准。但是这时老虎不再吼叫了，一步一步向岗上灌木丛走去。这时就不该再开枪了，可是德尔苏沒能这样做。当老虎走到岗顶上的一瞬间，德尔苏扳动了枪机。老虎一下子向树林里蹿去。然后，德尔苏继续赶路。大约四天以后，他又从那条道往回走，走到这道岗跟前，看见树上落着三只乌鸦，其中有一只正往树枝上擦嘴。

“难道我眞把虎打死了？”他脑海里突然闪过这一念头。

他刚刚过了岗顶，往下坡走，就碰到了那只死虎。虎腰上已经生蛆。这可把德尔苏吓坏了。既然老虎已经走开了，他干吗还要开枪？……德尔苏撒腿就跑。从那个时候起，不该无故打死这只老虎的念头，一直使他不得安宁。这个念头到处都追随着他。他觉得迟早得给老虎抵命，甚至死后到了阴间，也要还这笔债。

“我的现在非常害怕。”德尔苏结束他的故事说。“从前我的常常一个人走路，什么害怕的沒有。可是现在，一看到什么——就想起来了，脚印的看见——就想起来了，在林子里一个人的睡觉——就想起来了……”

他沉默了，两眼出神地望着篝火。我感到疲乏，就回去睡觉了。

两天之后，河水开始下落，可以尝试渡河了。河里的乱倒木虽

然还在往下漂，但是已经漂不到大海里去了，都堆积在沙洲上。

旅伴们一听到明天出发的命令，都兴高采烈。大家又都忙碌起来，开始收拾东西，包的包，捆的捆。暴风雨过后，大气层进入平衡状态，整个自然界都笼罩着安静的气氛。尤其是黄昏非常宁静。夜里却冷起来了。

第二天我睡醒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旅伴们喝够了茶，就只等我醒来。我迅速打好行李，拿起一块面包揣在衣袋里，趁士兵们装驮子的工夫，跟德尔苏、张保和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一起到毕楞河边去了。

两只狗一下子就刨到对岸了，可是看到我们沒有过河，又刨了 367
回来。应该找水浅的地方蹚过去。从这岸和对岸都有一条长沙滩伸进河里。一条靠上游，一条靠下一点儿。显然，要蹚河必须斜着走。河水还很大，水流也急。就算骡子和人可以蹚过去，可是东西怎么往对岸运呢？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做一条筏子摆渡过去。这件工作几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晚上七点左右，我们完成渡河任务，大家都累得精疲力尽，衣服也浸湿了。骡子在上次发水的时候给吓坏了，一开头不肯下水。季亚科夫牵着一头骡子渡过去之后，其它的骡子也都毫不迟疑地跟着过去了。对岸有一片挺高挺大的阶地，我们就在阶地上住下。

西方晚霞的余辉消失以后，周围一切都陷入了夜幕的黑暗中，这时我们看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电磁气象的奇景——大海发光，同时银河系格外明亮。海水一片平静。哪里也沒有一点溅水的声音。整个辽阔的海面上，反射出一片暗淡的光辉。有时，整个大海突然闪烁出一下亮光，就象闪电从海上掠过一样。闪光忽而在这里消失，忽而又在那里出现，然后慢慢消逝在地平线上什么地方。天空中的星星多极了，密密麻麻地簇拥在一起，好象一片星云。在这一片繁星当中，银河显得格外明亮。这究竟是由于空气的透明

度强，还是在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不敢说。我们一会儿望望天空，一会儿看看大海，欣赏着这一奇景，久久不肯去睡。第二天早晨，哨兵告诉我，海水的闪光一夜没有断，直到黎明前才停息。

第七章　漫游小克马

入海的小河　鹿骸　彗星　太阳是什么　科诺尔河　旧教徒　阴雨　沙克霍马河　记号所引起的误会　郁河　在地里烤肉　火烧河上游的山峰　繁星　野蛮人和文明人的迷信　豺　回到海边

8月24日，我们告别了毕楞河，顺着海岸向前走。三河皮沟的两条支流——法图河和北岔河跟大海之间有一道沿海山脊，山脊的余脉又向北伸来，到这一带就叫结山。再往前走，山北面有许多小河流入大海。它们是：科利加捷奥（乌德海语是瓜利加沙）、哈奥马（霍马）、休里格奇（休利克西）、基齐罗扎、维斯蒂格尼、奥伊昂克托戈（汉语是宽道，乌德海语是宽达）、阿达、丘尔坎（汉语是前窝子，乌德海语是安库加）和科诺尔。在这么长的距离内，沿岸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常见的有：云母页岩、铁锈色的石灰砂岩和粘土质砂岩，其次是石灰岩、层状粘土、黑色玢岩、玄武岩和安山岩。铁矿山临海那面，全是陡峭的悬崖。悬崖底下有一狭窄地带经常受波浪冲击，有些地方被水淹没。起浪的时候，这里根本不能行走。科利加捷奥河口有一个山崖，形状极象人头。乌德海人把这座小山叫作卡达尼，意思是“石人”。根据他们的传说，这是一个巨人。有 369
一次他走到海里，高声喊道他什么也不害怕。就在这一刹那间，海神泰穆把他变成了石头。这个石人由于身体太重，开始下沉，并且越陷越深。大约五十年前还可以看到他的肩膀，如今在水面上只

能看到他的头了。有时，这个巨人也要活动一下，于是沿岸的山峰都跟着颤抖并发出呻吟。

从毕楞河河口到科诺尔，按直线算为12公里。这一天尽管天气晴和，走的路却不多。我们在叫做休里格奇的小河旁安了宿营地。这条小河的下游，净是沼泽，上游是被野火烧过的地带。这里从前大概有一片挺好的树林。不久前，发过一次洪水，把河两岸都冲毁了。

在离宿营地不远的地方，季亚科夫发现了两具鹿骸，鹿犄角叉在一块儿。我按照他说的方向找去，不久，果然看到地上有马鹿的骨骸。看样子，鹿的尸体被野鸟和猛兽吃过。两个鹿头格外有趣。这两只马鹿在顶架的时候把犄角叉到一起去了，结果再也分不开，活活饿死了。士兵们想把两副犄角分开，六个人拽(一边三个)也拽不开。可以想象到，这两只鹿的搏斗有多么激烈！显然，它俩撞在一起时，鹿角一下子撑开了，套在一起，结果是两败俱伤。尽管我们的骡子驮的东西已经很多，我还是决定把这个稀奇的东西带到有人家的地方，把它留存在中国人那里。

后半夜天快亮时，哨兵唤醒了我，报告说天上有一颗"带尾巴的星星"。我不想再睡了，便兴冲冲地穿好衣服，走出帐篷。天刚蒙蒙亮。夜雾已经消散，只有铁矿山顶还有一朵白云。这正是涨潮的时候。潮水来了，把挺大一片海岸都淹没了。离太阳出来还有好长时间，可是星光已经渐渐暗淡。东方地平线上有一颗彗星。彗星很低，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不一会儿，其余的人也都醒来，大家开始议论这个天上的流浪者是个什么征兆。许多人说不久之前的这场洪水，就是彗星引起的，张保却说彗星下降的方向一定有刀兵。我看德尔苏一声不响，就问他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他常常自己在天上走，跟人从来碍事的没有。"赫哲人淡淡

地说。

尽管他常常把一切东西都加以人格化，可是他这一次发表的意见完全正确，他说出了事物的真实情况。

这时，东方渐渐露出曙光，彗星不见了。森林中的夜色也已消失；整个大地洒满了蓝灰色的曙光。突然，耀眼的太阳从地平线下 370
喷薄而出，马上照亮了整个海洋。

“德尔苏，”我问他说，“太阳是什么？”

他莫名其妙地瞥了我一眼，反问道：

“难道他的你从来没看见过？你的看看吧！”他说着，用手指着刚刚露出地平线的红日。

大家笑了起来。德尔苏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这太阳就在眼前，你怎么还能问人家太阳是什么。他把我的问话当成玩笑了。

由于我们起来得早，所以从宿营地出发的时间也早。小道仍旧沿着海岸延伸开去。过了休里格奇河之后，有很长一段路要经过变质的粘土页岩。

在这里的小河当中，最有趣的是科诺尔河。这条河长约 10 公里，由两条小河汇流而成：大的叫左科诺尔，小的叫右科诺尔。科诺尔河跟忘河（毕楞河的支流）发源于同一个山结（雾山和德罗马采尔山）。科诺尔河谷大部分是沼泽，上面长着稀疏的阔叶林。河水不深，但水流相当湍急。到了河口，又分成两条河汊子，从两条很深的裂罅里流过。河汊子两边是高高的海岸阶地——这是海岸线下降的结果。

我们在科诺尔河上稍稍休息一下，然后继续赶路。

这一段路紧靠海岸，然后溯阿达河进山，跨过丘里加河，进入小克马河河谷。小克马河在航海图上标作沙克霍马。

在小克马河上，离海一公里半的地方，住着一个旧教徒，叫伊凡·鲍尔特尼科夫。他家里还有妻子、两个成年的儿子和两个女

儿。我们的出现可把他们吓坏了，那种惊慌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女人急急忙忙抱起孩子跑回屋里，把门闩上。当我们从房前经过的时候，他们从窗户偷偷向外窥望，一旦跟我们的目光相遇，就马上躲藏起来。我们向前又走了半公里，在一片老橡树林里靠河边安下了宿营地。

今天，空气中整天都弥漫着烟雾，并且慢慢地密集起来。过了晌午，远山都沉没在烟雾中了。气压计的示度在摄氏零上 14.5 度时为 757 毫米。西半天总是被阴云笼罩着，阴云的边缘轮廓清楚。风力很不稳定：忽而刮得很猛，忽而很弱，甚至一丝风都没有。当
371 太阳钻进阴云的时候，阴云的边缘被照亮了，象熔化了的铁水一样。过了几分钟之后，突然从阴云后面向上喷射出三道紫红色的霞光，象扇子骨似的映在黄绿色的天幕上。这种景象持续不过两分钟，便逐渐暗淡下去，同时，阴云迅速地遮蔽了天空。

我以为第二天，8 月 26 日，一定是阴雨天。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早晨天空一丝云也没有，是个晴朗的天。

旧教徒鲍尔特尼科夫一家，日子过得挺富裕，对国家不负担任何徭役或捐税，他们种地很少，主要以捕鱼和捕貂为业。在这里只是暂时落脚，并不想长久住下去。他们不希望我们进山，问到周围的情况也吞吞吐吐，不愿意说。

小克马河是由两条河汇流而成的：一条是火烧河，长约 15 公里，另一条是萨克霍马，长约 20—25 公里。这两条河汇流的地方离海边已经不远了。这里河谷逐渐宽阔起来，周围是不太高的山峦。这些山主要由玄武岩构成，它的流纹构造和呈叶形的枕状节理十分明显。

不久以前的这场洪水，严重地毁坏了河床，冲出了好几条新河汊子。有的地方可以看到，洪水从河谷中照直流去，在肥沃的土地上冲积了许多砂石。到了河口，所有的河汊子又都汇集起来，形成

一个类似长水湾的地带。

今天的晚霞也十分有趣，五光十色、绚丽极了。极边的地平线是血红的，天边先是橙黄，然后是杏黄，翠绿，到了天顶是乳白色的。这是卷云构成的蜘蛛网。卷云逐渐密集起来，终于变成了层云。晚上十点，最后几颗星星也被阴云遮蔽了。气压计开始下降。

早晨，雨声把我惊醒。我穿好衣服，走到外面。贴着地面低低奔驰的乌云、一阵紧一阵的狂风骤雨，使我马上想起毕楞河上的暴风雨。一夜之间，气压计下降 17 毫米。风向变化无常，到了傍晚，变成真正的暴风。

这一天，我什么工作也沒有做成。风把帐篷刮得直晃，仿佛要一下子把它拽走，刮到大海里去。晚上十点，风雨开始小些了。第二天黎明，雨住，云也散去。

8 月 28、29 和 30 日，都用于考察小克马河。这一次旅行，我只带了德尔苏、阿里宁和沙比托夫，还带了一头骡子。拟定的路线是沿萨克霍马河走到源头，然后从火烧河返回海边。两名士兵牵着骡子驮东西，一直把我们送到无路可走的地方。然后，我跟德尔苏背上背囊往前走，他们按原路返回。

早晨八点，我们从宿营地出发。 372

小道从旧教徒房前开始，一直沿着河左岸延伸开去。这里的地形是岗峦起伏，山坡长而平缓。一个个山岗零散地分布在整个河谷里，岗上长着茂密的毛榛。山岗之间，常常有沼泽地或不毛的乱石滩。河水就在这些山岗中间冲出许多河汊子。由于刚刚下过雨，河汊子里的水都满槽了。这些平缓的慢岗正是被冲毁了的河谷地，上面长着稀疏的杂木林，有柞树、黄檗、槭树、黑桦、杨树、榆树和椴树，这些树的树龄约在 150 年—200 年之间。

萨克霍马河谷的林下灌木，跟其他地方一样，很茂密，有佛头花、绿线菊和胡枝子。在这些灌木丛中还生长着鄂霍次克铁线莲

——茎干枯耐寒，蔓子善爬，附着在旁边的树木上，并且长着象蒲公英一样的白毛。在另外一个地方长着满洲铁线莲，开小白花，蔓子又细又长，把一颗山刺玫完全缠住了。这里还有茂盛的长距兰，从草丛中探出了美丽的头，紧挨着它的是有毒的山白菜，只要根据它那有皱纹的粗糙的叶子和浓密的白花就可以辨认出来，不过现在花已经枯萎褪色了。

阶地被几条长沟切断了，长沟跟谷底线恰恰构成直角。长沟的底部流着弯弯曲曲的小河。到了小河河口，就不长灌木了，它们让位给芦苇和艾蒿。艾蒿总有一俄丈高，跟芦苇互相争夺空闲而干燥的地方。

阿里宁和沙比托夫带的那头骡子有点懒惰，因此两个士兵总是落在我们后面。由于这个缘故，我和德尔苏常常要停下来等候他们。有一次休息的时候，我们跟他俩约定，遇到岔路口我们留下记号。根据这些记号，就可以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他们俩留下整理鞍子，我跟德尔苏先走了。

萨克霍马河河口，宽 6—8 米，深不超过 1—1.5 米。萨克霍马跟火烧河汇流处的上游，河谷逐渐狭窄。右岸耸立着高山，山上长着茂密的混交林，左岸伸展着被水冲毁了的阶地，阶地上长着稀疏的阔叶林。

这里是头一个岔路口，一条小道溯河而上，另一条拐向不知什么地方。应该在这里留下记号。德尔苏拾起一根棍子、削尖了插在地里；在棍子旁边又插了一根树枝，把梢折弯，弯头指向应该走的方向。留下记号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满以为士兵们一定会
373 明白这个记号，找到正道。我们走了大约两公里，停下脚步——记不得了，好象是我要从驮子上拿什么东西。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只好顺着原路去迎他们。走了二十分钟光景，又回到了岔路口。上前一看才明白：原来这两个士兵根本沒注意我们的记号，一

直往另一条道走去。德尔苏骂起街来。

“这叫什么人！”他气冲冲地说。“这样走道，东边的看看，西边的看看，跟小孩子一样。眼睛的有——看的不会。这样人在山里活不了——很快的完蛋。”

他奇怪的不是阿里宁和沙比托夫走错了路。这沒有什么！可是那条岔路上连一个脚印也沒有，他们就沒有看见，还一个劲儿往前走。这还不算，而且把插在路口的棍子也踩倒了。德尔苏还发现，这根棍子不是骡蹄子踩的，恰恰是人踩倒的。

不管怎么样，空谈解决不了问题。我端起枪，向空放了两枪。一分钟之后，从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回答的枪声。于是，我又放了两枪。然后我们就燃起篝火等待他们。过了半个小时，这两个人回来了。他们为自己辩解，说德尔苏做的记号太小，不容易发现。德尔苏既沒有反驳，也沒有跟他们爭论。他明白了：自己十分清楚的事，别人却一点儿也不懂。

我们喝完茶之后，又先走了。临走时，我嘱咐他俩注意脚底下，不要再走差了道。走了两小时，我们来到郁河从右边流入萨克霍马的地方。

这里又是个岔路口。第一条道翻过山直奔伊利莫河（大克马河的支流），我们应该走第二条道，才能到火烧河的河源。德尔苏放下背囊，拽起倒木来了。

“现在宿营太早了，”我对他说。“我们再往前走走。”

“我拽柴火的沒有。我道的堵上。”他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这时我明白了他的用意。士兵们怪他做的记号太小，不易发现。这次他决定设下障碍物，士兵们来到这里走不通，就该站下了。我觉得这件事太可笑。德尔苏在道上堆了许多倒木，还砍了不少灌木，把跟前的树木有的从底下砍倒，有的把它弄歪斜——总而言之，修了一道大街垒。这一堆木头果然起了作用。沙比托夫

和阿里宁碰到木头堆，观看一下周围的情形，找到了正道。

郁河从西向东流。它那狭窄的河谷，长着茂密的针叶混交林，山洪破坏作用的痕迹比比皆是。倒在地上的树木被砂石埋住，成了拦河坝，等到下一次山洪爆发，又把它们冲到别的地方去。

374 我们一路上好几次看到了狍子。我开枪打死了一只。傍晚，走到了河的上游，宿营休息。

晚上，德尔苏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烤狍子肉。他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约有 40 立方厘米，在坑里生起旺火。当坑边都烤得相当热之后，把炭火从坑里取出来。然后，赫哲人拿起一块肉，用蜂斗叶包好，放进坑里。坑上面用石板盖上，在石板上面又生起一大堆火，足足烧了一个半小时。用这种方法烤的肉格外香。大概任何一家一流的餐厅也不能烤得这么好：狍子肉的外面烤出一层红褐色的薄皮，里边嫩而多汁。从这以后，每次只要条件允许，就用这种方法烤肉。

第二天，士兵阿里宁和沙比托夫牵着骡子从这里往回走，我跟德尔苏按照原定的路线继续前进。

郁河上游又分成两条小河，小河之间的角度大约为 30 度。我们向左走，开始攀山，这一带山脉走了一条大弧线，把火烧河的河源从四面包围起来（郁河从山的西面绕过去）。还有一些河也发源于这条山脉。往西流的叫小翁锦（大克马河的支流），往南流的是毕楞河的一条支流，往东南流的就是科诺尔河。如果面向火烧河的上游站着，背朝着海，那么上述这条山脉的几座山峰，从右往左依次为：哥利亚山（960 米）、雾山（970 米）、什皮茨山（940 米）、尚茨山（1,000 米）、德罗马杰尔山（1,060 米）、云山（980 米）和宝石山（900 米）。宝石山是由粗粒的石英斑岩构成的。在这座山的矿脉里常常可以找到水晶石的晶洞。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把这座山命名为宝石山。

周围所有的山峰，都被野火烧得光秃秃的：雨水把土都冲刷干净了，裸露出年代久远的乱石堆。在这些山峰之间，有几座孤立的山岩，形状颇为奇特，有的象人，有的象圆柱，还有的象砧子或别的什么东西。

我跟德尔苏顺着山脊走，从高处望去，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得很远。南边有一道深涧，涧里流过一条不知名的小河，蜿蜒曲折，犹如银蛇一般；西边，在漫天的蓝雾中耸立着高峻的锡霍特山脉；北边，也是群山起伏，连绵不断；到了东边，山势层层低落，山那面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大海。景色雄浑而险峻。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下了山脊，向火烧河走去。由于刚刚下过雨，小河里水很满。我们走不远，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在海 375
拔很高的山上安下了宿营地。

早晨多云，可是到了傍晚时候，却是晴空万里。落日的金红色余辉在山坡上慢慢滑过，接着越爬越高，后来就离开了山巅，开始跟天上的白云嬉戏。最后，这种景象也消失了：晚霞渐渐熄灭。德罗马杰尔山、尚茨山和宝石山，清晰地映在明净的天幕上，现在显得更加苍茫、更加挺拔了。随着太阳的光辉在天上逐渐消逝，地面上撒下了另一片光辉——淡蓝色的月光。阴影越来越浓重，越黑暗。周围下了挺大的露水。看样子，夜里一定很凉，于是我们尽量多拾些柴火，幸而这里柴火一点儿也不缺。

我躺在篝火旁，欣赏着繁星。德尔苏坐在我对面，谛听着夜的声音。他对这些声音十分熟悉，他知道小河在絮语着什么，风跟枯草在密谈些什么。

他半个身子被篝火照得通红，另一半撒满月亮的清辉：好象有两个人——一个红人和一个蓝人彼此紧贴在一起，坐在那里。

我们俩随便地聊着：谈谈天空啦，月亮啦，星星啦。我很想知道他对天上的一切现象怎么解释，因为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大自然

里，脑子里沒有塞满书本上的那些定理。

从交谈中知道，他对于天空是怎么回事，星星是怎么回事，从来沒有想过。而且他的解释也非常简单。星星就是星星；月亮人人都看得见，用不着加以说明；天空——白天是蓝的，夜里是黑的，下雨天阴沉沉的。德尔苏对于我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诧异，因为这些东西连小孩子都知道。

“周围的人都明白。难道你，长官，看见的沒有？”他向我反问道。

我完全沉醉于观看星空了，根本忘记了我现在在什么地方。突然，德尔苏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

“你看，长官，”他说，“这个小星星。”

我好久沒有弄清楚，他指的是哪颗星星，直到听了他的解释才弄明白，他说的是北极星。

“这是顶大的人，”赫哲人继续说。“他的总是一个地方站着，别的星星都他的围着走。”

这时，有一颗明亮的流星从天空中划过。

“这是怎么回事，德尔苏？你是怎么想的？”我问他说。

“一个星星的掉了。”

376 我以为他一定会把这个现象跟人的生死联系到一起，赋予它以宗教色彩。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认为这个现象很简单：一个星星掉落了。

“中国人的说，”他又补充道，“落星星的地方，能找到人参。”

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小行星的一个碎块偶然进入地球吸引力的范围以內，由于跟空气摩擦生热，空气中的氧气使它燃烧，流星铁、宇宙尘……多少世纪以来，因为流星不断地向地球陨落，对于地球的体积、重量和密度都会有影响，这方面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使地球的运转发生变化，同时对于其他星

球的运转也有影响等等。

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篝火快要熄灭了。德尔苏坐在那里，把头垂在胸前，在思索着什么。我往火堆里添了点柴火，就收拾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被冻醒了。从昨晚开始落到大地上的露水，都已冻结成霜。我们喝点茶，暖暖身子，便背上背囊，往山下的火烧河走去。火烧河河谷比萨克霍马要宽，并且带有明显的冲刷痕迹。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本沒有森林，树木大部分被野火烧尽了。朝着火烧河的这面山坡，是一片重叠的乱石堆，石堆上长着些野草和灌木，并且堆着许多乱倒木。河流有很多石滩。这条河谷长约14公里，河口宽约4—6米，水深不超过0.6—0.9米。

我们越往下走，小溪里的水就越大。左右两岸都有许多同样的小溪注入，不一会儿，这条小溪就变成相当大的山间小河了。河水从石头上流过，哗哗作响，不过这种声音十分单调，很容易被忘记，因而河谷里仿佛是一片宁静。

在被野火烧过的树林中行走，向来是极其困难的。树干被火烧掉了皮，留下尖尖的树桩，横七竖八地堆在地上。茂盛的青草又把它们遮住了，一点儿也看不见，常常把人绊倒。一般说来，在这种火烧场上走上一天，马腿也磕坏了，人们的衣服也挂破了，手和脸都剐得血淋淋的。根据经验知道，与其从火烧场中走，不如多花些时间绕过去，所以我们就下了沟，在河边的砾石滩上走。

在小河拐弯的地方，我突然看到一个动物，形状象狗，只是比狗略高一些。脑袋挺宽，两只耳朵不大，毛茸茸的向上竖着，脸很扁，身子细瘦，尾巴又长又粗，——从这些特点看来，这是一只红狼，或叫豺。豺的毛色的确是红的，脊背上色深一些，肚子上色浅一些。这只豺正在喝水。当我们出现在石滩上的时候，它就停止 377
不喝，一下子窜到森林里去了。接着从河边的灌木丛里又跳出两

只豺，其中一只的毛色跟头一只一模一样，另一只毛色深一些，随后又有几只豺从我们旁边的灌木丛里窜过。我开枪打伤了一只。这时，德尔苏走到我跟前。他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往灌木丛里走去，开始寻找什么东西。大约过了两分钟，我听到他的喊声，便向他那边走去。赫哲人站在一棵大松树跟前，向我招手。我走到他跟前一看，地上有一大滩血迹，还有几绺鹿毛。德尔苏告诉我说，豺总是成群结队地在森林里乱窜，合伙猎取狍子，有一些豺从后边追赶，另一些在前面埋伏起来。一旦抓住了什么动物，就撕成碎块，各自叼走，地上就象现在看到的样子，只剩下血迹和几绺兽毛。据猎人讲，豺有时也吃人。

豺的栖息范围，包括整个乌苏里河谷、乌苏里南部地区和从奥耳加湾起往北直到普列特尼亚克角的沿海地带。换句话说，豺栖息范围的北部界限，跟狍子和梅花鹿是一致的。不过，这种野兽，在波谢特区、巴拉巴什区和綏芬区更为常见。

我们在河边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傍晚到达海边。

第二天，8 月 31 日，我们是在小克马河上度过的，休息一下，养足精力。那家旧教徒看到我们并不干涉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牛奶、奶油、乳渣、鸡蛋和面包，还打听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并询问是否要在他们这一带安置移民。

第八章　大克马

海边的鸟　　居民　　弧线形的褶皱山　　伊利莫河
老太婆和她的孙子　　济木河　　莱希和老虎的脚印
马鹿　　石滩　　涉水过河　　中国老头儿的宿营地

今天是初秋的第一天(9月1日)。午后，我们离开小克马河，向大克马进发。这段距离很近——只有7公里，而且道路好走。这条小道是沿着海岸开辟出来的。

周围的山峦是由经过变质的玄武岩、辉安岩和凝灰岩构成的，已被侵蚀成低平的丘陵，山坡平缓。我们到达大克马倒挺早，就是很久也过不了河。河口附近的右岸上，有一个中国老头和瘸腿鞑子放马。据老头说，鞑子坐船回屯去取吃的，马上就可以回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他。士兵们笼火烧茶，我由于无事可做，就到海边去看鸟。

候鸟刚刚开始往南飞。我最先看到的是一群灰鸭和狭嘴鸭。这两种野鸭多极了。灰鸭胆小。它们不让人走近，刚一听到脚步声，马上就飞了。狭嘴鸭羽毛也是灰色的，个儿小，翅膀上带有蓝 379
瓦瓦的翎眼——这种野鸭温驯而信人，人走到跟前，只向旁边稍微游开几步。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几只斑背潜鸭——黑中透蓝，背上带有白色斑点。斑背潜鸭在浅水湾里飞快地游来游去，时常钻进水里。我打到两只，可是肉不好吃，有一股强烈的鱼腥味。对岸有许多鹬，一群群地走来走去。有几只还飞到这岸来

了。原来是红脚鹬。水边上有一些翻石鹬忙忙碌碌——这是一种带花斑的美丽的鸟儿，腿红扑扑的。翻石鹬在水里跑来跑去，每当波浪退去之后，就瞅瞅石头底下，拨拨草丛，到处寻觅食物。离海边最近的是又大又漂亮的蛎鹬，嘴红色，腿紫灰色。蛎鹬也不让人走近，只要离它们一百五十步到二百步光景，就一个跟一个地飞起来，大约飞出去四百步远，又在水边上落下，东瞧瞧，西望望。河口附近有几只身姿优美的鹬鸻，摆动着尾巴在石头上蹦来蹦去，它们都是单个觅食，而且一点儿也不怕人。海面上还有一些丑鸭在游水，看样子对于往南飞丝毫不感兴趣。它们不害怕即将来临的严寒。

大麻哈鱼入江的季节快要到了，因而在大克马河口附近的海面上，聚集着无数的海鸥。几天之前，这些海鸥都单个地向南飞，不知到哪里去了，这里一只也看不到。如今又突然出现了，而且成群结队。有时候，海鸥一下子从水面上飞起来，越过沙洲，飞到海湾里落下。我打到了两只，原来是太平洋鸥。

尽管中国人在大克马种地已经有十年了，这里却压根儿没有野鸡。这是由于在三河皮沟与大克马河之间有一大片荒地，中间没有一块庄稼和菜地。在奥耳加一带有一种白肋喜鹊极为常见，可是沿着海岸向北走，就迅速减少，看样子在外乌苏里地区大克马河就是这种喜鹊分布区的北部界限了。

瘸腿鞑子到底回来了，我们于是准备渡河。要渡过大克马河，并不象站在岸上看去那么简单和容易。河流湍急，摆船的鞑子每次都要顶水往上走 300 米左右，然后用全力撑着篙竿，把船往对岸摆去。就是这样，也要被水流冲到河口跟前。

大克马河到了下游分成三条支流。这三条支流都注入一道长水湾。这道水湾沿着海岸伸展开去，它跟大海之间有一道沙堤隔着。从前，大克马河口离海有 12 公里，位于狭隘的谷口附近。河

谷左侧被侵蚀的痕迹[19]，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那里原来是由阿克利尔状花岗岩构成的陡峭的崖岸，如今退到大陆里边去了，只是在悬崖的崖脚还保留着侵蚀的痕迹。

离海大约 10 公里的右侧河岸，都是悬崖峭壁，是由未经风化的坚硬的花岗岩构成的，花岗岩中含有许多隐晶岩和 скилит 岩脉。

我们渡到对岸之后，便向远处依稀可见的村落走去。大克马的居民杂居，有中国人，也有鞑子。中国人有二十三家，鞑子有十一家。

中国人曾经在河右岸的山沟里，在修福的房子对面淘过金子，后来因为淘到的金子太少，抵不上工钱，就放弃不干了。

大克马河的鞑子，跟乌苏里南部地区的鞑子属于同一种族，只是受中国人的影响小一些。他们住的是房子，会做船，会做滑雪板，夏天种地，冬天捕貂。他们操汉语，乌德海语只能记得几个词和数数。中国人在大克马是真正的主人；土人受欺侮，而且和其他的地方一样，欠下还不清的债。

当我们走到屯子跟前时，屯长修凯出来迎接我们。这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白胡子老头。我选择鞑子修福的房子作为歇脚的地方，因为这座房子孤零零地座落在河汊子对岸。

第二天，9 月 2 日，规定休息。爱打鱼的士兵到河边去了。他们打到三条大麻哈、一条驼背大麻哈和两条花杜父。花杜父鳞色有红有绿，深绿色的脊鳍上带有橙黄的边缘。其余的人修补衣服，擦枪。

我向当地的鞑子问明道路之后，决定带着德尔苏、张保、阿里宁和常林——就是从要子河逃跑的那个罗锅鞑子的侄子，溯大克马河而上。让 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带着剩下的骡子直奔阿马古河，到那里等我。

决定第二天立即出发，可是第二天开始下大雨，没走成。直到9月4日，雨总算停了。于是我们四个人收拾好背囊，过了晌午出发，踏上遥远的征途。

从维德内角往北，海岸的地理特征跟我们在南部看到的地形大不一样。

在外乌苏里地区，这一带最有趣的特点是弧线形的褶皱山。因此，所有的河流也是按照弧线形弯曲入海。这些河流是：大克马、库松、库卢姆别和阿马古。头两条河构成山的外围，后两条河被山围在里边，同时大克马河的源头远远伸到库松河后边去。库卢姆
381 别河和阿马古河又把弯大沟河、奈纳河和莫莫克奇河圈在当中。大克马河流长120多公里，从纵向河谷中间流过，到了下游横穿山脊而入海。大克马河水流湍急，水量充足，石滩非常多。下游宽60米，深1.5米。

从鞑子房顺着河谷往上走，有一条人行小道。这条小道一直沿着河的左岸，曲折蜿蜒，没有一个地方涉水过河。到了河谷狭窄的地方，只好从石砬子顶上爬过去，甚至还要蹚水走。第一道狭口（由石英斑岩质的凝灰岩构成）离海边有12公里，第二道狭口跟第一道相隔2.5公里。这里可以看到裸露的辉绿岩和强绿泥石化玢岩。中国人在一座石砬子的洞里修了一座小庙，供奉山林之神。

过了狭口，河谷又宽阔了。这一带叫做伊利莫，是由从右侧注入大克马的伊利莫河得名的。这条河流长35公里，源头由三条山间小河构成。其中最有趣的是左边那条小河，叫做恰库河。从这条河翻过山梁就是大翁锦（大克马的支流）。据土人说，恰库河上游有一个又高又陡的大山，中国人叫做烟砬子（意思是“烟筒砬子”）。从中间那条无名小河顶水往前走，翻过山是毕楞河，从右边小河顶水走，翻过山是小克马。

伊利莫河谷笔直，谷坡多石，是一片开阔地带。左侧伸延着一

片阶地，阶地上有几块沼泽，到处长着稀疏的混交林，有黑桦、椴树和落叶松。

我们在伊利莫河河口附近，发现两座半坍塌的小房。其中有一座住着一个老太婆，带着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九岁，孙女才七岁。这两个孩子的父母由于出天花，在两年前都已去世。中国人利用老太婆孤苦无告的处境，把她抢劫一光——夺去了她的房屋、菜地、鸡、猪，甚至连狗也不肯留下。不幸的老太婆没有办法，只好流落到伊利莫河边，在这里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我到她家的时候，看到了那种一贫如洗的景象，孙子天天捕鱼来养活老祖母和小妹妹。

任何地方的妇女失去丈夫，都不会遭到鞑子妇女那么大的灾难。丈夫一死，养活全家的人没有了——债主纷纷登门。他们就象饿鹰扑食似的，瓜分死者的财产，把寡妇抢劫得精光。她除去忍受精神上的痛苦之外，还要担心被撵出家门，担心受穷，担心跟自己的子女分离，因为中国人常常把寡妇的子女当作奴隶转卖他乡。

我十分可怜这个老太婆，给了她三个卢布。一开头，她不知所措，然后就号咷大哭，请求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中国人。我们跟她告别之后，继续往前走。那个男孩子一直把我们送到济木河。 382

大克马从伊利莫河口开始向北弯去，一直向北流出六、七公里远。河右侧群山起伏，山顶上乱石重叠，几乎连一根草也不长。这些山是由粘土硅质灰岩和花岗斑岩构成的。大克马河就紧贴着山脚下流过。河左岸是一片宽阔的土地，上面没有树木。这里可以看到保存完整的两级阶地。阶地上散散落落地长着一些树，有单株的，也有丛生的，给这一带的风景增添了不少画意。

济木河河谷仿佛是大克马河谷的延长。在河口附近葱茏的林木中，耸立着一座无名的孤峰。这座孤峰是确定方位的好目标。远处可以看到一带高峻的山岭，从东北环绕大克马河，山顶上光秃秃

的，一点树木也沒有。

大克马过了济木河口又来个急转弯，经过两山之间的峡谷，向西流去。两岸的群山都是由长石斑岩构成的，其中也包含有绿泥石。右侧还可以看到裸露的霏细岩和含绿帘石的石英斑岩。这里有许多山峰由于经常受到侵蚀，变得奇形怪状。有的很象拱门，有的象有小脑袋的太古动物，还有的象雕象石柱，等等。山峰绵亘不绝，总有两、三公里长。再往前去，河谷又变得开阔了。连下几场大雨，这里就会积很多水。于是洪水漫过河岸，淹沒整个森林。

大克马河谷里生长着茁壮的原始森林，从来沒有砍伐过。仿佛大自然有意选择这个地方显示一下大地的生殖能力有多么强。

红松、白杨、槭树、赤杨、黑樱桃、山刺玫、花楸、狗奶子和刺龙牙木，被葡萄、狗枣子和五味子缠绕着，构成密密的丛林，根本无法通行。只有手持砍刀，豁出力气，还要冒着把衣服挂得稀烂的危险，才可以穿过去。

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十分热闹。德尔苏讲着故事，张保和常林听得直笑。突然，莱希站住不走了，夹起尾巴，躬着身子，两只耳朵贴在脑袋上，惊慌不安地东张西望。等人们从它身边走过去之后，才悄悄地跟在后面。莱希害怕的原因马上就弄明白了。在前面的淤泥地上有一条挺清楚的老虎脚印。这只老虎刚才在这里转悠，一听到我们的声音，就钻到树丛里去了。我的阿利帕只善于搜捕野鸟，落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这时跑来追赶我们。莱希一听到后
383 面有奔跑的声音，尖叫一声，向前蹿去，一下子撞到德尔苏腿上，把他撞了一个跟头。我们也都吓坏了，急忙准备自卫。德尔苏从地上爬起来，朝着莱希说：

“不行，你的跟人一块走的不行。我的跟你搭伴的沒有。跟这样的狗一块走——很快完蛋。”

他说完这句话，还向狗啐了一口。的确是这样，带着这样的狗

打猎十分危险。它可能把野兽引到猎人身上，或者正当猎人举枪瞄准的时候，把猎人撞倒在地上。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就停下宿营了。由于背囊太重，大家都累得精疲力尽。周围有的是野草和枯树，可以当柴烧。为了避免引起山火，便在河边的砾石滩上搭起帐篷。

秋天来了。黄昏降临得早，夜也更长了。开始降落浓重的露水。这是大自然为了悼念春天和盛夏而啜泣，那时候一切都是生气勃勃，欣欣向荣。

黄昏时候，吃过晚饭，我到石滩上随便走走。走到石滩的尽头，在一个被水冲下来的树桩子上坐下，凝望着河水。

夜色明朗。河水有一半被月光照亮，另一半藏在阴影里。在月光底下，树叶仿佛镀上了一层白银，树干变得蓝幽幽的，阴影则是黑魆魆的一片。绢柳丛低低地垂到水面上，仿佛想把什么秘密隐藏在岸边。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沒有，只有河水流过浅滩，发出潺潺声。

突然，有一阵窸窣声传来。这声音发自灌木丛里。我想起遇见老虎的情景，不禁毛骨悚然。但是我凭经验知道，窸窣声并不意味着危险。这种声音往往是某种小动物，比如老鼠或青蛙发出来的。我控制住自己，坐在原地不动。过了一会儿，又窸窣地响了一阵，然后就听得喀嚓喀嚓响，树枝被折断了，接着在石滩上的月亮地里出现一只鹿。鹿走到河边，贪婪地喝起水来。我一动也不敢动，悄悄欣赏这美丽的动物，足足有两分钟光景。这时，我们的狗发觉有野兽，吠叫起来。马鹿吓得一哆嗦，几步就离开了河边，把角放在脊背上，纵身跳到岸上，钻进森林不见了。我从树桩子上站起来，回到宿营地。

晚上，我们在篝火旁边坐了很久，讲些打猎的故事。

第二天大家早早就起来了。刚一露出熹微的晨光，我们就已

经上路了。

现在，大克马向西弯去。这一带河宽60—80米，深1.5—2米。都说是沿海地区数大克马河水流最急。果然是这样，我们测量四
384 次，流速平均为每小时10公里。

由于大克马河谷森林完好，因而野兽也都保存下来了。这里从松鼠到老虎，各种各样的四足类动物应有尽有。尤其是马鹿最多。我们一路上到处都能碰到中国猎人的窝棚和捕貂的碓子。

我们一直沿着左岸的兽径走去。象这样的兽径，这一带相当多。这样的小道踩得不实，而且往往钻进灌木丛就不见了。四足类动物可以自由来去，可是人一走上这样的小道，就费劲了。必须背着东西在大石头上跳来跳去，还要攀登40度以上的陡坡，得十分灵活才行。

我们向前走着，从远处渐渐传来一种声音。常林告诉我们说，这是石滩上流水的声音。大克马河一共有六处石滩。最大的在大翁锦河附近，小一点的在奥霍特河和长顶沟子河口跟前。我们应该从这里渡到大克马河的对岸。

河水又深又急，要蹚过去真不容易。如果水浅倒没什么；如果水齐腰深，过河就得十分小心。

我已经说过，这一带河流的特点是水温特别低，所以蹚水必须穿着衣服。要是光着身子，马上就会冻僵，尤其是两条小腿非抽筋不可。其次，过河不能照直走，也不能顶水走，必须顺着水流斜着走。无论如何，不能把脸或脊背正对着水流。不然的话，马上就会被水流冲倒。为了防备被水浮起来，以至离开既定的路线，还要用两脚紧蹬着河底。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穿鞋。为了在水里走得更稳当，人们往往背上背囊，甚至在背囊里装上石头。不过，这样也很危险。一旦跌进水里，背囊沉重，就再也站不起来——至于刨水就更谈不上了。

我们决定大家一起蹚过去，以防万一有人支持不住，别人可以扶他一把。常林走在最前头，接着是张保，把我放在中间，德尔苏殿后。两只狗并排向对岸游去，也被水流冲出很远。当我们下水的时候，它们已经急到对岸，正抖落身上的水珠。

我刚刚迈出几步，就感到如果不是背着背囊，手里拿着大棍子的话，我是绝对顶不住水流的。看着滚滚奔流的河水，头有些发晕，我身子摇晃了一下，差一点儿栽倒，幸亏张保伸出有力的手，把我扶住。这时，我手里的棍子把头上戴的帽子碰掉在水里。不过这时我已经顾不得帽子了。过了一会儿，我振作起精神，继续往前走。很快就发现往前渐渐好走了。又迈了几步，我们走到水浅的 385
地方。大家都轻松地叹了一口气。从大家的叹息声中，我终于明白我们的确是冒着极大危险。

上岸之后，我赶忙穿衣服，可是常林说今天不能再往前走，应该在这里过夜。

岸边有一处篝火的痕迹。有灰烬，有黑火炭，有烧剩下的柴火头——这些就是我所看到的东西。然而德尔苏观察到的现象要多得多。首先他发现这块地方笼过好几次火。这就是说这里经常有人蹚水过河。其次，德尔苏说最后一次是三天之前有人在篝火旁边过夜。这人是一个捕兽的中国老头，他一夜也没睡觉，到了早晨没敢过河，掉头往回走了。比如说这里曾经有一个人过夜，从沙滩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就可以断定。至于说他没有睡觉，从篝火旁边没有人躺过的痕迹也看得出来。说这个人是捕兽的，德尔苏是根据一根带豁牙的木棒判断出来的，这种棒子一般是捕捉小动物下套子用的。说这个人是中国人，德尔苏是根据那双扔掉的乌拉和笼火的方法看出来的。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但是德尔苏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老头呢？我怎么猜也猜不出来，只好向他请教。

“你的这么多年在山里走，明白的没有？”他向我反问道。

他从地上拾起乌拉。这双乌拉已经破旧不堪，补了又补，还净是窟窿。我只能看出来这双乌拉穿不得了，中国人扔掉它往回走了。

“真的，明白的沒有？”德尔苏仍然十分诧异。“青年人的穿鞋，先坏前头，老头的，一定先坏后跟。”

这个道理多么简单！实际上只要仔细看看青年人和老年人走路的姿势，就不难发现，青年人走起路来很轻快，几乎只是前脚掌沾地，老年人走路把整个脚掌平放下去，而且后跟使劲最大。当我跟德尔苏观察这块有人住过的宿营地时，张保和常林已经生起火，搭好帐篷了。

我烤了烤衣服，就顺着河岸往下游走去，心里还存着找到帽子的一线希望。说不定河水会把它冲到岸边什么地方。我就这样一直走到天黑，也沒有找到帽子，只好用手帕代替，把头包上。我就用这种独特的打扮走完以后的路程。

当我转身往回走时，黑夜已经降临到大地上。月亮慢慢升起，于是对岸山峦的背后变得明亮了。山顶上的树木被照得清清楚楚，可以分辨出一棵棵的树木。在月亮底下，林木中的阴影好象一
386 个个深坑，篝火变得比实际上更红。在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只马鹿呦呦地叫起来，但是这叫声是懒洋洋的，而且沒有叫到最后，半路就中断了。也听不到回答的声音。河面上起了雾。雾气在水面上弥漫开来，变幻着各种奇怪的形状。我不想回到宿营地，便在岸边坐下，久久地凝望着月光跟夜色在嬉戏。张保和德尔苏看我好久沒回去，感到担心，高声唤我。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回到了他们身边。

第九章　李淳宾

水獭　乌德海人的鱼叉　大翁锦河谷　林中
鸟　孤零零的小房　中国老头　略表心意　一
个人的生平　痛苦的回忆　自白　内心的变化
决断和辞行　辟邪的木镯

天刚亮，我们就从宿营地出发，沿着大克马右岸向前走。河水又向北弯去。在大克马的支流胡莫河、小翁锦和大翁锦之间，有两条支脉伸入河谷，接近河边时渐渐变成高高的河岸阶地。阶地的基座很厚，是由石英斑岩和玻璃质流纹岩构成。这些支脉从河床上横穿过去，形成岩槛。最后一道岩槛跟眞正的瀑布一样。河水喧响着奔入狭隘的豁口，然后落下，撞到石头上，泛起泡沫，在岩槛跟前汇成一个深潭。潭水静静地流着，在太阳光下现出碧绿的颜色。我眞想好好欣赏一下这岩槛的风景，如果不是又有新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话。

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在平静的水面上突然出现一个东西。原来是水獭的头。在俄国，庄稼人都把水獭叫做“波列什尼亚”。水獭身体长(1.2米)，尾巴也长(40厘米)，腿短，头圆，长着两只滴 388
溜乱转的黑眼睛，背和两肋的毛深褐色，发亮，颈下和腹部则是银灰色。水獭在陆地上走的时候，必须把前腿和后腿挪得很近，因此身子就要向上拱起。

在乌苏里地区，水獭分布很广，到处都有。水獭喜欢栖息在鱼多的河里，尤其是冬天不结冰或者岸边冰底下有窟窿的地方。人

们发现，水獭排泄粪便时总要从水里钻出来，而且经常到固定的地点去，哪怕为此需要游很远的距离。猎人常常就在沙滩下夹子。水獭在一个地方把鱼吃光之后，就要沿河往上游或下游转移。转移时总是从岸上走。水獭辨别方向的能力很强。当河水绕弯的时候，它就会从陆地上挑选最近的地方穿过去。有时，水獭还要从这条河转移到另一条河。所以土人常常在离河很远的深山里打到它。水獭胆小、狡猾、小心谨慎，喜欢在月夜里出外猎取食物，白天很少出现。

我看见的那只水獭，用牙叼着鱼，向对岸游去。不一会儿，它就爬到一块湿漉漉的大石头上。它那湿淋淋的身体，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这时，水獭一回头看见了我，马上把鱼扔掉，又机灵地钻进河里。我告诉同伴们在灌木丛里藏起来，指望水獭还会出现，但是它半天也不肯露面。我已经想直起身子的时候，天空中突然掠过一个黑影，紧接着有一个又大又沉重的东西落到大石头上。原来是一只白尾海雕。海雕抓起鱼，又轻盈地飞上天空。这时，水獭也从河里露出头来，但距离已经相当远了，看样子，它伸头只是为了吸点空气，然后又钻进水里不见了。

我们大约走了3公里，到达大翁锦河口，并在这里安下宿营地。张保和德尔苏砍柴，常林拿着鱼叉去叉鱼。

乌德海人随身带的鱼叉，形状很象捕鲸的鱼镖，只是小一些，用皮带拴着。平常挂在腰上，用的时候，安在木棍子上。一般叉鱼都站在岸上，偷偷地走到鱼跟前。一旦叉上鱼之后，鱼叉从木棍上脱落下去，并且被鱼带走，但是鱼叉既然有皮带拴着，鱼也就跑不掉了。

常林使鱼叉十分娴熟，一下子就叉到六条大鲑鱼，给我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第二天，9月8日，我们离别了大克马，溯大翁锦河而上。大

翁锦长约 40 多公里，从西北曲折地向东流去。河口宽达 6 米，河 389
床深 1 到 1.2 米。河水浑浊，带点蓝瓦色。

大翁锦是典型的洪水冲刷河谷，河口附近十分狭窄，河谷里面逐渐宽阔。两边尖峭的山峰仿佛都是各自独立着，山坡平缓，轮廓柔和，说明这里经常发生剥蚀过程。

大翁锦的地质特点是这样的：河口附近有一带高阶地，阶地基座是由夹杂着薄灰砂层的美丽的粘土页岩构成的。再稍微往上去，右岸有裸露的年代久远的砾岩，看那砾岩的颜色，好象被火烧过似的。接着，左岸是一带阿克姆尔状花岗岩，呈板状节理，再往上去，又是粘土页岩，褶皱颇多。

大翁锦的支流中，最有趣的是中游的三条支流：右边有两条无名的小河，左边有一条大河（塔尔达）。溯第一条小河往上走，翻过山是伊利莫；溯第二条走，翻过山是萨克霍马（小克马）；溯第三条走，翻过山又回到大克马河。这三条支流的河口附近，都有一座碓子房。

我们很快就走到了第一座碓子房。稍稍休息一下，喝点茶，吃点面包干，又继续往前走。整个大翁锦河谷，跟大克马河谷一样，长着密密的针叶混交林。被冲刷得厉害的河床和一堆堆风倒木，说明下大雨时，大翁锦经常泛滥。

后一段路我们走得十分顺利，沒有发生任何意外，到达第二座碓子房时，便象到家一样，住下过夜。

太阳不知出了什么毛病。它已经不象夏天那么明亮，早晨升起得晚，到了黄昏又急急忙忙去休息。地上的野草开始枯黄了。树上的叶子也渐渐褪色。最先感到冬天临近的是葡萄和槭树。它们已经染上黄橙橙、红艳艳、紫微微的颜色。

傍晚，我跟德尔苏去打马鹿。这时鹿已经归群了。公鹿之间也不想顶架，尽管它们还此起彼和地呦呦挑逗着，但是都守候在鹿

群的后面，只是看到情敌要来的时候，用角顶顶母鹿，把母鹿撵到旁边去。

吃过晚饭，我们大家都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德尔苏讲起他打猎的一段惊险故事，张保和常林坐在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从他俩发出短促的赞叹声知道，赫哲人讲的故事十分有趣，但是我已经睏得不行了，再也克制不住，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9月9日，我们继续向锡霍特山进发。良好的森林里总是有
390 许多野鸟。除开乌苏里森林常见的黑啄木鸟、獐蜂、松鸦、斑啄木鸟、野鸽、乌鸦、老雕和蓝大胆以外，这一带河边上，从前着过野火，如今又长出幼小的阔叶林的地方，单个地栖息着绿啄木鸟。乌德海人把这种啄木鸟叫作地啄木鸟，因为它们不到树上打食，而是在地上找食吃。这种啄木鸟一旦发现有人来，便发出聒噪的叫声，急急忙忙躲到密林里去。

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在草丛里看到一群斑鸫。它们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一下子都飞到空中，落到附近的树枝上，唧唧喳喳地叫着，好象在互相议论眼前发生的情况。在灌木丛里还有许多可爱的长着花脊背、白脑瓜儿的小鸟钻来钻去，这是乌鹟。随着昆虫的消失，乌鹟也该飞到暖和的地方去。启程的时间就要到了，怪不得它们都已归群。在乱石堆顶上，有两只雀鹰在盘旋。鼠兎是它们最喜欢吃的香饵。但是，这些啮齿动物也十分小心谨慎，不肯离洞太远，一旦发现危险情况，就连忙钻进石洞里。不过这些猛禽善于声东击西，所以并不总是捕不到食物的。

因为忙于工作，一天的时光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太阳已经准备下山。它那金黄色的余辉照到树林深处，林中的景色变得格外优美动人。

我们加快了步伐。

一条勉强可以辨认的小道给我们引路，但是小道弯来弯去，一

会儿伸到对岸，一会儿又折回来。河谷也越来越窄，然后突然又开阔起来。地形的界限模糊不清。这是大翁锦的上游地带。这里有三条小河汇流到一起。我们知道已经到达锡霍特山麓了。

锡霍特山的支脉被洪水冲刷得很厉害，又被山泉分割成几段，好象一些互不连贯的孤峰。孤峰后面就是分水岭，象屏障一样，把大翁锦的源头围住。大自然在这里仿佛想把沿海地带和伊曼河流域截然分开。在那三条小河汇流的地方，有一块不大的空地，空地上有一座小房，房顶上盖着树皮和干草。

我们在小房跟前碰到一个孤独的中国老头。当我们从灌木丛里钻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想逃跑。但是，看来出于自尊心，加上上了年纪和好客的习惯，他才硬着头皮留在原地。这个老头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我国已经开始查办偷猎的人，一经查到就驱逐出境。大概这个中国人以为我们马上会逮捕他，并把他押送到奥耳加湾。391
他吓得一屁股坐在树桩子上，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呼哧呼哧喘着，上气不接下气，脸上直冒冷汗。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林中美丽的晚霞也熄灭了；周围立刻昏暗起来，并添了几分凉意。

我觉得小房四周的环境非常舒适，决定在这里过夜。

德尔苏和张保按照他们的礼节跟老头打招呼，然后就点起篝火，准备晚饭。我在一边坐下来，久久地打量这个中国人。

他个子挺高，稍微有点儿驼背，黑色的眼睛已经浑浊，留着几根挺长挺稀的白胡子。青筋嶙嶙的脖颈、满是皱纹的黑脸膛和尖尖的鼻子，看上去活象木乃伊。他穿着一件用蓝大布做的布衫，已经褪色，破旧不堪，补得也挺难看，腰间扎着一条也是用蓝大布做的旧布带，腰上挂着一把猎刀、一把挖参的铲子和装火石、火镰的口袋。下身穿着一条蓝裤子，脚上穿着自己用鹿皮缝的矮帮鞋，用

皮条绑着。头上包着一块破布，烟熏火燎，又脏又黑。

这个中国老头不象一般做苦力的中国人。他那双十指细长的手、他的侧影和鹰钩鼻子以及面部某种特殊的表情，都说明他到深山老林里来，是出于偶然。

“可能是逃亡的政治犯。”我暗自想道。

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原来是我把他吓成这副样子，不禁感到很尴尬。这时，阿里宁给我端来一杯茶和两块方糖。我站起身来，走到中国人跟前，把茶和糖都送给他。这老头慌得不知所措，杯子掉了，茶也洒了一地。他两手直哆嗦，眼睛里噙着泪珠。他跪倒在地上，吭吭哧哧地喊道：

“多谢吧，大老爷！”

我把他扶起来，也用中国话说：

“不怕，别害怕，老头！”

我们大家又各自干自己的事。我开始画白天走过的路线，德尔苏和张保做晚饭。老头渐渐安静下来。我喝过茶，坐在篝火旁边，慢慢地询问老头，他是怎么跑到大翁锦来的。

这个中国人对我讲，他名叫李淳宾，现在已经七十四岁了，老家是天津，出生在中国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年轻的时候，跟家里人吵翻了。弟弟使他遭到莫大的耻辱。里面牵连到一个女人。父亲站在弟弟一边。于是他离开家，跑到松花江，又从那里跑到乌苏里
392 地区，在刀毕河住下。后来因为俄国移民来到刀毕河，他又搬到乌拉河，以后又在苏子河、普松河和外伏锦河住过，最后来到大克马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四年。从前他打过猎。他使的头一杆枪是火药枪，是用三十张上等貂皮换的。后来，他又挖珍贵的人参。等到年纪老了，不能打猎了，他就捕兽。这就使他到离人家较远的地方定居下来。他选中了大翁锦河，许多年以前就来到了此地。李淳宾住在这里，孤单单一个人。间或有土人到这里来，也是出于

偶然。他自己每年到大克马河口去一、二次。接着，老头又回忆起他的母亲、他的童年、河边上的花园和家。

他终于沉默了，把头垂到胸前，陷入沉思中。

我四下瞅瞅。篝火旁边只剩下我们俩了。德尔苏和张保拾柴火去了。

今天夜晚一定很冷。在繁星密布的天空中，银河象一条宽阔的带子延伸开去。凛冽的寒风从西北吹来。我觉得身上发冷，就走进屋里，中国人依然坐在篝火旁边不动。

我发现德尔苏从老头旁边走过，蹑手蹑脚，说话也压低了声音，总之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响动。

隔一会儿，我往门外瞧瞧，看见老头依然坐在原地不动，仍旧是那副姿势。火光照亮了他那苍老的面孔。红黑驳杂的影子不住地在他身上跳动。在这火光中，他好象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是一个烧红了的铁人。中国人完全沉缅于冥想中，仿佛根本忘记了我们的存在。

他在想什么呢？大概是想到自己的青春，想到他这一生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样子，想到父母，想到他所爱的女人，想到他在这深山老林中度过的孤独生活……

到了深夜，我又往窗外一瞧。寒风吹着已经熄灭的篝火。偶尔吹亮一点点暗淡的火光，霎时照亮了老头瘦削的身影。

他依然坐在原地不动，用双手托着下巴，凝望着火炭，回忆着遥远的过去。我本想唤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沒有这股勇气。

我终于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合上笔记本，刚要躺下睡觉，又想起了老头，便走出房子。在原来笼火的地方，只剩下几块火炭。风一阵阵吹来，把火星刮得满地跑。而中国人依然象一小时以前那样，坐在树桩子上不动，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什么。

我告诉德尔苏叫他进屋。

“不要，长官。”赫哲人悄声对我说，特别加重了“不要”两字，顺
393 便又说，当一个人回忆往事时，不该去惊动他。

我明白了，这时去惊动一个人的确不合适，便回到屋里，躺到炕上。

风刮进烟囱，发出凄凉的呻吟，刮得房顶上的干草沙沙作响。外面不知是什么东西挠着墙，——大概是房子旁边树木的枯枝被刮得摇来摇去。在这些声音的催眠下，我香甜地入梦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我连忙穿好衣服，走出房子。

周围落了一层白花花的寒霜。水坑已经结冰了。在薄冰底下还有许多空洞。黄褐色的枯草，也闪烁着耀眼的光点，对它看着感到刺眼。树枝、石头和被踩实的小径也都覆盖着寒冷的没有光泽的薄层。

我向四下一望，发现昨天还在房前凌乱放着的东西，现在已经收拾起来，放到小棚子里了。张保、德尔苏和常林坐在篝火旁边，悄悄地议论着。

“老头哪去了？”我问他们说。

张保用手指了指树林。这时我才发现，在空地边上有一座小庙。小庙是用木头搭的，顶上用松树皮做盖。老头正跪在庙前祷告呢。我不想打扰他，便走到河边去洗脸。大概过了十五分钟，老头回到屋里，收拾自己的行囊。

“他想到哪去呢？”我向旅伴们问道。

于是张保告诉我，老头打算回老家，如果弟弟还在，便跟他言归于好，并在那里度过残年。

老头收拾好行囊之后，从左腕上褪下一只木手镯，递给我说：

“收下吧，大老爷，好好戴着它，保你有福！”

我向他道了谢，并马上把木镯戴在手上。

接着，老头又跪拜了四方，跟房子、山和水一一告别。多少年来，他一直是喝这条小河的水。

房子旁边长着两棵落叶松。树底下有一个小凳。李淳宾朝着松树说了一席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树是他亲手栽的，如今已经长成大树了。多少年来，每到傍晚他都坐在大树底下乘凉，现在就要跟这两棵树永别了。老头掉下几滴眼泪，并且又磕了头。

然后，他跟我的旅伴一一告别。我的旅伴也向他深深鞠躬，帮 394
他背上行囊，又把棍子递给他，并一直把他送到树林边上。

老头走到空地边上，又回头望望这么多年来他一个人孤独生活的地方。看见我，又向我摆摆手，我也挥手作答。这时才感到手腕上多了一只镯子。

德尔苏、张保和常林回来之后，我们收拾好背囊，继续赶路。我走到树林边上的时候，也象老头一样回头望了望。

好象有根弦一下子断了！这块空地、这座小房，昨天我还觉得非常舒适，如今变得十分陌生，十分空旷。

这是一座空房子！灵魂走了，只剩下躯壳！

395

第十章　可怕的发现

锡霍特山的缓坡　阿尔穆河上游　骷髅　月光的奇景　天青砒子　锡霍特山脉　偃松

从小房跟前立刻开始上坡，往上就是锡霍特山了。开始坡度挺平缓，后来越走越陡。东山坡长着针叶混交林；林中树木多半是红松、云杉、冷杉、落叶松、槭树和桦树，桦树的黄皮上长满青苔。草本植物有蹄盖蕨、山白菜、铃兰、毛蕊花、睡菜、酢浆草和各种小苔草。

快到锡霍特山脊时，坡度更陡，甚至得用手攀着石头和树根往上爬。根据无液气压计的示度，隘口的高度是海拔 875 米。西山坡的植物比较单一，不象东坡那么繁多。两坡的森林差别极明显。我原来以为锡霍特山顶上一定是光秃秃的。其实不然：在我面前展现出一片近似台地的高原地带，上面长着稀疏的、树苔斑驳的落叶松，沒有任何的林下植物。既沒有灌木，也不生杂草——到处是青苔。为了找一块石头，得把青苔扒开，挖很深才能找到。我们取到的标本原来是石英玢岩和流纹岩。

396　我在这里采集的植物标本有：爬在青苔上的加拿大山茱萸，长着六片叶的簇和红红的浆果；其次还有加拿大舞鹤草，长着对生的心形叶，翠绿欲滴，闪闪发光；然后还有独特的杉曼石松。从外形上看，前者有点象长着很普通的羽状叶的矮蕨菜。

我们在山口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进。我决定穿过高原地带，从西坡下去，一直走到看见河流为止。可是我们走了半天，这片

高原也看不到头。我们面前是一片辽阔荒凉的平原，到处是沼泽，长着干瘦的树木。哪怕有一个山尖，有一座山岗或罅壑也好！我想我们大概是走在台地上，根本不知道我们是顺着山脊走，还是横穿过去。突然间，我听到哗哗的流水声。这种现象更使我诧异。不一会儿，就弄明白了：原来锡霍特山西坡在这一带尤为平缓，用肉眼根本看不出一点儿坡度。我们前面就是阿尔穆河——伊曼河的最大的支流，在伊曼河中游从右侧注入河道。我看了一下气压计。指针指示 697 毫米，根据海拔计算，绝对高度应为 770 米。这就是说，我们走出这么远，才比山顶低 105 米，平均起来，每走 1 公里，低 10 米。锡霍特山西坡河流的水位比东坡高出 225 米。

阿尔穆河上游，是由两条一般长的小河汇流而成的。我们恰好走到他们的汇流处。常林计量这两条小河，每一条都有两天的路程。

我跟他商量一下，决定沿着左侧的小河走（它离锡霍特山最近），然后攀登分水岭，顺着山脊稍走一段路，到达大克马河的河源。

阿尔穆河在这一带宽 6 米，深 45 厘米。河水略呈红色，并且不象一般湍急的山溪那么凉。阿尔穆河河床里堆积着许多乱倒木，因为水流平稳，这种现象极其自然：树木倒在那里，就一直没有再移动。

河边的树木要稠密得多，有赤杨、白桦、云杉和冷杉；尤其是落叶松最多。这是地地道道的原始林：苍茫、荒凉、阴森可怖。一切生物都躲得远远的；任何地方也看不到一点儿野兽的足迹，走了两天路，我们没有遇到一只鸟。这样的原始森林对人的心理也有影响，这从我的旅伴身上也看得出来。他们只管默默地走着，几乎一句话也不说。

按照惯例，到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开始选择宿营地。德尔苏和

张保不知为什么往右拐去，我和常林、阿里宁顺着河岸往前走。突然我们听到后面有喊声：原来是德尔苏叫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立刻往回走。穿过稠密的树林，我看到前面有一块空地，地上有一些白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德尔苏和张保站在这些东西旁边，仔细地观看。开头我以为是草墩，可是从旅伴的神色看得出来，这比普普通通的草墩重要得多。我走到跟前才看明白是死人的头盖骨，一共有六个，旁边还零散地堆着别的骨头。

六具骷髅！这些人是怎么死去的？严峻的森林保守着秘密。

德尔苏把骨骸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还不时跟张保交谈几句。据他说，这六个人不是被打死的，因为他们的头骨上沒有一点打破的痕迹。他们也不是病死的。如果是生病的话，六个人不可能一下子都死掉，而是一个一个地死，有一个人死了，剩下的人还会继续往前走。德尔苏开始观察树干。他根据树皮上火烧的痕迹判断出最后一次失火的时间，是在两年以前。可是骨骸也带有火烧的痕迹，显然是森林着火的时候，这些尸体已经变成骷髅了。这场野火把剩下的一点衣服也都烧光。无论如何，骨骸旁边总该有火烧不着的东西，找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判断死者属于哪一个民族。德尔苏和张保动手挖开青苔，不一会儿就找到一口铁锅、一把斧子、一把生锈的刀、一把锥子（锥子把是用子弹壳做的），还有火石、烟袋、铁罐子和银戒指。德尔苏根据这些东西判断，死者是淘金的朝鲜人。他们显然是想穿过大森林到海边去，可是在林中迷了路，因而饿死了。

他们本来很容易脱险：再往前走一段路，就可以找到我们昨夜住的那座中国老头儿的小房。

空地四周的树木，是这六名死者无言的见证人，直到今天仍然默默地佇立在那里。我觉得这原始森林更加阴森可怖了。

我们不约而同一齐放下背囊。张保和常林挖开一个大树根

子，把下面的石头和土挖出来，我跟德尔苏把骨骸挪到坑里。然后用青苔盖好，又把那个树根放在顶上，埋完之后到河边去洗手。

已经到宿营的时候了，张保和常林都不愿意在死人跟前住。于是我们背上背囊，又向前走了半公里，在河边挑选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安下宿营地。

黄昏下起大雾。雾气越过分水岭，沿着锡霍特山西坡弥漫 398
开来。

晚上，我看到了一种有趣的气象奇景。大约十点钟，月亮出来了，显得暗淡无光。紧接着雾就散了，于是月亮向上下分别射出两道尖尖的长光带。这种奇景约摸持续了十五分钟，大雾又弥漫过来，月亮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不一会儿下起毛毛雨，一直下到天亮。

9月11日早晨，天气仿佛有点好转。为了不浪费时间，我们收拾好背囊，溯阿尔穆河而上。这一带平坦而单调，使我完全忘记了我们是在锡霍特山的山麓。这里的针叶林很不好，只适于做烧柴，而且长得很不均匀；沼泽化的空地被不大的疏林间隔开来，树冠都枯死了，干枯的枝桠非常多。

上午十一点我们离开阿尔穆河，转了一个大弯，朝东方走去。这里山坡平缓，象大翁锦河对面的山坡一样。我们不知不觉走到锡霍特山顶，接近东坡的悬崖峭壁。这时雾已散去，我们可以辨别方向了。

我们左面大约15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座挺高的大山。常林对于这一带十分熟悉，他说这座山沒有名字，座落在西岔河源头。我们现在恰好站在天青沟子[20]河谷的对面，天青沟子也是大克马的支流，在大翁锦的上边从右侧注入大克马。天青沟子比大翁锦略短一点儿。天青沟子的河源地带长着桦树林，说明这里曾经着过野火，把针叶林全都烧光了。锡霍特山脉紧贴着大克马河这一段

是长形的方山，中国人把它叫做天青砬子[21]。

没等我们仔细欣赏周围美丽的风景，乌云便漫天滚来，又把锡霍特山完全笼罩了，又下起了密密麻麻的小雨。

在下雨天绘制地形图十分困难。纸变软了，淋湿了的衣袖把铅笔道都抹得模糊不清。没有带雨伞，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遗憾。为了不让雨淋着图板，每次我打开图板时，常林都扯起手帕给我遮住。但是，过了不一会儿，这种办法也不顶事，因为手帕一淋透，就往下滴水。

“等一等，长官。”德尔苏对我说，然后跑到旁边剥下几张桦树皮，又砍下几根树枝，马上就做成一把雨伞。

399 我对于赫哲人的机智总是惊叹不已。好象世界上没有他克服不了的困难。不论他需要什么东西，马上就可以在身边找到，真是随手拈来。

我们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又拐向正北，顺着锡霍特山向东北一座遥遥可见的圆顶大山走去。

但是我们没走多远。我担心在大雾中容易在山里迷路，决定早早宿营。幸而张保在石头中间找到一个坑，里面蓄满雨水，水坑附近有干枯的偃松。我们架起一面坡的帐篷，笼上火，开始烤衣服。

天黑之前，德尔苏出去打猎，打到一只麝。麝属于偶蹄类动物，形状很象羚羊，身高半米，长1米。后腿比前腿略长，因此，当它四脚着地的时候，臀部略微翘起。麝脖子长，头很小，却长得匀称，两只黑眼睛滴溜转，鼻子也会动弹。麝没有角，也没有泪窝。然而，大自然赋予它两只獠牙：母麝獠牙小，不露，公麝獠牙又长又尖，向下伸出5—6厘米长。公麝在发情期互相搏斗，常常给对方造成严重创伤。跟其他偶蹄类动物不同的是，麝有胆囊和麝脐。麝的毛色一般是深棕色，带花斑，毛又粗糙又脆。走路急而不稳，

叫声尖而凄厉。发情期，公麝身上经常放出一种强烈的香味。

晚饭煮的麝肉；麝肉带有一股气味。常林说是青苔味，张保说是松香味，德尔苏则说是杜香味。原来凡是麝栖息的地方，这三种东西都有，看来这种味就是麝香味。

第二天，9 月 12 日，因为下雨，我们整天停在原地未动。需要等雨过去。乌苏里地区，秋雨并不那么连绵不断，可是下起来却很急。我整天坐在帐篷里画我的地形图。夜里刮起一阵阵大风。天空中有的地方露出了星星，在这种情况下黎明前总要上大冻，这次也是这样。周围又是一片洁白，未干枯的青苔被严霜冻结了，在脚下沙沙作响。我们一踩上去，就留下很深的脚印，德尔苏和张保对这一点非常讨厌。总的说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小心谨慎的，即使我们在离开人烟很远，很难遇到行人的地方，也是如此。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地形，发现自己恰好在西岔河[22]河源的对面。

锡霍特山脉从方山天青砬子开始折向东北，后来又拐向西北。400
在这个拐角上耸立着一座圆锥形尖山。根据气压计测量，山高 1,230 米。再往前去，锡霍特山脉伸向正北。在离尖山 5 公里的地方，又拐向正东，并构成双峰形山顶，我们给它起名叫骆驼峰（1,100 米）。接着山脉又弯向正西。从这里开始，又沿着原来的方向延伸开去，一直跟我们昨天从远处看见的高山连接起来。

上面所说的这一段锡霍特山脉都是光秃秃的；看样子这里从前也沒有森林。如果从下面（站在河谷里）向山上望去，好象在秃顶的周围有一带绿油油的青草。沒有经验的旅人一定会急忙穿过森林地带，指望到山上能找到一片高山草原。但是，当他发现前面不是草原，而是一片偃松的时候，一定会大失所望。偃松的根部长在顶上，树干和枝桠顺着山坡倒挂下来，恰恰迎着向山上攀登的人。要想穿过这块偃松地带十分困难：离开斧子就寸步难行。用

脚登着树杈，常常打滑，一旦跌倒，人就骑到树枝上，两脚还够不着地。要想绕过偃松也不行，因为偃松围着山顶长了一圈。在锡霍特山脉，偃松的顶上长着低矮的杜香、牙疙瘩、杜鹃花、青苔，再往上去，就是石蕊，最后就是一片光秃秃的山顶了。

这一天我们走到圆顶山的山麓，在山坳里安下宿营地。

第十一章　渡河遇险

401

色旦山　西岔河　大克马的河源　涨水　乘筏
渡河　德尔苏遇险　拴住的树　脱险　回到海
边　可笑的误会　沿海的山溪　王新砬子　海豹
库卢姆别河口附近的宿营地　影子和灵魂　梅花鹿

夜里，我们没有睡多少觉，常常冻醒，东方刚一露出熹微的曙光，我们都高兴极了。太阳虽然还藏在地平线下面，地面上的一切却已经历历可见了。

从高处俯瞰，这山国的风光多么雄伟壮丽！极目望去——到处峰峦起伏，有尖顶的，宛如鸡冠，有平顶的，仿佛圆垫，还有圆顶的，好象一个个的浪头，绵亘不绝，一直延伸到远方，仿佛融化在烟雾里。

看，太阳出来了，照暖大地。霜化了，银灰色的草也干了，又变成黄褐色。

我们收拾好背囊，开始爬最高的山顶。我们爬一会儿，坐下歇歇，然后再往上爬，直到中午才爬上山顶。按照气压计计算，山高 1,570 米。我给它起名叫色旦山。这是锡霍特山脉中段的最高点。东坡是陡峭的石崖，西坡平缓。色旦山顶上是石头，一块块垒 402
得十分结实，使人以为有人专门砌过，夯得平平的。

下山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在旁边另一个山坳里，用气压计测量结果为 1,066 米。锡霍特山脉从这里又折向东北。

到了这里，我们没有再沿着山脊走，开始下山，走进西岔河谷。

从高山上往下走，时刻需要小心，不能慌张，有时还要停下来休息，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

乱石堆、青苔和偃松，如今都落在后面了。我在这里发现一种毛茸茸的黑果茶藨，往下去，长着花楸、小落叶松和矮桦；再往下是红松，接着有黑桦、柞树以及其他各种树木。

晌午，我们停下来休息。趁士兵烧茶的工夫，我拍摄了几张照片。

西岔河上游是由两条小河汇流而成的。这两条小河又各分成两条支流，支流又有支流，越分越小。所有这些河流汇集到一块宽阔的盆地里，盆地里有许许多多的冲沟。

锡霍特山脉的其他任何地段，都不象西岔河河源一带这样雄壮挺拔。这一带的确象高山峻岭的样子。

到处都可以看到裸露的含有氧化铜的结晶板岩和石英。据中国人说，西岔河里有砂金，山上有水晶石。从前，西岔河谷里曾经长着一片挺好的针叶混交林，后来被野火烧光了。如今在火烧场上长起了一片片二十五年生的桦树林。

都说西岔河是最好的猎场，的确是这样。鹿的蹄印几乎处处可见。被踩上了许多蹄印的土地、被撞断的灌木枝、一团团鹿毛和一块块鹿角碴儿，都说明鹿经常在这里顶架。

傍晚，我们来到一座小碓子房跟前。据常林说，这座碓子房是一个淘金的朝鲜人盖的。他虽然沒找到金子，可是那一年捕到不少貂。我们就在这里落脚。天黑时，常林和德尔苏出去打猎，打到一只刚满一岁的小鹿。夜里，他们俩轮流烤鹿肉。

第二天，我们顺着西岔河往下游走。西岔河宽约 4 米，深 0.6 米。西岔河下游地带，石滩颇多，水流湍急。我们离开分水岭往下走，河谷越来越窄，到后来变成了一道很深的山涧。这里，两旁都是高耸的古河阶地。阶地是由粘土页岩构成的，其中夹杂着细粒

的黄沙层和乳白石英层。这些粘土页岩经受过很大压力，仿佛出现了褶皱。

阶地左侧，有一座孤峰，形状宛如古塔。我跟常林一起爬上峰 403
顶，想从高处瞭望一下大克马的上游。这里离河源还很远。大克马向北弯去，把库松河的河源包围在里面。在大克马河上游地带，左右两岸各有一条支流注入。右边的叫城身子[23]，左边的叫小东岔[24]。据常林说，从小东岔河口往上走不远，在大克马左岸有一座陡峭的石砬子，那里经常从山顶上往下滚石头，所以乌德海人都不敢到那里去，按他们的说法，那里是魔鬼卡克扎木住的地方。

由上述可见，锡霍特山脉的走向跟大克马成交角，开头角度很小，随着河水向南流，角度越来越大。

从锡霍特山下来，进入西岔河谷，我们在常林的碓子房里住了一宿。常林在这里两年就捕到八十六只貂。

第二天晌午，我们到达大克马河，沿河谷右侧，顺着河流往下走。

路上，我们看到了一只熊和几只马鹿。

我们欣赏了一下美丽的山景，便沿着大克马右岸往下走，在差一点儿就要到小东南岔河[25]河口的地方安下宿营地。

天气从早晨就是阴沉沉的，傍晚下起了大雨。从一开始就看得出来，这雨一半天住不了。我们把帐篷搭得结结实实的，又弄了不少干柴火，所以一夜平静无事。到了早晨，雨下得更急了。只好在原地休息。我的旅伴们为了消磨时间在一起聊天，也有睡觉的，烧茶的，我又干起自己每天要干的工作。上午十一点，打了一阵雷，没看见闪电，只听得雷声在云彩里轰隆隆响。乌云滚滚，风向也变化无常。这雨足足下了一天一夜，长得惊人。9 月 17 日黎明，乌云散了，接着又是严寒。山巅上一片皑皑的白雪，群山仿佛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大地被太阳照暖，开始解冻了。刚刚沉静下来

的溪水又苏醒了，一小股一小股地顺着斜坡往下流，越到低处，流得越快。这种景象使大家振奋起来。我们不约而同，迅速收拾好背囊，劲头十足地往前走，晌午到达了奥戈特霍河（阿加托）附近。这条河从左侧注入大克马。顺着这条河走，翻过山就是柴河（库松河的支流）。尽管我们拚命往前走，这一天我们只走到天青沟子河口。我们顺着一条小道走到一座盖在森林中的小房跟前。这座小
404 房离大克马河只有一公里。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继续赶路，顺着大克马河谷往下游走。

雷雨过后，一连都是晴天，所以我们走得相当迅速。

我发现每当小道靠近河道时，我的旅伴们就有些担心，不知议论些什么。不一会儿就全明白了：由于刚刚下过大雨，大克马涨水了，超出平时的水位。这样，我们就蹚不过去了。现在只剩下两条路：一条是继续顺着右岸往前走，走到小翁锦，翻过山，走伊利莫河谷，还有一条是在大翁锦往上找个地方渡过大克马河。从伊利莫河谷走，路又长又要绕弯子。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做个筏子渡河试试，如果不成功，再奔伊利莫河上游，顺着伊利莫河走到大克马河口。

要想乘筏渡河，必须找到深槽，因为那里河水又深又稳。不一会儿，在最后一道石滩的上方找到了这样的地方。在这里，河水贴着对岸流过，从这岸伸出一条长沙洲，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我们放倒了三棵大冷杉，砍去枝桠，一截两段，绑成一个结结实实的木筏。这件工作我们一直干到天黑，所以渡河的任务只好留到明天早晨了。

晚上，我们又商量了半天。决定木筏一靠近对岸，阿里宁和张保首先跳下去，我往岸上扔东西，常林和德尔苏撑住木筏。扔完东西我就跳上岸，随后是德尔苏，最后离开木筏的是常林。

第二天我们就按照这种办法过河。背囊全都堆在木筏中间，

枪放在背囊上面，人站在两头。我们刚用竿一撑，使木筏离开岸，水流马上就把木筏冲得往下漂。尽管我们使出所有力气，木筏还是被水冲得离我们预定上岸的地方挺远。木筏刚一靠近对岸，张保和阿里宁每人拿着两条枪，跳到岸上。他们这一蹬，木筏又向河心漂过去一些。趁着木筏离岸不远顺水向下漂，我急忙往岸上扔东西。德尔苏和常林竭尽全力支撑着，使木筏尽量靠近河岸，好让我能够跳到岸上。我刚准备要跳的时候，常林手里的竿子突然断了，他一头栽进水里。他从水里钻出来，向岸边游去。于是我抓起备用的篙竿，急忙帮助德尔苏撑筏子。往前不远的地方，有一块伸进河里的石头。德尔苏朝我喊，叫我赶快跳下去。可是我不明白他的用意，还继续用竿子撑木筏。还没等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用双手把我抱起来，一下子扔进水里。我用手抓住灌木枝，爬到岸上。在这一瞬间，木筏撞到石头上，打了个转儿，又向河心漂去。木筏上只剩下德尔苏一个人了。

我们几个顺着河岸飞跑，想把篙竿递给赫哲人，但是河水在这里拐了个大弯，我们赶不上木筏。德尔苏用尽平生的力气，想让木筏重新靠岸。但是他的力气跟河流的力量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前面，大约 30 米远，就是喧响着的石滩。现在看得出来，德尔苏已经驾驭不住木筏，河水一定会把木筏冲到瀑布跟前。离瀑布不远，有一棵杨树淹没在水里，只剩下一根树枝露出水面。木筏越靠近瀑布，顺着水流漂得越快。看样子，德尔苏是注定要淹死了。我顺着河岸，一边跑一边喊。我透过茂密的树木看到他已经扔掉竿子，站到木筏边上。就在木筏从杨树旁边漂过的一瞬间，他象猫一样纵身跳到树枝上，用双手紧紧抱住它。

不一会儿，木筏被冲到石滩上。只见那木筏头从水里往外蹿了两蹿，就撞散了。我情不自禁地发出欢呼声。但是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难题：想什么办法把德尔苏从树上救下来。不然的话，他能

支持多久呢？那根树枝顺水斜着伸出来，跟水面成 30° 角。德尔苏用手抱着，脚盘着，紧紧贴在树枝上。糟糕的是我们身边连一根绳子也沒有。原来带的绳子都绑在木筏上，如今跟它同归于尽了。怎么办？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德尔苏的手如果冻僵了，抱不住树枝，那就……我们几个正商量办法。这时常林发现德尔苏正向我们打手势。河水哗哗响，根本听不清他喊些什么。后来到底弄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叫我们放倒一棵大树。在正对德尔苏趴着的地方放树十分危险，因为树向河里一倒，很可能把他从那根树枝上挂下来。这就是说要放树还应该再往上走几步。我们选中一棵大杨树，就动手砍起来，这时又看见德尔苏一个劲摆手。我们又另挑一棵椴树，——德尔苏还是摆手。最后我们在一棵大云杉跟前站下来……德尔苏做了一个同意的手势。现在我们才明白他的意思。云杉沒有大树杈，倒进水里不容易挂住，可以顺水漂走。这时我又发现德尔苏用手指着皮带。张保明白他的手势。德尔苏告诉我们，要用皮带把云杉拴住。我急忙打开背囊，把凡是用得上的和能够代替绳子的东西都收集起来。这里有枪上的皮带、皮腰带和皮鞋带。在德尔苏的背囊里，还找到一条备用的皮带。我们大家把这些皮带连结起来，把一头拴在大树的树干上。

绑好之后，我们一齐拿起斧子，动手砍树。砍了不一会儿，云杉摇晃了。又加一把劲，云杉向河里倒去。这时，张保和常林抓起皮带的另一头，拴在树桩子上。水流浮起云杉向石滩方向冲去，云
406 杉从河心到河岸画出一条弧线，就在树头经过德尔苏旁边时，他用双手一下子抱住了它。随后我递给他一根棍子，沒费多大劲就把他拖上岸来了。

我的头一件事就是向这位赫哲人表示感谢，多亏他及时把我从木筏上推下来。德尔苏挺不好意思，他说当时也只好这么办，如果他先跳下来，让我留在木筏上，那么我非淹死不可。可是现在

呢，我们大家又都在一起了。他的话是对的，不过，为了使我安全脱险，他自己毕竟冒着生命危险。

人是最容易忘记危险的。危险刚刚过去，大家又有说有笑了。常林哈哈地笑着，扮着鬼脸，摹仿德尔苏趴在树枝上的样子。张保说德尔苏能这么紧紧地抓住树枝，心里琢磨他跟黑瞎子是不是一家子？德尔苏也笑常林一头栽进河里的狼狈相，又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爬上岸的，等等。说笑完了，我们开始收拾扔得凌乱的东西。这种工作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到树林后面去了。晚上，我们围着火堆又坐了很久。张保和常林都讲他们自己过去怎么挨淹，怎么脱险的故事。宿营地上说话的声音逐渐沉寂下去。大家又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然后就收拾睡觉了，我又开始写我的笔记。

周围一片黑暗。河水仿佛是无底深渊。水面上返照出星光。星星在天空中一动不动，而在水面上却随波荡漾，抖动了一阵子，然后又在原地出现了。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沒有人发生任何意外。我就怀着这种喜悦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自己的行程，仍旧沿着大克马河谷往下游走，下午三点半到达海边，沒有遇到任何意外。这是9月22日。我在鞑子人家干净的炕席上伸腰躺下，眞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好客的乌德海人待我们非常周到：有的送肉，有的献茶，有的拿来干鱼。我洗过脸，换上干淨衬衣，又开始工作。

接着一连下了两天雨，尤其是后一天雨下得挺大。我躺在炕上，在被窝里睡懒觉。晚上临睡之前，鞑子最后一次从灶坑里扒出炭火，放在屋当中的炭火锅里。半夜，我被一阵喧闹声惊醒。原来外面暴雨大作，雨点敲打着窗戶。我完全忘记了我们呆在什么地方；还以为是在大森林里，守着篝火，在露天下睡觉。透过黑暗，隐隐约约看见快要熄灭的火炭的光亮，大吃一惊。

“德尔苏，德尔苏！”我喊叫起来。“快快起来。大雨马上就要

把火浇灭了。”

德尔苏从他被窝里爬起来。

407 “不要紧，不要紧，长官！我们马上把篝火往跟前挪挪。”他说着，开始摸斧子。

“呸！”突然我又听到他的声音。“干吗骗我？我们的房子里睡觉。你的，长官，开玩笑。”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不是睡在森林里，而是睡在屋里，躺在炕上，盖着挺厚的被子。我怀着一种幸福的心情又钻进被窝，在喧响的雨声中酣睡起来。

9月25日早晨，我们告别了大克马，向正北前进。我要常林跟我继续往前走，但是他不答应。捕貂的季节快到了；他需要收拾网，整理工具，做好一冬打猎的准备。我送给他一支贝尔登步枪，我们恋恋不舍地分别了[26]。

从大克马往北去有两条道：一条是山道，离海边挺远，另一条是顺着海边的冲积沙滩走。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带着马匹走前一条道，我走后一条道。

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那条道，从乌德海人修胡的房前开始，直奔正东，穿过几道小山口。过了胡利亚河，他拐向东北，接着又过一条河——绍奥米（上游），又走三天，走到库卢姆别河。他在这里，在马弗峰跟前看到了露出地面的煤层。然后又翻过山，沿着一条无名的山间小河走到奈纳河，径直通到朝鲜房子。

方才说过，我选择第二条道——沿着海岸走。

我走到大克马河口跟前一看，原来在我们进山这几天，大克马已经改道了。现在的河口在河谷左侧，旧河口，就是我们乘船过河的地方，由砂砾和乱石堆成一道高高的砂岗。在沿海地区，由于洪水和海浪作用的结果，象这类河口改道的现象经常发生。

大克马河以北的沿岸地带，有大片裸露的岩石，主要是由熔岩

和凝灰岩(生物英安岩)①构成的,再往前去,是一片长石页岩和闪长岩。海岸为侧幕型。海角一个接着一个伸入大海,果然象戏院里侧面幕布的形状。沿岸地带连一个岛屿也沒有。海角由于海浪冲刷已经毁坏,在岸边形成许多拱门。后来拱顶也坍塌了,只剩下一些石柱立在那里——这正是水鸟喜欢休息的地方。

大克马以北,还有两条山间小河入海,头一条叫科阿米(乌德海语叫阿加纳,航海图上标作老阿音沟);第二条在鲍利舍夫角附近,叫绍奥米河(中国人叫作虾蟆河,乌德海语叫索米河)。这两条河谷在临近海岸地带连成一片广阔的洼地,上面长着疏疏朗朗的树木。绍奥米流长 12 公里。河源在雾山一带,翻过山就是大克马的伊利莫河谷。

绍奥米河谷,宽得很不相称,尤其上游地带更是这样。河谷左 408
侧的山岗几乎被洪水冲平了,从上面不知不觉就走到邻近的库卢姆别河了。我在这里看到跟奥霍别河一样的乱石滩。岩石中间有许多深坑,直径约两米,深一米半,可以存水。水从坑里渗到地下,然后在河口附近又出现在地面上。

绍奥米河以北,山势高峻峭拔。也许这是由于尖峭的山峰跟平坦的海面对照之下,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而已。

山坡上生长的疏林,主要有柞树、紫椴和棘皮桦。灌木主要有佛头花、绣线菊、胡枝子、山刺玫和毛榛。在这里的石坡上,我顺便采了一些桔梗,这是在着过野火的森林地带,在榛丛和草地上最常见和最美丽的植物群落。桔梗的种名称②表明,它开花一定很大。接着,我又看到百里香,紫色的花已经枯萎;还有大婆婆纳,茎毛茸茸的,很象天鹅绒,叶小而尖,带有锯齿。大婆婆纳开什么样花

---

① 据 1949 年"地理版",此处为黑云母英安岩。——译者

② 桔梗的俄语名称是 Платикодон крупноцветный (见附表),种名称指 крупноцветный〔大花的〕。——译者

——我说不出来。不过从凋谢的花冠看来，花不是白色的，大约是蓝色的。然后还有乌头——一种长得茂盛而高大的植物，茎的上半部有柔毛，叶子挺大，也毛茸茸的；乌头花呈大穗状，也已经干枯，看样子是深天蓝色的。最后是小叶麦瓶草；花已经凋谢，只剩下高脚杯状的花萼，以及向外伸着的长长的雄蕊。

测量绍奥米河花去相当多的时间。过午，我们又回到海边，向河谷左侧的高山进发。这两座山峰，乌德海人叫做萨哈角和坎达角(坎达鬼角)。这两座山峰大约高 240 米。

我们又走了两个半小时，来到库卢姆别河边。河右侧的南角值得特别注意。在这里可以看到玄武岩呈柱状剝落的雄伟景象。河左侧是一带高阶地，说明海岸线的不断下降。

河两岸和小岛上，长着挺细的柳条丛，阶地上是椴树和柞树的疏林。树林后面耸立着一座挺高的悬崖，当地的中国人给它起名叫烟筒砬子[27]。

我们蹚过库卢姆别河，爬上阶地，笼火烤衣服。从高处向下望去，水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409 大麻哈鱼秋季入江期刚刚开始。成千上万的鱼把河底都遮住了。大麻哈鱼有时停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仿佛被什么吓着了，向一边蹿去，然后又慢悠悠地退回来。张保开枪打到两条鱼。这就足够我们晚饭吃的了。

河谷北侧，在沿岸阶地和高山相接的地方，有一座高峰挡住去路。这座山峰是由角闪安山岩构成的。到这里只好一点一点往上爬了，可是石头又不能攀，因为石头是活动的，一攀就掉下来。在悬崖的那面，小道是沿着一道石棱穿过去的，这道石棱离海面有 20 米高。象平时走路那样，脸朝前走，非常危险，因为石棱很窄，只能侧着身子，脸朝石壁，用手把着突出的岩石，一步一步地移动。石棱本身又不平整，朝海还有点斜坡。这里死过不少人。乌德海

人把这座山峰叫作库列-拉帕尼，中国人叫做王新砬子，是用中国人王新的名字起的，王新由于不小心，头一个失足落水，淹死在这里。穿皮鞋过石棱，更是冒险：人们一般都是光脚或穿又软又干的鞋走。在下雨天，早晨下过露水或结冰的时候，王新砬子都是不能过的。

因为我们刚刚蹚过库卢姆别河，鞋都湿了，过王新砬子的任务只好推迟到明天。于是开始选择宿营地。正在这时，有个动物从水里钻出来，昂起头，带着明显的好奇心打量我们。原来是一只海豹。

海豹属于鳍脚目动物，身长超过两米，体重大约80公斤。在乌苏里地区的沿海地带，海豹到处都有，不过越往北越多，因为北部沿岸没有人烟的缘故。海豹身体的颜色，是浅灰色带有银白的光泽，还有清晰可辨的深色的环状花斑。这种动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水里，但有时也爬出水来，到岸边的石头上休息。海豹睡觉很警觉：常常醒来，东瞧瞧，西望望。它的听觉和视觉比其他器官更为发达。海豹在陆地上笨得要命，一到水里可就灵活极了。海豹一到它天然生长的大海里，胆子非常大，甚至可以蛮干，对人也敢袭击。海豹的性格特点是，十分好奇，又非常爱听音乐。打海豹的猎人常常用哨子或用木棒敲打金属的东西来引诱它。

德尔苏不知向海豹喊了些什么。海豹钻进水里，可是不一会儿又钻了出来。于是他拾起石头向海豹打去。海豹又钻进水里，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钻出来了，扬起头，聚精会神地向我们瞧着。这一下子赫哲人可不耐烦了。他随手抓了一枝枪，端起就打。子弹在海豹身边溅起了水花。

“哎，老兄，你打空了。”我对他说。

“我的——他的吓唬吓唬。”他回答说。“打死的没有。”

我问他为什么要把海豹撵跑。德尔苏说这海豹在数岸上来了

多少人。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动物，可是海豹怎么能数人呢？！这件事大大触犯了这位老猎人的自尊心。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们是这样安排的：张保和德尔苏去探山路——他们想把活动的石头都扔掉，能抠动的地方，抠出一些台阶，我还是画我的路线图，几乎一直画到天黑。

工作结束之后，我把我的猎狗叫来，带上枪，到岸边散散步。

我来到库卢姆别河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聆听着大森林里象悄语一般低微的沙沙声。每当黄昏时候，大森林里经常有这样的声音。无边无际的海洋、睡意朦胧的大地和这布满千千万万不知道名字的星球的深邃黑暗的天空，都是雄伟瑰丽的。

狗坐在我的身旁，竖起耳朵，也全神贯注地听着林中的声音。突然，狗颤抖了一下，仔细向河的上游望去。接着，我听到身后发出一阵呼哧声。急忙回头一看。有一团黑糊糊的影子正在河边移动。原来是一只大熊。去年我在穆图河上得到的教训，记忆犹新，我沒敢开枪。但是阿利帕忍耐不住，吠叫起来。熊停下脚步，伸着鼻子向空中闻闻，然后转回身去，又呼哧呼哧地回到柳条丛里去了。

我站起身来，急忙返回宿营地。宿营地上的篝火烧得正旺，耀眼的火光把王新砬子照得通红。篝火旁边人影憧憧；我认出了德尔苏，他正在拨弄柴火。火星宛若烟火飞上天空，然后又象雨点似的向下落，在半空中渐渐熄灭了。

一刻钟之后，我回到了同伴们身边。吃过晚饭，我们围着篝火坐了好久，大家随便聊天，不过多半是德尔苏和张保两个人讲，我只是坐在那里听。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当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双子星座表明已经到了半夜。我们又往火堆里添了一次柴火，用毯子裹住身子，躺下睡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宿营地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二天，9 月 26 日，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都起得非常早。早霞红艳艳的，太阳出来，轮廓模糊不清；气压计的示度为 758，溫度为摄氏零上 6 度。

我们围着篝火，一边取暖，一边喝茶。突然，张保喊了一声。我转过身来，看到是海市蜃楼的景象。在比水面稍高一点的上空，出现一艘轮船、两只帆船，接着是层峦叠嶂，然后又出现了建筑物，既不象俄国建筑，也不象中国房屋。这种景象持续了几分钟，然后 411
开始暗淡，渐渐地消失在空中。

大家议论纷纷。张保说，这种景象在沿海地带发生在秋天，多半是在早晨。我试图向旅伴们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但是看得出来，大家并沒有理解。我从德尔苏的神情看出来，他不同意我的说法，只是出于礼貌，不愿意反驳。我决定在路上再跟他谈谈这个问题。

从宿营地出发之后，我就开始问他。开头他支支吾吾，不肯正面回答，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解他的想法的希望了，但是我不经心说出的一个字眼，却引起了他的话头。我说了个“影子”，说得恰到好处。但是，他把“影子”理解为“星宿”的意思，也就是“灵魂”。于是，德尔苏给我讲起了海市蜃楼的原因，讲得十分复杂。按照他的想法，不仅人、动物、鱼、鸟、昆虫有灵魂，而且植物、石头，以及一切无生物也都有灵魂。

“人的睡觉，”德尔苏说，“魂的到处走；魂的回来——人的醒了。”

当人睡觉的时候，灵魂可以离开肉体，到处游逛，看到各种景物。他用这种道理来解释梦。无生物的灵魂也可以脱离本体。照德尔苏看来，我们刚才看到的海市蜃楼，就是这些事物的灵魂，因为这些事物这时正处于静止状态。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他们就是这样解释象海市蜃楼这样复杂的光学现象。

翻越王新砬子的确十分危险。我尽量不往脚底下瞅，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挪动。德尔苏走在最后。当他从砬子上下来，走到海岸上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

砬子那面紧挨着就是一小股泉水，叫扎梁库尼(地图上标作塔梁库尼)，离泉水不远又有一座山，叫溫古山。山那面又有两条小河，叫莫莫克奇和阿谢克塔尼（地图上为奥斯捷格尼)。从库卢姆别河口到阿谢克塔尼有 10 公里。

这一地带，从动物地理学看来十分有趣。这里是梅花鹿的最后一个天然繁殖场。这种动物就其身长说来，介乎狍子和马鹿之间，并且是有尾鹿的唯一代表。夏天，梅花鹿的毛色斑烂：全身的毛象砖一样红；体侧各有七行白斑，每个白斑都象苹果一般大；脊背上有一道黑色纵纹；尾巴上也长着长长的黑毛。梅花鹿经常摇尾巴。到了冬天，梅花鹿的毛变成灰褐色，体侧的白斑几乎完全消失。结实的脖颈长出一层挺长的毛，脖子前面和前胸都比身体其
412 他部位的毛色深一些。梅花鹿的角跟马鹿也有所不同，公鹿沒有前面那两只矮小的眉枝；梅花鹿的鹿茸，到中国人手里非常值钱(一对值 800—1,200 卢布)。

在乌苏里地区，梅花鹿只栖息在南部。在乌苏里江流域，可把伊曼河和阿马古河(阿尔卡角)作为北部界限。近二十年来，梅花鹿分布的区域缩小了十分之九。在梅花鹿从前成群栖息的地方，住上了朝鲜人。他们毁坏了森林，可怜的动物不得不往北部转移，然而在针叶林里生活不下去，不久就纷纷死亡了。目前，整个乌苏里地区只有三个天然繁殖场：1.大彼得湾的阿斯科耳德岛；2.苏子河上游右侧的山区（云白石一带)；3. 日本海沿岸的库卢姆别河和奈纳河（阿尔卡角）之间一块不大的地段。猎人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会到那里把梅花鹿全部打光。乌苏里地区的地方当局应该立即考虑如何保护这些繁殖场，现在还为时不晚。

第十二章　捕貂的朝鲜人

413

沿海地带的小河　朝鲜房子　水力舂米　奈纳河　朝鲜人捕貂的套子　移民的后果　阿尔卡角　宽大沟河　库佳河　旧教徒村　乌德海人　沿海地带的气候　物候学　植物和动物的分布区　阿马古河　驼鹿

往北去，沿海的阶地越来越高。尤其是山间小河河口两旁，阶地非常高，如：加帕克西、布拉（中国人叫羊角子）、托洛姆基、库卢姆别河、莫莫克奇和奈纳河。这些河流河口两旁的阶地，高达15米。莫莫克奇两岸的阶地一直伸进河谷，形成明显的石檐。阶地的基座挺厚。上部是由多棱的碎石混杂粘土而成。因而阶地上常常有沼泽。在这一带海岸，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丛丛的落叶松。

莫莫克奇河和奈纳河之间的沿海地带，地理情况是这样的：高峻的加巴季山的走向跟海岸相交，构成锐角。山那边是库卢姆别河流域，这边则有不少小河。这些小河只有乌德海人起的名字：亚舒河（地图上标作亚恰苏河）、乌亚赫基河、桑凯河、卡普蒂河、亚努扎河等。在这些小河中间，还有三座山峰（加巴季山、久哈涅山和烟筒尤子山），在亚舒河口附近还有一座孤峰，叫做哈达-布季角，航海图上注作奥日达尼耶山。

414

库卢姆别河以北，直到奈纳河之间，岩石分布如下：开头是安山岩，已呈柱状剥落（有的地方甚至呈扇形剥落），然后是含有鳞石英的英安岩和硅质页岩。莫莫克奇河口（亚历山大角）一带，山峰

都是由严重变质的石英玢岩和一种近似云英岩的质密岩石构成的。这种岩层还含有稀疏条纹状的硫磺。亚舒河和莫莫克奇河之间，群山起伏，有两条余脉伸入大海，形成海角。乌德海人把它们叫作乌赫角和科波奇角。

最后，在奈纳河沿岸有一种裸露的褐色岩石，这是经过严重变质的混合岩。

在奈纳河阶地底下，紧靠海边，我们找到了一座朝鲜房子，里面住着九个朝鲜人，都是单身汉。他们以捕蟹和捕貂为业。其中有两个是中国人打扮，有一个是乌德海人打扮。他们头上都留着辫子，前额剃得溜光。我原来一直以为他们就是中国人和乌德海人，直到后来才认出他们也是朝鲜人。

我刚走到房子跟前，就听见哗哗的流水声，接着还有一种沉重的敲击声。开头我并没怎么注意。后来听到这种响声一次又一次接连不断，便打听是怎么回事。张保说这是朝鲜人利用水力舂米。

这种舂米的工具，一般都安在小河旁边，装置的方法如下：用两个支架把一根能转动的小轴架起来，小轴上安一根挺长的横杆，横杆两头长短不一样。短头装上一个槌子，下面放着一个大木臼。另一头（长头）装上一个戽斗。河水顺着木槽冲进戽斗，戽斗增加了重量，开始往下沉，这时就把槌子撅起来。戽斗往旁边一歪，里面的水一下子淌出来，于是槌子又比戽斗重了，便向下坠落，正好打进大木臼里。

亚洲大陆上的东方民族中，朝鲜人最早发明利用水力。中国人就没有这种机械。这种舂米工具有时也可以安在院子里或屋子里。这时就不用戽斗，在横杆的长头上安一块板，用脚一踩，横杆就上下跳动了。这种活一般都是妇女干的。

从河边往回走，快到房子跟前，又听到仓房里有一种隆隆的声音，这是朝鲜人用手磨磨面。这种手磨分上下两扇，上扇顶上有个

短木把，磨面时就要用手把住这个木把不停地转动。要磨的粮食先倒进一个木槽里，从木槽一点一点灌进磨眼，然后又进入磨扇中 415
间的空隙里。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的出现引起了朝鲜人的不安。房子里面很宽敞，我们几个就占了一铺炕。德尔苏装做不懂得朝鲜话，仔细听他们互相说些什么。

从他们的谈话中，德尔苏听出来，这些朝鲜人中有几个淘金的，剩下的都是打猎的——他们原来住在库卢姆别河，在那里各有各的碓子房；如今到这里来，不过是为了寻找点食物而已。

9 月 27 日，用来勘察奈纳河。这条河在航海图上不知为什么标作亚霍载-桑卡。奈纳河长 20 公里，发源于卡尔图山。关于卡尔图山，下面还要谈到。开头，奈纳河从北向南流去，后来拐向东南。最后 10 公里从西向东流入大海。在这条河拐弯的地方，有一座碓子房。碓子房前有一条小道直通正西。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率领考察队就是从这条小道来的。

朝鲜人的碓子房格局不大，墙是用圆木搭的，房顶两面坡，坡度不陡，是用树皮盖的。朝鲜房子往往有两三扇窗户，一面一扇。还有两扇门，朝鲜房子的门总是朝河开的。房子内部结构，跟中国房子一模一样。里面有一个灶坑，上面安着一口铁锅。有睡觉的炕，炕底下走烟，就把炕面烧热。屋里的设备都很粗笨，做得毛糙，这是为了要搬走时可以毫不惋惜地把它扔掉。所以，朝鲜人的碓子房无论从外表的建筑式样，还是从内部的陈设，都可以很容易跟中国人的区别开来。

这时正是秋天，朝鲜人已经开始捕貂了。我们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看到了朝鲜人捕貂的工具，他们把它叫做“桥”。这种“桥”往往是用风倒木做的，从这岸架到对岸。如果哪个地方适于架“桥”，附近又没有风倒木的话，有时也特地伐树架“桥”。“桥”中间

设置一道用细树枝编的栅栏，栅栏中间留一个小口，口里吊着一个用马尾打的活套。圆木两边都砍得溜光，不让貂从旁边绕过栅栏。套子的另一头拴在一根小木棍上。小木棍一头搭在小支架上，另一头拴着一块有三、四公斤重的石头。貂从"桥"上跑过时，一下子被栅栏挡住了，就会想法绕过去，可是两边都砍得光光的，绕不过去；于是它想从小口钻过去，一下子就被套住了，再使劲一挣，就把支架上的小木棍拽了下来。石头落进水里，便把这个珍贵的野兽也带进水里了。

416 朝鲜人认为他们捕貂的方法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种套子非常灵，从来不会让貂逃掉。此外，貂沉在水里，可以保持皮毛的完整，以免被乌鸦或松鸦鹊坏。朝鲜人的套子跟中国人的套子一样，套住的常常不是貂，而是松鼠、榛鸡和其他小鸟。

奈纳河谷，是一片烧焦了的树木——这个地方几年前曾经着过一场野火，把针叶林都烧光了，如今又长出一片幼林，有桦树、落叶松和山杨。

傍晚，我们返回住地。

德尔苏不大喜欢朝鲜人，因此尽管外面天又冷，风又大，也不肯在房子里过夜。他在海边上，靠着阶地找到了露宿的地方。

晚上，吃过饭以后，我去看看他在干什么。德尔苏盘腿坐着，正在抽烟。我觉得他找的这个地方好象非常舒服，我也在火堆旁边烤火，一边喝茶，一边跟他聊天，倒是挺不错的。

"德尔苏，"我对他说道，"我很想你。你一不在身边，就好象缺少点儿什么似的。"

"谢谢长官，"他笑着回答说，"谢谢。我的也是这样，你的一个人山里的走，我的不放心。"

他欠身让出一块地方。我挨着他坐下，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朝鲜人。

德尔苏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代。那时候，除了赫哲人和乌德海人外，别的什么人都没有。不久中国人来了，接着俄国人也来了。日子一年比一年不好过。后来，朝鲜人又来了。森林常常着火，貂跑得越来越远，其他的野兽也都比从前少了。如今海边上又出现了日本人。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德尔苏不作声了，陷入沉思中。遥远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呈现在眼前。他完全沉浸在回忆里了。我也深思起来。的确是这样，沿海地带的移民正在迅速增加。原始森林眼看就要完全毁灭，野兽当然也就要绝灭了。

我们俩默默地坐着，各自按着自己的思路考虑同一个问题。

“以后的，怎么过呢？”突然，德尔苏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没关系，老头儿，”我回答他说，“咱们这辈子总算够用的了。”

这时候张保来到我们跟前，笑着说，有一个朝鲜人在黑暗里踩了另一个朝鲜人的脑袋，那个朝鲜人为了报复，端起小米粥，泼了他一脸。我们的话题一下子又转到别的上去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北走。

天阴沉沉的，但是还没有下雨。

奈纳河以北，直到阿马古河为止，是一片安山岩和石英斑岩质的凝灰岩。尤其是阿马古河附近（别尔金角和阿尔卡角）的裸露的 417
岩层十分有趣。在凝灰岩混杂的岩层中间，有许多结核孔洞。这些结核孔洞被方解石和一种松软的绿泥石所填充。

航海图上，在这一带海岸上标出两座石门：一座小点的就在岸边；另一座大点的在海里。如今只剩下紧靠岸边这一座石门了。乌德海人把它叫作桑加苏，意思是多孔的岩石。中国人把它叫作窟窿嘴子[28]。

关于这些带窟窿的岩石，当地的土人有这样的传说：从前有

一部分乌德海人住在纳赫托胡河，还有一部分住在绍奥米河。绍奥米河的乌德海人从纳赫托胡河人那里娶来许多姑娘做妻子。按照风俗习惯，绍奥米河人也得把他们的姑娘嫁给纳赫托胡河人，可是他们不肯这样做。有一次，纳赫托胡河的乌德海人趁绍奥米河的男人都不在家，出动人马到那里去抢亲，他们需要多少，就抢走多少。绍奥米河人一听说，就驾小木船前来追赶。当他们追到桑加苏角时，不但沒有做祷告，反而一边大喊大骂，一边把船驶进石门。他们看见石门顶上落着一只潜鸟。可是这只潜鸟幷不是一只普通的鸟，而是泰穆(海神逆戟鲸)变的。有个乌德海人朝它开了一枪，沒有打中。拱顶轰隆一声塌了，把两只船上的二十二个人都埋葬在海里。

过了桑加苏石门不远，小道离开了海岸，翻过山进入宽大沟河(阿马古河的支流)。宽大沟长约 30 公里，跟奈纳河发源于同一条山脉。宽大沟刚一离开源头，也是先经过一带深涧，深涧里乱石重叠，然后河谷才逐渐宽阔。河的上半段从西北流向东南，后来突然拐向东北，沿着海岸流去，当中有一条不高的山脉把它跟海岸隔开。这条山脉叫作昌戈蒂卡拉尼山。

再往前去，有两个海角，名叫纽姆梅角和拉阿姆奇角，接着在阿马古河附近还有一个海角，俄国人起名叫作别尔金角。别尔金角旁边是个不大的海港——拉佐恰罗瓦尼耶港。

宽大沟从丛山峻岭中奔腾而出，到了平地就渐渐平缓了。河水蜿蜒曲折地从河谷里流过，幷且过早地出现了石滩，几乎快到海边才跟阿马古河汇合。

翻过山，小道先是贴着河右岸走，然后穿过烂泥塘拐到左岸，接着又回到右岸，沿着右岸一直伸到河口。宽大沟的上游长着茂盛的针叶林，下游是一色的阔叶林，有杨树、柞树、桦树、黑杨、山杨、槭树等。

宽大沟这段路，我觉得太长了。我们中途休息两次，然后继续往前走，一心盼望马上就能看到大海。树林终于渐渐稀了；小道爬 418
上一座小山岗，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阿马古河风景如画的宽阔河谷。河对岸有一座旧教徒村。我们喊了两声。有几个小孩给我们送来一条小船。我们一路上耽搁太久，引起了麦尔兹利亚科夫的不安。士兵们本想前来迎我们，由于旧教徒的劝阻，才没有来。

过了不一会儿，我已经走进旧教徒的农舍，坐在桌子旁边，一边喝牛奶，一边听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的报告。我来到阿马古的消息，马上传遍了全村。

旧教徒纷纷来看我，十分殷勤。来了就是客人，只好接待，并表现出同样殷勤的样子。

接着，我们一连休息三天。好好歇一歇，养足精力。我每天都到海边去观察四周的地形。阿马古河（乌德海人叫阿穆利，中国人叫阿马沟），由三条河汇流而成：一条是阿马古本身，另一条是宽大沟（我们就是沿着它走来的），还有一条叫库佳河，也是从右侧注入阿马古河，只是比宽大沟稍微往上一点。所以，如果从海里往陆地上看，你就会无意之中把库佳河当作主流了。其实，主流是从北面来的，它的河谷被山挡住了，所以从海里一点也看不见。

库佳河是一条小河，长约 20 公里，水流湍急，石滩很多。它也发源于卡尔图山，流经宽阔的河谷。上游的河谷，是一片片烧焦了的枯树。如今新长起了幼林，主要有白杨、落叶松和白桦。靠近海边，两边的山顶上大都是针叶树了。

旧教徒住在阿马古河下游的河谷，这里从前显然是一个海湾。库佳河和宽大沟都曾经独自流入大海。后来海湾被河水冲下来的砂土淤住了，于是发生了常见的造陆过程。河左岸直到现在还有一块长条形的泥炭沼泽，不过这块沼泽也处在干涸期。如今，阿马古河在别尔金角旁入海，河口附近形成一个小水湾。这个水湾只

有一条狭窄的河汊子跟大海相连。

旧教徒村阿马古，共有十八戶人家。属于头一批移民的有七戶，是1900年从刀毕河搬到这里来的。这些旧教徒虽然居住在边远的山区，却依然保持着纯正的大俄罗斯人的模样。家族的宗法制、服装用具、衣服上绣的花和木头上刻的花纹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想起古代的罗斯，使我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一下子倒退了好几个世纪似的。最有趣的是看他们把“老皇历”也当成了珍宝：那些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在俄国早已无人过问的事，在这里却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419 日本轮船常常到这里来，俄国船偶尔也来。所以居民都到日本去买日常生活用品，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从陆路长途跋涉，到奥耳加湾去买东西。他们以种地和捕貂为业。他们捕貂采用各种方法：用中国人的方法，也用朝鲜人和乌德海人的方法。此外，他们也从事捕鱼和打猎，比如打鹿和驼鹿等。尽管他们的衣服和室内陈设并不显得怎么奢华，但是处处都看得出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富裕。他们的牛马成群。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八十二匹马和八十四头牛。

阿马古河除了旧教徒之外，还住着一家乌德海人。这家有老俩口和三个成年的儿子。这里的旧教徒有一件事值得赞扬，就是他们来到阿马古河以后，不但不欺侮当地的土人，反而尽量帮助他们，教给他们种地和饲养牲畜。如今乌德海人已经学会了俄国话，也养牛养马，还修了洗澡间。

沼泽旁边有一带阔叶林，旧教徒常常在林子边上不很深的地方挖出东西来，有珠串、耳环、手镯、纽扣、箭、矛和人的骨骸。我观察了这个地方，也发现有人居住的遗迹。在旧航海图上，阿马古河口一带曾标出许多土著帐篷。那个乌德海老头告诉我，大约三十年前，这里的确住过不少乌德海人，后来都得天花死了。鲍戈柳勃

斯基也说，1870 年在阿马古河一带的海岸上住着许多土著。

这一带沿海地方，在气候方面跟锡霍特山脉以西的地带差别悬殊。这里的夏季潮湿而凉爽，秋季很长，气候温暖宜人，冬季又干燥又冷，春季却来得很晚。头半冬一点雪也沒有，直到二、三月才开始下雪。但是，十一、十二两个月，风特别大。平常，风都是从卡尔图山上刮过来。据旧教徒观察，如果西山的上空晴朗无云，就一定是好天；如果一早晨山上有积云不断往上升，就一定有猛烈的西北风。一个月三十天里头，大约只有五天沒有风，天色阴沉。有十天刮六级风，剩下的十五天可以说是刮五级风。天刚放亮时，一般都沒有风，太阳一出来就开始刮，越刮越大，下午两点钟达到顶点，于是风力渐渐减弱，到了半夜，风就完全息了。

在南乌苏里地区，把锯末埋在土里，很快就会腐烂，变成肥料。可是在沿海地带，锯末埋上三年也不会烂，这大概是因为夏季冷雾弥漫，土壤温度低的缘故。

阿马古河一带，第一次降雪的时间大约是十二月中旬。秋季 420
漫长而温暖，因而青草并不枯干，只是一点一点地蔫下去。在湿润的地方，塔头下半部的青草还是那么绿油油的。这样，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牛羊都可以放牧。马也是到了春天才需要另加点饲料。旧教徒说，他们刚搬到这里来的那一年，干饲料一点也沒有，一冬天牛马全靠在野地里放牧，而且据他们观察，一点也不掉膘。

由于这里的春天来得晚，旧教徒直到五月才开始种地，八月打草。因为夏天阴冷多雾，庄稼成熟得晚，到九月底才动镰收割，有时还要拖到十月中旬。各种蔬菜长得都很好，特别是马铃薯长得最好。只是香瓜和西瓜都长不成。这里的植物开花结果的时间，跟乌苏里江流域属于同一纬度的地方相比，几乎要晚一个月。

阿马古河的植物，跟它的气候一样有趣。山上长着挺多紫杉。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树木在沿海地带并不是到处都有，就是有

也是一小簇一小簇的。穆图河以南，紫杉只是单棵生长，并且夹杂在其他树木之间。这里的椴树沒有南乌苏里地区那么高大，但是树干十分粗壮，沒有窟窿。乌苏里江上游和再往南去的地带，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椴树虽然长得很高大，可是都是空心的。阿马古的赤杨也很高，不仅河两岸有，而且背阴坡上也有。柞树长得不大，树皮发白（南边的柞树树皮发黑）。橡子虽然也能成熟，但是自己不会落到地上，只有秋季刮大风的时候，才能刮落下来。显然，这里的树木生长病瘤的现象，比锡霍特山以西也少，即使有，也是在河流的上游地带才能看到。在南乌苏里地区，这种木瘿长得异常大。阿马古河的红松、落叶松、云杉、冷杉、桦树、山杨都生长得很好，可是榉树、槭树以及一切硬木都长得不好。刺龙牙十分少见，长得干巴巴的，而且树梢都枯死了。阿马古河可以算作山葡萄和胡桃楸分布区的北部界限。山葡萄长得矮小，只生在向阳坡背风的地方，就是这样，果实也不成熟。到了库松河两岸（再稍微往北一点），山葡萄便完全绝迹了。至于胡桃楸，阿马古的农民从来沒看见过，只是有一次发大水，把一根带着新鲜叶子的树枝顺河漂到这里。他们从而得出结论：河上游什么地方一定有一棵胡桃楸。

421 大海对植物的影响极其有趣。比如海边生长的金丝桃、乌头、藜芦，比山里生长的毒性要小。同样，海边的毒蛇、胡蜂和黄蜂，毒性也要小一些。

阿马古河附近，还能养活蜜蜂，但是要精心照料。过冬的时候，要把蜜蜂仔细盖好，还得多留一些饲料。从外地引进的蜜蜂，采蜜十分困难。为了寻找蜜源，往往需要飞到很远的地方。旧教徒发现：如果真正能产蜜的植物稀少，蜜蜂也会从别的植物上采蜜，有时甚至从藜芦上采蜜。不过这种蜜有毒，蜜蜂容易得病。如果把好蜜拿给蜜蜂吃，它们就会马上把有毒的蜜从蜂房里扔掉。再

往北去，旧教徒也试验过养蜂，但都没有成功。

阿马古一带在动物地理学方面也很值得自然科学家加以研究。比如黑熊从南往北，走到库卢姆别河为止，再不往北去了。老虎出没，有一定时间。豹则根本没有人碰见过。七年之中，旧教徒只是在山顶上看到过一次豹的脚印，可是他们也拿不准，究竟是豹还是小老虎。胡狼类的"野狗"也很少见。

山西坡天冷得早，所以那里的貂啦，松鼠啦，也都赶快长好绒毛，比海边几乎能早一个月。据旧教徒说，他们头一次来到阿马古时，曾经在这里看到过鸨。1904—1905 年，鸨还偶尔出现过，可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大约两年前，有一次突然在庄稼地里出现了几只野鸡。这几只野鸡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年，野鸡也绝迹了。有一回，有人在海边上看到，在动物尸体旁边落着一只大老鹰，灰褐色，长长的脖颈光秃秃的，没有羽毛。根据他们说的形状判断，是一只秃鹫。这只秃鹫大概是从中亚偶然飞到这里的。阿马古河是雷鸟分布区的南部界限，同时又是绿啄木鸟分布区的北部界限。

10 月 4 日发出命令：准备出发。现在我打算溯阿马古河而上，一直走到河源，翻过卡尔图山，再顺库卢姆别河回到海边。

旧教徒对我说，这两条河都有不少石滩，山上乱石重叠，劝我把骡子留在村里，背着背囊徒步走。于是我决定只跟德尔苏一起去。

我估计靠我们随身带的干粮只能走完三分之二的路程，所以跟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说好，让他派乌德海人萨列带两名士兵把粮食运到王新砬子，并要放到显眼的地方。

第二天，10 月 5 日下午两点，我们背着沉甸甸的背囊出发了。422

阿马古河长约 50 公里，发源于卡尔图山，从西边绕过山麓。阿马古河一开头向东北流去，然后折向正东，快到海边时才稍微有点

偏南。阿马古的支流值得提到的有：东南岔，长 19 公里，溯河而上，翻过山就是库松河。整个阿马古河谷和两侧的山峦都长着茂密的针叶混交林。这种木材适于作建筑材料和制造家具。

植物的生长期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大部分显花植物都已经枯萎，只有很少几种植物还有一线生命。属于这类的有：珍珠香青，叶背带毛；一种特殊的紫菀，茎色深多毛，篮状花序，花紫色，呈鳞状；大叶柴胡，伞科植物，叶面有突起的弧状叶脉；最后是茗葱，叶子跟铃兰相仿。

我们沿着依稀可辨的羊肠小道，来到东南岔注入阿马古河的地方。这里离海大约有 10 公里。东南岔河口旁边有个悬崖，旧教徒用中国话把它叫作砬子，并且把它当作动词 лазить 的派生词①。的确是这样，要想过“砬子”，非得用两手把着石头，肚子贴地爬不可。

我们大约又走了一公里，便在一块砾石滩上安下宿营地。

离太阳下山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打猎，便溯东南岔河往上走。碰到头一座山便爬了上去，在一根倒木上坐下来，观察四周的地形。这里居高临下，可以看到阿马古河、库佳河、宽大沟和沿海的地带。这时正是落叶纷飞的时节。森林的景色一天比一天暗淡、单调，没有生气，说明冬天即将来临了。只有柞树林还满枝的叶子，不过这些叶子也都枯黄了，因而显得更加凄凉。灌木丛脱去了华丽的盛装，变得彼此极其相似。黑色的寒冷的大地盖满了落叶，沉浸在昏睡的状态中。植物正顺从地、毫无抗拒地等待着死亡。

我完全陷入沉思中，以至于忘记在这黄昏时刻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突然听到身后有一阵剧烈的响声。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动物长得奇形怪状，背部隆起，腿长着白毛，把大脑袋向前伸着，在

① 俄语的лазить（爬）跟汉语的“砬子”读音相近。——译者

森林里奔跑。我举起枪刚要瞄准，但是有人已经抢在我前头。只听砰的一枪，这只野兽应声而倒。过了不一会儿，我看见德尔苏从陡立的山坡上下来，朝野兽倒下去的地方走去。

被他打死的这个动物，原来是一只驼鹿。 423

这是一只三岁的小公鹿。身长（从上唇直到尾梢）2.2 米，身高（从蹄掌到耆甲）1.7 米。体重大约 240 公斤。

这个动物的长相真够难看了：脖子挺粗，脑袋挺大，向前伸着，脸又大又蠢，从鼻端开始向下弯曲。毛挺长，有光泽，滑溜溜地贴在身上，毛深褐色，有点发黑，四肢的毛色浅。驼鹿是一种小心谨慎的野兽：只要受过一次惊，就会离开原来栖息的地方，很长时间不再回去。一旦有猎人追逐，它就会疾走，有时还会大步跑。驼鹿非常爱在沼泽地带的水泡子里洗澡。它一受伤就急忙逃跑，不过在发情期变得很凶猛，不但进行自卫，还会扑人。这时驼鹿就用后蹄着地，直立起来，把两只前蹄交叉到一起，竭力用前蹄把敌人踢倒，然后毫不留情地踩死他。

阿马古河是驼鹿分布区的南部界限，驼鹿沿着这条河走到海边。随着严寒的到来，驼鹿开始向西迁移。11 月在锡霍特山附近还可以看到驼鹿，可是到了 12 月，驼鹿全部迁移到比金河流域去了。比金河两岸的密林中没有冰凌，驼鹿可以找到足够的食物和适于生存的条件。从外形上看，乌苏里地区的驼鹿跟欧洲驼鹿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角的形状不大一样：它没有那么多的分枝，与其说象驼鹿的角，倒不如说象马鹿的角。

德尔苏动手剥鹿皮，把肉切成一块一块。这种情景叫人看了并不愉快，不过，他干活那种麻利劲很值得欣赏。他那把刀真使到家了，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没有一刀是白费的。显然，他干这种活非常熟练。我们商量好了：鹿肉我们只带一点就行了，剩下的让张保和福金想法给旧教徒和考察队带回去。

424

第十三章　瀑布

遇虎　禁地　德尔苏和乌鸦　阿马古河上游
瀑布　祭奠　卡尔图山　牙疙瘩　夜宿山中
进入库卢姆别河谷　关心动物

晚上，吃过饭以后谈起打猎的故事。德尔苏讲，我们听。这个人的一生充满了极为有趣的奇遇。德尔苏讲有一次他去打马鹿，那正是采鹿的季节。这故事总有十年了，发生在二道沟河（刀毕河支流）的河源一带。这里，洪水在山上冲出一道道又长又深的冲沟；冲沟陡削的斜坡上长满了树木。德尔苏带着一支枪、一把猎刀和六发子弹。离宿营地不远，他看见了一只马鹿，就开枪把它打伤了，可是伤势很轻。马鹿打了个前失，很快就又站稳了，跑进了树林。赫哲人在树林里赶上它，又连开四枪，都沒有打中要害，马鹿继续往前跑。这时，德尔苏打了第六枪，也是最后一枪。这回马鹿一头栽进冲沟里。这条冲沟跟另一条同样的冲沟相连。马鹿正好掉在这两条冲沟接头的溪水里，只有肩、颈和头搭在石头上。受伤的马鹿抬了几次头，看样子已经奄奄一息。德尔苏在石头上坐下
425 来，抽起烟，等着马鹿断气。他抽了两袋烟，那马鹿才嚥下最后一口气。于是德尔苏走到马鹿跟前，想连头带茸角一起割下来。不过，这个地方干活很不方便：溪边长着一棵粗大的赤杨。德尔苏无论怎么比试，也只能采取一种姿势。他跪下右腿，左脚蹬住小溪里的石头。他把枪甩到背后，动手给鹿开膛。他还沒来得及割第二刀，突然透过哗哗的水声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沙沙声。他刚想回过头去

看看，这时发现一只老虎已经到了身旁。老虎伸出一只爪子要往石头上迈，可是一下踩空了，那只爪子落进水里。德尔苏明白他只要稍一动弹，就完蛋了。他趴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连气也不敢喘。老虎瞥了他一眼，看到的是一个静止的身影，就想继续往前走。可是，它觉察到这个静止的东西既不是树桩子，也不是石头，而是活物。它两次转过身子来，使劲儿地闻着空气。活该德尔苏不死，他趴的地方是下风头，老虎站在上风头。这个可怕的野兽没有嗅到鹿血的腥味，开始往峭壁上爬。砂石从老虎的爪子底下纷纷落到溪水里。老虎已经爬到顶上，这时忽然闻到生人气味。老虎背上的毛直竖起来，狂怒地咆哮着，甩起了尾巴。这时，德尔苏大声喊叫着，顺着冲沟就跑。老虎一下子扑到死鹿跟前，用鼻子闻了半天。这下子可把德尔苏救了。他出了狭谷还跑了好久，就象是一只被狼群追赶着的狍子一样。

这时他明白了，那只死鹿不该归他所有，是属于老虎的。难怪他连打六枪还没打死。德尔苏感到奇怪的是，当时他为什么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到那个地方去了。那里对他来说永远成了禁地。他已经受到了警告……

晚饭后，我和士兵福金躺下睡觉，德尔苏和张保睡在一边。他们负责照料篝火。

夜间我醒来。月亮周围有一圈白点——这表明明天早晨一定有霜冻。果然，黎明前气温迅速下降，水坑结冰了。

张保和德尔苏最先醒来。他们往火堆里添了柴火，烧好了茶，这才把我和福金叫醒。

乌鸦真是一种奇怪的鸟——不管什么地方有肉，马上就能知道。太阳刚刚给周围的山巅抹上一层金黄色，就有几只乌鸦在我们的宿营地附近出现了。它们此呼彼应地高叫着，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有一只乌鸦落在我们跟前的树上，聒噪不休。

426 “嘿，你这该死的！看我马上把你揍下来。”士兵福金说着，伸手去摸枪。

“不要，不要打，”德尔苏劝住他，“他的不碍事。乌鸦也想吃。他的来看看，人的有沒有。不行——他的飞走。我们一走，他的就蹦到地上，有什么剩下了——就吃。”

那只乌鸦仿佛是为了证实他的话，从树上飞走了。福金听这番话似乎蛮有道理；他把枪放回原地，尽管这些乌鸦比刚才飞得更近，他也不再咒骂它们了。

德尔苏说的完全对。“揍”乌鸦的习惯是猎人的一种残酷的游戏。甚至有教养的人有时候也拿打乌鸦取乐。打乌鸦就象打瓶子一样，因为黑色的乌鸦是一种很好的射击目标。

乌鸦应该算作益鸟，而不是害鸟。乌鸦吃掉密林中的动物尸体、河流两岸的臭鱼、海浪抛来的软体动物，特别是人住处的各种垃圾。它们是很难得的卫生员，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乌鸦对生产的危害跟它的益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离开这个宿营地，我们就分手了。张保和士兵福金往回走，我和德尔苏继续前进。

从这里起，阿马古河谷越来越窄，河上的石滩也越来越多；山中出现了一堆堆乱石和一片片被野火烧光了树木的空场；不过下面的河谷里，树林越来越浓密；阔叶树林里混杂着许多针叶树。在离海大约 20 公里的地方，阿马古河又分成两条支流。一条大一点的从西面绕过卡尔图山，另一条小一点的从南面流过来。从这两条支流的汇合点起，是一片片接连不断的火烧场。我们蹚过两次河，后来不知不觉地走到右岸上。再往前走，河谷就越象山峡了。有些悬崖的形状非常奇怪。它们正在慢慢地毁坏，变成乱石堆。有时，一块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后面带着不少碎石。于是一股碎石和被撞断的枯树的洪流便倾泻到河谷里。难怪乌德海人害怕这

个地方，他们认为这里是恶魔居住的地方。我和德尔苏一边走一边讲着打猎的故事。忽然，他向我作了个手势，让我站住。我们仔细地听着。远处传来一阵响声，既象地下的轰隆声，又象远处的雷鸣。

“瀑布。”德尔苏用手指着河说。

我抬头一看，看见水面上漂浮的泡沫。

我们加快步伐，半小时后果然到了瀑布跟前。

在我见到的瀑布里，阿马古瀑布要算是最美丽的了。河槽是 427
一条狭窄的走廊，两壁往里弯进去一点，河水象是从管子里流过似的。到一个地方这根管子突然断了。在这里便形成了高达 8 米的瀑布。然而，那走廊的两壁还往前伸出一段。由此可以断定，从前瀑布的位置是在前面，如果能够测量出来一年之中水流把形成瀑布的这一段河床冲掉多少，那么就可以判断出瀑布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还能存在多久。瀑布穿过的岩层是红棕色的海绿石砂岩，夹杂着十分致密的胶结物。水是碧绿色的。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那白色的泡沫和蓝中透绿的水，以及两边红棕色的石崖，石崖上五颜六色的石蕊和绿油油的青苔，构成一幅幽美动人的图画。瀑布底下，水流有漩涡。多少年来，瀑布冲蚀着两旁的岩层，形成一个深潭。我走到潭边，似乎觉得这直泻而下的瀑布，有时震得大地都颤抖。

这时我忽然闻到烟火味。转身一看，原来德尔苏正在笼火。接着，他开始解背囊。我以为他想在这里住下，就劝他再往前走走。赫哲人表示同意，可是仍然解下背囊。他从背囊里取出一块糖、两根火柴、一块面包和一张烟叶。他用一只手拿着这些东西，另一只手拿着一小块红火炭，口中念念有词。他那神情十分严肃，眼睛向下看着地面。瀑布的哗哗声震耳欲聋，我没法听清楚他叨咕什么。后来他走到悬崖边上，把那些东西一股脑儿扔进了

水里。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他。

“我们的常常这样，”他回答说，“他的，”他指着瀑布，“和雷一样，鬼的赶走。”

连我看到这瀑布，都产生出一种又惊恐又着迷的感觉。它好象就是活物，具有可怕的力量。何况他们赫哲人本来就认为万物有灵，瀑布在他们的心灵上会留下什么印象，是可想而知的！

德尔苏默默地收拾他的背囊。我为了向他表示，我也愿意随和他们的风俗，随便掏出一块鱼干，也拣起一块柴火，走到瀑布跟前。

德尔苏一看我要把这些东西扔进水里，连连摆手，跑到我跟前；他的神色十分慌张。我明白了，他是不让我扔。

“不要，不要，长官！”他又急又怕地说。

428 我把柴火头和鱼干交给了他。他把柴火头扔到火堆里，把鱼干扔到树林里。然后他背上背囊，我们又继续往前走。路上，我开始问他为什么不让我把柴火头和鱼干扔进水里。德尔苏立即对我解释说：往水里只能扔水里沒有的东西。烟叶可以扔进水里，鱼只能扔到地上。可以往水里扔点火——只能扔一小点火炭，扔大块的柴火头可不行，同样也不能往火上浇水，不然的话，火和水都会发脾气的。此后，我就暗自决定再也不参与这类事了，以免象他说的，使我们俩都遭到灾祸。

我们又走了半公里，安下宿营地。

第二天，10 月 7 日，我醒来的时候，德尔苏已经起来了。可能我睡的时间太长，因为他已经打好背囊，耐心地等我醒来。

“你干吗不叫醒我呢？”我问他。

他回答说，今天我们要爬高山，所以必须养好精神，把觉睡足。

临出发之前，我看了看气压计：示度是458米。看样子，今天天气一定平静而温暖。我们从宿营地就开始攀登卡尔图山，这条山脉的走向是由东北伸向西南。我们越往上走，眼前的地平线越开阔。一眼望去，周围看不见一点树木：甚至连一棵干枯的小树也沒有。这样的山峰，景色特别凄凉。由于沒有森林，也沒有林下的灌木了，也沒有青苔；雨水冲走了地面上薄薄的植物覆被，露出光秃秃的石头。无论你往哪里看——到处都是单调而死气沉沉的景象：灰色的悬崖和灰色的乱石堆。卡尔图山是一片既无生命而又无水的荒漠。

我们登上的头一座山峰有900米高。在山顶上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又继续前进。第二座山峰高度跟头一座差不多，但是由于我们先是下到山坳里，然后又爬上去，所以它显得要高得多。到了第三座山顶上，气压计的示度是1,016米。

我看看表：大小针都指着正午。就是说，我们花了三个半小时，只"拿下"了三座山峰，而主峰还在前面。

我渴得要命。忽然看见一棵牙疙瘩，它已经冻了。我贪婪地吃起来。德尔苏诧异地望着我。

"他的叫什么名字？"他问道，一边摘下几颗野果放在手掌上。

"牙疙瘩，"我回答说。

"你的知道，"他又问："他的能吃吗？"

"能吃，"我回答说，"难道你不认识这种野果？"

德尔苏回答说，他常常看到这种野果，但是不知道它能吃。

有的地方牙疙瘩非常多，整片整片的空场好象都涂成了深红色。我们一面摘着野果，一面慢慢地向前走，不知不觉登上了高达1,290米的山峰。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雪，雪厚大约15厘米。

根据旧教徒的观察，锡霍特山1907年第一次降雪是在9月

20 日，卡尔图山则是 10 月 3 日。降下之后就不再融化。10 月 7 日，降雪线下降到海拔 900 米。

我们从这里往南拐，开始攀登第四座高峰(1,510 米)。这座山更难爬。我们渴极了，不得不一个劲儿吞雪。

卡尔图山东坡非常陡峭，西坡平缓。在这里可以观察到山的毁坏过程。山顶上有许多碎石不断往山下滚；这些碎石渐渐把河谷填满，把一块块肥沃的土地和幼小的植物埋在下面。森林失火的结果就是这样。

尽管我们拚命往上爬，想要在这一天爬上最高峰，结果还是沒有成功。太阳一落，便又要刮起寒冷的西北风来。应该考虑宿营的问题了。因此，我们从山脊上往下走，在西坡上寻找宿营地点。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三件事：第一要找到水，第二要找到柴火，第三要找到避风的地方。我们很幸运，立即找到了一个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方。在离山凹一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偃松。我们钻进了这片偃松丛，安置下来，还挺舒服。用雪可以代替水。在偃松丛中有许多枯株，我和德尔苏拾了不少柴火，把篝火烧得旺旺的。在迎风的那面支起了一幅帐篷，把松树叶垫在身底下，树叶上铺上狍皮。

这是个明亮而寒冷的月夜。德尔苏的预料完全正确。太阳刚一下地平线，立即刮起了凛冽的寒风。风刮得偃松的枝条东摇西摆，把篝火的火焰刮得挺高。帐篷被风吹得象船帆一样鼓起来，我很怕它从支杆上给掀掉。一轮明月照亮了大地；白雪闪闪发光。光秃秃的卡尔图山现在更加荒凉了。

430 白天走得太累了，我们在篝火旁坐了不一会儿，就早早地躺下睡觉。

早晨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大雾。过了一会儿，一切都清晰可见；又下起雪来。幸亏昨天我们找准了方向，所以今天从宿营地一出发，马上知道应该往哪里走。

我们吃了些面包干，喝足了茶之后，又开始攀登卡尔图山。现在我们就要爬上海员们称之为阿马贡秃山的最高峰了。不知是因为精力充沛，还是因为大雪天急于赶路，反正我们相当快就爬到了山顶。这座山高达 1,660 米。库卢姆别河（乌德海语叫库列）从这里发源；根据旧教徒测量，这条河流长 50—60 公里。这条河跟阿马古河一样，形成一条曲线，只不过是方向不同，它是朝正南和东南弯过去的。当我们下山走到 1,200 米高度时，雨代替了雪。这是非常讨厌的；但是沒有办法，只好忍受。

我们在火烧场里足足走了 5 公里，一直下到 680 米时才看到了活生生的林木。这是沿着小河旁生长的一小条狭窄的混交林带，主要有白桦、冷杉和落叶松。

快到晌午，雨更大了。秋雨跟夏天的雨大不相同；人很容易感冒。我们都冻僵了，不得不早点宿营。不一会儿我们就找到了一座用树皮搭的窝棚。从这座窝棚的盖法和其中一些遗弃的东西看得出，这是朝鲜人盖的。我们把它修理一下，捡来了柴火，笼火烤衣服。下午四点左右雨停了。沉重的云幕撕裂开来，于是我们看到了白雪皑皑的卡尔图山。

太阳落下地平线的时候，西半天是一片血红的晚霞。晚霞消失后，月亮出来了；月亮周围又是一圈浓重的白点和一个大光圈——这是明天又要下雨的可靠征兆。

晚上，我记下自己的观察，德尔苏用铁叉子烤鹿肉。吃晚饭的时候，我把一块肉扔进篝火里。德尔苏一见，赶紧把它从火里抢出来，扔到一边。

“干吗把肉往火里扔？”他很不满意地问我，“怎么可以把他白白烧掉！我们的明天走了，别的人会来——他的吃。把肉扔到火里，他的就完蛋了。”

“还会有什么人到这儿来呢？”我反问他说。

“怎么什么人？”他惊异地问道，“貉子啦，獾子啦，还有乌鸦啦；乌鸦的沒有——老鼠的来，老鼠的沒有——蚂蚁的来。深山老林，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

431 我明白了：德尔苏不仅关心人，而且关心动物，甚至象蚂蚁这样的小动物他也不能丢开不管。他热爱大森林及其中的一切活物，并且千方百计关怀它们。

我们的话题转到打猎上，还讲到偷猎的人以及森林失火的情形。

我们俩不知不觉一直扯到半夜。最后德尔苏开始打盹了。我合上了笔记，裹上毯子，又往篝火跟前凑了凑，躺下就睡着了。夜里，我朦胧中听到他又添了点火，并把他的帐篷布盖在我身上。

第十四章　艰苦的路程

库卢姆别的剝蚀河谷　　蹚水　　马弗峰　　精疲力尽
冰冻　　风倒木　　发烧　　恶梦　　饥饿　　海岸
王新砬子　　失望　　“雷厉号”鱼雷艇　　脱险　　回到阿马古　　A.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离队

拂晓又是严寒。泥泞的大地冰冻了，在脚下嘎吱嘎吱响。河面上雾气弥漫。这说明水的溫度比空气的溫度要高得多。临出发之前，我们把剩下的干粮又检查了一遍。背囊里的面包，还可以吃两天。对于这件事，我不感到恐慌。按照我的估计，这里离海边已经不远了，到了王新砬子就会有吃的，乌德海人萨列一定会领着士兵把干粮送到那里。

一夜的工夫，我们的鞋都烤干了。太阳一出来，我跟德尔苏穿好衣服，精神饱满地朝前走去。

库卢姆别河谷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剝蚀河谷，比它更有代表性的，我从来沒有见到过。被两岸的悬崖峭壁挤紧的河水从崇山峻岭中间穿过，蜿蜒曲折。好象山脉为了挡住河水的去路，步步设下障碍，但是河水强行打开一条入海的道路，终于取得了胜利。

四周的群山上可以说一棵树木也沒有。只在河两岸，好象镶边似的长着两条细长的林带。这里的植物主要有：落叶松、云杉、桦树和赤杨。山根底下开阔的地带，长着山刺玫和花楸，花楸旁边是岩生蒿，这种岩生蒿从主茎上就开始长叶子。冷眼看去，谁也不会猜想到它跟草地上的野蒿是亲姊妹。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碰

到了杜香和许多蕨类植物。有一种蕨类植物叶子不大，呈透笼状，另一种叶面是褐绿色的，背面有点发红，还有一种，叶子极其普通，却长得十分精致。

库卢姆别河河谷一条道路也沒有，所以我们只好走荒地。我们不愿意蹚水过河，想沿着河岸走走试试，但是不一会儿就明白我们的想法行不通：碰到头一座峭壁我们就不得不蹚水过河，到对岸去。我本想换换鞋，但是德尔苏劝我仍然穿着湿鞋走，加快点步伐，脚上就暖和了。还沒有走上半公里，我们又得返回右岸，就这样蹚来蹚去，沒完沒了。河水冰冷砭骨。小腿象被钳子夹住一样，疼得厉害。

两边矗立着陡峭的山峰，山峰朝河谷那面都是悬崖峭壁。要想绕过去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势必浪费很多时间，还得多花四天工夫，这在我们干粮快要吃尽的情况下不是好办法。于是我跟德尔苏决定径直走，指望走过这一带悬崖峭壁就是开阔的河谷。但是不久就明白，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山前面还是山，我们只好在河里蹚来蹚去，一会儿上这岸，一会儿又上那岸。

“呸！”德尔苏生气地说，“我们水獭的一个样，在河岸走一会儿，一看见有水，马上钻进河里，然后上岸再走一会儿，接着又得钻水……”

他这个比喻十分恰当。水獭就是这样走路。

不知道是我们蹚惯了水，还是太阳把我们晒暖和了，可能两种原因都有，反正我们已经不大觉得蹚水怎么可怕了。河水好象也不那么凉。我不再发牢骚，德尔苏也不嘟囔了。我们走的不是直路，真可以说是九曲十八弯。我们就这样一直走到晌午，快到黄昏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峡谷。这条峡谷有四百多米长。我们只好顺着河床蹚水走。有时，我们也爬上沙滩，晒晒太阳，然后再下水。最后，我觉得已经精疲力尽了。

天黑了。空气也越来越冷。于是我就跟同伴说不要再往前走了。在悬崖中间有一块平坦的河岸。河水冲上来很多乱木头。我们便爬到河岸上，头一件事就是笼起一大堆火，然后动手做晚饭。 434

晚上我计算了一下蹚水的次数。在长仅 15 公里的路程上，我们蹚了三十二次水，那四百米峡谷还不算在内。夜里乌云满天，黎明前下起了毛毛雨。早晨我们起得比较早，吃了点东西，喝完了茶，便上路了。头 6 公里，我们多半是蹚水走的，能走旱路的地方非常少。

库卢姆别河中游曲曲弯弯。河流紧贴着悬崖流过，常常在悬崖脚下冲出一个个深坑。河床上有许多地方都是乱石重叠，堆满了风倒木。山洪暴发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情景，也就可想而知了！我跟德尔苏都跌进坑里一次，浑身都湿透了。

最后，悬崖之间这段狭窄的河谷总算走到了头。群山好象开始向两边退去。我高兴极了，满以为离海不远了。但是德尔苏却指着一种不知名的鸟告诉我说，这种鸟只栖息在离海边很远的密林里。他说的很有道理，我马上就信服了。接着又得来回蹚水，而且越往前走，水越深。我们笼了两次火，都是为了取暖。

大约中午十二点，我们来到一座高山——马弗峰跟前。马弗是乌德海语，意思是熊。这座山峰的样子也的确象一只熊。它是由密实的砂岩构成的，中间夹杂着一层层的石英和方解石。山脚下有一条新踩出来的小道，横穿库卢姆别河，直奔正北。德尔苏在山那面找到一块宿过营的地方。他从宿营地上的种种迹象辨认出来，这是麦尔兹利亚科夫率领考察队从大克马到阿马古去时宿营的地方。

我们估计一下，要是走这条小道，可以走到奈纳河的朝鲜房子，要是照直走，可以直奔海边上的王新砬子。往奈纳河去的路我们一点也不熟，另外，这样走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我们也心中无数。

至于说往海边走，我们估计如果今天走不到，明天晌午无论如何也到了。

我们吃完剩下的一点鹿肉，便继续赶路。大约下午两点，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这样，我们不得不提前停下，找个地方，搭帐篷避雨。我已经冻僵，两手发麻，手指不能弯屈，下牙一个劲儿打上牙。说也倒霉，拾到的柴火都是湿的，不爱着。最后，一切终于安排妥当。于是我们开始烤衣服。我感到身上一点劲也没有，冷得要命。德尔苏从背囊里拿出最后一点点面包干，劝我吃点，但是我不想吃东西。喝完了茶，便靠近火堆躺下，但是怎么烤也不觉得暖和。

大约到了半夜，暴雨停住了，但是毛毛雨仍然下个不停。德尔
435 苏一夜没有合眼，不住地添火，篝火一直没灭。

大约是后半夜三点，大自然发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变化。天突然晴了，气温急遽下降，连落到树枝上的雨珠没等掉到地面上，就冻成了冰溜子。空气新鲜明净。初升的太阳仿佛给月亮镀上了一层银，月亮变得格外皎洁，好象刚刚沐浴过，准备过节似的。太阳升起之后，呈血红色，冷冰冰的。

早晨起来，我头疼得厉害，身上仍然发冷，骨头发酸。德尔苏也说他浑身没有劲。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同时也不想吃。我们喝了一点热水，便又上路了。

走了不一会儿，又得蹚水。今天我感到河水特别凉。爬上对岸以后，很长时间也暖和不过来。直到太阳从山后钻出来，冰冷的空气才在灿烂的阳光下变得暖洋洋的。

虽然我们尽力避免蹚水，可是怎么也避免不了。不过需要蹚水的地方明显地减少了。又走了几公里，河水分成两条支流，当中有许多小岛子，岛上长满柳条丛。这里有许多松鸡。我们拿枪打，可是一只也没打下来，因为手直哆嗦，也没有力气举枪瞄准。我们

俩一前一后、沒精打采地走着，一句话也不说。

突然，前面亮堂一些了。我以为前面就是大海。但是等我们走到跟前一看，大失所望。原来是一大片树木横倒在地上，是去年被台风刮的。这就是去年 10 月 20、21、22 日我们翻越锡霍特山遇到的那次暴风雪。显然，台风中心正是从这里经过的。

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是从一旁绕过风倒木，或者是从小岛上的柳条丛中间穿过去。因为不知道这片风倒木的面积究竟是多长多宽，我们便选择了后一条路。河面上到处都是漂浮的乱倒木挤在一起，密密麻麻，因此不管在哪里都可以随便从这岸走到对岸去。河流被乱倒木堵塞的地段，至少有 6 公里。我们前进的速度十分慢，因为常常得停下来休息。风倒木终于走到头了，前面又得蹚水。开头蹚了二十三次，我都数得清清楚楚，后来我自己也记不清了，便往前走去，不再计数了。

过午，我们俩都有点迈不动步了。我觉得浑身一点劲也沒有。德尔苏也病了。有一次，我们看见一只野猪，但是我们沒有心思打它。今天我们很早宿营。

到了这里我完全病倒了。只觉得一阵冷，一阵热，浑身直哆嗦。不知道为什么，脸、手和脚都肿了。整个晚上只有德尔苏一个人干这干那。以后我就陷入了昏迷状态。总是梦见一片薄薄的蜘蛛网。这片蜘蛛网在我周围缠绕着，并且越缠越厚，最后竟然大得吓人。我又觉得好象卡尔图山在飞快地奔跑，一下子跑到我跟前，把我压在底下。我吓得乱蹦乱叫。这样一来，卡尔图山一下子不见了。接着出现的又是蜘蛛网。蜘蛛网又是越变越大，同时还迅速地不停旋转着。我模模糊糊觉得好象头上有不知哪来的凉水。 436

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当我清醒过来以后，发现德尔苏把他的皮袄给我盖上了。

天色已经黑了。天上闪烁着灿烂的星星。德尔苏坐在篝火旁

边，他的样子也无精打采，疲惫不堪。

原来我在昏迷中躺了十二个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里，德尔苏一直沒有合眼，他护理我，把湿布敷在我头上，把我的两脚挪到篝火跟前烤。我要喝水，他端给我不知用什么草煎的汤，略带甜味，但是很难吃。德尔苏劝我尽量多喝一点。然后我们俩共盖一个帐篷并排躺下，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是 10 月 13 日。睡过一觉之后，德尔苏感到有点精神了，但是我还觉得身上一点劲也沒有。可是在这里也停留不得。我们身边连面包屑都沒有了。于是只好强打精神爬起来，顺着河继续往下游走。

河谷越来越宽。风倒木和火烧场都已远远落在后面。到了这里已经看不见云杉、红松和冷杉，最常见的是桦树林、柳条丛和适于建筑用的落叶松。

我象喝醉了似的，趔趔趄趄地走着。德尔苏也勉强挣扎，拖着沉重的脚步。我们发现前面左岸上有几座高大的悬崖，于是便赶紧蹚水，走到右岸。库卢姆别河在这里一下子分成八条支流。这倒大大减轻了我们渡河的困难。德尔苏想尽一切办法鼓励我。有时他还说几句笑话，但是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也是忍着痛苦，勉强在走。

“海鸥，海鸥！”突然他指着天空中掠过的一只白鸟喊了起来：“海的不远了。”

好象为了证实他说的话似的，从左岸拐弯的地方，出现了烟筒砬子。这就是我们头几天从大克马往阿马古去的路上在库卢姆别河口跟前看到的那座山峰。一想到我们的苦难即将结束，便增添了力气。但是现在我们又要蹚过库卢姆别河到左岸去。在这里库卢姆别河只有一条河床，水流湍急。有一棵长长的落叶松横在河
437 上，它又颤得厉害。这次过河，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德尔苏先把我

们俩的枪支和背囊送到对岸，然后又回来扶着我过河。

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烟筒砬子跟前。我们在一片柞树林边上歇了一会儿。离海大约还有一公里半。河谷在这里来个急转弯，拐向东南。我们鼓起最后一点力气，挣扎着向前走去。柞树林越来越稀了，前面就是水光粼粼的大海。

我们的艰苦路程已经结束。士兵们一定已把粮食送到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等到完全恢复健康再走。

下午六点，我们走到了王新砬子跟前。我们在这里根本沒有看到粮食，不禁大失所望。我们仔细寻找了每个角落，倒木和乱石后面也都找了个遍，但是哪里也找不到。现在还有一线希望：可能是士兵把粮食放在王新砬子那边了。德尔苏自告奋勇到砬子那边去看看。他爬到砬子顶上，看见小道所经过的那道石棱结了一层冰。德尔苏不敢再往前走，从砬子上把海边都仔细察看了一遍，还是什么也沒发现。他回来之后，把这个糟糕的消息告诉我，但是马上又尽力安慰我。

“不要紧，长官，”他说道，“海边上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吃的。”

于是我们便向海边走去，翻开一块石头，从石头下面果然爬出不少小螃蟹来。小螃蟹四下乱爬，机灵地往别的石头底下钻去。我们开始用手捉螃蟹，很快就捉到了二十多只。就在这里，我们又找到了两个石鳖和一百来个滨螺。然后，我们选好了宿营地，生起一大堆火。石鳖和滨螺生吃了，螃蟹是煮熟了吃的。这点东西虽然填不饱肚子，但是毕竟把刚刚上来的一阵饿劲儿压下去了。

我知道，我手下的士兵总是认真执行任务的，所以他们为什么沒把粮食送到指定的地点，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明天只好翻过王新砬子，沿着海岸到奈纳河上的朝鲜房子那里去。

我已经不再发烧，可是还虚弱得很。德尔苏打算明天早起打猎，因而早早就躺下了。我又在篝火旁边坐了好久，烤火取暖。

这是个明亮而寒冷的夜。天上的星星亮晶晶的；海面上也映照出点点星光。周围静悄悄，阒无人迹，甚至连浪花的声音都沒有。俏丽的月牙出来得很晚，若有所思地凝望着沉睡的大地。高峻的群山、无边无际的海洋和暗蓝色的深邃天空——一切都是那么宏伟壮丽。德尔苏的喃喃自语，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原来他在说梦话。

这艰苦的路程弄得我精疲力尽，这场大病又使我憔悴不堪，我在他旁边躺下就睡着了。

天刚放亮。昏暗的夜色还在跟黎明进行搏斗。但已看得出
438 来，黑夜已经无力阻挡刚刚升起的曙光。曙光曚昧地照亮了平静的大海和荒凉的海岸。

我们的篝火差一点就要熄灭。我叫醒德尔苏。于是我们两人便一起吹火。这时，有一种短促的叫声传到我的耳边，一共响了两下，好象野兽的嚎叫似的。

“这是鹿叫，”我对我的朋友说，“快去吧，也许你能打中它。”

德尔苏仍然不声不响地收拾东西，然后停下来，想了一会儿说：

“不是，鹿的不是。现在他叫的不会。”

这时，叫声又响起了，于是我们清楚地分辨出来，这声音是海上传来的。这种声音我只觉得耳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我们俩守着火堆坐着，我背朝大海，德尔苏坐在我对面。

突然间，他一下子跳起来，伸手指着大海说：

“你的看，长官！”

我一回头，看见是“雷厉号”鱼雷艇从海角后面拐过来。

我们不约而同地朝天放了两枪，接着跑到火堆跟前，抓起水草就往上添。篝火一下子冒起了白烟。“雷厉号”发出几下刺耳的汽

笛声，向我们这边驶来。我们被发现了……我们俩顿时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

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到了鱼雷艇的甲板上。我们受到П. Г. 季格尔斯捷特的热情欢迎。

原来他从善塔尔群岛返回，路过阿马古河，在那里听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说我进山了，估计现在正在库卢姆别河一带的海边上。旧教徒告诉他说乌德海人萨列和两名士兵往王新砬子送粮食，但是半路上遇到暴风，小船撞在礁石上，他们带的粮食全都沉到海里去了。他们马上回到阿马古村，准备再带一些粮食来迎我们。于是П. Г. 季格尔斯捷特决定来找我。昨天夜里他到达大克马河，然后返回来。黎明时来到库卢姆别河附近，鸣了几下汽笛作为信号，方才我们正是把汽笛声当作鹿叫了。

П. Г. 季格尔斯捷特于是下令开船，把我送回考察队去。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我们一边吃，一边喝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阿马古。

А. И. 麦尔兹利亚科夫见到我之后，说他关节炎发作了，请假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我欣然同意。另外，还打发两名士兵——季亚科夫和福金跟他一起走，并且命令他携带粮食和冬衣顺着比金河来迎我。

过了一小时，“雷厉号”起锚了。

我跟这些海军里的朋友告别时，感情更加亲密了。我站在岸上，看见艇长站在舰桥上向我挥帽致意。我一直等到“雷厉号”走 439
得老远，再也看不清艇上的人影时，才转身回到旧教徒村。

现在考察队里只剩下七个人了：我、德尔苏、张保、扎哈罗夫、阿里宁、图尔蒂金和萨比托夫。这几名士兵不想回符拉迪沃斯托克，自愿留下来，一直跟我到考察结束再回去。他们都是考察队里最忠诚和最优秀的人。

440

第十五章　库松河下游

卡拉明斯基山脉　流沙　索音河　山间小河
维图河　还没有飞走的候鸟　会飞的鸡　库松河
土著　神树　萨满的住处　海把头　跟张保分
别　上路

我一连休息了五天，准备沿海岸继续北上。

冬天到了。树木光秃的枝桠，好象死人骨头似的，漫无生气。它们夏天的美丽的叶子，现在已经变成黄褐色，象垃圾一样铺满地面。乌苏里地区初秋时节植物界那种丰富多采、鲜艳夺目的色调哪里去了呢？

喂骡子的饲料也越来越难找了。于是我决定把骡子暂时寄养在旧教徒家里，等明年春天再用。

10 月 20 日早晨，我们上路了。旧教徒涅费德·切列帕诺夫自告奋勇，把我们送到索音河。一路上，有几条小河流入大海，它们只有土人起的名字：迈亚库河（中国人叫密河嘴子）、奈纳河、卡拉马河、基安库尼河和洛西河。

这几条小河发源的那条山脉，旧教徒叫作卡拉明斯基山脉，山的走向跟海岸平行，它是阿马古河和上述几条小河的分水岭。卡
441 拉明斯基山脉的高峰有：基甘库尼峰、雷苏哈峰、沃多列伊峰和三兄弟峰。这几座山峰外形都很平展，是由暗玢岩和玄武岩以及它们的凝灰岩构成的。

山上的野草和灌木十分茂盛，但是乔木很少——沿海地带到

处都是这样。即或有，也长得稀稀落落，主要有落叶松、赤杨、柞树、白桦和黑桦。

我们从阿马古河出发的时间很晚，所以没走多远，到了索音河就宿营了。

索音河（乌德海人叫作苏阿河或索阿加河）是由两条小河汇流而成的，一条叫加加河，另一条叫奥戈米河，都有 7—8 公里长，在离海一公里半的地方汇合起来。加加河又有三条支流：右侧有农基河（农基河又有一条支流叫达格达苏河）和杜尼河，左侧只有一条泉水，叫阿达泉，翻过山就是库松河。奥戈米河有两条支流：坎霍贾河和查格达穆河。索音河河口有一个不大的深水湾，水湾有一条狭窄的河汊子跟海相通。这个水湾跟它旁边的沼泽草地都是从前的泻湖的遗迹。

我们走到索音河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从海上刮来了大风。波浪哗哗地拍打着海岸，泛着泡沫，沿沙滩涌来。河口上有块浅滩伸入大海。我没想到会有危险，就往浅滩上走，突然感到两只脚往下陷。我刚想后退，可是糟糕得很，已经拔不出脚。我整个身子也渐渐陷进水里去了。

“流沙！”我失声喊叫起来，连忙把枪柱在地上，但是连枪也渐渐陷下去。

士兵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挣扎。幸亏这时德尔苏和张保赶到了。他们急忙上前来救我：德尔苏把他那根枪架递给我，张保把漂浮的木头扔到我脚跟前。我一手抓住乱倒木，先拔出了一只脚，然后又拔出另一只脚，好不容易才爬到硬实的土地上。

据切列帕诺夫和张保说，在海边，流沙是常见的现象。海浪把岸边的沙土打松了，来往行人不知道，一踩上去，就非常危险。但是风浪一息，就没有事了，不但人可以随便走，就连驮着东西的马

匹也通行无阻。沒有别的办法，只得停下来，这眞是名副其实的“坐在海边等好天”。

加加河离海约5公里的地方，对着阿达河口，有一个溫泉。溫泉四周全是辉绿岩。实际上，这里有两个泉子，一个是溫泉，另一个是冷泉。它们各有各的泉眼——一个不大的水坑，长2米，宽5米，深0.6米，水就从坑底下往外冒。水底下有硫化氢不断分解，发出嘶嘶的响声。水溫为摄氏零上28.1度；泉眼四周地表的溫度是零上12度，空气溫度是零上7.5度。

442 夜里，大海平靜下来。切列帕诺夫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到了早晨，沙滩变得非常结实，人踩上去连脚印都沒有。

卡拉明斯基山脉在索音河附近稍微向大陆里边弯去，往北越来越高，朝海这面是一带连绵不断的山丘，顺着它们的走向，被海水冲刷掉很大一片。

这一带海角在土人当中往往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两个海角：奥穆连-加哈尼角和苏格德马-奥诺戈尼角。在这里，拍岸浪在沿岸的悬崖中间冲刷出许多很深的石洞，后来顶上的岩层坍塌了，到处是一根根孤零零的石柱。

离索音河大约有10公里，小道离开了海岸，翻过一个由角闪安山岩构成的小岗，就是维图河（库松河的第一条右支流）。这条河沿着海岸从西南向东北流去，只有一条支流，是个无名的小泉。四周的群山长满了桦树、矮小的柞树和西伯利亚冷杉。

这时已是深秋了，然而空气还是那么暖洋洋的，走起路来，只要穿绒衣就够了。早晨有一点霜冻，但是到了白天，气溫又升高到摄氏零上4—5度。秋天漫长而溫暖是外乌苏里地区的特点。

尽管秋天即将过去，在树林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候鸟和留鸟。旧教徒放马的田野里，有些灰椋鸟在枯草里跳来跳去，样子非常活泼愉快。再往前走，在稀疏的树林里我又看到一只挺大的斑啄木

鸟。这种鸟到处可见，它的羽毛真是五颜六色。这里还有白肚皮的山雀，不停地飞来飞去。还有许多更小的鸟跟它们混在一起，其中我能认出来的是鸦。按季节来说，它早该飞到南方去了，但是大概因为沿海地区秋天长，春天来得又晚，候鸟往南飞的时间也推迟了。另外还碰到一种头带红点的花鸟，大概是朱顶雀吧。这些北方的来客出现得这样早，可能是因为外乌苏里地区的丛山中有许多森林失火的地方，新长出幼小的桦树林，朱顶雀可以在这里找到丰富的食物。在外乌苏里地区，阿马古河和库松河大概就是朱顶雀分布的南部界限了。这种粉红色的小鸟栖息在森林茂密的山中，过着隐居生活。接着我又看到了两只亚洲鸳。这两只灵巧的猛禽在天空中不住地盘旋，画着大圈子。从老远一看到行人，便迎面扑来，一边凄厉地叫着，一边在我们头上打转。在河边的一棵树上落着一只喜鹊，我是根据它那喳喳的叫声和黑白间杂的羽毛辨认出来的。当我们走近时，喜鹊便离开树枝，展开长长的尾巴，忽 443
高忽低地飞走了。

翻过山梁之后，小道通过维图河遍地沼泽的河谷。一路上穿过四个严重沼泽化的峡谷，峡谷里长满了稀疏的落叶松。在干燥地方生长的多半是柞树、椴树和黑桦。林下混杂地长着绣线菊和佛头花。我们沿小道走到一座高峻的悬崖边上。这是古河道的阶地。稀疏的树林子和灌木丛都不见了。面前展现出库松河宽阔的河谷。远处座落着几幢中国房子。

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眼前突然出现人家，无论是人或马和狗都走得更有劲了。下了阶地，我们加快了步伐。

我的狗跑在前面，仔细察看路两旁的灌木丛。不一会儿我们走到一块田地跟前。庄稼已经收割完，垛成了垛。阿利帕突然站住。“难道这里有野鸡？”我想，马上端起了枪。我发现阿利帕的样子十分惶惑，一个劲回头瞅我，似乎在询问：是继续前进，还是到此

为止？我做了一个手势，它便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使劲地闻着空气。我根据它的姿势看出，这不会是野鸡，可能是别的什么鸟。突然，扑啦啦飞出来三只鸟。我开枪就打，沒有打中。这些鸟飞得很吃力，使劲拍着翅膀，落地之前，那种滑翔的姿势也十分笨拙。我用眼盯着，只见它们落到最近的一家院子里。原来是家鸡。因为当地土人养鸡并不专门喂食，鸡不得不到田地里去找食吃。这样，只好走得离家很远。显然家鸡飞翔的能力是逐渐发展的，是经常练习的结果。因为它们受到野兽的惊扰，为了逃命，不但要跑得快，还要会飞。

这几只家鸡和小道，把我们引到乌德海老头刘尔的房子跟前。他家有九口人：五个男的，四个女的。

库松河的乌德海人自己不会种菜，往往雇中国人来种。他们的穿着也半是中国式的，半是乌德海式的。他们说的是满口汉话，只是在不希望别人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时，才使用本族语。妇女穿的衣服都绣着五颜六色的花。前襟、底襟和袖子上还装饰着亮晶晶的纽扣、小贝壳、小铃铛和各式各样的铜小饰物。因此女人一举一动，都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我很想跟库松河的乌德海人交朋友。所以，尽管中国人再三邀请，我还是住在土人家里，并且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
444 很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招待也十分周到。对德尔苏更是殷勤。

大约四十年前，沿海地区的乌德海人非常多。照刘尔的说法，要是天鹅从萨马尔加河飞到奥耳加湾，它那洁白的羽毛也会被乌德海人帐篷冒的烟给熏黑。当时乌德海人大部分居住在大柞树河和捷丘贺河两岸。库松河有二十二座帐篷，阿马古河只有三座，大克马河有十八座。当时乌德海人居住的地区，一直延伸到苏子河及苏子河以西。

库松河的乌德海人跟其他地方的一样，都欠下中国人还不清

的债。他们那种古朴、诚实的品质如今也渐渐消失了。他们不肯说出他们究竟捕到多少只貂，只把不好的貂皮交给债主抵账，把好貂皮留下来，拿到外地偷偷卖掉。这种手段是他们跟残酷剥削他们的中国人进行斗争的唯一办法。再有，他们向债主借债就尽量多借，指望债主因为怕收不回本来，会作出让步，少收一点利息。有时他们这种如意算盘打对了，但有时中国人不耐烦，便给以残酷的惩罚。

第二天，我用来考察四周的地形。

库松河（中国人叫枯松沟，乌德海人叫库伊河或库基河）在马克西莫夫角偏北一点入海。从维图河河口到库松河河口之间是一带长水湾，水湾跟大海之间有一条沙滩隔着，沙滩宽 80 米，由卵石和细沙构成。中国人的船只在海上遇到风浪，都到这个水湾里避风。从前，贪得无厌的日本渔人也到这里藏身。显然，库松河下游的河谷跟沿海一带的其他地方一样，过去也曾经是泻湖，关于这种情况，前面已经谈过不止一次了。

库松河靠着河谷的左侧流过，现在它只有一条河床，两边有许多干河汊子，起排水作用，因此每逢雨季，库松河河谷不会被水淹没。据乌德海人讲，近三十年来这里没有发过一次大水。

河左岸很高，约 30 米，呈阶地形，由白粘土构成，在白粘土中夹杂着零星的黄铁矿砂。乌德海人在山里的一个地方采到大块的黑曜岩。库松河下游植物不怎么好，而且品种单一。河两岸、河心岛上和干河汊子里，长着茂密的柳条丛。这些柳条长得很象高大的金字塔形的杨树，几乎从根部就开始分蘖，枝条都向上伸展。在柳条丛里有时也可以碰到白杨，还有不少赤杨。

适于耕种的土地都在河右岸，那里土质肥沃，是由淤泥和黑土构成的，中间夹杂着卵石和沙土层，因而地面上杂草丛生，尤其是 445
芦苇最茂盛，高达 2.5—3 米。另外，艾蒿也挺多，跟芦苇混杂一

起，有时也单独生长，一大片一大片的。在河边，在冲积成的砾石滩和沙滩上，长着野蒿——茎很高，分蘖很多，有茂密的圆锥花序。这里还有许多禾本科植物和显花植物。但它们都已经枯萎，即使根据外形大概地确定一下种类也不可能。再采集植物标本已经没有意义了。

库松河的乌德海鞑子的生活方式，处于从渔猎向耕作过渡的阶段。由于相隔太远，中国人的影响不深。所以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在乌苏里地区南部所没有的现象。例如，有一个深水泡子旁边有一棵树上刻着人像，这种树叫做神树，树上刻满了各种花纹，树枝上挂着各种神像，有的象人，有的象鸟兽。这是一块禁地：这里居住着恶魔奥格卓。这棵树的来历是这样的：几年以前，在这个水泡子旁边住着一家乌德海人：有三个男人、三个女人，还有七个孩子。一天夜里，三兄弟中有一个人走出房子，听见水泡子里有溅水声，还有呼哧声。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只野兽，看样子好象北海狮。这个水泡子既不通河，也不通海。这个乌德海人吓坏了，赶忙跑回家里。当时大家都断定：这是鬼怪。

过了不久，孩子接二连三地死去。于是请来了萨满。萨满跳了两天神，说要在水泡子旁边某个地方安一棵神树。神树安上了，仍然没有用。这家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显然是鬼怪进了这间房子不肯走。别的办法都不行，只好把房子让给他。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收拾好全部家当，搬到乌林沟河去。

离神树一公里便是萨满的住处。我从房子周围的布置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小径旁边竖立着四根木橛子，上面粗糙地雕着人的头像。这是护路神"柴格达"。神像头上都顶着尖刀，这样就可以把鬼怪吓跑了。大树上还挂着熊的头骨和木雕的神像。这里还竖着几根树桩子，把树干削尖埋进土里，树根朝天，上面也粗糙地雕着人的头像。正对房门口，立着一座挺大的木雕神像，名叫曼加

尼-谢沃希，一手握剑，一手持矛。神像旁边有两棵落叶松，树枝砍光了，树皮被一圈一圈地剥掉了。

这座房子内部的格局跟别的房子没有什么两样。墙壁上挂着带木槌的神鼓、腰铃，画着各种图形的神裙和边上粘着熊毛的木面具。萨满在跳神时戴上面具，显得十分可怕，就可以把鬼怪吓跑。 446

从老头刘尔那里，我了解到：在沿海地区，要溯河而上到比金河去，最南的一条河是库松河，最北的一条河是叶金河（格拉德基角）。溯叶金河而上，既可以通比金河，也可以通和罗河，这是因为叶金河上游有两条支流，就看你从哪一条走了。他还告诉我，外乌苏里地区沿海地带秋天向来是很长的，封河的时间比分水岭以西地区要晚一个月，有时甚至晚一个半月。所以，我决定继续沿海岸北上，直到封河为止，封河之后向锡霍特山前进。

在库松河的水湾里，我们遇见一个老船夫，他是满洲人，叫海把头。翻译过来，意思是航海的头子。他是个有航海经验的人，年纪不大就在乌苏里地区沿岸航行。他的父亲在海上谋生，所以他从小跟着父亲学摆船。早先他在南乌苏里地区沿岸航行，但是近几年在俄国人的逼迫下转移到北方来了。

海把头还要到萨马尔加河去一趟，然后返回来。张保劝他跟我们一起沿海岸北上，他一口答应了。于是决定明天让乌德海人把我们的东西送到库松河河口，到了傍晚把东西装到海把头的船上。

当我们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家家都点上了灯火。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和乌德海人都到我们的住处来了。人很多，显得很拥挤。德尔苏告诉我："所有的人"都来给我们考察队送行，因为我们对待他们很友好。中国人送来了烧酒、猪肉、面粉、蔬菜，办了酒席。

我没等散席，便早早睡下了。半夜，我从门缝里看到光亮，听见人们在交谈。但是没有人喝醉酒，也没有人吵架骂街。中国人

和和气气地说着话，议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起来，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因为根据经验知道，乌德海人要是不加以催促，他们拖拖拉拉，半天也走不了。果然不出所料。乌德海人先是补补鞋，然后又修修船，一直拖到晌午我们才动身。

在库松河我们不得不跟张保分手了。他有许多事要回三河皮沟去办。我给他钱，他不肯要，并且答应明年我如果还到沿海地区来的话，他一定帮忙。我们彼此紧紧地握着手，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渡过库松河之后，我们爬上阶地，向海边走去。从这里直到大霍别河，沿岸都是由凝灰岩和玄武质熔岩构成的。凝灰岩在淡水
447 和阳光的映照下，显得五光十色，绚丽极了。

早晨天气很冷(摄氏零下 10 度)，太阳出来之后，温度逐渐上升。下午一点达到摄氏零上 3 度。海岸一带秋天的特点正是这样：白天暖和，蛮可以穿单衣走路，傍晚就得穿上绒衣，夜里睡觉的时候，必须裹着皮被子才行。所以，我吩咐把棉衣都放到船上，随身只带粮食和枪支。叫海把头把船划到大霍别河口，在那里等我们。

从库松河到大霍别河有七公里。在这一段路上有几条山间小河注入大海。乌德海人把这些小河叫作：多古姆、托洪克西、巡迪、阿姆波和季延苏。

第十六章　索伦人

448

大霍别河　受欺侮的松鼠　鬼窟　雪天雷　雷神　索伦人的美味　积雪的山口　土著的耐寒　库穆胡河　驼鹿　回到海边

大霍别河河口位于马克西莫夫角和奥林匹克角之间。以前河口在河谷的左侧，但是后来河水改道，结果形成了一条死河汊子，这条死河汊子嗣后又变成了沼泽。

大霍别河下游的河谷，长着稀疏的杂木林，有榆树、椴树、柞树和黑桦。稍稍往上去，离海约两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开阔空旷的地带，适于居住。

我们在这里发现有一所小房屋。开头我把房主人当作乌德海人。直到晚上，才弄明白原来是索伦人。

从外表看来，我们的新相识跟乌苏里地区的土著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似乎个子矮一些，骨骼粗一些。再就是，他们动作更灵巧，脾气更直率。他们说得一口汉语，另外还使用一种由索伦语和赫哲语混合的方言。他们的服装跟乌德海人毫无区别，只是颜色稍为朴素一些，装饰图案少一些而已。

这一家索伦人一共有十口。一个老爹，两个成年的儿子，加上 449
媳妇，还有五个孩子。

他们怎么从满洲跑到这里来了呢？经过详细询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们从前住在松花江上，为了打猎从那里搬到乌苏里江的支流挠力河。后来那里出现了人数众多的红胡子，中国政府

派兵去打。这一家索伦人受到两面夹攻：一方面，红胡子攻击他们，另一方面，官军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于是他们逃到比金河，后来又翻过锡霍特山，在海边上住下来了。

我们用了四天的时间考察大霍别河和库穆胡河。索伦人的小儿子达帕尔自告奋勇陪我们一起去。这是一个体格结实的青年人。没有留胡子，脸上一副傲慢的神气，根本没把我的士兵看在眼里。我无意中发现他走路很灵巧，动作敏捷，姿势优美。

过了两天，我们出发了。

大霍别河长约 68 公里，从西向东流，稍稍有点儿偏南。河两岸约有 200 米宽的地方都是一片卵石，上面堆满了树根和风倒木。

24 日，我们到达巴利河，25 日开始接近分水岭。这一带的山峦失去了尖削的轮廓，到处是一些低矮的山丘，坡度平缓。

1907 年，沿海地区收松子，但是锡霍特山以西，就不结松子。不过，乌苏里江流域橡子很多，到了外乌苏里地区恰恰相反，柞树只开花不结果。

我们沿着河左岸走。我、德尔苏和达帕尔走在前面，扎哈罗夫和阿里宁走在后面，离我们大约有十五步光景。突然在前面的一棵倒木上出现一只松鼠，松鼠用后腿蹲着，尾巴卷到后背上，在那里嗑松子。当我们走到跟前时，松鼠抱着松塔一下子上树了。它趴在树上，好奇地向下打量着行人。索伦人偷偷地走到松树底下，突然大喝一声，还用棍子在树干上狠劲儿地敲了一下。松鼠吓坏了，扔了松塔就往树梢上跑。这个索伦人想要的也就是松塔。他从地上拾起来，对那个受欺侮的松鼠连瞧也不瞧，径直向前走去。松鼠一看，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遭到抢劫，气咻咻地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我们开心地笑了。连德尔苏都不知道用这种方法可以弄到松子，他决定以后也要用索伦人这种办法。

“你的别生气，”他安慰松鼠说。“我们下面的走，松子怎么弄得

到？你朝那看，松子大大的有。”他用手指着一棵高大的红松说。松鼠好象懂得他的话，向那边跳去。

关于满洲松鼠，这里再顺便说上两句。这种啮齿兽身子挺长，尾巴又长又粗。小脑袋不大，挺好看的，长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两只溜圆的小耳朵，耳朵尖上长着长长的黑色丛毛，象扇子一样张开。松鼠的毛色身上是灰的，尾巴和头部是黑的，胸脯是白的。有时也可以碰到身上带黄点的。

松鼠这种动物有时在一个地方住好长时间，有时搬来搬去，这就要看它选定的地点食物多不多了。松鼠事先就能知道哪种果实丰收，哪种果实欠收，就提早搬家，或者到柞树林，或者到松树林，再不就到长着榛子的阔叶林。松鼠成天到处跑，即使刮风下雨，也要从洞里钻出来，在树上乱窜。可以说，它一刻也不能安静，直到天黑时才蜷起身子，把尾巴贴到脑袋上，侧身躺下。天一亮，松鼠就爬起来。似乎对它说来，运动就象水、食物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

二十年前，一只松鼠值 20 戈比。随着销路增加，松鼠皮也涨价了，现在一张松鼠皮值三个卢布。

松鼠的主要敌人是密狗、紫貂和猎人。

今天一整天都是烟雾弥漫，天空布满了蜘蛛网状的卷层云。太阳周围出现了“光圈”，光圈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白点。森林里一片沉寂，不过树梢已经被风刮得沙沙作响。

这种现象显然使德尔苏和索伦人感到不安。他们彼此议论着，还不时地朝天空望望。

“不好了”，我说，“南边起风了。”

“不对，”德尔苏慢条斯理地说，“它的从那边刮。”他用手指着东北。

我以为他弄错了，正想要反驳他。

“鸟的看！”德尔苏叫道。“它的冲风站着！”

的确是这样，有一只乌鸦落在一棵云杉上，头朝东北。它这样站着最舒服，因为风迎面刮来，顺着羽毛就溜过去了。相反，如果它侧着身子或背风站着，那么冷风就会钻进羽毛里，非把它冻僵不可。

到了傍晚，天空乌云密布。地面散发的热量减少了。气温却从摄氏零上2度升到零上10度。这也是个不妙的征兆。为了防
451 备变天，我们把帐篷搭得结结实实，还捡了很多柴火。

一夜平安无事——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天空。只见乌云一条条地从北向南延伸开去。

必须抓紧时间赶路。我们急忙收拾好背囊，溯大霍别河而上。我本打算在这一天走到锡霍特山。但是由于天气不好，没有成功。

晌午，天空又出现了浓密的烟雾。群山变成了深蓝色，阴郁郁的。大约四点钟，下起了倾盆大雨，接着又下起雪来，雪片又湿又密。小道一下子变白了，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它在灌木丛和风倒木中间伸向远方。风也一阵比一阵猛。

应该宿营了。河右岸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孤峰，形状很象四角有炮台的城堡遗址。山脚下长着矮小的桦树林。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合适，便下令宿营。

士兵们去捡柴火，索伦人到树林里去砍树枝支帐篷。过了不一会儿，我看他匆匆往回跑。他跑到离山一百步的地方，站住了，向上望望，接着又跑了一气儿。他回到宿营地以后，慌慌张张地对德尔苏说了些什么。这个赫哲人也朝山上看了看，啐了一口，把斧子扔到地上。

接着，他俩一起来找我，请求我换一个宿营地。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换，索伦人回答说，他到山根底下去砍树，有个鬼怪从山上扔石头打他，一连打了两次。德尔苏和这个索伦人再三请求离开这

里，他们的神色又显得惊慌不安，我只好迁就他们，下令转移。我们顺着河往下大约又走了四百米，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比刚才更合适的地方。

我们大家一齐动手干活：捡来不少柴火，笼起好几大堆火。德尔苏和索伦人又花不少时间夹起一道栅栏。他们砍了不少树，埋进地里，两边用木桩支住。还不惜把毯子也拿出来，盖在栅栏上。

我问德尔苏，修这道栅栏做什么，他回答说，是为了不让山上的鬼怪看见宿营地上的情况。我觉得可笑，但又怕得罪老朋友，没有说出来。

士兵们在一边已经安置停当了，他们很少考虑山上的鬼怪能不能看见他们。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赶快吃晚饭。

晚上天气更坏了。大家都躲到帐篷里喝茶取暖。半夜十一 452
点，突然下起大雪来。接着，天空中闪过一道光。

“闪电！”士兵们异口同声地惊呼。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只听轰隆一声，打了一个响雷。

这隆隆的雷声和茫茫的大雪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两点。闪电有点发红，一阵接着一阵打个不停。雷声也非常响亮，传得很远。可以感觉出大地和空气被响雷震得发抖。

雷电和大雪并作，这种现象非常新奇罕见。我们大家都好奇地望着天空，但是天上一片漆黑，只是在闪电时可以看到沉甸甸的乌云向西南驰去。

有一声雷特别震耳。闪电恰好向那座孤峰划去。在雷声中还夹杂着一阵剧烈的响声。发生了山崩。这一下子可把索伦人吓坏了！他认定是鬼怪生气了，要把那座山劈开。

他又笼起了一堆火，然后藏到栅栏后边。我瞥了德尔苏一眼，他正在发楞，好象很惊奇，甚至有些慌乱：山上的鬼怪扔石头、下雪天打雷、山上的石头往下滚——所有这一切在他脑海里交织到一

起，他似乎感到这些现象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恩杜利天神把鬼的赶走！”他高兴地说，然后又突然对索伦人不知讲了些什么。

这时雷声已经远了，只是电光还在天空中一个劲地闪耀，在地平线上映出一片火光，于是，远山的轮廓和沉重的雨云都历历可见了。雨雪交加下个不停。

从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经久不绝，震得大地和空气都在颤抖。

士兵们喝完茶，躺下睡觉。我跟德尔苏还在火堆旁坐了好久，我向他仔细询问有关鬼怪和下雪天打雷的事，他爽快地回答了我。

“雷的是雷神阿格迪发的。鬼的在一个地方呆长了，天神恩杜利雷神的派，鬼的撵走。这就是说，打雷的地方，鬼的有。鬼的撵走了（就是说雷的打过了），这个地方的安静了：野兽的、小鸟的、鱼的、草的、小虫子的，都知道鬼的撵走了，都精神的有，高兴的有……”

关于雪天打雷的现象，他说从前打雷打闪都在夏季，冬天的雷电是俄国人带来的。这一次冬天打雷，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三次遇到。

谈话之间，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天放亮了……树木葱茏的山峦、鬼住的孤峰、低垂到河面上的灌木丛，都渐渐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一切景象都预示着阴天……
453 但是突然从东边山峦的背后出人意外地出现了血红的朝霞，把阴沉的天空染成绛紫色。在这一片嫣红的金光照耀下，每一棵灌木、每一根树枝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出神地望着初升的太阳射出的道道霞光。

“哎，老头，咱俩也该眯一会儿。”我对德尔苏说，可是他已经靠着篝火旁的一棵倒木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都睡过了头，起得很晚。

天空中仍然是乌云滚滚，但是已经不象昨夜那么可怕了。

我们吃了点东西，喝了茶，溯大霍别河继续往前走，如果一直往上去，就可以走到锡霍特山。从我们的宿营地到达主峰还要翻过一道岭。据索伦人说，前面这道岭并不高。

过了山口就是梅赫河（比金河支流），这条河是顺着锡霍特山流的。

我没往那边走，而是往右一拐，顺着阿达泉走去，我想找到旁边的库穆胡河上游的一条支流，然后沿着库穆胡河往下回到海边去。黄昏时，我们已经离分水岭不远，在密林中安下宿营地。

晚上，索伦人打死一只松鼠，他剥了皮，把鼠肉叉在铁叉子上，把叉子把插在火堆旁，用火烤。然后，他又把松鼠的肚子取出来，放在炭火上。当鼠肚子烤得发红时，他就连肚子里的东西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士兵们恶心得一个劲吐唾沫，但是索伦人满不在乎。他说松鼠非常干净，只吃松子和蘑菇。他还请我们尝一尝这种美味。大家都谢绝了……

这时，阿里宁拨弄火堆，一下子把鼠肉碰倒了。阿里宁又把它放回原处，只是放法有点不同，脑袋朝下了。索伦人急忙拿下来，又把它脑袋朝上放好，一边放着一边说，烤松鼠只能是脑袋朝上。不然的话，松鼠一见怪，再打猎就没有运气了。烤鱼刚好相反，应该头朝下，尾巴朝上。

28日，跟昨天一样，还是阴沉沉的。山间小河虽然还哗哗地流着，但是也开始结冰了。水面上到处都有冰凌漂浮，岸边也出现了冰碴。有的地方，河底也冻实了。

我们离开宿营地立刻开始爬坡。越往上爬雪越厚。到了山口，大雪埋到膝盖。苍翠的针叶林披上了银装，好象准备过节似的。云杉的枝桠被雪压弯了，显得十分吃力，直到偶尔从上面掉下

一根小树枝或者松塔，才把树枝上蓬松的白雪打落下来，于是冰冷的雪粉就要撒得过路人满身都是。

454 到处是一片冬天的景象。森林里静极了。

根据气压计的示度，这个山口的高度为海拔 880 米。

索伦人催促我们快走。他说马上就要刮西北风，如果在这里碰上了坏天气，可就要倒霉了。

深山里的暴风雪，是常见的现象，只要刚下过一场大雪，接着刮起风来，就会有暴风雪。刮风的征兆已经出现了：乌云飞快地向东方驰去，变得越来越薄，渐渐透明了，现在太阳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得出来。

我听从索伦人的劝告，加快了步伐。

从山口往下到库穆胡河往下是一个陡坡，这个坡同从大霍别河上山的坡一样陡。

两条河的分水岭的北坡长着一片阴郁的针叶混交林，到处都是风倒木。

索伦人的预言应验了。我们刚刚走到山下，山上便响起了呜呜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大，渐渐传到河谷里来。我回头一看，只见白雪皑皑的群山都冒起白烟，暴风雪来了。

我们顺着一道泉水走到乱石重叠、倒木纵横的查奥尼河。查奥尼河从右侧注入库穆胡河。歇过脚之后，好不容易走出了风倒林，傍晚到达库穆胡河。库穆胡在这一带比查奥尼宽不了多少，也没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库穆胡上游，宽度不超过 4—5 米。如果溯河而上，奔锡霍特山走，翻过山还是梅赫河，不过已经到达它的河源了。据土人说从查奥尼河口到锡霍特山有一天的路程。

我们跟平常一样，在河岸上安下了宿营地。

傍晚，乌云散了，天空分外晴朗，看样子今夜一定很冷。我看索伦人穿得很单薄，我的毯子又很厚，便把离火堆近的位子让给

他，自己到一边躺下睡了。到了后半夜三点，我被冻醒了，尽量用毯子裹得严严的，可是一点也不顶用，寒气真是无孔不入，一会儿冻肩膀，一会儿又冻脚。我只好爬起来。

四周一片漆黑。篝火已经熄了。我把还有一点微火的柴火头收集到一起，吹起火来。过了一会儿火燃烧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扎哈罗夫和阿里宁躺在帐篷里头，德尔苏穿着衣服坐在那里睡着了。

我去拾柴火时，看到索伦人正躺在离篝火挺远的地方睡觉呢。他既沒有被子也沒有棉衣。他躺在一根放倒的杉木上，只盖着一件长衫。我担心他受凉，便去摇他的肩膀。但是索伦人睡得非常死，好容易才把他叫醒。达帕尔坐起来，挠了挠头，打了个呵欠，又 455
在原地躺下，便鼾声如雷了。

乌德海人的耐寒能力十分惊人。他们从小就冻惯了，可能从呱呱堕地就开始养成这种习惯。

我在火堆旁烤了一会儿火，便钻进帐篷，在士兵们旁边躺下，总算睡了一会儿好觉。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起得很早。随身带的干粮快要吃完了，所以得急忙赶路。我们的早饭有烤松鼠，有用火炭烤的饼渣，每人一杯热茶。

我们出发时，太阳刚刚出来。一轮红日光芒四射，从森林后面渐渐升起，耀眼的阳光照亮了白雪皑皑的山巅。

库穆胡河（乌德海人叫做库穆河）俄国人起名叫库兹涅佐夫河，发源于锡霍特山，从西向东流，到了下游稍稍偏南，在奥林匹克角（格林威治东经 138°20.0′，北纬 46°12.5′）旁边入海。库穆胡河一路上汇合了下述支流：左有头道亚阿萨河、二道亚阿萨河、乌斯马加河、塔普库河、诺戈河、塔格迪河、汉佳米河、迪昂戈河，右侧除我们刚才顺着它走来的齐戈尼河外，还有利戈河、查奥洛索河、

布蒂切河和阿穆克塔河。这些河流中，水流最急的是利戈河，最缓慢的是塔格迪河。溯塔格迪河而上，翻过山就是斯瓦英河。斯瓦英河在库兹涅佐夫河以北入海。

乌德海人坐船溯库穆胡河往上走，只能走到塔格迪河。再要往上去只有等到冬天封河之后坐雪橇走。库穆胡河中游，尤其是左岸塔格迪河和亚阿萨河之间，从前着过火的痕迹比比皆是。跟别的地方一样，山上的森林大多数都烧光了，只有河谷里的树木被保存下来。

库穆胡河还有一个特点也十分有趣：它是两个植物区系的交叉点——一个是满洲植物区系，另一个是鄂霍次克植物区系。满洲植物生长在河谷里，鄂霍次克植物生长在山上。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一种植物好象楔子似的嵌入另一种植物的分布区里。现在树叶都落光了，从上往下看，可以清楚地看见阔叶林长到什么地方便不再长了，针叶林又从什么地方开始生长。河谷里显得灰蒙蒙的，山上却是一片苍翠。

在这一带的灌木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满洲植物，例如：1.毛榛——榛子外面那层软皮呈管状，上面布满刺人的细毛；2.大叶蔷薇——果实呈细长形，几乎一冬都不脱落；3.佛头花——果实繁密，多汁，呈浅红色；4.属于鸢尾科植物，爬蔓的穿地龙——雄株和雌
456 株长得很不一样；5.狗枣子——在林下长得密密麻麻；6.五味子——结出一串串红果，放在嘴里好象辣椒似的，稍微有点辣味。

库穆胡河中游宽 20 米，航道深约 1 米。水浅时平均流速每小时 8 公里。据土人说，离海不远有煤矿的矿苗露出地表。

尽管我们走得很急，当天只走到塔格迪河。这里离海大约还有 20 公里。

每当拟定的路线快走到头的时候，总是走得更急：恨不得一下子走完它。其实，就是马上走到海边，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离开

库穆胡河口，还要顺着别的河进山，还要露营、搭帐篷、捡柴火、准备过夜。但是无论如何，拟定的路线快要走完的时候，总是觉得格外有一股子劲。所以大家都早早睡下了，准备明天起早。

第二天东方刚露出红霞，就象有人下命令似的，大家都起来了，收拾东西，准备上路。我拿了毛巾到河边去洗脸。

这时，大自然正处在宁静的状态中，万物还在沉睡，享受着黎明前的恬适。河面上升起寒冷的雾气。大地落满了露水……一阵徐徐的晨风从林中掠过。雾气马上开始移动，可以看到河的对岸了。宿营地上静悄悄的，人们正在吃饭。突然，有一阵石头撞击的声音传到耳边。一定有什么动物在砾石滩上走动。我回头一看，看见两个影子，一高一矮。原来是两只驼鹿：一只是母鹿，另一只是刚满一岁的鹿崽。它们跑到河边，贪婪地喝起水来。母鹿晃了晃脑袋，用牙在腰上搔痒。我欣赏着这两只驼鹿，只怕士兵发现它们。突然，母鹿感觉到危险，竖起两只大耳朵，仔细地向我们这边瞅着。水珠从它的嘴唇上滴落下来，在平静的水面上溅起一圈一圈的涟漪。母鹿浑身一抖，发出嘶哑的叫声，纵身跳到林中去了。在这一刹那间，刮来一阵微风，对岸又隐没在大雾之中。扎哈罗夫打了一枪，沒有打中，我心中不禁暗暗高兴。

最后，太阳终于出来了。一团团的雾气被照成橙黄色。透过雾气，又渐渐呈现出灌木丛、树木、山峦……

过了半小时，我们已经走在路上，高高兴兴地相互交谈着。

在离海很近的一块林间空地上，住着一个旧教徒多尔加诺夫，他专靠剥削附近几条河上的土著为生。象他这种把自己的幸福建 457
立在穷人的痛苦上的人，我不想跟他打交道，所以我们沒在他家停留，径直向海边走去，在河口找到了海把头和他的小船。他从库松河出发，当天就到达了库穆胡河，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星期。

晚上，士兵们生起好几大堆火。他们兴高采烈，好象已到了家

里似的。他们已经习惯于长途跋涉，一点儿也不觉得这种生活艰苦。

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一天一夜。需要休息一下，积蓄力量，还要整理一下东西。11 月 1 日——冬季的第一天终于来到了。一早晨就刮大风，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 10 度。

不论风往哪边刮，是从陆地往海上刮，还是从海上往陆地上刮，总是顺河谷来回走。如果河谷朝着西北，风就刮得更加起劲了，能把大树刮倒，把房屋盖刮飞。通常，太阳一出来风就渐渐息了，到了下午四点左右，又刮起来。

从大霍别河到库穆胡河有一条人走的小道。这条小道离海不远，从山上穿过。这段距离有 16 公里。从地形和地质角度说来，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带是一片广阔的熔岩覆盖层，如今变成了被许多大冲沟切割的低丘陵。从前这里曾经长过挺好的森林。现在只剩下一些树桩子和稀疏的枯树。有几条小河沿着这些大冲沟流入大海。这些小河是：查拉、安库加、洛洛滨加、塔哈伦、卡拉马和库莫伦。

第十七章　外乌苏里地区的心脏　458

海边的小河　烟雾和空气传音的能力　猎人的嗅觉　不安和疑虑　通向纳赫托胡河的山口　人的脚印　乌德海人杨谢利　河汊子　乌德海人蒙古利　偷貂的中国人　当地的土著　坟地　令人不安的消息　海把头的失踪　困境

我们在库兹涅佐夫河跟索伦人分手。他回大霍别河去了，我们继续往北走。我吩咐海把头沿着海岸撑船，到霍隆库河口等我们。

虽然气温一直很低，但是雪花一落下来就无影无踪。大地上没有一点开冻的迹象，而雪花却不知哪里去了。这是由于冬天的西北风过于干燥，把湿气全都吸收了，因而使得外乌苏里地区的冬天跟大陆性气候极其相似。

这里的植物跟沿海地带的其他地方一样，也都那么枯萎。针叶树明显增多。落叶松越来越占优势，柞木林逐渐退到次要地位。

我们原来是沿着海岸的小道走，到了库穆胡河，小道也到头了。从奥林匹克角到萨马尔加河的直线距离是150公里，走起来 459
却有230公里。这一带海岸山峦起伏，荒无人烟。山上长满了树苔斑驳的针叶林，象刷子一样密密麻麻，并且一直伸展到海边。都说这一段路最难走。连乌德海人也不肯走这条道。如果从海上坐船走，这一段路有半天工夫就可以走完，如果沿着海岸徒步走，四天四宿也未必能走到。

我们走了一天，没走多远，便在巴勃科夫河上安营休息了。这里可以看到层次清楚的河岸阶地，高约 12 米。河水在阶地之间冲出一道狭窄的河床，形状很象深谷。在已经沼泽化的宽阔的高原上，有的地方长着孤零零的白桦、落叶松和矮小的柞树林。

海把头的小船只能在没有浅滩、却有小河湾的河口停泊。巴勃科夫河没有这种条件，所以海把头越过这条河，打算到索苏诺夫角附近停船。

从早晨起，天气异常平和。空中整天弥漫着烟雾，过了中午更加浓密。太阳从白色变成黄色，然后又变成橙黄，最后变成红色，一直到落进地平线都是红艳艳的。我发现黄昏非常短，不知不觉夜色就浓重了。大海完全平静下来，无论是哪里都听不到一声波浪声。仿佛大海已经沉入梦境。晚上十点，月亮升起，月轮很大，形状很奇怪，直到半夜还象刚离开地平线那样红。河岸上的悬崖、山上的森林、河边的孤零零的灌木丛和树木，都显得有些异样。半夜，烟雾更浓了，在眼前就看得出来。这并不是烟，因为闻不到一点烟火味。同时，空气具有惊人的传音能力：一般的说话声传到远处变成了高声喊叫。老鼠在草丛中走动的沙沙声，听起来那么响亮，把人吓得直哆嗦，急忙回头瞧瞧。似乎我们突然来到另一个世界，挂在天上的也不是月亮，而是一个不知名的昏暗的星球。接着，空中又充满了一种隆隆声，好象轰隆的雷声，低沉的爆炸声，或者是远方的排炮声。这种声音是从海上什么地方传来的。可能这是我们生平所听到的唯一一次地下震动声。

这种现象使大家感到害怕。德尔苏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460 我认为有必要用仪器测量一下：气压计的示度为 759，气温是摄氏零下 3 度。风速表指示完全无风。这种有趣的现象一直持续到黎明。烟雾刚一消散，又刮起了寒冷的西北风。

从巴勃科夫河往北，海岸拐了一个小弯。为了少走点路，我们就沿着石河的一条支流往上走，翻过一道岭(这道岭在我们翻山的地方高度为430米)，走到霍隆库河。离霍隆库河口不远，遇到海把头和他的小船。风似乎要弥补昨夜的不足，现在刮得更加起劲；风速表指示215。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用来考察霍隆库下游的河谷。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泻湖，长5公里，宽1公里。有两道沙堤把它跟大海隔开。霍隆库河口又宽又深，这是原来的泻湖最深的地方。这两道沙堤各长约500米，其中一道是由磨光了的大圆石构成的，圆石上面长满石蕊，这一点证明这些石头早已处于静止状态。另一道沙堤靠海，比较小，看来是不久以前才被海浪冲积成的。如今在原来是泻湖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长满青苔的沼泽，沼泽里长着笃斯越桔、杜香和兴安悬钩子。

晚上，我作了如下安排：明天海把头把船驶到哈托胡河，并在那里等我们，我们溯霍隆库河而上，直奔锡霍特山，然后再顺纳赫托胡河下来，回到海边。

我吩咐大家今晚就开始作准备，把需要的东西都从船上拿下来，因为海把头明天拂晓就出发。

第二天，11月3日，我醒得最早，穿好衣服，走出了帐篷。

眼前的景象异常美丽。东方是一片火红的朝霞。海面上风平浪静，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大海好象熔化了的铁水。河面上升起了薄雾。一群野鸭被我的脚步声惊动了，劈劈啪啪地离开水面，呱呱地叫着，向沼泽那边飞去。

当太阳露出地平线时，我在远处的海面上看到了海把头的船帆。

我烧好茶，叫醒了旅伴。

我们吃得饱饱的，收拾好自己的背囊，按预定路线出发了。

霍隆库河(乌德海人叫哈兰库河) 地图上标作斯维特拉亚河，长约 90 公里，发源于锡霍特山，从西向东流。如果溯河往上走，在
461 下游一带可以先后碰见如下几条支流。从右注入的有洪迪河和佳河。第一条河比第二条稍大些。鲑鱼溯流而上，最远的走到佳河为止，大部分都拐到洪迪河里去了。从左侧注入霍隆库河的只有一条支流，叫塔利马克西河，溯河而上，可以走到皮亚河。皮亚河在普利特尼亚克角以北 20 公里入海。霍隆库河谷从前曾经长着挺好的森林，如今全都被野火烧光了。只是在上游地带还保留着小块的树林，好象一座座孤岛似的。

这一天，我们出发比较晚，所以走的路不多。刚一上路，德尔苏便断定：霍隆库河一带没有人烟，土人也很少到这里来，两年以前曾经有朝鲜人到这里捕过貂。

天快黑的时候，德尔苏出去打猎，却空手回来了。他把枪往树杈上一挂，在火堆跟前坐下，说他在林子里发现了一种东西，但是忘了俄国话叫什么。

他半天也想不起这个东西的名字，我于是提出各种问题启发他，突然他一下子想起来了。

“柞树籽！”他天真地叫了起来，说着便递给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橡子。

接着他告诉我，这个橡子是在河左岸的山顶上找到的，可是那一带连一棵柞树也没有。显然，这颗橡子是什么鸟或松鼠和花鼠一类的小动物从别的地方弄来的。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昼夜的平均气温下降到摄氏 6.3 度。白天也越来越短了。夜里为了避风，必需钻到密林里去。为了准备柴火，还得早点安营。所以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夏季用一天可以走完的路程，现在得多花一倍的时间。

11 月 4 日早晨，我们都被冻醒了。温度计指示摄氏零下11度。

我们围着火堆，一边喝热茶，一边取暖，然后就上路了。

一路上，从海边开始，顺着河两岸，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一片片火烧场。

前边和左边矗立着普洛斯卡亚山，高600米，当地居民叫作克亚莫山。霍隆库河有三条支流就是从跟普洛斯卡亚山相连的山脉发源的，它们是普伊穆河、索洛利河和达格迪河——这是在霍隆库河流域唯一能碰见马鹿和野猪的地方。坐船溯霍隆库河而上，也只能走到索洛利河。

在普伊穆河口附近，我们发现了一座已经倒塌的朝鲜人的碓子房，碓子房旁边还有一只破旧的木板船。这一点证明德尔苏的观察是完全正确的。

我选好了过夜的地点，吩咐扎哈罗夫和阿里宁搭帐篷，便跟德 462
尔苏一起打猎去了。在这里，沿河两岸还保留着一窄条一窄条的活树林，有山杨、赤杨、红松、绢柳、桦树、槭树和落叶松。我们一边走，一边低声交谈着，他在前面，我在后面，只差几步远。突然，德尔苏向我打了个手势，让我站住。一开头我以为他在听什么动静，但是不一会儿看出是另外一码事：他踮起脚，弯着腰，向四外使劲地闻着什么。

“有味，”他悄声地说，“人的有。”

“什么人？”

“野猪。”赫哲人回答说。“我的闻到的味。”

不论我怎么闻，也没闻出什么味来。德尔苏小心翼翼地向右拐，然后向前走去。他不时停下脚步，用鼻子仔细闻着。我们就这样走了一百五十步左右。突然，有个什么东西向旁边一蹿，原来是一只野猪，后面还跟着一只半岁的小猪崽，还有几头野猪也四下逃跑了。我打了一枪，把小猪崽撂倒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问德尔苏，为什么他不开枪打野猪呢。赫哲

人回答说：他沒有看见野猪，直到它们逃跑时，才听到密林中发出的声音。德尔苏很不高兴，甚至骂出声来了，接着突然把帽子摘下，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我笑了起来，对他说，他的鼻子比眼睛更好使。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小事竟然是后来发生的悲剧的前兆。

这只小猪崽重24公斤，不大不小，正合适。晚间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新鲜的野味。大家都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只有德尔苏一个人不高兴，一个劲地唉声叹气，自言自语地问：我怎么沒看见野猪呢？

吃过晚饭，士兵们轮班烤肉，我仍然写我的考察笔记。

11月5日早晨，天气寒冷（摄氏零下14度），气压挺高（757）。天空晴朗。已高高挂起的太阳，沒有一点暖意，不过却明亮。天一冷，大家反倒觉得精神煥发，浑身都增添了力量。我们从这岸到那岸来回走了两次。霍隆库河在这一带宽约6米，河床都被倒木堵塞了。

今天，我们又走过从左侧注入霍隆库河的两条支流：头道莫宁基河、二道莫宁基河和季格达穆古河。这些支流也都发源于克亚莫山。在那两条莫宁基河的河谷里，都有驼鹿，常常可以看到新鲜的鹿蹄印。我们随身带的干粮十分充足，所以沒在这里耽搁，从一旁走过去了。从季格达穆古河到奥洛苏河（霍隆库河上流左侧的支流）有一天的路程。溯霍隆库河走或者溯奥洛苏河走，只用一天的时间便可以走到分水岭。这一带的锡霍特山东坡光秃秃的，西坡长满了针叶林。

463 我们现在已经沒有向导了，只是按照索伦人告诉我们的标志摸索前进。这里的山脉和河流彼此非常相似，很容易混淆，以至于走错路。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德尔苏却相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他对于森林完全习惯了，看来要让他换一个环境也是很难想象的。

对他说来，在哪里过夜都是一样，不论是山上，河边……

我们按照索伦人的指点，过了季格达穆古河，又走过两条无名小河，便在第二道小河旁边安下宿营地。我们应该从这条小河顶水往上走，直奔通向纳赫托胡河的山口。

夜里我沒睡好觉。不知为什么，总是惦着我们走的路对不对，因而心绪不安。如果我们找错了小河，迷了路，可怎么办呢？我翻来覆去好久睡不着，后来爬起来，走到火堆跟前。德尔苏坐在篝火旁边睡着了。他身旁躺着两只狗，有一只狗大概在作梦，不知看到了什么，轻轻地吠叫着。德尔苏也在说梦话。他听到我的脚步声，便睡意朦胧地大声喝道："什么人的走？"接着马上又沉入梦中。

大地一片黑暗，头顶上是漫无边际的漆黑的夜空。天上布满数不尽的星斗，变幻着霓虹般的色彩。银河好象一条宽阔的带子，从这头一直伸到那头。河对岸是一片沉寂的森林。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也沒有……

我在火堆旁边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心情平静下来了。于是走进帐篷，盖好毯子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在准备上路。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把光辉洒到周围的山顶上。

我们离开宿营地，立刻开始爬山。刚越过山口，我们便看到了皮亚河的河谷。河谷后面耸立着一条秃顶的山脉。后面还有一条山脉，上面盖满了积雪。在这两条山脉的那面，大概就是纳赫托胡河了。

一路上我们遇到许多小河，想必是皮亚河的支流。沒有向导带路，是一件糟糕的事，就象瞎子一样。傍晚，我们走到了一条不知名的河边。第二天下午两点，走到了第三道山跟前。

爬这个山口要走很长时间，但是坡并不陡。山脚下长着杂木林，越往山上去树木越稀，种类也越杂。阔叶树很快就让位给针叶树了，林下的灌木丛和野草，也让位给青苔和杜香。

越往山上去雪越厚。我发现头上有一线亮光，十分高兴，以为离山顶已经不远。但是高兴得太早了，原来顶上是一片偃松。幸亏这片偃松面积不大。我们穿过偃松，爬上了光秃秃的山顶。我看了一下气压针，指针指示 760 米。

464 从山顶上四下眺望，风景极其壮丽。西北有一道已经沼泽化的低矮的山口，从纳赫托胡河通到比金河。向另一个方向极目望去，只见崇山峻岭，绵亘不断，宛如白头巨浪，滔滔不绝地涌向北方，并渐渐消失在烟雾之中。东北方可以看到纳赫托胡河，南边很远的地方是蔚蓝色的大海。

寒风刺骨，在山上不能久停，我们不能再去欣赏这美丽的图景，只好下山，进入河谷。往下走，雪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已经踏着冻脆了的青苔。青苔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而且一被踩倒在地，就再也直不起来。

我走在前面，德尔苏在后面。突然，他跑到我前面，在地面上仔细察看起来。这时我才发现有人走的脚印。这一趟脚印跟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一致的。

“这是个什么人呢？”我向赫哲人问道。

“脚的小；俄国人的沒有，中国人的沒有，朝鲜人的也沒有。”他回答说，接着又补充道：“这是翁得印，靴尖的朝上翘。这个人的刚走过去。我的想，我们很快的他的赶上。”

还有一些我们根本看不出来的迹象，给他提供了线索：这个人是乌德海人，是捕貂的，他手里拿着木棍、斧子、捕貂网，根据步伐看来是个年轻人。这个人从森林里径直走去，不钻灌木丛，只管在空地上走，德尔苏根据这一点断定这个乌德海人是打完猎往回走，大概是回宿营地去了。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顺着他的脚印走，何况这趟脚印的方向跟我们走路的方向一致呢。

森林到头了，前面又是一片火烧场。我们顺着脚印又走了一

个小时左右。突然，德尔苏站住了，说闻到了烟火味。果然是这样，我们又走了十来分钟，下了坡，快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一个窝棚，旁边还有一堆篝火。当我们离窝棚只有一百步光景的时候，从窝棚里跳出一个人，两手端着枪。这是个乌德海人，叫杨谢利，是从纳赫托胡河来的。他刚刚打猎回来，正在做饭。他的背包扔在地上，背包顶上放着一根棍子、一支枪和一把斧子。

我很奇怪，德尔苏怎么知道杨谢利一定带着捕貂网呢。他回答说，在路上他看到一根被砍断的花楸树条，旁边还有一个坏网圈扔在地上。显然是有人想做个新网圈，才砍的树条。于是德尔苏问那个乌德海人有沒有捕貂网。那个人不声不响地解开背包，取出德尔苏问的东西。果然不错，网当间有一个圈是新换的。

我们从杨谢利那里知道，我们现在走到了达格迪河，这条河正 465
好往纳赫托胡河流去。我们颇费一番口舌才说服了他，让他给我们当向导。他终于答应下来，主要不是图钱，而是图贝尔登步枪子弹。

一路上我仔细问他，我们刚刚走过的都是什么地方。

纳赫托胡河（乌德海人叫作纳克图河或纳克塔纳河），地图上标作天鹅河，跟霍隆库河一般大，也发源于锡霍特山（在这里叫做昆卡-基阿马尼）。纳赫托胡河上游是由农基尼河和达格迪河汇流而成的。这两条河恰好在从海边到锡霍特山的中间汇合到一起了。从右边还有两条支流注入纳赫托胡河，它们是：阿穆克蒂河和哈格迪基河。

在达格迪河和南古尼河之间，全是崇山峻岭，其中以阿达峰和蒂昂戈尼峰为最高。达格迪河右岸有两条河和两道泉水注入，这两条河名叫马卢-萨格迪河和马卢-纳伊萨河，两道泉水叫埃福和阿达尼。这两道泉水都是从同名的山上流下来的。达格迪河左岸还有几条小河注入：即杰伊贾河、头道阿达河、二道阿达河和蒂昂

戈尼河。从达格迪河口到锡霍特山，要走三天。

从达格迪河右岸直到洛克托利亚基河之间，树木全被野火烧光了。左岸的山上只长着针叶林。在河谷里，一片片火烧场和一丛丛混交林，犬牙交错。这些树林里，夹杂着不少针叶树。

11月初，天气特别冷。河边已经出现了冰碴。这倒使我们走起路来更方便。所有的河汊子都封上了。我们在河汊子上走，少走了不少路。傍晚就走到了达格迪河跟农基尼河汇流的地方。其实从这里往下去，才是纳赫托胡河。

最近这两天一直刮着猛烈的西北风。树枝被刮断了，并且象尘土似的被刮得满天飞舞。到11月6日傍晚，风突然停了。我们已经听惯了风声。这出乎意外的宁静反倒使人不敢信以为真。

杨谢利在河中的一个洞里捉到了红点鲑。在外乌苏里地区，这种鱼就相当于淡水鲑了。我们用这些鱼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饭。吃完饭，又喝了茶，我们便躺下睡觉。让那两条狗守卫宿营地。

下半夜满天乌云。我从德尔苏那里学会了看天的本领，能够大致判断出，在这个季节乌云预兆着什么：在没风的天气出现的薄薄的层云，如果在空中拉成长条形状，就一定有风，这种平静状态持续越久，风越大。

466 早晨我们都吃得挺饱，晌午就不准备休息了，以便赶路。大约九点钟，我们踏上了征途。

从农基尼河和达格迪河汇流的地方开始，纳赫托胡河越来越曲折，但是因为有了有经验的向导，一到河水拐弯的地方，如果能径直走，我们就照直穿过去，所以走得相当快。

在这一段路上，有下述河流注入纳赫托胡河：左边有比亚河和洛克托利亚基河。从这两条河顶水往上走，翻过山就是埃赫河——一条入海的河流。从那一带高山溯河而上，只能走到马卢-萨格迪河。顶水往上走需要四昼夜，顺流往下放木排，只要一天就够了。

他接着又说，纳赫托胡河里有大麻哈鱼、红点海鲑和驼背大麻哈。大麻哈鱼大部分进入洛克托利亚基河，红点鲑溯流而上，一直游到达格迪河的石滩；驼背大麻哈游到农基尼河。

过午，杨谢利带领我们走上一条小道，这条小道顺着河岸延伸开去，沿路有许多捕貂的碓子。

我问向导，谁在这里捕貂。他回答说，这一带地方很久以来就是乌德海人蒙古利的地盘，大概我们马上就能碰到他。果然，我们还没走上两公里，就看见一个人站在碓子跟前，仔细地察看什么。他一看见有人从锡霍特山下来，便吓坏了，本想逃跑，但是一看见杨谢利，立刻放心了。跟通常遇见这种场合一样，大家一下子都停下脚步。士兵们点上烟，德尔苏跟乌德海人交谈起来，谈得十分热烈。

“出什么事了？”我问德尔苏说。

“蛮子把貂偷走了，”他回答说。

据蒙古利说，两天前有一个中国人从这条小道上走过，从碓子里把貂拿走了，然后又把碓子架好。我说也许碓子一直就是空的。于是蒙古利用手指着血迹——这一点足以证明碓子确实打住貂了。

“可能钻进碓子里的不是貂，而是一只松鼠？”我又问道。

“不会的，”蒙古利回答说，“当滚木把貂压住以后，貂用牙咬桩子，上面还留着牙印呢！”

于是我问他，根据什么断定偷貂的是中国人呢？这个乌德海人回答说：偷貂的人穿着中国乌拉，左脚后跟上缺一个钉子[29]。

他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不能不信服。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大约五点钟到了霍德河口。

晚上坐在火堆旁边，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我的新相识。纳赫托胡河的乌德海人个子不高，长得挺干巴，脸是椭圆形的，颧骨挺

467 高，塌鼻梁，棕色眼睛，两眼离得很宽，长着一对蒙古人的眼睛，嘴巴相当大，牙齿不整齐，手和脚都很小。

“真象小孩鞋似的！”我的旅伴一边仔细看着他们的鞋，一边说。他们穿的鞋是用驼鹿皮缝的，尖向上翘着，样子很象奥洛奇鞋。

乌德海人的皮肤可以说是橄榄色的，略微有点发黄。夏天，他们的皮肤晒黑了，就很象红种人。他们的服装五颜六色，更加深了这种印象。长长的头发又直又黑，编成两条短辫，向上卷，用红头绳扎得紧紧的，辫子耷拉到胸前，在肩膀跟前。为了弯腰时辫子不至于碍事，又用一条带子在后脑勺底下系住，这条带子往往装饰着许多小玻璃珠和小贝壳。

纳赫托胡河的乌德海人的服装，主要是三件长衫：两件是用布做的，穿在里面，一件是用熟过的薄鹿皮做的，穿在外面。长衫都带大襟，在右肩和腋下系扣。腰上系带子，衣服松出一点，耷拉着。袖头上另有一副套袖，箍得紧紧的。下身穿着短裤，外面套着皮套裤，用小皮条系在腰部。头上戴着白风帽和鞑子帽。风帽一直耷拉到后背和双肩上。鞑子帽顶上直竖着一条松鼠尾巴，还有好几根带穗的红绳。

他们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前面到后面，都绣着五颜六色的花纹和许许多多红色的图案，用云字卷绘制出鱼、鸟和各种野兽。

乌德海人十分喜欢金属饰物，尤其是镯子和戒指。有的老头还带着耳环。不过这种风俗如今已逐渐破除。每个男人，包括小男孩，腰上都带两把刀：一把是普通的猎刀，另一把是小弯刀。这种弯刀在他们手里可以代替锥子、刨子、钻子、凿子以及其它各种工具；真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我们差不多一直聊到半夜。应该睡觉了。乌德海人负责看守宿营地。我在德尔苏旁边，背朝火堆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从宿营地出发，沿着紧靠河边踩出的小道往前走。在这一段路上，纳赫托胡河右边有两条支流注入：胡列米河和戈比利亚基河，左边只有一条小河——霍德河。纳赫托胡河下游的河谷里，黑桦和柞树长得十分茂密。从洛克托利亚基河口开始，纳赫托胡河渐渐向南弯，一直到了胡列米河附近才又向东流去。

过了霍德河口，河谷立刻宽阔起来。两边的山上长着针叶林，468
河谷里长着杂木林，主要有岳桦和杨树。此外，我们在这里还碰见色木、白杆榆和紫杉。色木的树皮是灰色的，树冠茂密；白杆榆是一种长得端庄秀丽的树木，树皮呈浅灰色；紫杉是一种很独特的针叶树，结红色浆果。再往前走，则是一些既象灌木又象乔木的树木，例如黄瓤子和矮赤杨。黄瓤子的果实带有长翼。矮赤杨的树皮黑而且亮。纳赫托胡河沿岸，接骨木叶绣线菊和蓝靛果特别多。蓝靛果结的果黑而发蓝，味道很酸。

最近这几天，寒冷多风。风速计的示度为225。许多地方岸边的冰已同对岸的冰连在一起，形成天然桥梁，从上面可以随意过河了。

离戈比利亚基河大约10公里，森林到头了。前面是一片空旷地带。在最后一块林间空地上，我们发现有三座乌德海房子。这里的乌德海人盖上中国式的房屋居住，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呢。头几年他们还住在帐篷里。每一家房子旁边，都有一块不大的菜园子，雇中国人栽种。中国人还跟乌德海人合股经营毛皮。经过详细打听才知道：纳赫托胡河是中国人从南往北扩展他们的影响的终点。这里一共只有五个中国人：四个是老住戶，另一个是刚从库松河来的。

给我们带路的乌德海人一看到那个外来的中国人便迎了上去，仔细察看起他的乌拉。果然后跟缺少一个钉子。他们便打开

他的背包，从里面拿出一只貂来，并把他偷貂的详细情节讲给他听。这个中国人以为他们藏在灌木丛里看见了他，于是就承认了。

乌德海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东西，便高高兴兴地走开了。但是，另外四个中国人认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他们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子，便向这个偷貂的人宣布：他的行为给大家丢了脸，因此必须永远离开纳赫托胡河，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有过错的人光着头站着，听完了他们的宣判，答应第二天就离开这里，以后永远也不回来。

从这几家乌德海房子到海边，剩下不到8公里。离最后一座房子不远，有个岔道。阿里宁从左边走，我们直奔河岸。不一会儿，他回来告诉我们，在河柳丛里有一只小船，船里躺着"海神"。我吩咐他把这个神像拿来看看，然后又改变了主意，自己去看一看。所谓小船里的"海神"，原来是一个躺在棺材里的死孩子。尸体已经枯干，变成木乃伊了。附近是一片坟地。有的棺材用短木桩子
469 架起来，上面还有个棚，有的就放在河柳丛里。棺材旁边还有扔掉的破船、雪橇、破鱼网、船桨和鱼叉。

我正想撬开一口棺材看看，可是偏偏在这时听到旁边有人说话，便迎了过去。不一会儿，从灌木丛里走出两个乌德海人，他们是刚从叶金河来的。

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消息：从11月4日我们的小船离开霍隆库河之后，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回想起来，正好是那一天风刮得特别大。普古伊（我们的新相识中一个乌德海人的名字）看到一只小船在海上跟风搏斗，风把小船从岸边刮到大海里去了，越刮越远。但是他不知道，这只船是不是海把头的那只船。

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法挽救的不幸。我们的全部家当（包括冬衣、鞋和粮食）都放在船上。我们身边只有随身带的东西：秋天穿的夹衣服、每人一双翁得、毯子、帐篷、枪支弹药和有限的一点粮

食。我知道，往北去，叶金河上还有乌德海人居住，但是这里离叶金河还挺远，乌德海人又那么穷，指望他们供给整个考察队吃的住的，是不可想象的。

怎么办？

我们一边想着，一边不知不觉走到一片低矮的针叶林跟前。这片林子把纳赫托胡河跟大海隔开了。

往常，我们一走到小船跟前，总是高高兴兴的，好象回到了家似的。但是如今纳赫托胡河却跟其他小河一样，也是那么令人感到陌生。另外，海把头——这个航海的能手，也许现在已经葬身鱼腹了，真叫人可怜。

我们默默地走着。大家的心思都一样：怎么办？士兵们都知道现在处境困难，而我必须想办法使大家摆脱这种困境。最后，终于出现了一线亮光，树林突然到头了，前面是一片大海。

470

第十八章　遗言

准备过冬　叶金河　寻找小船　貂熊　库穆胡河和纳赫托胡河之间的沿海地带　皮亚河　不幸的一枪　德尔苏的恐慌　订约　归程

从前纳赫托胡河附近是一个泻湖，有一条沙滩把它跟大海隔开。如今这里变成了一大片长满青苔的沼泽，上面丛生着杜香、笃斯越桔和岩高兰。杜香枝条披着一层厚绒毛，可能由于铁质多，带有亮铁锈色；笃斯越桔长着蓝瓦瓦的嫩叶；岩高兰枝叶繁茂，叶子细小，卷成小圆筒状。在这些灌木丛中，还可看到一些已经凋谢枯萎的植物：根茎善爬的委陵菜；茎横斜多刺的兴安悬钩子结着黄色浆果；山黧豆，外形很象野豌豆，茎带翅，结的豆是扁形；燕子花，粗大的叶子已经干枯，变成灰色；最后是沼泽里常见的棉花莎草——一种挺拔秀丽的草。

纳赫托胡河注入一个小海湾，海湾两旁各有一个由光怪陆离的火山凝灰岩构成的海角，乌德海人把北面的一个叫作北角（扎阿利角），把南面的一个叫作南角（马阿斯角）。我们就在这里海边上的悬崖脚下安下宿营地。

471　晚上，我跟德尔苏坐在火堆旁，商量到底怎么办。小船失踪已经四天了。如果它刮得不远，早该回来了。我说，应该到阿马古河去，在旧教徒那里过冬。但是德尔苏不同意。他劝我们在纳赫托胡河再等一等，一边打猎，弄些皮子，就可以缝新鞋了。据他说，从土人那里可以弄到干鱼和小米。但是还有另外的困难：天气一天

比一天冷，再过两个星期，穿夹衣走路已经不行了。不过，德尔苏的方案毕竟最合理，我们决定先按他的意见办。

吃过晚饭，士兵们都躺下睡了。我和德尔苏还在火堆旁坐了很久，反复讨论我们的处境。

我原来想回到乌德海房子里去住，但是德尔苏劝我留在海边，因为第一，这里比较容易弄到吃的东西；第二，他总认为海把头还有可能回来。只要海把头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沿着海岸寻找我们。如果找不到我们，就会不靠岸继续往前走。那时我们还是一无所有。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只好同意。

我的脑海里出现种种念头，一个比一个可怖，萦绕不绝，使我不得安宁。

一阵阵寒风把枯草刮得沙沙响，把旁边一棵孤零零的小树刮得东摇西晃。从黑暗里，从沿岸的悬崖那边，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好象是狼嚎。

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折磨了我一夜。

沒等考察完毕便中途而废，眞是令人痛心，我恨不得要哭出来。可是在严冬时节，沒有良好的装备冒险前进，也是轻率的。如果只有我跟德尔苏两个人，那么就不必多加考虑，继续往前走就是了。可是现在还有好几个人，我在道义上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天快亮了，我才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风刮得特别大。气溫是摄氏零下 6 度，气压是 766 毫米，风速表的示度是 242 。

士兵们听说我们可能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甚至可能过冬，便动手把海浪冲到岸上来的漂木搬来，修了一座地窨子。这是一个挺巧妙的主意。他们用石板砌成炉台，学朝鲜人的样子用空心树修成烟囱。门口用帐篷挡上，屋顶用带青苔的草皮子苫上。地窨子里面铺上厚厚的云杉枝和干草。总的说来，这座房子修得不错。

11 月 10 日，有几个乌德海人从索苏诺夫角来到宿营地。其中有一个人随手捡起一根木棍，在沙地上灵巧地画起平面图。当我拿出一幅四十比一的地图打开给他看时，他很快就找准了方位，并
472 一边指点着地图上的山、河和海角，一边准确无误地说出它们的名字。他一下子就掌握了比例尺，并且马上就能明白投影原理，真令我感到吃惊。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认地形图，我好长时间也看不懂，可是这个普普通通的野蛮人从来没看见过地形图，却一看就懂，好象他一辈子都干这行似的。我认为这是由于他们经常在山上来回走，按照投影原理从高处俯瞰地面的缘故。同时，他们对空间比例的感觉也很发达。

第二天我决定跟德尔苏一起沿海岸往南走，看看有没有海把头停船的痕迹，顺便打打猎。

扎哈罗夫和阿里宁带着同样的任务往北走。萨比托夫和图尔蒂金溯河而上，奔霍德河口。

我们一早就离开了纳赫托胡河，沿着海浪冲击的沙滩往前走去。

一早晨天气就阴沉沉的，空中不知弥漫着烟雾还是乌云。有一次，从云雾后面射出一道阳光，从水面上掠过，好象探照灯光一下子照亮了岸边的山峰，然后又隐藏到云彩里去了。接着下起了小雪。我担心有暴风雪，想留在宿营地，可是看到西边有点透亮，乌云又向东南驰去，估计天气会转晴。德尔苏也是这么认为。于是我们劲头十足地向前走去。雪大约下了两小时，就住了。烟雾也散了。竟然是个好天——温暖而无风。

山间的溪水还在流动，但是它那潺潺声已经越来越轻，显然很快就要冻结，完全沉寂下去。从前从石头缝里往外渗水的地方，本来看不到水，如今却凝结了大冰块。这冰块还在不断增大，样子很象一条条冻结的瀑布。

我们沿着海岸一边走，一边谈论海把头怎么一去杳无踪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反复复地讨论有一百次了，结论只有一个：应该赶快缝鞋，回到阿马古旧教徒那里去。

我的狗阿利帕跑在前面，大约有一百五十步光景。突然我发现前面有两个动物：一个是阿利帕，另一个是野兽，样子也很象狗，只是色发黑，毛挺厚，腿挺短。它在沿岸的悬崖旁边笨拙地跳跃着往前跑，似乎想赶过我的狗。这个毛茸茸的野兽赶上阿利帕之后，便采取了防御姿态。我认出这是貂熊，它是鼬科里最大的一种动物，这种动物蹀行，毛茸茸的，长得挺笨，最大的身长 1 米，高 45 厘米。身上的毛大部分是深褐色，背部是黑的，两侧从肩膀到臀部，各长着一条挺宽的浅灰色横带。躯干下部和腿上半部比其他地方 473
的毛都长。貂熊颈短、头大、脸长，爪结实有力。

貂熊栖息在山林里，哪里有狍子，特别是有麝，哪里就有它。貂熊为了捕麝，便在麝经常来往的小道旁边找一棵树或一块石头，一动不动地蹲在上面，等上几个小时。貂熊对于它要猎取的动物研究得很透彻，十分熟悉它们的脾气、习性以及喜欢走什么路。比如：它知道雪一下得很厚，麝就不愿意另外开辟道路，总是沿着一个大圈子跑。所以貂熊赶麝的时候，总是拚命追赶，直到跑完一个圈又回到起点为止。这时貂熊便爬到树上，等麝再一次经过这里。如果这种方法不成，它便采取疲劳战术，一个劲地猛追，直到麝跑累了，跌倒在地。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貂熊在半路上又看到别的麝，也不去追赶，仍然继续赶头一只麝，虽然这只麝可能早已跑到貂熊的视野以外去了。貂熊是一种祸害人的动物。它钻进仓库，不管碰到什么，都给撕得粉碎。看到干肉啦，干鱼啦，以及其他食品，它一定要糟踏个遍，然后才偷偷溜掉。从前土人把貂熊皮看得比貂皮还贵重，直到中国人和俄国人来到这里，他们才明白他们弄颠倒了。二十年以前，一张貂熊皮价值不超出三个卢布。猎人拜

不专门去打貂熊，只是偶尔碰上才开枪打它。

貂熊在整个乌苏里地区都有，大约南部到北纬44度。波谢特、巴拉巴什、绥芬河一带和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附近都没有貂熊。在锡霍特山，这种动物颇为常见。

阿利帕停下来，好奇地打量这个邂逅相遇的伙伴。我本想开枪打它，但是德尔苏拦住我，说要节省子弹。他的意见很对。我于是把阿利帕唤了回来。貂熊撒腿就跑，一下子钻进冲沟里不见了。

霍隆库河和纳赫托胡河之间的海岸线比较曲折，共有三个海角：普利特尼亚克角、巴克兰尼角和索苏诺夫角（乌德海人叫作胡洛角、列尼克托角和霍尔洛角）。这些海角伸进海里挺远。过了这些海角，海岸又向西北弯去，直到奥林匹克角附近又伸进海里。

从纳赫托胡河起到翁图古河为止的沿海地带，岩石分布如下：先是硅质页岩，接着是安山岩，间或夹杂着玻璃质玄武岩。再往南去，底下是挺长一片绿泥石，顶上是玄武安山岩，再往前去是玢岩。覆盖层由凝灰岩构成，凝灰岩有各种颜色，互相交错重叠。这里有
474 一个悬崖，叫作哈迪埃，特别有意思，它的岩层呈垂直板状节理和弧线节理。

皮亚河附近，有两座悬崖，叫作萨扎苏-马马萨-尼，形状很象人。据乌德海人说，这两座悬崖原先就是两个人，但是海神泰穆（海中鱼兽之主）把他们变成了悬崖，强迫他们看守沿岸的山峰。

在这一带的海岸上，有许多被海水冲上来的干木头。我们选好了宿营地，把东西放下，便分头打猎去了。

皮亚河河床曲曲弯弯，在河谷里绕来绕去。如果站在高处往下看，这条河好象一条花边似的。下游河谷的土壤都是冲积成的：净是淤泥和新冲下来的沙土，把野草和灌木丛都埋上了。这一点证明，今年夏末这里发过两次大水。靠近海边，长着矮赤杨和高高

的绢柳，沿着河谷往上去，有落叶松、白桦、山杨和杨树，再往前去则是槭树、黑杨、桦树，有些地方还有云杉和红松。河谷两旁的山坡上，向阳坡长满低矮的柞树林，北坡长着古老的树苔斑驳的针叶林。

我们打猎的时间不长。当我们又碰到一起时，天就要黑了。太阳已经落山。它那金黄色的余辉射进森林里，照到杨树的树干上、云杉的尖顶上和红松毛茸茸的树冠上。在我们旁边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一阵尖厉的叫声。

“麝！”德尔苏好象在回答我询问的目光，悄声地说。

大约过了两分钟，我看到了那只野兽，样子好象狍子，只是个头要小得多，毛色也更深。从嘴里伸出两根细长的獠牙。这只麝跑出有一百步远，站住了，转过美丽的小脑袋，向我们这边瞅着，一动也不动，好象在等待什么。

“它的在哪里？”德尔苏问我说。

我用手指给他看。

“在哪？”他又问了一次。

我用手指着突出醒目的东西，逐渐把他的目光往麝那边引，但是尽管我使了挺大的劲，他仍然什么也没看见。德尔苏慢慢地举起枪来，又仔细向麝站的地方瞄了瞄，打了一枪，却没有打中。枪声响彻整个森林，在远方消失了。受惊的麝往旁边一闪，钻进密林不见了。

“打中的有？”德尔苏问我说。从他的眼神看来，他并不知道这一枪打得怎么样。

“这次你可打空了。”我回答他说。“麝跑了。”

“难道我打中的没有？”他惊慌地问。

于是我们向麝原来站的地方走去。地上一点血迹也没有。毫 475
无疑问：德尔苏的确放了空枪。我跟老朋友说了两句笑话，可是他

一屁股坐到地上，把枪放在膝盖上，沉思起来。突然，他又连忙跳起来，用刀在树皮上刮了挺大一个白印，然后拿起枪，向后跑出有一百五十步远。我想他是要在我面前显显枪法，证明刚才的失误出于偶然。但是离得这么远，树上的白印看不大清楚，他还得往前凑几步。最后，终于选好了地方，用支架把枪架好，开始瞄准。德尔苏瞄了半天，还把头从枪托旁边挪开了两次，好象是拿不定主意，想扳动枪机又不敢扳。后来，他到底开枪了，接着便向树跟前跑去。我看到他的两只手一下子耷拉下来，就明白他沒打中目标。等我走到跟前，只见他的皮帽子也扔到地上了，枪也倒下了。他那双眼睛睁得很大，用失神的目光朝空间呆望着。我把手放在他肩上，德尔苏哆嗦了一下，连珠似地说起来：

“以前，别的人，野兽先看到的沒有。总是我的最先看到。我的开枪，总是在它的皮上窟窿的打。我的子弹，飞了飞了的沒有。现在我的五十八岁。眼睛不中用了，看见的不行。麝的打，沒打着；树的打，也沒打着。到中国人那里的干活，我的不想。他们的活计，我的不明白。以后，我的怎么活呢？”

这时我才明白，我的玩笑开得不得当。他这一辈子以打猎为生，视力衰退，就等于死亡。何况德尔苏现在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因而他的处境就更加悲惨了。到哪里去呢？怎么办？如今已经白发苍苍，哪里可以找到归宿呢？

我感到非常可怜这个老头。

“不要紧，”我对他说，“不要怕。你帮了我很多忙，救了我好几次命，我应当报答你。你随时都可以到我家去，有你住的，有你吃的。我们住在一起吧。”

德尔苏忙了起来，开始收拾东西。他捡起枪，用生疏的目光瞥了它一眼，好象从今以后再也用不着它了。

这时，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山峦向东边伸出长长的阴影。

还沒有结冰的河水，象镜子一样闪闪发亮。水面上倒映出灌木丛和岸边的树木。似乎水底下跟外面是同样的世界，也有一个明朗的天空。

到了小河旁边，我们俩分开了：德尔苏回宿营地去，我决定再打一会儿猎。我在森林里转悠了好久，什么也沒有看到。最后我感到疲倦了，也往回走去。

西天的晚霞渐渐熄灭了。发蓝的天空已经睡意朦胧，一动也 476
不动。河谷变得阴沉了，好象是山中出现的一条很深的裂缝。

突然，灌木丛中有什么东西动弹了一下。我马上站住，准备好枪。接着又是一阵喀嚓喀嚓的响声。从赤杨丛里悄悄地钻出来一只狍子，慢慢走到林间空地上，吃起草来，看样子根本沒有发现我。我连忙瞄准，打了一枪。不幸的狍子向前一蹿，便一头栽倒在地上。过了不一会儿，它就断气了。我掏出皮带，把它的四蹄绑好，扛在肩上。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淌到我的脖颈上，这是狍子的血。我于是把这个战利品放到地上，高喊起来。不一会儿就听见德尔苏回答的声音。他沒有带枪，空手来了。我们俩用一根棍子把狍子抬了回去。

我们回到宿营地，已经暮色苍茫。月亮刚刚升起，它那磷光般的清辉照亮了大海、岸边的岩石、森林和河水。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徐徐的夜风吹拂着枯草，发出低微的沙沙声。这种声音非常单调，听惯之后，再也觉察不出来了。我们的宿营地上点燃着篝火。火光照在地面上，现出斑驳的红影，并跟黑魆魆的阴影和偷偷地透过灌木的枝桠洒落下来的暗淡的月光交织在一起。远处依稀可以看到峭拔的巴克兰尼角，被海水的蒸气蒙上了一层薄纱。

打完猎之后，我感到十分疲倦。吃晚饭时，我向德尔苏介绍了俄国的情况，劝他放弃这又危险又艰苦的打猎生活，跟我一起到城市里去。但是他还象刚才那样默默不语，一个劲地考虑什么。

最后，我感到眼皮发涩，便裹上毯子，沉入梦中。

半夜醒来。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紧贴着地平线的星星，象钻石似的闪闪发光。已经是下半夜了。整个大自然似乎都沉浸在朦胧的状态中。一望无边的大海洒满了月光，深邃的天空布满亮晶晶的星星，恐怕没有比这夜色更美妙的了。黑魆魆的海水、岸上高大的悬崖、山中沉寂的森林，它们彼此是那么和谐，构成一幅雄浑壮丽的图画。

德尔苏坐在火堆旁。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根本没有睡。他看我睡醒了，非常高兴，连忙给我烧茶。我发现老头的样子很激动，十分殷勤地侍候我，想尽办法，不让我再睡去。我顺从他的意思，告诉他我不想再睡了。德尔苏又往火堆里添了点柴火，当篝火着旺之后，他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郑重其事地说：

"长官，现在我的说话，你的听一听。"

他从早年的生活讲起，他如何死了家口，变得孤苦伶仃，一直
477 靠打猎维持生活。这杆枪就是他的命根子。他得到鹿茸，想法卖掉，再从中国人那里换来弹药、烟叶和做衣服的布。他从来没有想到眼睛会不中用，而且用多少钱也买不它来。这半年来，就渐渐觉得两眼发花，他没往心里去，以为过一阵子就会好的。但是今天他明白，他再也不能打猎了。这可把他吓坏了。后来他又想起我说的话，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那里去，有住的，有吃的。

"谢谢长官！"他说。"大大地谢谢！"他突然跪下，给我磕头。我急忙把他扶起来，对他说：倒是我应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要是他愿意跟我生活在一起，只能使我感到高兴。为了给他排解这些伤心的念头，我劝他喝点茶。

"等一等，长官。"德尔苏说。"我的说完的没有。"

接着他又继续讲他这一辈子的生活。他提起一件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一个中国老头学会挖参，掌握了人参的特征。但是

他从来沒有卖过，总是把活参送到勒富河上游的一个地方栽上。他最后一次到他的参营去已经有十五年了。人参都长得挺好：那里一共有二十二棵。现在人参是不是在那里，他也不知道，不过大概还在那里，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偏僻，附近沒有人的踪迹。

“这统统的给你！”他就这样结束了他那长篇叙述。

这件事使我感到意外。我劝他把人参卖给中国人，把钱留给自己用。但是德尔苏仍然坚持他的意见。

“我的不要。”他说。“我的活不了多久。很快的会死。我的一定棒槌[80]的送给你。”

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恳求的神情，我只好答应下来。如果我再不肯要，他就会伤心了。我表示同意，不过他得答应我，这回考察工作一结束，就跟我到哈巴罗夫斯克去。德尔苏也同意了。

我们决定明年春天到勒富河去寻找那些珍贵的人参。

银白色的月亮已经西斜了。东边的天际又出现了新的星座。空中飘荡的潮气落到地面上，变成一层薄薄的白霜，把一切都盖住了。这是黎明即将来临的准确征兆。

德尔苏又往火堆里添了点柴火。耀眼的火焰摇颤着向上蹿去，红通通的火光照亮了灌木丛和岸边的悬崖——这是我们俩订下盟约和互相承担义务的无言的见证人。

不一会儿，东方出现一条玫瑰色的带子，这是朝霞升起来了。星光马上暗淡下去，美妙的夜景也消失了。天空渐渐发暗，变成蓝灰色，到处洒满了隐约的曙光。火堆上的红火炭已经暗淡，蒙上 478
了一层白灰，柴火头一个劲地冒烟，看样子好象火在里面燃烧似的。

“咱们稍微睡一会儿吧。”我向我的旅伴提议说。他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帐篷，然后我们俩盖着一条毯子躺下，立刻睡着了，睡得非常香。

我们醒来，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这天早晨很冷，天气晴朗。水泡子已经冻上了一层亮晶晶的薄冰。只有沒冻冰的地方看上去好象一块块黑斑。

我们胡乱吃了点凉肉，喝了茶，便收拾背囊，返回纳赫托胡河。

我们到了那里，人员都齐了。阿里宁打了一只北海狮，扎哈罗夫打到一只海豹。这样，我们弄到了很多皮子，肉也充足了。

11 月 12 日到 16 日，我们在原地休息。士兵们出去采笃斯越桔，捡松子。德尔苏拿两张生皮子跟乌德海人换了一张熟鹿皮。他叫土著妇女给裁成翁得，我们按照脚的大小，自己动手缝。

17 日早晨，我们离开纳赫托胡河，踏上归途，向旧教徒村走去。临走时，我又向大海望了一阵，盼望海把头的小船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但是海面上空荡荡的。风从陆地吹去，岸边一点浪也沒有，可是远处却波浪滔天。我挥了挥手，发出了上路的信号。就这样往回去眞令人沮丧，但是又沒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归途很顺利，沒有发生任何意外。

11 月 22 日，我们到达大霍别河，23 日早晨，回到了库松河。

第十九章　海把头归来

479

狂风　海把头遇险　冬天行军的准备　做爬犁
捕鱼　乌德海人耐寒　毛腿沙鸡　冬天行军
出发前夕　爬犁队　库松河及其支流　老虎
砬子　岩石　烧光了的森林　冬天的帐篷　林
中的鸟　鬼的民族性　乌德海人孙财

从地质学角度来说，这一带海岸没有多大价值。从翁图古河到库兹涅佐夫河，沿岸的岩石分布如下：翁图古——萨格迪河右岸有小卵石结成岩露出地表，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开去，构成51°角，倾斜度为18°；往前去，在霍尔洛角附近，是变质的红色熔岩；往南去，坎州河一带是玄武质凝灰岩，大约有120—130米厚，岩层的颜色不一，交错重叠，再往前去——是火山喷出的绿石岩，带有异离体。库阿泉附近是一带高高的海岸阶地，基座很厚，由一种不知名的带不规则裂隙的暗色岩石构成。最后，在哈迪埃悬崖跟前，也是那种不知名的岩石，但带有垂直的板状节理。

11月22日，我们到达大霍别河，23日早晨，回到了库松河。 480

从昨天就开始变天了。气温是摄氏零下10度，气压为756。天空布满了乌云。上午十点左右下起了小雪，一直下到晌午。

到库松河土人那里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想继续往前走，可是他们劝我再等一天。乌德海人说，好些天没刮风，天气又总是阴沉沉的，看样子一定有大风。当地的中国人也惶惶不安。他们隔一阵子就要往西边望望。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让我看那白雪

皑皑的克亚莫山。

这时我才发现，刚才还看得清清楚楚的山脊，现在已经隐隐约约，模糊不清了；山上好象在冒烟。据他们说，再过两个钟头，风就会从克亚莫山刮到海边来。

中国人用绳子把房顶笼住，系在附近的树桩子和大树上，用草编的网把谷垛苫起来。到下午两点左右，果然刮起风来，一开头微风徐徐，以后风势越来越猛。不一会儿就刮得天昏地暗了。地上的雪花、尘土和枯叶被旋风卷起，漫天飞舞。傍晚，风势达到了顶点。我拿着风速表出去，想测量一下风力，可是一阵狂风把风速表的轮子刮断了，连我也差一点儿被刮倒。忙乱中我看见木板和树皮从空中飞过，不知谁家的房盖给掀开了。房子旁边停着一辆中国式的大轱辘车。风把它从院子这头一直刮到那头，紧贴到栅栏上。有一垛干草垛得不严实，几分钟工夫便刮得一根也不剩。

拂晓，风力渐渐减弱。风刮一阵子，歇一阵子，然后再刮，再歇。天光大亮时，我简直认不出这个地方了：有一座房子完全倒了，另一座房子刮倒了一面墙；有好多大树连根拔起，横躺在地上。太阳一出来，风完全息了；过了半个小时，又刮起风来，不过这回刮的是南风。

今天本应该继续赶路，但又不大想走：我的旅伴都累了，中国人又那么好客。我决定在这里再停留一天——这个主意打对了。当天晚上，有一个年轻的乌德海人从海边跑来，报告喜讯：海把头驾船回来了，我们的东西都完好无缺。我的旅伴高喊“乌拉”，兴高采烈地互相握手。这件事也的确值得高兴，连我也要手舞足蹈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大家都到海岸上去。海把头的高兴劲儿也不亚于我们。士兵们把他团团围住，问长问短。原来，他刚走到
481 坎州河附近，起了大风，一直把他刮到萨哈林岛，海把头一点也没慌，尽量使船靠近海岸，因为他知道，不然的话，就会被刮到日本

去。后来，他从萨哈林岛渡过海峡，驶到苏维埃港（当时叫皇帝港），从苏维埃港顺岸南下。到了纳赫托胡河，他听乌德海人说我们到阿马古河去了，他就连忙驾船赶我们。昨天那场暴风，他是在霍隆库河避的，然后只用一天的工夫就到达了库松河。

这时，我马上想好了一个新的计划：决定溯库松河而上，翻过锡霍特山，直奔比金河。粮食、工具、冬衣、棉鞋、装备和子弹——所有这些东西，现在我们都有了。

海把头也决定在库松河过冬。因为现在在海上航行十分困难；靠岸边漂着许多冰排；河口也都要封冻了。

士兵们毫不迟延，连忙卸船。等到把桅杆、舵和帆都拆下来之后，大家把船拖上岸，用圆木垫好，两边用木橛子逼住。

第二天，我们着手做爬犁[31]。一共要六副。有三副已从乌德海人那里弄到，另外三副只好自己动手做。扎哈罗夫和阿里宁会干木匠活。另外又找了两个乌德海人帮忙。委托德尔苏指导全盘工作。他提出来的意见都非常中肯，士兵们习以为常，也不和他争论，什么活得到他的赞同之后，才动手去做。

这项工作花了十昼夜。这期间，我的旅伴时常去打猎，有时挺顺利，但是往往空手回来。我们和库松河的乌德海人交了朋友，所有的人都认识并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11 月 25 日，我、德尔苏和阿里宁跟土人一起到库松河口去捕鱼。乌德海人随身带了一些芦苇火把和沉重的木槌。

河汊子中间有一个小岛，长着白杨、赤杨和绢柳，我们在岛上发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用草苫的窝棚。我马上就认出来，这是日本人搭的。日本人经常偷偷地到这里滥肆捕鱼，因为这个地方无论从陆地还是从海上都看不见。我们便找一个这样的窝棚住下了。

河湾里的水已经冻结实了。冰面平滑如镜，清澈透明；冰底下的浅滩、深坑、水藻、石头和沉沒的树木历历可见。乌德海人穿了

几个冰窟窿，放下去一张双层网。天黑的时候，他们点上芦苇火把，然后再朝冰窟窿这边跑，不时地用木槌使劲在冰上敲。鱼被火
482 光和响声吓得昏头昏脑，向前蹿去，落进网里。鱼捕得挺多，一网就打了一条哲罗鱼、三条红点鲑、四条白点鲑和十一条雅罗鱼。接着，乌德海人又把网放进冰窟窿里，从另一面撵鱼，后来挪到湖上，从湖上挪到河汊子上和河上，最后又回到河湾。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打完了鱼。有一部分土人回家了，其余的人留在窝棚里过夜。留下的人当中有一个乌德海人叫老疙疸，我从去年就认识他。夜里很冷，风也很大。就是守在火堆旁，也感到寒气逼人。半夜我忽然想起老疙疸，问他在哪里。他的一个伙伴回答说，老疙疸在外面睡觉。我穿好衣服，走出窝棚。外面黑洞洞的，寒风扑面，象刀割一样疼。我在河上转了一圈，回到窝棚告诉他们说，哪里也看不见篝火。乌德海人回答说，老疙疸睡觉不笼火。

“怎么，不笼火？”我诧异地问道。

“就那么睡。”他们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我担心老疙疸出什么事，点上我的小灯笼又去找他。有两个乌德海人愿意陪我去。在离窝棚大约五十步远的河岸底下找到了老疙疸，他睡在一堆干草上。

他身上只穿着用熟鹿皮做的上衣和裤子，脚上穿着鹿皮翁得，头上戴着白风帽和一顶鞑子帽，帽上有一条貂尾巴。他的头发挂上了霜，后背也是一片白花花的。我使劲摇他的肩膀。他坐起来，用手擦掉睫毛上的霜。我看他既不哆嗦，也不端肩膀，就知道他没有冻着。

“你不冷吗？”我感到奇怪地问。

“不冷，”他回答说，立刻又问：“出了什么事？”

那两个乌德海人告诉他，我怕他出事，摸着黑找了好久。老疙

疸回答说，窝棚里人多太挤，所以他决定在外面睡。说完，把皮袄裹得紧紧的，躺在干草上又睡了。我回到窝棚里，把这件事告诉德尔苏。

“没关系，长官。”赫哲人回答我说。“这些人冷的不怕。他的常常山里的住，貂的撵。哪里的天黑，哪里的睡。他的常常背朝月亮，靠月亮的暖和。”

天亮的时候，乌德海人又去捕鱼。这回他们采取另一种办法。在冰窟窿上面支起一座不大的帐篷，四周不透亮。阳光透过冰照亮了河底。卵石、海螺、沙底和水藻，清晰可见。鱼叉伸进水里差一点够不到底。这样的帐篷一共支了四座，互相紧挨着。每一座帐篷里蹲一个人；其余的人从四外悄悄地撵鱼。鱼一跑到冰窟窿 483
跟前，蹲在帐篷里的人就用鱼叉把它叉住。这种办法比头天晚上打得更多。这一宿又一天的工夫，乌德海人打到了二十二条哲罗鱼，一百三十六条白点鲑，二百四十条海鲑和不少雅罗鱼。

从海边往回走，我的狗撵出四只鸟。这些鸟多半栖息在砂土上，毛色和沙土的颜色一模一样，就是走到跟前也根本看不出来；直到这些鸟又飞到空中的时候，我才再一次看清楚它们。我开枪打死了一只。原来是毛腿沙鸡，大概是大风把它们从蒙古东部偶然刮到这里来的。在外乌苏里地区这种鸟是第一次出现。我把沙鸡拿给土人看，他们吵吵嚷嚷，表示惊奇，说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并且马上就给它起了一个乌德海名字，叫“马弗”(熊)。他们所以给沙鸡起这种名字，是因为它的爪子很象熊掌。

不一会儿我发现，我看到的这种鸟不止这四只。一路上我们还碰到好几群。后来听说，那年的 11 月末，在奥耳加湾和萨马尔加河附近也有人看见过毛腿沙鸡。这些鸟大约只呆了一星期，然后和突然出现一样，又突然消失了。

趁着士兵们做爬犁和滑雪板的工夫，我到附近一带走了走，但

是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一切都需要检查，还要预先考虑到各种困难。根据我亲身的经验知道，土人多少世纪积累的经验是不容忽视的。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证明，我应该感谢乌德海人，多亏我听取了他们的建议，照他们说的那样做了。

12 月 2 日，士兵们结束了所有的工作。我又给他们一天时间作最后的准备。有一个满洲人老头叫齐世武，答应把我们送到比金河的头一个中国屯子。4 日①下午，我们往爬犁上装东西。明天早上只要收拾好行李，喝完茶就可以上路了。

晚上，乌德海人跳神。他们求神仙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和沿途打猎走运。房子里聚集了好多人。中国人又送来了烧酒和糕点。乌德海人喝了酒，兴奋起来。他们整夜在火堆旁跳舞，随着鼓点唱歌。

黎明前，我躲进最远的一家中国房子，在那里睡了一会儿。

12 月 4 日，早晨很冷：到摄氏零下 19 度。气压计的示度为 756 毫米。微风从西方吹来。天上万里无云，蔚蓝的天空显得更加高远。山上白雪皑皑。

484 第一次出发总要耽搁一些时候。往往都耽误在向导身上：他们不是没准备好鞋，就是还没吃饭，再不就是路上没烟抽等等。直到上午十一点，经过三番五次催促之后，我们才终于出发了。中国人拿着小旗，打着呱嗒板，放鞭炮欢送我们。

最近这四天的工夫，河冻结实了。冰面平滑如镜，闪闪发光。由于河底都冻死，加之封河时水位提高，因此所有的河汊子都灌满了水，结了冰。这样，我们就少走不少路，可以越过河湾和躲开冰块重叠的地方径直走，抄近路。

总共有八副爬犁[32]。每副爬犁上装着 30 公斤东西。我们没有

①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看应为 3 日。——译者

拉爬犁的狗，因为我已经沒有钱了，而且在库松河一下子未必能买到那么多。所以，这爬犁只好自己拉了。

乌德海人冬天拉爬犁的办法是这样的：在爬犁前头拴上一根绳子或者皮带，绳头上是一个宽带子做的套子，可以套在肩上。在爬犁架右边头一个主柱上，固定一根长杆，叫做扶手。人拉爬犁时，用右手把住扶手，可以校正方向，在急转弯时还可以扶住爬犁。

我们正赶上好天。爬犁走在冰上十分轻快。人们高高兴兴地走着，有说有笑。

在库松河中游，切河和扎瓦河之间，有一座高峻的孤峰，当地人叫作哲列-卡达尼。老头刘尔对我讲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跟一帮猎人在这座山根底下宿营，住了好长时间。有一个乌德海人发现山顶上有一只老虎。这只虎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在这里住了好几天。这个期间下过两场雪。大雪把老虎完全盖住了。可是眞叫人奇怪，到了第六天早晨，老虎突然站起来，抖了抖毛，就下山朝河边走来。这时，他们才明白，老虎不过是暂时死去（只要它愿意，随时都可以这样做）。老虎的魂离开了身体，到很远的地方去溜达，后来魂回来，老虎又活了。这帮乌德海人都给吓跑了。从那以后，哲列-卡达尼山就沒有人敢去。另一个神秘的地方在库松河下游的左岸，那里有一座山峰，形状很象人的脑袋。乌德海人把它叫作卡达-德林，意思是石人头。

据土人观察，库松河里的各种鲑鱼游到的地方不同：大麻哈鱼游到索洛利河为止，驼背大麻哈游到比亚加穆，红点鲑总是比别的鱼走得更远。尤其是阿格迪尼亚河红点鲑最多。

库松河长约 100 公里，发源于锡霍特山，象一条曲线似的向东北流去。库松河和大克马一样，水流也那么湍急，石滩也那么多。 485

从库松河上可以看到锡霍特山离这里最近的支脉。在头道尧尼亚、二道尧尼亚、三道尧尼亚和奥洛索的河源，有一带高山，叫尧

尼亚-克亚莫尼山，从海上看得清清楚楚。据乌德海人说，在三个山头中间，有一块盆地，盆地上有一片淡水湖。

库松河附近的山脉从海边溯河往上数，是由下列岩石构成的：先是玄武岩，接着是安山岩和玢岩，然后是一种深色的熔岩，熔岩的空隙充填着亮绿色的结核体；再往上去，是细粒玄武岩，到了布伊河附近，是辉安岩。布伊河往上 10 公里左右有煤。大约三十年前，森林失火，煤也烧着了，从那以后，地下的煤层一直在隐隐燃烧。另外，在库松河左岸，离海 25 公里有一道泉水，叫涅奥别泉，那里也有煤层露出地表。

不久以前，库松河的整个河谷还长满稠密的混交林。后来接连着了两次大火，把树林都烧光了。如今库松河谷是一片片火烧场。尤其是布伊河、霍洛苏河、富河、比亚加穆河、索洛里河和三道扎瓦河，树木烧得最厉害。只有奥多河、阿格迪尼亚河和西德克西河（也叫西登盖伊河），还保存着活的森林。

在库松河谷里栖息的动物有：马鹿、狍子、麝、密狗、黄鼠狼、紫貂、貂熊、豺、狐狸、棕熊、猞猁和老虎。在二道西登盖伊河和奥德格河，老虎尤为常见。

这一天我们没走多少路就早早宿营了。在第一次宿营的时候，帐篷里睡觉的地方，我们是随便占的，谁坐在哪里就睡在哪里。我、德尔苏和满洲人齐世武睡在火堆这边，士兵们睡在那边。这种安排一路上一直未变。

冬天，尤其刮大风的时候，要善于搭两面坡的帐篷。帐篷的架子是用柳树杆搭的（这种柳树在河边上到处都是），四面用帐篷布围上；顶上留个窟窿走烟。为了使帐篷里烧火有抽劲儿，就得把一面的帐篷布（通常是在门口）撩起点儿。然而，冷风也随着新鲜空气一起钻进帐篷。这时，又是最有办法的德尔苏帮了我们的忙。他弄来一棵空心树，把它安在帐篷布底下，一头对着篝火，另一头

朝着外面。这棵空心树成了极妙的送风口。这一下子，烧火就有抽劲儿，帐篷里空气也新鲜了。士兵们把砍下的云杉枝铺在地上，486
上面再铺一层干草。夜里大家睡得挺舒服。

第二天(12 月 5 日)，我醒得最早，穿好衣服走出帐篷。黎明前的微光把夜色撵到西边去了。朝霞升起，严寒凛冽，森林冻得嘎巴嘎巴响；温度计的示度是摄氏零下 20 度。河上的冰窟窿冒着白气。周围的树木挂满了霜，好象一簇簇白珊瑚。冰窟窿旁边有两只水獭在嬉戏。它们的动作十分奇怪，象蛇似的弯着身子，它们的叫声，说不清象吱吱声，还是象嘻嘻的笑声。有一只水獭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来，四下张望。我躲在灌木丛里看着水獭，但是它们还是发觉了我，一下子钻进水里去了。

回来的路上我打了几只松鸡，从另一方向回到宿营地。篝火的浓烟夹杂着蒸气，一团团地从帐篷里冒出来，里面的人都起来了，大概是被我的枪声惊醒的。

士兵们喝完了茶，穿好了靴子，十分麻俐地拆下帐篷，绑上爬犁。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已经上路了。太阳出来，被一片烟雾遮着，现出血红的颜色。又一天开始了。

河两旁保存下来一小块一小块的活树林，好象沙漠里的绿洲。根据这些树林可以判断出，这一带曾经长过什么植物。这里长过茂密的红松和杨树，到处可以看见茶条的灰褐色枝桠，上面结着粉红色的干果，旁边是暴马子，长着深灰色的树皮和光秃秃的枝桠，现在只能凭树顶上一串串干果来辨认它了。这里还有许多灌木，只有走到跟前才能认出是山梅花和狗奶子。

快到冬天的时候，外乌苏里地区的野鸟急遽减少。最常见的是交嘴雀——这种鸟长得很好看，毛色斑斓，公的是红毛，母的是灰中带黄，嘴尖带勾，互相交叉着。它们聚成一小帮一小帮的，往往是公的一帮，母的一帮，不互相掺群。交嘴雀常常落在地上啄东

西，而且让人走到跟前，甚至可以看清楚羽毛的花纹。即使受到惊吓，也不往远飞，就落在附近什么地方。其次，有蓝大胆。我是根据毛色和叫声判断出来的，蓝大胆一叫起来，近似一种低微的吱吱声。有一个地方我看到了两只日本戴菊——这种鸟长得很小，躲在云杉的树枝里避风。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到斑啄木鸟，身上的羽毛黑白间杂，尾巴根是红的。这种鸟爱叫又爱斗架，它们不怕冷也
487 不怕风。火红的松鸦，夏天很爱叫，到了冬天就一声不响了，也躲藏到密林里。它们一看见我们就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向同伴们报警。偶而也能碰到大嘴乌鸦和一种白天出来活动的猛禽，由于距离太远，没看清楚到底是什么鸟。在河汊子上雪化了的地方，我们有两回惊起了秋沙鸭。它们总是一对一对的，大概是一公一母。萨比托夫用枪打死了一只。子弹开花了，把它炸得稀碎，因而不能再把皮剥下来仔细鉴定，我感到非常惋惜。

大约四点钟，我们走到奥洛索泉。从这里开始，又是一片片的火烧场。

这一天我们没有再往前走；选好了一块树林子，钻到林中最密的地方，在那里安了宿营地，舒舒服服地住下来。

晚上，士兵们讲起了各种可怕的故事，讲到鬼怪、家神，谁遇到过什么事，谁又看见了什么。

说也奇怪：这些士兵十分相信他们的鬼怪，可是不相信乌德海人的鬼怪，甚至采取嘲笑态度。对于宗教也是这样；我不止一次发现乌德海人对待别的民族的宗教抱宽容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比欧洲人要强得多。如果说乌德海人对别人的宗教不尊重的话，顶多不过是淡漠罢了。从德尔苏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当士兵们讲各种鬼怪故事的时候，他一边听，一边安静地抽着烟袋，从他的脸上看不出微笑或任何表情。所以也就无从判断，他究竟是相信还是怀疑。

12月6日早晨，天不亮我们就起来了。温度计的示度是摄氏零下21度。太阳出来之后夜风渐渐停息。因而天气似乎暖和一些。

从前库松河谷树木葱茏的时候，这里的貂很多。如今却是一片荒凉。山上长出了山杨林和桦树林，春汛时被淹没的地方长着一簇簇的细柳条、赤杨和幼小的落叶松。

这一天我们到达布伊河口，中国人把它叫作乌林沟[83]。到了这里，我们就要离开库松河，向锡霍特山进发了。

乌林沟河口附近，住着一个乌德海人，名叫孙财。他是一个最典型的乌德海人。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萨满教的衣钵。他的住处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神像。此外，他还是一个出名的好猎手，机智果敢的好船夫，能安全渡过急流险滩。我请他把我们送到锡霍特山，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不过他要求我们在他那里停留一天。他说是要打发他弟弟出去打猎，还要给老母亲治病，另外他走这么远的路，也总得准备准备。

他的老母亲已经六十岁了。她严格遵守着古老的传统、风俗 488
和各种仪式，还记得许多传说，知道处理什么事情应该出多少罚金（巴伊塔），所以凡是遇到订婚或离婚对彩礼发生争论的时候，她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权威。

我同意在孙财家里住一天并不后悔。主人和他的老母亲都是好说好聊的，因此我能了解到关于萨满教的许多有趣的事，还记下了好几个民间故事。

晚上，他请我们吃冻鱼片，端上来的是整条的冻鱼。原来是细鳞鱼（比小的驼背大麻哈还稍小一点）。我们抛弃了欧洲人不吃生鱼的成见，给了它应有的荣幸。

489

第二十章　越过锡霍特山脉

乌林沟河　火烧场　沿流水　中国人的尸体　地垒　马克山口　云和雪　锡霍特山西坡　镰翅鸡　闹鬼的帐篷　梅格河与比亚加穆河　暴风雪　比金河上游　没有人住的帐篷　撵鬼　恐怖的故事　夜半响声

我们一连花了四天(从12月9日到12日)的时间，走完了乌林沟河。这条河发源于锡霍特山，开头是向东南流，然后拐向正南，接着又向东南流出大约30公里，最后的5公里流向正南。乌林沟中游地带分出许多小河汊，这些小河汊穿过一片森林，隐没在乱石倒木中间。由于年年发生火灾，山上的树木完全烧光了。只有河两岸和河汊子中间的小岛上还保存着完好的树木。

看到河汊子里冰层都挺厚，会以为乌林沟到夏天水量也充足。其实不然，水从山上下来，迅速地流到河里，在这一带留不下明显的痕迹。到了冬天，就不一样了。水一流进坑坑洼洼的地方和河汊子就冻住了。在冰顶上又有沿流水，漫过来又结成冰。于是冰面越来越高，越来越宽，这样，我们拉起爬犁来就方便多了。大河里
490 倒木被水冲走了，可是小河里，它们倒在哪里，就躺在哪里。我们对这种情况十分熟悉，临走时带了几把斧子和两把截锯。有了这些工具，一遇到倒木挡道，士兵们就可以迅速地排除障碍，开辟道路。

12月1日之后，强劲的西北风开始减弱。有几天甚至一点风

也沒有，风速表的示度现在徘徊在 60 到 75 之间，不过天气越来越冷了。

我们越接近山口，沿流水越多。凡是有沿流水的地方，都冒出白色的蒸气，离老远就看得出来。要想绕过这种地方，就得爬斜山坡。这样一来，十分费劲，还要花很多时间。特别要小心，别让水灌进鞋里。遇到这种情况，乌德海翁得是最好不过的了。这种翁得是用猞猁皮做原料，用皮条缝的。

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几乎耽误我们一整天。半夜里我们沒有发觉水已经流到宿营地跟前。有一副爬犁被冻住了。只好用斧子砍开冰，把爬犁弄出来，然后用火烤干滑木，再把坏的地方修好。有了这次教训，我们以后宿营的时候再也不把爬犁直接放在冰上，而是用圆木把它垫起来。

路途一天比一天难走。我们常常不是遇到密林，就是碰到堆满倒木的乱石滩。德尔苏和孙财手拿斧子走在前头。遇有灌木或小树妨碍爬犁前进，他们就用斧子砍掉；遇到坑洼不平的地方或斜坡，爬犁容易翻倒，他们就砍些树枝垫上。我们越往山里走，雪越多。抬头望去，到处都是黑压压一片秃树干，树皮和树枝都已经烧光。这些火烧场，景象十分凄凉。任何地方也看不到一点儿兽迹，看不到一只小鸟……

我、孙财和德尔苏走在前头；士兵们走得很慢。从后面传来他们的谈话声。我在一个地方站下，考察从雪底下露出来的岩层。过了几分钟，我赶上了伙伴。看见他俩弯着腰向前走，仔细在地上察看什么。

“什么东西？”我问孙财。

“有一个中国人，三天前的走。”德尔苏回答说。“我们的，他的脚印的找到。”

的确，有的地方眞有人的脚印，差不多完全被雪盖住了，但是，

还依稀可以辨认出来。德尔苏和孙财又发现一个情况：从脚印看这个人走得不稳，趔趔趄趄，常常坐在地上，而且两个宿营地之间的距离也非常近。

“病人。”他们断定说。

我们加快了步伐。

491 脚印一直顺着河走去。从这些脚印可以看出，那个中国人已经不能直接从乱倒木堆上爬过去了，总是从旁边绕过去。我们这样走了大约半小时。只见脚印忽然拐到一边去了。我们于是循着脚印往前走。突然，从旁边的树上飞起了两只乌鸦。

“啊！”德尔苏站下来说，“人死了的有。”

果然，离河边约五十步，我们看见了那个中国人。他靠着一颗树坐在地上，右胳膊肘支在石头上，头向左歪着。右肩上还落着一只乌鸦。我们一来，就把乌鸦吓跑了。

死人的眼睛睁着，落上了一层雪花。我的旅伴察看了一下死者周围的地方，看出来，那个中国人觉得自己要不好的时候就打算住下来，他解下背囊，刚想支帐篷，可是已经没有劲了；他坐到大树底下就死去了。满洲人齐世武、孙财和德尔苏留下来，埋那个中国人，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们整天不住手地开辟道路，甚至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就是这样也没走上 10 公里。风倒木、沿流水、塔头甸子、乱石中间被雪填满了的陷坑，造成了重重障碍。我们走了八小时，只走出4 .25 公里，平均每小时走 560 米。傍晚，我们快要走到锡霍特山脊了。气压计的示度是 700 米。

第二天是 12 月 14 日。早晨没有风，天非常冷。太阳出来红通通的，半天也毫无暖意。山顶上的积雪染成了浅粉色，背阴坡显出蓝微微的颜色。

我观察周围的地势，发现旁边有一个地方往上冒一团团的

蒸气。

我招呼德尔苏和孙财一起到那里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原来，这是一个含铁、硫、氢的溫泉。溫泉周围的岩石是红的；飘浮的沫子是白的，含有石灰；水溫是摄氏零上 27 度。乌德海人都知道乌林沟有溫泉，因为凡是有溫泉的地方，就有驼鹿栖息，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瞒着俄国人。

由于溫泉往上冒热气，泉眼的四周都挂满了霜；石头、柳条墩和横在地上的乱倒木上，都布满了奇异的花纹，在阳光底下象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可惜由于寒冷，不能把水带走去作化学分析。

当我们去看溫泉的时候，士兵们已经拆下帐篷，捆好了睡袋。

一离开宿营地，立刻开始攀登锡霍特山。我们先把东西送到山顶，然后再把空爬犁拉上来。

山口上有一座中国人的小庙，上面写的是“昔日齐国为大帅，492
今在大清治① 山林”。(意思是：古时候在齐国当统帅，现在在大清王朝治下守护着山岭和森林。)

在投影图上，锡霍特山这一带的地形构成一条折线。山的走向先是向东北，后来弯向正东，接着又拐向北北东。在这里，锡霍特山仿佛形成明显的断层——地垒。后来，有许多地方反复发生山崩，在坍塌下来的砂土后面积聚着水，形成水坑。锡霍特山东坡非常陡。布伊河(乌林沟)的河源是由许多小溪汇流而成的。这些小溪经过的冲沟把地表切割得很厉害。根据气压计的示度折算成海拔，山口的绝对高度为 860 米。我以 1855 年到阿穆尔地区进行过考察的马克的姓名给山口命名。山口两旁的高峰，有土人起的名字：右面叫阿塔克谢奥尼，高 1,120 米，左面叫阿达胡纳梁格姜，高 1,000 米。我的旅伴给它们起名叫戈列雷科努斯山和格列宾恰

① 此处标音是“чжей”(治)，据括号内作者的解释可能是“镇”之误。——译者

塔亚山。

锡霍特山东坡完全是光秃秃的。再也想象不出有比乌林沟的河源更凄凉的地方。甚至无法相信这里曾经长过活的树林。只剩下几棵树孤零零地长在那里。孙财说，从前这里有很多驼鹿，这条河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布伊的意思就是驼鹿；然而，自从森林烧光以后，所有的野兽都逃走了，整个乌林沟河谷变成了荒漠。

士兵们把最后一副爬犁拉到山口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

这一天整天都是好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温度计的示度是摄氏零下 17.5 度。气压为 685。微风把一小块一小块的积云从东边刮过来。从远处看去，这些云彩好象飘在高空中。可是云彩渐渐靠近锡霍特山，却象是慢慢地向地上降落。云彩飘过分水岭时，离山顶很低，变成了灰黄色。每块云彩都带着极其细小、闪烁有光的雪珠。这时太阳周围出现了七色光圈，可是云彩过去之后，光圈就消失了。

锡霍特山西坡平缓，但是比阿尔穆河源要陡一些。过了山口就是一片松林，有云杉、冷杉和落叶松。小河的两岸长着皮黄而多层的桦树、山槭和赤杨。

大量的青苔和浓重的潮气使野火没能蔓延到分水岭这面，虽
493 然西坡也有些地方显然是因为被火烧过而光秃秃的；用望远镜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里不是乱石堆，而是火烧场。

我们绑好爬犁立刻上路了。

锡霍特山西坡都是一些古老的一小片一小片的森林，只宜于做烧柴。在这种树林里要想找个宿营地也十分困难：不是树根盘绕的石头堆，就是长满青苔的乱倒木。尤其是柴火不好找。城市人一定会觉得奇怪，在大森林里怎么能找不到柴火……然而，确实是这样。云杉、冷杉和落叶松要迸发火星，很容易把帐篷、衣服和毯子烧着。赤杨非常湿，水分多，光冒烟不着火。剩下的只有岳桦了。

可是在锡霍特山西坡，到处都是针叶林，岳桦却极少，偶尔才能碰到一两棵。孙财对这一带十分熟悉，很快就找到了适合宿营的地方。于是，我下令宿营。

士兵们动手支帐篷，我和德尔苏去打猎，指望能在什么地方打到一只驼鹿。离宿营地不远，我看见三只松鸡。它们在雪地上走来走去，对我们不大在意。我刚想要开枪，可是德尔苏拉住我。

“不要，不要。”他急忙说。“他们的可以抓。”

我看他大摇大摆地向松鸡走去，感到十分奇怪。可是又看见松鸡一点儿也不怕他，就象家鸡见人似的，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向一旁躲了躲，就更感到诧异了。最后，我们离松鸡只有4米光景了。这时德尔苏拿出刀来，也不管松鸡会不会吓跑，用刀砍下一棵小云杉，削光了枝桠，在头上系了一个绳套。然后，他走到松鸡跟前，把绳套套在一只松鸡的脖子上。被套住的那只松鸡扑着翅膀挣扎起来。这时，另外两只松鸡意识到该飞走了，便从地上飞起来，落在附近的一棵落叶松上：一只落在下面的树枝上，另一只落在树梢上。我以为这两只松鸡一定吓坏了，刚想用枪打，但是德尔苏又拉住我说，落在树上比地上更容易捉。他走到落叶松跟前，悄悄地举起棍子，尽量不弄出声音。他正要把绳套往下面这只松鸡的脖子上套时，一不小心，棍子碰了松鸡的嘴。松鸡甩了甩头，正了正身子，又往我们这边瞅。过了一分钟，它已经掉到地上，作最后的挣扎了。第三只松鸡落得太高，站在地上根本够不到。德尔苏爬上树。那棵落叶松长得挺细，挺单薄。德尔苏一上去，树来回直晃。那愚蠢的松鸡还不飞走，继续呆在那里，用爪子紧紧抓住树枝，并且前后摆动着身子，尽力保持平衡。德尔苏刚刚能用棍子够到它的时候，就把绳套套到它的脖子上，拽了下来。我们就这样一枪没放捉 494
到了三只松鸡。这时我才发现，它们比一般的松鸡大些，羽毛的颜色也更深。此外，公的眼睛上面还跟黑雷鸟似的长着红眉毛。原

来，这是黑松鸡，或者叫“镰翅鸡”，在乌苏里地区，只有锡霍特山（往南直到阿尔穆河源地带）的针叶林里才有。旧教徒给它起名叫“季库什卡”①，实际上它跟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相称。也许，旧教徒看到它栖息在最荒野、最偏僻的地方才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中国人把它叫做大松鸡。割开大松鸡的嗉囊一看，它吃的是松树叶和牙疙瘩。

当我们走近宿营地时，已经暮色苍茫了。帐篷里点起了火，因此很象一盏点上了蜡烛的大灯笼。浓烟和蒸气被火光照得通亮，一团团盘旋而上。帐篷里边人影憧憧：我认出了扎哈罗夫手里拿着茶壶，满洲人齐世武嘴里叼着烟袋。狗一听到有人走动，就吠叫着向我们迎面扑来，但一认出是自己人，便亲热地前钻后跳。帐篷里的活都已经干完了，士兵们在喝茶。孙财说他们对大松鸡有自己的叫法，并说这是天神恩杜利特意造了这种不怕人的鸟，让它住在荒无人迹的地方，好让偶尔迷路的猎人不至于饿死。

晚上我们庆祝越过锡霍特山。晚饭吃的大松鸡，然后煮了巧克力，茶里还掺了罗木酒，临睡觉之前，我给士兵们讲了果戈里的一个恐怖故事。

早晨醒来，我们立刻感觉到锡霍特山把我们和大海隔开了：黎明时温度计的示度是摄氏零下 20 度。我们在这里和孙财分别了。再往前去自己也能走，我们只要沿着河走就能找到比金河。尽管是这样，德尔苏还是向他问明了路。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收起帐篷，装好爬犁，又多穿了点衣服，就动身沿着老岭沟子河而下。这是一条山间小河，石滩很多，河床里堆满乱石、倒木。离马克山口约 15 公里的地方，老岭沟子跟从东北流来的另一条小河汇合，这条小河乌德海人叫作梅格河。溯

---

① дикушка，由 дикий（野的）一词构成。——译者

梅格河而上，翻过山就是大霍别河，那里居住着索伦人。据孙财说，从那边越过锡霍特山的山口很低，上下坡都很平缓，只是路要长一些。

梅格河蜿蜒曲折，经过测量有50公里长。两岸的树木只适于做烧柴，并且是清一色的针叶树。

早晨天阴。空中撒满了雪珠。太阳一出来，就起了风，到晌午，风刮得一阵比一阵猛。河面上刮起旋风，把积雪扬到空中；这些旋 495
风来得很突然，仿佛互相约好似的向同一个方向刮去，接着又突然消失了。那些茁壮的红松样子十分严峻，被刮得东摇西摆，呜呜地喧响着，仿佛在抱怨恶劣的天气。

冷天顶风走路十分吃力。我们常常要停下来烤火。结果，一整天才走了不到10公里。我们在梅格河分岔的地方过夜，在这里它一下子分出三条支流。由于大风天，帐篷里倒烟，我们不得不早早睡下。

夜里，月亮周围出现了一圈白点，隐隐约约，模糊不清。

12月17日早晨，天气一点儿也没好转。风仍然刮得那么有劲：风速表指向220；温度是摄氏零下30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出，锡霍特山往西，雪比沿海地区大得多。

梅格河中游宽6—7米。两岸旁边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到薄薄的冰碴。这是由于河表面结冻之后，水又落下的缘故。

梅格河中游，河谷宽阔，上面长满了稠密的针叶混交林。这里的阔叶树有赤杨、稠李、绢柳、山杨、黑杨和桦树。根据我们一路上所看到的脚印判断，梅格河上有驼鹿、麝、狼、水獭、松鼠、紫貂，大概还有熊。

12月19日，我们考察队到达比亚加穆河，这条河从东南流过来，溯比亚加穆河而上，翻过山就是库松河。这条河比梅格河要大一倍，水量也要多一倍。比亚加穆河口一带宽约20米，深为1—

1.5 米。据乌德海人说，比亚加穆河谷到处是火烧场；直到比金河附近，树木才保全下来。从前比亚加穆河是野兽很多的地方之一，尤其是驼鹿在这里最多。如今已经是一片荒漠。大火之后，所有的野兽都逃到伊曼河的支流——阿尔穆河和库卢姆别河去了。

我们沿着比亚加穆河又走了两公里，便在左岸一块茂密的云杉林中过夜。算起来，这是我们从海边出发以来的第十二个宿营地了。

黄昏时扎哈罗夫去打猎，可是他沒打到鸟兽，却带回来不少鱼，是在冰底下的水坑里捞到的。有雅罗鱼，有白鲢和细鳞鱼——一共是九条。

12 月 20 日是我们到比金河去的最后一天行程。比亚加穆河右岸是一带高山，左岸低矮，树木葱茏。这里的山有中国名字，叫北西砬子和丹仓子。山顶光秃秃的，现在覆盖着积雪，积雪在苍翠的松林映衬下，显得格外洁白。

496 比亚加穆河从南面绕过北西砬子，而后向西边弯去。

比亚加穆河到了下游，分成一对对支流，中间是树木茂密的岛屿。它的上游长着落叶松、云杉和冷杉。中游可以遇到红松，到了下游河谷里生长着良好的杂木林，有水曲柳、山榆、杨树、黑杨、赤杨、稠李、暴马子、黄瓤子、椴树和绢柳。

我量了一些云杉。在四个地方测量了四十次（每个地方测量十次），得出如下的数字：44 厘米、80 厘米、103 厘米、140 厘米。这些数字表明，离锡霍特山越远，树木的质量越好。

比亚加穆河上游地带，大的哺乳动物有驼鹿、猞猁、棕熊和貂熊；下游有马鹿、野猪和老虎。鸟类当中，我在雪地上看到过松鸡的脚印，后来又看见过几次大嘴乌鸦、松鸦、星鸦、北噪鸦、斑啄木鸟、黑啄木鸟、蓝大胆和灰雀。德尔苏告诉我，冬天河水结冰的时候，所有的大猛禽都顺河而下，在下游地带更容易找到食吃。

在比亚加穆河注入比金河的地方，比金河宽 100 米左右，深 2—2.5 米。

比金河(乌德海人叫作毕齐河，中国人叫作聚金河)是乌苏里地区最大的河流之一。河长约 500 公里，发源于锡霍特山，跟格拉德基角在同一纬度。

离比亚加穆河口不远，有一座孤零零的乌德海人的帐篷。看样子早就没有人住了。在土人看来，凡是没有人住的帐篷里都有魔鬼住着。

按时间说，我们该宿营了。我刚要走进帐篷，德尔苏却让我再等一等。他把桦树皮缠在棍子上，点着了火，把火把伸进帐篷里，一边高声吆喝着，一边四下挥舞。扎哈罗夫和阿里宁笑了起来，他却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只要把火塞进帐篷里，鬼就会随着烟从帐篷顶上的烟口跑掉。只有把鬼撵走之后，人走进帐篷里才没有什么关系。

士兵们把帐篷里的垃圾打扫干净，把一块帐篷布挂在门上，然后点着了火，这一下子就舒服了。帐篷里暖洋洋的，十分惬意。

到了深夜，士兵们还彼此讲述各种恐怖的故事：讲到死人、坟墓、空屋子和鬼怪。突然，河上发出一种强烈的轰隆声——好象放了一炮似的。讲故事的人刚说了半句话，就停住不说了。大家惊慌不安，你瞅我，我瞅你。

“冰裂了。”扎哈罗夫说。

德尔苏转过脸，朝着发出响声的方向，用赫哲语不知高喊了些什么。

“你对谁喊呢？”我问他。

“我们的把鬼从帐篷里的撵走，现在他的生气——把冰的劈开。”赫哲人回答说。

接着，他把头从门口伸出去，对着空间又高喊了半天。

“反正，我们的不怕。你的应该到别的地方去。那边，往高去，空帐篷的有。”

当德尔苏回到自己位置上的时候，他的神情仍然是一本正经。士兵们捂着嘴偷偷地笑，然而，他们对待俄国人的家神又何尝不是跟德尔苏对待赫哲人的鬼一样天真呢。

这时候，远处什么地方冰又裂了。

“走了。”德尔苏高兴地说，向发出响声的方向挥了挥手。

我穿好衣服，走出帐篷。夜色明净。天空晴朗无云，一轮满月高挂着。冰上的积雪闪闪发光，因而显得更加明亮。四周又笼罩着一片寂静。

工作结束之后，我又喝了一次茶，裹上毯子，背朝着火堆，酣然入睡了。

第二十一章　冬天的节日

498

比金河中游　　冬天围猎野猪　　帐篷夜话　　换钱的误会　　土著的距离观念　　林中的新年枞树　　冰上游戏　　抽彩

果然不出所料，天要放亮时越来越冷，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32度，我们离开锡霍特山越远，气温越低。大家都知道，在沿海地带，山顶上往往要比河谷里暖和。显然，我们离海已经很远，如今进入乌苏里流域的"冷空气湖"。

太阳一出来，我们就上路了。

比金河从比亚加穆河口起，如果不算一些小弯的话，一直向西流去。右侧有很长一段是高高的阶地河岸，形状很象台地，有中国人起的名字，叫作老北砬子[34]。这是一块很厚的熔岩覆盖层。玄武岩的最上一层已经变成了粘土。这就是阶地沼泽化的原因，而阶地沼泽化又影响了植物的生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有桦树林、山杨林和细瘦的落叶松。

老北砬子台地有两条泉水流下来，叫作克亚姆图和西基米-比亚萨。再往前去，从右岸注入比金河的有：从北西砬子流下的北 499
西砬子河、穆结子泉[35]和老虎涧[36]，最后这条河显然是由老虎得名的。据乌德海人说，头几年这里出现一只老虎，经常在放捕貂套子的地方来回走，不管套住什么东西，它都给吃掉，而且把套子也弄坏了。

比金河的小河汊非常多，恐怕再也没有比它更多的了。乌德

海人说，有一个地方竟分出二十二条河汊子。比金河的水流比伊曼河平稳得多，但是有许多乱倒木沉在水里，堵塞了河床，因而行船非常困难。从比亚加穆河口到铁路线这一段大约有350公里。

老虎涧稍往下一点儿，有几家乌德海人住在那里。那里也叫老虎涧，一共只有三座帐篷。

我们来到这里，已经黄昏。“从山上”下来了许多陌生人，可把乌德海人吓坏了。但是当他们看到队伍里有德尔苏之后，马上就放心了，并且十分亲热地接待我们。这一次我们没有另搭帐篷，而是分别住在乌德海人的帐篷里。

晚上，我向乌德海人详细地询问他们在比金河上的生活情况和他们跟中国人的关系。

1857年曾经到乌苏里地区旅行的M.维纽科夫说，那时候比金河上根本没有中国人，只有乌德海人（他把他们称作鄂伦春人）住在这里。天朝的子孙来到这里已经相当晚。他们带来了天花，在这里广泛蔓延。有几处乌德海人的居住区死得一个不剩。1895年比金河上的居民男女都算在内，只有306人。中国人大批来到比金河，不久在数量上就超过了乌德海人，并且制服了他们，从而成为这条河的真正主人。于是乌德海人背上了还不清的债，沦为他们的奴隶。关于中国人对待他们惨无人道的情景真是骇人听闻：说杀人就杀人，象贩卖牲口似的把乌德海人随便卖掉，还用木棍毒打他们……为了查明欠债猎户捕貂的数目，中国人往往非刑拷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亚斯特列鲍夫长官来到这里拯救乌德海人为止。他带着军队溯河而上，除开老人和残废之外，把中国人从比金河上全都撵走了。这个办法很有效果，乌德海人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最近几年，中国人又纷纷来到比金河。这一次，他们定居在西沟一带。

我们在大森林中已经走了两周。我看到士兵和哥萨克都急忙

赶到有人家的地方，明白他们需要好好休息，光住一宿是不够的，于是决定在老虎涧停留一天。士兵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都在帐篷里舒舒服服地安置下来。野营的工作沒有了：用不着砍树、捡柴火等等。他们脱下靴子，马上动手做饭。

傍晚有两个乌德海青年打猎回来说，他们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发现了野猪的脚印，打算明天找一些人去打围。我想打围一定很有趣，决定跟他们一起去。

冬天如果雪下得很深，阿穆尔的土著都穿滑雪板打野猪。野猪虽然跑得很远，但是跑跑也就累了。于是猎人赶上前去，用扎枪扎。打围都不带枪，是为了节省子弹，因为在大森林里子弹非常珍贵。此外，乌德海人还把用扎枪打围当作一种运动，非常喜欢它。尤其是年轻人，可以大显一番身手。

他们从晚上就开始做准备：套好滑雪板上的皮带，磨好扎枪。因为明天早晨不等太阳出来就得出发，所以吃过晚饭大家都早早睡下了。

天色还黑洞洞的，我就觉得有人摇我的肩膀。醒来一看，帐篷里火光通明。乌德海人已经准备好，就等我了。我连忙穿好衣服，往兜里塞了两块面包干，走出帐篷，来到河边。

天刚放亮，星星逐渐消失了，苍白的月亮迎着轻飘飘的浮云，慢慢移去。东方，早霞渐渐升起。这一天早晨很冷。温度计的水银柱下降到摄氏零下 39 度。四周是一片庄严肃穆的寂静；草梢儿一动也不动。黑魆魆的森林好象一堵高墙佇立在那里，仿佛在倾听树木被冻得嘎巴嘎巴的响声。这种声音在清晨凝然不动的空气里，象甩鞭子声一样清脆，并向四外传去。

乌德海人走在前面，我跟在后头。他们沿老虎涧河走了一阵子，就拐弯了，爬上一道小山岗，下了山岗，来到旁边一条狭谷。在这里他们开始商量怎么打。商量了一会儿之后，他们又往前走，这

回可都悄悄的，一声也不响了。

过了半小时，天色大亮。阳光已经照到山顶上，告诉森林的居民，白昼降临了。

这时候我们恰好走到昨晚那两个青年看到野猪脚印的地方。

应该说明，夏季野猪是白天休息，夜里出来吃东西。冬季相反，白天到处走，夜里躺下睡觉。这就是说，昨天的那些野猪一定走不多远。开始打围了。

我一生中头一次看见乌德海人在林中滑雪有多么快。不一会儿我就被他们落在后面。后来简直看不见他们的影子。赶他们沒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沿着他们的滑雪印儿不慌不忙地滑去。我这
501 样走了半小时光景，觉得滑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突然，从我身后传来一阵响声。我回头一看，有两只野猪用小跑的速度从我前面的道上横穿过去。我连忙举枪就打，但是沒有打中。野猪被枪声一惊，向旁边蹿去。我看到它们走过的地方沒有血迹，就决定往前追。大约走了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我又赶上了野猪。看样子它们已经累了，在大雪地里吃力地走着。突然，野猪发觉有危险，就象士兵听到命令一样，迅速转过身来，头朝着我。从它们下頜的动作和传到我耳边的声音判断，它们在磨獠牙。野猪的两眼通红，鼻孔鼓着，耳朵竖起。要是只有一只野猪，我就开枪了，但是我面前是两只公猪。毫无疑问，我一开枪，它们就要猛扑过来。我沒敢开枪，决定等待合适的机会再打。那两只野猪不再磨牙了；它们向上扬起脸，使劲地嗅着空气，然后慢腾腾地转过身去，往前走了。于是我从旁边绕过去。又赶上了野猪。野猪又站下来。有一只用獠牙剷开了乱倒木的树皮。突然，野猪又警觉起来，发出一声短促的嚎叫，向我的左边闯去。这时我看见了四个乌德海人。我从他们的神情看出，他们发现了野猪。我跟他们会合之后，便跟在他们后面。这时野猪已经跑不远了。它们站下来，准备自卫。乌德海人从

四面包围，渐渐往中心收缩，迫使野猪在里面东一头、西一头地打转转，它们到底挺不住了，往右边蹿去。乌德海人用扎枪一下子就把野猪扎住了，那种灵巧劲，十分惊人。有一只野猪被扎在肩胛骨下面，另一只野猪被扎到脖子上。后面这只又向前猛冲过去，那个年轻的乌德海人想用扎枪把它制住，这时只听得喀嚓一声，野猪用獠牙一下子就把扎枪折断，就象折断一根细树枝似的。年轻的猎人失去了平衡，向前摔倒。这时野猪朝我扑来，我本能地举起枪，几乎是顶着枪口打的，凑巧子弹正打在野猪的脑门上。这时我才发现，被野猪折断扎枪把的乌德海人坐在雪地上用手捂着腿上的伤口，伤口正一个劲儿流血，连他自己也沒有觉察出来，野猪是什么时候用獠牙把他戳伤的。我给他包扎了伤口。其他的乌德海人匆忙安排下休息的地方，捡来一些柴火。留下一个人看护伤号，另一个人去取爬犁，其余的人又打猎去了。

回到家里之后，猎人受伤的事并沒有引起惊慌；他老婆嘻嘻哈哈地嘲笑丈夫。这些事太平常了，谁也不怎么在意。每个男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野猪牙和熊爪留下的伤痕。

一天的功夫，士兵们修好了坏爬犁。乌德海女人给补了翁得 502
和衣服。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我又雇了两个人赶着狗爬犁把我们送到下一个居民点。

第二天，12 月 23 日，我们继续赶路。

再往前走，比金河仍然向西北流去。河谷时窄时宽，窄的地方只有 200 米，宽的地方有 3 公里，或还要多一些。

这里的山上主要生长适于建筑用的针叶林，下面的河谷里，是一片杂木林，有水曲柳、杨树、榆树、山榆、槭树、柞树、椴树和黄檗。

过了老虎涧，比金河右岸有下列河流注入：萨格德河、坎加图和哈巴沟。左岸有丘古梁库尼、达瓦西格奇和萨格德-格（中国人叫作西特齐河）。溯达瓦西格奇而上，翻过山还是阿尔穆河，不过

已经到了中游。河右岸有两座高峰，名叫老北砬子和四方台。

达瓦西格奇河口附近，有一个乌德海人的居民点，一共有四座帐篷。男人都打猎去了，家里只剩下妇女和小孩。我本来想在这里换一下向导，另雇一些人，可是由于男人都不在家，也就换不成了。幸亏老虎涧的乌德海人愿意再送我们一段路。

过午，又经过一个居民点——坎戈图。我们在这里跟满洲人齐世武分手了。我付给他钱，还给了一些粮食。

快到黄昏时候，离哈巴沟已经不远了。我们发现一座有人住的帐篷。于是就在这座帐篷附近安下宿营地。这座帐篷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她丈夫也打猎去了。这一次，我跟士兵们住在一个帐篷里。晚上，德尔苏来找我，说那个女人请我到她家作客。通常，乌德海女人都是沉默寡言的，她们常常皱着眉头，满脸不信任的神气，从来不跟外来的人交谈。甚至你对她提出什么问题，她也一声不吭。我们的这位新相识则相反。她十分殷勤，举止自然，落落大方。她向我们详细打听库松河鞑子的情况，城市的生活怎么样，铁路什么样，等等。吃过晚饭以后，我请她给我兑换十个卢布。那个女人喊喊喳喳地跟德尔苏嘀咕了一阵。德尔苏回答了她，并大笑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她不认得钱，问德尔苏，如果她把钱拿来让我自己找的话，我会不会骗她。她得到满意的回答以后，起身到仓房去，从那里拿来一只用桦树皮做的小匣子，上面还画着图案。小匣子里大约有四十卢布的纸币。她把匣子递给
503 我说，她丈夫认为银币比纸币好，因为银币可以埋在地里头，她也认为银币好，因为银币缝在衣服上非常好看。

我想尽量把钱换得小一些，于是把一张十卢布纸币放在她的膝盖上；然后就从匣子里往外挑一卢布的纸币。忽然，我看见她两眼噙着泪水。

“怎么啦？”我问赫哲人。

“她说，”德尔苏回答说，“你的给了她一张钞票，可是从匣子里拿了十张。”

我告诉她不必担心，我不会骗她，等她丈夫回来就会知道我做得很公道。可是乌德海女人说，她丈夫也不认识钱，接着就哭起来了。为了安慰她，我就说不用换了，并把她那些一卢布的纸币放回原处，把我那张十卢布的拿回来，又送给她一枚崭新的半卢布银币。她脸上的愁云立刻消失了；反而破涕为笑，接着又请我们吃掺鱼子熬的小米粥，又打听住在锡霍特山东坡的乌德海人的生活情况。

晚上九点，我走出了帐篷，不由地望了望天空。不知是由于空气透明度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星星显得格外大，也格外明亮，因而天空比地面更亮堂些。周围山峦的轮廓和云杉的尖顶，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地面上，一切都沉沒在黑暗里。睡意朦胧的空气充满了用耳朵几乎听不清的隐隐约约的响声；夜鸟飞翔的声音，雪片在树枝中间坠落的声音、微风吹拂枯草的簌簌声——这一切加在一起，也打不破笼罩着大自然的一片寂静。

我走到帐篷跟前。士兵们早已睡熟了。我在火堆旁坐了一会儿，然后脱了鞋，爬到自己的铺位上，马上入睡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前进。山顶上可以看到良好的红松林。可是河谷里针叶树渐渐消失了。代替它们出现的是喜欢淤泥、喜欢水分的阔叶树。

这一带森林里的动物多种多样。这里有老虎、猞猁、山狸子、松鼠、花鼠、马鹿、狍子、麝、貂熊、紫貂、黄鼠狼和小飞鼠。黑熊栖息在比金河下游，到了哈巴沟才能看到。哈巴沟往上就是棕熊的地盘了。如果那一年松子结得多，野猪就溯河而上，一直走到比亚加穆河。如果松子结得少，它们就往下走，一直走到西冈库-古利亚尼山的那边。比金河的确是乌苏里地区产鱼的河流之一。河里

有大量的鱼：上游有茴鱼和细鳞鱼，河汊子里水藻厚的地方有鲤
504 鱼、江鳕和狗鱼。下游接近河口，有哲罗鱼和鲶鱼。大麻哈鱼溯流而上，几乎一直走到河源。

西冈库山附近住着乌德海人。我从他们那里听说，有人在比金河上寻找失踪的人，而且来了一位警官，但是由于雪太深，又回去了。我当时还不知道，找的正是我。据乌德海人说，再往前走，有两座空帐篷，我决定赶到无人居住的帐篷，好在节日的前一天休息一下。

“在什么地方？”我问乌德海人。

“北西砬子-达塔尼。”有一个乌德海人回答说。

“有几俄里？”扎哈罗夫问他。

“两个。”乌德海人满有把握地回答说。

我请他把我们送去。他高高兴兴答应了。我们从他们那里买了一些鹿肉、鱼、熊油，就继续往前走。已经走了3公里。我问向导，离帐篷还有多远。

“不远。”他回答说。

于是我们又走了4公里。然而那两座神秘的帐篷离我们越来越远。已经到了宿营的时候。可是放着现成的帐篷不住，在雪地里刨雪现搭帐篷，总觉得不甘心。不管我们问多少遍，到底多远，乌德海人都干脆地回答说：

“不远。”

每拐过一道河湾，我都以为马上就能看见那两座帐篷，可是河湾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了，沙洲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在后面，那两座帐篷却仍然不见踪影。我们就这样又走了大约8公里。我忽然想起应该问问向导，离北西砬子-达塔尼还有几俄里。

“七个。”他同样蛮有把握地回答说。

士兵们一听就坐下不走了，骂起街来。原来我们这位向导关

于俄里一点儿概念也没有。其实，任何时候也不应该向乌德海人询问有多少俄里。他们是用时间测量距离的：得走半天、得走一天或两天等等。

这时候我下令安营。乌德海人还说，帐篷就快到了。可是已经没有人再信他的话。士兵们连忙扫雪、捡柴火、搭帐篷。我们弄得太晚了：天已经漆黑，还忙着干活。尽管这样，宿营地还是安置得十分舒适。

晚上，我请旅伴们吃巧克力，喝罗木酒。接着给他们讲了古罗马的故事，讲科洛西姆斗兽场的情况，讲那些奴隶如何不得不忍受痛苦，供荒淫无耻的贵族们娱乐。

士兵们聚精会神地听我讲。

后来，我把天上的星座指给他们看。白天，在阳光下我们只能看见大地，夜里我们能看见整个宇宙。仿佛是许许多多亮晶晶的珠子撒满整个苍穹。这些一声不响、闪闪发光的星星好象把宁静送到大地上，因此大自然中的一切都那么庄严肃穆。 505

第二天，我们在原地休息。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了装饰新年枞树的小玩意儿：响炮、镀金的核桃、带夹子的烛台、金雨丝、蜡烛、动物饼干，等等。另外还有礼品：银酒杯、用珠镶的削铅笔刀、琥珀烟嘴，等等。我把这些东西放在标本箱里，准备节日用。

在我们的帐篷旁边长着一棵小松树。我们用精致的糖果盒和冰溜子把它装饰起来。

白天在河上举行游戏。在冰上钉着一根橛子，拴上两根绳子，绳子另一头扎在两个人的腰上，再把他们的眼睛蒙上。一个人的手里拿着铃铛，另一个人拿着用毛巾拧成的绳子。玩法是这样的：头一个人摇一下铃，马上躲开；另一个人根据铃声找他，并用绳子打他一下。这种游戏使得大家十分开心。当地的土人笑得前仰后

合，在地上打滚，我真担心他们会摔坏了。天黑的时候，我吩咐点上蓝烟火。黄昏是晴朗宁静的。

抽彩的时候，德尔苏抽到一个烟斗。这可真是再好不过了。然后又分了糖果。大家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士兵们的歌声沿着河面远远传去，引起了回声，惊醒了林中的野兽。

到了半夜，士兵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干草上彼此讲述各种趣闻轶事。说些俏皮话，呵呵笑着。后来，他们的声音渐渐沉寂下去，话越来越少。图尔蒂金还想引起话头，可是已经沒人搭理他了。

不一会儿，传来一片和谐的鼾声，说明大家已经睡熟了。

第二十二章　老虎的袭击

506

换钱　封河　鞑子奇眞布　卡泰塔巴乌尼河
通和罗河的山口　坏天气　雪地露营　德尔苏和
阿利帕　暴风　野猪　恐怖之夜　老虎　黎
明　追逐野兽　脚印　返回露营地　貂熊

早晨，我把那两个向导打发回家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付给他们每人十个卢布：头一个人给的是一张十卢布纸币，另一个人是两张五卢布纸币。于是头一个人不高兴了。我以为他嫌钱少，就让他看看他的伙伴那副高高兴兴的样子。原来是另外一码事：那个乌德海人不高兴的原因是，我给他一张纸币，给他的伙伴两张纸币。我忘记了他们不认得钱。为了让他高兴，就把他那一张十卢布的换了三张三卢布的和一张一卢布的。可是，那个得到两张五卢布的人又不满意了。

为了使两人都满意，只好付给他们票面价值相同的纸币。于是他们都心满意足地往家走了。

经过一天的休息，大家都精神饱满；走起路来，劲头十足，笑逐颜开。

听乌德海人说，我们11月26日在纳赫托胡河遇到的雪天打雷的现象，在比金河也发生了。这里的头一场雪是11月11日下 507
的，那时刚刚开始封河。被雪盖住的冰就不再往深里冻了。倒是风把雪刮走的河面上，冰冻得很厚。这一带河流的冰层厚薄不一，原因就在这里。冰层的厚度往往在1—70厘米之间。所以，如果

雪下得早，在河上走就要十分小心，经常要用粗棒子敲敲冰，看结实不结实。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副滑雪板是最好不过了。要是冰能禁得住棒子敲，沒有滑雪板也可以随便走。士兵们听了乌德海人的话，压根儿不信，满不在乎地乱走，直到洗过一两次澡之后才明白：人家的忠告的确忽视不得。

这一天我们走了大约 18 公里，在卡泰塔巴乌尼河附近宿营。

这里有三座帐篷和一座房子，房子叫西通沟[87]。里面住着两个老头；一个是鞑子，另一个是捕貂的中国人。这两位房子的主人非常好客，十分殷勤地招待我们。

我很想登上和罗山口，于是向他们详细打听该怎么走。鞑子奇眞布（我们的新相识的名字）表示愿意给我们当向导。他大概已经有六十岁了。头发已经斑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从外表上看，他跟中国人沒有什么两样。只有他自己说是土著出身，可算作唯一的证据。他告诉我说，从前他住在乌苏里江，受到俄国移民的排挤，不得不搬到比金河，他在这里已经住十几年了。

奇眞布马上就收拾东西。他带上一条打补丁的毯子、一张狍皮和一支修理过好多次的旧贝尔登枪；我带着一把茶壶、一本笔记本和一个睡袋，德尔苏带着帐篷布、烟袋和干粮。

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还有两条狗也跟着去：一条是我的阿利帕，另一条是鞑子奇眞布的，名叫卡迪，是一条尖嘴巴、竖耳朵的小灰狗。

卡泰-塔班（卡泰塔巴乌尼）是一条山间小河。这条小河的河谷，在河口附近很狭窄，往上游去，越来越宽阔。周围的山上长满了古老的针叶混交林。

从早晨起，天气晴朗。我们打算在傍晚赶到分水岭那边的碓子房。但是我们的想法注定不能实现。过午，天空层云密布；太阳的周围出现光圈，同时渐渐起风了。我想转身往回走，可是德尔苏

安慰我说，暴风雪倒不会有，大概要刮大风，到明天就会停。果然是这样。大约到下午四点，太阳被遮住了，天上也分不清是乌云还 508
是雾。空气里充满了干雪珠。

大风迎面刮来，象刀子一样割脸。薄暮，我们刚好到达分水岭。德尔苏在这里站下来，不知跟鞑子老头在核计什么。我走到他们跟前才知道，这个老头有点儿找不着道了。

因为害怕迷路，他们决定在露天底下过夜。

“长官，”德尔苏转身对我说，“今天我们的房子找到的不能，露天住吧。”

“好的，”我说，“挑个地方吧。”

我的两位伙伴又商量一下，朝旁边走了二十步光景，解下背囊。

这个露营的地方挑得不算合适。这是一块平坦的山坳，长满了茂密的树林。有一面是一道长长的支脉向旁边延伸开去，支脉的尽头是一座不大的圆锥形山峰。山坳两旁长着茂密的红松，另外还有一种灌木，叶子虽然干枯了，却还沒有凋落。我们特地钻到树林最密的地方避风，在一棵粗大的红松底下安顿下来。这棵红松总有 20 多米高。

德尔苏拿着斧子砍柴火去了。鞑子老头砍些松枝，准备铺在身底下，我动手生篝火。

直到六点半，我们才结束露营的工作，已经疲惫不堪。篝火一着起来，宿营地马上变得舒适了。现在可以换换鞋、烤烤衣服，可以考虑做晚饭了。过了半个小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着天气。

我的阿利帕沒有卡迪那一身暖和的皮毛，简直冻坏了，一路上走得又累，蹲在篝火旁眯缝着眼睛，似乎在打盹。鞑子那条狗从小就吃过各种苦头，对长途跋涉的辛苦满不在意。它蜷着身子躺在一旁，立刻睡着了。雪花落了它一身。它偶尔站起来抖落抖落，原

地跺跺脚，然后又朝另一面躺下，把鼻子伸到肚子底下，竭力用呼出的热气暖和自己的身体。

德尔苏总是十分怜爱阿利帕，每次在他自己脱下靴子以前，总要用松枝和干草给阿利帕铺好。要是附近没有松枝和干草，他就把自己的上衣给它铺上，阿利帕也能领会他的意思。中途休息的时候，阿利帕也总是找到德尔苏，围着他前蹿后跳，用爪子扒他，千方百计引起他的注意。等德尔苏一拿起斧子，阿利帕就安静下来，耐心地等他抱一大抱松枝回来。

509 我们的疲惫不亚于这两条狗，所以喝完茶之后，又往篝火里尽量多添点柴火，便安排睡觉了。

我们围着篝火，各自铺好位置。我躺在篝火的上风头，德尔苏睡在篝火旁边。

他给自己搭了个象帐篷似的东西，把大衣披到肩上。鞑子老头躺在松树底下，盖着毯子。他负责守卫露营地和看火，使篝火整夜不灭。我砍了许多松枝，把睡袋铺在松枝上面，躺上去十分舒服。迎风的那面有倒木挡着，另一面是燃烧着的篝火。

在大森林里遇到坏天气往往十分恐怖。你会觉得头上的那棵大树一定会倒下来，压在你身上，把你砸死。我尽管非常疲倦，却久久不能入睡。

不知是谁把风给激怒了，它象一头疯狂的野兽，滚滚而来，遇到什么东西，便猛扑过去。首当其冲的是树木。这是森林巨人跟天上发疯了的自然力的一场恶斗。风一阵阵刮来，拚命摇动树枝，然后又刮过去，在旁边什么地方留下一片凄凉的哀号。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仿佛落进大旋风的旋涡里了。那旋风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宿营地，向红松猛扑过来，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棵树刮倒。然而，它每次都没成功。

那高大的树木愁眉苦脸，却不失尊严地来回摇摆着。我不禁

想起兴凯湖畔的狂风和越过锡霍特山时的大雪。我听到鞑子老头在往火堆里添柴火，还听到篝火的火焰被风刮得呼呼响。后来，一切都模糊不清了，于是我打起盹来。大约半夜，我突然醒来。德尔苏和奇眞布都沒有睡，正在议论着什么事。从他们谈话的口气，我猜到他们不知为什么惴惴不安。

“别是这棵松树摇来摇去，有刮断的危险吧。”在我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我连忙掀开头上睡袋的面罩，问他们出了什么事。

“沒什么，沒什么，长官。”德尔苏回答我说；可是我察觉到他说的不是眞话。他不过是不愿意使我不安罢了。

宿营地上篝火通红。德尔苏坐在篝火旁，一面用手遮住脸，不让火烤着，一面拨弄火堆，把火炭收集到一起；奇眞布老头抚摸着他的狗。阿利帕蹲在我旁边，看样子冻得直哆嗦。

仿佛所有的魔鬼都聚集到这里来了，在森林里横冲直撞。嚎叫声和哭泣声连成一片。好象他们要毁掉自然界已有的秩序，重新在大地上造成混乱。忽而传来一阵疯狂的哭号和呻吟，忽而传来一阵怪异的大笑和嚎叫；突然，又是一刹那的寂静，这时才可以 510
分辨出来附近有什么动静。不过，从这些间歇可以看出，风马上就要住了。

篝火里的柴火烧得通亮。一条条黑影和一道道红光，互相交替地在地面上晃动，忽而离篝火挺远，忽而又回到篝火跟前，在灌木丛和雪堆上跳跃着。

“沒什么，长官。”德尔苏又对我说一遍。“你的可以睡觉。我们的随便唠唠。”

我不等他们再劝，蒙上头，睡觉了。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又醒了，是被他们的谈话声惊醒的。

“情况有点不妙。”我想，于是从睡袋里钻出来。

暴风在逐渐平静下去。天上出现了几颗星星。每一阵风刮过之后，都沙沙地向地上撒下一片干雪，那声音跟撒沙子似的。我看到我的两个伙伴都在篝火旁边。鞑子已经站起来，倾听着什么。德尔苏侧身站着，用手挡住火光，向黑夜里凝视着。两条狗也沒睡；它们紧靠着篝火，刚想躺下，马上又跳起来跑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察觉出有什么东西，也朝德尔苏和鞑子老头凝望的方向注视着。

风有力地吹着篝火，刮起千万颗火星，在天空中盘旋，然后又把它们送到密林深处。

“怎么回事，德尔苏？”我问赫哲人。

“野猪的走。”他回答说。

“哪又怎么样呢？”

森林里有野猪，这是很自然的事：这群野猪到处走，碰到了我们的宿营地，狂怒地嚎叫着，表示它们的不满。

德尔苏做了个遗憾的手势说：

“你的常在森林里的走——连这个的都不懂！……冬天夜里，野猪走的不愿意。”

从德尔苏和奇眞布向那里注视的地方，传来树枝折断的喀嚓声和野猪特有的哼哧声。

野猪群快走到我们的宿营地时，下了山坳，从旁边绕过圆锥形山峰。

我活动活动身子，已经不想再睡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野猪夜里走动呢？”我问德尔苏。

“他的沒事走的不会。”他回答说。“他的是叫别人撵的。”

开头我以为他指的是乌德海人，心里奇怪，黑夜里他们在森林里怎么能滑雪呢。可是又想起来了，德尔苏口里的“人”不仅仅指人，于是恍然大悟：是老虎在追逐野猪。这么说来，这只猛兽就在我们附近什么地方。

自然界一点一点地恢复了秩序。有一种不知什么力量渐渐战胜暴风，迫使它安静下来。不过，根据古松的摇摆可以看出，天空中还不是完全平静的。 511

我沒等喝茶，就把睡袋挪到火堆跟前，钻进去又睡着了。我觉得仿佛睡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个沉重的东西压到我前胸上，同时听见狗的尖叫声和德尔苏绝望的叫喊声：

“快快的！”

我急忙掀开睡袋的面罩。雪和枯叶落了我一脸。在这一刹那，我看见一条长长的黑影斜刺里朝森林蹿去。在我的胸脯上躺着的是阿利帕。

篝火差不多完全熄了：里面只有两根柴火头还有一点红火。风刮着火炭，把火星刮到雪地上。德尔苏坐在地上，两脚伸进雪里。他用左手捂住前胸，似乎想止住心跳。鞑子老头趴在雪地上，一动也不动。

有一段时间我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怎么办。我好容易把狗从身上推下去，钻出睡袋，走到德尔苏跟前。

“出了什么事？”我摇着他的肩膀问道。

“阿姆巴，阿姆巴！”他惊慌失措地喊道。“老虎到我们宿营地的来！一条狗的拽走了！”

这时我才发现鞑子的狗沒有了。

德尔苏从地上站起来，开始拨弄篝火。

火一着起来，鞑子也清醒了；他惊魂未定地东张西望，那神情跟疯子一模一样。如果是在另一种场合，他那副样子一定会逗人发笑。

这一次，只有我十分镇静。这是因为我睡着了，沒有看见方才发生的事情。但是，不一会儿我们的角色就变了：德尔苏镇静下来，我倒害怕起来。谁能担保老虎不会再到宿营地来扑人呢？这

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沒有人开枪呢？

原来，头一个醒来的是德尔苏；他是被狗惊醒的。这两只狗围着火堆乱跑，一会儿跳到这边，一会儿跳到那边。阿利帕为了躲避老虎，一下子跳到德尔苏头上。德尔苏在朦眬中推开了它，这时才发现老虎就在他跟前。那可怕的猛兽抓住鞑子的狗。叼着它，不慌不忙地往森林里慢慢走去，好象它知道沒有人敢阻拦它。阿利帕被德尔苏一推吓坏了，一下子蹿过火堆，落到我前胸上。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德尔苏的叫喊声。

我本能地抓起枪，但不知道应该往哪里打。

突然，在我身后的灌木丛中响起了一阵簌簌声。

"在这！"鞑子用手指着松树的右边，悄声地说。

512 "不对，在那。"德尔苏回答说，指着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时又响起一阵簌簌声，不过这一回是两边同时都有。风刮得树梢哗啦哗啦响，压根儿听不清楚。有时我觉得好象真的听到了树枝折断的喀嚓声，甚至看到了老虎，然而很快就明白，根本不是老虎：那是一根倒木或是一棵小云杉。

周围的树林十分茂密，就连白天往远处看，也什么都看不清楚。

"德尔苏，"我对赫哲人说，"上树吧。站在树上什么都能看清楚。"

"不行，"他回答说，"我的不行。我的老了：现在的上树——统统明白的沒有。"

鞑子老头也不肯上树。于是我决定自己爬到松树上去。这棵松树树干笔直而光滑，迎风那面落了一层雪。我费挺大劲才爬了不到 3 米高。不一会儿，我的手冻僵了，只好从树上下来。

"不要爬了。"德尔苏望着天空说。"很快黑天的完了。"

他拿起枪，朝空中打了一枪。恰好在这时刮来一阵大风。枪

声在附近就消失了。

我们笼起一大堆火，开始烧茶。阿利帕总是偎在人身边，不是偎着我，就是偎着德尔苏，听见一点儿动静，就吓得发抖，惊慌不安地向四下张望。

我们在火堆旁边又坐了四十分钟光景，彼此讲述自己的感想。

天终于放亮了。空气里充满了朦胧的阴影，星星渐渐暗淡下去，好象躲到天空的深处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血红的早霞出现在东方。风很快就息了，严寒却越来越凛冽。这时，德尔苏和奇眞布向灌木丛走去。他们根据踪迹断定，有九只野猪从我们旁边走过，这老虎是个大个儿的，又是老家伙，在宿营地附近转悠了好久，直到篝火完全熄灭的时候，才来叼狗。

我向德尔苏提议，把东西放在宿营地去跟踪老虎。我以为他一定会拒绝，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德尔苏竟然同意去赶老虎，把被叼走的那条狗夺回来。

赫哲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老虎在大森林里有的是吃的东西，不许它吃人。这只老虎本来赶的是野猪，可是路上看见人，就袭击我们的宿营地，还把狗给偷去了。

“这样的老虎可以打，罪的沒有。”他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

我们马马虎虎地吃了点凉肉，喝了热茶，然后穿上滑雪板，就去跟踪老虎。

暴风差不多完全平静了。古老的云杉和红松脱去了白色的外 513
衣，可是地面上却堆起了许多大雪堆。阳光照在雪堆上，森林里显得格外明亮，颇有节日的气氛。

那只老虎离开我们的宿营地，按来时的脚印往回走，把我们领到一堆风倒木跟前。老虎的脚印径直钻进倒木底下。

“别着急，长官。”德尔苏对我说。“径直走的不要；要绕着走，好好看看。”

我们从风倒木旁边绕过去。

“跑了！”德尔苏突然喊道，并急忙向新脚印奔去。

在这里看得很清楚，老虎在一个地方蹲了半天。把身底下的雪都坐化了。它把狗放在面前，仔细倾听有沒有人赶来。然后又叼着狗，继续往前走。

我们就这样又走了三个小时。

老虎不肯走直道，净挑雪少、林密和倒木多的地方走。有一个地方，它爬到一棵倒树上站了好久，突然不知被什么东西惊着了，于是跳到地上，用肚子贴地爬了好几米远。它隔一会儿就站下来听一听：当我们快走到跟前的时候，它先是跳了几跳，然后迈开步伐，渐渐放开大步逃走了。

最后，德尔苏站下来，跟鞑子老头商量。照他的意见，我们应该回去了，因为老虎沒有受伤，雪也不深，这样追赶白白浪费时间。

我感到奇怪，甚至是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老虎不把那只狗吃掉，一个劲儿叼着走。德尔苏好象是在回答我的疑问说，这只虎不是公虎，而是一只母虎，它有虎崽子；所以要把狗送给崽子吃。老虎绝对不会把我们领到它的洞穴跟前，而是领着我们在山上转来转去，直到把我们甩掉为止。他的这些论断很有道理，我只有同意而已。

当我们决定返回宿营地的时候，德尔苏转身朝着老虎逃走的方向喊道：

“阿姆巴！你的不要脸。你的是小偷，比狗还坏。我的不怕你。下次你的看到——我的就打。”

喊完之后，他点着了烟袋，沿着滑雪板踩出的道动身往回走。

差一点就要到宿营地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走在最前面，把鞑子和德尔苏落在后面。当我登上山口时，好象看到有什么东西从我们的宿营地往山下跑。过了不一会儿，我们回到宿营地

跟前。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撕得稀烂，扔得遍地都是。我的睡袋只剩下一片片碎布。从雪地上的踪迹看出，这是两只貂熊搞的破坏。我快到宿营地时看见的东西大概就是貂熊。

我们把凡是能收拾的东西都收拾起来，然后急速下山，返回考 514
察队的驻地。

下山是十分轻快的，因为有旧滑雪道，虽说又落了一层雪，毕竟硬实而光滑。我们不是走，简直是飞跑，傍晚就回到了考察队的驻地。

515

第二十三章　旅行结束

比金河下游　在空帐篷里过夜　脏水　西沟
新年　中国人的款待　跟麦尔兹利亚科夫会合
鄂伦山　道德败坏的居民　塔班多　阿尔昌河
火车站

12月29日，我们沿比金河继续往下游走。比金河在这一带径直向西流去。越到下游，河汊子越多。只要会利用这些河汊子，就可以抄近，少走不少路。

霍通和米塔河子一带的河汊子中间有许多小岛，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中国人娶乌德海女人而生的土人。这是跟大柞树、捷丘贺和三河皮沟沿岸地带的土人一样的“扎古拜”[38]（中国人叫作“混血儿”）。他们住的是中国式房子，从事捕鱼、打猎，同时也种菜。他们耕种的地上还有不少树墩子没刨出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不久以前才开始种地的。

都说比金河是树木最多的河流。山顶、河谷和岛屿，到处都是森林。无边无际的密林向四面伸展开去，足有几百公里远。怪不得一向认为比金河是乌苏里流域野兽最多的地方。

516　我们在比金河右岸苞米顶子山附近发现了一座乌德海人的空帐篷。经过德尔苏观察，弄清这座帐篷被人抛弃的原因——这里经常闹鬼，扰乱他们的生活：不是死人，就是有人摔断腿，老虎还时常来，把狗都给叼走了。我们就住在这座帐篷里，而且安排得十分舒适。

士兵们去打柴火，德尔苏又点上火从帐篷里往外撵鬼。我带上枪顺河往下走，去侦查一下周围的情况。

天气从早晨起就阴沉沉的，一点风也没有，忽然下起了湿漉漉的鹅毛大雪。

高大的红松象魁梧的哨兵一样，如今一动不动地佇立着，再也不窃窃私语了。

苍茫的暮色、懒洋洋地飘落着的雪花、阴郁不语的森林——这一切构成了一片十分凄凉的景色……

从我身边无声无息地飞过一只猫头鹰，受惊的兎子急忙钻进灌木丛，猫头鹰马上跟了过去。我在山顶上坐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过了几分钟，我走到帐篷跟前。从帐篷顶上的烟口里，冒出浓烟和火星，我根据这一点断定，我的旅伴已经安置好了，正在做晚饭。

大家在喝茶时，又讲起了妖魔鬼怪。

扎哈罗夫总是要德尔苏讲讲赫哲人的鬼什么样。德尔苏说，鬼沒有一定的面目，而且常常换"衣服"。有人问鬼是不是和善良的天神恩杜利斗法时，赫哲人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不知道！这种事，我的从来沒见过。"

喝完茶，大家都在自己的地方躺下之后，我又工作了一个小时，整理一下笔记，然后才睡下。

12月30日，我们考察队到达图古卢，这里居住的土人大都是"混血儿"。我们越靠近乌苏里江，见到的中国人越多，眞正的乌德海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比金河在这一带有下面一些小河注入：安巴、疯子砬子[39]、乌戈利科科利、罗霍洛和图古卢。这一带的高山值得一提的有：右岸的花岗岩峰：疯子砬子、罗霍洛、扎拉-杭科尼和凡齐卡米地带，左岸的王八脖子和兰索圭，王八脖子山有安班峰和乌戈利峰，兰索圭

有由暗玢岩构成的班加峰。

从四方台往下，比金河宽 200 米，深两米左右，流速每小时 4 公里。

不知是由于地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因而太阳照射的角度不同了，还是由于我们离海越来越远(大概两种原因都有)，
517 只是白昼明显地长了，气候也变得平和。大风远远地落在后面。气压渐渐上升，接近 760。早晨温度很低（摄氏零下 30 度），晌午稍微上升一点儿，但是到了晚上，又降到摄氏零下 25 度。

今天发生了一件小事，使德尔苏很难过，却使我感到好笑。

我的提包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物件：带色铅笔、铅笔刀、橡皮、针线盒、锥子、怀表、秒表等。我把这些东西分出一些交给德尔苏带着，其中还包括一个角制墨水瓶，里面装满了墨水，拧紧瓶盖。过午，他忽然跑到我跟前，慌慌张张地告诉我说，丢东西了……

“丢什么了？”我问他。

他一时回答不上来，有些尴尬。我看出他十分为难，正在心里一个个地寻找他所知道的俄语字眼儿。

“你丢了什么？”我又问他一遍。

“脏水。”他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在他的词汇里没有“墨水”这个词，只记得这种液体很容易弄脏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

我的旅伴都哈哈大笑，于是他生气了，以为我们笑他马虎，便极力解释说，他十分爱惜这种“脏水”。他说，人用嘴说出来的话，只能传到附近的空气里。另一些话被塞到瓶子里，一旦落到纸上，便传得很远。用嘴说的话，说完就不见了，落到纸上的话，可以流传一百年，甚至更久。这种奇妙的“脏水”根本不该让他带，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使用它。

1907 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走到西沟，这是比金河上人口最多

的居民点。在这里一色住着中国人。1882 年这个村落叫瞎摸杵子[40],1894 年这里只有 70 口人。西沟往上(大约两公里)还有两个屯子，叫草帽顶子[41] 和大堡子沟(后一个屯子现已无人居住)。西沟的居民以挖参、打猎、捕貂、酿酒为业，另外还剥削乌德海人。他们费很大力气伐树开荒，种上一块块的小麦和苞米。

河右岸有一条山脉叫鄂伦春顶子，有两座峭拔的山峰：丹沟子和草帽顶子。这两座山峰的支脉延伸到河边，形成悬崖峭壁，这些悬崖叫扎加利、杭科尼和大亚沟[42]。

比金河旁边还有一条大河，叫作阿尔昌河，几乎跟它平行地向西流去。在这两条河之间的牛石顶子山的山口，有一个椭圆形的 518
天然水池，周长约有 150 米。

有一位警官前来迎接过我们，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了我的威望。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为我们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打着小旗，提着纸灯笼，敲着呱嗒板，放鞭炮。我们就在这么隆重的场面中进入西沟屯。

中国人宰了猪，恳切地留我在他们那里呆一天过新年。我们身边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如果能在比通常的宿营地更讲究的环境里度过新年，士兵们一定更为高兴。我于是接受了中国人的邀请，不过同时又对我的旅伴进行约束，他们必须保证不多喝酒。我的旅伴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们沒有一个喝醉的。

第二天阳光灿烂，严寒凛冽。早晨，我让士兵们排好队，向一切资助过我们考察队的人表示良好的祝愿。最后我向大家致敬，感谢他们忠诚服务。“乌拉”的喊声传遍了森林。

附近房子里的中国人跑出来，问清是怎么回事，又敲起呱嗒板来。

我们刚刚分头到各家去吃饭，忽然从外面传来铃声，中国人跑来报告说警官来了。过了几分钟，有一个身穿皮大衣的人闯进屋

子。这位警官突然变成了A.И.麦尔兹利亚科夫。我们互相寒暄，问长问短。原来，他（根本不是警官）早就想来迎接我，因为雪太深而延迟了。

我的路程就要到头了。我们离开西沟时，坐上A.И.麦尔兹利亚科夫带来的马拉的雪橇，一共是三副。

从西沟到比金车站全长160公里，有一条伐木工人开出来的光滑的雪橇道。这段路我们走了三昼夜。

比金河在这一带究竟有多宽，说不清楚，河水的流速也没法计算。因为河汊子很多，流速也不一样。比金河下游要流送木材，因此河床里的乱倒木每年都要清除，然而，尽管这样，往下放木排并不太顺利。有很多木排在扎加利、杭科尼和大亚沟悬崖附近撞得粉碎。

比金河右岸有一条高峻的山脉，叫作鄂伦春顶子山脉。它向南伸出一条挺大的支脉，支脉的尽头叫作鄂伦古-沃尼峰。比金河
519 从南面绕过这座山峰，然后又向西弯去。在这条支脉上有几座峻峭的山峰，叫作北高砬子[43]、中台子和高石蘑子[44]。最后这一座山，靠近河边变成悬崖，叫作新大富和隔山子。中台子附近有褐煤矿露出地表。

比金河下游，离西沟大约15公里，有一块没有树的空地，土壤良好，适于耕种。这里住着汉化了的赫哲人。

这里的中国人大部分是各种各样的无赖，靠明火执仗、拦路抢劫为生。既然来钱容易，他们就抽大烟，耍大钱。一耍起钱来，常常闹到流血的地步。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中间，一切干坏事的堕落分子都聚集到这里，把比金河下游当作他们的老窝。由于这里支流纵横，岛屿星罗棋布，他们就在这些小岛上按照土著帐篷的样子用树皮搭起窝棚，从而找到了适合他们生存的条件。

当地的土人对他们必须俯首听命，并且常常给他们送吃的东

西。这还不算，中国人还一定要妇女来送肉送鱼。被吓破了胆的鞑子只有唯命是从。对于这类情况俄国当局竟然不闻不问，不采取措施来减轻受奴役的土人的痛苦，令人不能不感到奇怪。

从西沟顺比金河而下，常常可以遇到俄国伐木工人盖的过冬的房子。这些房子之间的距离为25公里。这一天我们大约走了50公里，在黄瓜砬子河口附近过夜。

1月3日，没等太阳出来，我们就早早地出发了。赶雪橇的哥萨克一个劲儿催促我们，我们大家也都想尽快赶到铁路线。

当前面的路程还很遥远的时候，你会不慌不忙地走去，但是越接近终点，你的心情越激动，一忙就会出差错，甚至往往陷入窘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控制住自己，不必加快步伐，要耐心地一点一点往前走。

从鄂伦到塔班多大约有40公里。在这里河水紧贴着河谷的右侧流过，左岸是一大片沼泽。群山向一边退去，远远地消失在西南方的烟雾中。

阿尔昌河是比金河右岸最大和最后一条支流。它的上游流经鄂伦山（中国人叫作鄂伦春顶子[45]）。

这条河长约100公里，开头是由两条河汇流而成：一条叫桑格（乌德海语意思是熊），另一条就是阿尔昌河，阿尔昌河在上游地带从东一直向西流。

再往前去，阿尔昌河的流向是由一条低矮而宽阔的山脉决定的，这条山脉的走向是从北北东到南南西。山脉的尽头靠近比金河，叫做打鱼台[46]。 520

这一带地方叫作巴纳多，意思是“拖船的地方”。人们通常在这里把小船从这条河拖到另一条河上去，这样就可以少走不少路，节省许多时间。

在哥萨克中间，关于塔班多流传着很坏的说法。这里是红胡

子经常出没的巢穴。他们在这里拦劫往乌苏里去的中国人，把他们抢个精光。如果俄国人偶尔来到这里而且没有人护送的话，被红胡子遇上，也绝对不肯放过。

阿尔昌河谷宽阔，右岸多山，左岸平缓。到了拖船的地方，河谷只有一公里宽。这正是从前阿尔昌河注入比金河的地方。从这里往下去，阿尔昌已经是一条大河了，宽 60—80 米，深 2—2.5 米。中游一带的河谷里，可以看到大量的闪长岩、孔雀岩、玄武岩、安山岩以及它们的凝灰岩。

前面已经说过，阿尔昌河绕过打鱼台之后，流入比金河的旧河床，在这一段路上，右侧还有三条水量充足的支流注入：奥利杜（中国人叫作库尔图河）、头道河[47]和小卢尔图河。阿尔昌河注入比金河的地方在比金车站往南 10 公里。比金河谷很久以来就是有名的好猎场和挖参的地方。

这里的动物有：马鹿、狍子、麝、野猪、老虎、貂熊、山狸子、紫貂和猞猁。猞猁在库尔图河尤为常见。从 1904 年起，阿尔昌河上的树木被大量采伐，顺流放下去。这样一来，就赶走了不少野兽，但是尽管这样，现在哥萨克也还按照老习惯到阿尔昌河去打猎，而且从来不会空手回来。

我们走到塔班多屯时，天已经黑了。这里有八座房子，住着将近七十个中国人。①

1 月 4 日是我们旅行的最后一天。哥萨克很早就叫醒了我。

天还很黑，但是星光已经暗淡，说明太阳接近地平线了。严寒

---

① 据 1949 年“地理版”，这里还有一段文字：

他们对我们充满了敌意，并且说他们这里没有住处。麦尔兹利亚科夫苦苦哀求他们让我们进去过夜。这终于使我发了火，我吓唬中国人，下命令卸雪橇。士兵们找出自己的东西，拿起了枪。这起了作用。中国人一下子都变得阿谀奉承起来，请我们到家里作客。从满怀敌意到低首下心，这种变化引起了哥萨克的不满。他们拳打脚踢，赶跑了中国人，走进最靠近的一所房子。……——译者

凛冽……温度计的示度为摄氏零下 34 度。马鬃、马背和马脸，都抹上一层霜。我们出发的时候，天才麻麻亮。

拖船的地方积雪太少，我们只好下了雪橇，自己背着东西走。

比金河下游的河底是沙泥底。河两岸常常可以碰到干燥的慢岗，慢岗中间是一块块水泡子，再往两边去，便是沼泽，上面长着稀疏的落叶松和细瘦的白桦。

刚刚过午，我们来到哥萨克的格奥尔吉耶夫村，在这里稍事休 521
息，便向乌苏里铁路的车站走去。

生活的美好就表现在明显的对比之中。从乌德海人的帐篷一下子回到堂皇富丽的城市住宅，该有多么愉快！遗憾的是，这种变化常常要经过几个阶段：先是帐篷，然后是中国房子，随后是俄国农舍，最后才是城市。

旅途中一直是用茶缸子喝那种有烟熏火燎味的廉价的茶砖，如今用玻璃杯喝上一口上等茶又是多么有味道啊！我到理发馆里理了发，又到澡堂里洗个澡，然后躺在干净的被褥上，枕着柔软的枕头，该有多么舒适呀！……

522

第二十四章　德尔苏之死

我们到达哈巴罗夫斯克是1月7日晚上。士兵们回到连队，我跟德尔苏一起到我的住处去。有许多好朋友已经聚集在那里。

大家用诧异而好奇的目光不时地打量德尔苏。德尔苏也觉得很不自在，对新的生活环境久久不能习惯。

我给他腾出一间小屋，里面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只凳子。看样子，凳子对他根本沒有用处，因为他倒更愿意坐在地板上，再不就常常坐在床上，象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他的这种姿势，活象庙里的佛像。每当睡觉的时候，他按照老习惯，在草垫子和棉褥子上还要铺上狍皮。

炉旁是德尔苏最爱呆的地方。他往木柴上一坐，久久地凝视着炉火。室内的一切陈设，对他说来都是陌生的，唯有这熊熊的火光可以使他回忆起大森林。木柴不好烧的时候，他就对炉子发脾气说：

“坏人，他的一点儿也不愿意着。”

有时我到他那里坐坐，随便聊起旅途中的种种故事。这一类谈话给我们俩带来莫大的愉快。

523　有一次，我起了个念头，想把德尔苏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他很快就明白了对他的要求，便对着话筒讲了一个挺长的神话故事，差不多整整用了一筒。然后，我换上听音的机头，又给机器上了劲，放给他听。德尔苏听到机器把他讲的故事又复述一遍，丝毫也不惊奇，脸上的肌肉一动也不动。他仔细地听完之后说：

“他的，”他指着录音机，“说得不错，一个字漏掉的沒有。”

德尔苏眞是个改不了的万物有灵论者：他把录音机也人格化了。

考察归来之后，总有许多工作要做：写经费报告和工作报告，绘制路线图，采集的标本还要进行整理，等等。德尔苏看到我整天趴在桌上写东西。

“我的从前想，”他说，“长官这么坐着，”他模仿长官坐着的姿势，“好的吃，人的审问，别的活计沒有。现在我的明白：长官山里的去——要干活，城里的回——还要干活。一个劲闲逛的不行。”

土人对当官的有这种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从德尔苏的话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官吏是什么样子，他们主要担负审判的责任，大权在握，可以作威作福。德尔苏也许沒有亲眼看过他们，然而从到过三姓的赫哲人那里，大概听说过不少这类的事例。

有一次，我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穿好了衣服，手里拿着枪。

“你上哪儿去？”我问。

“打枪，”他坦然地回答说，一发现我惊异的目光，便解释说，枪膛里落满了灰。打一枪，子弹顺着来复线射出去，便可以把灰尘除掉；然后只要用抹布把枪膛擦擦就行了。

城市里不许打枪，对他来说是一件颇不愉快的发现。他用两手把枪摆弄了一阵，叹了口气，放回墙角上原来的地方。这件事不知为什么使他特别烦躁不安。

第二天，我从德尔苏的门前走过，看到房门半开着。我也不知怎么搞的，竟然悄悄地走了进去。德尔苏站在窗戶跟前，低声地自言自语。我发现在大森林中长期孤独生活的人，有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说出声来的习惯。

“德尔苏！”我喊了他一声。

他转过身来。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你怎么的了？”我问他。

524 “沒什么。”他回答说。“我的这里坐着，象鸭子一样。人怎么能老在箱子里坐着呢？”他用手指着屋里的天花板和墙壁，“人应该常常山里的走，枪的打。”

德尔苏沉默了，转身朝着窗戶，又向街上呆望起来。他在怀念已经失去的自由。“不要紧，”我想。“住久了就会习惯的。”

有一次，他住的房间需要作简单的修理：收拾一下炉子，再刷刷墙。我让他搬到我的办公室去住两天，等房间修好之后再搬回来。

“沒关系，长官。”他对我说。“我的可以在街上睡：搭个帐篷，笼一堆火，碍事的沒有。”

他觉得一切都很简单，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劝住他，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沒有生气，但是对城市里的种种限制感到不满：不许打枪，因为打枪扰乱行人。

有一天，我买柴火，德尔苏恰好在场；他看我付柴火钱大为惊异。

“怎么！”他喊了起来。“林子里柴火大大的有，干吗白白钱的给？”

他咒骂卖柴火的，说他是“坏人”，并且竭力使我相信，是我受骗了。我向他解释说，付出去的钱不是木柴本身的价值，而是劳动的报酬，可是我的话一点用处也沒有。德尔苏久久不能平靜，这天晚上就沒有生炉子。第二天，为了不让我花钱，他自己到树林里砍柴去了。他当场被扣住，并且作了讯问笔录。德尔苏沒明白是怎么回事，提出抗议，吵嚷起来。结果，他被送到警察局。等我接到电话听说这件事，便竭力圆全下来。

后来我向他解释了好多次，为什么不许砍伐市郊的树木，他却根本不能理解。

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明白了，住在城里不能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要受到别人的约束。这些陌生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使他寸步难行。老头整天想着心事，变得孤僻了；他瘦了，面容憔悴，甚至好象更苍老了。

接着又发生一件小事，彻底打乱了他内心的平静。这就是他看见我付水费。

“怎么！”他又喊了起来。“水的也花钱？你看，那就是河，”他指着阿穆尔河，“水大大的有。土地、水、空气，神的赏给。怎么还花钱？”

他沒说完话，就用双手捂着脸回到自己的房间。

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忽然听见吱嘎一声，房门轻轻 525
地开了。我回头一看：门槛上站的是德尔苏。我一眼就看出来，他找我有事。他脸上现出一副不好意思和惴惴不安的神情。沒等我问他干什么，他突然跪下说：

“长官！请放我山上的去吧。我的在城里住不行：柴火的买，水的买，树的砍——别人的骂。”

我扶起他，让他坐在椅子上。

“你想上哪去呢？”我问。

“那边！”他用手指着远处苍翠的赫赫齐尔山。

我舍不得离开他，但又不忍心硬留他。只好顺从他的意思。我让他保证去一个月马上回来，我们好一起到乌苏里江去。我想到那里之后，把他安置在我认识的鞑子家里。

我满以为德尔苏得过两天才能走，想给他准备粮食和衣服，再送给他一些钱。

可是，事情却和我的预料相反。

第二天早晨，我从他的门前走过，看见房门大开。我往里一瞧——屋里已经沒有人了。

德尔苏的出走，给我留下十分痛苦的印象，好象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暗暗地袭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怕的是什么，好象有什么人告诉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一整天我都忐忑不安；工作也干不下去。最后，只好扔下笔，穿上衣服走了出去。

外面已经春意盎然：雪化得很快，由原来的白色变得黑糊糊的，好象有人在上面撒了一层油烟子似的。雪堆朝着阳光那面现出了一片片薄冰；白天这些薄冰被晒化了，到了夜里又冻上。雪水顺着沟渠奔流，发出快乐的淙淙声，仿佛急于向每一棵枯草报告喜讯：它已经苏醒，现在就要使大自然复活了。

从野外演习回来的士兵们说，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背着背包，手里拿着枪，高高兴兴、欢天喜地地走着，还一边哼着歌。从他们的话可以断定，这个人就是德尔苏。

他走后大约过了两星期，我收到我的朋友И. А. 居利发来的电报，内容如下：

“您派进森林的人已遇害。”

“德尔苏！”——我的脑海里马上闪过他的名字。我想起来了：因为怕他在城里出什么事，再被警察拘留，我把自己的名片给了
526 他，背面写明他的身分，还注明他住在我家里。大概这张名片被发现了，于是打电报通知我。

第二天，我就动身到赫赫齐尔山南面的科尔佛福斯卡亚车站去。到了那里，听说工人曾在树林中的道上看见过德尔苏。他一边走，一边用双手握着枪，还跟落在树上的乌鸦说话。他们根据这一点断定，他一定是喝醉了。

火车到达科尔佛福斯卡亚车站时，已经快要黄昏了。

因为时间已经很晚，我跟И. А. 居利决定第二天早晨再到出事地点去。

整夜我都没合眼。止不住的悲痛噬啮着我的心。

我感到失去了一个最亲近的人。我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有多少次他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救了出来！

为了解闷，我拿起书来看，可是书也看不下去。两眼只管机械地辨认一个个字母，脑海里却萦绕着德尔苏的形象，正是最后那次来要我放他回山的德尔苏的形象。

我责备自己不该把他带进城来。然而谁能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呢！

直到天亮我才打了一会儿盹，并且马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跟德尔苏在森林里的一个宿营地过夜。德尔苏正在打背包，准备要走，我劝他跟我一起留下。他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告诉我说要找他老婆去，然后就匆匆忙忙地朝森林里走去。我感到害怕，便跑去追他，却被绊脚索缠住了。这时，又看见一棵五品叶的人参。人参叶变成一只大手，一下子把我抓住，摁倒在地上。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掀开头上的被子。明亮的阳光一下子照得我两眼发花。И. А. 居利站在我面前，摇着我的肩膀。

“您可睡得真香啊！”他说。“该起来了。”

上午九点，我们走出了屋子。

已经是三月末了。太阳高挂在天空，向大地洒下耀眼的光辉。空气中还散发着夜寒的一丝凉意，尤其是背阴的地方显得阴冷。但是，融化了的雪、潺潺的溪水和欣欣向荣的树木都在说明，夜间的寒冷已经奈何不得谁了。

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进森林。我们走了好久，几乎谁也沒说一句话，大约走了一公里半的光景，我看见小路右边有一堆篝火，旁边有三个人影。我认出其中有一个是警官。有两个工人正在挖坑，坑旁放着一具尸体，用蒲席盖着。我从脚上那双熟悉的靴子认 527
出了死者。

“德尔苏！德尔苏！”我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

那两个工人诧异地望着我。我不愿意在生人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于是走到一旁，在树墩上坐下来，暗自悲伤。

土还是冻的；工人用火烤化了，挑用锹能抠动的地方挖。大约过了五分钟，警官走到我面前。他那副神情十分快活，满面春风，好象来过节似的。不知是由于他一生中收拾这类无主的尸体太多了，对这种事已经养成冷漠的习惯，还是因为这一次埋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异族人"，总之，我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得出，他并不打算下功夫去侦查凶手，只是作个记录就算了事。他告诉我，德尔苏的尸体是在篝火旁发现的。根据现场判断，他大概是在睡梦中被打死的。① 强盗们翻他身上沒有钱，把枪也拿走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墓穴挖好了。工人走到德尔苏跟前，揭开身上的蒲席。阳光透过浓密的针叶，落到大地上，照亮了死者的脸。这张脸几乎一点儿也沒变样。他大睁两眼望着天空；从那眼神看来，德尔苏仿佛忘记了什么，现在正竭力回忆。工人把他抬进墓穴，用锹填土。

"永别了，德尔苏！"我轻轻地说。"你生在森林里，又在森林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在掩埋赫哲人尸体的地方，隆起了一个小小的土包。

工人干完活，抽起烟斗，然后拿着工具，跟在警官后面回车站去了。我在路旁的地上坐下来，久久地思念着死去的朋友。

就象看电影似的，在我面前浮现出一幕幕的往事：在勒富河上跟德尔苏的初次相遇、兴凯湖、里伏锦河遇虎、三河皮沟的森林大火、毕楞河的山洪、乘木筏渡过大克马、伊曼河上的行军、库卢姆别河上挨饿的情景、沿比金河的道路，等等。

---

① 长谷川四郎的日译本（平凡出版社，《东洋文库》，据1936年俄文本译出）第302页，此处还有一句："凶手多半是一些俄国人。"——译者

这时，飞来一只蓝大胆，落在坟头的灌木枝上，毫不畏怯地瞅着我，唧唧地叫起来。

“老实人”——我想起了德尔苏是怎样称呼这些森林中的小鸟的。忽然，这只鸟拍打着翅膀，钻进灌木丛不见了。于是，悲伤又噬啮着我的心。

“永别了，德尔苏！”我向他最后一次道过别，沿着道路往回走。

1908 年夏天，我又去作第三次旅行，这次旅行花了两年时间。528

1910 年冬，我回到哈巴罗夫斯克，立即到科尔佛福斯卡亚车站去老友的坟上扫墓。我认不出这个地方了——一切都变了样：车站附近出现了整个的市镇，赫赫齐尔的山坡上开辟了花岗岩采石场；那里开始砍伐木材，做成枕木。我跟 И. А. 居利曾经几次寻找德尔苏的坟墓，都沒有找到。坟头的松树也不见了，修了许多新的道路，到处是土堤、深沟、土堆、车沟和大坑……

永别了，德尔苏！

注　释①

1　П. П. 鲍尔达科夫曾经参加考察队，同我共处了两个月。他有一篇旅行记发表在1914年的《年青的俄罗斯》杂志上，题为《在日本海沿岸》。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生动眞实。不过，在П. П. 鲍尔达科夫的文章中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德尔苏丢钱的事发生在阿努奇诺，而不是在哈巴罗夫斯克（第1256页）。

2　这支舰队共有五艘鱼雷艇："雷厉号"、"雷鸣号"、"保卫号"、"无声号"和"捷敏号"。

3　阿·米奇，《东西伯利亚旅行记》，1868年版，第350页。

4　西南岔(Си-нань-ча)〔Синанца〕——往西南去的支流。

5　里尖沟(Ли-тянь-гоу)〔Литянгоу 里田沟〕——里面呈槽形的河谷。

6　要子河(Яо-цзы-хэ)〔Иодзыхе〕——有坑(旋涡)的河。

7　堪达(Ханьда)是满语，意为驼鹿，河子(хе-цзы)〔хеза〕是汉语，意为小河。

8　大西南岔(Да-Си-нань-ча)〔Да-Синанца〕——从西南来的大支流。

9　小西南岔(Сяо-Си-нань-ча)〔Сяо-Синанца〕——从西南来的小支流。

10　扁儿沟(Пянь-ар-гоу)〔Пярл-гоу〕——慢坡河谷。
砬子沟(Лаза-гоу)——多岩石的河谷。
红高粱沟(Хун-га-лян-гоу)〔Хунголягоу〕——红高粱的河谷。

11　北桠河(Бэй-я)〔Бея 北亚河〕——往北去的支流。

12　顾家岭(Гу-цзя-лин)〔Кудя-лин〕——顾家的山岭。

13　中岗山(Цзунь-гань-шань)〔Цзун-ган-шань〕——有几条路从那里

① 少量解释词义的注释已删去，其余照译。对地名作的注释，地名附原文，放在圆括号内。正文中该地名的原文、译文如果同注释不一致，也附上，放在方括号内。——译者

开始的山脉。

14 顾家河(Гу-цзя-хе)〔Кудя-хе〕——顾家的河。

15 大崴子(Да-вай-цзы)〔Тавайзы〕——大一点的小港湾。

16 东大崴子(Дун-да-вай-цзы)〔Дун-тавайза〕——东边的挺大的小港。

17 冰凉碑 (Бинь-лянь-бэй)——跟石碑一样凉。大概是严重歪曲了的土语。

18 针尾雨燕和花脸鸭的名称是C. A. 巴士尔林定的。

19 指海浪在岩石中间冲刷出的深沟。

20 天青沟子(Тянь-цин-гоу-цзы)〔Тянь-чингоуза〕——天青色的河谷。

21 天青砬子(Тянь-цин-лаза)〔Тянь-чин-лаза〕——天青色的石峰。

22 西岔(И-ца)〔Сица〕——西边的支流。

23 成神沟(Чэнь-шэнь-гоу)〔Чен-шенза 城身子〕——成了神的河谷。 530

24 小东岔(Сяо-дун-ча)〔Сяодунца〕——东边的小支流。

25 小东南岔(Сяо-дун-нань-ча)〔Сяо-дунанца〕——东南边的小支流。

26 1925 年,常林惨死在大克马河伊利莫一带。

27 险东砬子 (Янь-дун-ла-цзы) 〔Ян-тунлаза 烟筒砬子〕——危险的东砬子。

28 窟窿嘴子(Кулунь-цзуй-за)〔Кулунзуйза〕——尽头,孔洞。

29 中国人穿的乌拉,后根上有两个大扁钉子。

30 指人参。

31 一种轻便雪橇,用三根支柱架起,长 3.6 米,宽 0.7 米,高 0.6 米;雪橇的滑木前后都向上翘起,以便遇到雪地里有倒木时,雪橇拉得上去,下来也很稳当。

32 另外两副爬犁是我们的向导——土著的。

33 五连沟(У-лянь-гоу)〔Уленгоу 乌林沟〕——五个相连的河谷。

34 老北砬子 (Лао-бей-ла-цзы) 〔Лао-бейлаза〕——古老的北方的石峰。

35 乌贼河(У-цзей(хе))〔Музейза 穆结子〕——乌贼的河。

36 老虎涧(Лао-ху-цзен)〔Лаохозен〕——老虎害怕(这个地方)。

37 石东沟(Ши-дун-гоу)〔Сидунгоу 西通沟〕——多石的东边的沟。

38 扎古拜: 意为混血儿,杂交的后代。

39 疯子砬子(Фын-цзы-ла-цзы)〔Фунзилаза〕——疯人山。

40 小帽顶子 (Сяо-мао-дин-цзы) 〔Сиа-моудиуза 瞎摸杵子〕——象小帽子的山顶。

41 柞木的沟子(Цяо-ма-ти-гоу-цзы) 〔Цамодынза 草帽顶子〕——长满柞树的山峰。

42 大桠沟(Да-я-гоу)〔Дайгоу 大亚沟〕——大的分支的沟。

43 北高砬子(Бэй-гао-ла-цзы)〔Богоулаза〕——北面的高山。

44 高榔巷子 (Гао-янь-хан-цзы) 〔Госхондза 高石蘑子〕——高峰间的通道。

45 鄂伦春顶子(Олонь-чунь-динь-цзы)〔Олонцзинза,Олонцынза〕——鄂伦春山顶。

46 大玉台(Да-ю-тай)〔Даютай 打鱼台〕——大的古塔。

47 头道河(Тау-да-хе)〔Таудахе〕——第一条大河。

第 三 章

要子河下游有三条支流注入:右边是小要子河(多旋涡的小河),长约16公里,左边是东沟(东边的河谷)和里田沟。东沟,我们去年已经到过了;里田沟,现在А.И. 麦尔兹利亚科夫正在那里。小要子河风景如画。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两侧都是相当高峻的山峰。据中国人讲,山上有铅银矿和黄铜矿,矿脉颇厚。

里田沟河谷形状奇异,说不清它的走向是横的还是纵的。宽的地方,可以达到1.5公里,窄的地方只有200米。河谷下段有很多空地,只是乱石太多,不适宜耕种。这里常常可以碰到火烧场,有的地方长着不太稠密的阔叶林。沿河谷往上走,可以逐渐看到针叶树郁郁苍苍的轮廓。越往上针叶树越多,渐渐变成针叶林了。里田沟上游有一座中国人的碓子房。碓子房门前有一条小道向右拐,走进山里,直通伊曼河。从南坡上洪塔米山口,颇为艰难。谷口狭窄,堆满了乱石倒木。

531

第 四 章

头道谢库穆(乌德海人叫作谢克托祖)是一条小河(长5公里),从跟海岸平行的山脉的两条支脉中间流过。那两条奥德加(乌德海语"少女"的意思)河,中国人叫作奥德沟,共有一个河口。一条长12公里,另一条长15公里。它们中间有一道山梁隔着,这道山梁跟河同名。山的平均高度为150米。山

东坡很平缓，在海边形成一带高阶地，阶地上长着稀疏的落叶松和细瘦的桦树林。奥德加河谷里长着杂木林，适于作烧柴，只有河源地带可以零星地碰到红松、云杉和冷杉。四周的山顶大部分都是光秃秃的，山上的树木早被野火烧光了。

二道奥德加（乌德海语叫奥戴河）左侧有一条卢戈沃伊泉注入。据中国人说，从前这里有一片不太长的鹿窖，后来被火烧了。中国人没有把它修复，搬到普松河去了。

塔尼亚河（中国人叫作斜道捻儿，乌德海语叫作达纳）、维亚兹蒂格尼、霍奥马、霍泰和奥涅克托沃（乌德海语叫作奥涅克戈佐，中国人叫作米兰嘴），都是沿着小山涧流入大海的小河。再往前去，有条小河叫塔埃列（乌德海语叫作塔埃），长12公里。到河口一带，河谷逐渐狭窄，河水仿佛从峡谷中间穿过。塔埃列河源是一带山结，还有几条河也发源于此。比如，毕楞河从这里流向东北，还有条小溪叶良向南流去。

沙基拉河也是一条小河。它的河口跟毕楞河毗邻。实际上，这条河根本没有河口，河水到了海岸附近漫过洼地，然后从卵石滩上渗进海里。沙基拉河谷相当狭窄，快到河源时才逐渐开阔。谷底多石；两边山上也到处都是乱石堆。草本植物主要有：野蒿、蕨菜、豌豆。河沿上长着灌木丛，有毛榛、山刺玫、绣线菊和胡枝子。海边上长着稀疏的树林，有桦树和落叶松，但是溯河往上走，树木越来越大，种类也越来越多。

第十二章

在莫莫克奇河和奈纳河之间的沿海地带，地理情况是这样的。高峻的加巴季山的走向，跟海岸相交，构成一个锐角。山那边是库卢姆别河流域，这边有不少小河，这些小河只有乌德海人起的名字：亚舒河（地图上标作亚恰舒河）、乌亚赫基河、桑凯河、卡普蒂河、亚努扎等等。在这些小河中间还有三座山峰：加巴季、久哈涅和扬多尤扎山，在亚舒河河口附近，还有一座孤峰，名叫卡达-布季角，航海图上标作奥日达尼耶山，标号为603。

过了奈纳河以后的第一条小河，便是蒂钦加河（乌德海人称为泰延加河）。流长20公里，也发源于卡尔图山。蒂钦加河的上游从一条又窄又深的峡谷里流过。这条峡谷的壁跟河面几乎成60°或70°角，上面全是乱石堆。

过了蒂钦加河有好几道泉水：瓦坚加（地图上标作巴童恰）、恰尼、卡利马（乌德海人叫作卡拉马，意思是"鲸鱼"）和安奇。再往前走有几条小河：库阿

河、桑加舒河、昌戈米河和拉穆克西河。到了这里，小道离开海边，溯河而上，翻过山，就是宽大沟（弯弯曲曲的大沟）。宽大沟是阿马古的一条支流，长约30公里，跟库佳河和奈纳河发源于同一地方。宽大沟一开头也流经一条挺
532 深的峡谷，峡谷里乱石重叠，但是后来河谷逐渐开阔。河的上半段从西北流过来，然后突然转向东北，沿着海岸流去，它跟海岸之间有一条低山脉昌戈蒂卡拉尼隔着。从安奇河到阿马古河有15公里。

第十六章

从右岸注入大霍别河的山间小河有科德河——这条河还有三条支流：华蒂河、鲍诺克谢河以及布拉尼亚河。接着就是胡利亚利基河、巴利河、奥纽希河、安马利河和塔哈河。在这些小河中间，有一座高山叫安古希山，山顶上有一块怪石，因而索伦人给它编了种种神奇的传说。再往前走，还有奥纽希河、安马利河、达达武河和塔阿河。从左岸流入大霍别河的支流有：砍猪河、头道阿格迪尼亚河、二道阿格迪尼亚河。后面这两条河，河谷里的森林都被火烧光了。

库穆胡河（乌德海人叫作库穆河），俄国人起名叫库兹涅佐夫河，发源于锡霍特山脉，从西向东流，到了下游稍稍偏南，在奥林匹克角（格林威治东经138°20,0′，北纬46°12,5′）旁边入海。库穆胡河一路上汇合了下述支流：左岸有头道亚阿萨、二道亚阿萨、乌斯马加河、塔普库河、诺戈河、塔格迪河、汉佳米河、迪昂戈河，右岸除了我们刚才顺着它走来的齐戈尼河以外，还有利戈河、查奥洛索河、布蒂切河和阿穆克塔河。在这些河流中，水流最急的是利戈河，最慢的是塔迪河。溯塔迪河而上，翻过山就是斯瓦英河。斯瓦英河在库兹涅佐夫河以北入海。

乌德海人坐船溯库穆胡河往上走，只能走到塔格迪河。再要往上去，只有等到冬天封河之后坐爬犁走。库穆胡河中游，尤其是左岸塔格迪河和亚阿萨河之间，从前着过野火的遗迹比比皆是。跟别的地方一样，山上的森林大多数都烧光了，只有河谷里的树木被保存下来。

第十七章

过了斯瓦英河，还有几条山间小河：尤克萨、格乌、苏尼亚（苏涅尔）、西格巴利、巴连和比齐苏。最后这条河，俄国人叫作卡缅纳亚河。

过了库穆胡河，还有好几条小河，只有乌德海人起的名字，它们的顺序

是：休恩河(俄国人叫作斯瓦英河，地图上标作巴勃科夫河)，接着是奥莫索河、伊梁图河和亚克蒂加河。奥莫索河河源有一座山，山顶光秃秃的，因而叫作秃山。在奥莫索河和伊梁图河之间，离海不远还有一座山，叫作威索卡亚山。库穆胡以北到索苏诺夫角之间的海岸，是一片裸露的花岗岩、片麻岩和正长岩。

第十八章

我从乌德海人那里听说：再往北去还有几条山间小河入海：丘莫河、奈纳河、埃盖别河、比亚普河和叶金河。叶金河在纳赫托胡河以北20公里。在这两条河的流域之间有一条山脉相隔，这条山脉叫作马塔麦。再稍微往前走，还有一条山脉，跟海岸线构成锐角。这便是卡穆兰山脉，它有两座高峰，叫作库尔海峰和沃峰。再往前去，便是一条大河，叫作萨马尔加河，河畔住着许多土人。

叶金河(乌德海人叫作伊季别河)，地图上标作佩列蒂奇纳河，长约150公里，发源于锡霍特山。叶金河有许多支流。如果从河源朝海边走，这些支 533
流排列的顺序如下：河的右岸有达卡河和童加河，沿这两条河往上走，翻过山就是比金河。接着是巴尼亚河、皮尤戈塔河、阿姆达苏河、索洛戈耶河、奥楚拉河。奥楚拉还有一条支流叫胡尼米克奇。溯奥楚拉而上，翻过山就是埃赫河。

再往下游去，便是乌利哈河，乌利哈有一条支流扬戈。从乌利哈河顶水往上走，翻过山就是海。从左岸注入叶金河的有：塔利河和比亚河，比亚河有一条支流叫乔克奇河。比亚河往上走，翻过山就是扬河(和罗河的支流)。接着是扎格达苏河，扎格达苏有一条支流叫霍伊莫河，然后是鄂伦河和尤基河(它有两条支流叫头道久戈-尤基河和二道久戈-尤基河)，最后是叶深古河和阿达河，阿达河有一条支流叫丘河。

从扎格达苏河开始，所有北面的山口都通向萨马尔加河流域。

叶金河从西向东流，只是在塔尔马河、阿达河和乌利哈三条河之间，往北拐了一个大弯，过了乌利哈以后又照直流去。据乌德海人说，坐船溯流而上，可以走到很远的地方，一直走到童加河。这条路线是这样计算的：每天坐船可以走完下面一段路程：(1)从海边走到乌利哈河；(2)从乌利哈河走到谢深古河；(3)从谢深古河走到扎格达苏河；(4)从扎格达苏河走到比亚河；(5)从比亚河走到童加河。然后徒步走，只要一天就可走到锡霍特山。

叶金河的各支流中，水流最急的是塔利河和童卡河，最慢的是塔尔马河。塔利河附近，奇峰陡峭，有许多悬崖的形状很象人或野兽。比亚河、安达苏河、鄂伦河、德基河和扎格达苏河一带的森林完全被火烧光了。大麻哈鱼溯叶金河往上走，只能走到塔利河。驮背大麻哈鱼可以走到阿姆达苏。走得最远的是红点鲑和一种叫作"丘莫"的上等鱼。

在这段距离中入海的小河有：尼安萨河和埃赫河，埃赫河在地图上标作斯科沃罗德基纳河，离它10公里，便是皮亚河（俄国人叫巴什基尔卡），接着是翁图古河、瑟因河、坎苏河（中国人叫作砍猪河）和奥戈米河。

在纳赫托胡河和皮亚河之间，离海岸5公里，有一条不大的低山脉，跟海岸平行，叫作加拉松山脉，平均高度约为275米。

第十九章

库松河（乌德海人叫库伊，中国人叫枯松沟）长约120公里，发源于锡霍特山，河身弯曲，跟大克马相似，只是方向不同（流向东北）。库松河和大克马河一样，它的水流湍急，其中石滩颇多。如果溯流而上，可依次遇到下列支流：右岸（按顺流方向）有埃格河和蒂安加河，以及蒂安加的三条支流：宽苏、头道扎格戴河、二道扎格戴河、奥多河、巴兰蒂、阿格迪尼亚（阿格迪尼亚有两条支流叫头道塔格迪尼河和二道塔格迪尼河）、头道朝利亚河和二道朝利亚河、头道西德克西河、二道西德克西河、奥德格、扎格达（扎格达有两条支流：霍伊马和尼亚奥比亚扎尼河）。从左岸注入库松河的有：头道尧尼亚河、二道尧尼亚河（即鲍赫捷）、三道尧尼亚河、奥洛索、鲍卢尼亚、布伊、哈扎索、富古、比亚加穆、索洛利、比亚亚、奇加利、切河（及其支流霍隆库）、头道扎瓦河、二道扎瓦河、三道扎瓦河和四道扎瓦河。其中切河最大。再往上去，已经到了库松河的河源，都是小溪，没有名字。乌德海人统称之为"多奥尼-库伊"，意即库松河源。翻山可通比金河的、最靠上游的小河是索洛利，另外大概还有切河。从四条扎瓦河往上走，翻过山都是大克马的河源。靠海最近而又能通比金河的河流是布伊河。我拟定的路线就是沿着这条河走。库松河的支流中，最平稳的是比亚加穆河。乌德海人驾船溯流而上，可以一直走到切河。这一段路顶水走需要4—5昼夜。这条路线应该这么走：第一天——从海边走到
534 三道尧尼亚河，第二天——从三道尧尼亚河走到布伊河，第三天——从布伊河走到比亚加穆河，第四天——从比亚加穆河走到扎格达河，第五天可以到达山口。库松河从切河河口往上，石滩非常多，河床里巨石重叠，倒木成堆。

从这里往上走就得背着背囊步行了。冬天从冰上走，只要两昼夜就可以到达山口。切河河谷两侧都是陡削的石峰，山上经常发生山崩。乌德海人认为这一带是恶魔卡扎穆住的地方。

第二十章

比金河上游由两条河汇流而成：一条叫毕齐-纽尼，另一条叫毕齐-扎法。头一条从东北（沿着锡霍特山脉）流过来，后一条从东边流过来，构成30°角。这两条河在离比亚加穆河55公里处汇合。溯毕齐-纽尼河而上，翻过山是叶金河，而溯毕齐-扎法河而上，翻过山是纳赫托胡河、霍隆库河、库穆胡河和大霍别河。

比金河左岸有下列小河注入：亚翁加、伊马加西格奇、胡童格和霍凡达（中国人叫作堪达沟——驼鹿的河谷）。溯霍凡达河而上，翻过山是阿尔穆河。比金河快要到老虎洞时，右岸是陡峭的尼扬库拉克奇峰，左岸是坦仓子山，河水从这两座山的山脚下流过。

第二十一章

比金河从哈巴沟起仍然向西北流去，沿路有下列支流注入：加努、萨格德乌拉（满语"大河"之意）、桑凯里、穆姜、苏穆格、哈阿坦格和东沟子。比金河谷在坦查子一带突然变狭，只留下一条小窄道流水。山脉到了这里紧贴着河边，形成高峻的悬崖，乌德海人把这些悬崖叫作西冈库-古利亚尼。

第二十二章

比金河在这段距离内的流向为西北西，从右岸注入比金河的小河有：曼古、东基（中国人叫作董家沟，东基还有一条支流叫亚勃凯）、古尼耶托和前面提过的卡泰塔巴乌尼。后者长约10公里。这里是通和罗河的最近的山口。古尼耶托河稍稍往上，可以看见西冈库-古利亚尼山——这是乌德海的萨满教徒最崇拜的地方。从左岸注入比金河的有东沟子（东边的河谷）和两条泉水：凯柳及水獭沟（水獭栖息的河谷）。

再往前去，比金河蜿蜒曲折，并形成好几条长长的死水湾。比金河下游比较大的支流如下：右岸有长直沟子（笔直的河谷）和乌列马；左岸有哈凯泉和米塔河子（中国人叫作木头沟子——意为打柴火的河谷）、布伊季河子（北边的大河）。前一条长45公里，溯河而上，翻过山是泰齐别里（伊曼河左岸的

支流），后一条更长一些，水量也更充足，但由于石滩多，倒木充塞，在河上航行十分困难。

比金河谷两侧的山峰引人注目的有：霍通、泰钦、召格戴；左岸有：丘公台、休格顿台（中国人叫四方台）和苞米顶子（玉米峰）。

第二十三章

从图古卢起，比金河向南拐了个挺大的弯，随后又向西北弯去，后来一直向西流。从图古卢往下，有下述河流注入比金河：右岸的扎哈利、扎马蹄沟子（那里泥地上有马蹄印）、马大沟（马家的大沟）、萨音沟（山羊沟）、大沟、二壕子和草帽顶子；左岸的胡比阿萨（蛆皮沟子——生蛆的地方）和达乌登（中国人叫作大阳沟，意为朝阳的大河谷）。

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比金河的大量河汊纵横交错象一座迷宫。其中有的河汊长达几公里，离开主流很远，从而形成一个个挺大的岛屿，上面长着桦树、黄檗、椴树、杨树、槭树和胡桃楸等。有一些河汊有乌德海名称，另一些有中国名称，还有一些俄国名称。例如，马乌马萨、阿加穆、卡加拉童、清大陆（清洁的大地方）、扎佳日纳亚等。

从西沟往下，从右岸注入比金河的支流有：鄂伦河（它的河口就在鄂伦山旁边）、清塔富、清坦苏和加阿努（中国人叫黄瓜砬子，意为象黄瓜的石峰），左岸有：萨拉苏-曼古、马穆河、恰姆巴纳（即波塔姆奇）、西阿塔（即切姆宾），然后是石头河，再往下去，是几道山泉：中台子（中心的地方，塔）、良心沟、三通泉和丰达苏（风打水，乌德海人叫洪达利）。石头河长约25公里。溯河而上，翻过山是泰齐别里（伊曼的支流）。

阿尔昌河跟右岸的山溪大阳沟汇合之后，便成为一条大河，分出许多河汊子，然后向南拐去。靠上边的支流有三条：左侧是水流湍急的小河利苏河（或叫柳树河），右面是别涅泽（或叫白泥河子）。阿尔昌河到了这一带宽达50米，水流蜿蜒曲折。

在这一带从右岸注入比金河的有：阿莱奇、头道粮食河子、二道粮食河子、玛瑙嘴子（玛瑙的洞，山洞，地穴）和纳米尼亚尔（纳米尼亚尔发源于荞麦顶子山，还有几条支流，叫霍亚基）；左岸有：戈赫桑-扎法尔（赫哲语名称）、旱泥河子（粘土小河）、牛戴尔古（中国人叫牛泥河子）和单家岗（单家高地牧场）。

如上所述，从前阿尔昌河在塔班多附近曾有一个河口。如今它的下游利

用了比金河的旧河床。比金河不知在哪一年洪水泛滥时（那一次洪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甚至老住户也记不得）离开旧河床，冲进从南面来的西蓝河，把西蓝河的河床据为己有，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新的比金河。

我刚才提到的西蓝河由三条河汇合而成：西蓝山（西边蓝色的小山）河、大西蓝河和小西蓝河。从塔班多沿齐亚戈姆鲍河到大西蓝河上游的这条直线是山脉和宽阔的乌苏里河谷的交界。这一带地势平坦，只有几座孤零零的圆锥形小山，名叫天山子。慢岗上长着一簇簇细瘦的阔叶林，只适于作烧柴，其余地方全是沼泽化了的洼地。尤其是到了冬季，这一带的景色一片荒凉。

从塔班多到天山子之间，全是闪长岩、辉绿岩、玢岩、凝灰岩和角砾岩。

从西蓝河口开始，比金河又把所有的支流都汇总起来，再往下去变成一条河床，宽达240—300米。比金河跟其它河流一样，到了平原地区河湾极多。它有很长一段向北流去，然后拐向西北，接着从右侧绕过一座不高的冲刷得很厉害的萨穆尔山脉（河的左侧有两座花岗岩山，叫古米和巴库马纳，巴库马纳山有一个山尖叫大西顶子），然后来个急拐弯，向西流去。从西蓝河到比金河口大约75公里（据天文学家加莫夫测定，比金河口位于格林威治东经8°56′①，北纬46°51′）。在这段距离内，左岸还有一条支流注入比金河，叫做横道葳子（俄国人叫萨姆布罗夫河）。 536

再往前去，是塔埃列河（乌德海人叫塔埃），长12公里。到了河口附近，河谷逐渐狭窄，河水好象从狭谷中间流过。塔埃列河河源是一带山结，还有几条河流也发源于此：毕楞河从这里流向东北，还有一道小溪叶良向南流去。

沙基拉河也是一条小河。它的河口跟毕楞河毗邻。实际上，这条河根本沒有河口——河水到了海岸附近，漫过洼地，然后从卵石滩上渗到海里。沙基拉河谷相当狭窄，快到河源时才渐渐开阔；谷底多石；两边的山上也到处都是乱石堆。草本植物主要有野蒿、蕨菜和豌豆；河沿上长着灌木丛，有：毛榛、野刺玫、绣线菊和胡枝子。

① 疑为138°56′。——译者

植物和动物名称俄、拉、汉对照表

（根据 В. Л. 科马罗夫院士和 Е. Н. 克洛布科娃-阿利索娃编的《远东地区植物检索表》校正过。）

一 植物名称

Акация	见 Маакия амурская	
Актинидия коломикта	Actinidia kolomikta Max.	狗枣子（狗枣猕猴桃）
Аралия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Aralia manshurica Rupr. et Max.	刺龙牙(辽东楤木)
Астра татарская	Aster tataricus L.	紫菀
Астра трехнервная	Aster trinervius Roxb.	三脉叶紫菀（山白菊）
Астра шероховатая	Aster scaber Thunb.	东风菜
Астрагал перепончатый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膜荚黄芪
Багульник болотный	Ledum palustre L.	杜香(喇叭茶)
Барбарис амурский	Berberis amurensis Max.	狗奶子(黄芦木)
Бархат	见 Бархатное дерево	
Бархатное дерево	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	黄檗
Береза белая	Betula manshurica [Rgl.] Nakai	东北白桦
Береза кустарниковая	Betula ovalifolia Rupr.	油桦(卵叶桦)
Береза торфяниковая	见 Береза кустарниковая	
Береза черная	Betula dahurica Pall.	黑桦(棘皮桦)

Береза Эрмана	Betula Ermani Cham.	岳桦
Бересклет широколистный	Euonymus macroptera Rupr.	黄瑞子(翅卫茅)
Борец фишера	Aconitum Fischeri Rchnb.	乌头
Боярышник Максимовица	Crataegus Maximoviczii C. Schn.	毛山楂
Брусника	Vaccinium vitis idaea L.	牙疙瘩(越桔)
Белокопытник дланевидный	Petasites palmata Asa Gray	掌叶蜂斗叶
Вероника крупная	Veronica grandis Fisch.	大婆婆纳
Вика уссурийская	Vicia ussuriensis Oett.	野豌豆（乌苏里草藤）
Виноградник	见 Виноград амурский	
Виноград амурский	Vitis amurensis Rupr.	山葡萄
Володушка длиннолучевая	Bupleurum longiradiatum Turcz.	大叶柴胡
Вяз	见 Ильм белокорый	
Герань Власова	Geranium Wlasovianum Fisch.	绒背老鹳草
Гнездовка настоящая	Neottia nidus avis Rich.	燕巢兰
Голубика	Vaccinium uliginosum L.	笃斯越桔
Горечавка крупнолистная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	大叶龙胆
Горец раскидистый	Polygonum divaricatum L.	分叉蓼
Горошек полевой	见 Вика уссурийская	
Гречишник раскидистый	见 Горец раскидистый	
Груша уссурийская	Pirus ussuriensis Max.	山梨(秋子梨)
Дерен канадский	Cornus canadensis L.	加拿大山茱萸（御膳桔）

Диоскорея Жиральди	Dioscorea Giraldii R. Kunth.	穿地龙(加氏薯蓣)
Донтостемон шершавый	Dontostemon hispidus Max.	毛花旗竿
Дуб монгольский	Quercus mongolica Fisch.	柞树
Ель аянская	Picea ajanensis Fisch.	鱼鳞松
Жасмин тонколистный	Philadelphus tenuifolius Rupr. et Max.	细叶山梅花
Живокость Маака	Delphinium Maacklanum Rgl.	翠雀花(飞燕草)
Жимолость съедобная	Lonicera edulis Turcz.	蓝靛果(羊奶子)
Журавельник волосистый	见 Герань Власова	
Заячье ушко	见 Володушка длиннолучевая	
Звездчатка водяная	见 Звездчатка лучистая	
Звездчатка лучистая	Stellaria radians L.	垂梗繁缕
Ива корзиночная	Salix viminalis L.	蒿柳(绢柳)
Ива пирамидальная	见 Ива росистая	
Ива росистая	Salix rorida Laksch.	粉枝柳
Ильм белокорый	Ulmus japonica Sarg.	白杆榆(春榆)
Ильм горный	Ulmus montana Wither v. heterophylla Max.	山榆
Ирис-касатик	见 Касатик гладкий	
Калина даурская	见 Калина Саржента	
Калина Саржента	Viburnum Sargenti Koehne	佛头花(鸡树条子)
Касатик гладкий	Iris laevigata Fisch.	燕子花
Кедр корейский	Pinus koraiensis S. et Z.	红松
Кислица заячья	见 Кислица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Кислица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Oxalis acetosella L.	酢浆草
Клен желтый	Aser ukurunduense Tr. et Mey.	花楷槭
Клен кустарниковый	见 Клен приречный	
Клен мелколистный	Acer mono Max.	色木(地锦槭)
Клен приречный	Acer ginnala Max.	茶条
Клинтония удская	Clintonia udensis Tr. et Mey.	蓝果兰(七筋姑)
Княжник охотский	Atragene ochotensis Pall.	鄂霍次克铁线莲
Козелец белостебельный	Scorzonera albicaulis Bge.	鸦葱
Кровохлебка аптечная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L.	地榆
Колокольчик	见 Платикодон крупноцветный	
Крыжовник буреинский	Ribes burejense Fr. Schmidt	刺儿李(刺果茶藨)
Крыжовник колючий	见 Крыжовник буреинский	
Крыжовник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见 Смородина ощетиненная	
Курильский чай	Dasiphora fruticosa [L.] Rydb.	金腊梅
Лапчатка	见 Курильский чай	
Леспедеца двуцветная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胡枝子(扫条)
Лещина колючая	见 Лещин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Лещина разнолистная	Corylus heterophylia Fisch.	榛
Лещина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Corylus manshurica Max.	毛榛(胡榛)
Липа Такета	Tilia Taqetii C. Schn.	小叶椴
Лиственица даурская	Larix dahurica Turcz.	兴安落叶松
Лимонник китайский	Schizandra chinensis Baill.	五味子(北五味子)
Ломонос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Clematis manshurica Rupr.	东北铁线莲
Любка зеленоцветная	Platanthera chlorantha Custor.	长距兰

Любка ятрышниковая	见 Любка зеленоцветная	
Маакия амурская	Maackia amurensis Rupr. et Max.	山槐(朝鲜槐)
Майник камчатский	Majanthemum kamtschaticum (Gmel.) Kom.	舞鹤草
Можжевельник даурский	Juniperus dahurica Pall.	兴安桧(爬山松)
Морошка	Rubus chamaemorus L.	兴安悬钩子(托盘)
Ольха кустарниковая	Alnus fruticosa Rupr. v. manshurica Call.	矮赤杨(东北桤木)
Ольха пушистая	Alnus hirsuta Turcz.	毛赤杨
Орляк	Pteridium aquilinum Kuhn.	蕨菜
Орех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Juglans manshurica Max.	胡桃楸(山核桃)
Орешник	见 Лещина	
Осина	Populus tremula L. v. Davidiana Schn.	山杨
Осока лесная (волосистая)	Carex pilosa Scop.	长毛苔草
Осокорь	见 Тополь	
Папоротник кочедыжник женский	Athyrium filix femina [L.] Roth.	猴腿蹄盖蕨
Папоротник игольчатый	Athyrium spinulosum [Max.] Milde	尖齿蹄盖蕨
Папоротник широкий	Dryopteris dilatata A. Gray	鳞毛蕨
Пихта белокорая	Abies nephrolepis Max.	臭松(臭冷杉)
Платикодон крупноцветный	Platycodon grandiflorus A.DC.	桔梗
Подбел	见 Белокопытник	
Полынь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Artemisia vulgaris L.	艾蒿
Полынь каменная	见 Полынь Кейске	

Полынь Кейске	Artemisia Keiskeana Miq.	岩生蒿
Плаун кольчатый	Lycopodium annotinum L.	杉蔓石松
Пробковое дерево	见 Бархатное дерево	
Пушица широколистная	Eriophorum latifolium Hoppe	宽叶棉花莎草
Рододендрон даурский	Rhododendron dahuricum L.	兴安杜鹃花（映山红）
Роза даурская	Rosa dahurica Pall.	山刺玫(刺玫果)
Роза иглистая	Rosa acicularis Lindl.	大叶蔷薇
Рябина двуцветная	Sorbus discolor Max.	白果花楸
Рябина кустарниковая	见 Рябина бузинолистная	
Рябина бузинолистная	Sorbus sambucifolia Tr.	花楸
Рябина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见 Рябина двуцветная	
Рябинолистник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Sorbaria sorbifolia A. Br.	珍珠梅(山高粱)
Сабельник болотный	Comarum palustre L.	沼委陵菜
Сирень амурская	Syringa amurensis Rupr.	暴马子
Смолевка листовая	Silene foliosa Max.	叶麦瓶草
Смородина ощетиненная	Ribes horridum Rupr.	黑果茶藨
Соссюрея Максимовича	Saussurea Maximowiczii Herder	羽叶凤毛菊
Стланец кедровый	Pinus pumila Rgl.	偃松
Схизопепон	Schizopepon bryoniifolius Max.	裂瓜
Таволга иволистная	Spiraea salicifolia L.	柳叶绣线菊（空心柳）
Таволожник	见 Рябинолистник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Таволожка иволистная	见 Таволга иволистная	
Тимьян боровой	Thymus serpyllum L.	百里香

Тис	Taxus cuspidata S. et Z.	紫杉(赤柏松)
Тополь душистый	Populus suaveolens Fisch.	甜杨
Тростник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Phragmites communis Trin.	芦苇
Хохлатка охотская	Corydalis ochotensis Turcz.	黄紫堇
Хмель охотский	见 Княжник охотский	
Чемерица зеленая	Veratrum Lobelianum Bernh.	山白菜(山梗藜芦)
Черемуха Маака	Padus Maackii Rupr.	山桃稠李（斑叶稠李)
Чина болотная	Lathyrus palustris L. v. pilosus Ldb.	沼生山黧豆
Чортово дерево	见 Аралия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Шиповник даурский	见 Роза даурская	
Шиповник красноветвистый	见 Роза иглистая	
Шикша	Empetrum nigrum L.	岩高兰
Ясень китайский	见 Ясень носолистный	
Ясень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Fraxinus manshurica Rupr.	水曲柳
Ясень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见 Ясень 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Ясень носолистный	Fraxinus rhynchophylla Hance	花曲柳

二 动物名称

Бурундук	Eutamiac sibiricus orientalis Bonh.	花鼠
Бычок-подкаменщик	Cottus poecilopus Heckel	杜父鱼

Белка	Sciurus vulgaris mantchuricus Thos.	松鼠
Береговичок	Littorina littorea	滨螺
Ворона большеклювая	Corvus levaillanti mandshuricus But.	大嘴乌鸦
Волк красный	Cyon alpinus Pall.	豺
Выдра	Lutra lutra L.	水獭
Глухарь	Tetrao urogalioides Midd.	细嘴松鸡
Гольян	Phoxinus lagowskii Dyb.	鲹鱼
Горбуша	Oncorhynchus gorbuscha W.	驼背大麻哈
Гриф	Aegipius monachus L.	秃鹫
Дикуша	Falcipennis falcipennis [Hartl.]	镰翅鸡
Дрозд каменный	Monticola solitarius magnus La Touche	蓝矶鹞
Дрозд краснобрюхий	Turdus naumanni Temm.?	斑鹎
Дятел пестрый уссурийский	Dryobates japonicus tscherskii [But.]	斑啄木鸟
Дятел седоголовый	Picus canus jessoensis Stejn.	绿啄木鸟
Дятел зеленый	Picus viridis viridis L.	欧绿啄木鸟
Желна	Dryocopus martius martius [L.]	黑啄木鸟
Изюбр	Cervus elaphus xanthopigus M. E.	马鹿

Кабан	Sus scrofa continentalis Nehr.	野猪
Кабарга	Moschus moschiferus parvipes Holl.	麝
Касатка-мухоловка	Muscicapa sibirica Gmelin	乌鹟
Камнешарка	Arenaria interpres L.	翻石鹬
Каменушка	Clangula histrionica pacifica (Brooks)	丑鸭
Кета	Oncorhynchus keta Walb.	大麻哈
Кит-полосатик	Balaenoptera sp.?	鳁鲸
Клест	Loxia sp.?	交嘴雀
Коза дикая	Capreolus capreolus bedfordi Thos.	狍
Колюшка	Pygosteus sinensis Guich.	刺鱼
Королек японский	Regulus regulus japonensis Blak.	戴菊
Кошка дикая	Felis euptilura Elliot	豹猫(山狸子)
Краб	Hemigrapsus penicillatus [de Haan]	蟹
Красноперка	Leuciscus brandti [Dyb.]	雅罗鱼
Крохаль белый	Mergus sp.?	秋沙鸭
Кулик-песочник	Erolia sp.?	滨鹬
Кулик-сорока	Haematopus ostralegus osculans Sw.	蛎鹬
Кунжа	Salvelinus leucomaenis [Pall.]	白点鲑
Куница (харза)	Martes flavigula Bodd.	密狗
Ленок	Brachymystax lenok [Pall.]	细鳞鱼
Летяга	Pteromys volans arsenjevi Og.	小飞鼠
Лисица	Vulpes vulpes L.	赤狐

Лось	Alces alces bedfordi Lyd.	驼鹿(堪达罕)
Мальма	Salvelinus alpinus malma [Walb.]	红点鲑
Махаон	Papilio maacki Mén.	凤蝶
Медведь белогрудый	Ursus tibetanus ussuricus Heude	黑熊
Медведь бурый	Ursus arctos L.	棕熊
Налим	Lota lota [L.]	江鳕
Нерпа	Phoca hispida Schr.?	斑海豹
Овсянка белоголовая	Emberiza sp.?	鹀
Огуречник	Osmerus eperlanus dentex Stn.	若鹭鱼
Олень пятнистый	Cervus nippon hortulorum Swinhoe	梅花鹿
Ореховка	Nucifraga caryocatactes macro rhynchos Brehm	星鸦
Пантера	Felis pardus orientalis Schleg.	金钱豹
Поползень	Sitta europaea amurensis Sw.	鹀(蓝大胆)
Протомоллюск	Cryptochiton stelleri?	石鳖
Ронжа	Cractes infaustus maritimus But.	北噪鸦
Росомаха	Gulo gulo L.	貂熊
Рысь	Felis lynx L.	猞猁
Рябчик	Tetrastes bonasia ussuriensis But.	榛鸡
Саджа	Syrrhaptes paradoxus [Pall.]	毛腿沙鸡

Сазан	Cyprinus carpio	鲤鱼
Сизоворонка	Eurystomus orientalis calonyx Sharpe	三宝鸟
Сокол-сапсан	Falco peregrinus brevirostris Menz.	游隼
Сорокопут	Lanius sp.?	伯劳
Соболь	Martes zibellina arsenjevi B. Kuzn.	紫貂
Синица белобрюхая	Parus sp.?	山雀
Сивуч	Eumetopias jubatus Schr.	北海狮
Скворец серый	Spodiopsar cineraceus Temm.	灰椋鸟
Сом	Parasilurus asotus [L.]	鲶鱼
Сорока	Pica pica jankowskii Steg.	喜鹊
Сойка рыжая	Garrulus glandarius brandtii Ev.	松鸦
Снегирь	Pyrrhula pyrrhula griseiventris Laf.	红腹灰雀
Стриж иглохвостый	Hirundapus caudacutus [Lath.]	针尾雨燕
Сеноставец-пищуха	Ochotona hyperborea Pall.	鼠兔
Таймень морской	Salvelinus perryi Brev.	哲罗鱼
Тигр	Felis tigris longipillis Fitz.	东北虎
Толшыга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Val.]	白鲢
Улит	Tringa sp.?	鹬
Утка серая	Anas platyrhyncha L.?	绿头鸭
Фазан	Phasianus mongolicus Pall.	雉(野鸡)

Хариус	Thymallus arcticus grubel Dyb.	茴鱼
Хорек	Mustela sibirica Pall.	黄鼬(黄鼠狼)
Чайка белая	Pagophila eburnea [Phipps]?	白鸥
Чайка сизая	Larus canus major Midd?	海鸥
Чечетка	Acanthis flammea L.	白腰朱顶雀
Чирок-клоктун	Querquedula formosa [Georg.]	花脸鸭
Щука	Esox reicherti Dyb.	狗鱼
Ястреб	Accipiter virgatus gularis [Temm et Schleg.].	松雀鹰

地名索引[①]

A

阿伯特半岛 Альбертов полуостров 316
阿达河 Ада 毕楞河以北入海河 368
阿达河 Ада 叶金河支流 533
阿达泉 Ада 441
阿达峰 Ада 465
阿达胡纳梁格姜山 Адахуналянгзянь 492
阿达尼泉 Адани 465
阿尔昌河 Алчан 517
阿尔卡角 мыс Арка 412
阿尔穆河 Арму, Аламур 352
阿尔扎马索夫卡河 Арзамасовка 324
阿格迪尼亚河 Агдыня 484
阿集米河 Адимил 俄名阿克马(Акма), 土名阿加马 (Агама) 343
阿加穆河 Агаму 535
阿莱奇河 Алайчи 535
阿马贡秃山 Амагунский гольцы 430
阿马古河 Амагу, 土名阿穆利(Амули), 中国名称阿马沟(Амагоу) 418
阿马古村 Амагу 418
阿姆达苏河 Амудасу 533
阿姆波河 Ампо 447
阿穆尔河(黑龙江) Амур 524
阿穆尔地区 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492
阿穆克蒂河 Амукты 465
阿穆克塔河 Амукта 455
阿努奇诺 Анучино 315
阿斯科耳德岛 Аскольд остров, 中国名称青岛 (Циндао) 316
阿塔克谢奥尼山 Атаксеони 492
阿谢克塔尼河 Асектани, 土名奥斯捷格尼 (Остегни) 411

AI

埃福河 Эйфу 465
埃盖别河 Эгей-бе 532
埃格河 Эге 533
埃赫河 Эхе 466

AN

安巴河 Амба 516
安班峰 Амбань 516

① 这个索引是本书译者根据书中出现的地名编的，仅供参考。地名后面的数目字是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安达苏河 Андасу 533
安古希山 Ангухи 532
安库加河 Анкуга 457
安马利河 Анмали 532
安奇河 Анчи 531

ANG

昂库·朱格迪尼山 Онку Чжугдыни 354

AO

奥德格河 Оддэге 485
奥德加河 Одега, 中国名称奥德沟 (Одегоу) 531
奥多河 Одо 485
奥耳加区 Ольгинский район 379
奥耳加湾 Ольга 317
奥戈米河 Огоми 索音河支流 441
奥戈米河 Огоми 叶金河附近的入海河 533
奥楚拉河 Очжура 533
奥戈特霍河 Ыоготхо, 又名阿加托 (Агато) 403
奥霍别河 Аохобе 408
奥霍特河 Охотхе 384
奥利杜河 Ольду, 中国名称库尔图河 (Култухе) 520
奥林匹克角 мыс Олимпиады 448
奥洛索河 Олосо 485
奥洛苏河 Олосу 462
奥莫索河 Омосо 532
奥穆连-加哈尼角 Омулен Гахани 442
奥涅克托戈河 Онектого, 土名奥涅克戈佐 (Онектозо), 中国名称米兰嘴 (Миланзуай) 531
奥纽希河 Онюхи 532
奥日达尼耶山 гора Ожидания 414
奥西诺夫卡村 Осиновка 315
奥伊昂克托戈河 Ойонктого, 中国名称宽道 (Куандол), 土名宽达 (Куанда) 368

BA

巴勃科夫河 река Бабкова 459
巴克兰尼角 Бакланий мыс, 土名列尼克托角 (Леникто-дуони) 473
巴库马纳山 Бакумана 535
巴拉巴什区 Барабашский район 377
巴兰蒂河 Баланты 533
巴利河 Бали 449
巴连河 Бален 532
巴纳多 Банадо 520
巴尼亚河 Баня 533

BAN

班加峰 Банга 516

BAO

苞米顶子(山) Бомыдинза 516
宝石山 Алмазная гора 374
鲍利舍夫角 Большев мыс 407
鲍卢尼亚河 Болуня 533
鲍诺克谢河 Боноксе 532

BEI

北岔河 Бейца 368
北高砬子(山) Богоулаза 519

北角(扎阿利角) Чжали-дуони 470
北西砬子(山) Бэй-си-лаза 495
北西砬子(河) Бей-си-лаза 499
北西砬子-达塔尼 Бей-си-лаза-датани 504
北亚河 Бея 土名叶良 (Иеля) 342

BI

彼得罗巴甫洛夫卡村 Петропавловка 320
比金河 Бикин, 土名毕齐(Бики), 中国名称聚金河 (Дидинхе) 496
比齐苏河 Бизису 532
比亚河 Бия 466
比亚河 Бя 533
比亚普河 Бяпу 532
比亚加穆河 Бягаму 484
比亚亚河 Бяя 533
毕楞河 Билимбе 343
毕齐-纽尼河 Бики-Нюньи 534
毕齐-扎法河 Бики-Чжафа 534

BIAN

扁儿沟(河) Пярл-гоу 334

BIE

别尔金角 мыс Белкина 417
别涅泽河 Бенедзе, 又名白泥河子 (Бенихеза) 535

BO

波波夫岛 Остров Попова 316
波沃罗特内角 Поворотный мыс 317
波谢特区 Посьетский район 377
勃拉戈达季湖 Благодати 340

BU

布蒂切河 Бутыче, Будыге 455
布拉河 Була, 中国名称羊角子 (Яндиоза) 413
布拉尼亚河 Буланя 532
布伊河 Буй 485
布伊季河子(河) Буйдихеза 534

CAO

草帽顶子(山) Цамодынза 517
草帽顶子(村) Цамодынза 517
草帽顶子(河) Цамодынза 535

CHA

查格达穆河 Цагдаму 441
查拉河 Цалла 457
查奥洛索河 Цаолосо 455
查奥尼河 Цаони 454

CHAI

柴河 Чеэ-Бязани 403

CHANG

昌戈蒂卡拉尼山 Чанготыкалани 417
昌戈米河 Чангоми 531
长顶沟子(河) Чан-дингоуза 384
长直沟子(河) Чжаньжигоуза 534

CHENG

城身子(河) Чен-шенза 403

DA

达达武河 Дадаву 532
达格达苏河 Дагдасу 441
达格迪河 Дагды 霍隆库河支流 461
达格迪河 Дагды 纳赫托胡河支流 465
达卡河 Дака 533
达瓦西格奇河 Давасигчи 502
达乌登河 Дауден, 中国名称大阳沟 (Даянгоу) 535
打鱼台 Даютай 520
大彼得湾 залив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316
大堡子沟(村) Дафазигоу 517
大沟(河) Дагоу 534
大霍别河 Тахобе 446
大克马河 Такема 315
大砬子(山) сопка Да-Лаза 332
大崴子(河) Тавайза, 土名奥木斯奇 (Омуски) 343
大西顶子 Дасидинза 535
大西兰河 Большой Силан 535
大西南岔(河) Да-Синанца 334
大翁锦河 Такунчи 381
大亚沟(崖) Дайгоу 517
大阳沟(河) Даянгоу 535
大柞树河 Тадушу 444

DAN

丹仓子(山) Данцанза 495
丹沟子(山) Дангоза 517

DAO

刀毕河 Даубихе 320

DE

德基河 Дгихе 533
德罗马采尔山 Дромацер 370
德罗马杰尔山 Дромадер 374

DI

迪昂戈河 Дыонго 455
蒂昂戈尼峰 Тыонгони 465
蒂昂戈尼河 Тыонгони 465
蒂安加河 Тыанга 533
蒂钦加河 Тыченга, 土名泰延加 (Тэєнга) 531

DONG

东大崴子(房子) Дун-Тавайза 343
东沟(河) Дунгоу 331
东沟子(河) Дунгоуза 534
东基河 Дунги, 中国名称董家沟 (Дудегоу) 534
东南岔(河) Дунанца 422

DU

杜尼河 Дуни 441

DUO

多古姆河 Догум 447

E

俄罗斯岛 Русский остров 316
鄂伦山 Оло, 中国名称鄂伦春顶子 (Олонцзинза) 519

鄂伦春顶子(山) Олонцынза 518
鄂伦河 Оло, Олон 533
鄂伦古-沃尼峰 Олонгу-Уони 518

ER

二道阿达河 Ада 2-я 465
二道阿格迪河 Агдыхе 2-я 532
二道奥德加河 Одега Вторая, 土名奥戴河 (Одэхе) 345
二道沟(河) Эрлдагоу 424
二道久戈-尤基河 Дюго-Югихе 2-я 533
二道粮食河子(河) Ланжихеза 2-я 535
二道莫宁基河 Мониньги 2-я 462
二道西德克西河 Сидэкси 2-я 533
二道西登盖伊河 Сиденгей 2-я 485
二道塔格迪尼河 Тагдыни 2-я 533
二道亚阿萨河 Яаса 2-я 455
二道尧尼亚河 Ионя 2-я, 又名鲍赫捷 (Бохте) 485
二道扎格戴河 Цзагдай 2-я 533
二道扎瓦河 Цзава 2-я 533
二道朝利亚河 Чжоля 2-я 533
二濠子(河) Рхауза 535

FA

法图河 Фату, 土名法尔图 (Фарту) 343

FAN

凡齐卡米 Ванзиками 516

FENG

丰达苏泉 Фундасу, 土名洪达利(Хундали) 535
疯子砬子(山) Фунзилаза 516
疯子砬子(河) Фунзилаза 516

FU

伏锦河 Фудзин 320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Владивосток 314
富河 Фу 485
富古河 Фугу 533

GAO

高石蘖子(山) Госхондза 519

GE

哥利亚山 Голиаф 374
戈比利亚基河 Гоббиляги 467
戈赫桑-扎法尔河 Гохсан-зафар 535
戈列雷科努斯山 Горелый конус 492
隔山子(崖) Гсанза 519
格奥尔吉耶夫村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521
格拉德基角 мыс Гладкий 446
格列宾恰塔亚山 Гребенчатая гора 492
格林湾 бухта Герин, 俄名阿穆尔湾 (Амурский залив) 316
格乌河 Геу 532

GU

古米山 Гуми 535
古尼耶托河 Гуньето 534
顾家河 Кудя-хе, 俄名库迪亚(Кудия), 土名库佳河 (Кудя-бяза-

ни) 342
顾家岭 Кудя-лин 342

HA

哈阿坦格河 Хаатанге 534
哈奥马河 Хаома, 土名霍马 (Хома) 368
哈巴沟(河) Хабагоу 502
哈巴沟 Хабагоу 534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Хабаровск 315
哈迪埃(山崖) Хадиэ 474
哈格迪基河 Хагдыги 465
哈凯泉 Хаккэ 534
哈托胡河 Хатоху 460
哈扎索河 Хазасо 533

HAN

汉佳米河 Хандями 455
旱泥河子(河) Ханихеза 535

HANG

杭科尼(崖) Ханкони 517

HE

和罗河 Хор 446
赫赫齐尔山 Хохцир 525

HENG

横道崴子(河) Хондервезу, 俄名萨姆布罗夫河 (река Самбурова) 536

HONG

红高粱沟(河) Хунголянгоу 334
洪迪河 Хунды 461
洪塔米山 Хунтами 339
洪塔米山口 перевал Хунтами 332

HU

胡比阿萨河 Хубиаса 535
胡列米河 Хулеми 467
胡利亚河 Хуля 407
胡立亚利基河 Хулялиги 532
胡莫河 Хумо 387
胡尼米克奇河 Хунимикчи 533
胡童格河 Хутунге 534

HUA

华蒂河 Хуаты 532

HUANG

黄瓜砬子(河) Гооголауза 519

HUO

火烧河 Горелая река 371
霍德河 Ходэ 466
霍凡达河 Хованда, 中国名称堪达沟 (Хандагоу) 534
霍隆库河 Холонку, 土名哈兰库 (Холланку), 俄名斯维特拉亚河 (река Светлая) 458
霍洛苏河 Холосу 485
霍通 Хойтун 515
霍通山 Хойтун 534
霍奥马河 Хоома 531
霍特泽河 Хотзе 345
霍泰河 Хотэ 531
霍伊马河 Хойма 533
霍伊莫河 Хоймо 533

霍亚基河 Хояки 535

JI

基安库尼河 Гианкуни 440
基甘库尼峰 Киганкуни 441
基齐罗扎河 Гицироза 368
吉基特湾 залив Джигит 315
季格达穆古河 Тигдамугу 462
季延苏河 Диенсу 447
济木河 Цимухе 382

JIA

佳河 Дя 461
加阿努河 Гаану, 中国名称黄瓜砬子 (Гонголадзи) 535
加巴季山 Габади 413
加加河 Гага 441
加拉松山 Гарасун 533
加努河 Гану 534
加帕克西河 Гаппакси 413

JIE

结山 Узловая гора 368
杰伊贾河 Джеиджа 465
捷尔内伊港 Бухта Терней 313
捷丘贺(河) Тетюхе 444

JIU

久哈涅山 Дюхане 414

KA

卡达-布季角 Када-Буди-дуони 414
卡达-德林峰 Када-Дэлин 484
卡尔图山 Карту 426
卡加拉童河 Кагалатун 535
卡拉马河 Калама 阿马古河附近入海河 440
卡拉马河 Калама 库穆胡河附近入海河 457
卡拉明斯基山脉 Караминский хребет 440
卡利马河 Кальма 531
卡穆兰山 Камуран 532
卡缅纳亚河 Каменная речка 532
卡普蒂河 Капуты 413
卡泰-塔班河 Катэ-Табань, 土名卡泰塔巴乌尼 (Катэтабауни) 507
卡伊姆别河 Каимбе 339

KAI

凯柳泉 Кайлю 534

KAN

堪达河子(河) Ханьдахеза 332
坎达角 Канда-дуони 408
坎戈图 Канготу 502
坎霍贾河 Канходя 441
坎加图河 Кангату 502
坎苏河 Кансу, 中国名称砍猪河 (река Каньчжу) 533
坎州河 Каньчжоу 479

KE

科阿米河 Коами, 土名阿加纳 (Агана), 中国名称老阿音沟 (Лоаенгоу) 407
科德河 Коде 532
科尔佛福斯卡亚车站 Корфовская станция 526

科利加捷奥河 Кольгатео, 土名瓜利加沙 (Куалигаса) 368
科诺尔河 Конор 368
科波奇角 Копочи-дуони 414
克亚莫山 Кямо 461
克亚姆图泉 Кямту 498

KU

库阿河 Куа 531
库阿泉 Куа 479
库尔海峰 Курхай 532
库佳河 Кудя-хе 418
库列木河 Кулему 323
库卢姆别河 Кулумбе 伊曼河支流 352
库卢姆别河 Кулумбе 大克马以北入海河 430
库莫伦河 Кумолун 457
库穆胡河 Кумуху, 土名库穆(Кумму), 俄名库兹涅佐夫河(река Кузнецова) 455
库松河 Кусун, 中国名称枯松沟(Кусун-гоу), 土名库伊(Куи)或库基(Куги) 444
库兹涅佐夫角 мыс Кузнецова 315
窟窿嘴子 Кулунзуйза 417

KUAN

宽大沟河 Квандагоу 417
宽苏河 Куансу 533

KUN

昆卡-基阿马尼山 Кунка-Киамани 465

LA

拉阿姆奇角 Лаамчи-дуони 417
拉穆克西河 Ламукси 531
拉佐恰罗瓦尼耶港 Бухта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я 417
砬子(崖) Лаза 422
砬子沟(河) Лаза-гоу 334

LAI

莱涅克岛 остров Рейнека 316

LAN

兰索圭山 Лансогой 516

LAO

老北砬子(峰) Лао-бей-лаза 502
老虎涧(河) Лаохозен 499
老虎涧 Лаохозен 534
老虎山 гора Тигровая 344
老岭沟子(河) Ляоленгоуза 494

LE

勒富河 Лефу 477

LEI

雷苏哈峰 Лысуха 441

LI

里伏锦河 Ли-Фудзин 526
里科尔德岛 остров Рикорд 316
里田沟(河) Литянгоу 328
利戈河 Лиго 455

LIANG

良心沟(泉) Лянсингоу 535

LIN

林达湾 залив Рында 314

LIU

柳树河 Люсу, Лисухе 535

LU

卢戈沃伊泉 Луговой ключ 531

LUO

罗霍洛河 Рохоло 516
罗霍洛山 Рохоло 516
洛克托利亚基河 Локтоляги 465
洛洛宾加河 Лолобинга 457
洛西河 Лоси 440
骆驼峰 Верблюд 400

MA

马大沟(河) Мадагоу 534
马弗峰 скала Мафа 407
马克山口 перевал Маака 492
马克西莫夫角 мыс Максимова 444
马卢-纳伊萨河 Малу-Наиса 465
马卢-萨格迪河 Малу-Сагды 465
马穆河 Мамубясани 535
马塔麦山 Матамай 532
马乌马萨河 Маумаса 535
玛瑙嘴子(河) Мажичжуйза 535

MAI

麦德尔角 мыс Майдль 316
迈亚库河 Мэяку, 中国名称密河嘴子 (Михейзуйза) 440

MAN

曼古河 Мангу 534

MEI

梅格河 Мыге 494
梅赫河 Мыхе 453

MI

米塔河子(河) Митахеза, 中国名称叫木头沟子 (Мутагоуза) 534
米塔河子 Митахеза 515

MO

莫莫克奇河 Момокчи 381

MU

穆姜河 Мудян 534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 полуостров Муравьева-Амурского 316
穆图河 Мутухе 410
穆结子泉 Музейза 499

NA

拿破仑湾 залив Наполеона, 俄名乌苏里湾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залив) 316
纳恩图河 Ното 342
纳赫托胡河 Нахтоху, 土名纳克图 (Накту) 或纳克塔纳 (Нактана), 俄名天鹅河 (река Лебедева) 417
纳米尼亚尔河 Наминял 535

NAI

奈纳河 Найна 库穆胡河以北入海河 532
奈纳河 Найна 航海图标作亚霍载-桑卡 (Яходеи-Санка), 库卢姆别河附近入海河 381
奈纳河 Найна 阿马古河以北入海河 440

NAN

南古尼河 Нангуни 465
南角 Южный мыс 408
南角(马阿斯角) Мaac-дуони 470

NAO

挠力河 Нор 449

NI

尼安萨河 Нианса 533
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 (双城子) Никольск-Уссурийск 473
尼扬库拉克奇峰 Нянкулакчи 534
尼亚奥河 Няобязани 533

NIE

涅奥别泉 Необе 485

NIU

牛戴尔古河 Нюдергу, 中国名称牛泥河子 (Нюонихеза) 535
牛石顶子(山) Нюосыдыцзы 518
纽姆梅角 Нюммый-дуони 417

NONG

农基河 Нунги 441
农基尼河 Нунгини 466

NU

努尼耶托河 Нуньето 534

NUO

诺戈河 Ного 455

PI

皮亚河 Пия, 俄名巴什基尔卡 (Башкирка) 461
皮尤戈塔河 Пюгота 533

PU

普拉斯通湾 залив Пластун 319
普烈奥勃拉热尼耶湾 залив Преображения 317
普列特尼亚克角 мыс Плитняк, 土名胡洛角 (Хуо-ло-дуони) 377
普洛斯卡亚山 Плоская гора 461
普松河 Пхусун 392
普提雅廷岛 остров Путятин 316
普伊穆河 Пуйму 461

QI

齐戈尼河 Цыгони 455
齐亚戈姆鲍河 Дзягомбо 535
奇加利河 Чигали 533

QIA

恰姆巴纳河 Чамбана, 又名波塔姆奇 (Потамчи) 535

恰库河 Чаку 381
恰尼泉 Чани 531

QIAO

乔克奇河 Чокчи 533
荞麦顶子(山) Чомуынза 535

QIE

切河 Че 484

QING

青岛 Циндао 316
清大陆河 Чинталу 535
清塔富河 Чинтафу 535
清坦苏河 Чинтансу 535

QIU

丘河 Кю 533
丘尔坎河 Чуркан, 中国名称前窝子(Чаан-уоза), 土名安库加(Анкуга) 368
丘公台 Чугунтай 534
丘古梁库尼河 Чугулянкуни 502
丘里加河 Чурига 370
丘莫河 Кюмо 532

RI

日本海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315

SA

萨格德河 Сагде-ула 502
萨格德-格河 Сагде-ге, 中国名称西特齐河 (Ситцихе) 502
萨哈角 Саха-дуони 408
萨哈林岛(库页岛) 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 481
萨克霍马河 Сакхома 371
萨拉苏-曼古河 Саласу-Мангу 535
萨马尔加河 Самарга 444
萨穆尔山 Самур 535
萨音沟(河) Саенгоу 534
萨扎苏-马马萨-尼崖 Садзасу-мамаса-ни 474

SAN

三道瓦库河 Санда-Ваку 315
三道尧尼亚河 Иоия 3-я 485
三道扎瓦河 Цзава 3-я 485
三通泉 Сантун 535
三河皮沟河 Санхобе 340
三姓 Сан-Син 523
三兄弟峰 Три брата 441

SANG

桑格河 Санго 519
桑加苏角 мыс Сангасу 417
桑加苏河 Сангасу 531
桑凯河 Санкэ 413
桑凯里河 Санкэри 534

SE

瑟因河 Сэен 533
色旦山 Шайтан 401

SHA

沙基拉河 Шакира 345

SHAN

善塔尔群岛 Шантарские острова 316
单家岗河 Шаньзягаму 535

SHANG

尚茨角 мыс Шанца 343
尚茨山 гора Шанц 374

SHAO

绍奥米河 Шооми, 中国名称虾蟆河 (Сеами), 土名索米 (Соми) 407 ,

SHI

什科特岛 остров Шкота 316
什皮茨山 гора Шпиц 374
石河 Каменная река 460
石头河 Ситухе 535

SHUI

水獭沟(泉) Суйдагоу 534

SI

四道扎瓦河 Цзава 4-я 533
四方台 Сыфантай 502
斯科沃罗德基纳河 река Сквородкина 533
斯瓦英河 Сваин 455

SONG

松花江 Сунгари 391

SU

苏格德马-奥诺戈尼角 Сугдэма Оногони 442
苏穆格河 Сумугэ 534
苏尼亚河 Суня, 又名苏涅尔 (Сунерл) 532
苏维埃港 Советская гавань 旧名皇帝港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гавань) 481
苏子河 Судзухе 392

SUI

绥芬区 Суйфунский район 377

SUO

索洛戈耶河 Сологойе 533
索洛利河 Сололи 霍隆库河支流 461
索洛利河 Сололи 库松河支流 484
索苏诺夫角 мыс Сосунова, 土名霍尔洛角 (Хорло-дуони) 459
索音河 Соен, 土名苏阿 (Суа) 或索阿加 (Соага) 440

TA

塔阿河 Та-а 532
塔埃列河 Таэле, 土名塔埃 (Тає) 531
塔班多屯 Табандо 519
塔哈河 Таха 532
塔哈伦河 Тахалун 457
塔尔达河 Талда 389
塔尔马河 Талма 533
塔格迪河 Тагды 455
塔利河 Тали 533
塔利马克西河 Тальмакси 461
塔尼亚河 Тания, 中国名称斜道捻儿 (Седонерл), 土名达纳 (Дана) 531
塔普库河 Тапку 455

TAI

泰钦山 Тайчин 534

泰齐别里河 Тайцзибери 534

TAN

坦查子 Танцаза 534
坦仓子(山) Танцанза 534

TIAN

天津 Тяньцзин 391
天青沟子(河) Тянь-чин-гоуза 398
天青砬子(山) Тянь-чин-лаза 398
天山子 Тянь-шан-цзы 535

TIE

铁矿山 гора Железняк 343

TONG

童加河 Тунга 533
童卡河 Тунка 533

TOU

头道阿达河 Ада 1-я 465
头道奥德加河 Одега Первая 345
头道阿格迪河 Агдыхе 1-я 532
头道河 Таудахе 520
头道久戈-尤基河 Дюго-Югихе 1-я 533
头道粮食河子(河) Ланжихеза 1-я 535
头道莫宁基河 Монинги 1-я 462
头道塔格迪尼河 Тагдыни 1-я 533
头道西德克西河 Сидэкси 1-я 533
头道亚阿萨河 Яаса 1-я 455
头道尧尼亚河 Иоця 1-я 485
头道扎格戴河 Цзагдай 1-я 533
头道扎瓦河 Цзава 1-я 533
头道朝利亚河 Чжоля 1-я 533

TU

秃山 Голая гора 532
图古卢 Тугулу 516
图古卢河 Тугулу 516

TUO

托洪克西河 Тохонкси 447
托洛姆基河 Толомги 413

WA

瓦坚加泉 Ватенга, 航海图上为巴童恰 (Батунча) 531
瓦库河 Баку 315

WAI

外伏锦河 Вай-Фудзин 392
外乌苏里地区 За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379

WAN

弯大沟河 Вандагоу 381

WANG

王八脖子山 Вамбабоза 516
王新砬子(崖) Ван-Син-лаза, 土名库列-拉帕尼 (Куле-Рапани) 409
忘河 Забытая река 349

WEI

威索卡亚山 Высокая гора 532
维德内角 Видный мыс 380
维多利亚湾 залив Виктории 316
维斯蒂格尼河 Выстыгни 368

维图河 Витухе 442
维亚兹蒂格尼河 Вязтыгни 345

WEN

温古山 Уонгу 411

WENG

翁图古-萨格迪河 Унтугу-Сагды 479
翁图古河 Унтугу 473

WO

沃峰 Уо 532
沃多列伊峰 Водолей 441

WU

乌戈利峰 Уголи 516
乌戈利科科利河 Уголикоколи 516
乌赫角 Ухэ-дуони 414
乌拉河 Улахе 320
乌列马河 Улема 534
乌利哈河 Улиха 533
乌林沟河 Уленгоу 445
乌斯马加河 Усмага 455
乌苏里江 Уссури 313
乌苏里地区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330
乌亚赫基河 Уяхги-бязани 413
雾山 Туманная гора 370

XI

西阿塔河 Сиата-Биасани，又名切姆宾 (Чембен) 535
西岔河 Сица 三河皮沟河支流 332
西岔河 大克马河支流 398
西德克西河 Сидэкси，又名西登盖伊 (Сиденгей) 485
西冈库-古利亚尼山 Сигонку-Гуляни 503
西格巴利河 Сигбали 532
西冈库山 Сигонку 504
西沟 Сигоу 499
西基米-比亚萨泉 Сигими Бяса 498
西南岔河 Синанца 328
西通沟(房子) Сидунгоу 507
锡霍特山脉 Сихотэ-Алинь 313
西兰河 Силан 535
西兰山河 Силан-шань 535

XIA

瞎摸杵子(村) Сиа-моу-диуза 517

XIAO

小东岔(河) Сяодунца 403
小东南岔(河) Сяо-дунанца 403
小克马河 Сяо-Кема，又名沙克霍马 (Сакхома) 370
小卢尔图河 Малая Лултухе 520
小翁锦河 Сяо-Кунчи 374
小西兰河 Малый Силан 535
小西南岔(河) Сяо-Синанца 334
小要子河 Сяо-Иодзыхе 331

XIE

谢库穆河 Секуму，土名谢克托祖 (Сектозу) 345
谢深古河 Сесынгу 533

XIN

新大富山 Синдафу 519

XING

兴凯湖 Ханка 509

XIU

休格顿台 Сюгдонтай 中国名称四方台 534

休恩河 Сюэн，俄名斯瓦英河(Сваин)，地图标作巴勃科夫河(река Бабкова) 532

休里格奇河 Сюригчи，土名休利克西 (Сюликси) 368

XUN

巡迪河 Сюнды 447

YA

亚阿萨河 Яаса 455

亚勃凯河 Ябкэ 534

亚克蒂加河 Яктыга 532

亚历山大角 мыс Александра 414

亚美利加湾 залив Америка 317

亚努扎河 Янужа 413

亚舒河 Яшу，航海图标作亚恰苏(Ячасу) 413

亚翁加河 Яунга 534

YAN

烟砬子(峰) Ян-Лаза 381

烟筒砬子(崖) Янтун-лаза 408

烟筒尤子山 Яндоюза 414

YANG

扬河 Ян 533

扬戈河 Янго 533

YAO

尧尼亚-克亚莫尼山 Иоия-Кямони 485

要子河 Иодзыхе 329

YE

耶夫格尼岛 Евгениев архипелаг 316

叶戈罗夫半岛 полуостров Егорова 320

叶金河 Един 土名伊季别(Идибе) 地图上标作佩列蒂奇纳 (Перетычина) 446

叶良河 Иеля 345

叶深古河 Есынгу 533

YI

伊波利托夫卡车站 Ипполитовка 315

伊吉姆鲁河 Изимлу 334

伊利莫河 Илимо 373

伊梁图河 Илянту 532

伊马加西格奇河 Имагасигчи 534

伊曼河 Иман 331

YOU

尤基河 Югихе 533

尤克萨河 Юкса 532

YU

郁河 Угрюмая река 373

YUN

云白石 Юм-бей-си 412

云山 Облачная гора 374

ZHA

扎格达河 Цзагда 533
扎格达苏河 Цзагдасу 533
扎哈利河 Дзахали 534
扎加利崖 Чжагали 517
扎佳日纳亚河 Затяжная 535
扎拉-杭科尼峰 Джара-Хонкони 516
扎梁库尼泉 Дзалянкуни，地图上标作塔梁库尼 (Талянкуни) 411
扎马蹄沟子(河) Дзамацигоуза 534
扎瓦河 Цзава 484

ZHAO

召格戴山 Джогдай 534

ZHE

哲列-卡达尼峰 Чжеле-Кадани 484

ZHONG

中台子(山) Чжунтайза 519
中岗山 Цзун-ган-шань 342

附　录

«回声版»序言

我献给读者的这部作品，是我 1906 年在锡霍特山区旅行的通俗性的概述。书中包括行进路线的地理记述和旅行日记。

在我的书里，读者将会看到对这个地区的大自然和居民的描绘。其中许多记述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只具有历史的意义了。近十五年来，乌苏里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原始处女林已经烧光，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片落叶松、白桦和白杨树林。过去老虎吼叫的地方，如今机车轰鸣；从前有中国猎人小房子的地方，而今出现了一座座俄国大村庄；异族人都已离开，到北方去了，泰加林里的野兽数量锐减。这个地区开始失去其特色，正经历着不可避免的文明所带来的变迁。

变化主要发生在这个地区的南部和乌苏里江右侧各支流的下游地带，北纬 44 度以北的锡霍特山区，至今仍象布季谢夫和维纽科夫时代(1851—1869 年)一样，依旧是一片荒凉的森林。

首先，我认为应该感谢用各种办法促进我开创乌苏里地区考察事业的人士。

我最感激当时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总督 П. Ф. 翁捷尔别格。这位国务活动家是我的真正庇护者。我的三支锡霍特山区考察队都是由他提供的经费装备的，一部分经费由他从陆军部的款项里拨出，另一部分则来自归他掌握的额外贷款。

在海军军官中我也结交了象C.З.巴尔克、А.Н.佩利和П.Г.季格尔斯捷特这样一些关怀者和朋友。1906年，他们在海岸上为我设置了供给站，除了我的那些箱子外，每个站上他们还加上自己的一箱红葡萄酒、罐头、干饼、饼干等等。指挥鱼雷艇队的П.Г.季格尔斯捷特多次给予我各种帮助。当1907年我饥病交迫躺在库卢姆别河河口附近的海岸时，是他为我长期未归而感到焦虑不安，组织人寻找我，并在最危急的时刻赶来搭救了我。如今C.З.巴尔克已经与世长辞了。А.Н.佩利还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П.Г.季格尔斯捷特在波罗的海服务。我尚待报答他们，但不知道是否有朝一日，我能对他们进行报效。

如果说旅行期间我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那末，在很大程度上我应感谢我的旅伴们：Н.А.杰苏拉维、Г.Г.格拉纳特曼、А.И.麦尔兹利亚科夫和П.П.鲍尔达科夫。

我所取得的很大一部分的成绩，我认为应归功于跟我一起旅行的士兵和哥萨克们，由于他们的模范的忘我精神和忠诚服务。我不但不用催促或者鼓励他们，相反，由于担心他们过于劳累，常常不得不制止他们。虽然很艰苦，可是这些朴实勤劳的人却耐心地忍受着行军生活的艰辛，我从未听到过他们有一句怨言。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在1914—1917年的战争中牺牲了。其余的人至今还同我保持着通信联系。

旅行期间，舰长、军人、教师、医生以及许多朋友，经常给我各种各样的帮助，提出忠告或用行动来促进我的事业，减轻我的困难。我谨向他们致以友好的敬礼，并感谢他们的殷勤和款待。

我的汉语不好，还弄不清汉字，因此，我向在乌苏里地区度过了二十六年并熟知当地蛮子居民生活的东方学家П.В.什库尔金求教，请他把土地测量员、军事地形测绘员、各种考察家和我在旅

行期间记录的中国名称音译出来。П. В. 什库尔金以其特有的精力迅速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工作，并且为它写了一篇«必要的说明»，附在本书里。我谨向 П. В. 什库尔金致谢。

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现已去世的乌苏里江上游赫哲人德尔苏·乌扎拉的身影便出现在我面前。只要我一想起他，以及我跟他徒步旅行的共同生活，我的心便哀痛欲裂。

如果我们看一看乌苏里地区民族分布图，在上面找一找赫哲人，那末就可以看到，这些异族人分布在由乌苏里江河谷到刀毕河河口的一条狭窄地带上。还有一部分赫哲人原先居住在乌拉河及其支流上。我们感兴趣的正是这后一部分人。我说原先居住过，这是千眞万确的事。因为如今乌苏里江上游的赫哲人在任何地方都已经沒有了。他们全已死绝。1901 年在乌拉河上只剩下三个人：卡普卡·别尔达伊、斯科·别尔达伊和德尔苏·乌扎拉*。前两人当年春天在纳恩图河上被红胡子杀害，而德尔苏则在 1908 年死于离哈巴罗夫斯克市 36 俄里的赫赫齐尔山中。

把这些人归入某种特殊的部族并且跟其他赫哲人区别开来是错误的。从人类学角度看，他们同与他们为邻的、散居在乌苏里江上的渔民毫无差别。他们的特点是酷好打猎。他们生活在很少有鱼类的地方，而泰加林里野兽极多，于是他们便全力从事狩猎了。这些赫哲人捕貂、猎取贵重的鹿茸**，以及寻找能治病而效力极大的人参***的时候，远远地深入北方，而且经常走到锡霍特山最遥远的角落。他们是优秀的猎手和令人异常惊讶的辨迹者。我跟德

---

* 德尔珠·奥奇扎尔。

** 鹿的幼角，中国人极为珍贵地把它当作药材。

*** 一种植物，中国人把它说成是一种神效的药材，能返老还童和治愈百病。关于它，下面还将详细谈到。

尔苏一起旅行，仔细观察他的方法时，每每感到，这些特长在他身上已经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个赫哲人就象阅读书籍那样查看印迹，而且能够按严格的顺序恢复事件的全部过程。

这个人对我和我的队员的所有帮助，很难一一列举。他不止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挺身拯救濒临死亡的人，他对许多人都有救命之恩，其中也包括我本人。1895 年洪水泛滥期间，德尔苏在阿努奇诺救出了不少士兵和一些军官家属、一名神甫和一名邮电所长。

德尔苏在我的几次旅行中都起了特殊作用，因此，我将首先叙述 1902 年沿济木河和勒富河的旅行，当时我第一次同他见面，然后，再记述 1906 年的考察。

我的旅行是在 1910 年结束的。以后的三年我在著名的专家 Л. С. 别尔格、И. В. 帕利宾、С. А. 布图尔林和 Я. С. 埃德利什坦因的亲切协助下，整理已搜集到的资料。

1917 年之前曾准备出版三本书：1.《乌苏里地区之行》；2.《德尔苏·乌扎拉》和 3.《在锡霍特山中》。这些书的草稿写出时就在我的一些朋友和熟人中间传阅，其中不少人是教师。他们的评价和意见使我深信，社会上将会欢迎这种科学普及性质的地区纪行读物，青年学生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有趣而又有益的知识。

但是，俄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印刷事业的瘫痪，迫使这几本书推迟到更为适宜的时间才出版。

在这方面 З. 伊瓦多先生支持了我，使得这些书能用现代条件以低廉的成本在他的“回声”印刷所印行，因而对广大读者和青年学生降低了第一版的价格。我也不能不提到我的朋友 Н. А. 斯佩什涅夫，由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中介作用，我的第一本书《乌苏里地区之行》才得以问世。

作　者

必要的说明

要想搞清中国名称的准确拼音并且把它准确地翻译过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有这一名称的汉字记录，而且应是受过教育的当地中国人的记录才行。这些条件哪怕缺少一条，就无法保证拼音和翻译正确无误，因为同一个音组可以用大量不同的汉字记录下来，自然，同一个名称的各种不同译法也就同样会是大量的了(或者数量更多)。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住在当地但文化不高的中国人(第一个说出地名的猎户之中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写错了字，例如把“皮”(皮革)写成：“匹”——马的量词，“疋”——布的量词，甚或写成“鼻”——鼻子*，“必”——一定，等等。

如果标注汉字的中国人虽然文化很高，但并不住在当地，那末，由于不知道这个名称表明的地方特征，就连他也不能断定应该用哪一个汉字，因为读音近似或相同而书写不一、意义各异的汉字太多了。

如果记录这个名称的是欧洲人，而他又没有专门研究过汉语，也不熟悉通用音标，那末情况就会更糟。由于他摸不准汉语语音，不能把复杂的名称分成单个的音节，尽管他有良好的愿望，甚至颇有经验，也不能用俄文正确地写出中国名称来。例如：“Сеузгу”——应该写成 Сяо-цзы-гоу；“Мизангоу”——Ми-шань-цзы-гоу，等等。

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居住在乌苏里地区的大多数中国人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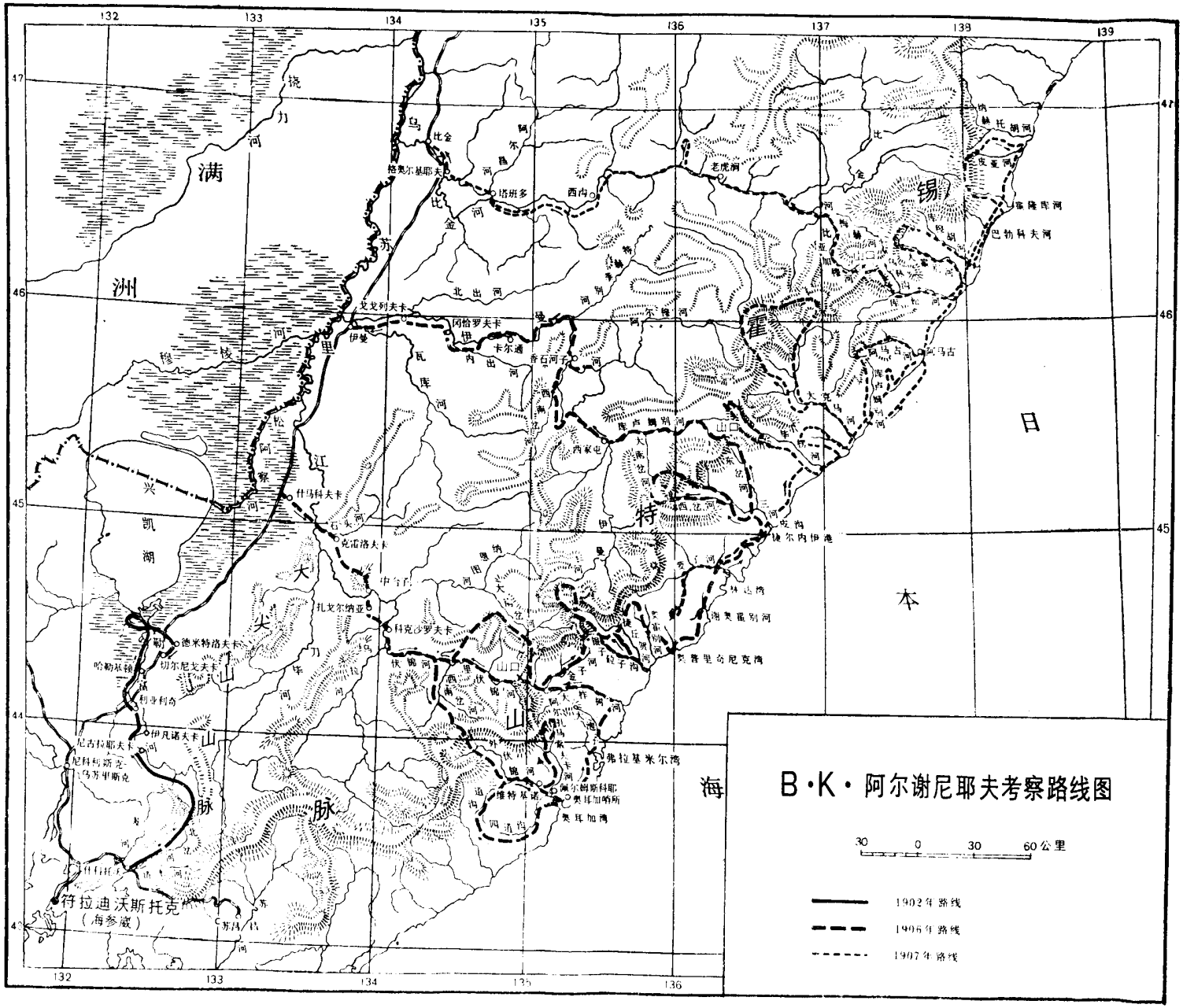
的是发音独特的山东方言，显然，所有这一切原因往往使准确地标出正确的音标和翻译出中国的地名成为完全不可能。

因此，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这部作品里引用的中国名称，我的音注和翻译（当然，借助于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不敢担保全部准确；在我自己产生疑问时，我总是从几种读法和意义中取其最适合的一种，并在这样的有疑问的地方标上星号。

* 甚至在一本给俄国人用的汉语教科书中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教科书的作者通晓汉语口语，但不认识汉字，并且轻信了一个文化不高的中国人。

П.什库尔金

1917 年 3 月 20 日于哈尔滨


B·K·阿尔谢尼耶夫考察路线图
30 0 30 60公里
1902年路线
1906年路线
1907年路线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47
46
45
44
43
满洲
日本
海
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兴凯湖
大尖山脉
老爷岭
锡霍特山脉
松阿察河
乌苏里江
绥芬河
瓦库河
比金河
北出河
穆棱河
牡丹江
图们江
大沙河
大绥芬河
乌苏里斯克
尼科利斯克
伊曼
什马科夫卡
兴凯
德米特洛夫卡
切尔尼戈夫卡
伊凡诺夫卡
科克少罗夫卡
扎戈尔纳亚
中谷口
克诺洛夫卡
塔班多
西内
西蒙屯
阿恰罗夫卡
卡尔通
普石河子
戈戈列夫卡
格奥尔基耶夫卡
乌比金
阿尔昌河
比金河
北出河
老虎洞
纳林托姆河
依亚河
珠隆库河
巴协科夫河
比金河
加格达奇
阿马古
大克马河
库卢姆别河
大绥芬河
西绥芬河
东绥芬河
吃沟
捷尔内伊港
珠运湾
谢奥瞿别河
奥普里奇尼克湾
金子河
佛拉基米尔湾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科耶
奥耳加湾
奥耳加哨所
通古斯河
风流沟
哈勒基顿
利亚利奇
尼古拉耶夫卡
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
什科托夫
苏昌河

照原图译制